閩學士葉時著
後學夏惟寧選

禮經

有聖人之治法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深於周禮者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治天下之事監二代之文事為之制節為之防垂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逆為衰世之慮純綱制度纖悉具備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模而植立萬世既醉之事業以篤慶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聲聲悉悉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弼服肇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俶於舜而五刑麗民之制具次而冠婚喪祭之文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心思而經畫之微而羽毛鱗介之形蠉飛蠕動之類必為之區處各當而後已舉本而不遺末語細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政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此周公之道所以為周公之法與漢武號為有志於道然承嬴劉之弊井田壞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何問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後惟唐太宗亦知周禮為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以為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二三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定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補之則唐之治為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為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置兵法非不良終不保其後之不變由其道之不行而惟法之徇耳力行二義脩及四年滿心於既効已德色於政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耶徒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金陵王氏以儒學相臣寧而掌一用之奈何新經行而僻學

與新法立而私意勝秦流之弊非有浮於漢儒者故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廣正為斯人發也為乎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註疏

周禮之學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亡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劉歆始周禮之傳自鄭康成始壞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昔秦人滅學周禮藏之山巖屋壁而獲存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德全書不得見得見五官斯可矣河間獻王乃以考工記補之司空一職豈考工記

之事耶異時奏入秘府周禮雖存而漢君臣之以為末世瀆亂之書得非劉德一記累之耶故曰累周禮者劉德也周禮既不得行於武帝之世成帝時有劉歆者獨識其書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奈何取之以輔王莽乃為泉府理財之說當時奏入學官周禮雖存漢儒豈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得非劉歆一決誣之乎故曰誣周禮者劉歆也雖然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劉德補亡善學周禮者皆知其不類劉歆立法善用周禮者皆知其不經禮經之學所賴以相傳者諸儒講明之功也杜子春得之於劉歆鄭興鄭衆得之於杜子春鄭康成號為囊括六藝網羅衆家蓋亦知所折衷矣胡為憑私臆決旁據曲證此周禮所以不明而召後儒紛紜之議也大抵康成說經有五失一引緯書二引司馬法三引春秋傳四引左氏國語五引漢儒禮記不思漢儒緯書非聖人之書楩兵法非聖人之法左氏之語多戰氏之記多雜其可引援以證聖經耶自康成之註既行而賈公彥一疏惟鄭注之是解周禮制度合與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淪溺註疏之文考之於經而不合遂指周禮為非周公之全書是敢於叛聖人之經而不敢違

漢儒之說也吁劉歆之誣周禮一時之失而周禮之法尚鄭康成之壞周禮千載之惑而周禮之法幾亡

民極

周禮六官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体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夫極之為言有中之義聖人以中道立標準於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於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周禮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為井至四縣為

都經邦也一曰天官冢宰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總之以為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建也是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數言是也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畺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於此者益極之所在所以習民於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於禮經教化之內消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歛其安分知足之心是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以刑教中則民不暴以樂教和則民不爭大宗伯以天産作陰

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一則曰中和二則曰中和皆所以建中和之極也

官名

冢宰曰天官司徒曰地官宗伯曰春官司馬曰夏官司寇曰秋官司空曰冬官是以天地四時名官而非分掌其事也夫既非分掌天地四時而加以天地四時之號果何意歟以周官攷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三公之官不備而三孤之職無闕蓋三公不備者非三公兼六卿則六卿兼三公也三公雖且兼設況三孤乎惟其相兼攝理則經邦弘化燮理寅亮之職非六卿之責而誰責然則六卿之責不獨分職宰屬且成兆民而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之事皆預焉命之以宰伯四司之名而冠之以天地四時之號是以公孤之責而責六卿也分天地四時而冠六卿之名其次序若不相參合天地四時而為六卿之責其脉絡實則相通以此見周人之任六卿不殊而待六卿不輕矣若徒以虛名加實職如漢人以大司馬冠大將軍之上姑示尊寵而已哉雖然六卿分配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則其任重矣天叙天秩天

命天討一則曰亮天功二則曰代天工周官協恭無往而不以天自處建邦之六典何者而非天也以天官命冢宰而加於五官之上其待大臣也弥重其責大臣也弥重

兼官

周官曰唐虞官百夏商倍考之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官又倍於夏商也按天官之屬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凡三百五十有二冬官不預小宰言三百六十者舉大數也成周之官雖無慮二千員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蓋周之官制大而公

卿長貳次而大夫士之屬既有兼攝則官何嫌於冗下而比閭族黨小而府史胥徒之衆又與於民則數何嫌於多千周人因事以置官周禮因官以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相權

家宰以天名官為一王之相兼三公之尊而位六卿之長自其主宰一職而言曰大宰自其主宰百官而言曰家宰其權豈不重乎曰佐王均邦國曰佐王治邦國則太宰以佐王為

職也臣民之馭必曰詔王廢置之聽必曰詔王是太宰詔王而不敢自專也大事戒官曰贊王命王眡治朝曰贊王治太宰贊王而不敢自用也然權在一人固宰相不得擅權在大臣亦宰相不得辭宰相固聽命於一人百官實稟命於一相是故六典八法八則之治太宰得以自行者也九職九賦九式之入太宰得以自裁者也九式節財不嫌其專制國用也九兩繫民不嫌其試得民心也四方賓客之小治聽之而不以為倩三歲誅賞之大計行之而不以為僭小宰以戚會贊冢宰大以官刑詔冢宰司會以廢置詔冢宰御史以治令贊冢宰會計官刑廢置治令一惟冢宰之是聽則宰相之權豈不重乎故觀冢宰之詔王贊王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重觀百官之詔冢宰贊冢宰則知宰相之權不至於太輕

邦典

典者常也經也法也大臣秉之以為常經五官守之以為常法五官不守其常法則邦典廢弛而無所執大臣不秉其常經則邦典渙散而無所稽今以六典觀之治者經理而統紀之也邦國以之經官府以之治萬民以之紀無非就吾條理也教者安靜而馴擾之也邦國以之安官府以之敕萬民以

之擾無非寓吾教化也禮以統乎人諧與和亦統也故邦國官民以之統合而諧和政以正乎人平與均亦正也故邦國官民以之平正而均齊刑以禁慝止邪故詰之以去其奸刑之以示其法糾之以繩其非事以興事勸功故富之以足其用任之以責其効生之以阜其財凡此六者千萬世常經不易之法邦國之治亂繫焉官府之脩廢繫焉生民之休戚繫焉先王所恃以立國者賴有此典存焉耳是故太宰兼而摠之以佐王治邦國至如小宰六職則官府之所掌也蓋六典太宰所掌以統百官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六職官府所分

以佐太宰而理邦國治萬民者也故及邦國萬民而不言官府不然則六者何以不均謂之職與

官法

太宰統百官者也可無八法以治之乎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脉絡有貫通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外訛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儆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忽觀八法之治太宰既以施之官府又以待官府之

治小宰既執其詳又掌其貳以逆官府之治司會既逆之司書又掌之太史又從而逆之其詳於官府之治如此大抵官府脩則百官庶府無曠官府治則百揆萬級無廢事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于百官府俾各脩職攷法待事聽命是有以統之於其始月終則以叙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是有以察之於其終太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既而大計群吏之治復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百官府以治中來上受而藏之真可與天府寶玉俱藏而無愧宰不謂冢宰佐王統百官之力與

都則

都鄙在六鄉六遂之外王子弟之食邑公卿之采邑在焉鄙人之於都鄙其設官也則建其長謂食采者也其所謂有佐貳者也設其倫謂有大夫五人也陳其殷謂有旅士也置其輔謂有府史胥徒也法象之布必及都鄙政令之和治中之察必及都鄙歲年之正法令之賛皆及都鄙乾為八則之治可略乎有社稷之神則有祭祀有長貳之官則有法則有殷輔之吏則有廢置以升降有賢能之士則有禄位以進退有經費之用則有九賦九貢之所入有居邑之民則有六俗

五禮之所行刑誅慶賞以牧其良心田猶征役以協其衆力八者曰馭謂其操縱闔闢之權自上出也祭祀不離於九式法則不出於八法賦貢即賦斂之財賄刑賞即計吏之誅賞禄位廢置無非八柄之所馭禮俗役使無非八統八成之所施是故太宰既以八則待其治小宰司會太史又以八則逆其治實以八法之治國掌焉

馭臣

八法以治官者治之經也八柄以馭臣者治之權也不守經則無以為聯屬聽斷之資不達權則無以盡操縱闔闢之變

故經者大臣守也而權者必以詔王也今以人柄觀之人情莫不欲貴往官而後爵之所以馭其貴則貴不可以苟得人情莫不欲富定位而後祿之所以馭其富則富不得以苟取也一時之所覬望者幸也吾則馭之以賜予之恩而使無僥倖之習平日之所踐履者行也吾則馭之以遷置之任而使無妄行之人福者人之所祈生之自我是福我所馭也人惡得而徼之乎貧者人之所惡奪之自我是貧我所馭也人惡得而避之乎罪之顯者則廢放以馭之使有罪者不得幸免也過之微者則譴責以馭之使有過者不敢以自文也夫

所謂馭者豈必陽開陰闔而使人不得以窺其術耶豈必憂輕易重而使人不得以用其情耶以柄為言是人主之所獨操而非臣下之所得專也不然則太宰兼正百工得以自用其柄可也何必以之詔王哉太宰既以詔王矣春官內史又掌八柄以詔王治既有道揆大臣詔之於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於內外有以詔其馭內有以詔其治外則臨之以柄內則律之以史則君上豈得以攬權自用而肆其意乎臣下豈得以竊柄自專而行其私乎

馭民

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民之道不其難乎古人曰御衆以寬而已寬非所以為馭而聖人先焉善遇民相從事於拘擧禰道之中若相周旋於含弘覆大之域使民相顧盼於拘防繩束之內若相優游於絃韋憧憧之天此太宰所以有八統之詔也親上以教民相愛敬故以教民不偷進賢則德行者升使能則道藝者用庸者保之使其樂事勸功貴者尊之使其用下敬上達吏則拯窮拔滯禮賓則親仁善鄰凡此八者所以聯其民使不相離平其民使不相忝後世馭民不由其道而出於智巧籠絡之私德色親狎

頹勢利而親故之馭失其統上書自薦投牒求舉而賢能之馭失其統烏喙藏兔死狗烹而保庸之統失夫補闕車載拾遺千量而尊貴之統失宴飲舍父老白首不遷則達吏之統又失王國大夫宿衛不預則禮賓之禮又失倚吾法令刑罰之具繩束部制之不思太宰八統雖曰馭民實無異於馭馬其待民之意亦厚矣抑嘗觀小司寇八辟之議有所謂親故賢能即此親上敬故進賢使能也有所謂功貴勤賓即此保庸尊貴達吏禮賓也小司寇之麗邦法附刑罰必以是八物而議其辟八統之馭民也所以導其從善之路八辟之

貨民也所以開其改過之門知小司寇之議則知太宰之設

任民

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使有相生相養之具而徒以八統制馭之人心有不離渙乎故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生之命則不可無三農以生九穀園圃民之所樹藝則不可無園圃以毓草木山澤民之所取財用則不可無虞衡以作山澤之材薮以富得民則不可無藪牧以阜蕃鳥獸工以足財用則不可無百工以飭化八材懋遷有無化居則不可無商賈以阜通貨賄布帛女工之事則不可無嬪婦以化治絲枲疏材婢僕

之職則不可無臣妾以聚斂疏材自農圃而下民力有所不給則又不可無閭民以轉移執事此太宰之任民有此九職也九職謂之任者固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不廢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故司徒之分地職分此也小司徒之施其職施此也載師之均地職均此也遂人之頒職頒此也先王有以斯之斯有以取之有以任之斯有以禁之後世授田無法農民已無可畊之地山澤一孔之利皆括歸公上而無遺斯民無以為生不得已去而為工技為商旅又不得已困而為臣妾為庸夫生財之道已殫矣養生之計已屈矣上之人

畧不加恤且苛征而重役之是徒知有閭師任民之貢而不知太宰任民之職也

賦斂

太宰以九職任民閭師已責其貢又以九賦斂財賄何從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賦之所斂者任地之稅也民有業則有貢地有利則有征民有業而不責之以賦則將不蓄不種不耕不蘊而不能無游民地有利而不責之以賦則將有地不毛有田不耕而不能無曠土九職所貢出於農園工商虞衡藪牧嬪婦臣妾執事之民以其身之所業功

之所貢而獻之於君以充府庫故曰貢亦曰功九賦所斂出於國郊甸稍縣甓閭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宮之所藏而輸之於君以待膳服賓客稍秣匪頒工事幣帛喪祭賜予之用故曰賦太府於萬民之貢只以充府庫之藏於九賦之入必以待式法之用則以貢之所入者少賦之所入者多也今以九賦言之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閭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是九賦之目常與九貢並行而其餽賄之入則太府受而頒之內府藏而待之司會令而會之其賦斂之目

冢宰大臣揆之大臣名色宰至於巧立輕重宰至於過差出入宰至於相悖費用宰至於無藝乎

式法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之後而繼之以九式均節財用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非天雨粟輸必取之民民之所供有限國之所用無窮苟不於其經費之際而品節之情實既開必至於泛用無度欲壑不盈必至於苛取無厭如欲理之不過椎肌剝髓以為理而非正辭禁非以為理也九式均節之法其周公理財之道與夫祭祀之有犧牲殺賓客之有飧牲牢饔餼喪紀凶荒之所費用賜予衣服之所奉養器械與作之事幣帛賜予將六畜之有芻秣群臣之有分賜一人之有好賜用取之於九賦而藏之於有司邦用則必共之君取則必授之苟無九式以均節之則何所制而不妄費也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詰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或曰九式節財有司事也豈大宰之職哉吁大臣格君心之非侈用乃君心之蠹涵養君心非論道經邦者之責而誰責也

且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庖人不敢會王后之膳酒正不敢會王后之飲酒蓋彼一司也而欲與王后世子計用度之當否則其勢不得行也今以太宰執九式之法臨乎其上一毫一綫動皆九式之是聽其取不至妄取其供未嘗妄供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此非大臣道揆之任能爾乎雖然太宰以九式節財必曰均小宰執九式以節財用司會掌九式以節財用皆曰均周公節財必舉之於均之一字蓋天下之事惟合乎制度而已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苟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以均為節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與

侯貢

周公制貢祀貢祭貢嬪貢絲枲貢龜貢械幣貢皮帛貢材貢木材貢金錫貢服貢羽毛物貢土地所有之物無非服食器用之是供也上以充公家之財下以脩侯國之職太府掌九貢貨賄之入而曰九邦國之用以下一節用內府掌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而曰以待邦之大用則非無名之需矣蓋自夏禹任土作貢以來已有此制考之職方氏揚之金錫竹箭荊之丹銀齒革青州之浦魚雁之玉石幽之魚鹽與之松柏并之布帛各隨土地之所生風氣之所宜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

之任士作貢也又如賈行人所載以其所入而還以貿諸侯也小行人所載以其所致而還以為諸侯用也周衰此意不存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以不復有致用之意或來歸賵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幣用之常甚至包茅不入王祭不供詛人得以奉辭而伐畀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措口而告則是貢法至此而不行嗚呼內而侯國職貢廢矣外而蕃國況能必其來貢如南懷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哉

繫民

大宰九兩繫民牧以地得民長以貢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吏以治得民友以任得民教以富得民曰牧曰長曰主曰吏四者是使在官者之相為聯屬也曰師曰儒曰宗曰友曰教五者是使在民者之自為聯屬也自王政不行封建改而郡縣侯伯易而守令號蕃君者常寡而自蛙尊者實繁也稱召父者幾何而號屠伯者相望也為主而監臨自盜者有之為吏而舞文弄法者有之師持異道言意不同學黨同行道貳已始師之所謂賢者安在哉公事幾敗朽為腐草時宜不達目為流俗儒之所謂道者安在哉剛愎貪勢利之交植朋儕黨錮之禍友之所謂任者安在哉齊楚之族恐其末大則徙實京師山澤之利虞其為奸則幹蠱公上宗之所謂族黨之所謂富者又安在哉及其人心乖離至有赤子毒兵青衫為盜封君僭擬藩帥不庭其勢不可復合方欲起而收拾之不則劫而控制之又不則含恐而混待之蓋思吾所以繫民者何且得民者何道而乃使民至此耶嘗以大宰繫民之九兩參司徒安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九兩無師儒之繫則無以淑人心六俗無師儒之聯則無以厚民俗師者所以宗主名教者也儒者所以扶持名教者也師道不立則天下無善人儒道不立則天下無正學甚矣天下一日不可無師儒之功也

正朔

夏建寅以斗柄初昏指寅之月為歲首商建丑以丑月為歲首周建子以子月為歲首三代歲首雖不同而夏時紀月則一也何以言之商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又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是商人雖建丑為歲首其月則稱十二月矣秦人以建亥為歲首漢人因之而史官紀月曰冬十月繼之以春正月而已何嘗以歲首建亥而謂之春正月乎周人以夏時紀月朱嘗改夏正

月之稱故聖人欲行夏時托之春秋而以正月為首以正月為得人時之正也且以周禮攷之有曰仲春遒暑仲秋迺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朝覲宗遇萬

苗循行皆舉四時以行事果以建寅為春正月則四時皆易矣太史正歲事以序事頒告朔於邦國者不戔於錯繆乎馮相氏以冬夏致日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者不幾於紊亂乎大抵夏時紀月三代皆然聖人答門人以四代禮樂而特拳拳於夏時之行誠以欽天授人莫如夏時之正改歲易朔特因周制之新時不正事不序曆數何由而定日月星辰何由而驗雖有太史保章馮相等職亦何所施其巧耶讀周禮者知正月為夏正則豳風七月春秋正月與六經所紀之月要皆以夏時為正

象法

正月之吉以治教政刑之象布之於邦國使以和邦國之民布之於都鄙使以和都鄙之民示之以一日之久欲其觀聽之詳攷之於十日之後恐其習讀之玩先王明民之意可謂纖悉委曲矣至於司徒之屬以教民為職故其讀法左詳益教民之法不詳則治與政刑之象未必入民之耳目六鄉教民雖曰教法而治與政刑實存乎其間視民猶親者於教亦猶數保民無疆者於教亦無窮長上師保之於民如父兄之於子弟丁寧告戒惟恐不至又況讀法之時州長則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是以薰其良心而陶其美質時而書之將賓而興之則其歲時讀法雖繁且數不厭也雖然屬民觀象四官皆言之矣冬官闕不可考太宗伯掌禮獨無禮象以垂於象魏而不使萬民觀之小宗伯亦不率禮官之屬而讀礼法何哉此當以周公作書之

意求之也益周官六典總謂之周禮太宰之治此禮也司徒之教此禮也司馬之政司寇之刑司空之事皆此禮也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五典與禮典並行五職與禮職並舉豈必揭禮於象魏而後為禮耶

考課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故考課之法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然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為甚寬太宰歲終則會官府治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

事而詔其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陟其尤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作成周之法為其察何哉經曰廢置亦簡則考之七法固宜寬成周官繫而事亦繁則考之七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與然致事於歲終者考百官也而其法似密計治於三歲者考群吏也而其法似寬蓋百官謂卿大夫太宰之所謂正貳者也太宰無所分統故其致事之法當沉於一歲之中群吏謂群士庶士府史胥徒太宰之所謂殷輔者也太宰所不當屑故其計治之法宜徐於三載之間是故百官廢置權之重者太宰必以詔王群吏誅賞權

之輕者太宰得以自行之也周人考課之法曾從為詳察而已哉正歲之首必使屬官觀法徇之以木鐸警之以常刑申之以令憲之以禁使簡乃職待乃事既而又警群吏簡職又令群吏謂法者正為今日地也蓋周人之法有所謂待其治者如太宰大夫之屬簡先於始而責驗於終使之有所遵守而知自勉也有所謂逆其治者如小宰司會之屬詳稽其終而鉤考其始使之無所隱匿而知自警也有以待之於其先又有以逆之於其後大臣以之計群吏之治天子以之察群吏之治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莫治其有不舉乎然成周之所以考課者無出於六計以德行備良為上而才能次之敬與正察其言行已也法與辨視其蒞位行法也六者更治之所從出也而皆以廉為本蓋廉者有天理而無人欲也六者非廉不能漢人取士曰與廉調吏曰廉察亦此意也漢以六條察吏猶六計也然六計有按擢而無按劾此其意寓刻薄之意自殊唐考功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而四善之中則曰循善有閒是猶有廉善之遺意然其後有監考使有校考使有放考使設官非不詳也而當時以四善聞者幾何人哉然則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為首

官刑

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小宰治之以官刑憲之以官刑使之各脩乃職效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而制之以不共之大刑又徇之以不用之常刑蓋恐奇衺之習作淫怠之念萌未必有良能之可知未必有德行之可糾居王所者皆君而人則君德必潛消於密勿之中而吏習必妥肆於禁嚴之內誰與繩愆糾繆而格其非心也哉湯制官刑儆于有位三風十愆之戒必及乎宮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

以及乎萬民之上凜乎其嚴若臨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祇厥身敬其盃官刑雖以為有位之儆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官刑雖以為王言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儆官刑雖以為王言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

官叙

叙秩次也小宰以叙受其會宰夫以叙進其治宮伯以叙制其食遂師以叙作其事小史以叙正其位小司寇以叙聽其情以叙正位則尊卑不得以相踰以叙進治則功過不得以

相混以叙作事則小專而大從可也以叙制食則貴豐而賤殺可也以叙受會則月旬歲之要有考也以叙聽情則親故賢能之辟可議也不然則尊卑之制不立而冒上亡等之習啓吾恐功臣擊柱者有之武夫靖闢者有之而正位之叙廢矣功過之狀不明而僥倖希進之念生吾恐一歲超遷至中大夫者有之旬月取宰相封侯者有之而進治之叙廢矣作事之叙廢而九卿更進用事不關宰輔矣制食之叙廢而小臣鴈賞皇自鉅萬矣計簿至於其文褒因至於失實而受會之叙又廢聽訟而上下其手治獄則輕重其心而聽情之叙又廢矣是則朝廷無節官屬安得而慕官職安得而勉聽安得而合官成官計又安得而施哉

官屬

治教禮政刑事之掌官各有職事各有聯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蓋事之小者非六官之所能徧理則不可以無屬事之大者非百官之所得專任則不可以無長大臣而理小事則上人常以多事自弊而失其大体小臣而專大事則下人每以侵官自任而據其大權此小宰之六屬所以有小事大事之分而後六職可以辨六聯可以合矣以周禮考之大祭

祀大賓客大軍旅大田役凡大事六卿之長職之也而小宰小宗伯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為六卿之貳則特掌其小者焉且太宰一卿百官之所聽命者也八柄八統必曰詔王歲終廢置亦曰詔王而邦之小治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褻於王而其大者不敢自專於已蓋太宰之總百官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佐一人則有法守之責有道揆之尊則不可以下侵細務有法守之責其可以上侵大權乎漢之丞相猶太宰也御史大夫乃丞相之副大夫猶小宰也中丞猶宰夫也宰夫則贊小宰小宰則贊太宰漢初官

制猶近古而祖之制御史大夫下相國諸侯王御史是丞相之副事下御史御史白之丞相丞相得以可否之於是下諸侯王御史中丞下郡守中丞是御史大夫之職事下中丞中丞白之於大夫大夫亦得以可否之於是下之郡守自內達外尊者得行其尊卑者亦行其卑則自外而達內小事大事從可知也後以御史大夫與丞相等謂之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御史得自以其意平章之此意矣矣武帝急於功利多率意施行不經丞相故張湯為御史大夫數行丞相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嚴青翟不與議自是而後

內廷之事丞相不得知而歸之中丞外廷之事丞相不關決而歸之九卿郡國上計謁吏之事丞相又不與聞而自達於天子調於尚書大事不從其長而皆得以專達焉則漢之大臣無權而小臣橫矣相權既輕無所干預國事而乃以簿書期會之瑣屑者以其身親之是又不知大体而徒以小事自溷矣大臣以多事自弊而小臣安得不以虛文為憂乎

官聯

太宰以官聯會官治舉其要也小宰以六聯合邦治分其詳也夫所謂聯者太宰小宰匕夫之職正貳之聯也宮正宮伯宮衛之聯膳夫庖人廩羞之聯太府內宰之聯內宰而下宮正之聯此治官之聯也敎官有敎之聯禮官有禮之聯政官有政之聯刑官有刑之聯人知分職各盡之為官聯也至於聯事合治有非其官之屬而實相聯者焉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皆聯事也而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非他官之合聯乎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皆聯事也而太宰贊玉幣司徒脩委積非他官之合聯乎有同寅叶恭而無畔官離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統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聯為有助焉是故

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若分而不相混合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

官成

太宰以官成經邦治鄭司農以八成若今之決事賈公彥以八成若今之斷事律是聽斷之不可無官成也此太宰所以分邦成之目而以經邦治焉聽征役之訟則以比屬決之聽私田之訟則以簡稽決之聽閭里之訟則以版圖決之聽禄位之訟則以禮命決之傳別以決財貨稱貸之

爭書契以決侵犯取予之爭市罷之質劑以質劑決之賄之出入以要會決之謂之成者言其一成而不可易也謂之經者言其治有常而不可紊也聖人以民聚而必有事亡起而必有爭起教於徵耼而憂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亡來而應之以法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天下豈有不決之訟而猶有不經之民也我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與成者取其行事之成者以為品式也聽斷而不稽成事以為法則舞文弄法者有之誣上行私者有之求以防姦而適以為姦也

朝儀

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外朝之位大詢之時卿六鄉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公卿侯伯群士群吏相先後於階所之間則其政誠為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庶民之逆

得與賓客之治諸侯之復同徵於冕旒之前則又未嘗以簾蔽為限矣燕朝之法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群吏之復逆皆聞達於燕處之時則其地亦未嘗以邃深而為間隔矣觀外朝之政而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盛時上下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皆在焉是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雖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群臣之復逆實與宰夫所掌相關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為一体而無內外之分也秦人變古不道雖外之公卿如少府得置尚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內外之官亦相屬也然二世居宮中丞相不得候其間奏事而為趙高所賣事可知矣說者尚何取於秦制哉漢官少府之屬有尚書御史大夫之屬有中丞猶秦制也高帝時御史大夫周昌得以宴見入奏事在呂后時丞相審食其得以監宮中武帝之初丞相公孫弘亦得以數宴見雖体貌大臣之意

不存亦得以見內外疏之無限隔也自武帝遊宴後庭以宦官主中書而凡尚書章奏而尚書之官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文書諸吏居中而舉法當時蔡下諸事自中書通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而中丞之官廢矣宋年以霍光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而以大司馬以下至散騎諸吏為中朝以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霍光筆謂田千秋曰令光治內君侯治外是以判然為內外矣是故鹽鐵之議田千秋不得言昌邑之廢丞相張敞不得議朝分內外而其弊乃至此哉後來魏相為

御史大夫稍復舊制外則遣丞相掾吏按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大副封而不經尚書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群好是時內外若復合而為一矣元帝以來石顯用權復歸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而西漢遂至於亡東漢雖以舉法歸中丞以奏事歸尚書而事歸臺閣不任三公外庭疏而內庭密矣桓靈之季御史之權尽移尚書尚書之權尽移宦官而丞相陳隔於外御史織黍於內故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棣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能察內耶小人借是名以自便耳故宜合周秦之制觀之內外之情尚合則雖以宰夫太僕分掌如周制而宰相亦得以燕統內外之情不通則雖如尚書中丞相屬如秦制而丞相不得以與知此豈非內外合一之制有不如周乎文以兩漢之制觀之治內治外之分如西漢之語則丞相與將軍已判然而為兩朝統外察內之別如東漢之語則丞相與御史亦岐而為二事此豈非內外相屬之意又不如秦乎

禮經會元節要眞集

宋 學士 後學 夏 惟寧 選

卜筮

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瓦兆原兆其經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三卜之制也太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此三筮之制也杜子春云兆謂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兆原兆周兆三易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周易文王易說既非三兆亦不足據矣三兆

漫不可考惟三易之名可得而辨者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於民間得書有山墳形墳氣墳此古三墳書也山墳即連山易形墳即歸藏易氣墳即周易三墳為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昔有卦名未有卦繇至三代因之為易始有文辭山墳神農書夏因之為連山易始於艮故為連山形墳黃帝書商因之為歸藏易始於坤故為歸藏氣墳伏羲書周因之為周易始於乾故名周易此三者皆卜筮之書周人因而用之孔子曰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也春秋鄭石惡曰先王卜征伍年藏胥甘祥卜胥則行不胥則增脩德而改卜石惡雖為征伐設言然而不吉則增脩德而改卜亦先生自警之意也考之辭師當此秋之宜而預為來歲妥田善治之備當此秋之徐而預為來歲寇賊不虞之備當此秋之社而預為來歲稼穡水旱之備先時而預備患而預防故太卜曰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大事卜三筮亦足矣而有三夢之法占夢所掌且有六夢之占何邪此又天地之會陰陽之氣默有所交而人之精神心術潛有所感也或出於正疆或出於思慮或出於喜懼占夢乃以日月星辰占之蓋精神心術之運與日月星辰之行相交感此夢之

吉凶猶神於卜筮也

史官

古者天子有史言則右史書之動則左史書之周官太史內史等官曾無一語及天子言動之書何邪蓋紀言動於既形不若謹善惡於未萌垂得失於將來不若明是非於未前今也一言必以詔王一忘諱必以詔王一納訪必以詔王是皆隨事而謹微隨時而正始其於言動之間蓋已審之熟矣及其祭祀讀禮則有書會朝協禮則有書昭穆之敘則有書四方之事則有書是又以書而正王事也豈徒載筆端操簡

柱下聞王言動而特書之邪其有所書者若內史有王命則書之外史有外令則書之蓋內史掌書王命猶今之內制外史掌書外令猶今之外制故內史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策命內史掌之也外史曰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是命令外史掌之也御史一官掌替書謂凡治者來受法令於冢宰則替書之周人制誥詔文出於內史外史非御史也或曰周史掌為制誥而周人之史籍何使藏之史氏乎曰此則史官之掌也小史掌邦國之志謂諸侯邦國之圖籍文書也外史掌四方之志謂四方奠表之圖籍文書也世

系昭穆之書亦掌於小史三皇五帝之書亦掌於小史又況邦之盟書則太史內史貳而藏之大比民數則內史貳之以制國用是盟書民數亦藏之史官也故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豈非以書籍為史官之所掌乎然侯國皆有史官吾之太史曾之史克董狐晉之史蘇史黯是也侯國皆有國史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梼杌是也國史掌書國中之事以達于王故周礼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讀四方事書則諸侯國史藏在史官可知矣若人以郡国計書先上太史亦此意也王国之書侯国之志皆藏之史氏則作史非史官之職而誰邪矣夜周之史職自太史至御史凡七官焉相係章之掌天文猶是曆也內史外史之書命令猶制誥也詔王有言責之寄掌志有書籍之藏史名為史而實叢是四者之失于以見史官之為重任矣後世冒史徒知有左右言動之記而已其地則有掌書有秘閣有諫官有翰林之別職分而意不相屬名別而事不相干成周史館之任恐不如是狹也

明堂

明堂有五室室有三房青陽總章玄堂太室皆明堂也王者南面而立向明而治故總謂之明堂匠人曰夏世室殷重屋

周人明堂鄭氏謂世室宗廟也重屋正寢也三代各拿其一明其制同也按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乃宗祀之地則亦為宗廟矣有明堂則有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祼孔安国以太室為清廟清廟亦明堂則亦為太室矣月令五室所居之中皆謂之太廟則亦為太廟可知矣古人建國左祖廟乃在雉門之左此天子七廟之制而明堂乃在南門之外有五廟之寢則明堂非祖廟即寢廟也明堂之名不見於周礼而見於考工記意在當時或稱為寢廟欤

繫世

大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商之祖世以契周之祖世以稷此亦可以定帝繫之所從出也太伯之後為吳胡滿之後為陳此亦可以定世本之所自來也小史論禮而掌奠繫世則教以樂之和序故有別和故有親有別則昭穆不相亂有親則親疎不相離周公繫世之意如此豈徒原本繫之有遠近取閥閱之有高下而已哉司馬遷作史記推帝嚳之系出於

唐堯帝系猶可考也敘司馬之先出於重黎是世本猶有可稽也蓋司馬遷世為太史氏故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而著世家是其系世之書至宗猶存邪後世之系世不明獨有氏族志存焉尒然自小史之職廢瞽矇之官缺系世既不復明則昭穆失其序親疎失其和而本支之所從出者已不可得而辨雖有氏族誰有氏族哉夫樂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瞽矇諷而誦之則人知其生之有可樂小史奠帝序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習民於和序之教而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多矣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尚曰媚後嫁發尒私周公不諱於詩矣檀弓曾同衰谷名牟而春秋曰同盟于幽陳侯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何事邪益太史之所謂諱惡者尤慎事之當諱避尒小史之所謂忌諱者其亦諱惡忌避之以欲此义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姓者漢史之書刪歐為通莊周為嚴是也嫌名而諱前卿為孫是也二名而諱世民為人是也其至諱惡益繁辟忌愈衆有廢行之諱有梁山壞之諱愚者違礼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甚乃周公孔子之家君父不如是之屑也故因小史之詔忌諱而為是論以祛流儒之惑而明周礼之疑以附韓文公胡定公之辨

天文

馮相氏曰堂歲月日星之位而辨其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曰志星辰日月之変動以观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二職考之馮相氏司天文之常以办叙事所以授人時保章氏司天文之変以詔救政所以克謹天戒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日月星辰之行俱不失其度是之謂會天位而可以為時事之候冬至致日春秋致月日之長短月之盈缺以四時致之固有差忒是之謂辨四時之叙而可以為時叙之期馮相氏之办叙事者以此也天位得其會四時得其

叙固天文之常或者人事未脩天理未得而有日月星辰之變動保章氏因以辨其吉凶又以星土之分而觀妖祥以歲星所居而觀妖祥以五雲之色而辨吉凶之祲祥以十有二風而命乖別之妖祥以星見大辰梓慎知宋之將火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星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多災則以雲而辨其吉凶矣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風而命乖別矣保章氏之詔救政者以此也或曰周官吉凶妖祥之占曰訪叙事曰詔救政是日月之蝕非細故也胡為有救日月之鼓有救日月之弓矢此何益於救灾之政耶益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脩

常憲非不知鳴鼓張弓無補於日月之救然亦不忍坐視薄蝕而不之救也至如大哉大變則不舉大灾大變則弛縣大荒大灾則素服亦非徒具虛文也其所以脩身恐懼思答天戒者無所不用其極豈徒區區桴鼓弓矢之救而已哉後世之君不惟叙事不訪救政不詔至於救灾之禮亦不復講孔子作春秋故於日食之變必謹記而備錄之以戒人君遇灾而不知懼也間有伐鼓用牲之違其禮聖人屢致意焉然猶愈於坐視而不之救也他如夜星不見星隕如雨星孛入斗星孛東方之類此皆天文之變而恬不知畏好不馮相保章之職不舉欤

分星

分野之疑紛紛異論主分野之是者則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之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董因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為鶉尾之次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在

於玄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丘之說者謂鶉鳥尾也則楚屬鶉尾可知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七年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說者謂辰大火也則宋屬大火可知此則分野之說為不疑矣辨分野之非者則曰吳越南而星紀北齊東而玄枵北衛東而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星乃位于南秦在西北而非鬼乃在乎西南蒯參在西魏在東北以蒯參為魏可乎角亢東宿鄭在衆陽而屬於角

可乎鶉星西宿魏居河湖而屬於鶉星可乎又曰牛斗北史記謂之揚州虛危北也史記謂之青州鶉首西也史記謂之梁州參西也史記謂之徐州魏兼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鶉而屬於益曾兼州之國也晉則不屬於兗而屬於徐此則分野之說為可疑矣然舍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礼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更以左氏考之元氷之災何関於玄枵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之飢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元伯以為魯衛之惡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士星何以謂之越得歲而

吳伐之必受其凶參墟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為晉侯之祟此又左氏之說不足信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婁胃參而咎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以盡略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国拘也司徒只言土有二土未嘗斥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国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官之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十二

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国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故謂之所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国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皆有主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八百国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国而已乎九州之土皆配星九州之国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因其分可以観其国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損後世君国之名以求配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変所不記豈必皆周室之分而後書之乎魯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也崔浩言其不在十月

司馬公作通鑑乃弃之而不取歐陽志唐天文凡日食星孛之変一一記之而獨不言其事應亦曽竊比於分野之說哉

車旗

車旗所以章德而辨等藏礼而止名不容僭越也以路車言之王路大路也太馭上之金路綏路也次馭之象路先路也前僕馭之木路次路也田僕馭之革路戎路也戎僕馭之此王之五路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獻翟后從王賓諸侯所乘安車朝見於王所乘翟車王后出桑所乘輦車后居宮中所乘此后之五路也金路繁纓九就則上公金路矣象路

七就則侯伯象路矣釜路五就則子男革路矣巾車曰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此四路之用有同異內外之別也以旗常言之日月為常王建之蛟龍為旂諸侯建之通帛為旂孤卿建之雜帛為物大夫士建之熊虎為旗師都建之鳥隼為旗州里建之龜蛇為旐縣鄙建之全羽為旞道車載之析羽為旌旂車載之此司常叙旗物之名也巾車曰王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此巾車叙旗物之名也與命曰

上公九命官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三命再命一命皆可以是推之

兵政

司馬治軍掌兵也而言掌邦政何也征之為言正也正天下之不正也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夫師出於正而猶曰毒天下豈先王所樂用也哉司馬雖曰掌兵而未嘗明民以用武也況軍藏於六鄉而謂將以鄉遂苗狩而隱蓄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鄙而晦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大法繫於御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舉於政象之垂汲於政職之施而於兵大事不敢專焉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於農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為不先六鄉皆將則蓄將不為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

將權

大司馬制六軍上旅大事五官預有事焉家宰掌政典是政與司馬通也司寇掌兵刑是刑與司馬通也司徒統六鄉六遂之民則民與司馬之軍通矣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則司空亦與司馬相通矣六軍之將皆命卿則六卿為六軍之將考之書齊侯司馬掌兵也非有宰臣之命則不敢一擅殺召公家宰制命也非有二卿將命以往則不得以專行此守衛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又觀之詩程伯司馬出征者也非有尹氏之命則不得以戒嚴尹氏世大夫出令者也非有卿士王命則不得以整師此征伐之兵權不專屬於一人也古者兵無專將上無專權故周人制兵之法國子有

衛之士則屬之家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瞽之隸既屬之地官又屬之秋官其衛兵之權散出可知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閭師地官之屬軍旅之戒則受法于司馬其藏兵之權散出可知也益古兵制內宿衛之民外六軍之制皆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專屬之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屬於天子是以兵甲中外居然若無忌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列國專征世鄉師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為兵則兵安得而不惰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唐人府兵號為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宿衛無事安能無將驕卒惰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為府兵者哉

師田

古人因田事而講武因武事而寓田講武非古人之得已而殺獸豈古人之本心哉是以因振旅菱舍治兵大閱之教而寓蒐苗狝狩之儀因蒐苗狝狩之田而為社礿祫烝祭如

如則講武為有名而殺獸為有禮也仲春而教振旅以蒐田祭社仲夏而教菱舍以苗田享礿中秋而教治兵以狝田祀方仲冬而教大閱以狩田享烝此則大司馬因講武以寓田因致禽以脩祀其禮然也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卒止則曰菱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為還兵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特以戰不可以雖安而忘民不可以不教而戰由是乎有四時之教凡田搜擇取獸曰蒐為苗除害曰苗獸多可殺曰狝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殺獸也特以兵不可以無名而習田不可以無事而講於是乎有四時之田觀此則講武豈先王之得已而殺獸豈先王之本心哉

功賞

司勳六鄉賞地之法眡其功以為輕重王功曰勳以其定策立之功有勳於王也國功曰功以其建邦設都有功於國也民功曰庸為民興利而有不窮之用故曰庸事功曰勞奉公從事而有勳勞之績故曰勞治功曰力以其效治理之力戰功曰多以其效首虜之多此六者隨其事而殊其名視其功而

異其等功之大者賞必重功之小者賞必輕故曰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盖以德詔爵則爵有常品以功詔祿則祿有常秩以能詔事則事有常職以久奠食則食有常業惟賞賜出於人君非常之恩苟有常額而無輕重多寡之裁則人人可以僥倖而得之矣然先王報功之意豈特錫以土田而遂已乎凡有功者生則銘書于太常是敬之如日月也死則祭於大烝是敬之如祖宗也先王報功既賞之以地又銘之以祈又享之以祭其拳拳念功之意蓋將與國咸休相勸終始豈著後世責分之將方剖而符醢之誅已隨劓劊之象未形而赤旗

之禍已慘吁司勳賞地之法固已不敢望恨而司寇功辟之議亦豈無所有者哉六功雖以戰功居其末然人之蒙霜冒矢石出萬死一生之地而甘心不辭者為國家衛社稷禦其功不亦多乎先王用兵行師首以功賞為重北野有用命之賞鳴條有從誓之賞牧野有功多之賞出師無功何以為社稷之衛有功不賞何以為士卒之勸由此觀之戰功之賞尤為急也周公以司勳繼司馬之後厥有旨哉

馬政

夏官制軍皆以司馬名官豈非軍政以馬為重乎司馬法言何出一乘調兵之數也周禮言兵供一乘甸兵之數也蓋之多所以存戎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也先王寓兵於農故亦藏馬於民特設馬質一官繼於司馬之後使之為民乎馬價之高下而使民自畜馬一以為戎馬寓旅用之一以為田馬田役用之一以為駑馬給役用之受馬於有司者有司買其馬以授民也馬死則何內必買馬以代之恐其父而缺備也甸外則入馬耳於有司恐其父而無備也惡馬則縶之所以調馬性馬行則齊之所以寓馬力以馬爭訟者則馬質劑之禁原蕃者欲其馬息之蕃也凡此皆教民畜馬之政也至如

校人所掌之六廄所辨之六種所養之十二閑則王馬之政也抑觀周人牧馬之職校人以中大夫為之趣馬而下皆上士中士下士先王以士大夫而任牧廄之寄不幾於太褻乎吁趣馬得人周政以立趣推趣馬詩人刺之大抵馬政非得人則畜牧不蕃士大夫之心術不良則畜牧不蕃成周以德行道藝之人而隸師趣馭僕之職吾知其蕃牧之必善矣不然衛人美文公騂牡之富何以曰秉心塞淵實人頌僖公駉牧之盛何以嘏之曰思無邪信矣馬牧蕃不可無士大夫心術之良也

火禁

火之為物炎上就燥尊而不親不得其性則災故火星之伏見有時国火之變易亦有時此為災此司爟所以因時而施令爰火以救時疾也季春出火非出火於民也火星昏見司爟乃礼而出之猶义叔寅賓出日也季秋內火非令民內火也火星昏伏司爟乃以礼而內之猶和叔酉餞內日也宮正春秋以木鐸脩火禁以火星出入而脩禁也司烜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国中為火星將出而脩禁也宮正特嚴宮中之禁司烜泛脩国中之禁故或以春秋或以

中春有不同欤

險固

周官掌固一職掌王城之固也司險一職司天下之險也二官謹固封守而預為脩其亦如葺之除戎器以戒不虞豫之事門擊柝以待暴客之義存焉者周人營洛且曰有德者易以興无德者易以亡周公初非恃險以立国也今也險固二官脩城郭溝池以為固視山林川澤以為阻蓋亦因其天地之所設而使之為守尔今以掌固考之城郭溝池衛渠之固必脩也此守之必得地利也士庶子衆庶之守必須也此守之必得人和也飾器之設材器之用是城守之具必脩也財用之分稍食之均是兵食之財必足也至於司險一官無事則通達其道路所以絕侯国有固之原有故則藩塞其阻路所以杜姦寇入侵之道周人之於守脩必為是纖悉委曲者豈非以形勢為不可專恃而守脩為不可暫弛邪若大周之所以守国者則又不專在是典皆守国之法六官皆守国之人九畿有職則守在九畿四夷有衛則守在四夷如山林之有虎豹川澤之有蛇龍伏乎其中而禦乎其外国之險固孰有大於此者不然則山河魏国之實奚起且知其在德不

在險豈以周公之智而不及此哉

射義

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天子将祭必與群臣諸侯射以作其容体合於禮樂與之事鬼神也賓射者諸侯朝會主張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燕射者燕労使臣若與群臣閒暇飲食而射也大射六耦在郊賓射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此三射之所也王大射則共虎熊豹三侯諸侯則共熊豹二侯卿大夫則共麋一侯皆射其鵠士射豻侯此射侯之別也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天采蘋士采

此射節之異也天子之射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五士三此射弓之分也鄉老五物之礼而射行焉鄉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心會于射諸子国子之教藝必合諸射其教人也以射其取士也以射其時得與於祭得為諸侯皆由此其選也後世小李之制不存而五射之教無有鄉飲之禮可講而五物之儀不聞紳帶縉紳之流類以張弓挾矢為甲冑之事雖曰上庠有瞿瞿之名殿庭存澤宮之制亦徒具虛文而已吾何以觀德哉

久任

古人爵人以德不觀其暫而觀其常祿人以功不觀其驟而觀其素任事以能不探其始而探其終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效要諸久而後成此先王所以久於任人而不驟遷也是故唐虞用人之法必三載而後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皆久任也唐虞之官簡故九載而黜陟成周之官衆故三年而誅賞大宰雖曰歲終詔王廢置而群吏之法亦必待三年之久然後大計而誅賞之豈以一歲功勞而遽為遷轉之序邪昔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誹而欲殺之迨至三年輿人誦而思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亦無所施其技矣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是則內而公卿終其身而任也康叔之治殷民君陳之正周郊則是外而侯伯老於国而任也豈若後之任於內者銖功勞以計進任於外者寸歲月以希遷哉漢有歲中超遷至中大夫者有旬月取宰相封侯者乎官隆秩可以驟致何其速也又有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徙官者底僚下吏無以施擢何其淹也故不待三年而驟遷者必有以起士大夫奔競之風有踰三年而不遷者必有以召士大夫淹滯之嘆有能以司士三年稽任進退爵祿之法行焉庶可得而言矣

圖籍

土地有圖所以知天下地域廣輪之制人民有數所以知天下戶口登耗之由政官不知有土地之圖則不謹固封守刑官不知有人民之數則不知愛惜民命雖有司徒掌教之職而欲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国得乎故司書掌土地之圖內宰掌版圖之法司險掌九州之圖北皆掌地圖之官也小司徒稽人民之數閭師掌人民之數縣師辨人民之數此皆掌民數之官也然地圖則分掌之而已至於民數則循極其詳焉數官掌而辨之三官二而圖之主必拜而

受之如受賢能之書登于天府與司寇獄訟之登中者而與祖廟宗慕但藏焉以此見民數之與刑中皆藏天府其登民恤刑之意蓋嘗稽閱也以刑官登民數以天子幷民數以天府藏民數徵定以見周人重民之意欤

地理

古者言九州者三禹貢之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異幽營兗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兗雍幽異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職方異州視禹貢為小以分異為幽并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已他如山鎮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而曰四鎮二嶽總言之皆曰山鎮揚之会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固為四鎮矣而五嶽在豫冀兗商周則漢皆有不同舜典衡山為南嶽明矣而爾雅人以霍山為南嶽漢武帝巡南郡禮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以衡山之神遙而又移其神於霍山也此漢嶽之與虞周不同也九州澤數惟職方為九在爾雅為十益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

刑罰

周官以大司馬掌兵以大司寇掌刑是在刑分而為二也益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甲兵以威邦國夷獯夏者刀鋸以誅寇賊奸究者司馬掌兵司寇掌刑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欤曰墨曰劓曰宮曰刖曰殺此刑之五罪也曰宮曰官曰圄曰野曰軍此刑之五禁也曰嘉曰詰曰禁曰糾曰憲此刑之五戒也曰辭曰色曰氣曰耳曰目此刑之五聽也雷染之新必以柔克又之故刑新國用輕典暴亂不馴必以剛克又之故刑亂國用重典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必以正直又之故刑平國用中與此刑與隨時而為輕重也司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辨罪之輕重此詔刑而害輕重也司刺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此訊刑而度輕重也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此囚刑而量輕重也蓋刑者所以教中也權其輕重所以取中也司刺曰斷中士師曰受中小司寇曰察中無非以中用刑也皐陶作士舜必告之刑期無刑康叔司寇成王必告之辟以止辟而察審焉以治獄聽訟為能事是非王政之所尚也是故司寇以五刑糾萬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刑上德糾孝睦

刑上能糾職罰刑上愿糾恭不施其刑而惟功德能及
其上者開其善而使向慕也不察其罪而惟力守其職恭之
是糾者糾其過而使歸正也初何心於用刑乎以弼辟麗邦
法议親議故有辟议矣议能有辟议功议貴有辟议勤议宿
有辟以弼辟之當刑固不可狥情而違法以弼辟之當有又
不可記過而忘功麗於法者不出於私情附乎刑者存在
乎公议初何心於用辟乎萬民之有獄訟者司寇必思有以
禁止之兩造具備使入束矢於朝取其辭之直而後听之方
民之麗刑罰者士師必先有以佐助之以五禁左右刑罰使

之知所禁止也以五戒先後刑罰使之知所儆戒也大司寇
正月則建刑象而使觀小司寇正歲則帥官屬而憲刑禁至
師正歲則帥其屬而憲禁令惟恐斯民之陷乎罪也及陷乎
罪司刺則訊之群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小則宥之大
則赦之宥之則以其不識过赦遺忘也赦之則以其幼弱老
耄憃愚也至於死刑鄉則王親會其期遂則王命三公會其
期縣則生命六卿會其期欲合衆议而免之也詳觀司寇數
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語略而免刑之
意詳以刑禁民而非以刑治民也雖然禁民以刑者固可過
甚惡於未萌道民以教者斯足以格其非於无辻司諫一職糾
其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是有以驅民於善也驅
之於善則有德行道藝可薦國事有能之可任而廢舍可得
而詔赦有可得而行司救一官有惡辻失則誅之以礼防禁以救
之是又有以懲民於惡也懲之以惡則有辻惡者三責而後罰
三罰而未改則以圜土納之先王於奉於教官之救諫而後棄於刑官之
詰禁究加石則曰平罷民圜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圜亦曰收教
民不惟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麗刑之後是雖国
民不惟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麗刑之後是雖国

甚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而用肉刑也於是平五刑以象之
五流以宥以流宥不足降而為金贖金贖不足降而為鞭朴
鞭朴不足又降而為笞赦如此則肉刑之用亦希矣肉刑之
法自唐虞三代以來相承而不敢廢者正以寓人主不忍用
刑之仁也雖然肉刑所以資乎治也井田所以資乎治也封
建所以行乎治也秦漢以來井田廢而阡陌封建忽而郡縣
而獨肉刑存焉是忽其所立廢其所行而恃其所濟以毒
天下則其變而為笞箠亦宜矣不井田不封建皆置不問

而徒曰不肉刑則不足以行周公之道是豈知本之務哉

詛盟

穀梁子曰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蓋五帝非無詛誓也而後之詛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而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周官有詛祝有司盟周公立法非為當時慮為後世慮也周公知時變之不可同人情之不可遏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如韁馬牝川焉其無蹄踶齧之患雖其蹄踶齧有不可遏不猶愈於壞隄徹轡乎詔之於明神軟之於牲血訂之以酒脯約之以載辭亦期於相信而已

故詛祝盟詛之辭亦惟叙信用爾質劑信爾迨至春秋之時斯盟替矣春秋之作始於隱公元年首之以邾之盟繼之以宋之盟自時厥後有書來盟有書涖盟有書同盟然罷罷相血之未乾使聘邦交之未反而相侵相伐之兵已環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之叙劑信之質否乎觀周禮之司盟而知世變之猶可防觀春秋之書盟而嘆世變之不可遏故嘗謂周公立法為衰世慮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禮之壞而極世道之窮不獨詛盟一事為然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兵甲三軍書三日之役不同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飢請糴書宗伯之賓禮廢而春秋有來朝來聘之書司徒之封彊廢而春秋有歸田易田之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煖之火禁不脩而春秋書嘗謝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友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負扆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十郊書以猶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路祀書昏姻之礼失而春秋書曰夫人千乘曰季姬歸鄫貢獻之礼失而春秋書曰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典命之職不脩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無非以權衡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周公慮後世之深於是乎訪曲防之制孔子救後世之力於是乎嚴直筆之書世道盛衰賴二聖人先後為之維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拳於周公之夢而戚戚於周公之衰耶

鳥獸

奉養有節而不忍暴殄天物者先王愛物之仁患害必除而不使紛擾民居者先王制物之義先王之於民物必除之相安而後得其所必使之相生而各遂其宜故冢宰掌政而服

不氏等官隸之以見鳥獸之微雖非政令之所及而有患必去焉不獨侵官固正賊殺之民而已秋官掌刑而庶氏掌官隸之以見昆虫之微雖非刑罰之所加而有害必除焉不獨詰奸慝刑暴亂之民而已周衰而政刑失先王興利除害之意已不復存服不氏廢則冬多麋矣壺琢氏廢則秋有蠶災哲蔟氏廢則鸛鶴來巢翥鳥氏廢則妻妾有祀矣蓋其刑政不明不足以弭民人之害而況能消鳥獸昆虫之患邪漢有一宋均能去九江之虎唐有一韓愈能馴潮陽之鱷則當時以為創見駭聞之事独不起禹之驅龍蛇周公之治猛

獸與周官之攻治鳥獸昆虫者哉

遣使

行人之適四方也豈徒達其節而齊以為式邪豈徒成六瑞而執以為信邪又豈徒合六幣而和以為好邪曰札喪則賻補之凶荒則賙恤之師役則犒賚之禍災則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則小行人奉命以往者无非究心於邦国之民事也故觀周礼行人之職則知周之遣使者為有功於民觀周雅皇華之詩則知周之奉使者為有功於民

夷狄

觀笵人鎮藩氏之所掌則夷狄之樂舞與中国之樂舞並陳於祭祀燕享之時觀司隸闕隸之所掌則夷狄之兵衛與王宮之兵衛共列於朝廷宮庭之内夫遠民之來固宜有送迎之官遠使之至固宜有傳諭之官若夫歌舞雜混於燕享豈能无耳目之眩兵服混雜於宮衛豈能无肘腋之虞崇寧帝

作西南夷樂而陳禪事之唐玄宗作潑寒胡戲而張說事之誠以夷樂之不可亂華也宣帝金城之處降而殘老猶為患光武玉門之謝質而侍子必遣遠誠以非類必有異心也而周人不慮及此何哉益王者治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說遠人天子合四夷以為宿衛所以柔遠人古人雖曰内華而外夷貴中国而賤夷狄而此所以待之之心未嘗不厚也此夷狄所以懷德慕義而莫敢不來王也夫雖然先王亦未嘗汲汲於夷狄之來王也懷方氏之來遠民其貢物則曰致之者聽其貢物之自至也象胥之論夷狄

其和親則以言七者欲其志慮之和孚也西旅獻獒召公作誥冀伯來朝內伯旅命周家法也此懷方氏之所以致遠衆胥之所以和親是為周家待夷狄之法欤知懷方氏之致物則張弛之使不必通商利之師不必選矣知象胥之和親則委敬之設不必行而賈誼之策不必施矣

補亡

六經更秦火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曾雅亡六篇不獨周礼為然七六經元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礼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春秋以來周公之

礼雖不尽用而猶可尽傳周礼之經雖不尽行而猶可尽見戰国暴君汙吏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室龍與山石屋壁之間稍稍出周礼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献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献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献王恨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何異拾瓦鬲之方以補廣厦之書庸人按之適足為病嗟夫書亡而張伯偽書作詩亡而衆皆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尔曾有考工記而可補礼經乎況秋官有典司王人不必補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

禮經會元節要利集

後學 夏惟寧 選

齒位

周人親親貴貴尚爵尚齒並行而不悖然必以是禮而寓之於鄉飲者以民之素習於學也司徒以陽禮教讓者教以此也鄉大夫以禮禮賓興者禮以此也黨正掌教飲酒禮事者掌以此也然鄉飲之禮鄉大夫三年而始一行先王謂此禮之不可疏也故命黨正於祭蜡之日大會民飲酒而寓是教焉行鄉飲之

禮而尚齒見先王之節民以禮行鄉飲之禮而祭蜡又見先王之漸民以仁

遷邑

大司徒令民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此皆使民安土而厚乎仁也考之比長曰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于他邦為之旌節而行之鄉長曰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齎司空辨地制邑度地居民雖曰地邑居民必參相得然生齒日以繁餘夫日以行必有不便其居者不從其徙則將何所容哉漢人議徙寬大地者聽之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聽之亦此意也然必有所授而後徙有旌節而後行無授無節則是過惡而妄徙此無所容彼無所受周之重民遷徙如此豈有輕棄家室離墳墓舍兄弟師儒朋友之聚而轉徙他鄉者哉後世不明此意至有徙五姓大族實關中者有徙河東四十萬戶實邊者夫安土重遷之心誰獨無之上之人亦安忍為此與邾之遷繹晉之遷新田亦惟民之是利況聖人舉事之審乎觀周人之重民遷必官有所授而後行有以見官民之相統觀周人之重國遷必民有所詢而後行有以見君民之相孚

社稷

古者立君則曰奉社稷取女則曰共社稷死國則曰死社稷失國則曰去社稷社稷之重亦明矣康成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此社稷之神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小宗伯大烝類社稷太祝國有大故天哉弥社稷豈非以其與國祚相為存亡欤哉芟之詩曰春祈社稷良耜之詩曰秋報社稷豈非以其與歲事相為豐耗欤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而不言稷宗伯師甸則用牲于社大司馬羣田獻禽以祭社大司寇大軍

不則泣戮于社皆言社而不言稷蓋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伐之事可免也周人祖后稷而郊祀以配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所得比也觀封人言設王社而不言稷又以見周人尊祖重農之意欤

教胄

成周胄子教官師氏教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禮官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師教以小舞大胥致諸子合舞合聲周人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則其書之也深其養之也至則其任之也重蓋以公卿大夫之子庶父兄之寵豢官閽之奚隸離祿

保已列縉紳不限才愚榮居祿仕恃世祿則鮮克由禮不學墻面則泣事惟煩苟無教養之素以變化其氣質而保護其德性將何以責其有中和孝友之行興道諷誦之文動容末必中乎禮節奏末必比於樂異時泣官臨民而欲授之以政使之皆達其可得乎此周人所以詳於教國子也當成王時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與太公之子伋皆事成王他日皆為顯諸侯此非教國子之驗欤按考記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驗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官詔王嫩諫王惡之外惟及國子而

不及世子何耶周公之相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今師保等官不言教世子之法意亦抗世子法於國學使之與世子居乃其所以為教欤自漢以來設官訓儲如師傅家令之屬職非不備至於國子之教缺然不聞是以弟子辛多驕驁求其所以訓儲者非學術數則通賓客尔周人師喻以德保訓以道之意安在哉唐有師傅有諭德有侍讀太子之官屬備矣有祭酒有司業有監丞國子之學宮備矣然太子自太子國子自國子一傳而衆昧一昧而十寒其於養成儲德未聞有補也豈不思古人以大樂正造

士而王之太子群后之元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國之俊選者皆造焉今日之與國子相選者異日將君我也今日之與世子相齒者異日將臣我也則其相與周旋相與揖讓其見聞移養之助甚弘矣

諫官

周官三百六十屬分職樂事可謂纖悉而獨諫諍一職缺而不詳僅一師氏掌以嫩詔王掌諫王惡而已然師氏諭王以德故曰以嫩詔王不知所詔者何嫩保氏訓王以道故曰諫王惡不知所諫者何惡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居王之左右

前後脩王之顧問應對益已循誘其善於嘿匕之中而何以言為哉潛格其非於宴宴之中而何以顯諫為哉然師氏之教國子以德者乃其詔而嬀也保氏之養國子以道者乃其諫王惡也師氏專詔以嬀保氏專諫其德是師氏之職尤重焉益必有師氏涵養於其先而保氏特正救於其後而已是以書言師氏必脩於虎賁綴衣之列詩言師氏而伍於膳夫趣馬之行但言師氏而不言保氏者誠以出入起居侍御僕從之時在王所而與為善者師氏之功居多也一或有過則保氏從而正救之故曰掌諫王惡豈必如後世之以諫名官邪又況周之設官分

職平時之詔王為治者不一人也家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群吏之治廉人則詔王殺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鄙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是故瞽誦詩諫則瞽矇之官得言矣士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獻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甚伯傷詭則寺人有言矣拊髀歌酒則膳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所以養敢言之氣而開直言之路其氣象何如哉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乎有諫官之名然周有司諫一官特以糾民而已保氏雖曰諫王而未嘗以諫名官何漢人之示天下以狹矣鄭昌說寬饒則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鮑宣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以言事非諫諍而言事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之不設諫官而終喜周人諫諍之路廣始喜漢人之設諫

諫官而終咎漢人諫諍之路狹

和難

和難之說君父之讐辟於海外以其有不共戴天之怨也兄弟師友之讐辟之千里之外以其有不反兵之怨也從父兄弟朋友之讐辟之不同國以其有不可同國之嫌也此皆因過誤而致殺傷者在庶虞則有有過無大眚災肆赦之例在成周則有眚災極辜時不可赦之例雖曰赦之聖人恐傷臣子僇友之必使之辟而後可以無釁如和而不肯辟則是不從王命也蔽與之和難之瑞節而使得以自執之故朝士曰凡報仇讐者書

於士殺之無罪也若夫凡殺人者不書於士而自反殺之彼固有殺人之罪此亦有專殺之非故又使邦國交讐士師不可容於其國而使之交相辟也然或者有非過誤殺人以其人之有罪惡而殺之合義者雖不以告官而殺之而其義則非可讐也故惟辟之不同國衛周禮之意無非講解其難而開導其和使之不仇脊戒脊虐其調伏人心涵養風俗甚厚矣然記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弗反兵交友之讐不同國何也蓋記禮之言子孫復讐之心也周礼之言國家和難之法也為人子孫誠不可忘復讐之義而先王立法終不忍開怨鬪之門和

而辟之則復讐之怨可以釋不辟而執之則復讐之義可以伸先王亦何苦盡禁孝子順孫之復讐哉不然曾子不能報齊之仇春秋何以深咎之也

昏禮

天桃周南詩也美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標有梅召南詩也美男女得以及時野麕一詩雖亂世而被文王之化則猶恶無礼蝃蝀一詩雖亡國而被文王之化則亦耻淫奔豈以成周盛時周公制礼而有奔者不禁之事乎蓋古者昏礼六礼備而後行誠以昏姻人倫之大嘉礼之重者也每歲孟春乃會男女而行昏

娶之礼此常礼也然昏娶非必盡以仲春行礼蓋媒氏以是月而令會之此正有女懷春之時也詩人三星在天之詠正謂是尔於是時也苟有故則有不待礼而行者此謂之奔以其凶荒扎喪而不得備其礼不待親迎而行尔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大司徒荒政十曰多昏蓋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礼而多昏三十而未娶二十而未嫁者因其有故而會之也雖不禁之不亦可乎然而古之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昏姻之礼雖詳而嫁娶之儀實略也略其儀而詳其礼此昏姻之所以及時而男女之所以得正欤若夫男女之有陰訟必聽之於勝國之社蓋昏姻

不正喪國亡家之事故聽于亡國之社以示戒焉

市治

治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爭利三曰抑趨利朝時而市商賈為主日趋而市百族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豈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乎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慕世子過市則罰爵命婦罰帷豈非爭民之利而必有禁乎凡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有之此禁偽而除詐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舉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此禁物靡貨而均市也豈非民趋末利而

必抑之乎先王之制稅其物而不征其廛征其廛則不稅其物所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偽飾之禁也司關司貨賄之出入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亦犯偽飾之禁而不敢從關出入者也譏於商賈之常物既征之於市廛又征之於門關于後人徒見周人有市廛門關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並行之商賈之困亦重矣故必有閔畛跡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如劉歆之輔王莽開五均設六斡其下騷然受斂矣王金陵以周礼變為新法其害尤甚欲布泉而為房廊錢廛布變而為白地錢質

布變而為捨罰錢總布變而為不係行錢效一廛人之法而遺害至此周法果如是耶又況市易置務而謂周公之司市內豬出錢數百萬以為本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商旅之利此與漢人置均輸唐人置疾足同意耳是豈司市之法哉泉府一官以廛人所斂市布收其不售滯用之貨以其價買之使商賈之民不至失利所以利商民也物揭而書其價以待不時而買者因祭祀喪紀之費賒而貸者則亦授之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時而買者有豪民乘急而牟利則必抵根而後予之又恐其賒而貸者有奸民不急而妄用則必辨認而後授之所以防奸民也賒則有期以取償而民不至於泛賒貸則有稅以為息而民不至於妄貸又所以謹民財也旅師聚粟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與積春頒而秋斂之益旅師所聚之粟民粟也以其粟而拯民艱亦宜也頒之以春則民有以濟其乏而穀不至於騰踊斂之以秋則價有以權其平而穀不至於大賤然旅師不取其息而泉府則收其息以貨與粟不同也劉歆謂周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遂使王莽下開賒貸之詔月取錢三百為害極矣王金陵又誤此意乃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則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年終又出息二千歲息四千是過周官一倍而乃以

國服為息猶曰不問其欲否而強之謂為旅師之平頒不計其遠近而強貸之謂為泉府之賒貸假忠厚之法以行侵漁之私切詷恤之名以濟割剝之害哀哉

水利

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益井邑定田畝之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之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遂人曰夫間有遂匠人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遂人曰十夫有溝匠人曰九夫為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溝遂人曰百夫有洫匠人曰十里為成成間廣深八尺謂之洫遂人曰子夫有

洫洫之曰百里為同已間廣深二仞謂之澮遂人曰萬夫有川匠人曰專達於川大率十遂而通一溝十溝而通一洫十洫而通一澮而通大川周田百畝之間水溢則可以洩旱乾則可以儲利無溝洫則何以為井田乎稻人一官教民以作田與水之法以豬畜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灌溉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資瀉水防泛溢也天時之乾溢不常而地利之溉瀉有節此農夫之所以無恐歲事之所以饒豐欽大抵井田與溝洫通行秦人廢井田則與溝洫俱壞矣鄭氏雖能興二渠以廣灌溉利而溝洫之制已不復古一方雖家其利

而能為天下興利者幾何公哉井田之法既壞溝洫之利不行吾恐天下不能皆鄭白也

重農

太宰九職之任一曰三農司徒十二職之頒一曰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矣小司徒之井牧立田制也遂人之溝洫與水利也草人辨其地之剛柔墳壚斥埴輕脆稻人掌其水之蓄止均瀉防旱暵也用力不過三百恐其奪民時也起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田不耕者出屋粟惧其游情而不勤也民無職者出夫布憂其舍本而趨末也益農者天下之本食者民之天也農

不耕則失業食不給則傷生既思所以厚其生又思所以利其用既思所以興其利又思所以除其害先王重農之意如此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吁先王有田以授民且為之區畫如此後世民有欲耕而無田者上之人乃坐視而不恤所謂勸農者足不至百畝口不問菽麥暮春一遊不過應故事而已豈真有重農之意哉雖然周人重農實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授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於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族黨之數出則領閭族之書故教之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游藝者所以教士也何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山澤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之名皆職方

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有可與侯國共有則令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其珍異之貢而已天不封以山澤之大者將以洊諸侯之俊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須以山澤之利者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薄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為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為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故太宰以九賦任萬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

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匕皆受田匕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衡麓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匕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不事而農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良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對以惟官山海為可耳於是鹽筴之利始為侯國之私而先王與民共財之意失矣此山澤之一變也漢人以山澤租稅共奉養歸之少府若私之也然猶藉吉上利猶住民至吳王國處東南得以招集亡命鑄山煮海以富其國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趨利之意久失矣此山澤之再變也迨乎弘羊者出乃盡取天下鹽鐵之利歸諸公上一孔不遺於是山澤之賦盡變為榷利矣此山澤之三變也自時厥後邦計惟榷鉄之是資國命惟榷鉄之是議吁周人山澤之賦果有所謂榷鉄者乎

囿遊

淫樂逸遊舜無是也而戒形禹外作禹荒禹無是也而訓作禹恒于遊畋湯無是也而常以相儆禹盤于遊田文王無是也而每以自防禹觀古人以遊田逸樂為戒則必不為死囿之美遊

觀之麗矣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無淫無逸于遊于田今設囿遊以為宴樂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遊也哉蓋遊觀之心天理之所必有人情之所不能無循理而不流若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情而不返者衆人之所以喊其天也且以一人尊居萬乘富有四海安能盡絶其逸遊之樂使之坐守東緯乎財用固有節不能盡禁其玩好膳羞固有常不能盡徹珍異服器固有制而亦不能盡絶其燕樂宮室固有度而亦不能盡塞其囿遊如必使之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供意有所不得適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遂

一開隄防一決則將奔突橫流而不可御矣有識之士有鑒於此無厭而為瑤臺之觀靈囿囿遊而已哉然周公之設固足以刑首守之則天子不近刑人而刑者亦不敢從王為馳逐禽獸之事哉燕昭入以大築之屬為之前驅豈有馳逐禽獸之事哉鄭氏以囿比虞苑以遊比蕩舟以獸比漢獸吾恐後人因之苑囿宋必無增而先有擊鞮伐狐之習池榭未必能罷而必有射鴈駕之楓矣

制祿

周人法天地因時以建官量於祿以制之掌亦必以天之司祿而命官既法天以建官復体天以制祿天周人之班祿必使司祿

班之使官正內宰等官員給之不獨仕官吏之優厚而且有以養士大夫之廉使今世班祿有所謂打請有所謂養券尽歸衆在粮料院而使士大夫自謂非養廉之意伊川所以在講筵不請俸只緣不免持狀而請豈有庖人維鬻人維粟之意哉雖然祿不苟食不苟制司士一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必有其功而後可以制其祿必任其事而後可以食其祿是故官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豈有食於事者耶

祭祀

夫祭莫大於郊丘莫尊於宗廟其次社稷其次山川百神於是乎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天神血祭貍沈酳辜之禮以祭地示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之禮以享人鬼天神地祇之祭一歲間舉而宗廟人鬼之享四時特詳此周禮尤詳於廟享之禮也且先王於祭祀嚴犧牲之奉嚴粢盛之奉陳豆籩之禮陳尊彝之禮奉圭幣之禮蓋人君之所以奉承祭祀犧牲必成粢盛必

潔和氣羞薦之必陳嘉玉量幣之必備不如是不足以致誠敬焉耳又按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享以祭以祀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毛物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變則人鬼可得而礼物何所致而鬼祇何所降邪考之於文不過釐音節奏耳蓋礼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形之於祭祀享之時既有以合其序寓之於奏歌舞之際又有以合其和此先王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若天神祭祀之名簡祭器之義則有先儒之議論在

郊廟

周官祀典如郊丘之分合宗廟之禘祫此祭祀之大節紛七之論不得不辨按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禮大神夏日至澤中方丘禮地祇則天地分祭明矣天神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類是也圜丘祭天則合天神禮之地祇則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之類是也方丘祭地則合地祇禮之益冬至陽生天屬陽故冬至於圜丘陽位以禮天神夏至陰生地屬陰故夏至於方丘陰位以祭地祇此天神地祇之祭必求諸陰陽之義也先儒以為合祭者徒見詩言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不知詩人但見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也按大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享先王則宗廟之祭名明矣廟享之制始獻有祼鬯禮既祼而薦腥禮既薦而爓有薦熟禮既爓而饋有饋食禮凡四時之祭皆然益大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五年大祭曰禘諸侯三年大祭曰祫先儒無言禘祫者徒見魯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是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又禘于太廟則曰宗廟有禘祫之名不知魯之禘祭是僭天子之禮聖人以為非何嘗言天子亦祫

諸侯亦禘也或曰郊有六天之名廟有七廟之制此亦當以周禮為正按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兆五帝於四郊鄭康成於是有六天之說吁天帝果可以六名乎嘗觀郊祀配天明堂配帝益以冬至物生之時祀天神於圜丘而配以祖故曰配天季秋物成之時享祀上帝於明堂而配以父故曰配帝大抵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昊天上帝則主宰乎天者也五帝五行之精氣則主宰乎四時故月令以太皞炎帝少皞顓帝黃帝五德之帝配而食焉此所以有天帝之分也烏可以識緯之書而立為六天之說乎按宗伯辨廟桃之昭穆鄭康成於是有

毀廟之議吁祖廟果可以毀言乎嘗觀商書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益以太祖之廟百世不遷父昭子穆昭穆各一則以世代遠近遷故曰七世之廟太祖止廟為廟遠廟為祧古人言藏主於廟只言祧而不言遷後人言遷主於廟只言遷而不言祧故禮記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遷主則合為祧廟而祭之其廟則修治之以奉新主未嘗毀之此所以有廟祧之名也鄭以溝儒之語而遂疑七廟之制乎

賓禮

先王以賓客親邦國蓋禮之以賓則瑟然有文以相接待之以

視則懽然有恩以相愛者之宗伯莅曰朝覲宗曰覲冬曰遇廣行人曰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而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春為圖事則覲於秋者無事可圖乎夏為陳謨則遇於冬者無謨可陳乎蓋春者物之始天下政事從此始矣朝有始初之義故於朝而尚事夏者物之孳天下謀謨從此通矣宗有尊會之義故於宗而陳謨秋者物之遂邦國功勳至此成矣覲有服勤之義故於覲而比功冬者物之藏諸侯思慮至是定矣遇有聚會之義故於遇而協慮四者至文也至於時見曰會則諸侯以有事而會非常朝也殷見曰同則諸侯以王不巡狩之歲而盡來朝亦非常朝也諸侯見王固有六禮而天子所以待諸侯者果何禮哉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荒政哀凶禮以弔禮哀禍哉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諸侯之慝問問以諭志歸脤以交福賀慶以於善致禬以補災其四意豈不至哉然不特王撫諸侯之禮如是至於侯邦之相交也先王亦為制其禮威相問也是每歲而使之以意相問殷相聘也是中年而使之以禮相聘世相朝也是即位而諸侯自以禮相尊親雖曰異信修睦親仁

善隣而實多禮正刑一德以事於天子也自親邦國之禮廢而尊王之意不存自撫邦國之禮廢而親諸侯之意漠矣自侯邦相交之禮廢而勤國之意之睽是故下堂而失禮者有之召會而無信者有之來朝而不礼者有之甚至以世子而下會諸侯以侯國而迭為盟主以天王而使來錫命以伯主而待朝王寅礼已掃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諸侯之朝於會者三十有四而會之朝王者僅兩書而已書天子來聘於魯者八贈會者三歸賵者一而會之聘賜歸賵者曾不一見會東周礼且如此他可知也

禮命

小宰官成曰聽祿位以礼命礼命者名分等級之所由辨也今以九儀考之一命受職謂始為吏也再命受服謂受弁服也三命受位謂始有列位也四命受器謂受祭器也五命賜則謂賜以小國之法則也六命賜官謂賜之得自置官也七命賜國謂賜為列國也公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加命作州牧也九命作伯謂上公有功德故命為二伯也儀命之秩既明則大小之等級可辨儀命之數既異則尊卑之名分益嚴宗伯礼典之掌難有大於此哉迨至春秋滅宜救猶得以礼而先晉荀庚之薨

千服是猶猶得以禮而折衝今一徵百牢是儀命猶有行焉然不特春秋卿士為然也齊之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魯侯之田晉之縉商不敢以車服之美過晉侯之朝然後知儀禮之正国有不可得而干者矣夫君以大夫之招虞人若可以往也彼其習於虞人之皮冠而駭於大夫之旌則寧死而不敢往以商賈之餘於財若可以金玉其車而文華其服也彼其拘於無爵位之賤而安於韋旃木鍵之是用則必易車服而過朝華其上下辨而民志定會通觀而典礼行素有以習民於名分等級也然則儀命之設不惟諸侯諸臣有所限節而不敢犯而寓

以維持人心於世変窮守禮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瑞節

周官典瑞掌王器物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其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琥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帛行以除慝掌守邦節諸侯之守邦國則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守都鄙則用角節以至邦國之使節山国多虎故用虎節土國多人故用人節澤國多龍故用龍節門関則用符為節道路則用旌為節此六者掌節所掌也與秋官小行人所達之六瑞又相関通夫周人所以行乎天下者有

命可以行矣而掌節則辨邦節以輔命有王令可以行矣而鄉大夫則達旌節以輔令是節者所以輔命令之行也掌節又曰凡邦國之使節而以英蕩輔之凡通達於天下者有節而以傳輔之既為節以輔命令又為英蕩以傳輔節三者並行所以防詐欺也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其所以示信於天下者果如周人否乎大尉得以矯節入北軍使者得以乘傳行郡國王國得以盜寫虎符而矯制持節而發衆符節不足以取信如此況欲除関而不用傳邪蓋至此而後知輔節兼行之制嚴矣

禮樂

周禮五禮之掌在大宗伯六樂之掌在大司樂小宗伯而下九官皆禮官之聯樂師而下十九官皆樂官之聯則是禮樂之戝分矣然礼樂未嘗分也蓋求古人制作之本乎大司徒以五礼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宗伯以天産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産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欲內外交制隄防而教導之舍禮樂何以哉中和者禮樂之本也五礼六樂者礼樂之文也舍中和之本無以為禮樂舍礼樂之本無以導宣

和故曰禮以導中樂以導和司徒以之而防民則大本立而道行宗伯以之而合天地之化萬物之產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豈特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而已哉

天府

寶鎮玉器祖宗所以遺子孫也祖宗以全付之子孫當以全歸之夏之玉府雖以開石和鈞之徵皆以為子孫之遺大康不能保其所有則為禹所傳矣至如寶玉之重桀不能有使三朡得之湯於是放桀而伐三朡俘厥寶玉而使誥伯仲伯作典寶先王之視寶玉不亦重乎然國之所寶豈特寶玉重鎮而已

哉周書以河圖大訓與天球琬琰並列則是寶河圖大訓猶寶天球琬琰也周禮以民數治中與寶鎮玉器並存則是寶民數治中猶寶國鎮玉器也以此見成周不惟以寶玉為寶而以人民政事為寶為人君者知寶物之為天物則當思無負於祖宗之寄知民數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生灵之寄知治中之為天物則當思無愧於官府之寄如此則都天王之顯號獲天位之基貴而享天物之珍奉宜哉

冕服

掌覩舜作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鎮安能取其變化華虫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善惡分此所以彰人君之德而能備此十二物也亦所以法上天之數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礼雖無十二章之文但觀行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有二章可知矣按公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公得為衮冕而不得為大衮公服衮冕則公為九章矣自衮者以龍為章名之也侯伯自鷩冕而下則鷩為七章矣曰鷩者以雉為章名之也子男自毳冕而下則毳為五章矣曰毳者以虎為章名之也孤卿自希冕而下則希為三章矣曰希者以絺為章名之也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則玄為一章矣曰玄者以玄為色名之也士及皮弁而下皮無章矣曰弁者以不為章服故不言冕而言弁也王服衮冕以享先王鷩冕以享先公及享射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希冕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以祭山林墳衍群小祀至於祀昊天上帝及祀五帝則服大衮而冕服衮以祀天則必取象於天數以為章而鄭氏以大衮為無章安知大衮不為十二章乎按王冕服有六而云五冕蓋大衮與衮同冕矣衮祀天而服衮冕也五冕雖隨其服之降殺有九章七章以下之殊然皆十有二旒十有二玉故六等之服皆曰冕其首

飾之尊故也司服言后與外內命婦之服曰褘衣謂畫翟也雉於文也曰揄狄青質搖雉於衣也曰闕狄刻繒為赤雉之形而不言此此三者王后從王之祭服也鞠衣謂之黃衣告桑事之服也展衣謂之禮衣其色白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緣衣謂之緣衣其色黑御于王之服也此三者后與命婦同服也素紗者日所常服非章服也不預六服之數猶王司服不以皮弁預六服之數也王后首服有六副謂褕翟之飾服以從王祭祀也編謂北髮為之服以告喪也大謂次第髮之長短為之服以見王及燕居也此三者服三翟之服則服之追謂琢玉為之衡

維持冠者笄謂卷髮也此三者后與內外命婦同服之是衣翰衣禮衣緣衣之服也唐長孫無忌請祀天地停喪服衰而從周禮為非豈非鄭氏衣裘無章之說啓之乎虞世南謂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正晷為正后正此三物令德齊明而以周禮為未可知豈非鄭氏冕服九章之說啓之乎漢永平中定冕服天子冕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是王侯冕旒之制不復如周禮矣隋開皇中皇后首飾十二鈿公夫人八鈿侯伯夫人七鈿是后夫人首服之飾不復如周禮大烏乎先王制度幸猶有周禮在而不知考先儒妄為臆說後儒肆為異論而使時君世主得肆意為之無復先王舊制豈不可惜也哉

學校

周人以成均之法而治國學之政豈非處朝典樂教胄之道乎以樂祖祭於瞽宗豈非殷學樂人典宗之遺意乎樂師之教國子小舞大胥之致諸子合舞合聲小胥之令學士巡舞列篇師之教國子舞羽吹籥皆樂教也人知周之學政掌於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於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掌於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叙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

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循虞之胄子教於典樂殷之大學藏於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於樂官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大宗伯既有以全其中和於先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於後豈非禮樂之相為用耶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太樂令故武帝下詔以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尔或者謂西京無太學不

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而已意也後來禮官與禮官樂官與樂官學官三者判不相侔漢之取士往往敎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敎漢儒皆不滿於此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出乎學校所敎不出乎禮樂而德真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

祭樂

樂舞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六舞之序也陽音曰黃鍾太簇姑洗猶宮亮則無射此六律之序也陰声曰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此六呂之序也大司樂天神地祇四望

山川先妣先祖之祭各有其序一祭而奏一律歌一呂舞一樂可也然而陰陽之声各有合子與丑合故黃鍾與大呂合寅與亥合故太簇與應鍾合辰與酉合故姑洗與南呂合午與未合故蕤賓與林鍾合申與巳合故夷則與中呂合卯與戌合故無射與夾鍾合分而序之奏而歌之皆取其合也圜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三者陽律之相繼也黃鍾為首太簇第二姑洗第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函鍾為地宮而以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生也函鍾上生大簇七下生南呂六上生姑洗相生者地之功故於祭地祇用之黃鍾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呂之相合也大呂與黃鍾子丑合也太簇與應鍾寅亥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享人鬼用之天神以六變地祇以八變人鬼以九變者非請有難易之別也先王作律通乎月之氣本於辰之位圜鍾在卯太玄以卯為六數由卯至申其數六故圜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得而降函鍾在未太玄以未為八數由未至寅其數八故函鍾之數盡於八則地祇可得而降黃鍾在子太玄以子為九數由子至申其數九故黃鍾之數盡於九則人鬼可得而降雖然先王作

樂以致物以礼鬼神祇果何以能尔哉大抵樂之至和無所不通心之至誠無所不格昔后夔形容韶樂之妙始曰百獸率舞猶以為未繼而祖考來格鳳皇來儀是其有自然感召之理而不容以形迹滯也如謂真有物之可致有神之可降則百獸豈真見其率舞祖考豈真見其來格鳳皇豈真見其來儀哉

樂舞

先王作樂奉七於樂舞者何意蓋教之以舞所以均調其血氣而收束其筋骸條暢其精神而涵養其心術是以血氣和

平耳目聰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今以樂舞觀之黃帝作雲門大咸堯作大咸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此六代之樂舞周人兼而用之故當大合樂之時以之致鬼神祇以之和邦國以之諧萬民以之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又莫有不可者不然則簫韶九成而鳳皇儀于羽舞階而有苗格舜之韶樂何以感人動物至此哉然六代之舞大舞也周人兼而用之亦必分而作之雲門以祀天神咸池以祭地祇大磬以祀四望大夏以祭山川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肄師羞人則教四夷之樂舞非六舞也如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西方曰勺南離北方曰禁是也夫樂舞先王用之為祭祀所以致鬼神祇也而學校教人先之以樂德次之以樂語而必繼之以樂舞何哉蓋先王之教固所以和人心於行列綴兆之間亦所以習人心於名分等級之內曰樂舞之教不明以魯侯之廟而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以仲子之宮而得獻六羽以季氏之庭而得舞八佾周公樂舞之意安在哉漢興古樂既衰惟恐廟樂之未稱故有文始五行之舞有武德昭德成德之舞文始為舜舞五行為周舞武德昭德成德為漢舞宗廟得備樂舞可也然不知古樂果皆舜周之制否乎唐太宗有破陣樂名曰七德舞有慶善樂名曰九功舞則皆當時且有發揚蹈厲不如之容之感則其為舞亦可知矣大抵樂舞之教後世士君子不講久矣干篇羽毛之事親之若將免焉其於廟樂之當否樂舞之是非不惟不暇辨亦不能辨也我思古人俟執籥者皆碩人陽執簫者皆君子會謂士大夫而不屑為此乎然則欲明宗廟朝廷之樂制當自士大夫之知樂始欲士大夫之知樂當自樂師教舞始

詩樂

世儒嘗恨六經無樂書愚謂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樂其可以書傳乎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此樂之本乎詩也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雖有鍾磬鼗鼓柷敔簫管尚寘古人之舊果可以言樂乎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尚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詩苟不存武樂至萇弘之時而失傳商樂至戴公之時而已壞詩也者其作樂之本歟今觀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呂五聲八音以為樂而必教

以六詩曰賦比興風雅頌是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奏此登歌之有詩也鍾師則以鍾鼓奏九夏此鍾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敛豳詩豳雅豳頌此敛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為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有詩算敛歌則敛樂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鍾歌南呂歌函鍾歌小呂歌夾鍾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為樂

隨寓皆有由今觀之樂節四詩騶虞采蘋采蘩猶可攷獨豳首一篇不全肆詩九章時遇執競思文尚未泯而王夏五章已亡則是詩缺而樂與之俱缺矣豳詩有雅頌先儒以七月一詩析為三体說者以為非是毋乃豳雅豳頌亦有不存者乎九德之歌大司樂奏之瞽矇掌之此舜九功之歌今不載經傳則詩之亡亦久矣吁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為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為恨豈先王作樂之本哉昔者季札請觀周禮為之歌二南國風雅頌季札得以因詩而知樂使其詩不存則周樂豈有可觀者乎這至孔子之時摯于繚鼓陽襄武叔等輩類皆踰河蹈海以避亂其樂已不可考孔子自衛反魯而能使樂得其正亦以雅頌之詩尚存故也故嘗謂杞宋之文獻不足雖孔子不能証夏殷之禮易象春秋尚在魯則雖萇宏子可以識周禮之猶存向使古詩尚存萬世而下豈不復見周樂之正乎雖然古詩雖亡三百篇無恙也而古樂亦無傳何邪吁此又不善用詩者之咎以漢之詩而使李延年協音律以唐之歌而使呂才被管絲果足謂之詩乎誠能因三百篇以為樂則

樂奈人之不用何

禮經會元節要亨集

學士 後學 夏 惟 審 選

宮衛

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宮正宮伯所掌居守環列之衛也太僕所掌僕從侍御之衛也虎賁所掌奔趨先後之衛也司隸所掌周防鍵閉之衛也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邇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

稍食使無廩食不繼之憂會其行事使無曠宮廢職之失如此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夫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以下大蓋皆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士以中大夫帥之雖名為兵而不閑武夫悍卒故慢詭譎之人得厠跡於其間平時侍天階而立堂陛執劉鉞而尚戈刃者率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蓋故益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皆王兵宮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戒飭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為防成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宮毛伻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夫呂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則不得以擅發召公雖制命非有二卿將命以在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漢制光祿勳之所掌者郎衛也衛尉寺之所掌者兵衛也

此南軍也猶周宮衛也而說者以南北合論之則非矣蓋南軍衛宮城此衛兵也北軍徼京師此畿兵也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王宮之軍謂之南軍宮衛既謂之南則京師之軍謂之北軍所以別也然北軍為畿兵此漢制也而周獨無畿兵乎周人王畿千里之地出兵於農司馬所制六軍即畿兵也第不如漢人北軍調兵三輔而有番上之勞募兵五校而有長屯之衆爾虞孝揆見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必令平陽侯告衛尉則謂南軍可以制北軍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入長子與太子戰則謂北軍可以制南軍此相統之

說也不思古人有兵權相制之意而無兵勢相統之形周制六軍雖屬司馬而將皆命卿是二卿分主兵權猶握兵之將固可以相分資兵之誤不可以相忌如曰中外制兵而必使之相統則周人王官之衛亦與王畿六軍相統乎成周之制惟聞有王官之衛未聞設王畿之衛惟聞有王畿之兵宋聞有城門之兵蓋其所恃以衛王國者有不專倚於兵矣

按南軍衛宮城以郡國兵番上為之則在外而且遠北軍護京城以三輔兵番上為之則在內而且近蓋三輔在內而近人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則無腹心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幸非常之望以之衛宮城則無肘腋

之變

膳羞

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窒人君嗜欲之原左右前後之人必不至以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故膳夫之掌膳也王與食則奉膳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辨膏而欲適四時之宜內饔辨臭而去其穢物之不可食獸人辨獻而取其鮮鮮散溫涼以救四時之苦古之於飲食凡可以均平其氣体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其詳蓋存我則可以厚養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諸臣祭祀歸胙於王則受之以給王膳以禽作摯亦受之以給王膳蓋致福之肉享摯見之禽不惟起人主之敬心亦見王之不妄費物也獸以時田魚鼈鰲亦以時稽則王之奉養有節而交乃物有道也

王后世子之膳與禽膳夫庖人雖不敢會然大宰已有膳羞之式王既無妄用臣亦無妄供雖不會猶會也王日舉齊日則三舉蓋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若凶荒戒變則又飲常日之膳而不舉蓋人君以天地萬物為一体

一有凶變敢以盛饌自豐罪歷考數官凡所以奉承於王者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体不徒為口体之養而有以養其心大人格心之學此為有助於王而掌於大宰也西漢大官令猶膳夫等官也漢以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体且不足況能養心乎

燕禮

之鹿鳴曰燕群臣嘉賓曰燕兄弟伐木曰燕朋友湛露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偏而意之周矣周禮凡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南有加魚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有酒加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加賓式燕以衎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加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驩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欤

饗食

饗禮使外饔掌祭劉享者而掌其事酒正共王飲酒者而共其酒膳人共內外朝食者而共其食每言饗士庶子則先耆老孤子是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哉益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亦其老幼一獄刑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頃而司徒慈幼養老之教寓乎其中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厚在泥塗矣饗孤之禮行而受賚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孰謂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籍

甸師掌王籍者也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籍田以教諸侯之孝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戾止況籍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穜穉之種而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辨穜穉之種以共千王后之春獻種則躬耕籍田可知矣漢自文帝始開籍田以共粢盛猶有古意他如耕于鉅定耕于上林耕于鈞盾弄田皆非耕籍之禮彼安享王食之奉恝焉不念恣盛之所從出是誠何心哉周人以甸師剚於食官之列食官關則甸師廢矣飲食不可闕則籍田不可廢蓋亦相與講求其禮而行之乎

同姓

周人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崇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体之愛脉絡相通矣之親族禹之叙族

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宏教天下以睦也人同是心心同是理萬親則民興仁睦族則民歸厚其所以淑人心而開天理者其功不既多矣乎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礼親宗族兄弟以脤膰之礼親兄弟之国小宗伯以王族之别辨親疎巾車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士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仪别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而篤友愛之誼者無所不用其極不幸而罹于法則司寇有議親之辟以宥之若有罪而不可免則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戮蓋甸師掌共粢盛今也有罪而刑之於甸師是猶得罪於祖宗而祖

宗戮之也豈得已哉自此意不明而棠棣之詩廢角弓萬篇之刺興甚至同氣相殘同姓相攻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氣象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抑觀掌囚掌戮凡有爵者歸刑于甸師氏亦以群臣不能共粢盛之奉而祖宗戮之也吁群臣之有功者堲則宥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于先王之大烝今有罪而刑於甸師者亦豈得已哉故雖以甸師而戮同姓而親之之仁行焉雖以甸師而戮有爵而尊賢之義行焉同姓有爵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醫官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倶不精也人而無恒不可為醫倶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証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民物安矣而后王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而不使醫官共其事何邪此當以食醫求之乎在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故食醫者要當和王之食飲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不待療其疾於既形之後也若凌人之藏冰出冰司權之出火納

火皆為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癘不作是亦養之於未然而不特療之於已然也周之膳官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燮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於無事而圖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為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鍾飲酒而杜蒯啼咎於太師之不恕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與

酒正

周書有酒誥周禮有酒正等官其酒有戒湎酒有征沈酒有
誓舜酒有誥先王致謹於酒然以酒設官將共酒邪抑禁酒
邪其酒材也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須酒則有法以行之
秩酒則以書契授之至於祭祀之酌有數王之燕飲有計此
皆節飲之道也然禁正且屬民飲酒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
飲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之以飲酒何邪益周人未嘗禁民
之飲而亦未嘗綏民之飲禁民掌幾酒謹酒以酒之濁人尤
甚於水故使掌水禁於幾而謹之也市官禁以屬游飲酒于
市者亦以市者人之所聚易至鬥鬩故有群飲不禁者則搏

而幾之也先王立法以禁之非若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榷其
利也漢初定律禁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禁群飲也
文帝以酒醪靡穀而下詔景帝以五年夏旱而禁酤慮民乏
也至於賜民群飲賜酺三日賜天下大酺示恩意也武帝天
漢三年初榷酒酤禁民飲於下而私其利於上昭帝元始六
年罷榷酤而又令民以律占租亦未免規酒利也其後宣
帝賜百戶牛酒詔勿禁鄉飲酒之會則視之以為非常之恩
豈知周人之禁民飲者以正民德厚民生而已豈設官以羅
民利哉周人之教民飲者以暢民心洽民禮而已豈常恩以
示民衆哉故曰以禮導民而為禁則周人鄉飲人不以為私
其禁酒也人不以為怨以利罔民而為禁則漢之榷酤人不
以為法其賜酺也人不以為恩

藏冰

豳風詠鑿氷春秋書無氷月令記開氷左傳述藏氷益氷之
有無有以驗天令之愆調氷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藏
氷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氷雖以御暑而亦所以助陰
陰陽流行於天地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為戾一氣或過則
乖戾而為疾益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

陽之微則鑿氷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
方陽之隆而陰之消則出氷以助陰而御暑是以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癘疾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
氷政實有助焉

鹽政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謂
之散鹽有風其氷而成者謂之飴鹽有積其鹵而結者謂之
形鹽鹽人掌其政令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不以一毫取民
是其利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

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羊其利之可以富家故管仲壞天下之風俗者管仲也啓公上之權榮者猗頓也蓋人主之心術者鄭當時也齊桓問管仲何以為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先王公共之用而為後世自私之具管仲者作俑之尤也猗頓王既貧鹽利以富其國則民之趨利日熾奔耳非壞天下之風俗乎曾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將取天下通行之利而為私家擅有之財猗頓者壟斷之賤也豪民且專鹽利以富其家則上之征利亦無怪矣豈非啓公上之權榮乎權鹽

固無怪也鄭當時乃逢武帝之欲推敷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權鹽之法始衆鄭當時者其蠹賊之臣乎人主心術自此蠹矣豈非鄭當時之罪欤且成周鹽政鹽人一官掌之不過奄官女奴而已至漢大司農偏官有鹽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置官有三十九隄門沃陽有長丞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嗚呼周以鹽用共邦事具膳羞之外不敢以一毫取之民漢以鹽利共邦財自公上權禁之外不肯以一孔遺之民方且權鹽之不足而又權鐵權鐵不足而又權茶鹽鐵之權茶鹽之權自漢唐

法曰家矣儒者不排其非而反取成周山澤之禁以就其說豈不惑哉

財計

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領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太府也以太府為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何使分掌於諸府而不專掌於一司則出

財者惟以給班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太府而下三官王府掌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為此王之內帑也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典婦功所頒之物入為此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公帑二內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三府雖各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掌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若夫財之出入有司會

而下五官以主之既造其治而聽其會又考其會而知其法考之不亦詳乎太府為財官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煩且多也蓋以會計之官鉤考掌財用財之要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為太府者又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非不惟無以遏人主之縱欲而且不足以防有司之奸欺也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凡司會等職皆職之於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財以歲終制用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掌之以下大夫之太府計之以中

大夫之司會又臨之以上卿之冢宰則財安得而不均用安得而不節計安得而不裕哉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也漢獨高帝時以張蒼為計相此可比司會張蒼既罷而此官不復置主會計者特其屬官以偏管而會其官之財則其勢必有所不行矣至唐置三司使凡財賦國用之利盡歸掌錢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戶部而度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別設副使而以三司使為長雖別設官以相稽考然已是三司屬官非成周設官之意甚至為漢丞相而不知一歲錢穀之出入謂之責治粟內使為尚宰相而曰調陳兵食非宰相事請罷之嗚有司是豈太府司會輩冢宰之意乎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一法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天子以天下為一家財本不可有公私之異帑本不可有內外之分先王先民而後己不以貢賦之公而給玩好之私不以貨賄之本而共賜予之末今觀王府所掌王佩服之王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裘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王府所掌則

如是所共者如是此其為天子之私藏乎內府以給公用王府以為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王府私藏之積無恙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之此王府之藏又將為內府之副非特為玩好賜予用也洪初猶有古意以大司農給国家之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之共養奏常時將隆奏曰大司農錢雖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費以出少府是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元帝世賈捐之言師未一年費四十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費此養意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庭之物故宮掖無擾

用之私而泉貨無干預之弊允泉法也東漢始出少府錢
司農非不可也然當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而司農不應其
求章和以來不能止遂於當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積寶
之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之端始以財
賦歸左藏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以為悉歸之
大盈後庫是以天下公賦而為天子私藏楊炎請出內帑以
歸有司議者是之未幾虞耗一用而瓊林大盈搜括已盡而命
官者主之矣夫節為太子當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
予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

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
王府為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為王之公帑而
王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

錢幣

周人作布之法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一銖故
泉流於泉布匕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欲其流布行使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患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宜之制爾故
司市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皆非民物貴乃鑄錢以

貨貝大行布以易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
作民不乏則布之利輕令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
而實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化貨賄
布泉皆可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
寬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寡而國家經費
或有餘或不足動皆以錢為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
共小用尔何後世膏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而佐
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供邦之大用則泉布
常見其不足抑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

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夫參印書之幣亦名為布則
與泉布相為流通行使者也始今之所謂楮幣欤夫泉布之布
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布之貿易古人不以
泉布待邦之大用則其貨於參印書之布又輕也後世動以楮
幣為大計於是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識古人作布之意哉

內政

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
廷表著之近而達之於鄉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
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成王周公之家法其可不於王內政

令致謹乎令以內宰考之后宮之守衛無不嚴后宮之會計無不詳王后祭祀之事無不飭王后賓客之事無不備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稚之種而献之于王則后宮重農勸畊之禮行矣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蚕于北郊以為祭服而后宮親蚕示孝之禮行矣內宰又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衺無邪行也展其功緒無廢事也會其稍食均其稍食無浮食也內宰佐王治內之政如此家法其有不齊乎后宮者女功之本天下之所取法也內宰陳其貨賄所以示其度量法制

也豈非為譚言后妃之本者乎王后者天下之母群臣之所仰望也小臣致其好事好令奉后命而往也豈非卷耳言后妃之志者乎周衰此政不行然詩人言艷妻之煽猶知婦各於皇父卿士家伯惟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妒讒巧敗國暴伯一詩所謂藐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尚能言之蓋其家法祖本耳目習熟知成周王內之政不爾也

門制

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皐者達也門最在外故曰皐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其文明也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此五門之義也又有所謂南門者諸侯有皐門庫門應門為三門春秋於僖公書新作南門於定公書新作雉門此魯僭王門之制故書蓋古者營國立為門制以示尊卑名分定為政令出為觀望緊為雉門南門之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況外朝在皐門之內而詢事斷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側而布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王日眡事於是乎出焉燕朝在路門之內司王朝者在焉達窮民者在焉衛王宮者居焉蹕王宮者居焉閽月而詔王居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通君臣之政令則知

周人之制不苟矣

奄官

成周之用奄人總二十九人非洒掃之微則春饎之賤非庭燎隱則祧廟之幽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邪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舍人閽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侍執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為甚弘恭石顯父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常奄人矣魚朝恩魯神策兵吐突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其軍而梁

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擎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為無傷後世以樞密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為有害漢人所謂手殺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執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尚何足懼也哉

教化

前乎周官辨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稽王命君牙為司徒曰弘敷五典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徒之教五者之外無他物蓋司徒教民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淑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是會辨五地

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亦十有二穀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制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惟土愛物者厥心臧安土厚生者斯能受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為物遷性靜而不為物動發為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偽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立正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和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觀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王制不明民極不立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靡而無以遂其愛物之善人欲橫流而天理晦蝕矣君臣之間方以化民成俗為本校多事而付之有司謂是足以塞吾教職之責予為之共下為觀矣相與為歎而已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觀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為極也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多長短必眡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

得中也正以日至欲其長短得中也土圭之制尺有五寸日景短而不滿則知其為南矣近南則多暑日景長而過圭則知其為北矣近北則多寒日景如多之時則知其為東矣近東則多風日景如朝之時則知其為西矣近西則多陰土圭致日之法當以冬至以其長短之極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享安乃建王國論益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中無往而不在也故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而求中尒聖人財成輔相天地

之道亦豈有一方而不中那中之為道不特建國為然也即方正位則方位之中有中体國經野則國野之中有中設官分職則官職之中有中王畿之內無一而不為中也

封建

按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紜或以為附庸或以為尺土寸宇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莫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第說者不察尒益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以封疆言則

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欤但王制孟子以公侯為一等周禮以侯伯為一等畧不同尒王制孟子在周禮後當以周禮為正然戰方氏所謂四公六侯七伯二十五子百男之封凡百四十二國復與王制二百一十國之制不同益王制言封二百一十國是以一州千里而言周禮言封百四十二國是以邦國千里而言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分溥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戰曰建牧立長以維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先王建國必為是相維相比之制益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統可以潛消其奸宄之謀有以比之則大小相承可以陰弭其馮陵之患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掃地矣後世不考其制不原其意而徒曰封建私也郡縣公也豈不繆哉

井田

井田太平之紀綱也不井田則不可以行周公之道然制度明則井田可以行議論定則井田可以復經野不殊乎九夫畫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定制也大司徒曰造都鄙則舉外以見內也小司徒曰經土地則舉內以見外也遂

人言辨野之士則舉遂以見鄉也司馬曰今賦則舉鄉以遂也匠人曰溝洫則舉內外並言也都鄙不易之地為上地一易之地為中地再易之地為下地大司馬言所食上地百五十畝而食者三之二則百畝尔中地二百畝而食者半則百畝尔下地三百畝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畝尔而實則一夫百畝尔此一夫受田之制也然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亦如之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授之以田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一夫一婦則為夫登五人以上則為家其餘夫則上家三人中家

合五人下家二人可任用者則必授之以田謂餘夫強有力者則予之田而任其力此餘夫受田之制也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治者六遂之田鄉遂之外則為都邑之田載師又有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祿者受田如士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廢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飼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飼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也園廛二十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十而三漆林二十而五國宅無征以其無地可耕也近郊十一者宅田以優致仕士田以當世祿賈田以有市征所以輕也遠郊二十而三者官田賞田以有人在官者已食祿牛田牧田以其畜牧者之食故比近郊差重也甸稍縣都十二者以其公卿大夫與王子弟食邑采邑之所貢故視遠郊為重也轉園廛者以其無田穀也重漆林者以其非田穀也地官司稼掌處邦野之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是於邦野貢法亦必隨歲而為輕重豈若後世所謂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於凶年取盈乎春秋以來宣公初稅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左氏曰穀出不

過藉公羊曰古者什一而藉穀梁曰古者公田則是井田皆為公田亦明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田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夫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況戰國暴君汙吏乎

荒政

天時不常水旱為沴聖人為之荒政以聚萬民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稅賦也緩刑寬刑罰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山澤無禁也去幾關市無幾也眚禮殺吉禮也殺哀節凶禮也蕃樂徹樂而弛縣也多昏殺禮而多昏也索鬼神而為凶年禬也除

盜賊而使良民安也若舉七於聚民可謂至矣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官穪藩樂殺衰多貧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為先備以為散利之地故无湯水旱民無菜色者備先具也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師旅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為之備也後世如梁之移民河東漢人之就食蜀漢亦得周人移民就穀之意發倉廩以振貧民遣使以振貸無種食者亦得周人賙民施惠之意然此皆暫而不可常也獨一常平義倉

之法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可以為荒政散利之助而後人不能遵守其法而推廣其意常平義倉之名存而實廢幸有水旱之變國胡以相恤哉上無以散其利下無以聚其民則有去而為盜賊者矣盜賊方興乃相與講求其弭盜之策其者必稟法立威以求勝之不思礼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益亦甚不得已也鄭氏謂急其刑而除之則失之矣且周人非不除盜賊也司稽則執市之盜則以徇且刑之士師則掌邦賊邦盜之戍朝士則凡盜賊殺之無罪司厲則掌盜賊之任罰貨賄掌

內則守盜賊掌蔽則捕盜賊司隸則帥其民而搏盜賊瑣人則逐姦賊然此非凶荒之時其除之必急固常也凶年盜賊益亦飢寒所迫耳何後世不求所以救凶荒之政而徒求其所以勝盜賊之術耶然則欲除盜賊者當何如曰自散利始

鄉遂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則國中為鄉參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則四郊為遂矣司徒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四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都

此六遂之比也鄉大夫之職大家之可任者國中則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之野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早賦而晚免之早晚之異雖所以別野人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本守以內外殊觀也觀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四郊都鄙大家九比之數則是王畿千里之地皆同此教法亦何有鄉遂之別乎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貶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有功地治雖非德行道藝之考而舉民賢者能者亦如六鄉之為則其所以待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

軍賦

天子六軍公三軍侯伯二軍子男一軍此制軍之等也合六遂六鄉有十二軍之衆僅制為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為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亦未嘗盡行也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伍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即平日之族師

黨正也他日之師長軍將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弟子之衛父兄乎足之捽頭自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曾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晉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為兵而不留羣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郊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為軍而不留羣卒也故君子識之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周人因井田以制軍賦稍人掌丘乘之法是四邑為丘十有六井百四十四家共出車一乘矣此丘乘之法推之則甸四乘縣六乘

都六十四乘其軍乘之賦可知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人可以供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用王畿之內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甚為多乎閭禮雖不詳言軍賦而兵寓於農賦施於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井田而有定額也然六軍家自為兵人自為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賢人三郊三遂時乃粗茲嶧乃粮粮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戒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為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為兵皆自賦初無煩於廩給故亦不煩於均節欤

役法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鄙苑狩是田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疎在鄉在官循禄之以田在兵在田則民皆自給之矣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征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及政豐年三日中年

三日無牟一日九均之以作成之王下也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終事則惟以小利足用民之力不亦甚寡乎党鄉大夫辨其鄉之賢者能者脈給者其老者疾者貧舍則役之又有甚矣故為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為勞皆以役為樂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為宮室之役矣自堵牆茨茅塞向瑾戶民樂於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室役為勞也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

三國城濮我獨南行則其役困於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傷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監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縣之老亦與城杵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今戍邊雖貴者不舍也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哉大司馬以作邦國用其民而民有斯干吉夢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有東山采薇之詠周人何以得此於民哉佚道使民忘其勞說道使民忘其難矣之後法田役征役既不及民府史胥徒則公之顧役也此間於鄉則今之差法也額役既出稅以雇之差役則出力以任之夫有雇則有役皆公之當為也人皆規避以求免何耶責之以所不堪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為此哉

選舉

周之選舉不備德官而衛之教官無必教於平時則興之於興日書之於無成則考之於三年比合鄉里而教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為賢則興於賢有道藝者為能則興於能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卿之貴鄉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比而賓之夫以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賢能之可尊而賢其人也賓之明日以其書獻之於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夫以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邦可以聽祖廟之藏是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德行道藝而已鄉之民果何脩而臻此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當正以正歲勵暴讀法而所

書者亦德行道藝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然賓禮之隆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材科目始科目是壞人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時所教有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興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而

序

癸丑之役不佞分鑾言戴經得一異帙大都鑽研名理揮灑塵俗三薦於主者而竟以奇按劍惜扎出闈執牘相訪知是陳君篤閩南之雋士也陳君又出所手編一牘曰此禮經約述不肖嘔心此道者幾十年所今願與大方相質不佞非知禮偶以一日執禮之役安敢妄言千秋之事迺反覆其牘計帙未滿四百而抉旨精鍊局確融訓詁於講貫刊繁冗為簡約不幾掃童習白紛之陋而為工二戴者永永闢一便門哉是宜廣之以公於同志者

序 二

孟月穀旦元城黃立極敬範父書於玉堂承天之署

曲禮上 張子曰物我兩盡須由曲禮入 閩陳有元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以敬為主君子敬以持己則容貌辭氣自然莊重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懼九動靜語默無使一毫不敬貌則凝神定氣儼若有思貌以敬攝矣言則舒徐明確安而且定言以敬宣矣惟敬則莊泚可為作慮明徵可為定保不求民安而道不自是安民哉夫敬足以脩己安人是正禮之本而為三千三百第一義者也○毋無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敖及為教當止以謙情動為欲當受以節志遂所願當戒其驕樂享所得當防其淫四不可皆有兢兢戒懼以敬勝私之防○長上從縱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賢者正主敬治情之有素于情所昵偏能敬于分所嚴偏能愛于人當好之中能知惡之中能知善

雖積貯于己而能博施濟衆雖安止于道而能變易從時有情而不受惰之累有理而不受理之縛此賢人適中之行而可以為法者也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思義授命思難分均四平○難分皆去聲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事勢難定事理難決之事皆疑事初無自我質正但直陳胸中所見聽人決擇不據而有之可也質有主張自信意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神坐必莊坐法當如尸之莊齋立必整立法當如齊之整○ 禮從宜使從俗 禮不可常大而質文損益小而事物應酬當各從時宜不齊齋拘一法即為使亦禮中事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俗至必從其俗亦禮從宜之一端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情之世近為親世遠為疏禮以定其親疏事之相似為嫌不明為疑禮以決其界限人有本同今異本異今同禮以別其輕重理之得禮為是失禮為非禮以明其是非禮是禮通倫理貫事物為用之大如此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悅人非正況可安乎要言不煩其可費乎禮尚莊默如此○說悅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踰節則僭上侵侮則陵下好狎則輕同等而皆禁之禮尚正大如此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空言無當實行惟修身以踐其言斯行皆慥慥盡善矣行修而言合道是中正之幹已植千百之儀可舉乃禮之本質也即忠信可以學禮意○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當以道自重聞飭躬礪行德成于己人自取法不聞求人取法聞居今稽古道明于己人自來學不聞自往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以修己言敬者德之聚非教人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以治人言立教于身垂訓于言皆為正俗惟禮品節限制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非禮則淺深厚薄或有不一彼此違近未必成被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以決獄言爭于事有曲直訟于言有是非非禮無以正曲直明是非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以明倫言人合天合惟禮權其輕重隆殺無禮非過于義即乖于義而分不定非傷天恩即卻夫恩而情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以事師言宦已仕學未仕皆有師非禮權其恩義過則有卻恩之昵不及有日漸之疎學于無求之道之誠師無傳道之樂故不親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以行政言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法使國都異施惟禮威不可犯嚴不可違涖官使分曹職掌行非禮人皆輕于犯之違之威嚴其何行乎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以事神言禱以求祠以報祭以養祀以安皆為供給

鬼神非禮內無精明之德而心不誠外無整肅之儀而貌不莊矣神其孰享乎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人已幽明皆資禮如此君子之體于心身者恭敬不懈撙節不放退讓不先即此便是禮即此便是禮明者兼體諸身而不遺悉見諸行而不聊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猩猩麀鹿也是故聖人作起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指三綱五常言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上古帝風極朴但貴實德及人不求人報其次王風漸著既務施德于人又務以德報人如不往非以報人不來非以報已皆非禮

則施報正生人不容已之事先王得不務之哉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禮威儀可以定命綱維可以紀衆服膺勿失意不可字煞有警危防安之處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禮只一敬自卑尊人正此心恭敬之實下言其不可無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不驕淫是以禮節欲不讒懾是以禮自重即此便是禮不必說到行禮之益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人生有其年即有其事無可虛度之年十年血氣未充時名爲幼則當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與禮樂射御書數之小學三十血氣未強時名爲弱則當冠以責成求爲人子人臣人弟人少之行三十血氣方剛時名爲壯則當授以有室而爲承祖廟繼萬世之始四十血氣堅定強立不反則才成矣可仕而治官府錢穀甲兵之小事五十閱歷世變髮已蒼白艾色則德懋矣可服官而聽邦國紀綱法度之大政六十年已耆久時名爲耆則但指畫意旨以省奔走之勞七十血氣既衰時名爲老則傳家事于子以求退息之安八十九十年易悟志爲耄七年幼可憐愛爲悼耄者知已衰悼者知未及則罪非故犯皆宥之人壽以百年爲期斯時膳羞養口几杖養體頤養天和以安之年隨時變事隨年異古人所以無忝所生與○冠灌大夫七十而致事大臣當知進退七十致政無以寵利居成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君

老成人自輔則賜養安之具以優之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其行役出外則載善養人之婦人其遊適四方則乘一馬坐乘之安車君之優臣如此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若老臣之自處外國稱老夫不自卑以重君本國稱名不自尊以避君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成四隣之望來問者多凡須于朝爲候度傳于祖爲舊章皆制也文獻不足則言禮無徵故必舉國之舊制以告之使可按今而傳後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往就謀長者几杖以從執弟子之役辭讓而對致謙虛之敬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溫以禦寒凊以致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王養體言醜同類夷平等不爭恐忘身及親王養志言○清秤夫爲人子

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言爲人子是父在時古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君三賜之命不併受車馬不敢並于已親以致尊養之至然孝既盡于已而行自孚于人州閭近觀則稱孝行兄弟恩屬則稱慈愛僚友官同則稱遜弟執友志同則稱仁德交遊情洽則稱誠信蓍該百行故其稱最廣如此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執父同志友進退唯命應對惟問敬之同于已父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出則告違反則告歸游有常身不他往習有業心不他用恒言不稱老

從安父母之心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父事隨行兄事鴈行差退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席容四人長居席端若五人則長者一人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棖闑之中皆不敢迹尊者所行食饗不爲祭如奉親延客祭祀順親之心不敢自爲祭也尸取主人子行若子爲之量○食士祭祀不爲尸是使父北向而事故不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親意未言是無聲孝子心誠想像無形孝子心誠汪然恍如有聽而不待聲親意未動是而不待形皆先意承志之道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豈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登高恐墜臨深恐陷

戒以全體豈毀恐薄輕笑恐躁戒以全志不特嚴豈笑即行事闇中亦戒不特畏高深即稍涉危地亦畏懼辱親總承上○豈紫闇暗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許身是有忘親之心專財是有離親之志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冠純是有離親之志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冠飾衣純深衣領緣親存致文不用素○純准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爲父後雖除喪尤不用采親歿致素不用文幼子常視母誑十年曰幼常視不可欺誑以習其誠主養心言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十五成童裘溫非宜裳飾非便立正其向聽戒其偏主養體言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提攜親我則兩手捧手示不敢勞長者俯挾童子如帶劍狀向口旁語我則掩口後對示不敢觸皆敬之至也辟偏向咡口旁○奉捧辟僻咡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先生齒德可師相從而敬不分故戒越言相遇而敬有加故進立拱手又審進退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鄉所視即對指之恐惑見者呼之恐駭聞者○上賞舍不執平日所欲求人嬾盡人之歡○舍赦將適舍求毋固四鄰通指爲客言初入主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自適舍而升堂既揚聲使聞若戶外尚有二屨是弁脫屨戶內之長已三人不開必是密言不入嫌干人之私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扃

遂自升堂而入戶目則視下不舉手則奉扃當心禮則直注毋轉戶之開闔順主意焉闔之勿盡待後人焉○奉棒扃瓊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自入戶而升席我從後入不輕踏先人所脫之屨席出前登不橫躐他人所坐之席兩手摳衣趨席之角而升焉坐定有言唯諾之節皆慎焉爲客始終之禮如此○踖蹐摳歐唯委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閫右不踐閾門闑辨賓主左則尊矣故出入皆踐則不恪矣故出入皆踰夫閾敢以踐惕君哉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通指爲主言初出迎客每門三讓致其先請入爲席致其勞備首揖入致其敬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自入門而就階主入右以便就東客入左以便就西平等則東階西階列主客之常焉降等則先東復西致辭讓之節焉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自就階而升階欲客之先于升則主讓客登因客之不敢當則主先客從其漸階之級則合前足後足連步以上極行步之紓徐焉其歷階而升則上東先右足上西先左足順入門之左右焉爲主始終之禮如此○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士帷大夫薄以蔽內外帷薄以外無尊不必趨或爲賓介于朝堂或爲詔擯于朝堂堂上地迫不可趨行聘執有籍之玉行享執無籍之玉重器恐墜不敢趨堂上地迫難縱步故接武示約堂下地寬可爲容故布武示紓室中尤迫不爲容故行不張拱示斂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敵者橫肱恐妨于坐長者立時跪授必俯坐時立授必俛不跪立恐妨于受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加帚箕上是待用之敬舉袂蔽塵且掃且退是曲避之敬以箕自向扱穢是收斂之敬○爲渭帚箒袂妹拘勾鄉向扱奉席如橋衡橋高衡平適高下之宜○奉棒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設坐席問面何向設卧席問足何向順陰陽之宜○鄉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其設平等之席南向尚右右在西北向尚左左在西故一以西方爲上尊席在西北席以次就東焉東向尚右右在南西向尚左左在南故一以南方爲上尊

席在南北席以次就北焉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飲食以次就北焉若非飲食則是講說之客兩席相對皆南向不相對若非飲食則是講說之客兩席相對并中間空地共容一丈席地廣可以揖遜迴旋分嚴可以致敬盡禮非若飲食之客徒取勸酬爲歡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正席是主敬客而客辭徹重席是客敬主而主辭踐席乃坐是主之坐席後于客不問不舉是客之出詞後于主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即席須詳緩謹儀毋可愧怍去坐先摳衣使下齊離地一尺以便起居既坐更整前衣衽毋使撥開足容持重毋使蹙動此皆無怍之實○摳歐齊咨撥潑蹶愧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書策悟道之具琴瑟樂道之器弟子將行遇師二者當跪

前遷移戒無踐越所以敬師敬道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古者席地燔豆在前盡後是致謙盡前是恐汚坐必隨位向所安執一定之顏不變色也毋錯雜長者之言不預言也○儳慚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正身之容無頗聽命之恭無傲毋勦取他人之成說毋附和衆人之同聲惟當法古昔之善事而稱引先王以實之皆弟子言貌之敬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維亂長者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請業求當習之業如詩書禮樂請益問未盡之蘊如詩書禮樂中意旨起以致敬所以重道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諾者許而未行唯而起則急趨尊命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

起 已席與尊者席相近則應對審同等與已無尊卑故不起 **燭不見跋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起以時之變食起以禮之行上客起以非同等 **燭不見跋** 將盡則藏其殘本恐客以久欲辭○見現 **尊客之前不叱狗 讓食不嗶** 嫌于鄙主人之饌○嗶奎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起對爲敬 **侍坐於君子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復白屏退也欲須少閑再白則退而侍避機事之密○閒閑屏丙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 聽容宜肅毋怠荒○毋無噭叫 **遊毋倨立毋跛**

坐毋箕寢毋伏 遊行倨傲也跛偏任一足箕展足如箕舌伏覆身○跛陂 **斂髮毋髦** 髦垂也重髮韜髮不使垂○髦替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吉冠非免不使垂○髦替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上堂恐並尊長當階恐妨後升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此暫退時取屨法初解至階側今下就屨必跪舉不敢輕取必屏側不敢當階 **鄉長者而屨** 此畢退時着屨法長者送出着屨則移自階側面向長者而着 **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屨則移自階側面向長者而着移屨近前則跪而移納足于屨則俯而納皆曲致其敬意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兩相麗爲離無往參不欲干其私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椸枷以置衣服巾以洗潔

櫛以理髮四者皆違私褻之嫌○椸移枷架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不通問無問餽之往來諸母父妾有子者裳賤服不漱亦敬父之道○漱搜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男正位乎外所言皆齊治均平詩書禮樂之類不入而言梱內之事也女正位乎內所言皆德言容功蘋繁中饋之類不出而言梱外之事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繫以纓示有所繫屬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遠同等之嫌 **父子不同席** 尊卑異等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行媒知名以遠嫌也此問名禮受幣親交以致敬也此納幣禮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養老幼饗燕友以厚其別也** 明而

尊者君書大昏日月以告幽而嚴者鬼神齋戒以告近而親者鄉黨僚友酒食以召此皆厚重其別防于未合之先慎于既合之後者也○別列反 取妻不取同姓爲近禽獸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其吉凶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有見才能卓異若非有好德之實則難避好色之嫌○見賢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著代爲後人子所不得已故不賀然酒食以召鄉黨則遺悶不廢故其辭不言昏禮但言有客使羞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不強其所不能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故 不用男女異長示不干雜 男子二十冠而字敬其名 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事父者家無二尊故子無長幼皆名不敢私敬於長事君者國無二尊故臣無尊卑皆名不敢私敬於尊 女子許嫁笄而字笄亦成人之道故字之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殽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葱渫蒸葱胸中屈此卿大夫士賓客燕食之禮左殽右胾分別柔飯左殽右分燥濕膾炙異饌故崇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主故因在殽胾之內葱渫處席末以加豆之菹酒漿處奠右以六飲之例脯修左朐右末以其便于食或順物性之宜或因人情之便總見飲食之微而陳設之不苟如此○胾江食士炙拍渫齋胸物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四節總論卑客食至不敢當而致辭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

先進殽之序徧祭之祭食祭殽不敢先而聽命 三飯主人延客食殽然後辯殽禮食三餐告飽勸乃更食三食竟主人導客食殽以殽爲加故前此未食食殽之後乃可徧食殽侯主以辯殽不敢先辯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飲酒湯口使清且安食也用漿曰漱潔清爲義肝酒曰酳演養其氣俟主以卒食不敢先飽皆卑客之禮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稱禮之施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食多曰飯止飯求飽非讓澤手潤濕 飯黍稷稻粱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取飲作摶是多爭飽故放恶汙 毋咤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當食此咤恐似 毋嘬炙嘬嫌其聲聞毋反魚肉恐歷口氣之怒毋齧嫌其聲聞毋反魚肉恐歷口穢毋投與狗骨恐賤主物固獲必欲取也 毋揚飯飯黍稷皆熱氣嫌食之急毋以箸貴匕之便 毋噬骨毋絮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羹羹有菜用柣不宜以口噬取咀客止不宜以物刺齒絮就口中調和也致主人辭不能烹飪故毋絮醢醯歠是嫌淡也致主人辭不能烹飪故毋歠人辭貧窶之味故毋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以手火灸曰炙併食曰嘬是貪食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齊整處客親徹以叅親設之禮主興辭以荅親徹之敬此言降等之客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未舉酬少者不敢飲尊所置尊之所親酌故拜受飲盡爵曰酬受爵必還于長者飲酒必後于長者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不敢棄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君以食餘賜陶器木器可洗滌者則即食之其器是木竹不可洗滌者則傳寫食他器而食不欲口澤之瀆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此謂助祭執事所得餘肉以歸則不可以祭其先雖父尊亦不以祭子夫尊亦不以祭妻以食餘之物褻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貳益物也侍食者敘饌雖重本爲長設故不辭因有賓而已偶坐以此席非爲己設故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箸也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寔

之庶民齕之削刮副析絺細葛天子禮隆瓜既刮皮且四析而又橫解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綌麤葛諸侯禮降瓜半破亦橫斷不四析以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累傑體大夫雖刮皮半破橫斷而不巾覆矣庶人惟刮皮直齧既不橫斷又不半破公庭禮會之時食瓜之制如此君大夫有司爲削士庶不言爲自削之也○副偪累傑壺蒂齕吃水漿降不獻魚鼈易得不貴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勿佛也佛首防其喙不佛全防其生○佛拂獻車馬者執策綏策馬杖綏車轡車綏皇之獻甲者執胃獻杖者執末甲鎧大胃兜鍪小則易執杖末不淨故自執獻民虜者操右袂民虜俘獲持右防異心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一札同則右先書爲尊鼓量器名獻孰食者操畀

醬齊食主獻田宅者操書致書多寡之數致於人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弛陶還此客授弓之儀弓有張弛也張內之角順俯仰之宜焉弓有簫弣也左手則執稍末旁斜之簫右手則執中央把處之弣隨左右之便焉尊卑相等則授受皆稍磬折垂其佩巾主人若拜則客避開初位乃拜賓之以弓授人如此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椸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此主受弓之儀地道尊右從客左受是以右讓客客既左手承弣主人先以左手接客之下俟客什手而後承弣交以右手執簫而受之此時客固南鄉主必與客並南向以便于受進劒者左首首劒柄環主人在左劒首亦左爲尊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刃利鐏鈍不以刃授敬也進矛

戟者前其鋒鋒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鋒隊進几杖者拂之拭塵效馬效牛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以右防囓執禽者左首首尊主人在右故以授飾羔鴈者以繢贄卿羔取其潔素不失類大夫鴈取知時有行列飾羔繢畫也鴈畫布爲雲氣以覆其上○繢會受珠玉者以掬兩手共承貴之也受弓劒者以袂袂秩承授不露手也飲玉爵者弗揮不振餘瀝恐墜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苞包苴草以貯物簞圓笥方皆竹器使者受命時操持諸物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奉君命而行之速是已自爲使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

外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命也是待君之使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于堂而受命去以朝服命反以下堂受皆對使如對君也是待之使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讓則若無若虛惟日不足是明善之君子不怠則有始有終自强不息是誠身之君子聞識外入者易實德處之以虛善行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行幸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是輸好于我而無過情之望忠是盡心于我而非無已之求如此則歡無盡交亦無盡忠無竭交亦無竭始終一致而交可全正君子淡以成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

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古禮言主祭君子立尸用孫若幼則使人抱之而不抱子何故此言孫與祖昭穆同可爲尸子與父昭穆異不可爲尸立尸之法如此故人之待尸也敬齊日臣道遇之皆下車君若知亦下以示敬也而尸之自待也君下則尸式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示謙也尸乘必用几憑以爲安示尊也見人者弗能館不問其所舍爲愧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如卓馬衣服與者小人如飲食布帛君子有守必辭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揖人必違其位禮以變爲敬臨樂不歎歎以非歎所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每事戒慎則無失禮之愧不但介胄而已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同塗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

車大夫式則士下車尊者因地致敬崇先也卑者隨分結敬避尊也禮不下庶人庶人卑故經不言其禮祭于寢是無宗朝之禮見君不爲容是無朝廷之禮刑不上大夫定以八議刑人不在君側當近有德又慮爲變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以人之乘車言兵車武猛無讓凡過廟入里不式以車之旌旛言武車尚威不欲掩蔽旌皆舒散其綏德車尚閒不事赫奕旌皆纏結于竿武旌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德旌太常太旂太麾太赤○綏雖書故載言從行凡往時會盟之書皆參考待今使君知法前有水則載青旌青雀水鳥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警異則舉類示知前有鷹隼則載鳴鳶爲飛風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爲列似車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威猛象師

摯獸則載貔貅亦猛獸舉之使知備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三軍之指示在旗物旗色之昭回在天象軍將行時前旗朱雀南宿七旒後旗玄武北宿四旒左旗青龍東宿七旒右旗白虎西宿六旒招搖七星之旗建于中央指正四方若此者何欲其觀天象而奮敵愾急治士卒之怒使之踴躍赴鬬而不能已也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軍之金進鼓治也進退有法度不參差軍之左右和門各有部分不淆亂凡此各擇人監領之左統左司馬而領左局之進退右統右司馬而領右局之進退廢有制之兵以有能之將而益治矣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不反兵常以所殺兵器自隨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卿大夫立朝謀國今四郊皆兵壁壘則辱在誤國士居職任事今地廣荒蕪不理則辱在誤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就臣子之敬毋敢褻賓客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嫌名音同若不偏諱可單言者公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易詩書恐誤學易文移恐誤政廟中不諱廟諱以卑避尊如事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質對也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治兵巡狩征伐朝會皆外事屬陽則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以從陽義廟祭冠昏皆內事屬陰則用乙丁己辛癸之柔日以從陰義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甘旬之內曰近某

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主人是士禮卑事簡其告卜筮者言欲用旬內近某日主人是大夫禮尊事煩其告卜筮者言欲用旬外遠某日然喪事奪哀皆先遠日示不忍迫吉事致敬皆先近日示不敢緩此賜大夫士所同一諱日而尊卑異詞吉凶異用如此日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曰命辭爲日爲卜吉曰命龜則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命筮則曰爲日假爾泰筮有常假託泰龜泰筮有常吉凶常可憑信是命之以龜如此卜筮一不吉則至再再不吉則至三終不吉則止不得過三成賡卜不吉則止不因而更筮筮不吉則止不因而更卜不得更襲成襲是用之以敬如此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

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龜因體之所兆以觀其吉凶筮因數之所變以占吉凶是爲筮先聖王立此使時日定于卜筮者信用不改鬼神倚于卜筮者敬事不惰法令決于卜筮者趨避不犯道足啓民之信如此嫌疑物本二而相似決使不疑猶與事有二而難斷定使不二道足開民之疑如此而用之可不以誠乎故因疑用筮不可非踐卜日行事則必踐行皆以致誠也

分轡旋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倚立以待君出既試而驅馬以馳有行止之節皆未就車時君出就車則僕弁轡授綏左右攘辟以君就車言僕弁六轡及策置一手以一手取正綏授君於是左右陪駕諸臣見車欲行皆遷邦以避使不妨車之行○攘揚辟除車驅而驟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以君行車言既驅至大門此時所恃爲安者車右則回命車右上車以禦非常是宜上而上矣至門間溝渠車右必下一敬十室君式則臣當下二恐險阻須干盡力扶持是宜下而下矣○驟驟下二恐險阻須干盡力扶持是宜下而下矣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僕必授人正綏同等降等皆同然受之豈無別哉若降等之人則直受其綏不辭讓也非降等之人則必致讓不直受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降等雖當受紱然猶攝止其手如不欲彼親授然實謙遜之意也不降等者彼若必授則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極委曲之敬也**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客至大門下車所以敬主主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指國君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國中恐其凌轢人不馳愛民也里中必有忠信必式下士也君出則過卿位登車入則未到卿位下車**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所以敬君命○御近**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屈拜**屈伸○屈候**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婦人在左便身徹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必欲向君故進右後左御不得常式故俯僂爲敬**國君**

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奇車奇邪不正之車口容宜端廣欬駭聽手容宜恭妄指駭視○奇紀**立視五嵩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車上視向前而前不過五嵩之地式視向下而下不過馬尾顧視向旁而旁不過車轂視容欲端如此爲誡規車輪一周爲規五規總十六步半○嵩崇**國中以策彗毋驅塵不出軌**策彗竹杖帶葉毋勿驅摩也入國不馳但取策彗以摩馬體行緩故塵埃不飛出軌外○彗遂毋恤勿及原作**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式宗廟下齊者誤**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此言人臣習儀之節爲君駕路車之馬所衣必以朝服鞭策但載不用君升車則僕授綏今臣但自取行不敢使人以綏授已君升車則坐在左**步路馬必中道以**今臣習儀在左必式以示不安

足蹙路馬飼有誅齒路馬有誅其行步調習路馬必踏路馬之草評量路馬之年皆慢君故有罰此皆國難於易爲大於細以止邪未形意○蹙蹴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凡物宜捧持者仰手當心高不亢宜提挈者屈臂當帶卑不墜是因物高下如此○奉捧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然亦隨分而異天子器不宜下擎奉皆高于心國君降于天子執器僅與心齊爲大夫執器則爰之下于心矣爲士執器則提之下于爰矣是因分高下如此平心曰衡頹下曰爰○上賞綏爰凡執玉器執輕如不克執玉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然執容雖異敬心則同凡執天子諸侯大夫士玉器所執雖輕敬慎之至皆如不克勝如享禮執璧琮有幣聘禮執圭璧無幣皆是玉器手容則尚左爲敬足容則不舉起但如車輪行地而曳其踵此皆如不克之敬也立則磬折垂佩

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以立言身磬折容之常也然臣與君立尤當倍致其敬故主佩微偏倚身臣倍敬而佩垂于下主佩小偏而垂臣倍敬而佩委于地立是待事而立即執圭璋待聘執璧琮待享之時執玉其有籍者則裼無籍者則襲享禮用璧琮必加束帛是爲有籍其禮文使臣執此璧琮時則開露裼衣而尚文以相稱聘禮用圭璧不加束帛是爲無籍其禮質使臣執此圭璧時則掩襲裼衣而尚質以相稱○裼錫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卿老上卿世婦兩媵世臣舊臣姪妻兄女娣妻妹來從嫁者家相助知家事者一長妾有子者功並輔佐不名以敬其外貴隆諸御不名以敬其內○姪迭相去聲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世子天子諸侯適子諸臣之子不敢與同名亦避君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射男子所有事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顧望後對不敢先人有察言觀色之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卿大夫士有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凡吉凶所行皆當謹守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

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去國雖已三世舊君猶仕族人於朝不棄其後往來出入猶詔告於舊君不絕其好是時雖久而義未絕若使族人尚有則凡行禮必反告于宗子之後曰反告則不變故國之俗可知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君無出入之聞時已久義已絕可以改國之故然猶必待興起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振拂塵策有本末故言倒龜有背面故言側臣司文書當素謹今君前始拂端史奉策龜當莊慎今君前或倒側皆不敬職龜筮几杖席盥重素紛絇紳不入公門龜策以問吉凶嫌疑謀几杖以優高年嫌有尊席以坐卧盥以蔽日與雨單爲褻禮三者皆燕安之具重素非吉服故皆不入○重平聲紛軫公事不私議事關社稷之重臣民之衆皆公事也當與公辨

大夫公議于朝不可謀於私室與其私人**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君室爲後**君子有位者宗廟以奉先故先營廐養馬庫藏物欲不乏用故次居室則安身而已**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家造始造家中什器祭器簠簋俎豆之類以供神犧賦殺牲所用之器出於賦斂所造然比供神者輕矣至於養器則供己飲食而已○養讓**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服不可假故先爲粥祭器則喪先衣祭服則喪先○粥有**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臣有宗廟祭器皆君之祿今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以辱其先此祭器所以不踰竟也寓寄於魯等之家不敢

褻神明之用也○竟境**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此言聘禮大夫爲賓士爲介見所聘國之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苦則還辟不敢當而再拜稽首謝之○見現勞去聲還旋辟闢**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荅拜**主君現於其初至若迎拜於大門之外則大夫士還辟不敢荅拜嫌於抗賓主之禮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大夫士各主國及來聘者言本國大夫士爲主來聘者爲客主客敬重先施則貴賤非所論**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弔喪不荅主人之拜以爲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遠絕故君不荅拜此外無不荅拜也○見現**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拜大夫大夫拜士皆謂初爲大夫初爲士而來見也此卑者始見之禮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此敵者始見之禮**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神則荅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君不荅士之拜尊卑懸絕也非臣則論主客不論尊卑大夫荅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男女相荅拜也**男女避嫌雖多然拜亦相荅以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此春蒐之禮春生育之時故隨分所取各有限制用大者不過取位卑者禁愈嚴也○麛迷**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膳美食肺爲氣主故不殺牲爲盛饌也不除言不掃除不懸言不作樂大夫食黍稷以粱爲加不食粱不加食也皆與民同憂

之意○縣玄**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士不親獻恐君拜荅故君問以他日對必先拜謝問之寵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出疆必請命反大夫獻而士不獻不敢以卑物瀆尊也勞者勞其道路之勤問其行者問其遊歷所至○勞去聲**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王者君臨天下人通稱之則曰天子言代天理物爲帝宗子隱然有善繼善述與天爲一之意當諸侯來朝或分之官職或授以政令或專任有功此時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命德討罪政無二門

然有乾剛獨斷莫敢誰何之意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踐阼謂履王階宗廟之事爲內祀祭辭稱孝王某示追養繼孝之意稱嗣王某示繼先世而爲山川社稷之主也某以名言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相接曰畛猶交際之際鬼神四嶽四瀆天子巡狩至諸侯必使祝史致祭鬼神祝辭宇曰某甫不親往故稱字甫者丈夫美稱也○畛軫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夫婦人倫之本宮闈王化之基故天子有六宮之制后君也小君天子敵體也又后後也陰不先陽也夫扶也以德扶助天子也婦服也進而服事天子言世以示貴也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妻齊也進御而暫齊所謂御妻也妾接也得接見於天子也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莫大

於法天天官所以奉若天道者六大皆屬天官以其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典司六典謂王司六法如大宰亮天工大宗事鬼神大史掌天文大祝掌祝祈六號大士察祲祥大卜掌三兆三易皆天道也○大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此五官與天官列爲六鄉五衆五官之屬吏司徒掌邦教屬有大胥小胥司馬掌邦政屬有司勳司爟司空掌邦土屬有輪人輿人司寇掌邦禁屬有鄉士遂士司士掌邦禮屬有大僕弁師各爲之統御而責成焉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府者藏物之所農人入九穀山虞入材木澤虞入魚鹽圃人入蔬薪工人入器商人入貨貯之者六府也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工以治物爲義制謂裁用土工搏埴金工鎔鑄石工刮磨木工梮鎒獸工揉皮

革工以草色繪畫所謂典制六材也五官致貢曰享致歸貢功享獻也歲終司徒等將各屬一歲功效憑致于王名曰以下獻上之享見功罪毫不下隱黜陟一聽上行之意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稱之伯父異姓稱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五官八命功德尤著者加一命爲伯取貴極人臣有長大之義是伯所職左伯統東方諸侯右伯統西方諸侯其任大責重如此而稱之可容易哉當覲于天子擯者稱天子之吏以奉行天子之命令也天子同姓稱伯父以致尊異姓稱伯舅以致親也此伯對諸侯位尊望重自稱以天子之老于采地之外從其本爵自稱公于采地之內從其管轄自稱君總是二伯兼統于內其分尊故其稱獨隆如此內分擯稱君稱自稱三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九州諸侯七命樊尤賢者加一命使王稱牧取牧養下民之義天子同姓稱叔父示尊異姓稱叔舅示親自稱于國外曰侯取圻堠之義自稱于封國曰君取君臨之義總是九伯分統于外其分殺故其稱少降如此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九州外天子亦選賢爲牧有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者此雖盆地至侯伯之數而朝見擯辭惟稱子爵不稱侯伯于國內臣民自稱不穀謙無善也于國外四夷自稱王之老臣威遠方也其稱已降于州伯矣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其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庶方小侯荒遠之甚者入見天子擯辭稱某人不稱爵卑之也于外稱子從本爵也于已

國之臣民稱孤謙特立也其稱又降于四夷之牧矣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秋天地始爵正班分之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諸侯皆北面以見天子受贊受享皆於廟則日覲取奔走覲王之義君臣相臨以明有尊如此春天地合同正治情之時天子當宁南面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見天子受贊於廟受享於朝則曰朝取會合來朝之早賓王相與以明有親如此周禮秋覲以正邦國之功是有高下黜陟之等春服而圖天下之事是有參合商確之意○依上聲見現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地曰會未及期相見近王遠賓不煩有衆其禮曰遇取偶遇之義及期相見隙地友諸邦咸集酬酢有節其禮曰會取會好之義○郊隙言郊隙地也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以通好言如執圭以神信延實以通情兼大聘小聘

上下大夫約信曰誓泣牲曰盟耀其無誠也言語相約爲信名曰誓如大約書於宗彝小約書于丹圖耀其無徵也泣牲以愛于神名曰盟如置牲取血成書列侯聽書歃血遏上朝聘以取其常誓盟以取其變皆是諸侯相厲以禮意諸侯見天子曰臣其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上是擯詞謙以事上下是自稱謙以臨民臣其侯某是稱臣稱國稱爵稱名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祝者告神詞內事祭宗廟也稱孝子某不追養繼孝之義外事祭山川社稷也稱曾孫某示繼體守成之義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此上大夫行大聘時稱之○下使如天子使大夫聘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治化之原在朝廷盛德之徵在容貌天子臨朝之容幽深不測和敬不偏

何穆穆也諸侯朝于天子皇皇乎其壯盛不萎明顯不晦矣大夫朝于天子濟濟乎其脩飾不疎齊一不亂矣士朝于天子蹌蹌乎其翔舉不懈舒揚不迫矣若庶人無德不仕見君無容但趨走促數僬僬而已豈得端行步武以爲容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妃配后後孺公侯傅婦服妻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幾內諸侯妻因助祭王后或獻繭得見天子老以足任事婦以能事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君爲謙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小童未成人之妻稱小君寡者從君爲謙婢言卑也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列國大夫擯者稱某國之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自稱陪臣諸侯爲天子臣已又爲諸侯臣是加陪也在他國則稱其姓而曰子以示重在己國與人語則自稱君老以示尊爲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自稱君名以示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親比昵也名之正是不親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諫猷入告順之于外愛君之仁也逃守己之義也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醫人必於其倫禹稷顏回俱以爲賢候之以道也夷惠伊尹俱

以爲聖候之以心也若言語氣象徒候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君伯君顯徒候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倫謂志合道合不在形迹勢位上論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不敢斥其年與形體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爲國以禮莫重於祭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大夫車馬有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王宥客告請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不能負薪也問天子國君之年問其臣也故對之辭謹問大夫士庶之子問其父兄也故對之辭謙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土地制有一定山澤出有所宜明其不富聚斂○數

所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有邑宰則有采地食方則有賦稅器服則有田祿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多寡在人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望祭各方之山川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雷秋門冬行諸侯非所居及山川不在境內皆不得祭故曰方祀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已修之壇墠已正之昭穆不可輒變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爲淫淫過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於滌者曰肥求得而用之曰索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雖不敢祔祭若庶子代攝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元頭武足牛肥跡大豕曰剛鬣豕肥鬣剛豚曰腯肥腯充滿貌羊曰柔毛羊肥毛細雞曰翰音雞肥鳴長犬曰羹獻肥可爲羹雉曰疏趾雉肥兩足開張兔曰明視兔肥目開而明脯曰尹祭尹正脯欲敎割方正羹魚曰商祭商度燥濕之宜鮮魚曰脡祭魚鮮則挺直以上十一物俎之實水曰清滌玄酒可以滌濯酒曰清酌未泲爲糟既泲爲清以上二者尊彝之實黍曰薌合黍熟則氣香黏聚粱曰薌其穀強者莖穎葉亦香

日明粢谷稻曰嘉蔬苗疎則茂佳美以上四者籩簋之實韭曰豐本根本豐盛鹽曰鹹鹺鹹鹺鹽味之厚韭菹鹹鹽以上俎豆之實玉曰嘉玉玉氣玉德溫美無瑕幣曰量幣廣狹長短各中于度以上玉帛之將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天子視謂視天子至尊臣視之上無過袷領下無過帶紳視國君得視面之下袷之上視大夫得平視其面士之屬吏視士亦平視其面與旁視左右五步之間○袷劫綏安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傲賤妾上於面者氣驕不能下人下於帶者神奪其憂在心視流則容佩肾中必有不正君子所以慎也○敖傲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君有命大夫士相與肆習以商度可否四在字即君命四言字即肆

習如言官則稽文書以待稽考言府則考貨賄以待匪頒言庫則治車甲以待徵會言朝則極謨謀以待宣布俱有必盡不越職意 朝言不及犬馬微賤不當言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朝儀當肅不宜左右顧盼固鄙不達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朝廷所言皆禮是月我問人我對人必以禮正 大享不問卜不饒富冬至夏至日月言禮之實也素定故不問卜掃地而祭瓦缶而飲蕢桴而土鼓猶陶匏蕢桴以少爲貴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綏捨矢可也摯執物以爲相見之禮鬯鬱鬯之酒天子無客禮而摯鬯者以神禮見也諸侯之摯見天子與自相見天子有芬芳之德故摯鬯諸侯有溫潤之德故摯圭卿德潔素能協恭故摯

羔大夫知進退有職序故摯鴈士耿介有文飾故摯雉庶人不仕終耕稼故摯匹童子當謙退故委摯而退不敢當賓主野外軍中兼諸侯卿士綏捨矢義無所取惟隨時之有以爲摯耳此雖簡而不失於略故曰可也 ○匹木 婦人之摯棋榛脯修棗棗六物婦初見舅姑爲摯告虔 ○棋矩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此皆禮問名之荅辭不敢伉儷自期皆自卑意天子妾賤有百故言百姓

王制王者治天下之法制 王者之制祿爵王者天下共主命德顯庸出自一人爲之制爵以詔德制祿以酬功制字皆有等 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其制齊爵公之無爲侯之君人伯之長人子之級在內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養人男之安人五等通行於天下其制臣爵卿之知進退道上達大夫中次才下才僅稱五等通行于國中王者制爵如此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其制君祿天子至尊賦祿之出四方各千里計開方寔萬里是天子亦以制自裁矣公侯等各遞減不同明示以本大而末細此制祿通行天下 天子

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其制臣祿天子內臣與外君爵同則祿亦同公卿大夫食采邑於畿內多少以外諸侯爲差元士亦視附庸受祿此祿之制于內臣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欲知外臣之祿先觀農田之法蓋田法正制祿所由起庶人在官若府史胥徒以農爲差多不過食九人少亦得食五人也知庶人在官之祿則知外臣與其外君之祿矣 ○分去聲食音嗣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

祿因上農倍加起士大夫卿之祿君祿上已言之此特帶言不重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卿僅三倍君獨十倍而大夫士則猶之大國已小國卿僅再倍君獨十倍而大夫士亦猶之次國已卿以上其祿浸厚不殺則地不足以供大夫以下其祿浸薄愈殺則君不能自給故其制如此合上三節此祿之制于外臣者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二節皆以並會言大國固有卿大夫矣次國小國各有卿大夫其或爲頫賓爲聘賓而並會也各降位以相當不敢與大國同益大夫而上命數不同因其異而異之也是大夫並會而位異如此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大國上士

二十七人三分爲正九中九下九矣次國士爲中士小國士爲下士其或爲介或特行而並會也位各依上九中九下九之數初不與大國異益由士而下命數不異因其同而同之也是士並會而位同如此

九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九州并王畿而言州建以下畿外之制名山大澤雖在諸侯域中猶屬天子益神物所藏寶貨所出非所敢專也閒田以待有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此言

畿內之制其國皆爲采地受祿非封建此胙賜也封久賜暱○胙班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總上文內王畿九十三國外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天子王畿千里其近在百里則以供百官府文書之具與泛用之需百官分畢用殺且近亦易致不勞也其遠在千里則以供天子服食之用萬乘之資益天子分尊用廣且遠亦難缺有節也是王者供人常緩如此○共供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外皆侯國必設方伯以總治一州然下無所屬則方伯之體不尊上無所統則方伯之權太重故五國之聯屬有長十國之連比有帥三十國之卒然應變有正積至一州有方伯以總治乎長帥正之官一州如此八州可知是方伯權已大勢已重然豈敢以自專乎凡功罪予奪各屬于天子之老二人是二人即左伯分主陝以東右伯分主陝以西之二伯者也一方伯耳下之分統八州大小有以相制上之見統二伯中外有以相維天下又何尾大不掉之患哉○卒猝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分服不明則朝貢之期不定是以王畿千里之內爲甸服取興田賦給供用之義也凡居甸內者賦常厚朝常先可知千里外莫近侯服而采亦最近莫遠荒服而流亦最遠取食采邑流罪人之義也凡居采流者稅漸薄朝漸踈可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君理陽道官準陽數位尊者職要位卑者職詳故遍卑而數遞增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十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十二十七人大次國卿或命三命二有控制之意而亦有示以君命寵異之意次小國卿或一命或不命有優假之意而亦有示以愛惜名器之意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有監臨督察意方伯權重慮二伯遠不與聞復以大夫往監之一人或勢孤而難遏二人或見偏而異同三人則有協謀之益無統一之權止使大夫見天子之尊雖大夫足制方伯且職卑而不敢恣也○三監音鑒監於音甘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

外諸侯嗣也王朝公卿大夫亦稱諸侯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惟賢惟能不世官也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象賢象功世爵祿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制謂三公命服之制天子三公八命服鷩其有功德加一命爲上公始服卷冕若末九命而加卷則或特恩之賜非爲常制然三公縱加命亦無過九蓋至九命則尊貴已極體貌無以復加矣三公之制如此按三公衮服有升龍無降龍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卷衮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七命鷩冕五命毳冕三命玄冕凡服之章數一準命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任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

民材是凡民俊秀教于鄉學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論是考評其行之大小與藝之淺深必先知材品何如而後可以官使也使之分掌庶事事勝其任然後爵以一命之位位有定次然後祿以公田之入既循其序如此爵必于朝又當示其公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承上極言刑人爲衆所棄如此示公惡當誅不欲故意生全也政謂賦役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分封于外聘以通好疎則君臣之情不通故每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也朝以述職數則往來之費太煩故五年覲往一朝也天子五年一巡守五爲天地合數君臣有天地之義故朝與巡守期數皆五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春至東方二月春中東方莫高于泰山故祀以爲宗柴燔燎祭天以告至東方山川當祭者皆於此望祀乃接見東方之諸侯以察政國有百歲之人就見其家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以訪政先神後人之序如此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巡方莫大于觀民民間歌詠之詩本上政教所感命太師樂官陳詩觀之觀民風美刺之厚知上人政令之得觀民風美刺之薄知上人政令之失也衆貨輕重之價本上好惡所趨命司市之官納價觀之觀民志好質貴用物知上人勤儉之政觀民志好奢貴侈物知上人奢侈之政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巡方莫大于頒制乃命掌禮之官以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歲久不能無差考而定之以一正朔律令禮樂制度衣服法立不容擅更正而同之

以大一統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因巡方有討罪之舉山川地之望故削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如紊昭穆失祭祀爵是恩澤諸侯功德及民凡政教幽明一體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天子則加以地而進其爵命之律以示勸也絀出○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因巡方有命德之舉功是勳勞德是恩澤五月南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歸告至于祖禰

之廟衆生時反必面也以幷正祭特用一牛○假格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出謂巡守諸侯則朝會類宜造皆祭名天子受天命母地祖禰尤身所出諸侯守土傳于先君故各祭告不同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當中國以安無死喪愆戒之事則與諸侯相見以聯上下之交其名曰朝而果何事哉于凡天下諸侯親疎貴賤之禮考使無差比附出入之刑正使無枉精白永休之德一使無差皆以尊奉天子之禮之刑之德而不敢違也朝禮之以蕭侯度頒此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羣后能和人民必賜以樂其賜諸侯之樂則使者以柷將命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也其賜伯子男之樂則使者以鼗將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也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弓矢利于遠征者正其罪亦以行遠也鈇刀鉞斧利于近殺則誅其身亦以制近也諸侯能征不順賜弓矢能討有罪賜鈇鉞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能備孝道賜圭瓚瓚是爵圭是柄灌地降神莫重于鬯非賜重器則不自爲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命教就初受封言學兼大小學小學收斂身心故養城內大學發揮事業故養城外辟明雍和天子尊明雍和其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通諸和也類之爲頒所以班布政教也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以正有罪類取正祭相類宜取有事相稱造禰衆生出必告禡征欲兵馬後衆受命于祖以神謀定慮受成于學以文德決勝○禡罵出征乾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攸罪人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訊聝首當訊問馘所截左耳告告其多寡皆用武以文任威以德意○馘革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征伐死喪出行之事則每歲四時皆田以爲三者之用莫重宗廟田之上殺速死而體全者腊爲豆實其次來朝爲賓客田之次殺死差速者爲之若充君食庖則田之下殺死最遲者爲之皆惡于神人緩于奉己如此○乾干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不田無以尊神敬賓是不敬天子田得圍取但不合圍諸侯田得羣取但不掩羣皆禮之不暴天物者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

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尊卑之序言天子既驅所獲則仆大綏之旌以示不田而諸侯田矣諸侯既驅所獲則仆小綏之旂以示不田而大夫田矣大夫既殺禽則止驅逆之佐車而不田于是百姓田獵是因分以爲先後之禮如此而何暴天物乎○綏綏 獺祭魚然後虞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以四時之序言仲春陽中魚陰乘陽上浮頷取以祭是可取魚之候季秋陰中獸陽乘陰成質豺取以祭是可取獸之候仲秋陰氣盛故鳩化爲鷹可捕鳥季秋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可田獵與夫未蟄之不火未成之不取巢之不盡覆是因時以爲樽節之禮如此而何暴天物乎○罻尉魔迷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

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天官冢宰是進退百官者今以制國用則財賦無敢私入百官無敢怠事其制用必於歲末五穀皆入之時公田之數可稽然後即數以制用焉如小大出地一定豐耗逓年不同必用地視年二項所入而以每年存一用三三年積三餘一至三十年積久通融之法制之皆量今歲三分所入之多寡以爲來歲所出之節殺此制用之善如此通有通總通融二義每歲均析其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有一年之餘三十年有十年之餘是通融筭法非將三十年都來制也○杪眇 祭用數之仂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什分之一以行祭禮仂爲什一之數又爲分散之名○仂勒 喪用三年之仂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喪禮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暴殘敗不整浩泛濫不節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盛饌曰舉備食日樂兩平上言國當預備下言有備無患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太祖諸侯始封大夫始爵之祖德厚者流恩廣故廟數多德薄者流澤狹故廟數以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固奉之以禮

禮必參之以時礿訓薄薅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訓次第夏物漸成次第可舉也秋物方成可薦嘗以薦新也冬物畢成可進烝以衆進也總見不踰不數而有合于天時或隆或殺而有酌于地財意○礿藥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祭以報本亦以秋分。天子父天母地祭以燔柴瘞埋諸侯有土少牢玉帛以祭社稷土穀之神大夫有家迎牲設主以祭五祀家室之神天子又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是名山牲黍則視公九牢十大豆埋玉則視公之桓圭四瀆是大川牲黍則視侯七牢十二豆埋玉則視侯之信圭 天子禘祫禘祫嘗祫烝禘者祭于各廟其物殺祫者合昭穆之主祭太廟之中其物豐天子分尊

禮隆故但春物未成特祭從殺若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合祭從隆也○犆特　**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四時皆祭若諸侯南方春祭則夏來朝不禘西方夏祭則秋來朝不嘗北方不烝東方不礿是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天子三時皆祫若諸侯春礿犆祭不必言至夏祭之禘亦今歲一祫不敢每歲皆祫惟秋嘗冬烝始皆用祫是避至尊而有所間分屈則情殺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全用牛羊豕之太牢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止用羊豕之少牢大夫士功德顯者

賜有圭田則四孟薦物致祭功德未顯不賜圭田則四仲但薦時物庶人薦各以時配各以類分不敢過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王天子言角短無牝牡之情長則情欲漸開天神重于人鬼敬親甚于敬客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祀賓客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皆薄于已而厚于神意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有田祿不借祭器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王政無非厚下公田以養君子則但借力助耕不稅私田○藉借　**市廛而不稅**都邑有市但賦廛地之租以禁末不稅市中之貨　**關譏而不征**道路有關但譏柳末不稅市中之貨異言異服以備非常不征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山澤有賦以致往來之貨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山澤有賦以致往來之貨用也但隨時入官足矣未嘗　**夫圭田無征**卿大夫有圭田以養廉也禁民採取但使供祭祀可矣初不取其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城郭宗廟溝渠塗巷皆民力所爲然用之有數焉每歲一夫不過三日超一人之踰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踰則千畝不舉故慎用之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田宅公家所授不得私賣廢業墓地族墓有序不得私請起爭○粥育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司空掌邦土必執丈尺之度度地以居民居之如何山川沮澤氣以時異矣因其山澤候四時寒煖燥濕之氣城區遠近地以勢異矣量其遠近定邑井城郭廛舍之區天時地利皆宜則民居可興於是興公家之事而任民力以爲之也沮小水所止澤大水所鍾○度地音突沮將慮反　**凡使民**

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就一人言事寧從輕食寧從厚是力役中之仁○食士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王者儲民材物必因天氣寒煖地氣燥濕而各爲之儀何則天地間原有廣谷大川形制各異民生其間者隨其風氣俗亦各異過寒多剌過煖多舒燥土多亢濕土多慢性稟既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齊至習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五味則酸苦辛鹹異和矣器械則車輿舟楫異制矣衣服則毳冕絺綌異宜矣俗異如此所以儲材若但脩三綱五常之教以化民至俗各有尚隨俗處之不必易也但齊禮樂政刑之政以齊民至物各有宜隨宜用之不必易也共因天地以居民如此居謂積儲材即材物所不易即是因意

齊和皆去聲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西戎東夷內該南北合中國是五方性即氣稟剛柔輕重遲速之類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性異則俗異雕刻題額交趾足脚指相向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意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性俗雖異至隨地資生則無不足川谷皆有利用車舟皆有備器不必易而同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約述 王制 十二

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達志通欲非寄象狄鞮譯四者之官則不可寄言寄託於事物而後通象以意做象其形似而通之狄訓逖鞮訓屨遠屨其事知其言意之所在也譯訓釋以彼此言語相譯釋而通也○鞮低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先王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凡以爲民居計居之何如量地之廣狹以制邑方里則爲井四井則爲邑也度地之遠近以居民一井居八家一邑居三十二家也有如是地制如是邑有如是邑居如是民必三者相參相得無有餘無不足則井田之良法乎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興作爲事事成爲功人君井天下之田農天下之民使食有餘一餘三之節事有可耕可斂之時民皆安生樂業如此良心有不自生乎樂君之事勸君之功人不愛力也以敬事

君以順事長人不愛情也民心既善然後立鄉學以爲教所立司徒以盡教法訓迪於始宜興於終尚何安居忠順之民不爲道德齊禮之民乎○樂洛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待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君道既得民德當新而司徒正學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者爲氣質之性多偏脩六禮使由以節其過申人倫之德多敬明七教使知以興其良心禮教者于法度是八政齊使蹤蹤以防奢僭之過禮教根于稟彝是道德一使統同以消詭異之俗此類以示民率由者食饗以養鄉中耆老而致巳之孝賑貸以恤鄉中孤獨而逮人之不足又陰以示民觀感焉教民之法其詳如此率教者爲賢爲有德上之以崇其德使天下勸悖教者爲不肖爲惡簡之以絀其惡使天下懲此則取士之法也 **命鄉簡不帥**

約述 王制 十三

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以簡不肖絀惡之事言司徒命鐵內鄉學以不帥教告矣致仕鄉大夫之耆老皆會庠中遂擇善目行鄉射禮射以中爲上是上功鄉飲序年之高下是尚齒大司徒帥國學俊士與執禮事既誘以禮法之雍容復動以俊秀之軰異欲不帥教者皆改過以從善也○與預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左右及下郊遂皆學移之所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習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四郊去國百里遂又在郊外屏遠之意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

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鄉學教成而士可取矣乃命鄉學之官論述士之義理精熟才德頴出者升于司徒而謀試之用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非以其才可選用乎其有才德又頴出選士不安小成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升於國學曰俊士非以其才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取士既廣成士又當優凡升司徒爲選士者免其鄉之徭役及升國學爲俊士者并免司徒之役使優游涵養不遷異物豈非造就人才之至意乎造士非以名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者其法何如自下人入德有術則尊尚四術自上人垂法有教則表樹四教凡此四術四教無非順先王之詩書禮樂

四者以造士順有順舊不爲加損亦有順序不爲矯拂之意春夏專教詩書秋冬專教禮樂使業有定而心不分正依舊循次而不遷者也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王大子有天下者王衆子有國者羣后大子繼諸侯者卿士適子繼爵祿者皆是國子俊選俊士選于國學者即是民秀國子民秀皆有治人之責皆造于學以受詩書禮樂之教焉然學以明人倫凡此入學之人不論貴賤惟以年齒相序而已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出學九年大成之期王三旬不舉重棄賢者子孫懇惻其悔悟之速寄寓也屏寓而終歸之意蓋國子世族之親與庶人異故親親而有望焉○屏丙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國學所造就之士命德出自王朝入仕制自司馬大樂正論其才德秀出者籍告于王而升之司馬則曰進士明體而將適用家修而可廷獻者此也豈俊選之可得而名乎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司馬掌進士中各論才德所宜告王不敢自專定論定于天子之平斷官如爲士爲大夫爵如一命再命三命祿如食十八人食七十一人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司徒教士以文又不廢武發師旅之役士鄉學俊士聯之車乘編之兵甲教以坐作進退之法攻圍擊刺之方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士論才德若技藝等人則但論力而已如適四方征伐彼稱出股肱以決勝負於射御正惟力是視之意○贏倮凡執技以事上者視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則所業淵精不移官恐他非所長技藝當執謙虛不敢與士齒猶大夫之臣亦賤不敢齒言出鄉者有親族也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此不皆言謹刑司寇掌邦禁刑有五用正無偏枉辟有八議明無失情于以聽天下之獄訟焉然豈輕聽哉有罪當刺殺者必先問羣臣次問羣吏又問庶民然後決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不聽但附其輕罪以示戒赦其重罪以全生益

公中有怨慎于聽訟如此○辟弼刺次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事制斷即合倫理郵責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必體而用之使上之郵罰與下所犯之事相附麗而無失出失入也○論倫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父子君臣之親義有故犯者有誤犯者有不得不犯者將此二項原情立案庶可權訟獄者罪矣權之如何事有輕重情有淺深以意而評論之以慎而測度之於以別其罪之大小可也然人有深衷不可知亦有畏威不敢言必明視聽細察於辭色之間忠誠愛愷曲體於言意之表庶訟者之情盡而無可匿矣其或可疑則泛然廣詢衆人衆人共謂可

疑則宥之其無可疑者必察小大之例以成之小有小例大有大例一成而不可變者此也比例也○比俾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用小大比成則獄成矣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棘木之下外朝卿位大司寇於此聽斷三有一不識再過失三遺忘行刑時天子欲以三者原之自下而上成無異說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在君爲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凡作刑罰輕無赦先王作刑罰之意當刑必刑不曰輕者遂可赦也制法之嚴所以使人難犯 刑者倆也倆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言刑猶人之形體所以猶形體者人之形

體本無不成而刑以輕重大小辟其而成獄也刑一成則其罪已定後遂不可變矣然則用刑之君子於未成之先可不盡心而使之當耶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上皆常刑此言亂政疑衆在常刑之外者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是舞文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是弄法或挾異端邪道皆足亂政故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惑見聞悖禮法也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行僻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立法有禁司禁有官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犯豈能齊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

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禁不敬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禁不中去聲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禁不儉縫緝烹飪皆當自作粥則非儉 五穀非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禁不仁皆謂非時 閑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上文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寇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使司閑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閑

境上門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謚惡天子齊戒受諫簡以記載禮儀故曰簡記謚死名惡忌日太史典禮之官國有禮事則預執簡記奉謚惡於天子使行所當行避所當避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教誥之諫焉教以當行誥以當避也○惡去聲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家宰齊戒受質考課不嚴無以辨庶工之幽明司會家宰之屬掌財用廢置成成事質質正聽考覈歲之將終司會總計一歲所已行質於天子而先之家宰家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也○會檜大樂正大司寇帥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帥司市也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而先之三卿於是大司徒受大樂正之質大司馬受大司寇之質大司空受司市之質各以其類而敬受之百官各以其成質於

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百官者三官之屬也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六司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於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百官亦齊戒以受上之平報焉齊戒致敬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休老即食饗引年之禮勞農即黨正屬民飲酒之禮成歲事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酌來歲之所出質成之後歲事將終故舉行之○勞去聲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有虞貴德故用燕禮以安代養之坐以相酬禮備于几筵醉以爲節情洽于內寢益恩勝禮者也夏后氏以饗禮饗獻也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序獻有數益禮勝恩者也殷人以食禮以養爲道而設食有殺以食爲主而設酒不飲益酌恩禮之中不虛惠也○食士周人脩而兼用之修者對酌損益用其禮而不拘其迹周尚文故春夏則用燕饗飲以養陽氣秋冬則用食食以養陰氣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鄉鄉學國國中小學學大學年彌高禮彌敬養於鄉者鄉師爲主養於國者樂正爲主養於學者即祀割饋酳之禮此諸侯通得行之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七十養於學矣八十豪不堪來學受養君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使人代拜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致饗食於家禮須拜受惟足一跽首再至

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張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不俟朝不待朝事畢也告存以膳告問存否日秩日使致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政力役之政服戎兵戎之事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爵命爲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不能勝職任之勞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行養老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德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東序大學西序小學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左學大學右學小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東膠大學虞庠小學）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收冕皆冠名皇言形制之大深衣白布之衣）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收以斂髮爲義燕以黑色爲衣夏尚黑）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冔以覆首爲義縞以白布爲衣）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冕冠上有覆前後有旒夏殷衣裳皆黑殷衣裳皆白周衣裳皆黑殷用之則玄衣而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待養國老庶老之禮舉於是養天下之老而行引年於校年之令若出穀粟布帛行糜粥飲食之類）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謂給廩孤獨）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瘖音陰跛躄壁斷段）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右有力左無爲違別也中央車徒各便也）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隨後鴈行並行稍後）朋友不相踰（隨行隨後鴈行並行稍後朋友年均不相踰越有先後）輕任幷重任分（輕任則幷爲擔不若難重任則分爲衆不爰力）斑白者不提挈（老謂子弟代之不自爲道路閒彬彬禮讓孝弟之風矣）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行無乘徒食無羞上好德而士任職賢無徒行之老人有養而俗孝敬卑無徒食之老）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不足謂近有餘謂遥北恒山南衡山直計自恒至南河南河至江江至衡山各千里是直有三千里矣東東海西流沙横計自東河至海東河至西河西河至流沙各千里是横有三千里矣若流沙以西衡山以南尚有不盡之地不必屬我幅員也東海以東恒山以北各有不盡之地不必强彼朝貢也王詳内畧外如此）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此言大國之數）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

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食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降於天子所命）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天子大夫視子男此則殺之量地所出也隆爵重其權以鎮壓諸侯祿取方伯以便于取給）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方伯入至畿内即暫止頓於此齊潔而往故云湯沐入伯入邑皆如元士采地之數）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畿外諸侯之世子得世其國是爵祿皆世矣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

世祿益天子使人任事必取其有德爵人必取其有功故也然世國亦須請命若諸侯世子未得賜爵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則是不敢擅世其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有大功德者方世之則又降於天子之大夫矣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冠以責成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鄉飲以序齒相見以交接是六禮也皆節性之具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父子教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之以信賓客教之以讓是七教也皆興德之具飲食如五味三牲衣服如或繡或黻百工事爲或有邪正則使去邪歸正五方器械自有異別則爲因宜隨俗度則不使任情長短量則不使任情大小數則不使任情多寡制則不使任情廣狹是八政也皆防淫之具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

百畝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九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八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封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　其餘方百里

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　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月令 言十二月所行政令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遺事 閻若璩曰 長孫太尉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斗柄建寅之月日與星皆在營室之辰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也 鄭曰月之所會舉昏旦之中星而月之爲建寅可知矣古象候時王天象已昭而時令之政首務故各首言之 其日甲乙 所屬何如言日木王在春而甲乙之日正屬木用事也是日所係非主用日言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主發生者帝則太皞伏羲木德之君也運發生者神則句芒正重木官之臣也是神所主勿作祀神言 句句芒 其蟲鱗 其音角律中太簇 其祀戶祭先脾 蟲則屬木龍類之鱗謂祭則主木音之角候氣則用寅律之太簇數則取天三生木地八成木之八數木曲直作酸故曰味主酸物以木化而擅故鼻臭主羶祀之祀戶陽神在內春自內出也祭之先脾木勝脾土祭取所勝也時令所屬如此 簇泰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 月令 一

鴈來 以言寅月之候東風陽氣發散冰凍皆解天氣如此而物類應之蟄蟲則得陽氣而啓蟄魚則乘陽氣而上浮獺則順陽氣而食其食鴈則順陽氣而知其方 上賞 天子居青陽左个 天氣物類之應候如此天子之所居所養共有不順春時乎故居以聽政則在太寢東堂左偏少陽之所 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 其器疏以達 乘路則車有鸞鈴駕馬則八尺蒼龍龍旂旂用青服玉用蒼從其爲木之色食則金旺而生之麥與爲兌屬金之羊從其木之類器之刻鏤則麤疏通達象物之貫土將出也皆順春時之宜如此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 閻若璩曰 長孫太尉

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言敬時順時之道親帥以致敬迎東郊祭太皞句芒既親賞臣又命相厚下德之在心令之在事皆布而和焉如慶待以禮惠予以物下及欲遍遂行欲速毋不當欲公方春時和故德令皆和如此 齊齋還旋相當皆去聲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治曆明時太史司天文者必守常典奉定法以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司其宿止何次離行何度皆不差忒司其進退何經遲速何紀皆勿有失一以曆家推步之初法爲令占候之常法守典守此也奉法奉此也天象更始 二

約速 月令

故占天如此日循星進退月應日生死星爲日所令辰爲星所次經紀進退遲速之度數如月速于星而遲于日日速于月而遲于天中間或宿或離各有經紀宜審看初即廣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叡和曆象以授人時之初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 命曰勞酒 孟春東作將興王特advertise功者帝乃以元日上辛郊祭大雩配后稷祈穀于上帝焉其勤民何如然黍盛出于帝籍躬耕始可致敬乃擇郊后吉日之元辰親以耒耜措于參乘等人有車右天甲者有御車者之車間隙臣以親耕上帝黍盛之籍田此時推有遍加以辨分蕪有均及以示

恩籍禮始終如此其敬天何如帝籍即祈穀上帝之籍不平對○推搥御迓勞去聲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氣和物萌正可耕之候王命官欲布農事而田畯正農官也命出居東郊以督之如井田各有封界修整使無壞步道之徑溝洫之術各有澗狹審端使無壅土地高下五種因之善相丘陵等所宜殖之五穀教道使無差三者田事皆親躬教餽以定其準直則農民于地利物性皆不疑惑也○舍去聲阪反隰習故術遂相去聲阪反隰習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氣和而樂可協教學者習羽籥干戚之舞順陽氣之發動乃脩祭典命祀山林

川澤犧牲毋用牝歲事更始乃脩明一歲之祀典山澤物所生或埋牲玉或沉牲玉以祀而牲之用牝恐傷其生又禁之○毋無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盛德在木勿伐是全殖物孩稚生胎未生天方生學飛之鳥獸子之麛未孕之卵皆勿害是全動物然仁民尤要焉毋聚毋置以全生者掩之埋之以全死者皆體生育之仁也○骼格胔漬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天地大德曰生而春尤盛以殺戮逆生育之氣是變天絕地亂人甚矣此稱兵所以不可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仲春昏本井星然井八星三十二度星多度廣難指而弧九星十七度形如弧矢近井南易見此時則昏在南方之中旦本斗星然斗六星二十六度亦星多度廣難指而建六星十度狀如連珠近斗北易見此時則旦在南方之中律中夾鍾卯律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記卯月之候雨水天氣陽和動物感之成聲鷹鳥感之變形倉庚黃鸝鳩布穀○雨預天子居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四陽生氣始盛萌芽植物則無摧折幼少動物則有保護諸孤人少無父則存恤其饑寒皆以遂生氣擇元日命民社擇日之善祀社以祈是食安居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生育之時監可省械可去肆掠在上自禁之微訟在下使止之皆恤刑也○省息井切囹零圄語掠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至是祈嗣之候先禖即女媧氏親祈是食安居

往衆御重禮爲國本也祭畢酌酒禮天子所御幸之有娠者弓韣弓以能受之資弓矢弓以所求之祥蓋男子有懸弧之義故顯以神賜如此○大泰帥率祿梅是月也日夜分午至卯中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雷陽聲陽氣盛而陰陽相搏則奮擊爲雷電陽光陽氣盛而陰陽相軋則閃爍爲電蟄蟲陽物陽氣盛故始振者今皆動穿穴而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戒房事褻瀆天威○先去聲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槪日夜既分天道平于上矣丈尺斗斛之量則同其長短小

大秤上之衡百二十斤之石則鈞其或輕或重斗之小甬之斛則較其同異權之錘概之平則正其欺詐皆以人事之中而協天時之中也○概槩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四陽之月闢田既就布種未施是春耕少隙之時此時木闇竹扇人所居者則脩之後寢前廟神所棲者則備之皆小事不妨若軍旅大事有害於農則無作也○少小舍赦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川大池小三者皆以陽盛無傷生意○漉鹿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日虛藏氷至仲春四陽方盛恐爲災天子乃獻羔羊祭司寒之神而開氷以節陽氣然必先薦寢廟致獻新之意不輕開亦不褻用如此○鮮獻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

學習樂春仲陽中之月上丁文明之象命習羽籥文舞干戚武舞先以禴藻告師此特天子帥臣親視文舞以觀文德之美善親視武舞以觀武功之發越也然有容不可無聲仲丁又命習樂聲聲輕于容不什樂亦不親往樂由陽來習之皆象陽氣之發動○帥率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不用牲謂祈禱小祀稍重用圭璧稍輕更皮幣皆通用牲之窮以全生物之仁○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宿在酉季春辰與酉合日月皆于大梁之次律中姑洗辰律○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記辰月之候桐空中陽氣盛而始華田鼠陰慝今變陽性和虹陽氣陽中則伏今辰過中陰干夫陽而虹始見萍陰物今浮以乘陽而萍始生○鴽如見現天子居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季春蠶事

可興乃取象桑始生黃色之鞠衣薦于先帝命舟司寒之神以祈蠶事爲民開足衣之原也命舟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季春薦廟用魚命反覆舟無饒始乘親漁薦鮪于廟以并祈麥實爲民開足食之原也○鮪偉爲渭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季春氣盛生發句之屈生萌之直生盡遂人君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不宜吝嗇閉藏于內○句勾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惟不可內故德之在心惠之在事皆布而行之畿內則命有司奉行凡倉廩賜以濟饑府庫出以濟寒在外則勉諸侯奉行凡聘士以待用禮賢以及民皆德皆惠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預備水災俱命官之辭○上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又禁田獵以全生氣○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門且唆尚不浮翳噎餧喂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季春將蠶命官毋伐桑柘以爲蠶食資此時鳴鳩戴勝二鳥來時正可蠶之候乃具曲之簿植之架籧之圓筐之方皆備器以待用也○柘拓植治籧舉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不特命官而已后妃至貴乃齊戒致潔東鄉順時以躬親采桑而倡導者至且禁止婦女無儆容貌之觀減省婦工無極綴縫之巧以勸六宮世婦使盡力蠶事○鄉向

親灌鸞事既登分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若此者何正爲後日鸞事登時分蘭于衆婦使繅稱絲之多寡爲功皆爲朱綠黼黻以供郊享帝廟享親之祭服其重如此故君命野虞后帥衆婦皆無敢惰也○稱秤共供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造器必先視材工師百工之長成法爲量命審視五庫善惡之材一依舊法之量金鐵一庫皮革筋一庫角齒一庫羽箭幹一庫脂膠丹漆一庫審之以皆求其良焉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材辨而器可作百工各理造作之事工師監號政令必戒二事一戒違天時恐逆物理一戒踰王制恐蕩君心也制器之嚴如此○監甘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天道極秀大合樂緣備聲容以應天和又帥公卿等親視天子和德于上百官和德于下也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游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既盛物皆孳孕故合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游縱之使就牝者于郊牧之地若中犧牲之用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之多寡以備稽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春爲陽中而陰將終命裂牲攘祭正累纍恐陰氣潛伏有害微陽爲此以畢除之○難那磔拆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孟夏巳與申合日月會畢實沈之次其日丙丁其帝炎帝神農赤精之君其神祝融名黎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羽類朱雀徵音屬火

中呂巳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苦焦皆火屬夏祀竈火養人也祭先肺火克金也○徵止中仲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記巳月之候螻蟈陰伏者陽而伸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天子居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象物之盛長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迎夏祭炎帝祝融慶以禮賜以物○還旋說悅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教學士習禮學樂以將飲酎命太尉

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孟夏天道文明之晝人才喜起之時桀俊有才贊引其升賢良有德擢遂其志長大有力舉用其人當位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取之廣而取之巖如此○當去聲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草木長者繼之高者增之非人力可加天工但勿壞墮而已以至土功大衆恐妨蠶農之事伐樹恐傷條莖之氣皆當禁也○長上聲壞怍是月也天子始絺葛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孟夏田野正勞于農不勸無以作其勤遂命野虞外官督農卿遂之外○勞去聲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都邑也鄙于農不命毋以傲其情遂命司徒內官督農都邑之內是月也鷹獸毋害五穀

擇大田獵夏獵曰苗正為驅獸害苗不可大田以逆生類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宜彘配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聚藥以供醫藥草陰類陽盛則死麥熟于夏是以夏為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使不留決使遣去出則直縱輕繫因長養之時行寬恤之政也蟄蟲畢蟄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蟄事畢后妃受內命婦獻繭既副褘以受少牢以禮矣乃外命婦用近郊公桑養蠶此時亦收繭稅隨受桑多寡皆什分稅其一分不論官之貴賤年之長幼一以什一為準收此內外之稅何為哉以給天子郊廟之祭服故也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天地太和正君臣洽情之會相與飲此春造夏成重釀之酎酒焉盛則儀亦盛向之習合禮樂者此盡用之越席登俾而禮不泰鹿鳴天保而樂不流也於盛會之中寓有節之意○酎肩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東井鶉首之次律中午律名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記午月之候螳蜋鵙鳥陰類感微陰而生鳴反舌鳴于陽中感微陰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養壯佼壯碩大佼美好亦賴長養之令是月也命樂師脩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簜飭鍾磬祝敔夏將雩祀聲樂當備革音脩理其弊絲竹均平其聲執器以習屈伸調節以和音曲以至鍾金磬石祝始敔終之器皆整治則樂備而祭可行○鞉逃鞉迷笮池祝祝敔語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先命祈祀山川水澤重水之本原而後呼聲以祭大

雩上帝而用所備之盛樂焉廢以人聲之呼噭與樂聲之號唱交達動天也是未雩而祀之漸○雩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上帝又命畿內百縣叶噭徧祭百辟之君卿士之臣如古上公句芒后稷有益于民之神欲其轉天庇民是既雩而祀之徧如此者何以為民祈穀實于天耳是王者敬天正以勤民意○辟卿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含桃櫻桃令民毋艾藍以染藍之色青青為赤毋刈以傷時氣○艾刈之火王火滅為灰毋燒灰夏毋燒以傷火氣毋暴布日為盛陽布成于陰功毋暴以干盛陽○暴曝門閭毋閉順時氣之通毋暴布體盛大之日毋閉閉門閭使暑氣之散關市毋索行寬大之政挺重囚益其食挺是拔出又加之養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季春游牝使育

陰氣之妄安者不惡不職循序以底于成在人身不爲人身之害在國家不爲國家之害也豈非定妄陰之所成乎○妄燕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子午重言以陰陽初生故也鹿陽好羣相比今感微陰角解蟬陰居高飲潔今感微陰有聲半夏居夏之半而生木堇別于堇草感微陰而華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用則害微陰南方火位盛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高明正楷山陵臺榭皆順陽明之時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奎夏末與午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火大火之宿 律中林鍾未律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以未月之候言大陽已極一陰復生温風至極無以加後將變爲嚴寒矣但見物類應之蟋蟀陰鳴之物雖未能飛已居穴中壁上迎涼氣之微鷹鳥陰

鷙之性雖未搏擊已學數飛習擊迎殺氣之始且離明之極腐草變螢幽類化爲文明之類焉 天子居明堂右个南堂西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命澤人納材葦蒲葦可爲用器之材澤人納之職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命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四監之官合取鄉遂百縣有常數之芻以養犧牲神遠而尊之天帝與山川四方神近而親之宗廟與社稷皆共而祠之凡以爲民祈足食安居之福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皆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季夏文明染采之候命婦與黑之黼黑與青之黻青與赤之文赤與白之章必用舊法禁無差忒其一色單染則北方之黑中央之黃東方之倉南方之赤皆欲質實善良禁無詐僞以此正色以此間采或繪日月星辰于衣或繡藻火華蟲于裳而給郊祀天廟祀祖之祭服或畫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或畫日月大常大白而爲九旒七旒之旂章凡貴賤等級皆別于斯天子龍袞以祭等而下以數以毳之不同天子龍旂九游順而討以七以五之各異也○貸二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不可以興土工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孟夏與土功合

諸侯起大兵皆不可當毋舉此大事以散動長養之氣亦無發此號令使人廢時待命以妨神農之事所以不可者何蓋東井主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土神將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是于施生之道必有疾健之殃故當戒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燔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熟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土氣既潤蒸鬱而成濕暑大雨亦以時行矣未雨之先當薙草以燒及大雨行于所燒之地極利殺草水如湯熟此草燒爛可爲田疇之糞使已耕者益腴可成土疆之美使難耕者亦沃人可不乘時爲哉 中央土土德寄旺四時之末未月又居一歲之中非中乎是爲中央土而時令所屬事爲所法有一土之神顓頊子黎 其日戊己干之中 其帝黃帝黃精之君軒轅 其神后土后土官名 其蟲倮人屬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土無定位不必主以

鞠樂但取音配之則其音象宮焉土居中央而宮則土令之屬土有君象而宮則至濁爲君也土無專氣不必用以候氣但取律配之則律中黃鍾之宮焉黃鍾首八十四調而土則五行之根本黃鍾冠十二律而土則寄旺四時也其數五天五生土獨舉生數于四時也其味甘其臭香土爰稼穡穡作甘物以土化氣香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亦土神祭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天子居太廟太室中央之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圜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象土之寬廣容物○圜圓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宿在巳孟秋申與巳合故日月會于鶉尾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蓐收金官之臣少皞于該也白虎金屬毛類夷則申律九金之成數辛腥皆屬金秋陰既出故祀門金克木故祭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此記申月之候風之應戮至應言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廟西堂南偏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稜角亦方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

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祭俊新出者有功已試者暴殘下慢抗上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孟秋氣肅有司用刑之地言桎梏以器言皆以止人心之姦以罪人事之邪務令搏執而不貸也立法之嚴如此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理治之官傷在皮膚創在血肉折在筋骨斷在肢體皆欽恤之獄訟之審必端平不苟有罪之戮必嚴謹不輕行法之恕如此○創倉折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陽道常饒陰道常乏爲政者須濟寬大不可使陰氣太盈而過于肅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

室坏垣牆補城郭薦穀敬先又命官以勤民酉中之義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角宿在辰仲秋酉與辰合日月皆會壽星之次○觜茲觿攜律中南宮酉律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鴻鴈則自北來南玄鳥則自南歸北羞美食羣鳥則可藏以爲羞天子居總章太廟太室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特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之順時令也几杖以養身飲食以養口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當作秋之

月命司服之官條具飭正乎衣裳焉祭服則衣繪而裳繡鞠衣使文繡有恒玄冕一章衮冕九章使小大有制衣長取乾裳短取坤使長短有度而祭服飾矣凶服則朝服燕服有朝燕之劑量必依故法備寒暑雜服有雜服之程量不作新奇而衆服飭矣以至首之冠如玄冠朱纓身之帶如素裡終辟或文或質皆有常式則皆司服所當盡心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刑欲嚴又欲當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仲秋將享嘗命王牲之宰告神之祝循牲如色之全體之具必視也牛羊之芻犬豕之豢必按也得養失養之肥瘠必瞻也陰祀陽祀之物色必合類也小而角短大而角長之量必中度也五法皆具無不備皆善無不當則上帝可

享而格之況羣神乎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獨言天子陽爲君象祭過時之陽暑惟君得行之○難那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困倉城郭外都邑內皆可棲居竇窖隱囷倉顯皆可儲則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菜以助穀兼聚多物○趨促積必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麥續舊穀待新穀尤利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戶培益其穴○坏培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法氣之中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

百事乃遂於入貨之關聚貨之市不重征以致其難此時人樂於寬而商旅來財聚于人而皆賄納非所以便民事乎上便夫民民亦應夫上畿內之四方修賦來集納總納稈納秸納米此也畿外之遠鄉修貢皆至貢金貢錫貢緼貢鹽此也所集所至皆吾財何匱賦財貢財皆吾用何乏而凡朝祭軍兵之百事皆可舉而遂矣民事以上是上脩政以利下四方以下是下修賦以利上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兵衆皆大事舉之皆不可逆陰陽之大數莅仲秋天地始肅而此大事正肅殺之類也順此肅殺之時慎因肅殺之類行之尚何大數之逆乎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宿在卯季秋戌與卯合故日月會房大火之次律中無射戌律○射亦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此記戌月之候仲秋鴈至爲主則今

後至爲賓爵本飛物今化爲潛物鞠不一色今秋金以黃花爲正豺乘肅殺之時祭獸于天而後以食○華花天子居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孟秋命始收斂仲秋趣民收斂今又申嚴之各務收斂諸物于內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乃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五穀已賦矣舉其要而立通融之法以制國用籍穀已登矣藏其收而納神倉之中以供黍盛祇謹其事敬一其心飭盡其力國用祀典皆大事故謹之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王聲爲季冬大合族之用○吹翠是月也大饗帝嘗獵

乘黃備于天子萬寶告成大享帝以報天新穀可嘗乘黃行嘗祭以享祖犧牲孟秋已視全具至此告備而後用焉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天子總命諸侯諸侯分勑百縣爲來歲受朔日甲乙先後從其考節氣早晚從其頒也與諸侯稅民輕重有法貢職多寡有數各因遠近定稅貢之期因土地出稅貢之物皆以供天子郊廟而諸侯不得私也所合而制蓋如此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季秋講武之日天子乃教武于田獵焉以習用弓矢矛戈戟之五兵班布齊力齊色之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其將行命御車之僕七騶之官咸以馬駕車又載折羽之旌龜蛇之旐於車以備指示此時授車照尊卑等級皆整列軍門屏外司徒則搢夏楚二扑于帶軍前北面誓戒欲其進退之有度殺獲之有節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其既行天子戎服厲威武之飭親用弓矢以獵蓋奉祭祀之物當親也獵竟則命祀官取所獲祭四方之神山獵始終有禮如此何非教武之道哉○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備寒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俯垂頭內穴深處墐塞也○墐覲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不決亦悖時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收索之使還祿秩俸級之頒不當則無功濫賜者供養膳服之具不宜則非分僭越者亦順秋令之嚴肅也○供養皆去聲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宿在辰孟冬亥與

辰合日月會析木之次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介蟲龜爲長水物羽音屬水應鍾亥律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行謂道路冬陰往而寒來故祀行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冬主靜不尚克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陰陽氣交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天子居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閎中寬奄上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釁取牲血而塗以壞郤不祥是審其器占兆以著言是明其理豫玩龜書之縣文以龜言審卦審易書之休咎以待用太史之職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獄吏是正省察之不使掩蔽曲直是月也天子始裘季秋獻功裘至此乃衣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蓋藏在官積聚在民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坏補其缺薄鍵鎖須閉鑰筒管籥鎖匙城郭以衛國家門閭以禦非常鍵閉以謹出入管籥以司啓閉四者在內而近修之以防患于內○坏

啓鍵 固封疆備邊竟完葺繕謹關梁塞徯徑關境門梁橋梁徯徑野獸往來之路封疆以設險邊竟以禦夷戎害以制變關梁以詰姦徯徑以遠害五者在外而修之以防患于外○竟境塞審塞齊徯奚飭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孟冬功成故命工師獻功焉功在祭器陳之必按度程也功在諸器謹之必無淫巧蕩上心也凡此祭器諸器皆工致爲上既各效功隨物勒工名以考之誠中度程乎誠無淫巧乎誠皆工致乎不則必罪以窮詐僞之情則器無不精矣○致緻 是月也大飲烝歲功神賛之亦神輔之故因烝祭與羣臣大燕飲欲以神惠逮臣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歲功神佑之亦民爲之故祈來年于日月星之天宗大割牲體于公社及門閭以田臘所獲祭先祖五祀蜡祭既遍即飲勞農民以息其力欲以上澤及下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仲冬大閱講者明其法習者練其事角者程其勝負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斗宿在亞仲冬子與亞合日月會斗星紀之次○壁律中黃鍾子律氷始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孟冬始氷此益壯孟冬始凍此甚凍坼謂徧裂求旦夜鳴求陽之鳥今感陽生不鳴虎陰物今感陽生始交 天子居玄堂太廟北堂中太室飭死事誓戒軍士厲必死之志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藏之性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破壞宣泄故云沮泄是發天地閉藏之房致物災人害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生意皆暢滿在內也陽久積而後伸故云暢月○沮祖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奄尹掌宮中之禁門室則皆重閉婦功則無淫巧雖貴戚近習皆禁肅陰教也乃

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仲冬造酒之時大酋掌酒之官秫稻酒之材必多寡中度麴蘗酒之和必製造及時滌炊以造酒潔無所污水泉以釀酒香無臰惡陶器以盛酒良無罅漏大齊以成酒生熟得宜酒法盡此六者祭祀燕享之所需故謹命之○酋孳湛尖舜劑監井貸二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水德至盛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陰生於午

終於子故曰短極陰衰則陽生萬物之生機復動故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安形性以上謹一身之事事欲靜謹官府之事此時陰盛已極陽生猶微本相半未定今如此扶抑正欲盛陰以漸而消微陽以漸而長待其交爭之自定斯已矣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凡物之感陽者香陽方長故芸蚯蚓感陰者結陰則生荔則出蚯蚓感盛陽而出今微陽雖生尚猶屈結麋多欲善迷陰類今感陽生而角解水天一之陽陽生而動故枯澗者漸滋發子午二月皆再言候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盛材成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官以權宜設器以權宜造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塗闡廷門閒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婺女在壬季冬丑與子合故日月會女玄枵之次律中大呂丑律鴈北鄉鵠始巢雉雊雞乳此記丑月之候鴈北去順陽而復鵠善巢向太陰所建今歲將改復始為巢雉火畜感陽而後有聲雞木畜羅陽而後有形天子居玄堂右个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通及庶人又陰氣極盛故大難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九門磔攘而已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磔責難那磔青征鳥厲疾鷹隼之屬善征擊春今則猛厲而迅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大臣五帝佐句芒祝融之屬天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歲終功畢故通祀以報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

往乃嘗魚先鴈寢廟親往為鴈先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氷以入氷初凍惟水面此則徹上干皆凍故云腹堅藏氷正在此時氷入則陰事之終也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氷入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所藏五穀之種計度二耦並耕之事此皆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以綏恩也此最盛會後午季冬復作一年頓停故云罷○吹昌睡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日去年季冬次玄枵月去年季冬會日於玄枵至此窮盡還會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每日難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回復故處與去年

季冬早晚相似也日月星辰既回則數將幾終矣吾見日月將分於營室參尾將終於南方而歲且更始焉總見天運之惟新王者當有以新其政意紀會幾近也周天三百六十度故數終三百六十日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歲終且始東作將興在上當專意農民之事毋得役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國典治教禮刑之類飭則整頓其紀綱法度時令春夏宣出秋冬閉藏之類論則討酌其先後次序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列謂大小等差異姓之臣供外祭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同姓之臣供內祭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

其山林名川之祀羣姓之臣民供羣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莫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總承三節

約述 月令 桂

文王世子 此篇皆言教世子事 閩陳有元長人輯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世子朝夕二朝文王獨日三是過人之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莫暮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以上問安之禮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無原再謂食餘不可再進也以上視膳之禮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

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不敢有加間安視膳不敢踰父之所行○帥率說脫養讓飯反間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成王出入起居

育德于禮則楚伯禽責其不能盡事君所以警教成王示以爲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亦即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非敢行天王世子之禮也○相去聲**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教也天子諸侯繼世之子與俊選升學之士均當豫教而教之必以其時使業有常而心不遷時教何如干盾戈戟皆武舞則教於陽氣發動之時以示有事羽雉籥笛皆文舞則教於陰氣凝寂之時以示安靜其地則皆于東序之太學焉必時貫下三節天時異而人精神意氣亦有發舒收斂之異乘時陶鑄則理趣易入而成就有機此亦倣時用之化而爲之者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四人皆樂官小樂正教其舞干綴兆疾徐之節大胥則贊其不逮籥師教其舞戈進退俯仰之法籥師丞則贊其未備祩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以夷樂教者

所以示興圖無外異類咸賓之盛干戈既教則羽籥可知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知○學教**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春口誦樂章有清濁高下夏弦彈樂章有抑揚輕重太師教詔于殷學之瞽宗以樂祖祀在此也秋學禮俾習威儀容止之節冬讀書俾酳皇帝王伯之事禮在瞽宗禮樂一道也書在虞學上庠敘書斷自唐虞也有常地則志不分有常時則序不紊時教之法如此**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以報本一養老時乞善言可行於老人一義理以相告詔一此三者威儀容節皆有補于心身小樂正則教詔于東序裨曉暢其儀節焉祭有灌獻儀節乞言有法德納言儀節合語有勸酬言說儀節**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

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大樂正以舞用干戚及合語先王乞言老者三事皆有篇章在焉則授之篇數使研究其義理然不考課無以責成業司成則于東序論說之其義理理之得于心者孰深孰淺才能之見于事者優劣劣以示勸勉焉授數不但授篇數凡篇章中精意由由性道發儀節者一一指示使口誦維有授授受一心意○學教**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墻列事未盡不問**學士侍坐司成欲便已之問則遠近僅隔三席不欲妨人之問則問終却後背負墻壁不敢維尊者之言則事列未竟不問適問之宜如此○間于**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先師道藝之祖不釋奠無以示敬故凡春教弦誦則太師釋奠于弦誦之先師春教干戈則小樂正籥正釋奠于干戈之先師雖無牲幣而但潔蘋藻亦足以伸其敬道矣至

秋學禮冬讀書則執禮與書者亦如春之釋奠官不同而敬同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初封天子命教而始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非若四時常教惟釋奠先師不及先聖及行釋奠之事必奠幣爲禮益事重故禮亦隆四時常奠不用幣也**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行釋奠必合樂惟國故則但釋奠不合樂常事合樂不養老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親學必養老也大合樂遍作六代之樂以教德養老以教孝而凡親迎肅入適饌省醴皆于此行之**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證之以待文語三而一有焉乃進**

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達之於成均以升於天子

也如學以教庶民至此大比之時司徒論說於郊必參取賢者收斂才者用爲鄉遂之吏焉德優則自外升之于內事優則自下舉之于上言優則自隱楊之于顯總見取士之有道如此或有曲藝之人各執一技欲被試皆誓戒使退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考時舉說三事有一事善即於同等中拔進以所能高下爲次序但止名曰郊人不名俊選以非士類故疎遠之成均五帝學名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酒尊相旅勸以榮之此柳楊並用曲盡待藝之意與○遠去聲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器乃退賓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始立學而成禮樂之器塗釁畢即用幣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又釋菜以告此器之用告器事輕釋菜有薦繁無牲幣禮輕故不用綴兆疾徐之舞亦不授舞者以干戈羽籥之器事神既殺則禮賓亦簡祭畢乃從虞庠而退賓禮其賓于東序一獻無

酬無將命之外無合語之文禮只如此可也此上雖不專世子事皆以教世子爲主皆欲其潛玩曲析之儀以預養德性意賓者釋菜驗奔之吉士也○興鑿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世子天下本所當預教而教之必以禮樂蓋樂由中出所以脩內邪慝之萌速就銷鑠禮自外作所以脩外恭肅之儀使就陶成然禮雖脩外嚴敬亦可藏心樂雖脩內和順亦可充體中和相爲互濟交錯于中醞釀既熟將矩度從心而動罔不敬德輝盈溢而用罔不和有不發形於外乎夫至表裡俱盛禮樂之教渾成一團此時和敬浹洽趣味恢懌自不能已則發爲恭敬未盡也發爲溫文又未盡也但見亦恭亦敬亦溫亦文一時並現如陰陽渾合無間一體互名如金玉條理相宣此正禮樂交錯發形之至妙而得不以教世子乎相合曰交相雜曰錯懌

恢溫和文雅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有涵育薰陶意設官養教也審行于身以示法少傅言教也奉觀德行以詳喻身示在前言喻在後行步無非正人矣且入有保以衛于靜出有師以防于動居處無非正人矣是以人倫之教無不曉而世子之德無不成也師教以子

事父臣事君之事使知忠孝而喻于德保慎其身于爲人子爲人臣之間輔以忠孝而歸于道世子官備德盛如此然非得人以充之不可疑可質疑丞可承助合其數爲四輔原其爵是三公然不必備三四之數惟其人之有德可耳古語所謂惟其人正使能之意使非有能其何以輔養世子而教喻成德也哉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溫文教以師傅而事君事父可謂有君子之德矣德成則以身率極其教不肅而尊教尊則正朝廷以正百官官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官治國此即爲君之謂也雖位未君而君道已備矣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

之于曲抗齊也以世子法教是直道舉世子法于伯禽以轉教成王是迂曲其道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成王已居君位若以爲世子則無爲世子之分也周公是臣故委曲抗法如此若君之于世子恩至親分至尊必恩義兼用教育並至始可以孫天下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養世子當慎亦以行事所關之大耳齒學是一物知父子君臣長幼是三善居子與臣之節承齒讓來道得而國治承衆知衆著來引語司業司成是證教以齒讓之意元良以貞是證道得國治之意司業正詩書禮樂之業司成正成就其德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庶子司馬屬官公族諸侯族人孝弟上治睦友旁治子愛下治教以孝子愛是明父子之親使昭穆不失教以弟睦友是明長幼之序使先後有等其于路寢之庭內朝均是同姓面皆向東坐皆上北一以齒爲序父兄雖賤必上子弟雖貴必下也庶子教其篤親如此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族人若朝于路寢門之外異姓並列各以官之尊卑定位之上下司士則爲正朝儀之位焉庶子教其辨分如此庶子專治公族外朝不止公族故

司士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嘗
士宗廟主助祭言公族雜列于異姓其對越位次一以外朝爲等蓋外朝辨分之地宗廟朝廷無以異也公族助祭于太廟其駿奔執事一聽宗人所授蓋宗人掌禮之官百官執事其所司也位依外朝何如各以爵之尊卑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事依宗人何如各以官之典守禮官典樂庶子教其廟祭定位其事如此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祭祭終有餕是旅酬尸起登堂餕餘之禮餕之先有獻是既受奠爵卽洗爵獻尸之禮獻之先有受爵是加爵既舉尸執鍾南奠爵受此爵者進受拜尸尸荅拜飲畢拜尸尸又荅拜之禮此皆重禮庶子以適士承重之嗣子爲之其餕惟上嗣及兄弟之長升堂以食其獻惟上嗣洗奠爵以獻與尸交拜其受爵惟上嗣飲鍾南之爵抗禮于尸而凡同姓長兄弟異姓衆賓長皆不得加之此公族適士自祭其先禮庶子治之雖有三命

不踰父兄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貴雖三命爲卿其位次不加無爵之父兄若公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此庶子掌公族燕食禮族人雖衆初本一人之身不可以賓客外之但以異姓一人爲賓君尊無敢抗禮使膳宰爲主人與相勸酬行禮此時君雖貴與族人列位序齒若族人世有親疎則燕食四會三會再會一會亦隨世每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出行軍載禰廟之神主于齋車庶子從行守此齋車使神有所依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公若朝覲會同出疆庶子以公族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守公宗廟宮室守之何如卿大夫士嫡子是正室則守太祖之

廟公叔父公伯父則守祖禰之尊廟路寢之貴室公子公孫則守禰親之卑廟燕寢之下室宮以廟言室宮也○左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禮必有義此覆解之公族內朝以族人爲親故內之示密內朝雖貴

敘齒以父昭子穆世次當明而貴非所論外朝位各敘官以異姓咸列體貌當尊而分不可褻三者禮行于朝之義廟禮猶夫朝禮德尊則爵亦尊以爵定位是正崇德意人賢斯能任事以官授事是正尊賢意上嗣爲先祖正體今重禮行以上嗣是尊先祖重正嫡意三者禮行于廟之義親者服重疎者服輕是不以疎奪親孝善事父君與諸父齒則孝道達弟善事兄君與諸兄齒則弟道達是仁以愛之意世近而親會食數世遠而疎會食疎各因親親爲降殺是義以正之意兵凶戰危守公禰以備凶危是孝愛無窮意正室係卿大夫正嫡子爲宗子故云宗室宗子有君道而重則庶子屬臣而輕可知使守太廟以尊宗室凡族人不得並是著明君尊臣卑之道子弟當讓父兄今貴室下室不同等是達明卑幼讓長上之道○殺色介反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庶子官得其治凡朝廷宗廟喪紀燕會之禮軍旅出疆刑罰訐告之儀井井有條則邦國之父子兄弟皆有恩可篤有誼可正而倫明于上惟有倫將衆向父子之方而同歸慈孝衆向兄弟之方而同歸友弟矣庶子之正公族化豈小哉○鄉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將親視學以作興風教當大昕初明時學中即擊鼓徵召學士所以警動衆聽使之鼓舞踴躍以待上命也衆至而後天子至以卑承尊分當如是至即命教詩書教禮樂之有司行釋奠事舉常秩禮節以祭先聖先師祭畢乃復命于天子焉道藝師之所出故當敬行禮君之所命故當復○昕忻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始初立學天子既親視次日行養老之禮天子親至虞學東序行之此禮肇自古人先釋奠上世之老更示不忘古然後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以致養當世之老三老明夫三才五更通于天行各一人羣老無常數三老爲賓席設牖前南向五更爲介席設西階上東面羣老爲衆賓席設西階下南面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席既設矣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其醴酒省其珍具以發閎視之敬省畢遂迎老更入門作樂發其歌詠以致肅入之敬及老更入即位西階下天子從西階還于阼階親酌醴酒獻之老近于親酌獻以脩孝養之誠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初老更受獻立西階下東面今受畢反升階就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致樂賓之誠歌畢至旅酬時老更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斯時所談何道皆言父子慈孝君臣仁敬長幼惠順人倫之大道所詠何音皆合肅肅雍雍德音之極致此二禮一則顯于倫理一則切于心

身乃養老中之至大禮也而豈設席省醴發詠酌獻之末禮比哉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樂不止登歌而已堂下以管吹象舞之曲庭中以干舞大武之舞大合衆學士以行養老之事所以通達人心之神明使虛靈不昧興起人心之德性使鼓舞不倦也是聲音已通極天性命矣禮不止合語而已向咯君臣貴賤之分以養老今合語之後天子南向老更北向而君臣之位正焉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而貴賤之等正焉凡此等位正義之所在令皆有以正之則上天下地之大義不惟宣于口說而盡見于施行也是行旅已動協夫綱常矣象舞文王樂即周頌勝殷遏劉之章有神揩良知有德揩良能有我固有之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此時畿內諸侯鄉遂羣吏皆與各行養老之禮是仁恩始於一處而終皆遍及也○閱誦幼字行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養老之禮始于前王聖人記憶舊事而行之也慮人道莫大于孝弟設謀而推廣之先吾親以及人親長吾長以及人長也此心本是愛老而省醴省珍愛之則以敬既愛不欲輕行而發詠延進行之則以禮有禮不可無養而酌醴親獻脩之則以孝養有養不可無義樂則聲容備而感人深禮則人倫明而上下序是綱維之以大義有義不可無仁令養老既首

於東序而通行已遍于四封是終之以仁恩古人但舉養老一事衆皆知其爲敬爲禮爲孝爲仁爲義諸德之備也蓋出古人舉此養老大事此心必慎始慎終自設席適饌以至發詠酌獻之無懈自歌語德行以至通行徧養之無遺凡衆心同理同安得不喻其敬禮孝養仁義之兼全焉是喻衆皆本于躬行心得如此引兌命正言慎終如始之意○養讓兌悅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教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蓋古記世子事親之常禮此下皆記文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

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齊玄齊時所着玄冠玄端服○齊齋下同）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之流行）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與爲魯國蜡祭之賓觀門闕在門兩旁縣國家典章于上以示人也嘆魯或因祭事之失禮或視舊章而感古也大道之行是帝世大同之化無事禮教者三代之英是賢臣得時之盛謹禮爲治者言帝道賢臣丘皆未及見而志則欲爲三代英賢之所爲分明有欲制禮作樂身致太平意大道四句皆映帶禮上方括得禮運一章大旨）○與預蜡作觀灌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以大道之行言昔聖人以天下爲公器不私子孫但選賢與能即授之斯時所講者誠信所脩者和睦故親吾親以及人親子吾子以及人子使老壯幼皆得其所鰥寡皆有以養男則各守四民之業女則各歸良匹之家貨惡棄地欲貯財也然貯以資天下之用不必藏已力惡不出身欲任勞也然勞以成天下之事不必爲已是以謀變不生外戶不閉是爲公道大同之世也蓋無事謹禮而有出于謹禮之上矣大同是不屑屑用禮以影起下意○選叱矜官分惡爲皆去聲）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

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以三代之英言今大道既隱以天下爲私傳而不公天子諸侯之大人皆父終子世兄終弟及于是有品節裁制之禮義以爲人倫政事之綱紀君臣門句是人倫紀以禮義制度四句是政事紀以禮義防閑漸密謀變漸生故聖賢由此選用于世或爲君或

爲臣以治之也此六君子未有不謹禮爲治也謹禮何如禮以著明大義使親疎貴賤皆合宜禮以考成大信使交際要約皆用情禮以著明有過使知失禮之非禮以用法于仁使人施恩有等禮以講明讓道使人恭遜不爭以此示民爲常法其謹禮如此無禮則失勢殃民不可爲治是謹禮即爲小康非復大同之世矣要以興道致治功更難于昔是正英賢之所爲而我所有志焉者也制度宮室車旗田里非田宅居勇武健知謀鬬爲已保我子孫黎民不說壞小言康纔見是三代英賢○知致選擇執勢去上聲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因勢之去留而嘆禮之急夫子又極言之先王制禮正承天道以治人情其得失係人生死不特失勢而已今以承治言之夫禮五惇五庸皆本天秩天敘而來九效地高下而爲尊卑效鬼神屈伸而爲報反皆是承天處達此于治人爲喪祭以明父子射御以序長幼冠昏以別男女朝聘以正君臣此皆承天治人之實聖人但以此禮示人天下國家之父子君臣等皆可得而正也本天三句是推禮根原達于二句是指禮實效喪祭八政正是本天敘地列鬼神處故聖人舉纔着人用禮上看聖人即謹禮君子即三代之英○敘效冠淮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極盡也偃欲盡聞前代之禮夫子言夏道無徵于杞僅得夏時一書殷道無徵于宋僅得坤乾一易夫坤乾首坤次乾坎歸藏之秘分爻立象窮造化之情有義存焉夏時歲月日時秩然有序甲乙先後井然不紊有等在焉曰義曰等吾但以二書之足徵者觀之而已若夫二代治天下之道非二書所能盡吾亦豈得而盡言之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禮雖備於后王而原上古制禮之初特始于飲食之間寓以自然之節耳是至禮即在日用常行不在高遠意禮始飲食何如上古鼎俎未具食但燔捭豚尊未具飲但汙杯聲容未具樂但蕢土然人心無僞雖簡陋如此一念誠意猶若可致敬于鬼神不特感人而已是上古無禮之文有禮之意后王不過因而飭之非禮始于飲食乎燔黍燒石加黍于上捭豚折肉加燒石上汙尊

用瓦缶次盛水漿飲以手掬飲以瓦缶土鼓蕢桴而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也然土爲鼓樂是飲食者故亦以飲食言敬神只論理不指祭祀此下又從上古源流說起到今○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足以致敬鬼神也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可

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言幽厲既傷則魯宜秉周禮今魯郊天禘祖非禮也周公禮樂之教至子孫而衰矣杞宋之郊因禹契是天子故命子孫世守其事蓋禮惟天子祭天地諸侯不然今魯非天子郊禘何爲周公所以衰也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爲大假祭自祝始嘏終中間禮節一依常事古法不敢僭分則內盡于己外盡于道有莫大之福矣○假卽嘏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大宗伯也藏在祝史是君臣昧禮何以照明醜拏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醜衆爵拏殷爵尸君君之尸天子備用四代禮器列國宜用時王之器今用醜拏以及于君尸是僭上也○醜盞拏假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冕祭冠弁皮弁以朝廷尊服國家武衛藏大夫之家是以

臣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家臣一人常兼數事祭器惟公孤全備大夫無田祿不設有田祿亦不全設周禮大夫有半縣之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是大夫祭不用樂今皆不然是僭亂也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離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對君之稱僕服役之名人臣有喪與新婚君期年不使纏人情也今衰服入朝將視朝如家與家臣齊齒將自蔑名分是皆君與臣共國○衰催離衆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之嫡長者繼統矣功德者命侯矣若無功德者亦分以畿內之田也大而諸侯不得同天子必有世功斯有采國矣下而大夫又不得同諸侯但養以采祿不割以采地矣是田也國也采也皆先王設爲有制之度上無過與下無過望者也○采菜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壞法亂紀廟尊于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史執簡記奉諱惡不敢以天子慢人宗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同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器有柄則舉君有禮則安凡幽明道法皆執此以運是乃君之大柄也何也物之似同不同爲嫌禮以辯別其界事之可見難見爲微禮以明著其儀天神人鬼禮以賓接致敬等威名分禮以考正無異仁義祖禮以別用不混五者皆政而君身安危繫焉禮以治而安之故爲君之大柄○儐檳

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倍明背竊陰竊肅峻敝敗列序也禮無上下之列法無一定之常宜乎士不脩職民心離叛也豈非疵病之國乎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敬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敬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身藏得其所則安政由禮出則精神固結脈絡流通乃君之所以藏身也蓋天敘天秩本有自然之政人君敦典庸禮皆本于天而效以降命耳降命何如命降于祭社則敬地之政效山澤高下而定貴賤也命降于祖廟則仁義之政效親疏尊祖

而制恩誼也命降于山川則興作之政因材木而制器用也命降于五祀則制度之政因宮室而辨等威也聖人法天爲政如此則事事皆愜宜適之極人人皆安性命之情安上治民莫善于此非聖人所爲藏身之固哉○叙效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法象莫大天地聖人參合其理變化莫大鬼神聖人並擬其妙皆以施命令之間爲治政用耳治政何如高下散殊質具有序天地鬼神之所存也聖人區處其序爲禮以教民則親疎有等貴賤有序政之辨上下者治矣周流同化氣行不乖天地鬼神之所樂也聖人玩索其和爲治以養民則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政之和上下者治矣然其本尤在君身故天有時地有利人生

于父成于師四者各不相兼惟人君正身脩德已無不正而后能因天因地而範圍不過作君作師而富教並加以用此四者故君者必立身于無過之地以正其身也能正身則眞能參並矣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言君當脩德立極爲人則效非則人爲人奉養非養人爲人服事非事人若則人則身非無過養人則勢不足供事人則降尊失禮是禮在上主倡如此百姓則從君之好遵道遵路以自治身供君之賦勞力食人以自安生盡君之事懋德懋功以自揚名是禮在下主隨如此故禮教自上達下名分素定則民皆安于則君養君事君之分寧死不敢犯矣○明即則字分去聲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多謀易詐勇多力易怒仁多愛易貪此亦中人用人當操縱有法使其長者得爲吾用其短者不得爲吾害是若其消而去之所謂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

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聖人能以天下中國爲一者非臆度之私也必知人人所向之情而開示以當然不易之義明其合義之利使趨達其失義之患使避然后情一則治無不一耳七情喜怒等生不待學十義如父慈子孝皆着在父子等人身上故謂人義此十義之人相信相和則爲大利所當趨相爭相奪則爲大患所當避聖人所以使人治情脩義趨利去害不過明禮而已蓋禮承天治人無過不及是貫于七情十義之中而爲興利除害之具者也然則一統必先治情而治情又豈外明禮也哉○耐能辟闢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該括七情故爲大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欲惡心藏

于內他人豈能測度蓋中節與否皆在心不在色所以難測耳惟禮可以一一窮之凡動作威儀合禮則美悖禮則惡禮脩則知其情治禮失則知其情亂也○度突見兜**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吾性仁禮乃天地之元亨吾性義智乃天地之利貞人非天地之德乎有性必有形其將形也陽變生陰以成形陰合生陽以成色非陰陽之交互爲運乎其既形也魂者鬼之盛而必附魄氣者神之盛而必依體魄非鬼神之會合爲一乎至五行雜運不齊惟人形生則惟正是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則惟清是五行之氣之秀也人得造化理氣之全如此**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天秉陽在上日星光垂于下是陽常下施地秉陰在下山川竅通於上是陰常上受陽變陰合故生水火

木金土之五行以布於春夏秋冬之四時至陰陽五行相得極和則日既隨氣以順軌而月自應日以生明是故自朔至望三其五則月與日遠正相對見其明全而光滿也自望至晦三其五則月與日近反相捨不見其光而明寂也此言五行本于天地又即月行以喻五行之和以起下文作則之意**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行運于四時爲十二月迭相終而還相始故動而不止恐五行無以成終乃春木王而夏火來竭之秋金王而冬水來竭之是見在者迭爲方來者所竭也五行所以一定不移也止而不生恐五行無以成始乃春木王而即爲夏火之木秋金王而即爲冬水之本是後來者旋以已往者爲本也五行所以生生不窮也五行終始之妙如此而得不爲人事取正之本乎○還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行感爲五聲寓于陰律陽律各六爲十二月之管而必旋相爲宮如黃鍾第一宮則林鍾之徵太簇之商南宮之羽姑洗之角皆屬焉以至二宮之林鍾又復太簇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而各有所屬之尊也太簇第三宮則南呂之徵姑洗之角應鍾之羽蕤賓之角皆統焉以至三宮之南呂又復蕤賓爲徵應鍾爲商夷則爲羽大呂爲角而轉有所統之君也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聲還相爲宮如此此楷調五味加滑則六樂言○還旋**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味六和爲十二月之食必還相爲質如春酸爲主而餘爲和夏苦爲主而餘皆佐○和調還旋**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五色並天玄則六章爲十二月衣相爲質如春衣青而以餘色間夏衣赤而以他色雜**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天地無心而理合於人則人性之寂即天地未發之心人性之感即天地已發之心也五行無端而氣生爲人則人之形生即五行陰氣之端人之神發即五行陽氣之端也既秉造化以有生不外造物以致養故五味食以養口五聲別以養耳五色被以養目皆五行之爲已**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天地

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因性依命本以作則也人情光明屬陽邪闇屬陰聖人以驗其善惡之端四時各有當爲聖人執其權柄教民立事日星各有遲速聖人占其纏次示民紀候十二月各有程限聖人定其常期使民限量鬼神有常不易聖人降命與鬼神相依爲徒五行因時異宜聖人取正與五行還相爲質聖人用禮義如成器以敘人倫以維政事也聖人治人情如治門使明義利使除患害也然一德孚而四靈有至也其立極瑞應如此天地爲本則萬事皆可舉行矣陰陽爲端則人情光明之善私暗之惡可覩矣四時爲柄則勤者常欲及時惰者無敢失時事皆隨時可勸矣日星爲紀候則先事不失太早後事不失太晚事皆隨日可列矣十二月爲限量則積日爲月而有月功積月爲歲而有歲功事功皆如樹藝之滋長矣降命與鬼神相依鬼神一定不變凡仁義與作制度之事亦常守不變制用與五行終始五行周復不窮凡食味被色別聲之事亦旋轉可復禮義爲器則治倫倫清治政政行事皆有成可考也人情爲田

則宿于其道止于其域人皆有奥可居也四靈爲畜則其長既至其屬皆至可供庖厨也○量諒復覆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鱗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翪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知吉凶龍能變化故謂四靈鮪大魚淰羣隊驚散之貌翪驚飛狘驚走龜前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鮪佑淰審翪翪狘暮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先王未祭用卜筮以定日列行禮之儀註方祭埋奠神之縮酌宣告神之詞說以此設爲定制是國有常禮子孫可爲世守凡同姓異姓之官各有御如序爵辨貴賤意禮樂器幣之事各有掌如序事辨賢意行禮之先後各有序如序昭穆序鹵意總見國之有禮如此瘞繒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禮教不達先王患此心何營何擾惟守君道之至正而已不惟行禮而任人又專不惟任人而身教又切何患禮教不達哉定天位就君位言本事如閨闥往來出入飲食光明之事守正即名執厥中意**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貨可極不愛寶無遺利也孝慈服天下皆服行孝慈也正法則貴賤法制無敢踰越也聖人之精禋類應如此而其禮義盡善可知義是祭之意義禮是祭之節文如所以定位所以本仁是義如禮行于郊禮行于廟是禮以此義理之精微者脩舉祭典將始終包舉無遺情文包涵無蓋是義之脩舉而禮之府藏也即于神人交應上見之不作推原看**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乙分而爲天**

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其官於天也至大曰大未分曰乙太極函三爲一渾淪未剖而禮實本于此何則太乙分爲天地之高卑轉爲陰陽之條舒變爲四時之錯行列爲鬼神之屈伸而禮已默寓於此聖人降之則謂典禮之命而其主宰皆在於法天而已其貴賤上下即法天地吉凶刑賞即法陰陽歲月久近即法四時報本反始即法鬼神所謂禮本太乙如此○太泰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上節言天是推禮之原此節又從天遞說到人身上方見切實意言禮必本于天秩天叙因地之動以作尊卑因五祀之列以示事爲變遷則從四時之久近分限則協十二月之舒條此皆天理而實已布濩于人身爲人事當然不易之約述禮運

義故行之必以貨力辭讓飲食而其行處不過冠以責成昏以著代喪以送終祭以追遠射以觀德御以執役朝以明分聘以通情皆切于人而不可缺是正居人之義而爲本天動地列事從時協分之實際者也○養字應作義字分去聲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義即禮之宜禮義治身心洽幽明通天人關係人身之大端竅也何則人有禮義所以講信脩睦于心固肌膚筋骸于身也所以養生送死于明事鬼神于幽也凡此正天道人情所在禮義以達天道以順人情使由禮義則通不由禮義則塞豈非人情出入之大竇乎禮切于用如此惟聖人知禮爲天道人情之不可已而用之不去也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禮內養莊敬之心外飾威儀之節人資以成德猶酒資麴糵以成味也禮切如此庸禮亦在乎人而已君子謹審節文而厚于禮即酒之醇者厚於麴糵小人肆欲妄行而薄于禮即酒之醨者薄于麴糵也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義在人心權度精切足爲事物之柄禮從義起品節詳明各有隆殺之序聖人講明義理使事有執持辨別禮度使行有次序此皆正以治人之情蓋聖人于人情猶農夫之于田其治之爲已任不治爲已辜不容辭也故人之情欲無窮必先以禮防範使不蕩熾猶以耒耜耕闢使不荒蕪也陳義以種之禮必有義雖習其事必明其義使知所以然則通曉理趣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播以嘉種則漸生萌芽也講學以耨之禮義固可治情然或氛拘物蔽而偏私易執則如草萊之害嘉種然必講明學問以去欲存理如農之耨學是逐事逐物仁則一以去草養苗也本仁以聚之學是逐事逐物仁則一渾淪之仁以凝聚此學使萬殊之理會歸一本如穀之熟而聚歛之也播樂以安之仁心德已全無可着力聖王惟播之樂使詠歌舞蹈以陶養德性消融渣滓而造自然之安如農之安於食而厭飫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無定在及酌而爲禮則經曲一定不易乃義之實體也故凡制禮苟質之天理而當合之人心而安雖先王未有此禮可以因義創起可見禮從義生也脩禮治情以此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約述禮運

逆施講仁之等不太過不及是得義矣則事有執持心有主宰可以萬變不移何強如之聖王陳義以此強就心上看不說勢力○分去聲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義于事無不宜而仁爲之本一德立而即化裁生也順于人無不諧而仁爲之體一心和而即百順應也若心體渾全有得于仁則居天爵之尊統天下之善凡衆理衆物皆莫能擱何尊如之聖王本仁以此尊亦就心裡看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總見治情當循其序以盡其功意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

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治情至安以樂能成已矣不能達於成物之順則分量未滿猶人食而弗肥今四體正膚革充爲身之肥而家國天下何獨不然如父子之慈孝兄弟之睦友夫婦之唱隨是和氣充正于家如大臣盡臣道而法小臣守名節而廉官職無侵無曠君臣交警交戒是元氣充正于國天子由仁義行以德爲所乘之車安仁和義以樂爲行車之御諸侯朝聘以時大夫等威相式士以信成不越民以睦守不爭此則宇宙聯屬一身元氣周流無礙天下極其肥矣順就大於此治情至大順天下皆相安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不知已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治至大順則安往不善事大而分辭別類之相間兩物連接相隨則先不得後後不妨先各迎而解不相及兩事一時俱動則彼宜于彼此宜于此各隨而處不相害此則一順可召百順不順亦化爲順正順之至也誠知此致順之原熟此保順之幾危亡何自而生致治未亂終可無亂保邦未危終可無危矣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

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以制禮之應儉而禮不豐貴者應隆而禮不殺此皆維持人情順言賤者保合不亂也以行政之順言聖王順民之居山不居川渚不居原以順地也入澤改火取金伐木和味必時以順天也合男女必當年頒爵位必當德用民必農隙以順人也故天地人之順亦應之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

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故承大順言不愛道百神受職也不愛寶百貨可極也不愛情物我皆孚也三才之應如此膏露以下瑞物之臻又如此是豈無故由聖王道化所感耳禮者義之實先王脩禮教於上則因時制宜義無不達信者順之本先王體實理於已則至誠動物順無不達故三才瑞物皆順之嗇發而此禮義信順其實根也鬯鬱鬯銀器丹甕之類車山車畨鉤不待揉治按結三句重在禮義上實體此禮義于已即信而人自協應于禮義即順故此順之實即頂上一順字去○椒菴

約述 禮運 六

禮器 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 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三者君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以禮治躬凡心身操攝如用器不離是能大備其行已之善行備即是德盛散殊即合統體也蓋禮者誠去僞能消人邪心之僞增人美質之誠禮有節有文能措之躬而容正施之事而行順在禮如此故其用在人也如竹箭有青皮足以致飾於外承措施言如松柏有心足以貞固於內承增什言此所以行備而德盛也大端猶大節松竹獨有此大節故貫四時而柯葉盛君子有禮故外諫皆和內親無怨

約述 禮器 一

物明歸仁神幽享德而用亦無不盛正見大備盛德之意○筠雲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忠信即人心主以無僞存以不欺是未形的理義從此生情生文故曰禮之本義理即禮制協義而起順理而施是已形的忠信從此情見禮文明故曰禮之文立本即在行處立不可分二時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行禮財物必因天之時取不愆期因地之利設必得當由是以順鬼神而享以合人

心而乎以理萬物而各得其性也然所以必順造化何哉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故當合天時地利各有所宜之產故當談地財以至官之協祭者巨細各因其能物之委曲者精麤各因其利皆不能強之使同若夫不順天地以致弗饗是鬼神不順也不順山澤君子謂不知禮是人心不合也萬物亦何出理乎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定數以國賦所入言凡祭祀賓客燕享皆舉一國賦稅之成數以爲行禮厚薄之常經常經何如一因地利地有廣狹禮之倫類準之地廣賦多者禮隆地狹賦少者禮降也一順天時歲有凶豐禮之厚薄準之年豐入盈禮必厚年凶入縮禮必薄也此正是制禮有節處故雖凶不懼常經之利于國何如哉○殺去聲

宜次之稱天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禮之大原出于天時則天之所運或因或革非人所能與也非禮之大乎若夫人道之自然次序爲順祭禮之各隨輕重爲體隨事合宜不得不然爲義稱其分守不敢不遵爲稱此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于時焉堯授舜舜授禹繼治道同湯放桀武王伐紂繼亂道異此皆天時之運也詩言文王作豐邑非急于成已之謀惟欲追先事以致孝耳當追而追亦禮之時而帝王可槩見矣○稱去聲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禘祫之事父子有坐立之道君臣有事使之義若此者天尊地卑祖尊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自然之倫而不可紊故曰順次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新郭社稷望祀山川事各不同廟祧壇墠之鬼六宗八埔之神祭各不同是皆隨其體之輕重而爲禮之大小天子體重禮隆諸侯體輕禮殺故曰體次之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喪有服器異數祭有牲器品等諸侯來朝爲賓壅餘厚大夫來聘爲客壅餘殺此皆遞事合義故曰宜次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羔豚四句泛指天子諸侯祀小助祭官少雖羔豚餕餘百官皆足祀大執事官多雖大牢享燕不必有餘此謂豐儉各稱大祀小祀之宜也諸侯分尊故龜次國疑圭中國信臺門壯國威大夫皆不得有言有無各稱有國有家之分也故曰稱次之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德厚者流光遠廟數多德薄者流光近廟數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天子朝食朝踐八豆二共二十有六國君相朝公朝事饋食各八是十有六侯朝事饋食各六是十有二諸臣相聘大聘上大夫半於諸公小聘下大夫半於諸侯總見位尊者食豐位卑者食儉如此

諸侯七介五牢大夫五介五牢諸侯朝天子其輔行有上介次介末介合爲七矣天子賜大牢之禮亦以七分隆故介牢亦隆也侯伯大夫爲君使聘於天子其輔行有七介次介末介降爲五矣天子賜大牢之禮亦以五分殺故介牢亦殺也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祫祭之席蒯藻茨蒲熊五重諸侯相朝惟蒯藻蒲三重降於天子也大夫行聘惟蒯藻再重又降於諸侯也

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諸侯朝大夫聘皆有介輔行天子無爲賓之義故巡狩但升自阼階即位

於堂而介不用社稷宗廟皆備物爲禮天無可報之德故冬至但特猶是陳而物不備是敬主敬天皆少爲貴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薦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腶醢天子適諸侯奉膳止一牛以天尊其君也諸侯相朝王君享卑惟酌鬱鬯之酒獻宜不用薦豆之薦朝禮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主君既酌鬱鬯酒又有腶醢聘禮殺相接以敬又以味也是天子少於諸侯諸侯少於大夫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公庭禮會君子食德故以厚無數每一餐輒告飽須勸侑乃又餐無數則不告飽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腹帶纓膺前染絲織劒皆駕路馬之飾五色匝曰就大路祭天者車朴素馬亦少飾次路雜用者車華諸侯之朝天子於王執圭於天馬亦多飾

圭璋特諸侯之朝天子於王執圭於天子執璋圭璋貴玉升堂特進

不儷以他物也鍚以首曰圭半圭曰璋琥璜爵天子諸侯享而獻宜琥以將繅璜以將繅琥璜次玉幣送酬幣而因以附進也琥爲虎形璜半環形

鬼神之祭單席鬼神異人而尊不假多席爲温

諸侯覲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大夫尊每人各一揖貴之旅者不問多少共一揖而已賤之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坫門外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主人貴者獻尸以一升之爵佐食賤者獻尸則以五升之散也皇尸尊者自飲舉三升之觶主人卑者自飲則舉四升之散也此祭禮用爵尚其小也以子男享禮言坫與壺飲諸臣者至適一石卑列門外壺止一石進列門內也子男自尊瓦甒止容五斗則設之在堂也此享禮設尊尚其小也○觶武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堂以章廉也隆於堂而漸殺于卑臺門以壯國體尊於尊而不及于卑非高爲貴乎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掬禁此以下爲貴也祭天至敬不爲壇惟掃地以祭天子諸侯分尊德亦尊不待酒禁故面尊而廢去其禁大夫側尊用無足之掬取其不流也士側尊用有足之禁取其不犯也有足高無足下廢禁則尤下此皆以下爲貴也本爲禁盛酒尊者因爲酒戒按面尊示專惠側尊示賓主共但此意不重重在貴下意○掬飲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君臣非冕服非盡飾不足爲貴天子服被以衮繪以龍極文明備變化也降而諸侯衮繡取爾大夫衮黻取黼士黑衣朱裳取質此其飾各以分而殺矣天子冕藻以朱綠旒以十二取陽明則天數也降而諸侯鷩冕九旒上大夫毳冕七旒下大夫絺冕五旒此其數各以等而殺矣服飾則君放而文臣放而不致冕飾則君取數之多臣取數之少是皆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椮杓此以素爲貴也祭天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至親無容篤于愛也大圭無琢刻之功美其質也太羹無鹽梅之和貴其質也大路則其飾朴素其席蒲越而金玉之飾莞簟之安

非所尚矣犧尊則其飾疏布其杓樺木而綠帨之美雖幾之飾非所尚此祭天事親皆素爲貴也○琢篆大太越活玉沙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引孔子言人行禮不可不省何也禮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也夫子言不豐卽此少小不素爲貴之謂言不殺卽此多大高文爲貴之謂皆言豐殺各稱其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當然而已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諸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指郊祀之禮多爲貴如物兼陰陽產備水陸此是用心于外以致備物也天地覆載之德陽以鼓出陰以鼓入發揚昭著偏滿萬物是太極之理已無不該故物之生成不可限量如此使非偏取天下之物則無以稱其德而報其功矣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制禮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也

德卽天地之大德曰生理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諸許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以少爲貴主於存誠物雖備而不貴此是用心於內也天地之德所以產萬物者隨在克周密緻無間也又無聲無臭至精而不粗不見不聞至微而不顯雖偏取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之微妙則豈得不以存誠爲貴乎是以行禮君子必以愼獨存誠爲極至也俱一時事言制禮不得不備而行禮自當存誠耳按致卽體物不遺意精微卽視不見聽不聞意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緒言聖人見天地之精微故尊其內心見天地之物博故樂其外心惟尊其內故少物亦足爲貴惟樂其外心故多物乃可爲美可見先王制禮宜少者不可過文惟稱其內心宜多者不可朴陋惟稱其外心也先王祀天地豈苟哉按尊字是主敬於中樂字是發散於外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君子通大夫以上言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云匹士攘者非其有而取謂之禮稱也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爲濫矣不稱也管仲鏤簋有雕鏤之飾朱紘之垂刻山於斗拱畫藻於短柱此皆天子之禮而管仲爲之濫謂濫而無制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潛衣纁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大夫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在俎不在豆此喻極小隘狹陋也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紀總衆目喻禮繁衆心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所以能此二者蓋得其道愼者戰之道如在者祭之道也君子曰祭祀不祈不慔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祭有常禮不可祈福祭有常時不可慔蚤葆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常制豈可過乎嘉事雖可善也而奠告自有常儀豈更設乎牲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薦各有定數不必以多品爲美也如是則內有以盡志外有以盡物而得乎禮之常也慔快褻長嘉事冠昏也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適子閔公立僖庶兄僖公立子文公祫祭太廟夏父弗綦爲宗伯移閔公置僖公下大閔

倍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今臣反居君上逆禮之大文仲爲大夫不能止其逆祀豈爲知禮○綦忌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此亦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凡祭火神則燔柴今弗綦爲禮官謂爨是火神遂燔柴祭之禮尸食竟宗婦祭熄爨烹者祭竈爨報其爲飲食之功是祭老婦也而非火神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耳安得燔柴也哉○奧字應作爨字下同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言禮猶人身之百體百體缺一何以成人設行禮不當亦與人體不備等矣何也禮有大者極規模之廣有小者盡

節目之詳有顯爲章程之著有微爲簡外之窺而設之當何如哉大者吾從其大不可損小者吾從其小不可以益顯而弗揜以飾其文微而弗大以存其誠如是則設當矣而當又本於敬故經曲雖煩極惟一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之當而不由敬乎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禮有用心於內則竭誠盡慎以致此心之嚴敬者皆眞誠之充塞於內有多大高文用心於外則章美以致儀文者皆眞誠之發見於外也惟敬一於誠所以設當而禮備也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撰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禮有直而行者情切於中文畧於外則徑行直情也至尊有所伸卑有所屈而委曲或殺其情非曲而殺乎有經而等者情所欲爲理有可爲則貴賤通行也至貴在所隆賤在所殺乃順等討去其禮非順而討乎至若取在上之惠施播于人推卑者之分進行尊禮此恩義之通于上下也至若尊者盡飾必放象而致其文卑者存分雖倣象而殺其文此名器之班于上下也又有順而撰者其分雖卑其禮則拾取乎尊不爲僭也總見禮之隨宜而不執一如此○撰叉放倣撰遮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

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不變者也故民亦共由不變何以見之夏尚青殷尚素而尚色之禮則夏造殷因殷事尸簋周加坐又加詔侑多人而事尸之禮則殷亦如周二者同而大無不同矣所以然者其道一耳道者天命人心之正事物當然之理乃禮之大原也道一而禮以修道者又豈不一哉詔者告尸威儀侑者勸尸飲食無方不止一人○侑又武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夏禮以尸人也不可久坐神位故飲食暫坐若不飲食則立俟祭終殷以尸本神象雖無事亦坐然未必詔侑無方周旅酬六尸魯子曰周禮其猶醹與周禮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酬酢致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魯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醹與醹斂錢共飲酒也錢之飲均則酒之飲亦均此六尸旅酬如醹飲之均平承上言周異於殷不但詔侑無方又有旅酬六尸之禮而引魯子以美之見周文之郁郁也○醹巨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凡行禮用物近人情之所嗜好則非極至郊祭天先薦血大饗祫祭宗廟則迎尸時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五祀則血腥與爓同薦一獻祭羣小祀則用熟肉無血腥爓三者血腥皆尚氣而血尤全乎天爓熟皆尚味而熟尤近乎人是禮漸

中則於人情漸近也○燭潛孰熟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君子行禮必漸次不迫委曲有文此非作意致情也益誠敬始於先王制禮之不容已故守不敢廢也賓至大門上介次介末介傳命入以伸賓情末介次介上介傳命出以伸主情然後始相見若無漸次則太蹙而無禮文賓入門時賓有禮辭固辭終辭而致敬于主主有禮讓固讓終讓而致敬于賓然後會廟中若無辭讓則大蹙而無禮容總見相見行禮以漸如此正豫爲誠敬而遵夫古也豈作意哉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

三日宿愼之至也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魯人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先於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庠沱川之小者從祀河配林山之小者從祀泰山繫繫牲於滌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方祭而先有所事未祭而繫牲齋戒皆行之有漸次者敬愼之極致也○頖泮惡澤池沱川之小者從祀河配林山之小者從祀泰山繫繫牲於滌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方祭而先然後郊也庠沱川之小者從祀河配林山之小者從祀泰山繫繫牲於滌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方祭而先有所事未祭而繫牲齋戒皆行之有漸次者敬愼之極致也○頖泮惡澤池沱賓主相見有擯以詔威儀樂工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賓主相見有擯以扶行步夫擯輔而後禮行相輔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是爲溫藉溫和之至與慈慶迪異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反古復之以盡心無虧禮制存於古從今恐失禮脩舉之以遵制無忮是皆不忘其天命聖制之初也下二句言反本之事內事擗踊哭泣不必詔告發於愛親本然之至情也朝事養老賓賢必用樂歌咏舞象用之養老閒歌合樂用之賓賢亦以愜老親賢本心之願望也二者內盡其心故爲文本我逐末恐流禮反復之以盡心無虧禮制存於古從今恐失禮脩舉之以遵制無忮是皆不忘其天命聖制之初也下二句言反本之事內事擗踊哭泣不必詔告發於愛親本然之至情也朝事養老賓賢必用樂歌咏舞象用之養老閒歌合樂用之賓賢亦以愜老親賢本心之願望也二者內盡其心故爲文本

禮醴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此節脩古之事郊廟雖有酒醴之設更上古玄水不用割刀之利更用古鸞刀不用莞簟之安惟設古藁鞂鸞鈴也刀環有鈴割肉欲中音節莞蒲簟竹藁鞂去穅之稈○藁稿鞂吉者反本脩古則學禮者可稱述之以爲持循之地而進爲不厭矣古本人心所同明其主則可詳說反約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制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脅中無禮之節文雖日見人行禮不能審其所行之得失欲事事格物窮理而不由禮爲權衡亦無所據以明其事理之是非故自己作事而

不執禮則放蕩無檢自己出言而不本禮則虛誕無根可見禮是觀人脩己範圍極至之道致者不可易之謂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嘗壹焉財物牲幣黍稷致推行也先王制禮必因天地財物而用以致報本盡誠之義致義何如爲郊雩必順起蟄龍見之天時而烟埋禮行爲朝夕必放春分秋嘗之日月而牲玉興備爲高而用物貍祭必於丘陵之高爲下而備物沉祭必于川澤之深先王之制禮因物如此而義果安在正以財物滋於雨澤而雨澤出於天地故當天時之雨澤君子仰知天地發生之功于此乎勉勉不已也此心有默契無間者而得不用物行祭以致報天報地之義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

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平日崇上尊敬委任則不患無助祭之官矣及將祭也舉此等賢而置助祭執事之列又聚此等衆而誓太廟庫門之中于是因天有功而郊事天于國丘因地有功而社享地于方澤巡守至方嶽名山因升進此方諸侯平成之治功以告天五年外祭也吉土王者卜都之地兆於南郊歲有常禮二至內祭也惟德格天惟誠動物而鳳凰龜龍地物而屬於人者則皆至風雨寒暑天氣而妙於神者則皆和是聖人止南面無爲而瑞物休徵即爲天下大治之象矣○假格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疊

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疊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天地陰陽肇聖人之禮樂不言自章是至教聖人禮樂法天道之陰陽與天地合是至德此說得廣下即諸侯時祭一端明之堂上疊尊設在阼犧尊設在西堂下縣鼓大在西應鼓小在東蓋地道尚西禮尊時制樂尊先倡故皆西也君爲祭主于外在阼夫人爲祭主于內在房蓋大明生天地之東此陽分爲夫位月明生輪郭之西此陰分爲婦位也君雖在東而西酌犧尊以行初獻禮夫人雖在西而東酌疊尊以行亞獻禮則禮交動于堂上矣縣鼓在西爲應鼓倡應鼓在東爲縣鼓和則樂交應乎堂下矣禮樂不交不可言和禮樂獨交不可言至今禮既交動樂又交應則禮和而資以樂樂和而資以禮一天地之訢合而陰陽之相得故曰和之至聖人至德如此而天道不教可知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郊禮反物所自生廟禮反人所自生也文樂樂文德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故先王制禮或以節報天之事或以節報親之事皆爲反生用脩樂或以道繼治之志或以道撥亂之志皆爲樂成用禮樂有本如此故觀禮序樂和而世治可知觀禮愚樂淫而世亂可知蘧伯玉曰君子之人明睿洞達故觀工之器而知巧與不巧觀人之發動而知智與不智然則觀禮樂而豈不知治亂者乎禮

樂有關治亂故曰君子愼其與人之禮必使足以節事而爲治世之典章愼其與人之樂必使足以道志而爲治世之節奏猶工之愼器人之愼發否則與亂同事而可乎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太廟指祢宮敬包下內外始終意未祭時君親牽牲入廟大夫執幣從君告神納牲之敬也朝踐薦血腥時君親割牲肝祭神於室夫人薦盎齊敬以神道也饋食薦熟時君親割牲體夫人薦酒敬以人道也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卿大夫從其外官命婦從其內官斯時主祭君夫人洞洞其敬徹表裏也屬屬其忠慥久暫也勿勿其欲其饗皆欲神之享也享即享上牲酒○屬祝

納牲詔於庭盆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

三詔皆不同位蓋求道而未之得也 即首節所行之禮而指其位納牲詔於庭卽牽牲薦幣之時血毛詔於室卽制祭薦盎之時煮定詔于堂卽割牲薦酒之時三詔皆不同位何哉鬼神無方體之可憑恐庭求未得又之室室求未得又之堂也求神何其敬哉 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正祭薦血腥爛則于堂祭畢明日繹祭則于外祭又不同地何哉古語以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享于彼乎享于此乎故設之不一處也享神何其敬哉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此諸侯通行禮羣小祀一獻其神最卑故其文質畧社稷五祀之三獻其神稍尊故其禮文飭四望山川之五獻其神又尊故禮節詳盛先公之七獻其神獨尊故禮重心肅懇如在之誠也總見因尊卑而爲隆殺如此禮指品物心指誠敬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遠

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王者三年祫祭合羣廟之主合食太廟曰大享報本獨隆禮文大備乃天子獨行之事非諸侯敢望與牲腊實於鼎俎皆四海九州美味而非一方之貢也水土實於籩豆皆四時和氣所生而非食味之羞也侯邦貢金納太廟之中以示諸侯親附之誠諸侯朝璧加束帛之上以尊玉有可貴之德龜獨列在前以吉凶之先知故尊之也金卽次於後示人情同欲故次之也丹漆絲纊竹箭具陳以天下之財爲天下公共非侯邦專私也蠻夷無常貨各以所有貢而必陳示異類咸賓而能致遠方之物也諸侯助祭而出樂工歌陔夏以送則又使宴安不亂也陳列盡華夷之產而博施備物駿奔脅侯服之義而節文終遂乃王者重大之禮而非羣祀之可同也故曰王事籩實如棗栗菱芡豆實如菖本茆菹赤爲丹黑爲漆荊充所貢繅爲絲木繅爲纊豫州所貢竹箭揚州所貢其餘無常貢如赤豹黃熊文犀象齒○腊作見現肆陔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覩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祀帝于郊如駈犢陶匏此則至敬無文爲無窮爲仁之至喪禮身郭所附者莫非誠信故爲忠歛斂壁服器全備者莫非親愛故爲仁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皆有燕享享則賓客用幣于王燕則王用幣于賓客此盡誠存于中幣將于外乃上交下交之敬宜然故曰義之至總是禮之所陳皆道之所寓如此愼終追遠莫非仁事天敬賓莫非義故君子

欲觀仁之愛必以廟祭親喪之禮爲本欲觀義之敬必以郊祭賓客之禮爲本也按本乃大端不可作根本之本道無形難知禮有迹易見故禮爲觀仁義之本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甘者五味之本有甘而後可受諸物之和白者五色之本有白而後可受諸物之采忠信者禮之本必一誠貫徹于心身而後于禮有躬行實體之功苟人非忠信則禮不可僞行是以必得其忠信之人爲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故善議禮禮之議也貴能行不貴徒長言語者或誠敬之未全故一獻小禮亦不足行使能一獻矣不能行祫祭之禮能達于畀不能達于

鬼也能大享矣不能行祀五帝之禮能脩內神不能
欽外神也大旅具矣不能祀天之禮能享人鬼不能
格天神也總見禮愈大則行愈難如此徒言既不能
行禮其可輕議乎必行禮有實踐而後議禮爲得眞
也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
臨祭其爲不敬大矣闇昧爽以前及繼燭總見禮文太煩他日祭子路
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
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與祭犨之以速朝踐
事神于室時戶內人與戶外之人交相接饋食薦
，于堂時階上人與階下之人交相受饋正明不必
或爽晏朝不必繼燭蓋去煩文而全恭敬則得禮之
本救時弊而全古道則權禮之宜故取其知禮亦不
得已之意

禮書 十六

約述

郊特牲 此篇皆記祭事而雜冠昏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鼎諸侯
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
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特牲卽小犢互言之郊天與膳天子皆貴特犢不貴太牢以特
犢無牝牡情僞可將吾心之誠也故牲孕則弗食弗祭安得不貴特犢乎大路繁纓一就
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羹腥三獻爓一獻孰至
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大路祭天繁纓止一就先路祭廟則三就次路櫟用則五
就至敬不貴文而貴質也郊祭天先薦血大享祭宗
廟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爓同薦一獻羣小祀則
止熟肉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繁纓燭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

約述 郊特牲 一

也大饗尚腒脩而已矣諸侯來朝爲賓天子旣享而
祼使宗伯酌鬱鬯以祼非無酒醴以鬱鬯有芬芳之臭也旣朝而享其列饌尚腒
脩于前非無太牢以腒脩無豐厚之味也貴臭不享
味如此腊加薑桂曰腒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
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兩君來朝相享主君三
重席而受客之酢君席
本三兩君相敵故耳若享聘卿之介主君則專席而
受介之酢蓋介席惟專彼已爲賓故降君席以就其
卑也饗帝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
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
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
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春享孤子春禴宗廟皆用
樂秋食耆老秋嘗宗廟皆

無樂是順陰陽之義也下正詳之凡飲漿酒醴酏清虛以養陽氣凡食黍稷稻粱實濁以養陰氣故春論王灌獻秋嘗王饋食春享孤子王酒秋食者老王飯禮雖不同其爲養陰養陽之義則一也然食常無樂異於享禘之有樂正以享禴王飲養陽故有樂以順陽食嘗王食養陰氣故無聲以順陰也凡聲宣暢法氣之行於天屬陽故用之享禴以陽從陽耳若食嘗養陰安得有樂哉○禘禴食士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祭器自一鼎至九數皆奇俎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數皆偶籩亦如之皆何義也鼎俎天產屬陽當用陽之奇籩豆地產屬陰當用陰之偶也祭品惟水惟土常褻不用或水或土多品不一又何義也不褻是以盡志交神多品是以盡物交神也○奇歟旦神

宥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關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諸侯來朝爲賓肆夏周頌式序在位莫不震疊之章宥饗禮入廟門燕禮入寢門時樂工歌此詩延進之示和易中有嚴敬之意也賓至庭而樂作受獻卒爵而樂止主受酢而樂作飲酢卒爵而樂止一作一止和樂而不流故孔子屢歎美之獻酬既畢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賓主仁義之德也歌清廟者位在堂上以匏竹吹象武者位在堂下人聲自然可貴故上之也燕享禮樂如此而豈無百哉凡肆夏聲歌匏竹皆屬樂樂主宣暢是由陽來也凡入門卒爵奠酬皆屬禮禮主收斂是由陰作也惟人心悄意安舒志氣收斂一天地之陰陽相濟則陽和而樂亦和雖聲容萬奏莫不盡善盡美陰和而禮亦和斯經緯萬動莫不卒度卒獲何燕享之不得乎○肆陔易奠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筮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加璧往德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蓋以地產各有所宜所以別之上不責所無下不私所有也地里各有遠近所以節之邇者入貢常先遠者入貢常後也此統言其義下又分什之龜知吉凶故先而列庭實之前金鍾示和故次而參居庭實之間諸侯鞹贊以虎豹之皮表天子德威能服四方威猛之人也諸侯加璧於束帛之上表天子德盛往進此比德之玉也此待侯邦禮于其制貢見體恤之周於其陳貢見好尚之正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中設燎以照來朝天子百公五十侯伯三十今皆百燎自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太射公卽席奏肆夏燕享賓入門奏肆夏皆非大夫今僭自晉趙文子名武始

桓公僭禮文子僭樂濫觴一時遺譏萬世記追其始欲人正其失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二君也大夫從君朝覲以已物私覿主國之私覿所以代君申信若從君覲輒行則不當私覿所以專敬已君今時從行私覿何爲于諸侯之庭哉所以不私覿爲致敬者何也人臣無外交不敢二心于吾君也今私覿是二君故非禮○使恕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大夫富強具享以臣召君非禮也大夫強僭不得已而殺是斷以大義也三桓桓公子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弟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酖叔牙立般其後慶父賊般季友討慶父此皆殺大夫之事天子

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適臣卽升主階是不以客自處也覲禮見不下堂亦不以客待臣矣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諸侯樂當軒縣牲從時王擊惟石磬舞不朱干設錫冕服不乘殷輅今皆僭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皆懸軒縣二面錫盾背金飾白牡大路皆殷制○玄錫陽 臺門而旅樹反坫繅藉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臺門牡國體也旅道樹屏蔽內外也坫在兩楹兩君獻酬禮畢反爵於上也中衣朝服祭服裏衣刺繡黼爲領染丹朱爲緣也四者皆諸侯禮而大夫僭之 故天子微諸侯

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以等尚勢以貨以利尚財諸侯祖雖出天子惟推始封之君爲始祖廟不敢祖天子大夫祖雖出諸侯惟本始爵之祖爲別子廟不敢祖諸侯凡僭天子諸侯之禮樂皆因祖爲天子諸侯故用之今旣不祖則無可僭三桓立桓公廟僭之始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天子封紀宋存其天子禮樂以二代功德未泯猶尊敬不忘也然尊賢雖厚不過二代前此德遠但以義也猶字有可已猶不已意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寓他國他國不敢以爲臣寓公死則臣其子不繼世此又厚而不過之意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君尊天命德貴陽明故南面向陽示必憲天出治以荅其陽臣行君令道貴陰順故北面向君示必奉公守職以荅其君○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與君同在一國欲避其嫌故簡其禮○辟避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也弗親使人獻不面拜止拜受于使拜獻拜受君必荅拜恐煩君故簡也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禓逐疫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立阼安先祖五祀之神○禓傷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射之用樂循樂聲之作止爲發矢之疏數也專聽專射皆不難惟射時心存中鵠又何以聽樂之音節聽時心切審音又何以中射之正鵠此非比禮比樂得心應手之賢者不能也 孔子曰士

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始生懸弧志天地四方今不能則愧此義故但辭疾○縣玄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三日致齊精明其慮聽樂則散於義何居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繹祭是尸當在廟門外西堂祊祭是室內求神當在廟門外西室東方朝時而市當在市內近東今皆失其地故議之○朝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地秉陰生物非社陰氣無所附麗立社正以祭主土之神而爲陰氣主也立意如此其禮何如祭設主壇上北面君南向荅陰冀其來享也陽始于甲物生地雖成物始事在陽社用甲日以厚其始也陰終于辛物成天雖生物終事在地故郊又用辛以要其

終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天子社王天下土神爲大社不屋受霜露以達肅殺之氣受風雨以達發生之氣使天生地成也下及諸侯社殷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地道至大百姓日用不知聖人立社祭地以神明其道也神道何如地載物生財天垂象示法故人利用厚生者取地興事制器者法天是天不言有教可尊地不動有養可親也地道同天如此故郊既報天矣尤制社教民善其報地之禮焉家則卿大夫主祭中雷國則天子諸侯主祭社示地爲載物生財之本也社非神地之道乎唯爲社事單出

里單盡也一里盡出供事不愛情○單丹力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因邑爲丘四丘爲乘不愛盡供不愛財地爲載物生財之本而人取財利用之始故酬之以禮而報其本追之以心而反其始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季春可蒐出火焚草以蒐然後簡選車器之弊壞歷稽六伍之行列君親誓衆于社以習軍旅居左者從左門出居右者從右門出也司馬息鐸六軍皆坐司馬振鐸六軍皆起也此皆習熟變動之節預嫻攻伐之方是習民于變如此當驅逐時示流動之禽既獲以利定殺獲之命又限以制求過民之欲志而君亦不貪多取是獲性以禮如此此習變者爲節制之兵而戰功成有禮者爲誠敬之物而祭神格也先王之蒐禮如此○鹽艷天子適四方先柴巡守祭天燔柴告至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冬至日短已極今漸初長陽長生物始此祭迎其至報資始之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天至大報天至大報然天尊可祀之以道不可主之以事故主日以天表陽日即陽精也天與日皆陽南爲正陽故壇兆在南郊就陽位也不壇不坎掃地而祭貴其質素自然也盛酒用陶酌酒用匏陶合火土匏受形氣象天地自然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

以至祭名郊兆設于郊燔柴燔於郊也牲用騂周代所尚也用犢未有牝牡之情也用辛非徒以陽極于辛而物成也周始郊適遇冬至是辛日故仍之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滌牲將用取龜卜吉未卜用龜卜于禰廟益祖能始事禀命致尊禰卜之日王能成事親用致親也事親如事天如此一卜可卽以祭事誓戒百官王親立聽受益君未知統善當受教未知改過當受諫此寓其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有司以王當誓戒臣者獻王親誓百官與姓之臣疎則王誓庫門之外百姓同姓之臣親則王誓太廟之內誓之欲其存誠未祭致謹當祭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宗伯報日時之早晚宗祝報牲事之具備王皆盛服以聽其尊天至矣天子盡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示民嚴上也不哭不服掃道鄉燭皆不待上命是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敬天亦以敬上矣○汜泛祭服有衮繡以日月星辰即四象之麗於天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三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祭冠有冕玉藻以十二旒即暮月之適于天也車乘木輅不雕不飾貴合天質矣旂十二旒龍章日月象繪天文矣夫四象之著明四序之得數質以爲天然龍以爲變化皆天道垂象之自然也而聖人之衮冕車旂咸取則焉則是郊雖以報本反始而儀物之用誰非顯明其天道乎道合則心合又不但報功已帝牢不吉

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以后稷配故有帝牛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帝天神尊必在滌致敬稷人鬼親但偶具亦可天者物之祖祖者人之天功同故報同也是郊不惟報天而兼報祖不但報祖而至推祖配天故爲大報本反始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天子大蜡禮八其制自堯始爲而果何義故義取求索其神也歲十二月萬物合聚收藏歸報復命聖人欲報神之有功者而索以享之也○蜡作者其蜡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嘗也祭百種以報嘗也以八神言祭必有主主者先嘗神農必有配配者司嘗后稷益二神或始耒耜或教播種皆司百種之神故祭以報其稼穡之功耳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是古田畯有功于農者郵表畷農所居處猫虎能除害稼皆祭之祭報是仁人物兼報各無遺漏是仁至當祭是義先人后物各有等殺是義盡○畷陋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使猶川猫虎除害故迎尸作爲猫虎之像而祭坊隄能蓄水亦能障水庸溝能受水亦能洩水皆農與利禦害之事故祭報其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蜡祭必有祝詞祝告神曰土爰稼穡欲各安所無崩水潤稼穡欲永歸壑無溢昆虫食稼欲常毋作草木妨稼欲常歸澤不特今歲然而來歲亦然皆以報其終而新其始也祝神如此則昆虫亦在祭中可知此爲八蜡○

毋無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物助成歲功者歲終而老故祭服皮弁素服以送之喪殺言殺于喪禮仁主報功今遍祭人物是仁至義主合宜今送終喪殺是義盡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蜡畢腊祭先祖五祀服黃衣黃冠以示農夫終歲勤動至此當息故服其服以息之也黃土色上爰稼穡故野夫常服息農亦是寫意不指勞酒言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蜡獵時諸侯貢禽助祭屬大羅氏掌使臣草笠野服寓重農之意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貢使反王命羅氏出田獵之蒐鹿與女田之俘女賜諸侯使歸告曰好田好女必

如此爾可不重農爲國哉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又使告曰天子惟瓜華薄物不可收斂則樹其餘歸貢歸賦王無私藏爾可不恤民公利哉華果蓏木生曰果蔓生曰蓏○種踵蓏宇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先王使侯國皆蜡以記四方之豐凶凶年蜡不通行謹民用財以與同憂也豐年通行示財稍可寬縱民飲酒以與同樂也蜡后五穀皆收民可休息無事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移肆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諸侯常進饋食之恒豆菹則菅本茆菹皆水草和氣醢則兎醢鴈醢皆陸產之物也恒豆極水陸之品如此祭末酳尸加豆其

菹菁韭皆陸產其醢鼈魚皆水物也加豆盡侯國之美如此○菹苴遵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著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以廟祭言遵豆雖多品皆非褻味交神不以味也然則卷冕路車不供玩好舞容壯麗不爲娛樂廟貌不可安處器用不可便利正爲物遠人則敬近人則褻所以交神明不可同於人所安所樂之義耳○耆嗜卷衮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爻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

黃目以尊飾言中明是什黃目之義上尊列于祭尊上夫黃屬土爲中央正色有中義焉目以水爲體以火爲用質清而氣明有清明義焉今尊飾此言酌鬱鬯之酒于此尊中而清明之氣達於尊外爲可薦馨降神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大羹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郊則貴掃地之質至敬不事文飾也貴煎鹽之天產至禮不近人情也腊則不用割刀而貴鸞刀之義益專於和則牽專於斷則劇今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是廉而不劌和而不流之義具在其中故貴之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前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齊則緇冠今用初加示不忘古是冠用布弁圍髮因綴以固冠無垂下之綏其綏凡

子曰我未前聞明不當緩也夫既存古而不用飾則初冠暫用冠畢即棄亦可見常冠不必拘用布與無緌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此適子冠之冠禮阼階主位明將代父爲主也酌無酬酢曰醮客位尊加其有成人之道也始而緇布次加皮弁而精次加爵弁而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是喻使擴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既冠稱字待以成人敬其名不呼也喻志即初加棄幼志再加淑慎爾德三加成其厥德○適的醮照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始加緇布冠但三代名形不同委安言安正容貌也章明言表明丈夫也毋發聲追椎以其形名之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每曰道○毋牟追堆周弁殷冔夏收此三加爵弁之言樂大也冔之言憮罩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冔詞三王共皮弁素積此再加之冠弁用白鹿之皮案素爲尚服用白衣之裳而辟積其要三代所同如此辟積謂疊幅也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弁命以形名異所以趨時質共所以立本○積注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亡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冠惟士禮上下通行而無大夫禮古五十爲大夫則正未仕之時諸侯亦無冠禮有于夏末非古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承上言天子亦無冠禮其太子冠止行士禮蓋天下無生而即貴如繼世立諸侯是象其先世之賢以大夫爵人是因德大小爲上中下之殺若行天子冠禮是不必賢德生而貴矣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義者精微之理數者多寡厚薄之數敬守敬以守之爲脩己治人之要也凡禮所以尊守於人非尊器數尊其意義耳若失義陳數特祝史事豈君子所尊哉數粗易陳義精難知誠與知而明諸心敬守而體諸身則以此義立天德即以此義行王道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義之當尊如此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猶男女合而后萬世始昏禮正所以合男女始萬世故不可不愼重之取異姓是託遠嫌之義而厚重其有別也將幣必誠心脩詞必腆善辭腆是教婦正直幣誠是告婦誠信使婦實能盡

紀述 郊特牲 十二

事人之道實能有爲婦之德也齊謂共牢同尊卑壹齊無改正直信之義○取娶遠去聲別蟹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男子親迎而男車先女此是剛先柔之義蓋陽施陰受天嘗先地君令臣共君嘗先臣與剛之先柔其義一也男奠雁爲贄而后相見此是敬以明別有別則一本相生而父子親由親及疎厚薄得宜是義因義親疎爲節文隆殺是禮禮達分定萬物各止于親義而安章別之義如此無別承章別無義承剛柔言皆非人道○迎先俱去聲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

紀述 郊特牲 十三

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婿親迎車授女以綏是親愛之義已親其婦乃使婦親已也敬以致親恩義兼盡聖王治天下令敬同愛皆此道也親御之義如此出大門而男先女後夫婦叚隨之義自此始也婦乘陰順從人爲義故有三從夫者丈夫美稱丈夫者智足帥人不制于人今出門而先以示帥也先後之義如此○先知皆去聲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祖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親迎服玄冕未親迎先齊戒此是事陰陽鬼神之道蓋昏禮求助祭爲祖稷主求合姓爲先祖后安得不以敬祖稷先祖者敬之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

約述 郊特牲 十四

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共食牲牢是同尊卑婦人爵齒皆從夫故食亦同也食器陶匏是太古所尚禮故三王作牢禮用之重古質也饋食則卒餕餘親以恩也降階則就主階授以室也不用樂不以陽事干陰也不賀代父次序不忍賀也○餕俊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有虞氏祭宗廟以鬼神享敬不享味故用氣爲尚朝踐先薦血次薦腥饋食又薦爓爓氣不如腥之全腥氣不如血之幽是皆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殷人以聲音爲可久臭味未成則先蕩聲作樂樂三終然後迎牲行禮蓋鬼神潛天潛地惟聲音感通無間故欲以此號聲詔告于天地之間而求使來享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周人以臭能達上下故求神尚臭當牲未殺灌以鬯酒香氣既盛擣合鬱汁香氣益滋使求神于陰者足達陰泉矣灌必有瓚柄用圭璋此玉鬳精英之氣故用之其迎牲皆在灌鬯之後用鬯是致鬯氣於陰也用玉是致玉氣于陰也求陰如此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凡祭愼諸此以求陽言蕭蒿草與脂膋合燒爐炭是以臭求陽者氣達牆屋矣然果何時邪薦熟奠爵之後炳蕭合羶即此時也三代各

約述 郊特牲 十五

尚如此其心則無不致慎虞愼尚氣殷愼尚聲周愼尚臭其盡志者無不一也○炳劣羶薌鄉香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三代求諸陰陽以人死魂氣屬陽歸天魄氣屬陰歸地故祭必求陰陽以報魂魄也殷人非不求陰但聲先達陽周人非不求陽但臭先達陰既求神于陰陽所求又豈止一處哉朝事時則詔祝于室灌鬯后則坐尸于堂殺牲則用于庭牲首則升于室薦熟正祭則祝于主求神索祭則祝于祊是何祭而漸遠以鬼神無形與聲其在此堂乎其在彼室乎其遠諸人而在門外乎皆不可知故堂室既祭又

祭於祊庶幾曰其求諸遠而得之與是求遠近之義如此按祊祭有二一是正祭之日求神廟門內一是祭之明日繹祭廟門外○遠去聲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

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祭血何物有血有氣乃生而血也氣滋祭之表氣之盛也祭肺肝心何肺金氣肝木氣心火氣所舍祭之貴氣主也尸飧祭時薦列黍稷又加肺正祭時尊設五齊又加明水何祖考形魄歸地屬陰故以金水之陰物報陰靈也尸未入室時取膟膋合蕭稷陽物共燔俟入室時取牲首陽體升於神座何祖考魂氣歸天屬陽故以黍稷牲首之陽物報陽靈也祭尚明水尚涗齊何貴其新潔可將精明之心也凡涗齊謂沛瀝五齊皆以水和解而使之清是主人之心自新之也凡明水謂陰鑑所取月中之水出于鑑至潔淨生于月至明著由主人之自心潔著此水也此所以貴新也五齊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齊剂臍律膋燔燔烝涗稅齊劑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袒服也稽首服之

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

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君事尸再拜稽首又肉袒親割是敬之至也凡言敬至言則服順於親也今謚體下拜是心服頭手俱至地是心服加甚又肉袒露體是服之內外謂盡無遺也非敬之至而何士祭祝詞於祖稱孝孫於禰稱孝子是以祭義稱之蓋祭主追養繼孝也諸侯卿大夫之祭祝詞稱曾孫某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受自魯祖故稱魯孫示不墜先業也祭有相惟詔尸以飲食之節不詔以辭讓蓋主人事尸自內致敬自外盡善而已尸爲祖考無所事讓故不告讓也○相去聲腥肆爓爇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尊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肆解脅熟朝踐進腥體又進解骴饋食進湯沉又進熟肉以神氣何所享不可必知主人特自盡敬心就養無方而已尸即席舉尊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委安其坐古者尸無事皆立有事飲食始坐故當拜安也設尸以象神象祖則爲祖尸象禰則爲禰尸也設祝以傳尸主之命祝以孝告尸嘏以慈告主也○肆剔縮酌用茅明酌也明酌事酒爲事新燔爇祭假作其色清明濁必涕之而後可斟酌其涕用白茅以藉用事酒以和腥至濁者亦清可爲朝踐之用矣用字貫下○醆酒泲于清汁獻泲于醆酒醆酒益齊泲醴齊至涕也清酒冬醸夏成汁獻釀秬鬯爲酒鬱金爲汁和以益齊摩莎涕之出其香汁益齊差清其涕不用白茅惟和以清酒庶羞清者益清可爲饋食之奠矣鬱鬯至尊其涕不用清酒惟泲以益齊庶以卑和尊可爲祼獻之用醴齊益齊次故涕以事酒清酒之卑鬱鬯尊故涕以益齊之次皆卑者致和尊者受和○醆盡泲我以

莎猶明清與醆酒于醴潛之酒也三酒漸法雖不同猶今人漸明酒清酒醴酒必先和以舊醳之酒其法一也醳舊釀醇酒○澤亦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祭各有義有祈有然之福有報已然之功有用弭將然之患無非爲民意由用也○辟弭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用玄衣玄冠順幽陰以致思也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故齊三日如見容貌顏色乃齊之誠也

玉藻此記天子諸侯服冕物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天子以玉貫五旒垂而綴者前後十二延覆其上者玄表纁裏也畫龍爲衮章各十二繪于衣者日月與龍並耀刺于裳者藻粉與龍相映也天子服此何以哉以祭七廟之先王其禮隆故其服文也○邃粹卷衮玄冕其衣玄色無文

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其裳刺繡爲飾前後三旒上下一章天子服此春分朝日於東門外之王宮日出自東也月朔聽朔于南門外之明堂日月交於朔閏月則閨門左扉立于其陰陽交于南也○端作冕

中閏月非正積氣盈朔虛而成天子閨明堂門之左扉立于右中門非正室右非正陽以非常月故易常處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

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皮弁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天子以日視朝重民事遂以朝服食不敢慢所養日中餕朝食之餘不敢厚所養奏樂侑食以助心氣常日少牢不豐朔月大牢不儉五飲上水貴本始漿酒醴酏卒

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乍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玄端冠則玄服則緇衣素裳天子卒食服以私居以幽陰宜於向晦耳然豈以燕居而可肆乎言動有善否也左史書動右史書言畏及天下後世之議言動不敢不愼矣聲音通倫理也御工察上下皆和爲政和上下皆否爲政否辨其高急低微之故致樂可以治心矣燕居備職自防如此若凶年又從素去樂憂民之憂也以上五節供天子禮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皮弁以聽朔

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諸侯祭廟主幽思用兆壁隨兆立名各不差也有龜有墨兆之體成矣君君主辨分用公衮侯鷩之裨冕君重於親裨重於玄則定其吉凶吉則曰體無外言凶則曰不我告猶此也告朔大廟主尊祖用鹿皮素服之皮弁視朝內朝豈十史所能參哉卑者視小尊者視大可見能其事者臣明其義者君也○壁問君羔裘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主勤政用玄冠緇素之朝服弁尊于朝服朔重于視朝也○端作冕裨骸

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承諸侯視朝言臣入待君宜先以致敬君日出而視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體天理陽亦未嘗緩也朝以成禮聽政則於路寢決斷可否無旁落也什服則視大夫退開納忠益無壅隔也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

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諸侯其以朝服朝食也特牲加魚腊三俎而祭主肺其以深衣夕食也祭食用牲餘牢肉而不再殺每日常食如此

朔月重禮少牢加羊胃爲五黍稷加二簋爲四當豐而豐矣子卯疾日稷食無稻粱菜羹無肉載當殺而殺矣夫人則皆與君同牢也諸侯食禮○食嗣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君諸侯故謂祭祀賓客舉謂殺牲盛饌不殺示仁也不舉示自貶也○遠去聲踐翦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士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不衣采而衣布不搢荼而搢士之竹本象關梁任民往取不收租山澤列禁非時不私賦不爲士功與民休息君自節損如此至于大夫亦不造車馬同憂國以貶下也

士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士人定宜用之龜天龜色玄體剛地龜色黃體仰四方色體各有宜也史人定晝龜之墨執墨折大爲兆廣兆旁岐細出爲兆壁隨兆立名各不差也有龜有墨兆之體成矣君則定其吉凶吉則曰體無外言凶則曰不我告猶此也豈十史所能參哉卑者視小尊者視大可見能其事者臣明其義者君也○壁問

君羔裘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君齊車以羔皮覆軾以虎皮緣之羔取純虎取威惟君獨用明有尊也大夫齊車用鹿覆豹緣朝車亦然士齊車同大夫朝車可知鹿取羣豹取文大夫士寅恭浚明臣皆同用以避尊也幦覆軾犆緣也○幦密犆直齊齊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何明居順生氣敬天威皆禮也○首去聲

日五盥沐稷而醴粱櫛用櫛檜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此專言沐盥手則曰五矣

沐有二水髮以稷面以粱也有二垢濕用櫛乾用象也沐畢進機進羞文以和平之味升歌感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櫛白木機酒羞餚○醴悔櫛展機暨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杼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此專言浴凡浴上身以絺下身以綌精粗之別也出杼盤履蒯席而濯足以湯履蒲席而晞身以布貴賤之分也于是着履備儀進羞飲酒亦以新浴氣虛致養耳○杼于蒯快連凍衣矣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人臣將往朝君先一宿齊內防外易寢變常沐浴致絜史進象笏書思是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書對是君有所問當答君之詞書命是君所命令當奉行之事皆書于笏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其未朝須敬如此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既服朝服

習其容貌儀觀欲熟習其佩玉之聲欲和齊而後出當無不肅不和矣其發越當何如但見揖私朝家臣則德容輝如敬久蓄而露也登車上以往則發現天威尤敬漸近而盛矣其往朝加敬如此○觀淮 天子撢珽方正於天下也天子撢圭前後上下挺然無殺蓋表正萬方示天下以端方正直之道也○撢薦珽挺 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諸侯朝天子撢茶上首圜殺下角正方蓋下殤君一國而上則事天子故殺上以讓天子也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茶舒詘屈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大夫聘于天子所撢笏從中以上漸殺中以下亦殺蓋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前后詘示無不讓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人臣燕見侍君之坐必退就旁之別席君無席可退或有席君不命退則當引却坐君親黨之下不敢與尊同席敬也 登席不由前

爲躐席行禮人各一席相離稍遠可從下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席則必由己坐處之前乃可得已坐若不由前則是躐越他人之席可乎 徒坐不盡席尺非飲食及講問爲徒坐不盡席前一尺示無求於前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食則豆去席尺恐汚席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恐汚聖言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賜食若君待以客禮臣豈敢自處哉不命不祭也先飯徧嘗示爲嘗食也羞后飲以利喉不令溢噎俟君餕竟乃餕也謙于客如此○飯反辯徧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有膳宰嘗羞不待以客禮臣何如加敬哉君食乃食不先食也飲俟君餕不先飽也命羞命徧嘗不命不先也謹于臣如此然客與不客雖殊而嘗食皆自近及遠敢有所選擇以鄙君餕哉品嘗逐品徧嘗○飯反 君未覆手不敢餐君既食又飯餐飯餐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人臣不先君飽故君食未覆手以手循口去污不敢先飧必君食畢覆手矣臣又飯飧其謂飯飧者蓋言三度澆飯助君飽食也人臣不先君徹必君既徹饌臣應得飯與醬始執出授已從者焉皆敬之至客與不客所同○飧孫飯反飯換從去聲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倏卑凡人侑食是欲勸客飽客不盡食以食于人不當飽也水漿非盛饌不當祭祭則太厭卑矣倏壓也○倏桑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

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君賜爵越坐席拜賜敬也登坐席祭賜敬也飲俟君卒爵始授虛爵後君而飲敬也受爵始終如此可見君子飲賜爵之酒也一爵拜祭飲俟禮度明肅而色酒如也二爵閒閒意氣和悅拜祭之禮已止不行三爵油油謹重自得引身而退和中有節蓋酒如恐離故繼以閒禮已恐荒又繼以謹退必着屨跪取不敢直身隱辟不敢向人納左右各從其便○屨鮮言閒已以辟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玄酒重古而尊專惠饗野人蜡飲但足味而已側尊夾賓主兩楹之間示共不專棜無足禁有足皆盛尊示戒○棜於據則之存古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別之存古緇之非時

○冠去聲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天子始冠冠用玄色纓用朱組玄純天朱紅明天子象天理陽也諸侯始冠冠用緇布之質纓用雜采爲番餘之緌諸侯象地且華也齊冠皆玄取幽陰思諸侯丹組爲纓赤而文士綦組爲纓艾而質○繢會緌綦齊齊綦其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旣祥之冠也緇生絹武冠卷素青熟絹紕緣邊子姓爲孫孫爲祖小祥服除矣而父有服未除子不可純用吉故冠上緇之凶下玄之吉是半凶半吉也子爲父旣祥祭將吉矣而禫哀未忘故冠與卷身皆用緇但各緣以青絹是非吉非凶也○紕皮弁素紕緇冠非吉緌垂五寸非儒惰游失業之士使服示辱居冠屬武自天下達有事

然後緌禮冠儀飾盛臨着乃合武燕冠但連屬其武取便自天子下達不易也禮冠致飾備無時不垂緌居冠但有事后緌非有事矣用下垂之緌哉○屬祝玄冠紫綅自魯桓公始也玄冠不宜用紫以非正色朝玄端夕深衣大夫士私朝私家是燕居朝時有事則服玄端恐褻也夕時無事則服深衣便體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深衣袖口之袪二尺四寸矣中要廣則三之爲七尺二寸裳上畔之要七尺二寸矣裳下畔之齊則倍之爲一丈四尺四寸裳交接之衽則在身兩傍前後相連也袖連衣之袂則廣二尺二寸可以運肘也此制之一定不易也○袪嶇縫平聲齊咨要腰袂袖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若着朝服或祭服之外是長衣之內是中衣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掩覆一尺此與深衣異也袷之曲領廣二尺袂之

單巾廣一尺二寸袷袂裳畔各緣廣寸半此與深衣同也深衣非燕居所不廢乎以帛裏布非禮也布外帛內不稱褻服是絲皮弁朝服玄端皆十五升布凡裏如其服無君者不貳采織絲功多色重士賤不服去位無君則帛衣裳與冠不二采○衣意織志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上衣取乾用青赤黃白黑之正色下裳取坤用綠紅碧紫騮之間色其服之又當以敬衣非列采太褻袗單絺綌見體表裘無裼衣而裘在外太簡襲裘揜襲衣不露裼衣太質皆不敬故不入也列采列尊卑之采○間諫振袗不入公門絺爲蒙縐紵爲帷禪爲絅帛爲褶衣有著用新綿之纊爲蒙言惟新也用舊絮之緼爲袍言仍舊也禪衣有表無裡爲絅言禪薄美在于外也衣有表裡無著爲褶言內外承接皆善也○緼韜禪卅絅縪褶牒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十五升布變用生絹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國君服玄端素裳之朝服視朝必先服皮弁以聽朔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焉先朔後朝旣得輕重之宜易服行禮又嚴節文之辨如此曰國家未道則不乏其服焉國家禮樂政刑未合道不敢充服爲不稱也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文象斧取斷割國君責斷故有黼裘以誓軍旅使進退有度以省耕斂使補助有法若黑羔大裘天子郊天之服耳以此誓省豈古禮哉○省息井反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豹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有粹白之裘以狐白裨以素錦宜矣左右衛君示威特衣虎豹狼之裘士遠君而賤不衣狐白之裘○衣於既君子

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凡裼衣皆象裘色燕居有狐青之裘豹爲袖則以玄綃近青之衣裼之稱也○褎袖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麑裘白以聽朔絞色倉黃近麑之白豻胡地野犬○豻岸絞反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羔裘黑以視朝緇衣從羔之黑狐裘黃以蜡祭黃衣從狐之黃若錦衣狐裘諸侯燕居之服豈大夫士可並哉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與人俱賤裘之裼也見美也吊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言裼襲之異宜裘之開露裼衣是意在見美以文爲敬也惟主文故吊喪則襲衣不盡飾耳若在君所必裼正當見美自盡其飾也此裼之宜也見現服之襲也玄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裼弗敢充也服之掩襲裼衣是意在塞美以質爲敬也惟主質故尸襲執玉龜襲尸尊無所示敬聘與十惟在一誠至禮畢無事之時復裼弗塞可見塞美正在行禮時也此襲之宜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用球美玉比德用象矣玉而文竹笏雕魚須文是木而近君而詘竹笏以象爲本是士遠君而伸畢或無嫌亦可矣可承士言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人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諸侯大夫見天子執圭則搢笏授圭則執笏皆不說笏也諸侯大射大夫卿射或搢或執皆不說笏也大廟君或脫笏遂尊人臣脫之非禮是禮必不說矣小功禮可勝情不說笏虞祭執事而免或脫非執事必不脫矣有事搢笏必盥手雖盥何嘗脫笏乎已盥入朝不再盥不盥何消脫笏乎○說脫免問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前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君前用手恐失容故指畫用笏受命恐遺慮故造書於笏是笏事所畢用也不飾何以辨分故以玉以象而飾天子諸侯之等級以魚須以象本而飾大夫士之等級○造挫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凡笏度其長二尺六寸其中廣三寸此天子諸侯所同其殺三寸中各六分殺去一分凡君宜伸從中殺至上六分去一凡臣宜詘上既殺又從中殺至下六分去一此天子諸侯所異○殺色介反去聲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帶朝服祭服之大帶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上聲此帶盡緣之制之獨隆者也諸侯亦素帶終緣但不朱裏○辟皮而素帶終辟諸侯亦素帶終緣緣其兩耳而指諸侯大夫素帶辟垂大夫之素帶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則無是

不終士練帶率下辟士練繒爲帶不用素矣單用之紕而縓緣兩邊不用裏矣惟下紳辟縓不緣腰及兩耳矣○率律居士錦帶弟子縞帶道藝處士積厚流光用錦示文習藝弟子斂華着已生縞示質弁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紐是帶之交結合併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不可解矣並字象天子至弟子言用組無貴賤廣皆三寸也長皆齊紳也齊紳者何士紳長三尺士上可知惟有司二尺五寸或便趨事耳子游言人自要下四尺五寸三分之紳居二分是實得三尺也故大帶之紳與蔽膝之韠與結紐之組三皆齊長焉所謂長齊于帶如此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帶之廣制天子諸侯四寸矣大夫亦然

寸上下所同如此帶之雜綠天子諸侯上綠正陽之朱下綠少陽之綠也大夫外綠陰體之玄內綠華色之黃也士但緇綠之質矣但廣二寸再潦一匝共四寸矣上下所異如此○辟皮絳了**凡帶有率無箴功**凡帶有纓率之事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天子至士所同也制度之精也○率律**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肆束是結之餘皆帶是紳之垂者遇事勤勞則持於手以便作事事迫疾走則抱於懷以便趨走○肆肆**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韠以蔽前君臣畢用言其色天子諸侯赤應裳之赤大夫素應裳之素士爵韋應裳之黃葅也色制如此言其圜殺直天子無圜無殺上下皆直矣諸侯上下各去

約述　玉藻　十

五寸補方也大夫圜其上角也士卑遠君無嫌前後亦方也形制如此言其長短君大夫士皆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兩角肩與所繫革帶各博二寸象陰陽也形色上下所異其分殊長短上下所同其理一○圜圜殺介挫佐廣曠**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葱衡**冕服之蔽謂有韍佩首之橫玉有衡一命位未隆蘊未顯韍則赤黃之縕雜衡則黑玉之黝晦也再命位漸隆蘊漸見韍則純赤之韋異一命衡則純黑之玉同一命也三命爵愈隆蘊愈現赤韍南方正色其文炳青葱東方正色其文蔚也按一命大國士小國大夫再命大國大夫小國卿三命大國卿但不必入○縕溫韍芾幽黝**王后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六服之制君妻三臣妻三以君言王后服暈衣玄色刻為翬形畫以五采服祭先王者也侯伯夫人服祭先公有搖翟亦刻翟亦畫采而別以青色矣子男妻受君命服祭羣祀有闕翟

以赤色以刻翟而闕其畫采矣玄天之色青東方南方皆從陽者其夫皆君也○褕輝褕狄翟屈闕**再命褕衣一命檀衣士褖衣**以臣言公侯大夫子男卿是再命妻則服鞠衣象桑色黃從祭桑事公侯士子男大夫是一命妻則服檀衣色白見王見賓子男士不命妻則褖衣黑用燕居與見王黃地之色白西方黑北方皆從陰者其夫皆臣也○褕鞠檀展褖彖**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十七世婦者上既不得從君下又不比諸御必奠繭獻功之時天子以有功祭服而命之或鞠或檀或緣乃服耳其他婦人服皆從男子尊卑一如六等之制**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當帶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人臣侍君身折則其齊頭似簷而手如垂其拱也一身之容如此視君常下取順聽君常上取密然下無過貶視君帶以及

約述　玉藻　十一

袷領上無過尤聽任左以臣立君右則君當坐左也視聽之容如此○齊咨袷劫鄉向**凡臣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優在外不俟車**君召臣必以三節明信有一節時有二節時總為三節臣應召何如二節事急節數當急走以赴一節事緩節疏當徐趨以赴然趨走不同心皆欲速在官朝廷治事處近君不俟屨飾在外室及官府處遠君不俟車至此一節二節所同也非終無屨車心皇皇若不能待**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而答之拜則走**大夫請士士不敢拜迎恐賓答拜去則拜送以賓無答拜禮有終止故敢拜送也士請大夫先拜門外後進而亦恐答拜若大夫出迎答拜則走避不敢抗禮也**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

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教恐誤人學恐誤事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古之君子必佩玉以養心玉聲在右者制中徵角徵事有爲角民有用于聲動右爲動作之方也玉聲在左者制中宮羽宮君宜靜羽物宜積于聲靜左爲無事之方也○徵止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行步不節玉聲亦何以和當路寢門外趨至應門恐太急歌采齊如幾如式和緩之詩以節之路寢門內行至應門恐太緩歌肆夏式序震疊嚴敬之詩以節之周一轉中規之員折一轉中矩之方進而前徵俯如揖進不元退而後徵仰如揚退不毕動容得宜如此然後佩玉之

中角徵宮羽者鏘然和鳴也故君子在車既聞和鸞行步又鳴佩玉則養心密矣非僻何自生心此君子必佩玉也按鸞在衡和在軾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世子在君所不敢佩玉比德以尊君也不佩何如左右結玉佩欽聲示謙右設事佩待役示敬必退而燕居始設佩玉若朝在君所但當結束其佩耳豈比燕居哉此居于臣之節以尊親與齊則綪結佩而爵韠綪屈也凡諸侯大夫士齊則綪屈結佩致精明之思不敢聽樂爵韋爲韠致幽陰之思不尚華美○齊齋綪爭凡帶必有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佩有衝牙在兩璜之中動則衝牙觸璜爲聲玉溫潤縝密比仁智不剸如墜比義禮故不去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天子佩白玉貫玄組純德體天也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公侯山玄鎮靜朱組體陽大夫水蒼通達緇組體陰世子瑜玉德美綦綬文明瓀玫美石次玉縕溫孔子佩赤黃士德次章含○紕緇瓀宇玫民縕溫象環無聲謙無玉德綦組雜色謙無純德燕服示虛禮服不然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無純德燕服示虛禮服不然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弁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節禮節緇衣主質四者皆錦主文朱錦又色之文親在致飾斑爛之意○緣椽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繶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衰戒温不帛戒後絢飾屨約飾屨不衰戒行童子未習行戒繶輕不服但聽使令不加麻經立喪主之北南面待事也從人不煩尊也○絢幼見現侍食於先生

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祭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此成人禮先生齒尊與爵尊后祭示餕不爲已先飯示爲客嘗食盛饌故祭主謙辭以不足食美故既食又祭主謙辭以粗薆醬食之主主自設客自徹稱也○殽孫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同居共食同事共食二項皆無賓主但推少徹婦人窃不勝事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爪祭上環食中棄所操食弗棄核敬餘食中棄捨止貪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果實天成不嘗故后食火孰人造當嘗故先食有慶非君賜不賀君賜如爵命田服賀榮君賜非賜戒卿大夫言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殽客禮

食至辭不敢當食先次殺飽乃殺今不辭太簡卽殺太遽因其失禮示警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三命賜車馬再命賜衣服既及門拜受矣明日又乘服拜賜于君所此受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若爲使受天已君之禮也君命之斯敢乘服若未命弗敢卽乘服此受賜王朝之禮也君賜稭首據掌致諸地人君或賜以已物或賜以王命人臣皆稭首加左手之上後左手據右手之掌首與掌皆致諸地也拜盡其敬如此上言拜賜此卽其儀酒肉之賜弗再拜在家拜受非車服比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賜車服於有位君子是將以禮與布可同日而施均賜與仁也不同日義也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荄於

大夫去荄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饋上曰獻大夫使宰獻與士親獻異矣至內授小臣皆再拜稽首送之則同也食上曰膳膳君則葷桃荄皆備防却不祥與膳大夫士各去一異矣皆進於主膳之人轉達則同也葷薑辛菜荄若帚桃以性葷以氣荄以形○葷薰荄列去上聲造徂大夫不親拜爲君之昏已也什不親獻之故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徃君門拜賜不待小臣報諾卽退恐君召進荅拜也士待小臣傳諾又拜君諾始退君終不荅士之拜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大夫親賜士本日拜受次日拜室重其親賜也衣服弗服拜下于君賜也若敵者不在家拜受始有拜室之禮在則不然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有獻致誠直聞恐瀆如車馬曰資有司

王曰賜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分遠從者不受親賀分近則受親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不私受禮不盛服不充故大喪不褅乘路車不式禮盛者服以充美爲敬祭天大喪不褅而襲充美存質也祭天大路不式爲敬專誠不分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不諾聲之速三者容之速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瘠病疏節言常行禮節亦不可忽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不能不恐手澤汙漬口澤津漬津汗如存音容不卽與念及此何能

讀飲○圈棬君入門介弗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諸侯來朝之君由闑西入門矣上介是卿從君后稍西拂闑也次介是大夫又后卿居棖與闑中也末介是士又后大夫拂闑西之棖也朝禮入門之儀如此闑竪門中央短木棖門兩旁長木賓入不中門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卿大夫來聘之賓入門行禮矣不中門而當尊不履閾而不恪行聘行享公事用賓禮入闑西私覿私面私事從臣禮入闑東聘禮入門之儀如此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天子諸侯之君分尊與尸兩足相接各蹈一半是行緩步密大夫稍卑與尸行兩足承接是行急步廣士愈卑與尸行中間更容一武是愈急極廣不特與尸行凡廟中升降出入或徐或趨皆用此接武繼武中武之法此則君大夫士所同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屢頓欲發起便趨手足又必恭重勿變常度疾而不至於遷也**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事當徐趨者轉足循地欲不舉起身容又必納折使齊縫如流未坐行席上亦如此徐而不至於敖也**端行頤圜如矢弁行剡剡起屨**端行比圜豚尤緩頭俯如霤步直如矢也弁行比疾趨尤急剡剡身起也**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決疑聘享皆重器足跟曳地不起也行步縮縮促狹也兩者敬謹之至○蹜縮行失儀**介行容惕惕**道路邪行近惰故當惕惕直而且疾**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廟重禮法差嚴正無歌側是齊齊也朝重名分威儀詳整極敬張拱安舒極和是濟濟翔翔也○濟上聲**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君子無事從容閑雜容常舒遲迫見所尊整齊不慢

謹束不放又加齊遬無事敬化爲和有事敬又加敬○齊齊遬速**足容重手容恭**愼重**目容端口容止**無邪視不妄啓**聲容靜頭容直**無噫嗚咳無傾顧**氣容肅**屏似不息**立容德**中立不倚有德氣象**色容莊坐如尸**面欲正坐欲凝**燕居告溫溫**燕居温申申夭夭也告人温寬柔以教也**介祭容貌**齊嚴憂失意顛顛憂思不舒瞿瞿驚遽悔悔晦昧蘭蘭聲氣低微○纍纍顛田瞿舉**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戎容欲暨暨果毅言之詻詻嚴飭壯軍令也色之嚴厲莊肅振軍威也視之清瑩明徹審軍機也皆果毅也○詻格**立容辨卑毋讇**貶卑不矜高然不爲諂○辨貶**頭頸必中**無傾側**山立**艮止不動**時行**合宜不拘**盛氣顒顒揚休**氣息出入本于天通于闔闢能無役形無勞欲養盛填實于內則噓吸喘息相生如陽和煦物無窮○顒田揚陽休煦**玉色**玉無變動色貞終始**九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至尊無對天下統一**伯曰天子之力臣**二伯分主諸侯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某土舉其方守臣本其職某則自名**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遠在五服蔽內捍外**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寡位尊德薄孤特立無德擯從君謙**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此自稱擯稱告對隣國君言下臣謙係老于君則尊自名

卑爵舉大夫亦尊世子自名如對己親擯稱君適承父體重**公子曰臣孽**嫡稱世公子孽庶生餘皆之明不匹配**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士賤給車馬役使供驛傳急遽之令家臣稱私外別己屬○傳張戀反**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列國相與正聘是公他事是私大夫奉命以私事使而以私家之臣擯則上大夫降稱名下大夫降稱名也輕非正聘也擯即介○使四**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以公事奉命出使而以公家之士擯則下大夫稱寡大夫也上大夫稱寡君之老也重爲正聘也**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大夫有所往爲正聘必與公士賓重禮示別于私也○賓擯

大傳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禮惟王者得行王者於四時常祭外推祭始祖自出之帝配以始祖報本反始以及無窮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諸侯時祭一祫三年大祫但上及始封之太祖安敢及祖所自出乎大夫士有祫祭大事請君干用祫及高祖是太祖且無況祖之祖乎專行祫遂請行祫近總皆不禘乎者自下干上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干祫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案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牧野應天順人大事

約述 王藻 九卷 一

燔柴祭天告社祭地奠設木主祭親皆牧野告成之禮及歸鎬京則尊親爲大遂率祭追王不忍祖考以諸侯卑號臨天子之尊號也○王旺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理正上治尊尊下治親親旁治睦友治之何如因族世遠近爲合食疏數當此族食時昭與昭序穆與穆序尺親疎隆殺皆以天理之節人事之宜分別其間乃所謂治也而人道竭于此矣蓋人不過上下旁三種道不過尊親睦三法今合序別如此級情辨分無不曲至此外寧有餘蘊哉○繆穆

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

治者之故也

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親親上下之有成舉賢之有德使能之有才存察四者之愛中節無私五事一齊皆得將愛存親故皆可立德立功愛存賢才皆可脩政脩事民無不自足于已交贍于人五者一事差謬則政廢民死是雖不預治民實無一不關民命然五者之中治親爲急聖人南面治天下使民贍足必自人道始先親而後及臣也○與預紕皮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權稱度丈量斗以示信文章典籍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始旌旗之徽各有號禮樂之器軍旅之械衣服之章采各有等此皆制度之未故得與民變革服色重色夏玄殷白周赤衣服重制夏山殷火周龍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

約述 大傳 七卷 二

與民變革者也子之事親臣之尊君幼之順長男正位外女正位內此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雖聖人豈能變革同姓同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同姓父共族或從大宗合始祖以來之族屬或從小宗合高祖以來之族屬則昭穆敘而不散亂異姓女來歸或主諸母之名治婚姻際會之禮則男女別而不淫逆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主名者何其夫聯屬父行皆稱母際會主母稱尊也其夫聯屬子行皆稱婦際會主婦稱卑也弟妻不可稱婦猶兄妻不可稱母乃稱母婦之名以正昭穆以杜淫逆人道之大者也惟大故愼而稱婦稱母必嚴於交際與○屬燭四世而緦服

之窮也五世祖兔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同高祖兄四世爲服緦麻則服服窮也同高祖父之兄弟五世但爲祖兔冠服不變是殺殺同姓也同高祖祖之兄弟六世則親屬竭盡并兔亦無矣六世以后各自爲氏姓別于上各自爲宗親盡于下昏姻詰若可通乎○兔問單册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知姓雖上別然有大宗百世不遷以繫之戚雖下單然有族人合食之禮以綴之則雖百世而昏姻不通此周道然也蓋情有時竭理無時盡此周禮所獨嚴而人道異禽獸與

也名者伯叔母子婦父兄嫂弟妻也出入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子爲繼是出來繼是入也長幼成人諸殤從服從人而服不由已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從從有從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服皆情所自致從服則從人而服初不由已別亦有六有爲至親服其黨如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是恩起有非至親亦服黨如臣從君而服君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義起有從有而無情難有遂因嫌而屈有從無而無情可自盡無嫌而伸有從重而輕道污而污厚處得殺有從輕而重道隆而隆減處得增此皆從服之實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仁主愛子孫若用恩愛依親等上至祖而祖深漸遠恩漸殺是名輕義主斷子孫若用分義依親等下至禰而祖本最先分最尊是名重夫輕非輕祖世遠情疎義當輕也重非重祖本始分尊義當重也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自然其義一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廣其仁故每歲有聚族燕會之道而族人燕時不敢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于君何也君臣位定不敢不守其義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庶子適出爲士不祭祖非遭祖禰大宗小宗各有在也庶子之長不繼祖故父不斬服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

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以卿大夫宗法言之或出奔別于本國或嗣起別于未仕是名別子卽爲始祖矣其別子之適世繼別爵是總支大宗其別子之庶各繼本禰是分支小宗此大宗不特本支宗之五世外無論遠近皆宗是有百世不遷之宗此小宗則惟五世宗之四從服竭各宗其近屬小宗是有五世則遷之宗夫百世不遷是別子之后別祖不遷故繼別之宗亦不遷也五世則遷是高祖之后五世親盡故小宗遷亦五世也總見立宗因祖如此推尊始祖高祖故敬大宗小宗敬宗正是尊祖之義也○宗其繼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國君立庶昆弟領公子無適昆弟可立是有小宗無大宗立嫡昆弟領公子不立庶昆弟是有大宗無小宗若適庶止一公子無他公子可爲宗亦無他公子宗已是無宗亦莫之宗此皆公子上不得宗君

卜未得爲后世之宗有此三事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公子之公是君爲庶兄弟之爲士大夫者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皆宗之以適公子統庶公子是公子之宗道也所謂有大宗無小宗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四從族絕無延及之服者何同祖禰有親則各以親屬爲服若四從親盡無屬矣安有服哉○移肆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自仁循親等上至祖而忍殺自義循祖等下至禰而恩隆惟仁愛隆於親故人道以親親爲本也既親吾親必尊吾親所出之祖尊祖故敬始祖之宗百世不遷敬高祖之宗三從不易也敬宗故同始祖之族以太宗收同高祖之族以小宗收也族屬皆祖禰所生下盡收族必上嚴宗廟而昭穆咸肅于祀宗廟嚴社稷以立內廟宗廟必外重社稷而安危必周其防社稷賴百官以輔重社稷必愛同姓異姓之臣而誅祿黍從其厚官得則刑不濫刑簡則民安生民安則力本務農財有餘用財足則恥惡從善志無不成志成則興仁興讓禮教烝而成俗治至禮俗之成一人和于上萬民和于下而樂以天下矣詩言文王豈不光顯豈不尊奉無斁厥于人此正言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禮教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斁也○斁亦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暫曰聞名聞聞之於禮也聞始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辭曰某堅欲聞名於將命者不得直指主人德並位並之敵者辭曰某堅欲見亦不徑指主人爻不相見爲罕見或尊或敵辭皆曰聞命惡疏未必見數得相接爲亟見或尊或敵辭皆曰朝夕以親當常侯若將無目見但言聞名也因人因時稱各不同如此○適敵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比方執事禮不相見也事聽使令初不行禮也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司徒掌公卿喪事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比妣

敵者曰贈從者若以朝會往他國臣獻稱馬資体尊備物不敢以聞也敵稱贈從者亦不直指○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人立我從去聲授立人之物與以物授立人皆不跪以委曲致敬然徑情直行或有跪者此非禮也始入而辭曰辭矣賓始入門擯告賓曰辭讓即席曰可矣賓既即席擯告賓曰可止當止而止不至足恭過禮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爲賓排門脫屨戶內惟最長一人若先有尊長在堂則后入者脫屨于階在室則后入者脫屨于堂皆不脫戶內以並尊也○說脫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品味但問所亟食不直言好惡以昭其辭道藝但問所習所善不直斥能否以暴其短道神藝器習方學者也

成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曰無擇言身無擇行皆無可疑是大德備意然細行亦所當矜器械防民患不度利鈍恐涉非心大家有爵祿不過願望恐萌僭竊重器人珍藏不敢訾毀以起其怒則持身接物皆慎矣○度突訾咨汎埽席前曰拼拼席不以幂執箕膺搞拼除幂帚膺胷搞舌也汎埽言拼席上言拼席重于他處耳埽席不用帚執箕以箕舌向胷不向尊者○汎汎拼糞幂列搞葉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已自卜筮兆不吉不可再問恐輕神謀戕賢也問人卜筮何事則曰當爲之義與欲爲之志與義可問志不可問恐干人謀遠嫌也○與如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侯事不旨弔踰等祖父行不問年嫌序

齒不將命避爲賓道而遇始見不請所往恐煩動喪不特弔恐輕褻○見現前特侍坐帶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憂也寢則坐而將命不檀鼓琴瑟不無故畫地不弄手爲容不用扇皆侍坐之敬也尊者寢臥傳命必跪不直臨也侍射則約矢射禮四矢置楅更迭取射畢者侍射則一時并取四矢不敢取楅侍校則擁矢校壺委矢置地一一取校畢者侍校則以手擁抱四矢不敢委地勝則洗而以請客及勝洗爵以請不敢徑酌罰尊至侍客亦然優賓與優尊同也亦如之不角不搉馬但用常爵不用角以表尊者之貧雖得二馬不執搉取馬以成甲者之勝皆謙不抗禮也○洗典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袂諸帶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乘車當立今跪君未升倍敬也帶劒當左今右君在左恐妨也

君升當授正綏僕負綏在背綏末垂面未餘又施望軾之上盡敬也僕升但用散綏不敢並君之綏辨分也君既升僕執轡后步防逸也御車始終之節如此○帶覓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飾筏曰罷畢少請見尊長不可請退以避厭斁之嫌惟朝欲引分則言退遊欲有節則言歸飾欲止則言罷今用于請見不可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運轉動澤玩弄還轉正○還旋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後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不可既入後輩貽輕進之悔也或乞或假或任事亦然況事君乎惟謹始故可善終上遂行道之願無可怨下成致治之功無可罪不窺密不旁倚不道

舊故不歲色窺覘隱密非厚旁近倚倚非正道說故舊更薄嘻歲容色更傾皆戒之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謁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君過可諫止不可訕謗不聽可逆去不可疾怨頌揚其美然無虛美取媚諫匡其失然非矜名自高君心怠則振作氣志輔相以成德君事廢則掃除弊竇更化以善治此則敬心沃心惟爲宗社培大本任勞任怨日爲民社計久安是爲社稷役使之人而非但爲君爲身者矣○相去聲母拔來母報往躐等銳進是拔來怠事速退是赴往君子順序漸進毋拔來于始有事勿忘毋赴往于終○報赴母瀆神母循往母測未至母瀆敬而遠母循不二過母測不逆不億也士依於德游於藝士依於法游於說依者據以爲常游則出入無定德性

在心操存涵養與心相依然後游六藝之文以資德性循工依法製器然後游講說以辨權宜士當先本兼本工當體常盡變一而已強執言語誤理○嗜音言語之美徐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威儀者君子所以定命必當隨時隨事皆致謹故問對詞命皆言語美在穆穆之敬和皇皇之正善也朝儀極辨美在濟濟出入之齊翔翔翕張之善也祭儀極敬美在齊齊而致齊能定皇皇而有求弗得也車馬之儀美在匪匪而行有文翼翼而輔有依也鸞和之儀美在肅肅而敬以倡雍雍而和以應也此動容周旋中禮皆盛德事豈特可教國子已哉○濟上聲匪非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約述

御賤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社稷事如祭祀軍旅御六藝之一樂人之事如樂德樂語樂舞以教子者正者正其善否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聘卿重器堂上地狹城上地險武事尚強介不利屈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婦人肅拜爲正雖君賜亦然虞祭爲祖姑尸亦然爲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取俎進俎不坐跪俎上取肉與進肉於俎俎有足皆立取進不跪爲便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執虛器事之易忽而無時不敬人虛室地之易忽而意誠心正常如有人無地不敬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跣則有之凡君臣上下祭主于敬或在室中或在堂上皆無跪跣惟祭畢燕尸室中有脫屨燕或主和未嘗不食新。未薦廟不敢先食僕於君子君子祭則不然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皆授綏僕升常在先始乘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僕下常在後君子下車步行僕者乃下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是僕御車始終如此若僕乘朝祀副車尚敬則式乘戎獵佐車尚武則不式是僕乘車式否又如此○還旋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貫。承言副車數各有等諸侯次上

約述

公則七上卿次諸侯則五下大夫二而貴賤別矣有貳車者馬與車皆不敢問年多少觀君子者服劒與馬皆不敢問價多少而敬貴至矣○貫價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平曰賜尊曰獻上將以物下將以詞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熟肉升鼎故可執其舍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委其餘陳列門外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緤繩守犬禦宅田犬田獵食犬克疱○緤蝶牛則執靷馬則執靮皆右之。右手執便○靷引靮的臣則左之。臣虜左手操轶右手得制非常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

車則以綏將命甲將以所先之物將命無物則開橐奉胄以將○說脫橐盖器則執弢
左手屈韣執拊奉養之器執盖將命觀德之弓弢于把右手執箭左手屈弓弢于把右手執箭將命○韣獨拊撫劒則啓櫝盖襲之加夫徒與劒焉劒則啓開劒柙之盖反襲在柙下乃加夫徒之劒衣于匣中而開劒柙以劒置夫徒上焉獻劒之敬如此○夫扶徒儐筭書脩苞苴弓茵席梱几韻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韻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筭一書一脩脩一苞苴一弓一茵褥一席一梱一几一韻之警梱一杖一琴一瑟一戈有刃者櫝而致之一筴著一籥笛一凡獻此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也獻刀則却刃而授刃錄之韻獻曲刀亦却刃而授刀把之拊凡有刺刃皆辟刃不以利授人敬也○削笑辟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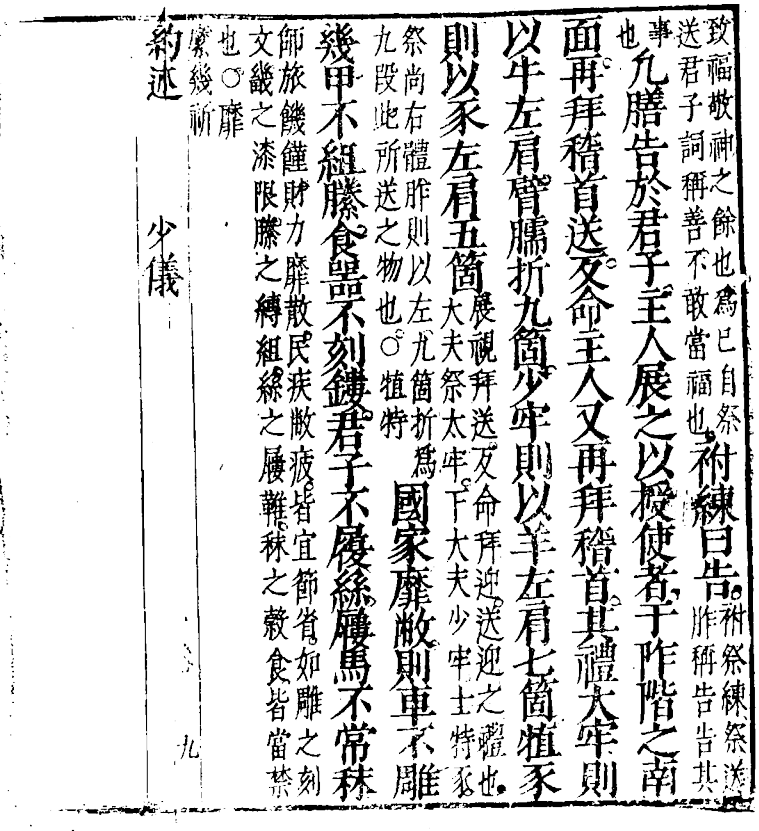
其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出刃向前示破敵凱刃向後示安國此言在車之器左陽生將軍行列尚左示不敗右陰死士卒行列尚右示必死此言在車之人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詔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諸侯賓大夫客禮接主貌之恭內祀鬼外祀神誠交主心之敬喪易寧戚主哀征伐諸侯來會王命以事巡狩諸侯來同王命以政此命令皆主詞氣明盛可張天討可貞天憲也軍旅經由舍止之處必慮敵設險慎思地利之防隱秘己情虞度彼敵之計制人不制于人也此言五禮之要○詔許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噡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燕居侍食先飯示嘗後止示勸小飯亟于下咽恐見問數噡不爲口容恐不敬自徹卑者之禮辭止敬主之命○飯反亟棘劒醮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鄉飲酒賓主酢賓之酬爲客爵賓受奠于薦東是居左賓象天左天道爲獨尊也賓酢主之觶爲其飲賓取薦西以酢是居右主象地右地道卑于賓矣賓副有介爵不敢並賓爵主有酢爵當執主道副主有僎爵當從夫主則皆居右同于主矣左惟一賓而餘皆右鄉飲尊賓何至哉○僎遵羹湆魚腸有濡者進尾冬右腶夏右鰭祭膴禮聲濕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進尾使便于擘腶腹鰭脊冬陽在下腹肥夏陰在上脊肥右之使便于食此進魚禮祭膴刺魚腹下大臠以祭此食魚禮○腶史鰭奇膴許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便于執居器羹左左便于調主人自調獻賓如此○齊去聲贊幣自左詔辭自右贊禮爲君贊事輕由君之左受幣于人左也納幣于君亦左也詔辭君命事重由君之右入而受命右也出而待命亦

右也地道左卑右尊幣從下獻從卑詔從上出從尊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執范乃飲酌尸御車之僕受之何如左執轡示不忘所事右受爵先祭左右齧末之執及軾前之范乃飲敬之至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羞豆則祭豆間之地俎長橫于人前故祭于俎內君子不食圂腶圂犬豕腶腸也以食米穀似人故不食腸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走速趨緩速于服事也凡洗必盥洗爵必先盥手示潔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絕心中央連牛羊者肺雖割肉不絕中心使可手絕以祭凡羞有滑者不以齊滑是太美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爲君子擇蔥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蔥薤皆宜臼故絕本

末牲首以口向尊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燕必用尊者取耳以祭尊成禮胙稱告告其尊必辨方正位設尊人在尊西向東上右右是南酌酒人在尊東向西上左左是南今設尊者以酌酒者之左爲上尊是君尊在南臣尊以次列比南爲陽明之方故獨上也尊壺者亞其鼻與壺皆有鼻設尊設壺者皆以鼻向尊之面專惠之義也飲酒者幾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幾沐飲醮冠飲事小折牲體于俎禮重不坐不敢以小事當盛禮也步爵行無算爵羞燕羞未行爵不嘗不敢以廢羞先正飲也○幾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聶大切切細○辟壁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

約述　少儀　八

亦如之尸則坐折俎祭脅燔俎祭肉將祭取于俎俟祭反于俎皆立而不坐者賓客也客卑禮盛故也皆坐而不立者皇尸也尸尊不用敬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衣裳制取乾坤有名有義服而不知取名安其能顧名思義以稱其服是罔然無知覺而已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初昏未設燭主人以在座者告客主人執已燃之燭抱未燃之燋示欲留客辭則授人從客命也夜暮不讓不謝不歌詩省煩文也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啐而對奉洗水進飲食皆不使口氣衝尊問則偏口所向而對啐口旁也○辟避啐二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爲人擯祭送胙詞稱



致福敬神之餘也爲已自祭送君子詞稱善不敢當福也祝練曰告祝祭練祭送胙稱告告其事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展視拜送反命拜迎送迎之禮也大夫祭太牢下大夫少牢士特豕祭尚右體胙則以左九箇折爲九段此所送之物也○特徒得幾幾祈

約述　少儀　九

學記 訓爲學之法與施教之方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發念求合規矩用人求取醇厚此謹守有餘但非鼓舞作興故有小聞而無動衆○謏小聞問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就見賢人不召體念遠臣不遺此將大有爲但無庠序教化故或動衆而未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人君與學教民涵養有地故舞有術則民皆化俗皆善豈止小聞動衆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玉至珍也必待雕琢成器人至貴也必待學問知道學切如此故古王者初受命或建王國君天下或建侯國君一方必先立教而誘論責成之有法先立學而藏

約述

學記

脩游息之有地說命言君心始終常于學其即此教學爲先之意○兌說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雖嘉美食始知道雖妙學始知已之學固學也愈學愈見義理之無窮而日知不足教人之學亦學也愈教愈見應問之易竭而日知所困知不足則能自反困未知未能必求益知益能也知困則能自強因已知已能必求所未知所未能也夫自強生於教是教長益我自反生于學是學長益我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教居學一半是學有益也此即教學相長之謂○學教強上聲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二十五家之閭有塾民朝夕受教五百家之黨有庠教塾所升萬二千五百家之州有序教黨所升而小學立天子之王都諸侯之國都各有學以教國子及俊秀而大學立學校之設其廣如此入學大疎不可每年皆入考校太數不可間年始考其一年所考視其離絕經句辨別志向之何如三年所考視其敬習學業樂就明類之何如五年所考視其博習不拘程度親師志同道合之何如七年所考視其講求學業揀擇益友之何如則知行並進明新有基是小成九年識見愈精通達庶類操守愈固強立不反則知行造極明新道備是大成教之之法其詳又如此比年入學有元子庶子卿大夫子自外而進有俊選之士有序而升二意中年考校有考其所

約述

學記

學考其所得二意離經等是所學辨志等是所得知類即物格知至之事強立即意誠心正身脩之事是大學之成功也○術州比備樂洛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學廣則人無不學教詳則學無不成然后天下之民小成大成皆化于善道易則惡俗化易在近則近悅化易在遠則遠懷此明德新民止至善乃大學之道非小學得並也記言蛾子時時述學啣土以成大垤今教學使人由小成至大成即啣土之事化民易俗即大垤之成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大學國學始入學有司服皮弁尊服用蘋藻潔菜以祭先師示學者尊敬道藝也小雅三詩學士無怠忽所習也宵雅肄三宿其始也小雅三詩學士于什菜時歌而又歌蓼鹿鳴燕臣四牡勞使皇華遣使皆以居宦入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心使知積學待用也○肄與

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先擊鼓召學士而后發篋出書籍益鼓聲謹使人心氣和順起學者遜順之心以進于詩書禮樂之業也○孫遜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荊方二物朴作教刑所以收斂學者威儀使不惰肆制外以養中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天子視學考校必待五年卜禘是優遊學者之志使久而有成也禮物但使觀感不必盡言其理是默存學者之心使深思自得也幼者但聽師說不自請問是漸循進爲之序使幼無躐等也七者可涉心身可端風化是教之大條理記言凡學已仕者先其職業未仕者先其志向正此大倫當先之意○語去聲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

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時教欲專固有正業以授矣退息欲純又有居學以勉之何故蓋弦詩禮是正業使退息不操弄琴瑟之絲縵必不安于正業之弦教不習學物理廣博之依附必不安于正業之詩教不習服冕弁雜服之等制必不安于正業之禮教藝即三者退息時若不興起于三藝以致弦詩禮之不安則生疎扞格不知其味而不樂學故君子藏于學校既脩正業而使不分息于燕居又遊居學而使不離也○縵慢依倚興去聲樂洛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性藏息皆學故安親樂信雖離

友不畔也安習熟親契合樂有得而樂信心與道一說命言以敬遜之心務時敏之功即謂藏脩遊息言厥脩日來有益即謂安親樂信○孫遜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吟佔視畢簡試問佛戾隱晦也教人吟誦所視簡牘則淺發詞先問學者則騁數言不止一端則煩是與時教正業異矣教人不顧中情所安則強不得實用其力則誣不得盡用其材則阻又與退息遊學異矣教者所施既悖學者求之愈佛至隱疾苦損而敎不成不與安親樂信迥異乎○呻申佔覘佛佛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

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禁人之失於情欲未動之先防微杜漸是豫迎人之善於憤悱欲動之際不先不後是時學有節次順其已能已至不強其未能未至漸進不驟是遜學有觀感稱此之善使彼觀而興起更相切磋是摩長善救失因天資人四者皆教之興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拒格堅人心不正用即邪用故有燕朋以逆之有燕辟以廢之合上六者皆教之廢○勝升壞怪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君子知興知廢法戒並用則爲師道備是故引道在未發不牽制于已發振作在當可不阻抑于過時循序相觀以開人端不盡通于窅竟和者無扞格以道之豫易者無勤苦以強之聰思者因此識彼因淺會深以開之有遜摩合之爲君子之善喻也○易異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四失兼知行知之過失多不及知失寡行之過失易不及行失止四失皆心之莫同也多易由用心太過寡止由用心不及故能知心乃

能救也救失必先長善長約禮之善救多長博文之善救寡長自反之善救易長自強之善救止皆教事也教在長善以救失此失所以當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歌不在聲在引人自調其聲以湊我之聲教不在言在誘人自悟其志以會我之志繼志何如簡切數語而意已達乎易常談而理已臧不多比方而感已喻是皆以心並教不專事言學者所以得意得理得感而志與之一皆此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

其此之謂乎知學之難易質之美惡則能抑易引難勸美阻惡故可博喻博喻則成大成小可爲師師則以教人者治人可爲長長則以治人者治國可爲君故師正所以學爲君之道者也師重如此擇師可不愼乎記言三王四代皆惟擇師正言愼師之意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人君致敬盡禮尊嚴其師此非樂道忘勢不能故難師以傳道嚴故道尊人不敢褻學以求道尊故敬學人不敢怠然嚴師何如惟待以不臣而已爲尸弗臣敬神爲師弗臣敬師大學養老時老更不但詔告學士無北面雖詔天子亦無之善言即師不臣正所以尊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善學心受不煩指引故師言甚逸已功甚倍成又歸功于師善問心晰各有次第故進易求知後難弗問久則暢悅俱曉不善學問皆不然此學者事也善待問如撞鍾鍾隨大叩小叩應以大小之聲師隨大問小問答以大小之理鍾鳴必待叩者優遊不迫而後大小盡聲師答必待問者沉思自得而后精粗竟說不善待問不然此教者事也大學能求善去不善是即進已之學教能從善戒不善是即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說悅解害從春

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罕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記古語待問是心無得而知有限何足爲師聽語則心得在我實學有餘聽其來問大小變化各語之不窮斯可耳如學力已深天機未到胸中格格欲問不能問纔一點化語之便如時雨之化若語猶不知是不憤不排不及舍之可也聽語之法如此此非自得資深于先安能取之逢源于后此師之所貴聽語耳○語御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良冶鑄合金鉄爲器其子學之先補合獸皮爲裘良弓調屈幹角爲弓其子學之先揉屈柳條爲箕大馬駕在車前牽車小馬學之反繫車後隨行治弓駕馬非生而能必始于學裘學箕學駕則學其可已乎君子察此三者而覺悟可以

志學不厭矣學效也效先知先覺之所爲與效父效馬等耳有由淺入深由易入難深造不已意古之學者比物醜類皆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辨別物理醜類物理有未明廣託同類之理以明之所以比物于類以其理能相通耳故不宮不商不與五聲而能諧和五聲水無色用以繪畫能章施五色學無與貌言視聽思五官之事用以明理能理正五官師無與齊期功緦麻五服之親用以明倫能親厚五服天下事若相反而理實相成類如此古學者所以必比物醜類也○此妙當去聲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德以心言大德充周不拘一官道以理言大道渾化不局一器信以行言至誠無僞不待期約此聖人事大時元氣流行方榮有枯方寂有東不齊一律此天道事聖人天道皆以本原盛大故變通不窮如此君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不官不器以道德爲之本不約不齊以信時爲之本必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謂務本水來曰原聚曰委祭川先河後海河是原海是委原原不在旁求益可知矣

樂記聲音樂舞之節不傳今但存樂義而已 劉陳有元長人輯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凡樂音之起皆生于人心人心本靜其動實物感使然耳既感物而動則心所欲言必發于口而爲單出之聲有聲則口所歷言各應于心而生清濁高下之變變生則清濁有次高下有序自成曲調方法而爲雜比之音矣及比合此音播之八音爲聲干戚羽旄爲容不謂之樂乎樂生于人心如此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被樂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

感者其心粗以厲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樂生于音之生變成方而實本于心之感物情動今以感物言之心之喪所欲而哀感則聲皆噍竭無澤滅殺不隆心之得所欲而樂感則聲皆闡發無餘紆緩不迫順于心而喜感聲則生發不窮施散無積遏于心而怒感聲則高急而粗暴猛而厲心所畏而敬感則聲皆直無委曲廉有分際心所恱而愛感則聲皆不乖而和致順而柔心聲之相應如此六者非未發之性也乃感于哀樂喜怒愛敬之物性動爲情者也有動則有聲有音而樂生樂不本于人心之感物哉○噍焦殺塞樂洛嘽闡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心動于感如此故先王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心發爲志禮以道之而使中節心言爲聲樂以和之而使順理行之未能禮樂政以誘進使一好之不率禮樂刑以懲戒使防四者雖殊而極致一歸于慎感或慎其本或慎其輔也所以必慎感者正欲同民之心以出吾治道民心同歸中和則合敬同愛而治道備先王安得不慎以成之邪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樂本于心而通于政意喜怒之情動于中言語之聲形于口此時尚無宮商曲調至次以清濁序以高下使五聲成曲似五色成文則謂之音治世音形于民優游而安懽愛而樂此由政和亂世音形于民怨我何

爲至此極怒上所爲失其道此由政乖亡國民音哀今日之苦思昔日之盛此由民困可見聲音與政精神命脉相爲流通政和心和斯音和政乖心乖斯音乖感應未有不如響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數最多聲至濁五音獨尊爲君象商數微多聲大濁爲臣象角數居多少之間聲居清濁之半象民上奉君臣下理事物徵數微少聲次清有民而後有事是徵爲事象羽數最少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是羽爲物象若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成五者各得其理不亂則五音各安其位不相奪倫而無敝敗之音矣○怗徒協懘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宮亂

則樂聲荒散此由君驕音阿亂則樂聲陂邪此由臣壞角亂則樂聲憂愁此由民怨徵亂則樂聲哀慘此由役勤羽亂則樂音傾危此由財匱五者一亂必一失若皆亂迭相陵此由君臣民事物俱失道而謂之慢也而國安得不亡○陂畀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衛濱河土薄氣浮地饒心惰故聲音亦然知是亂世爲其近于慢也桑間衛世族妻妾相竊之詩濮上衛靈夜聞濮間而寫納靡靡之音知是亡國爲其上政散下民蕩政散故人誣上民蕩故人行私而皆不止也○濮卜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有響是聲寓宮商角徵羽是音八音克諧是樂音本生于人心喜怒哀樂之感樂則通夫君臣民事物之倫理便見樂寓至道爲難知意禽獸有耳無心知聲不知音衆人有心無道知音不知樂惟道有所通之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平濫以知音之邪正審音邪正以知樂之和乖審樂和乖以知倫理之寓于政事有得失既知政則治道所以有得無失知皆完備矣禮樂一理知樂至治道備則天理節文之蘊寓于君臣民事物之間者皆辨折精微之極不幾察于禮乎知樂樂得幾禮禮得是爲和敬兼全之有德盖德者理得于心之名此得禮樂所以爲有德也極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

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之隆者音至質不極聲音之美禮之重者味至薄不致滋味之和鼓清廟詩之瑟絲練而朱使聲濁疏通越底使聲遲且一人倡三人嘆其和必是音何質素不極然質素中之道德可以移風易俗有不盡之餘音矣祫禘大享之禮玄酒陳上腥魚列前大羹無和是味何淡薄不致然澹薄中之誠敬可以報本反始有不盡之餘味矣可見先王制禮樂非致味以窮口腹極音以窮耳目之欲也使人好質惡華好淡惡濃平而不偏以復歸人道性情之正也惟主于平情反正故不主于極音致味歟○食士大泰和禦好惡去聲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上是體下知是用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人生靜時是天命自然之性感物動時是性中自有之欲性主知覺可好可惡之物至此知即知之而好惡形是知居動靜之會能根性以制物若外之人好惡無制於內致內之知覺反誘於外不能反躬以察是非則人欲熾而天性

之理滅矣夫物感無窮本難制人復無節以徇之則是物至而人盡化爲物也人化爲物者正此滅天理窮人欲之人也於是存心非理作事非理以至一世大亂皆此好惡無節爲之先王安得不平好惡以反人生之性哉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好惡無節而人道亂故先王制禮樂皆因人本然之情爲人當然之節人情惡喪死爲制衰麻精粗哭泣久近以節之人情好安樂爲制鍾鼓樂聲干羽樂容以和之人情有男女之欲爲制婚姻合姓冠笄責成以別之人情有交接之會爲制射鄉序賢序齒食饗養陰養陽以正之夫既有

吉凶之禮以節民心之過不及有聲容之樂以和民聲之乖戾又有政令以行此禮樂之得有刑罰以防此禮樂之失禮樂以節其本政刑以節其輔及至人著于節四方通行人止于節遵守不悖是先王平好惡而反人道者此也王道有一不備乎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賞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主和能聯人之心而使同禮主序能辨人之分而使異惟同故有恩以相親惟異故有別以相敬是禮樂本自無弊自人用之樂勝過同則流而無別禮勝過異則離而無恩弊各如此救弊者當使禮樂文濟貌雖敬必和合其情于內情雖親必飾正其貌于外此禮樂相資救弊之能事也及禮之義立于樂之中同者以異貴賤有等而不流矣樂之文同于禮之中異者以同上下相和而不離矣禮樂相資爲救如此然道虛易玩不儆以法不嚴必好其敬親之賢惡其流離之暴好惡著明則賢否無所逃矣暴者禁以刑威賢者舉以爵賞刑賞得宜則政令無不平矣然法粗易格不本以心不真樂雖輔禮恐外合中離仁以愛之使合情相親者皆至誠惻怛之流禮雖輔樂恐外飾中流義以正之使飾貌相敬者皆天理斷制之宜而禮樂皆根于性矣禮樂相濟心法相須民自親不至流敬不至離鼓舞于政教而不倦維持于仁義而不息治化有不通行無窮乎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

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忻喜歡愛之和生于中而後樂出進退周旋之序著于外而後禮作樂主中出則情意安舒而靜禮主外作則威儀交錯而文詮至斟酌難然至和妙于天然自然不待矯揉而必易文主繁縟似煩然至序歸于當然必然無事紛擾而必簡禮樂本體之妙如此故樂極其和之至人皆得所無怨禮極其序之至人各安分不爭帝世揖讓無爲而天下自治正此禮至樂至之謂也以樂至言民無暴寇臣無叛國以致大可偃兵小可措刑是百姓不見有患天子自無可怒世界如此則一和百和而樂達矣以禮至言恩合父子序明長幼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以敬四海之內使人人親親人人長長天子如此則一序百序而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

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大樂本天地之和故成功亦與天地同和大禮本天地之節故成功亦與天地同節惟同和則助和生物百物不失其生惟同節則助序成物祭祀以報其功可見明則禮滅樂盈實即有形之鬼神幽則鬼屈神伸實即無形之禮樂無二理亦無二功鬼神不違況于人乎是以四海感于禮者莫不相敬感于樂者莫不相愛也禮樂道大感人如此所以然者禮經曲殊事敬心之寓於事則一樂聲律異文愛心之寓于文則一惟禮情敬同樂情愛同故明王迭興此情相延不變也故制禮事質事文或與時移而敬之情不移作樂名韶名武或隨功轉而愛之情不變夫禮樂同歸愛敬安得不

使人合敬同愛哉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聲容皆樂器執此器者身有屈伸頭有俯仰位有綴兆態有疾徐是樂文而合愛之情寓此矣簠簋天產俎豆地產制度形製文章儀式皆禮器用此器者行有升降立有上下折有周旋服有楊襲是禮文而合敬之情寓此矣情是禮樂之原無形有理最深奧難徹知情則以理御起禮樂不必因襲文是禮樂之用其數有義亦纖悉難盡知文則以義述學禮樂不至湮沒作非開物成務不能此聖人之事述非博學多識不能此明者之事名不虛立凡名爲明聖正以能述作禮樂之

謂也情承上節文承本節○還旋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樂以統同即是天地周流合同之和禮以辨異即是天地高下散殊之序何以見之天地惟和則氣行不乖而物皆化惟序則質具有秩而物皆別氣和物化是一天然之樂聖人法其氣行於天者作樂凡聲音屢變皆著不息之精質序物別是一無體之禮聖人法其質具於地者制禮凡儀則一定皆著不動之則若過制不法地則亂而無序過作不法天則暴而不和故制作者必明天之和明地之序然後經曲本其散殊而禮興聲容本其合同而樂興此樂所以爲天地之和禮所以爲天地之序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雅頌之詞足論律呂之音有倫皆極和無患在樂之本情然也而人作之必以忻喜懽愛之和爲主而后詞音皆和此非樂之官主乎行中無過不及立正無偏與倚極序無邪在禮之本質然也而人行之必以莊敬恭順爲宰而後行立皆序此非禮之宰制乎禮樂各有其義如此若施器發聲用祭內外此凡民共知之數不足貴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

備者其唯大聖乎王者功成作樂備詠歌勿壞治定制禮備昭垂有象故功成揖讓是功大則樂備不惟盡美而又盡善治定無爲是治備則禮全不惟得文而又得意若干戚武舞美善未盡不如韶備也熟享亹咏誠意已洽不如禘達也五帝時殊功亦殊故淵咸英章韶樂不相沿而皆備三王世異治亦異故忠質文禮不相襲而皆其禮樂本于治功如此而行之不存乎人哉樂極聲容之美恐與盡悲來禮極儀文之粗恐得一遺萬若敦樂之和而不至憂備禮之中而不至偏惟大聖人建中和之極總治功之全乃能如此乎王者言位大聖言德制作言翻敦備言因○辨備韶敦熟享烹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地高下各位萬物散殊各形此是質序而自然禮制已行矣氣行過流不息物生合同變化此是氣和而自然樂情已興矣何以見之春作夏長乃天地生物之仁心秋斂冬藏乃天地肅正之義心仁止是和而樂之和不出此是近于樂義止是序而禮之序不出此是近于禮禮樂本體本于天地如此故樂成能敦厚天地之和率其陽氣而伸之神從天于上以生物使作長益卑禮成辨別天地之宜居其陰氣而屈之鬼從地于下以成物使斂藏益定禮樂成功同于天地如此此俱論理未涉人故聖人作樂以協應天之和制禮以配合地之宜皆效法有本非緣已私及制作既成禮樂彰明完備天地亦賴其助生成不失其職矣此纔着人說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天地有尊卑聖人因定君尊臣卑之禮山澤有高卑聖人因制貴高賤卑之位陽動常饒陰靜常乏聖人因制小大之禮大至不可損小至不可益也方是親義序別信之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各以類合物是吉凶軍賓嘉之事如吉禮事鬼神凶禮哀邦國各以羣分則以性之所生命之所稟情意自有厚薄名分自有隆殺之不同也在天有日月星辰而表廚薪棗法以成象在地有山澤而宮室器具法以成形聖人效天地以制禮如此則禮之理天地自然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燠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地氣升于上天氣降于下陰陽兩相摩入而不隔閡天地兩相盪散而不翕聚其間陰凝于外

陽在內不得出則搏擊爲雷霆陰陷于內陽在外不得入則奮散爲風雨陽噓而爲春夏陰吸而爲秋冬陽精聚而爲日陰精聚而爲月氣和行而百物之化皆興則樂情已肇此矣然則六律即蹈降之機八音即摩蕩之脉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鼓舞象雷霆清明象日月是樂之理乃天地自然之和也○上賞齊躋煖暄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樂不法天地致氣化不時則萬物不生禮不法天地致男女無別則亂升于天有感必應乃天地與禮樂自然感通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及夫禮序樂和流行乎

于地幽則與陰陽並行與鬼神相通高深則窮極星辰之高遠測入川微之深厚是乾始生物而樂已着太始之位贊天發達所生坤作成物而禮已居成物之位贊地安定所成太始化生無息而樂昭著其不息是樂之爲樂即天之爲天也成物麗地不動而禮昭著其不動是禮之爲禮即地之爲地也夫天地之間非動以鑄生即靜以鑄成今禮樂有以著不息而著不動是禮樂之一動一靜已括盡兩間天生地成之妙理而無復餘蘊矣故聖人不言天地而言禮樂使人知敦和別宜之制作自足操率神居鬼之乾坤云○著太始着字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

約述

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昔者舜作宮商角徵羽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解慍阜財之章志勤民也夔承舜命制樂以賞諸侯之能解民阜民奉君爲民也故凡天子爲樂賜諸侯皆賞其有德于民也諸侯教民德盛而教道尊嚴養民德盛而五穀時孰然後賞樂示勸故治民教養勤勞者樂舞行綴遠而長治民教養少逸者樂舞行綴近而短故觀舞遠近知德隆殺猶聞謚優劣知德淺深也○行杭綴拙行幸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堯樂名大章以欽明文思光被四表而德章明黃帝樂名咸池以開物成務通變宜民而德咸備舜之韶以允執温恭重華協帝而能紹堯禹之憂以精一執中祇承敷命而能光大殷周之大湊大武以應天順人行權而不失其正是極盡救民之道矣德皆以心法之妙與及人之功言湯武世疑未盡故又言盡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

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樂之聲教以發人志意容教以正人威儀其卷舒有倫即寒暑之應候也寒暑不時而世受其傷樂聲教中抑揚高下之事容教中屈伸綴兆之事其作止有度即風雨之往來也風雨失節而教反無功樂切于民如此故先王爲樂教欲時以法天之寒暑而治民也事欲節以法天之風雨而治民也教事皆善則君德和民行亦和而民尊道遵路行皆象君之德矣尚何傷世無功乎○行幸　夫

約述

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綏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酒食非禍而訟獄益興則酒之流無節生禍耳故先王爲酒禮以節之主禮主獻賓賓獻主各一獻至小矣然拜至拜受拜洗拜送各百拜故飲以終日不醉制禮以備酒禍如此可見行享有酒食固以合賓主之歡然合不可無德樂所以彷象賓以義接主以仁接之德也合不可有淫禮所以綏止賓燕樂不亂主節文終遂之淫也故死喪大事必有凶禮以哀吉祭大福必有嘉禮以樂哀樂之分皆終于禮則禮之綏淫至矣樂由心生本聖心所樂而還可以善民心內則達神與德感入者深外則移風易俗化行者遠故

先王明著樂教焉則樂之象德至矣○綴拙分去聲樂洛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夫民有血有氣即有心能知覺之性但未感則性寂無一定之常情及順逆諸物來感喜怒諸情應起而動然後無常者著于聲被于器心術無不形見焉是心動爲樂之始則聞樂不可知心邪故急促微細噍竭殺之音作便知民心所感有哀思憂愁之情○志噍焦殺殺思恕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揚不抑諧和不乖慢緩不迫易平不艱繁而相生相變多文理簡而有始有卒省節奏此等音作便知民心所感有康安歡樂之情○燕閑易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粗疏不細嚴厲不寬威猛不和于其起初是始之暴奮迅于其末終是終之暴

中間諸聲皆大爲憤怒是中之暴此等音作便知民心之剛強而堅毅○賁忿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廉有辨直無曲勁不柔正不邪莊整齊誠朴實此等音作便知民心之嚴肅而欽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寬隘裕不迫肉之員瑩如玉地好之通滑如玉孔順成有序和動不乖此等音作便知民心之慈和而仁愛○肉毬流辟邪散狹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流不好去聲不中邪不正散不節狹言遠成言終一終甚長而淫佚止辟也滌言洗濫言浸如水洗浸濫而無畔際也○辟僻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先王作樂因其性無不中情無不節然後形聲比器是以性情爲本有本必有文六律長短之度各有損益之數稽考使合上生益一度長而數多下生損一度短而數少也五音按節之禮各有合宜之義品制使當有清有濁而尊卑以辨有高有下而鑒殺以序也樂作如此然不贊天人何以徵其和邪天地有生氣樂以合之培其所不及人心有五常樂以道之迪其所固有生氣陽闢恐散陰閉恐密樂合之使不散不密五行剛過恐怒柔過恐懾樂道之使不怒不懾及陰變夫陽陽合夫陰陰陽交暢于天地之中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剛柔各暢于人心之中則閨中必肆外陽發爲生物陰發爲成物天地絪縕而萬物自然化醇剛發

爲合敬柔發爲合愛和順積中而英華自然發外天人皆和則樂豈有不和哉是故宮商角徵羽各安其位而無奪倫也樂和則可推以教民然後欲民立德則立大胥小胥之學宮舞勺舞象之等數增廣學者所習之節奏省察樂中五聲之文采以繩民性生本厚之德使涵養維持不壞于物欲欲民興行則音有五依律整齊使宮至濁稱大之位羽至清稱小之位律有六依次聯合使黃鍾倡前爲之始仲呂和後爲之終以象民日用常行之事使隨處體察各得其模彷然德厚事行莫非倫理繩之象之政使恩有親疎分有貴賤序有長幼別有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樂和是倫得而可焉德與行法也樂乖是倫失而可爲德與行戒也一樂而通天通人三極之秘寓焉合德合事彝倫之懿藏焉故古語曰樂之所觀其義深遠矣○行幸省惺稱秤此界見現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

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洞以忘本廣則容姦姦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土竭而植物損水覆而潛物損陽陰氣衰而生物損以況世亂無立本盡制之聖人則禮惡樂淫惟樂淫故哀過不莊樂過不安惟禮慝故慢易無節沉溺無返人感于禮樂大則容爲奸宄小則思爲貪欲上不可合生氣反感傷條暢之氣下不可道五常反滅絕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惡不以教人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不莊不安之奸聲感人則剛怒亲戾逆氣應之至由中發外逆氣成象則五音互相凌奪淫樂之興可知

性情度數之正聲感人則不怒不懾順氣應之至交暢發作順氣成象則五音無相奪倫和樂之興可知是聲倡氣和各有樂以爲應回者邪者曲者歸惡之分不混于善與姦聲逆氣淫樂爲一類直者歸善之分不混于惡與正聲順氣和樂爲一類以至天地間萬物亦各以善惡之類相感動于樂樂淫則物生感條暢之氣樂和則物生合生氣之和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志發爲情必過欲有理反情之正以和其無愧作之志行各有類必擇善去惡別事之類以成其無差錯之行反之此之何如耳目之姦亂不留聰也心術之淫慝不接也身體之惰邪不設也使外耳目鼻口內心知之百體皆由順以行自然之義由正以行當然之義則志行成而作樂之

然後發以音聲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類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本立然後發以簫出之聲雜比之音彼此樂成以奮至德積中發外之輝以動四氣不散不密之和以著在人倫理在物生理之萬理樂耶天人如此其妙何如是故樂聲無奪倫無錯節如天輕清于上而明下濟樂體貫精粗兼道器如地廣博于下而大無外樂序始官終羽始黃鍾終仲呂象四時相行之序樂節祝作故止金聲玉振象風雨往來之節其極法象之妙如此言其常五聲宮黃商白角青羽黑配五方之色聲濁者色質聲清者色鮮各相錯成文而不亂六律旋宮毋相奪也土坤金兌石乾革坎配八卦之風配陽風者從陽律配陰風者從陰律各以類相從而不姦音律長短有度損益有數是度相生至百凡陽下生陰得損一之數而常不多凡陰上生陽得益一之數而常不少總是常而不紊矣五音宮大聲羽之小而益顯羽小聲宮之大而益明是轉相成六律仲呂終而黃鍾即繼黃鍾終而仲呂即繼是更相生音律作有倡和體有清濁當應鍾清倡黃鍾諸律清濁和既清者爲經以統濁迫黃鍾濁倡應鍾諸律清和又濁者爲經以統清是迭爲經總是變而不窮矣其極常變之妙如此至樂教通行于天下人皆和敬和親和順倫理清粹不雜一人之聰明和平一人倫清也人人之移易皆寧人人倫清也樂妙而化神何如哉五聲有至清次清有至濁次濁有清濁

相宓錯得宜即五色之雜成文采六律華觕從黃鍾大呂太簇之律竹木從夾鍾姑洗仲呂之律絲土從雅宧林鍾夷則之律金石從南呂無射應鍾之律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承上志和而後樂興是樂之取義在樂也君子以志和行成得道爲樂小人以肆志妄行得欲爲樂樂發乎欲而止乎道是樂而有制雖樂何亂樂徇于欲而忘于道且患得患失惑焉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惟樂本于道故君子反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夫民及樂行而民向道近者倫清遠者風移則君子志和情正之德可見矣德者得道之謂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

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性渾然中存而德則其端緒可見有德而後作樂以樂之是樂乃德之光華若金石絲竹則僅僅樂器而已故聲成文有詩以言心之志詩成而口歌以詠心之聲既歌而手舞足蹈以動心之容三者皆本于心之有德而後從以樂器如金石之從詩歌于羽之從舞蹈正見樂爲德華處是故實德之在心深厚則文采之在樂光顯猶天地之和氣充盛則化育之流行不測惟文生于情故和順積中既備志和行成之德而英華發外斯極聲容節奏之盛則樂之爲樂皆實德發揮豈可無德爲僞乎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樂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出中出皆心之自動心動于聲可歌可舞而樂已兆象聲合于器有舞之文采音之節奏而樂斯盡飾此自源沂流皆未着人君子反情比類以動其本生變成方以樂其象然後比八音之器合文武之舞以治其飾君子作樂如此則樂與舞安有不善哉故樂之將作先擊鼓以警動衆聽欲審音舞之將作先三步以見示方法欲習容舞一終再起則擊鼓以著其進欲不亂舞畢終復亂則擊鐃以飭其歸欲有節舞容雖奮疾而和易中存不傷于拔樂理雖極幽而情文發越不終于隱以之爲已而獨樂其志則樂舞之

趣愈玩愈深不厭其道以之爲人而備舉其道則樂舞之理共習共著不私其欲故忻喜歡愛情見于作樂之初而知順正行義以爲樂本者無不立移風易俗化成于作樂之終而知和志成行以爲化原者無不尊君子以好和敬和親和順之善感發其良心小人以聽不敬不親不順之過蕩滌其邪穢樂舞功用之大如此故曰生民之道雖多未大惟樂盡善盡美而感最深爲已爲人而化最神道之至大無以加也○見現拔佩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陽散主施而樂法之凡條理之發越皆情不外秘勢不中住是樂即施也陰斂主報而禮法之凡交際之往復皆荅其先施還其既朴是禮即報也何也生于文德者樂以文樂生于武功者樂以武樂是樂各爲樂其所自生物始于天者反以郊禮人始于祖者反以禘禮是禮各反其所由始生之所自即德樂以章文德武德而象其成是樂非主

施乎始之所自即情禮以報生人生物而反其始是禮非主報乎○施世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以禮報言所謂大輅象金木革等威隆盛乃天子之車旗繪龍旒用九變化體陽乃天子之旌用龜以上飾龜以青黑緣乃天子之寶龜又從牛羊之羣以備燕享諸侯何以得此哉則天子謂其功在國家德在斯民以報而贈之也禮之爲報可知樂也者情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理未至極尚可容人變易惟樂極和喜怒一劑爲情之不可變禮極序等級一定爲理之不可易禮樂本體如此故以樂之情統天下之情皆和順道德純然閒閒樂非統同乎以禮之理辨天下之理皆謹審節文

截然不亂禮非辨異乎人情非同即異禮樂各治之是禮樂之說已管盡人情之同異矣功用之人何如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人性本善氣習或變今窮本復善知變改惡此何情哉是樂和道德消渣穢感通之至情也天理本誠物欲多僞今著誠存理去僞遏欲此何法哉是禮增美質什回邪脩爲之常法也所以然者何也天地有和序之情禮樂倣像之人心有仁義之德禮樂發達之上下有陰陽之神禮樂降興之和序爲體之精器數爲體之粗禮樂有文有本凝合其體父子主恩爲節君臣主敬爲節禮樂和敬和親總領其節禮樂道大如此所以窮知著去善感人情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萌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大人聖人居制作之位其興樂禮樂何爲哉以和召和以序召序昭明天地生誠之化焉耳是故天地異位然一降一陟相訢而合陰陽異氣然不散不密相和而得惟合得故天以陽照而覆萬物地以陰嫗而育萬物以植物草木句萌之茂達以動物羽翼角觡蟲蟄之咸生有羽毛以伏以孕而形化有卵胎不殰不殈而生遂其和如此一歸于樂道之敦和率神祭贊使然耳樂昭天地而禮不可知乎○訢欣煦句嫗歐區句觡格鬻育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夫樂能昭天地則樂非止鍾呂等聲干揚等容此樂末節非本皆童子所舞而君不事禮能昭天地則禮非止筵俎籩豆等器升降等度此禮本節非本皆有司所掌而君不事樂師徒辨知國風雅頌之聲詩特弦于北面而君知聲之本則南面宗祝徒辨宗廟祼獻饋食之禮特後于尸而尸以敬爲主則在前商祝徒辨喪節饋奠之禮特後主人而主以哀爲主則在前可見君者和敬德成則處上童子有司樂師特藝成則處下尸與主人孝敬行成則在先宗祝商祝特事成則在後道器輕重之分如此先王聖人體全用備有德之上而兼有藝之下有行之先而兼有

事之後然後稱情立文可以有禮制于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古樂其舞進退旅齊其聲和正廣大堂上絃有琴瑟堂下匏與笙簧皆會合相守待擊拊鼓而後作是會合有統聲之始奏以鼓聲之文舞之終止以金鐃之武是始終不紊聲亂失序則治以拊鼓之相舞疾失節則訊以樂器之雅是欹弊有輔總是和敬兼備意君子于是契于心而形于口其語不能置

政道此古樂和敬之妙而已有得于樂則能和能節而身脩相敬相親而家齊合敬同愛而天下平此正古樂以性情之中和而發現于聲容者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猱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新樂進退俯曲則舞亂姦濫不止則聲淫優之侏儒雜男女忘父子則倫亂豈如古樂之可語乎此新樂之發揮然也○儒優猱撓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古者天地順位四時當序講信脩睦而民有德時和年豐而穀用昌人無疾疢世無妖祥此謂氣化均調之大當矣然後聖人秉大當之時作為父子君臣使三綱六紀之禮皆統理于斯凡倫屬內者皆統于父子倫屬外者皆統于君臣也及紀綱既正天下皆禮達分定然後本人道之正者正六律以次五音清濁本人道之和者和五聲以協六律長短以琴瑟之絃人聲之歌而播此雅頌之樂章則聲律絃歌之音皆綱常倫理之發越不謂之德音乎是德音有本有文盡善盡美正所為可語可道能脩能平者即此之謂古樂也引詩明

德音之意○當去聲莫默施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鄭音濫色由于志淫宋音狎女由于志溺衛之促數志煩齊之傲辟志驕四音皆淫色害德故為溺音而不以祭○趨促數速敖傲辟僻喬驕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詩之肅言音制之禮義稽之度數不流不蕩肅肅而敬也詩之雍言音順成和動優柔平中紀如繹如雍雍而和也由敬與和充之可脩可齊可平何事不可行所以用之祭祀而先祖聽也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德者正溺音邪皆易感人故人君謹所好惡好其古而正不好其今而溺者而已蓋君好僅起于意念而臣即爲之已被而成象上行僅措于事爲而民即從之已蒸而成風不慎何以道民詩言誘民孔易正此上下相感好惡當慎之謂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鞉小鼓大控擊楬止壎嘂篪和六者質素無文乃古德音之音又假鍾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戚旄狄文武之舞以動其容而樂備矣而用何所不宜邪先王有廟祭用此樂則先祖是聽祭祀有獻酬用

此樂則上下用情異姓之助祭有貴賤聽樂和敬位各得宜同姓之長幼有尊卑聽樂和親世世式序正樂適用如此信當好之以牖民也○椌謄楬簬壎喧篪池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樂始作而鍾先鳴聲不鏗然乎聲一鏗而樂皆作鍾非號令乎令嚴則作士氣而使橫滿可也氣橫則張六師而使威武可也一鍾無陝可思故君子聽思武臣以捍外備內也着思則何恐卧○橫曠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然不雜有辨別之象非明辨于義不能守死不移死封疆之臣正能辨別彼此致死患難也○磬聲絲聲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琴瑟之絃哀切如人峭厲欽肅有廉隅象廉則志趣高潔不奪于物欲故思見利思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竹聲汎濫廣博有會合象人汎愛若必聯疎合異是我能會人會則近悅遠來而衆可聚畜聚容民聚衆非聚歛之謂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動衆動則有將帥進發士卒之意進衆攝在大將故思將帥可見君子聽金石絲竹鼓鼙之音非徒聽其鏗鏘已也彼鍾磬亦有所合于武臣封疆之思絲竹鼓鼙亦有所合于志義畜聚將帥之思也心思兩相契合而聽又何恐卧耶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夫子問大武未舞何

擊鼓戒衆太久賈言此象武王伐暴皆因三千同心恐衆心一時未得故備久不出也此是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遽事也又問歌聲何咏歌象武王會師皆因八百協力恐諸侯後至不及故長歌以望也此是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何其太蚤賈言及時伐紂事不可緩下言是問太公此非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武舞忽跪以右膝致地左足仰上何故賈言此非武坐舞法無坐下言是周召此非○憲軒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問武樂

貪淫及商何故賈言此非武音又言或樂官失其初傳之真若非失傳便是武王有心取商而志荒亂夫子然其知武王之心又謂與周萇弘之言相同寘罕買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聞命者賈言而夫子不非自謂已是也遲之是備戒已久舞人未就位時遲而又久是總干山立舞人出就位時夫子言樂有聲有容所以做象王者成功故武樂未舞持干山立凝然不動象武王從容待諸侯有人歸我之勢無我取人之嫌也初舞即發揚蹈厲象太公膺揚牧野之志武臣尚猛也非及時事舞終左右列坐象周召制作保釐之治文臣尚安也非舞無坐且夫武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言樂舞始終各有所象樂每一成舞易一位初自南往北也一成從南第一位出至第二位是象與師北出再成從第二位往至第三位是象取紂滅商三成第三位往至第四位是象克商南還而北止繼自北回南也四成從北一位却回第二位是象滅國五十疆理南方五成北二位却至第三位是象周公召公分居左右六成復歸南頭第一位是象功成歸鎬四海共尊為天子而南止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就六成中二人夾舞者振鐸舞人以戈矛四擊象武王會師孟津誓衆牧野而盛威中國也要知得道多助以德威為威意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就六成中舞人有部分振鐸夾而並進象武王三千協力八百同心而事業蚤濟也舞者北出以後復綴以前皆久立行綴象武王思諸侯一國不至即商命一月未絕故久立待命無利商之心也武舞遲之又久之義如此○分去聲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不盡言遲久不見雍容之氣象且以牧野記事明之帝遠恐遺而封惑也王近猶存而封緩也封墓以獎忠魂釋囚使封以寘王家行闾復爵以收遺賢于民則解散虐政于士則增倍俸入總見牧野之仁政如此○薊計行幸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鄣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將帥之士使為諸侯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言偃武之事濟河歸鎬正可偃武之時放牛歸馬于山林藏車甲于府庫包裹干戈為建櫜弛武備也將帥封齊封魯為諸侯行封賞也弛備行賞天下知武王意不用兵也○建鍵櫜高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此言脩文之事天子習射東學節以狸首西學節以騶虞王禮射而貫革息矣諸侯各服衮冕之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此言脩文

穀蒲之笏主禮服而虎賁脫劍矣崇祀文王明堂以配上帝故人皆知尊親致孝制爲春朝秋覲以肅諸侯故人皆知守法忠君制爲耕籍田以祀帝故人皆知竭力敬神五者教德教讓教孝教忠教敬皆有關世道有裨人心天下之大教也○射石說脫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下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五教外又有養老之禮老近于兄教以弟道總上是褒聖厚臣止武數文漸次周密如此則四方皆周道之漸被人人皆禮樂之交通是武王不惟從容戡亂抑且優游綏治既遲且久如此則武舞之備戒而遲立級而久以象此也不亦宜乎○食士更羙大泰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

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治躬治心不可暫離禮樂誠研窮極和之樂理以治心則平易坦直慈愛良善之心爲所本有至此油然生發不窮生則活潑快樂有進不能已之妙樂則心理渾合有不可搖動是安安則始終如一無所間斷是久久則不思不勉渾然天成天則無聲無臭神妙不測至于天純是至誠無息信不待言矣至于神純是恂慄莊嚴威不待怒矣夫奢心生而衆妙呈此皆致樂治心故感化人心然也○子慈諒良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研窮極序之禮以治躬則安重不眺是莊敛肅不惕是敬莊敬是色足憚貌足畏顏嚴威可畏儀可象而威致禮之盛如此苟治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乘斯須入心其能久安天神乎治躬斯須不莊不敬則恭惕乘斯須入身其能嚴威乎此禮樂不可斯須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本動于內心之和故能治心禮本動于外躬之順故能治躬禮樂本體如此人能內而致樂極和外而致禮極順德容表裡皆盛則和見于顏色而瞻者不爭天神在我誰不信威順見于容貌而望者不慢嚴威在我誰有違犯而未已也顏色之和即是德煇運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皆法君子之

和以治心矣豈但不爭哉容貌之順即是至理發揮于內而民莫不承順皆法君子之順以治躬矣豈但不慢哉禮樂感化如此故曰禮樂治身治心則舉身心之和順錯爲天下之和順易易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樂者和之動于內禮者序之動于外禮外故體主減凡恭敬莊順皆有收束貶損之意樂內故體主盈凡忻喜懽愛皆有流動充滿之意禮雖減而用貴和行禮者必以進文其不及使欵洽之中常多雍容之雅樂雖盈而用貴節用樂者必以反文其不及使充滿之中常多撙節之規若用禮不進則威儀

流而無文則樂不反則意氣放肆而無制所以禮必有和以爲減之報報者相酬之意樂必有節以爲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禮得其報則從容懽愛無拘迫之苦故樂樂得其反則優柔平中無陷溺之危故安報之于禮反之于樂相須並用皆矯其太過不及之偏而歸于當然不易之宜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于聲音形于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有聲容生于人情之懽樂也而還可以治情諧倫理淑心身人情所不能免也何也人情樂必發于聲音而咏歌形于動靜而舞蹈此生人自然之理也至形于聲音動靜則心術之變動發洩無餘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不能不形爲歌舞形而不爲道迪則必亂先王恥其亂爲之歌大雅小雅陳王政以致勸戒爲之歌商頌周頌美盛德以感通使雅頌咏于聲者皆蕭雅之道故道是娛樂而不至于流著于文者皆脩平之理故理足議論而不至于息使聲與文之播于器者或宛曲或徑直或豐繁或殺瘠或稜廉或圓肉或節或奏其和平皆足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邪辟之心氣得接三者正是先王立樂之方法法在耻亂道情也○樂洛耐能肉毬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飾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樂即雅頌聲文與器廟祭有君臣上下王敬聽樂則從容和敬族里有長幼王順聽樂則洽洽和順閨門有父子兄弟王親聽樂則忻喜和親樂化如此而豈無本哉喜怒哀樂之情雖多而性罹一審持一性使此中凝定發皆中節則和定而樂有本更取雅頌聲文合諸絲竹之物以莹其音律之節而樂有具及節奏相應相和各得其理若五色雜錯成文則樂極和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而和敬和親附親至疎至衆而長幼和順也此先王立樂之方法法在心和化和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聽雅思政聽頌思德志意皆和敬和親和順而得廣焉執干戚時習俯仰詘伸容貌自得莊行綴兆時要與節奏聲合行列自得正進退自得齊焉可見天地賦人形性未嘗有言教人令樂內教正志外教正儀是樂即天地之詔命矣中和具人心身未必盡能檢制今樂內攝志無僻外攝容無垂是樂即中和之紀矣樂貫心身通天人信爲治情不能免也○行杭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喜心在中則作樂是樂乃先王飾喜之具怒心在中則制軍器是軍禮乃飾怒之具先王喜怒甚正所喜無慮不作皆當喜之儕類所怒不其橫行皆當怒之儕類惟喜

當而作樂天下感于正樂無不和怒當而制軍暴民懾于正兵無不畏故治道非一惟禮樂運公喜公怒之心爲共和共畏之化移風易俗安上治民道之至盛無以加也○儀紫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多緩柔多姆今合于主靜持正是寬柔

德盛與頌之美盛德相宜量大多曠知達多僞今合于安靜信實是謹飾意多與大雅之謹朝會相宜恭多拘儉多齎今好禮則應接當與小雅忻懽洽治盡下之情者相宜直多躁廉多亢今靜謙則性情正與國風美善刺惡得情之正者相宜徑情直行濟以慈愛則高明柔克宜于商聲之剛決和厚易直濟以果斷則沉潛剛克宜于齊音之柔緩故必未歌之先直正己身使德備然後爲聲歌以陳其德及德陳于歌性天流行而己動則以和召和天地應而萬位四時和而順理萬物育而逐生歌之妙用如此賜可不自擇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遺聲言聲

是先王非今燕女溺志之商激辟騶志之齊也商聲剛中臨事屢斷剛中之發齊音柔中見利能讓柔中之發斷事勇德讓利義德皆歌以涵養保全之○識志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足蹈而舞之此盡言之變暢說之致而歌成矣歌義之妙又如此是賜雖問歌而已盡問樂之理也○隊墜中去聲說悅

祭法

閩陳有元長大纂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

四時常祭外又五年一禘祭始祖之祖每歲一郊推始祖配天七廟常制外又立祖世室于昭以祖有功立宗世室于穆以宗有德乃歷代所用何如嚳爲虞祖而黃帝尤嚳祖故虞禘黃帝郊嚳項功在虞而堯尤有德于虞故虞祖項宗堯官天下者不私其親也夏人之禘黃郊鯀祖項宗禹殷人之禘嚳郊冥祖契宗湯家天下者各報其親也周人生于嚳妃姜源祭于稷封有邰故禘嚳郊稷皆追報以及無窮文有新命之功武有作求之德故祖文宗武皆崇報以永不遷○契樊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積柴太壇加牲玉而燔者何天秉陽在上以氣之上升報天也瘞地爲坎實牲鼎而埋者何地秉陰在下以誠之下格報地也然此燔瘞之牲皆用騂犢取尚赤而貴誠○燔煩瘞意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夏埋牲東南之泰昭秋冬埋牲西北之泰昭此祭四時司令之神也春晝迓寒于坎迎暑于壇秋夜送暑于壇迎寒于坎此祭寒暑司氣之神也日陽若象春分朝日王宮之壇致寅宵也月陰夕象秋暮祭月夜明之坎蒼代明也星辰衆所瞻仰而明尚隱故祭于幽宗之地水旱求其及時而聲常呼故祭于雩宗之地四方陽位主以乾坎艮震四壇圜方陰位主以巽離坤兌四坎者此祭四方百物之神也山川林谷丘陵有潤物生財之功爲神故皆祭之而分各異天子祭以天下諸侯祭以其地○相祖近迎見現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人物受理氣以生各有分數各有命運故曰命及死物言折毀人言鬼歸此名生于實不可變也內祭各從其親故七代更立外祭各因其神故餘不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分封不定則祀典不明王者分畿外之地建公侯各國置畿內之都立卿士各邑然後設

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壇墠以行祈禱之祭分封以制祭如此而豈無別哉親親不可無殺有昭有穆有祖有考以爲親疎之數尊尊不可無等有七有五有三有二以爲多少之數皆以稱情辨分也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王立七廟七廟之外壇墠各一焉考訓成言父道之成王訓大言祖大于父皇訓尊言曾尊于祖顯以明高祖之尊祖以言七廟之始四廟情親祖廟義尊故皆月祭高祖上二祖是遠廟以奉尊王爲祧有昭穆二祧不月祭此春秋享嘗所謂王立七廟如此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世遠愈疎惟祈禱則祭四時不祭去墠爲鬼雖祈禱亦不祭所謂一壇一墠如此○墠善諸侯立五[illegible]

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曰
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墠壇墠有
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月祭止二廟壇
墠即二祧是降于天
子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大夫近親無月祭遠親
無享嘗是降于諸侯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
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
鬼享嘗不及曾高上盡爲
鬼是降于大夫○適嫡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
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祖無廟曾盡爲
鬼是降于適士王爲羣姓立

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
置社王者係天下土穀立社庫門之外祈奠天下之
民居足天下之民食是爲大社若王自置籍田
供祭先王是王社諸侯爲一國立是國社爲籍
田立是侯社大夫以下不自立社爲衆共置王爲
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
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
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
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主督察設在
厨祀于冬中霤主

堂室設在牖祀于夏國門司啓閉設門左祀于秋國
行司往來設軷上祀于冬泰壇帝王後設壇北祀于
冬戶司出入設門西祀于春竈司飲食設竈陘祀于
夏王不惟爲天下立亦自爲立之諸侯以下皆殺以
兩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法施兼利用正德勞定兼
菑慤成美菑天災害人害是故厲山氏之
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其子名柱能植穀爲農官以
夏衰後人以周棄能盡有相之道可繼
夏業故祀棄爲稷此法施于足食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共工在神農前既伯九州其
子后土能盡經野之法以平

九州故今祀后土爲社
此法施于足居○共恭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與星辰
事相表裡帝嚳積筭步分能序星辰以著衆如日月
會降婁豕建見南方示衆可耕之時日月會壽星牛
角見南方示衆可飲之時此法施于授時
法當罪義終禪位得
人此法施于治道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
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障壅塞脩者改其壅閉
加其決排此勞定之事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黃帝正定百物
之名使因名以
究其用民不干惑因名以生其利財可上供顓頊代
作時異物煩名而未當者更之遺而未名者增之使
民益明財益供此法施于正物契爲司徒而民成司徒教官之長民
成即百姓親五品
遜此法施于
明倫冥勤其官而水死水
神湯以寬治民而除

虞克寬克仁代虞以覽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文治脩和怙月之治武功勝殷過劉之功去菑捍救民水火皆其有功烈總承上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承言祭不止聖賢至日月星辰之祭以其垂象爲民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之祭以其生物爲民取財族類典常言聖賢神祇若無此類功烈則不得載報功之常典以祭所謂祭法如此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數疏指時煩怠指事敬忘指心皆言失時之不可君子以敬愛之心合天時之變但春祭秋嘗而無疏數所以必秋嘗以秋霜露殺物君子忽思親與物往悽愴在心非爲寒故所以必春禘以春雨露生物君子忽思親與物來怵惕在心如將見親既如見則禘祭欣樂以迎其來既非寒則嘗祭哀戚以送其往故禘有樂稱喜嘗無樂稱哀其合天道如此又何不敬與忘乎○數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百物既備思親心得專致是致齊則於寢室窔奧之中百物未備思親心猶有雜是散齊則於寢廟中門之外齊事何如親身有居處色有笑語心有志意事有喜樂物有愛嗜思皆由粗及精極想像之誠自散齊七日思至致齊三日親之形神往來思慮若熟矣不恍見所爲齊乎思是心結于親見是親凝于心通兼散致言未祭而思親之敬如此○齊齋樂洛爲諸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祭日血毛告神入室則僾然彷彿見親容貌于神位薦俎獻酒周旋出戶則肅然微揚聞聲舉動容止之聲及出戶而聽則愾然太息聞

親咨嗟咳嘆之聲是見親之神著于外者如此○優愛見現還旋愾慨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不但入室出戶然先王孝心常存祭之始終親色不忘于目常若承顏時親聲不絕于耳常若聽命時親心志嗜欲不忘于心常若先意承志時葢親向之見聞又密矣是念親之心存于中者如此所以然者愛不徒愛極致思慕之愛故存之切如此敬不徒敬極致儼恪之敬故著之顯如此著存二者常不忘于心則祭日之入室出戶耳目心思安得不致敬乎君子生既敬以養之死又敬以享之葢思終已之身而弗辱乎親也○養讓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

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不敢用爲他事非避不祥言此日哀痛之誠有所獨至不敢盡心于私事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薦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凡君皆祀天子皆祀親而能饗必惟聖人孝子何故以饗不在物在心之能向也聖人至精至明向天與天爲一孝子致敬致慤向親與親爲一故帝親享格如此也以享親言是故孝子臨尸愛敬兼至無怍于心何以見之君出廟牽牲夫人時奠盎齊君獻尸醴酳夫人時薦饋豆是夫婦親事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是內外備官斯時敬則齊齊整肅之極忠則愉愉和順之實具此敬忠皆切切焉欲親享此酌獻之物向親之心如此所以臨尸不怍也而親有不享乎○卿向齊如字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文王祭日如事生是愛敬至如不欲生是思慕切忌祭必哀是志有所至稱諱如見是聞名心懼祀之忠誠如此即此忠誠想像如見親所愛真可欲色其惟文王能然與不但祭日如此詩言宣王明發之時不能安寢惟思念文武功烈此即文王祭必思親之心是文王之詩也葢文王祭畢至明日不寐以昨既享而致其來今日去矣又從思念不置此正

明發有懷之謂故凡祭本日與明日皆哀樂半祭而享既樂以迎來明日已畢又哀以思往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仲尼嘗奉所薦而進于尸其親身執事專謹其行步迫促不寧皆誠慤不專儀容子貢疑無濟濟之衆盛漆漆之專致與昔言祭容何異夫子言濟濟發揚衆盛之容

可待踈遠漸漸整齊專致之容可自脩飭踈遠則不切脩飭則不真夫何神明可交我今自祭正要交神又何齊濟漸漸之有然我向言濟濟漸漸自有人不在主祭自有時不在正薦彼天子諸侯儐尸在堂更反入室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此時序禮樂等器備助祭等官以將旅酬其君子之旅酬往復者各以威儀相尚而致濟濟漸漸之容何嘗有思念恍惚交神之心乎夫言因事因人豈拘一端各有所主或主助祭之獻酬則盡飭或主自祭之正薦則致誠也○趨促數數添切恍晃惚忽當去聲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未祭有事凡脩制設儀皆慮之早比祭有物凡天生地養皆陳之備然豫備不可不誠必以清虛之心治之心無事而後能事事心無物而後能物物也○比毗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慮事事治至于既備可以祭矣于是朝踐時夫婦潔敬奉進祭物洞洞徹表裡屬屬極忠實之狀如弗勝如將墜其孝敬神明之心可謂極至與饋食時薦薦俎序禮樂備百官凡助祭之官宣祝詞以諭主人之志意蓋欲以主人恍惚之心與神明交冀神明庶或饗我之祭此切切欲庶或饗之正孝子愛親之心志也所謂孝子能享親如此○勝升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

之也專謹爲慤真實爲信主一爲敬皆盡之而無一毫之不然此祭誠于心也禮有常經不可私爲隆殺盡之無過禮而靡無失禮而非此祭誠于物也至將事而進待事而退皆敬心順聽如親聆父母命令使已然向親之誠如此此所以饗親與**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至與不至但觀所祭而可知也方朝饋未行立而待事則敬在墊析變常當朝饋方舉進而從事則敬在怡悅致親當朝踐薦血腥饋食薦熟食則敬在切切欲親之享既薦暫退則順聽不違如受教命徹饌終退則慎終如始敬齊在面此祭而知爲孝子之心也若不詘是無變常而固不愉是無致親而疏不欲是無冀享之愛不如受命是不聽順而敖不敬齊是不慎終而忘本此祭不問而知爲不孝胥失之矣○詘屈齊如字敖傲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深愛愛韞于中而不可解愛深則必有和順之聲氣怡愉之悅色委婉之身容皆是愛徵執玉極慎奉盈極畏狀敬之至敬至則洞洞透徹屬屬誠實若玉與盈之弗勝若玉與盈之將失皆是敬徵愛敬兼至乃可事親若嚴威儼恪近厲非愛近亢非敬此成人養望則可以事親則非**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

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序賢貴德序爵貴貴膳夫貴老庠序齒貴長恤孤慈幼五者皆治天下使之定也所以必貴五者何也道渾全無迹德行道有得雖非道之全而可體道是德近道可貴君至尊臣貴次君是近君親至愛老年同親是近親兄人所敬長分同于兄是近兄子人所愛幼情同于子是近子五者可貴以此而孝弟尤所當先事親孝而推以老人

之老則孝極其至近于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不過廣推此愛而已事兄弟而推以長人之長則弟極其至近于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不過推廣此敬而已王道始于事親可見天子亦必有父霸業始於事兄可見諸侯亦必有兄況其下乎是孝弟爲人心之所同故先王之教惟因所同而無改易正所以統率乎天下國家使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貴德貴貴慈幼之道皆自此推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君無不愛立愛先自親始是教民睦親君無不敬立敬先自長始是教民順長此教是身教未涉人教睦則民知有親當愛教順則民知長命當順纔着民說夫上自孝順而人自事親聽命則天下皆行吾之愛敬矣是孝弟所以當因也錯行只從上自見不加推贊○錯措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脾脅乃退燔祭祭脢而退敬之至也祭宗廟之日方牲未殺君親牽牲入以子姓之證荅君共牽以卿大夫之貴佐幹序從既入廟門麗牲于碑而納牲詔于庭之禮行矣及殺牲大夫取牲耳毛以告全君執鸞刀刲取脾脅以燔燎斯臭陽已達朝事報氣之禮行君乃暫退而立阼階也及正薦有湯爓之祭以全于氣斯臭味而全饋食報魄之禮行君乃終退而出廟門也是牽牲麗牲皆竭力從事暫退終退皆慎終如始敬何其至哉○刲奎脾律脅寥爓潛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大哉乾元而郊報之非他禮可比是大報天天以陰陽化生而日陽精月陰精正天

功顯著之處故報天主神以日祭日配神以月郊祭如此而果何時哉夏尚黑祭于日暗之黑時殷尚白祭于陽中之白時周尚赤祭于朝初升及暗將落之赤時○闇暗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先王祭日王宮之壇祭月夜明之坎何也日月陰陽有幽明上下故壇顯坎隱以別陰陽之幽明壇高坎深以制陰陽之上下也祭日壇必于東祭月坎必于西何也日月陰陽有外內正位故東出西入以別陰陽之外內陽中陰中以端陰陽之正位也然日壇何爲必東以日象出天地之東也月坎何爲必西以月明生輪廓之西也日月祭各有義所以當祭何哉蓋月秉陰常乏而短日秉陽常饒而長此陰陽長短終而復始始而復終巡行不息以致陽變陰合陽生陰成而百化之皆

和也日月功至如此其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致是推極報天報祖致反始之禮齊明盛服致鬼神之禮質遬敏散適于至平致和物用之禮正名定分各有尊卑致義之禮講信脩睦徧爲揖讓致讓之禮此五禮何以哉反治使人厚本祀神使人尊敬致物用使有恒產恒心以立人紀致義使各不偏不僭以去悖逆致讓使讓利讓能以去爭禮可爲國如此人君用此五禮以致治則人已宜幽明順是天下大經大法之禮不止行于一身一家已也假令有倍本犯上等敖邪不正之人亦當少矣○去上聲奇敖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生時氣魄即是死後鬼神人身運動是氣死則氣靈屬陽爲神精靈至不可揜而神先從氣來是生氣爲神之盛人身形質是魄死則魄靈屬陰爲鬼精靈皆自此出而鬼先從魄出是生魄爲鬼之盛但生時氣魄合死後氣魄分聖人制禮合聚其已離之魂魄而命爲鬼神以此爲教則義理精深而又不墮虛無情意懇切而又不離本質非教之至而何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魄陰重濁死必歸土從陰也氣陽輕清死必上升從陽或昭然爲光耀之景或焄然爲焄蒿之蒸或肅然爲悽愴之氣此乃百物之精靈不與魄俱散是神之昭著露靈處也此氣爲神之盛也○焄熏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因百物精靈不掩制爲極尊之稱顯然命陰靈爲鬼陽靈爲神使民知敬以爲黔首領惡全好之法則此名一立百衆畏威惟恐鬼神之鑒臨孰敢傷而爲惡萬民服德惟求鬼神之鑒格孰敢違而不善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然禮制未立終未足以教民于是築爲宮室近者爲宗別其情親世近而祭數遠者爲祧別其情疎世遠而祭疎凡以教民反古復始以祀先祖不忘吾身所由生也民各有身思報自服從而聽之速矣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鄉見以蕭

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加豚首心見間以俠鬯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氣神魄鬼之二端既立報以朝踐饋食之禮朝踐何如建設早朝所行之事則燔燒膟膋使羶香之氣上騰間雜蕭蒿使光采之煙上映以氣陽升天故尚臭從陽報祖考之氣也此報氣正事以如生如存之心非教衆反始乎饋食何如其薦黍稷其羹肝肺首心雜以兩鬯之醴酒又有始灌之鬱鬯以魄陰歸地故尚味從陰報祖考之魄也報魄既行旅酬斯舉賓長諸父酬其下執事昆弟獻其士教之相愛用情不惟格神于幽又以神惠及人非禮之至乎○朝調羶仙鄰香見澗鬯武見間二字合爲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

于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
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反追以心復酬以禮意在報親所生所以全付敬情
都用之于竭力從事躬親以盡報之用也下躬耕躬
牲躬蠶皆竭力處紘繫冕者先古先祖此言躬耕之
敬○籍集紘宏酪洛齊咨盛成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
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
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養之在滌
一言朝牲之敬一言巡牲之孝古者天子諸侯必有

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
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
食之公桑至閉之謹蠶之所夫人至使蠶擇蠶之人
奉種至食之養蠶之法戾乾也○昕欣積注奉
捧食士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
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三月蠶成此去
歲蠶成之時已一週故謂歲盡副訓覆字首餘所以覆首禮謂禮待
先君後夫人獻繭之有序盛服與少牢受繭之有禮
皆古獻繭常禮見不可易意○單丹奉捧禕揮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

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
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至使繅以親繅言遂朱至文章以染采言以爲
黼黻三句原其用重敬之至總上三節其始蠶所養
人蠶法其終受繭親繅染采
皆親所竭力從事敬何至哉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
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
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
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
乎孝無窮而分有限等各三大孝尊父配天天子之
孝次孝成身揚名弗辱卿大夫之孝下孝養志養
體士庶之孝分有異而孝皆同君子指士孝就能養
言親意未形先防未萌之欲親志方善預成欲爲之

美皆委曲開諭使心與道一而未始違此真養志之
孝參徒養體而不能養志敢言孝乎○養讓先去聲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
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
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此弗辱之孝身是父母之身
敬則成身就親居處等皆行莊忠等皆敬莊言容敬
言事不遂不終成其美哉則辱身辱親此無不敬爲
弗辱之孝與○陳陣亨孰羶薌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
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
也已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

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此能養之孝享天産而臭羶熟地産而臭蕭先嘗以薦于親此常事非孝但養體而已君子所謂能養之孝必愼行其身及德成名立國人稱願幸其有子是以成身爲成親之孝也國人願幸便有激勸意可見孝爲教衆之本行此于飲食則敬養兼至纔爲養志養體能養之孝徒養可能居處泄宜皆敬行其身爲難勉敬可能心一道合自然之安爲難暫安可能自少至終安以終身爲難愼行成親于既沒之後方是能終孝至能終善何弗備仁卽孝之擴到禮卽孝之中節義卽孝之宜制信卽成實此孝強卽堅毅此孝以至樂之和不過順此孝道之滿盈刑之

嚴因其反此孝道而設禁孝兼百行如此非愼行終身孰能之此孝在能終也○亨烹孰熟羶羴腥葷香養讓遺貽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之經地之義民之彝古今之通道故直而置則滿天地橫而溥則遍四海施後世則曠世相感無朝夕之異孝道之大如此是以推至于東西南北海皆循爲事親之準則其共由不二也詩言思報武王此引爲服行孝道之證○放倣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仁所以仁此孝故愛

樹愛獸皆孝心之勃發下引聖言明當以時之意○斷短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三孝以分殊庶人思親慈愛之恩忘己躬耕之勞孝在用力諸侯卿士尊仁以長人安義以和利使功勞及物令名加親孝在用勞天子萬物一體德教博施于下四海爲家方物畢獻于親孝在尊養不匱又有分不能夠人得自盡者親愛則感恩圖報喜樂不忘親惡則側身脩行惡懼無怨雖過則怡色柔聲幾諫不違親沒則擇君而仕求仁君之祿以祀不以非義辱親則自始至終一于禮而不苟不爲禮終乎○施世樂正子

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忿壹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憂色憂其虧體善問善其發已意述夫子之言天生地養惟人得形性之全爲大親以全生子以全歸是爲繼述善孝全之何如不虧體以全形不辱身以全性形性俱全爲孝故君子必頃步求全念念欲踐形盡性不忘孝也夫子之言如此今予虧體忘孝故雖瘡猶憂耳所謂頃步不忘者一舉足亦慮虧體一出言亦慮辱身故不行不涉不行皆舉足之敬已不出惡言致人亦不反以忿言皆出言之敬如此則身無辱而親無羞豈非全歸之孝乎○數所瘳抽項跬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虞治太古貴德之忘分而齒則並尚夏恐民玩貴爵之辨分而齒則並尚殷貴澤之遍富于民而尚夫齒周貴恩之特厚于親而尚夫齒四代皆尚齒可見年之爲貴久矣所以然者人道莫大于親而老近于親老老即次于事親安得不尚齒哉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爵均論齒是尚齒之禮行于臣席問就問是尚齒之禮行于君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行則與長者或差錯或隨後皆不敢並肩遇老者或乘車或徒行皆辟以爲敬若斑白者不負戴而行皆代其勞此讓路代役皆是弟道之達也○併柄辟避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老之窮者弱者寡者皆恤是弟達乎鄉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庶人隆諸長者而弟達乎州狩矣五十不爲甸徒之徒既寬其力長者多分田獵之禽又寬其利是弟達于春搜冬狩○搜蒐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軍統五旅旅統五什什統二五五統五人雖皆以爵相統至同爵中又序齒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尚齒即是孝弟齒弟發端在朝廷讓路代勞是道路皆行孝弟老窮寡弱皆敬是州巷辟處皆孝弟所至力役頒禽皆厚是搜狩曠野皆孝弟所放用武易以廢文同爵尚齒是武備中文事亦備自朝廷至軍旅人衆矣皆以孝弟爲義之當然守而不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宗祀父于明堂教諸侯事親之孝食老更于太學教諸侯養老之弟祀明習禮樂之先賢教諸侯慕德耕籍爲黍盛教諸侯養耕朝覲以考禮正刑教諸侯爲臣五者皆躬行心得率先天下是爲大教重身教上○大泰養讓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五教中抽出養老言袒冕割牲以供俎醬以酒虛口○酳閒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

子齒周天子兼設四代之學教國子民秀當太子入學而亦尚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以天子之尊于百年則先見于八十九十則遠候于言政則就見皆委曲致敬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以鄉飲坐席言一命尚卑坐與鄉里序齒再命稍尊但與宗族序齒三命既尊則別設一席于賓席之東既不與齒鄉亦不與齒族貴貴如此特坐席然耳若鄉飲序進之時七十先入雖三命弗敢先蓋此七十者入朝君尚先讓況于族之三命乎所以鄉飲必先入寓老老于貴貴之中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天子以聰明時憲之德讓天諸侯以亮采惠疇之善歸天子大夫之嘉謀嘉猷薦諸侯士之立身立名推父師是不自有其善祿爵功爵謚德慶爲禮賞爲惠因禘祭告廟發策示受命于祖是不自有其權讓善所以順于尊避權所以順于親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天地陰陽皆有情理聖人合德合序既建而不悖由是立以爲易天與陽數皆奇用九之易以立地與陰數皆偶用六之易以立八卦衍爲六十四卦卦有定辭六爻衍爲三百六十四爻爻有定象使人得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不迷于吉凶晦吝之途也易尊如此而用可不敬乎龜易人抱龜南面若蓍冕北面不自恃明知必進斷龜易以易其天道不自專是尊天也卜吉而善歸功賢臣卜凶而過認爲已辜不自矜代是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

之志也齋齋莊敬是慮中慮事意其慮何事服物一宮室一百事一是未祭之豫也及祭思親將來色溫行恐惟懼不及親愛然是致愛則存及獻思親既至貌溫身屈若親有語未發然是如親聽命祭畢送尸皆出思親將往立卑靜正如親將弗見然是如將失之祭終而退思親既往陶陶心和遂遂心得如親將復入然是又從而思總是方祭之誠也可見身皆敬親而專謹嘉美之儀何嘗違身心皆愛親而耳聞目見之神何嘗違心思慮皆想像親而恍惚及交之念何嘗違親夫耳目皆心是孝親結于心非有外而無內慤善皆身是孝親形于色非有內而無外思慮皆親是孝親每事思省而無念無處不盡始終盡誠如此非孝子享親之志乎○詘屈思怨省息并反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右陰地道所尊土穀屬地宜陰左陽人道所向宗廟屬人宜陽亦事生事存之意

祭統

閩陳有元長人輯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治有法制禁令皆制外非急不如禮之制心于道尤急禮有吉凶軍賓嘉皆事人非重不如祭之報本于禮尤重夫祭何以重蓋祭非物自外至皆自中心生出必心先有怵惕悽愴而後奉之以春禴秋嘗之禮祭義在心不在物如此惟賢者盡道于心而後能盡其義也○怵黜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

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賢者平時無慢不待臨祭而已受福受有積儲意此福非如世稱福澤乃萬理咸備之名也此備非可一二偶合乃心念念皆順行事事皆順百順之名也順即是備即是福而順果何如內盡道于己以為順本外自順于道而行皆順也今以盡道言事君必盡忠事父必盡孝忠孝雖二其發乎天性為本心之自盡一而已非內盡于己乎由是素行可合忠孝可格順神順君順親皆可非外順于道乎如此內外皆順始謂能備惟賢者之平日能備則以內備盡志以外備盡物而後能祭內則極誠極敬外則有物有禮有樂有時以明薦而無于求此正是能祭而為孝子之心也祛一心字正應上生于心句能備以上未祭時事能祭以下既祭時事○為渭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夫祭皆追生事之養而欲繼此未盡之孝耳孝果何義畜聚其心順內畜養其親順外之謂也父子恩則天性禮則天倫今內順率性之道中心藏而不忘外循天敘之倫左右養而無方是謂畜聚畜養而能孝矣祭之盡志盡物非以追繼此乎○養讓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順養兼志體哀喪兼威易祭兼竭情盡慎而敬不疏不數而時○養讓行去聲既內自盡又外求助

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既內自盡于己又外求助于人如昏禮正外求助之事故詞稱共祭內宗廟外社稷此昏禮始行本意所以求助何也祭必夫婦親之耕蚕親致其勞齊戒親致其敬裸薦親成其事君主外備外卿大夫之官從君夫人主內備內命婦之官從夫人也官備則助祭

有人祼獻之具皆備水草蒋茅陸產鬼鴈之小物備三牲牛羊豕八簋稻粱之美物備昆蟲蜎范草木蔬菓之陽陰各物備可見天生地產種種皆在以示盡物之敬耳外備盡物內順盡志此乃孝子之心也而非求助其能盡乎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耕蚕必親者何祭以誠信爲本人代則爲故竭力從事以躬致其誠信既躬致則此心蓄竭而無餘是謂盡既盡則此心恪慎而無惕是謂敬敬盡而後可具服物以祭神明而祭先王先公此乃祭之道也○純緇及時將祭

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訖也及其將祭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齊兼散齊致齊齊之義主齊齊不齊之意致齊使精明無雜也設非大事恭敬不必內外致齊若將祭而齊必防絕外至之邪物訖止內出之耆欲訖欲何如聽樂所欲而禁之不敢以聲音散其志意也防物何如心無苟慮而慮皆道是防之於慮手足無苟動而動皆禮是防之于動也內不出外不入則此心常精不雜常明不蔽是齊所以專致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防邪訖欲以定之致齊三日防而又防訖而又訖以齊之定亦所以爲齊齊則精明之至矣豈不可以交神明哉此祭必先齊以齊之與○耆嗜散上聲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宮宰守宮之官太廟始祖

之廟君后既交齊致誠及祭君純冕立阼階主人之位夫人服副褘立東房主婦之位當房室祼神時君執玉瓚祼尸以行初獻大宗代夫人執璋瓚以行亞祼及迎牲而殺時君執紖親牽卿大夫相從執芻夫人薦盎時宗婦執盎從夫人奠位夫人乃就位酌泲水奠薦之及饋食時君執鸞刀割脅夫人薦饋食之豆是未祭親耕蚕將祭親致齊既祭親行禮此謂夫婦親之而得不求助于昏乎○純緇紖引從去聲泲嚌聲齊劑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君兼天子諸侯東上近主位君親舞率臣樂尸者何故益天子羣臣皆天下人諸侯羣臣皆竟內人與天下竟內之人心共樂皇尸是人子孝養無方者

今祭親舞率臣非與竟內共樂之義乎觀竟內而天子之天下可知也○竟境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祭禮有三重而三者維何獻有朝踐饋食而莫重于灌之降神聲有匏竹堂簨而莫重于升歌之人聲舞有舞勺舞象而莫重于舞宿夜之告成此三重乃周朝所尚之道周人尚臭周文德在清廟周武功在武宿夜故也三重之實如此而豈無本哉凡三道者皆假於

鬱鬯人聲于祼之外物以增著此誠信忠敬之志故輕重隨志進退志重則降神和神樂神之道皆進而重志輕而道必不能重故君子之祭必身自致誠敬以明重也內志既重然後道此志于鬱鬯聲音干祼之禮以奉祼獻升歌武宿之重而薦于七廟五廟之皇尸此聖人役志爲本之道而非逐末忘本者比矣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餕是祭末而所關甚大不可不知也古人言善終當如始今善餕即是此意所以重餕善終者何古君子言尸至尊而饋食所享亦是朝踐鬼神之餕餘即此推餘及人正人君施惠及民之術也施惠是政今餕寓施惠是可以觀政此所以當知○餕餕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餕禮迭變而人益衆者何自上及下貴賤先後貴寡賤多所以別其等合上與下貴賤均其先後均及即于別等之中而興寓此施惠及民之象也施惠何如諸侯以四簋之黍脩舉餕禮于廟中然非自廟而止廟中行禮即是竟內行政之象自先而後自寡而多其當遍及一也此餕爲施惠觀政而所當知與○謖縮進餕見現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

餕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因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餕禮上下遍及施惠已寓此即人君周施竟內之大恩澤也何也君澤但以上下爲先後非以上下爲有無其公如此故民皆信而知其將至今餕禮每變皆上先衆及是上無積重下無凍餕大澤豈不于此可見乎夫祭不惟觀政亦可立教其爲事件甚大矣其興舉牲羞備物皆不僭不偏順以備之順則不違于理可以教孝不犯于

君可以教忠其教衆之本與君子外則教諸臣忠君內則教子孫孝親然教忠必上先爲明君則諸臣服從而忠教孝必上崇祀廟社則子孫順從而孝此明君由盡君道之當然施于政事皆獲宜無邪此崇事由盡子道之當然施于祭事皆成宜無缺是以臣忠子孝而教生焉明君崇事尚虛言之盡道端義正明君崇事之實所謂以身教者從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生于盡道端義即是藏身以恕以君子事君推之必身行事使之道使上下皆宜不以所不安使人不以所惡事人若非人行已不能絜矩非教故君子教忠教孝必由其本于身之盡道端義皆以已及人施不悖求不拂順

之至也今祭順以備物是亦順以立教之意與尊君孝親之教皆本祭之順以備物可見祭爲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祭中有十倫義見所該之大鬼神至嚴變化依有形求有方而道見矣君臣至嚴重可迎牲不迎尸而義見矣父子微賤尸取子行事以父道而倫見矣貴賤欲辨同官尚爵同爵尚齒而等見矣祫祭左昭右穆遠近有間是親疏之殺也正祭爵德祿功成諸宗廟是爵賞之施也夫婦酌獻易器位席異地而別見矣政事上先不重下後不虛而均見矣長幼有次爲序見於賜爵以齒上下相接爲際見於飲必畀餘此自始至終皆義之所備故曰十倫○鬼親殺色介反

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鬼神精氣本無間也夫婦鋪筵設几皆同以使憑依爲一鬼神恍惚本難測也而祭在室在祊皆設以求之于不一此皆恍惚以交神明之心是事鬼神一○爲渭祊烹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臣子爲之以象君父故在廟門外尚是臣及在廟門中全是君君爲祭主事尸當盡臣子故在廟門外尚是君及在廟門中全是臣是子若出門迎尸是以君迎臣故不出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是君臣義二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孫爲祖尸是祭者子行何故蓋尸雖子行所爲尸反是祭者之父祭雖父葬所祀尸反是祖尸之子所以教子事父當如是也是父子倫三○行杭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瑶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祭祀灌鬯之時尸固不飲及尸飲朝踐二洗玉爵以獻卿爲尸又飲主婦酳爵一實長獻爵一合前爲飲七此時君以瑶爵獻大夫爲尸又飲長實加爵一長兄弟加爵一合飲爲九此時君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爲尸此卿大夫士及羣有司同爵則長先幼後皆以齒爲序夫獻之序則尊先卑後獻之爵則尊重卑輕是皆以明尊卑四序齒不重○散產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

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廟祭之尸奉祭之子孫皆分昭穆所以別父子世有遠近年有長幼情有親疏皆序而無亂也故大祫有事大廟則高曾祖禰以及不毀之主皆升配于姓兄弟以及不毀之親皆助祭此時死者昭列北牖向南穆列南牖向北生者左昭一色右穆一色咸在不失其倫則神人親疏皆別于此是親疏殺五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爵祿皆先祖所賜故賜于廟示受承先祖不敢專擅下正詩之故祭日上公行一獻時君立阼南向

臣北向史由君右執策書功勳命以爵祿臣拜受歸告祖廟以榮君賜是廟祭爲爵賞之施六〇舍釋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論位君立阼夫人立東房論豆夫人執中央之校執醴人執下跗之鐙論爵尸酢執柄夫人受執足不惟醴人授豆然雖夫婦相授受如鐙如足皆不雜處不惟尸相酢然君后自酢更洗更酢皆不仍爵是夫婦別七〇卷衮校效鐙效登凡爲祖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祖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祖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祖奇骨剛皆陽故主之殷質貴髀之厚周文貴肩之顯是前高于後祭羣頒祖所以明惠及人也惠欲其均今雖取貴取賤而皆不重不虛是均極矣廟中惠均則竟內同好同惡之政可行政行則利用厚生而事成事成則民安物阜而功立所以立者當知其故皆由祭祖所頒明惠之均至此也惟善爲政者乃能由祭惠而推于事功如此是政事均八〇髀俾重平聲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羣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賜爵旅酬事同姓之有司皆以齒爲先後異姓之昭穆異姓之有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祭末皇尸有畀煇胞翟閽之禮此是人君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明不蔽仁不私乃有此惠煇吏主甲胞吏主肉翟吏主樂閽吏主門皆賤極而尸尊不忘其賜則君豈忍忘民者哉明君正是明仁無凍餒正是能見能與則上愛其下下感其上上下情意皆相交接

是上下除十○輝運胞孢翟狄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舉時祭之名礿言鮮薄禘言次第嘗言嘗熟可嘗烝言物衆可進礿藥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礿禘行春夏從陽義嘗烝行秋冬從陰義而陽饒陰于夏禘右其盛陰乏始于秋嘗右其盛故特重之者古者於禘也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祭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祭公室示賞也草艾則罷未祭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惟禘嘗義重故於禘祭爵體賜揚善賜服顯陽勝陰是順陽義也于嘗出邑賞功秉陰從地祭秋政罰罪體陰行刑是順其陰義也列記言嘗祭室示賞是出田邑矣草刈行罷刑是祭秋政矣言嘗則

禘可知○艾刈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祭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禘嘗陰陽之義關係其大以其切心身關政教乃治國之本所當反身知義所以然慎祭知義所當然也何言乎嘗知也明義爲君不明則君未全享親之道能事爲臣不能則臣未全相君之道是君當明義不止如臣而已然義何以是治國之本報本反始是吾志所欲爲仁親義尊是吾德所當爲今禘嘗義行是濟其欲爲未爲之志而仁義諸德皆此發揮也仁義德盛則怵惕愴悽之志必厚思親志厚則順陽順陰之義必彰義彰則祭祀必時必親以敬其親矣報反人心所同上行下效四竟子孫皆敬正是國治處故君子之祭必由吾身之志德而親祖以致之即有效使攝若亦明義不失若德薄志輕而義不明是祭而不敬無以化民殊失父母之責何以治國此禘嘗爲治國之本不可不知也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爲莫不有惡焉爲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

也惟賢者能之諸重莫如鼎言重莫如銘鼎有銘是自成孝親之名也自名者何自成已名以稱揚先祖之美使明著後世也銘之立義如此先祖有美有惡銘惟稱美不稱惡正是稱揚先祖明著後世處惟賢者能知能傳能次以已而有銘也是銘全歸重德上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德善美在中功列聲名又二美所致此皆先祖生前所著列天下者銘則刻譔其美對酌錄于祭器自成顯揚先祖之名以奉祀宗廟祭祀之間也銘之爲銘如此而善豈易言哉先前是孝次身是順示後是教○譔撰比備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

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銘壹稱揚上先祖下已身皆得顯揚故君子觀銘既美其所稱之先祖是上得又美其所爲之子孫蓋子孫識見不昧能見先祖之善一德澤及民能致君之賜銘二知明處當能利已之次名三合此三善是賢銘詞但稱先祖不稱已善是恭此皆美其所爲之實下與上俱得者也○知致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引孔悝鼎銘蓋上莊公劉瞷感孔悝立已與銘歷敘其先世之美莊叔悝七世祖孔達成公爲晉伐奔楚叔隨難漢陽爲晉執囚周叔卽宮于周遵之卽之皆奔走無有厭斁莊叔之功

如此○悝按假格左佐右幼難去聲射亦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成公曾孫爲孫林父寧殖逐奔齊亦賴莊叔餘澤啓開右助使得反國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莊叔所行之事成叔之功又如此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皆以忠君愛國爲嗜欲者也至乃考文叔卽孔圉興起舊時之嗜欲作率卿士倡臣躬恤衛國恤民其勤公家勤政夙夜總承是皆忠君愛國之事民咸曰休哉此忠君之美也公言既復命曰叔舅予女銘此三叔之休垂著後世女亦纂繼乃考所行之事毋替○耆嗜慶卿解避予與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用此衛孔悝之鼎銘也悝拜謝曰對荅揚舉以昭

服戴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辟璧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由孔悝推之古君子論譔先祖明示後世次以已身使國有世臣國重家有孝子家重如此是一銘而三善子孫其可不重銘乎反言所恥正見當重之意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勳勞兼制作征伐賜見王命非僭郊社禘嘗指大禮言堂上聲歌文曲堂下管吹武曲干戚武舞象征伐八佾文舞象制作指大樂言總是重祭欲安樂周公故以賜魯公賜以重祭子孫守常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于天下又以著其國之獨重非他國得並也

經解

閩陳有元長人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事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則深於春秋者也入國知教即人之所得以知上之所教爲人溫柔不恭敦厚不薄是上以詩教使人得情之正爲人疏通達令知遠達古是上以書教使人達事之紀爲人廣博度和慈良性和是上以樂教使人樂于和平爲人絜靜洗心精微知幾是上以易教使人窮于性命爲人恭儉不傲莊敬不慢是上以禮教使人習于檢押爲人聯屬言詞比合事理是上以春秋教使人究于褒貶是教固無不善矣然得之各有淺深教淺則人之所得亦淺愚者重厚少智誣者趨事以實奢者恢諧放蕩賊者穿鑿害道煩者繁縟亡體亂者是非錯謬也教深則人之所得亦深而各無失也不奢如廣歛以中博守以約易行以簡良示以嚴深者會先王作樂之深意○屬燭比此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天子德與天地並立爲三何以見之德之大配天地而萬物兼利其生成德之明並日月而四海兼照及微小然猶聖不自聖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推行之序以建極在燕處則聽二雅三頌歌詠之音以養德行步則左宮羽右角徵升車則鸞在衡和在式此致樂以治心居處有品節之禮不敢慢進退有揖讓之度不敢肆此致禮以治躬德盛而又養至如此王聖臣直而百官得宜矣人存政舉而萬事得序矣引詩淑人君子德其儀證養粹四國語化成被仁序如親親仁民愛物義序如急先務不偏物禮序因三綱而損益義序推制心以制事序宇各有淺深次第意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

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號令適合民心而民皆說是恭和休暢謂政之和上親愛其下而下亦親上是周流一體謂政之仁因自然之利民不求欲而已自得是天地至誠而物各得所謂信除難去之害使不少容于天地是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謂義此皆治民之器有意無器徒善不足以爲政也○說悅去上聲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有大小煩簡常變之節國有大小煩簡常變之事

禮以正國之事而爲事所取正也猶衡之能正輕重也繩墨之能正曲直也規矩之能正方圓也其不可離均也禮亦如此故權衡繩墨皆不可欺況審禮之君子乎誠許審其大小煩簡常變以治國則大小不變煩簡不雜常變不紊亦猶權衡繩墨規矩之于物矣豈可誣以姦詐哉○縣玄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言禮不惟正國而亦治身故內隆之而恭敬奉持于心外由之而出入周旋皆是此則體道成身坊表有定不謂有方之士乎士志于道民無恒產無禮則一無方之民而已然禮是何物不過脩己以敬自卑尊人爲真心敬讓之道

約述 經解 三

也故以敬奉宗廟則貌恭心肅而敬入朝廷則辨名定分而貴賤得位處室家則父慈子孝而親兄友弟恭而和處鄉里則長尊幼卑而序惟禮用無不周所以當隆而由也夫子言安上治民惟禮其即敬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無不可行之謂也道無方體于禮爲有方隆禮則道之體立由禮則道之用行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因禮可安上治民而遂廣言之亂生有由禮不禁亂而禁亂所由生之原猶堤止水干其來原是禮有拔本塞原之功用爲必不可去者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禮本未發之中中節之和傳出許多品節教人各正性命教化最是微妙依此各正處行則邪念自無所容是邪當其未形而先止禮教如此使人日遷

約述 經解 四

于合禮之善即日遠于失禮之罪而不知誰之爲也故先王隆之以治身治國耳引易證當防微之意○辟僻行幸遠去聲

閩陳有元長人輯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大禮重禮尊稱揚之甚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民形生性生道雖多端惟禮貫三才達五常道爲其最大其大如何王者父天母地當事非郊社之禮不能各以位以時而節事朝有君臣上下鄉有長幼當揖非朝聘射鄉之禮不各以尊卑貴賤先後而辨位門內有男女父子兄弟二姓有昏姻朋友

有疏數非冠昏喪祭食享之禮不能別其親與交夫事神明倫民所以生而皆資于禮可見民之所生禮爲大矣君子以此尊爲維世之具敬爲生人之本稱揚之甚而不敢忽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禮雖道大實因人性情爲節文乃百姓所人人能者君子既尊敬之然後以所能知能行教百姓使在幽在明各守行禮之期會儀節時有一定則期會不廢儀有一定則品節不廢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民皆遵會節是教事可成然後治爲器服以嗣接無窮如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禮傳世不泯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紵備其鬼神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民用饗服而心順不違矣然非躬行以率未必感化之深故行喪禮必明五服歲月窮極久近之等行祭禮必備設鬼神豕腊脩治宗廟宮室歲時祭祀以敬祖宗聚族以序子孫然禮非財不行財非儉不聚故居則隨處即安服則節器宮室則卑陋車器之朴食味之薄凡此皆與民同利使民有行禮之資也是昔君子所以行喪塋之禮皆由其薄已厚民如此○幾祈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德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好實是貪淫德是肆荒怠申言其肆罔民申言其貪忤衆伐有道則肆之極求欲無方所則貪之極用民謂使

民節省同民由古之道爲欲病民由今之道故今莫能行禮也○好去聲敖傲午去聲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人道指君道問及人道之大者可必其能行大道而爲生民造福矣是百姓之幸也政則本躬行心得之推爲綱舉目張之治是人道之最大者○愀情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

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政者大綱小紀咸正無缺之謂也君能正己先自爲政百姓從之亦無不正矣凡君爲不百姓因以從違得不正已以爲民倡乎又言正已莫先于三綱夫爲婦綱刱之使內不奸外父爲子綱親之使威不掩愛君爲臣綱嚴之使下不遏上三者正則門內門外罔不率服情行法行罔不協宜凡百庶事有不隨之而治乎可見三綱正所以爲政矣願聞行三綱之道又欲于三言中求要領意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承上言三綱要領又先夫婦意言政莫大

愛人博施濟衆以及無窮也治愛禮爲大由親及疎不混所施也治禮敬爲大卑已尊人不恃所尊也敬至大昏爲大夫婦由此立萬化由此始也是大昏爲敬之極矣故雖天子諸侯之尊必冕而親迎以致親愛于婦親愛婦者所以使婦親我也是親從敬生弗愛情離則弗親弗敬情褻則不正愛敬始于夫婦之大昏推之至父子君臣皆以其相愛者相親以其相敬者相正而政盡是矣大昏愛敬非政之本與上逆推爲政本大昏下順推大昏爲政本可見夫婦亦三綱要領○迎迓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天子諸侯皆神明之胄必行昏禮以合二姓然後有下接

以繼續先聖而長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宰婚禮所係之重如此得不冕而親迎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言昏禮既成不但嗣萬世也有夫婦以主宗廟之祭則足以配享祖考之神明有夫婦以明男教章女順則足以作振諸正之肅敬由是三綱既正而庶物從之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振之而革故鼎新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而威內捍外凡此皆爲政之事而始于昏禮然則昏其政之根本與○直言當作朝廷二字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從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敬妻冕迎敬子冠阼有道言有意義爲祭主以祀親爲傳後以繼親皆其道也妻子皆敬而敬身獨爲敬之大蓋親爲一本身爲其一大枝幹既爲親枝則可以刑寡妻可以冀敬子不但爲主爲後而已不敬辱親致本傷枝亡是身尤不可不敬也然妻子身非一人之私若有之天下亦有之是三者雖推君所得而寔百姓之則象大君皆在此也敬身以及人身敬妻子以及人妻子皆准

已及人之道君能行之則天下無不善之身無不得所之妻子政教可愾乎天下愾猶至也太王愛民之君所行皆推己及人之政故此即太王之道也如此總上文而言君身善而妻子咸宜家之順也民身安而妻子得所國之順也○愾迄字大泰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辭言之成文者則動之成法者上言辭過民猶以爲辭動雖過民猶以爲則所以君子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皆奉如蓍蔡尊如神明不待命令而自然敬恭其上矣敬以心言恭以容言民皆敬恭則君身不爲人所辱方能敬身敬身則能成親者榮名歸于所生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

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君子是人百行純粹成德之名百姓因言動敬恭而遡其自必曰吾君乃君子之子是親之得爲君子吾使之也豈非成親之名乎又言愛人者人恒愛之故可成身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不能保身不能有身則身無所容無復安居之處身既不安則心多愁苦而怨天不能樂天則心勞日拙何暇循理淑身此身齷齪皆不愛人所致此古之爲政以愛人爲大也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理備人一身如人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則有父子便有慈孝之經也身止于物理而不過踐身所接不出有倫有要之彝隨身所具不越成父成象之矩則君身完完全全是爲成身之道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因上言樂天而遂問天道夫天道者實理之原貴之貴其用之妙耳故知來藏往日新不已是有虛明而久至德天道之嘿運于心也窮則變通久不閉塞是順變化而違時中天道之顯應于身也不言不動而物皆變化是誠應故妙天道可大之業也世法世則而明著無疆是誠精故明天道可久之化也成身者安得不貴天道而樂之哉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也貴其二字貫下四段惷愚蔽于賢冥暗于理煩累于事志記也上文天道之對入于微妙公疑其高遠自言不能敏悟所教子

當以卑近之語教我使我志記於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簡切只不過物一言仁人盡事天之物理止仁不過孝子盡事親之物理止孝不過何謂不過蓋理付于天而生于親仁人事親即以事天者事之無忝所生止在不愧屋漏夙夜匪懈止是存心養性是正止于孝而不過也仁人事天即以事親者事之窮天之神爲能繼其志知天之化爲能述其事是正止于仁而不過也吾身只此仁孝今天親兩盡物則不虧孝子之身有不成乎無如後罪懼他日之過物而得罪天親也此便有意寡過故夫子引以爲臣之福蓋臣不過願君無過今君思改過而爲仁人孝子臣亦爲仁

犬弟子之臣而志願大遂何福如之○蹴蹙辟避

約迯 哀公問 七

仲尼燕居 退朝曰無故稱仲尼言禮燕居之事 閩陳有元長人甫輯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燕閒正可議禮之時從言諸事而及于禮夫子啓之坐語使女以禮周流自一身之小至天下之大隨事無不中節隨時無不協宜于貢在次席越而問禮何如周流夫子以禮切于日用言之敬不中禮則拘束太過言貌無文而野恭不中禮則謙卑太甚言詞便佞而給勇不中禮則遇事直前不顧凌節而逆然野與逆猶徑情率真若便給媚人似慈仁而實非慈仁尤不可是禮周徧于一身雖有美德美行非禮不成

約迯 仲尼燕居

者也○女汝語過 子曰語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論學師過 而商不及矣論政子產過于養不及于教矣欲折此爲學爲政之衷意惟禮乎吾以決當用禮蓋禮依性定命爲剛克柔克于一身禮緣情垂則爲去競去緣于天下所以制學與政之中也禮惟制中則過可就不及可企食教可以兩行又何有偏勝之弊乎○食嗣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夫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

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因制中之禮而悟禮能攸於其過不及之惡使消正渾全其無過不及之好使傅與夫子示以克復爲仁全在夫禮禮信能斂惡以全好矣蓋仁人心本有所當好不仁人心本無所當惡而禮三千三百無一非仁郊天社地是仁愛天地之鬼神秋嘗夏禘是仁愛祖考之昭穆饋食奠酒是仁愛祭墓之死喪習射宮賓能鄉飲序長幼是仁行于鄉黨之齒德食主燕禮饗主饗禮是仁行于賓客之朝聘禮皆發于本心之仁如此仁心爲主而私心自然聽命是正斂其不仁之惡而全其仁之好者也○食士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郊社既仁天地矣明郊社則事天必能盡仁嘗禘既仁昭穆矣明嘗禘則事親必能盡孝凡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仁孝內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禮可治國而周流之遍可知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廣言禮之周流皆遍坐有上下立有先後是居處之禮則長上幼下長先幼後而辨矣父坐子立祖詒孫守是閨門之禮則祖父愛子孫子孫孝父祖而和矣宗伯正邦國司士正朝儀是朝廷之禮則五等通于天下六等通于國中而序矣坐起有方殺獲有品是田獵之禮則無事之時而戎事閑矣左右有局進退有度是軍旅之禮則有事之時而武功成矣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鼐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極言周流皆遍之禮與居尊降居

寢無侵房有方爲宮室高下之度左升象陽升右合象陰合口上象所安足下象所立爲量鼎取法之象春酸夏苦秋辛冬鹹爲味得其時柷作敔止金聲玉振爲樂得其節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五路之用乘車之式車得式矣郊天神降社地祇出廟入鬼饗鬼神得饗矣哀之發于容體聲音發于居處飲食而各得喪紀之所宜辨說之言朝言官言府言庫各得黨類之所屬官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秋官掌邦禁冬官掌邦事一官成一官之體統政事之施典邦國施則都鄙施法官府施一政成一政之施爲以至加于身是事之及我錯于前是我之應事凡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事上使下不一局待人接物不一時無非動也無非禮以爲之治則率制羣動而施之皆得其宜矣所謂以禮周流無不遍者如此○錯指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

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鼐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夫自郊社以至治國自居處以至衆動禮無不遍矣而禮非從外取不過即事以治事據現前之體統即成經曲隨各至之條緒即生情文事整而不亂即禮因而不設故君子有一事必有一事之治

人倫日用皆還以天秩天敘而不紊也名分等威皆
被于人綱人紀而不紊也隨其感所自來之事治以
事所自有之禮君子所以治國而率先協令
于衆志者此耳○相去聲與歟倣昌錯措 子曰愼
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
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
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
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
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

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
示而已饗九節禮之周流不盡此也自衆動之外禮猶有大
苟知此而深究義理之所以然熟玩情文之所必至
則雖畎畝之中日習恭敬之事亦身可爲度心可爲
律而進于聖人中正和平之道已今以大饗專行言
之當兩君相朝揖讓入門之初而樂即縣興焉及揖
讓升堂時主之獻賓賓卒爵而樂止是一節賓之酢
主主卒爵而樂止是二節工人升堂歌清廟之詩是
三節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夏樂大夏與羽
籥之文舞迭興薦俎禮樂與執事之百官皆備如此
君子知皆發于本心之仁縣興樂闋是和樂不流之
仁上歌下舞是敬共不怠之仁也又以大饗通行言
之行步中規之員是五節還步中矩之方是六節出
門迎賓舒緩事之和鸞與樂之采齊相應是七節客
出歌雍之詩以送是八節禮畢歌振鷺之詩以徵是
九節故君子無事不在于禮規矩采齊是禮在行步

升車矣歌雍振羽是禮在送賓徵答矣一禮必有
義入門金作者何金體順音和示賓主以情相與如
金之諸順而和至也升歌清廟者何於穆肅雍德音
之音示賓主以德相勉如文之肅雍而敬至也管吹
象武者何象武勝殷遏劉戎事所成示賓主藩屏王
室脩明政刑不可無所事事而勤至也故古朝會之
君子不必親以情德事相與言但以金作升歌管象
之禮樂相示則醽醁而爲賓主之情含藏而爲賓主
之德脩舉而爲賓主之事皆昭然可見矣禮之周流
皆遍何如○縣玄闕缺還旋齊慈樂闋下缺升歌清
廟四字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
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
禮虛禮只是一個理三千三百皆當然有秩有敘之
則樂只是一個節五色八風皆依然不好不亂
之度禮樂本體如此君子無理不以制禮無節不以
作樂其體禮樂之深如此今以無理不作言之詩本

人情通物理所以達此禮者不能詩則倒行逆施而
禮謬矣樂發聲音形動靜所以文此禮者不能樂則
徑情無文而禮素矣德本忠信文義理所以實此禮
者薄于德則無敦禮崇禮之實而禮虛矣此皆無理
不可以行禮者而樂之無節不作不可樂知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
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
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
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制度簠簋俎豆之器制
度文爲升降上下之跡文爲即禮所在即跡即是神
行此制度文爲其在忠信誠慤之人乎器必以道貫
而跡必以神傳也子貢問夔以樂名或其窮于禮乎
夫子以夔其古之人與曆帝命而天工時亮教胄子

而羣后交讓莫古之賢人也益禮樂無二道達禮昧樂則無委婉之度爲素達樂昧禮則無中正之養爲偏屢豈偏且素哉唯專典樂之官故傳達樂之名而莫知達禮與否耳安知命爲禮官猶不達禮耶然則知樂必能幾禮夔信爲古之賢人而不可議也古之人應在人人字○與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子張問政以禮樂未可治人夫子呼而告之吾前告女禮樂乎其即政乎君子深明禮樂周流不偏之旨于躬行心得之內凡所出身加民不過舉禮樂而錯之而政已無餘事已是禮樂可治已即可治人無二道也○語遇女汝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復問禮樂如何即是爲政夫子言禮不在鋪器與事樂不在行容與器具在當身而已身能言即能實履凡三千三百皆體會于德性問學之中是即禮也身能行即能和樂凡易直慈諒皆漸適于久安天神之妙是即樂也君子力此二者爲之不疑守之不變立于南面之上以序召序以和召和天下何弗太平故諸侯化于禮樂皆懷德畏威而來朝萬物範于禮樂皆綱舉目張而從理百官守于禮樂皆大法小廉而承事此皆太平之實象何必求政于禮樂之外求禮樂于身之外哉○綴拙樂洛夫扶大太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禮者衆之紀禮興則等威明民志定而衆治禮廢則紀散而衆亂其關係如此目巧之室若無規矩準繩而必設奧設阼不以苟簡廢禮設席之制有上有下設車之制有左有右行則制爲隨行之禮立則制爲序立之禮禮周流無不徧而豈無義哉奧居尊阼居主上下正名左右辨等隨行辨長幼序立明齒爵古聖人皆合事理之宜酌人心之安是乃古之義也禮必有義故能關治亂如此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無禮之亂如此古帝王諸

侯其貴愍辨爵長幼辨齒遠近辨親疎男女辨內異外內辨位序莫敢踰越皆由此奧阼席車行立有禮有義之一塗出也豈非禮興衆治者乎是禮可以制中可以動衆可以相示無言之表可以錯施南面之治三子既聞此言也何脩已治人之不洞于一原何天德王道之不貫于一心乎若夫子昭然發其矇疎而予之大覺矣○

長上聲遠平聲

孔子閒居退燕曰閒故稱孔子閒居言詩之事　閩陳有元長人甫輯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父母于子只是興利除害利莫大于和序害莫大于不和不序禮樂之原指吾心和序言達是融會貫通和序浹洽于一心意以此心推行政事之間極盛無以加為五至則推致之以成充周不窮之用至微起于跡為三無則施行之以成發微不見之神既致且行沛然洋溢四海無一夫不獲無一處不到焉是興利者至矣且視民如傷安不忘危若四方稍有不和不序不必禍敗之臨已先知而預防之先字極有味是制治未亂保

約述　孔子閒居　六

邦未危意而防害者至矣既明致治之原又審將亂之幾真能惡民所惡好民所好而以父母愛斯民也民不視之為父母乎禮樂本原在心推出來無處不到是至無迹可窺是無本原盛大自能至者本原神妙自能無也有敗與禮樂反不言無敗而言有敗分明有痌瘝切身憂盛危明意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五至皆從心出君子和序斯民之心汲汲欲其召呼欲其去惡一段真切懇到是為志至志存于中則斯陶斯詠無非欲阜民之生欲解民之慍詩不至乎

形于口則一篇一畫無非欲啟民之產欲立民之經禮不至乎禮至則政教不垂夫人情太和洋溢于上下樂不至乎樂民之安必哀民之危視一夫若內溝視百姓若猶病焉樂民之樂民亦樂君憂民之憂民亦憂君是上下哀樂遞相生也此五者目視無形可見耳聽無聲可聞但愛養元元之心結聚為志運行為氣此志氣潛民潛物潛天潛地無纖悉非血脈所到無高遠非精神所流直至填滿于天地而志氣始極盛無以加矣不謂之五至乎○樂洛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

約述　孔子閒居　九

之喪也凡樂皆有聲君子政聲不垂至和洋溢有樂之實無樂之聲凡禮皆有體君子依性作儀至序已備有禮之實無禮之體凡哀皆有服君子禦戎捍患無不用力有哀痛之情無服屬之親三無如此子夏欲借詩之近似以明之夫子以周頌昊天成命之詩言文武憂勤日夜兆基天命所行惟寬宥密靜之政夫政行寬靜則無爭無戾是近無聲之樂邶風柏舟之詩言仁人威儀棣棣之衆盛不待揀選夫威儀有常得規得矩是近無體之禮邶風谷風之詩言凡民若有死喪之事則手匍足匐急急往救夫急欲救民則非親亦親是近無服之喪○其基逮棣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三無配以三詩是言昔天下之道大矣純粹以精美矣充周不窮盛矣言豈盡于此乎猶有請益之意夫子言盛治何為止此也君子習行此三無猶有五種以起發其義本

體之由微漸著功用之由狹漸廣流行之由暫漸久蓋有愈引而愈無窮者矣子夏曰何如

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逴逴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心之存發有志氣君子習此無聲之樂心涵太和氣志皆順不爭違心之動作有威儀君子習此無體之禮心涵至恭威儀皆逴不愚迫心之惻怛有恕存君子習此無服之哀心涵至誠內之仁

約述 孔子閒居 十一

恕為甚悲切一無之本體如此心和則身必適無聲之氣志實不僭刑不濫蹇所行而盡得心暇則度必整無體之威儀正衣冠尊瞻視日欽翼而不放心仁必能愛人無服之推施疎亦親遠亦近合四國而容保三無之發用如此心身皆和人皆欲瞻如父而傚如母氣志不既從乎逴翼得中人皆見泰不驕而威不猛上下不和同乎仁愛既深人皆以赦其宥而恤其患萬邦不畜養乎三無之感通其漸著者無聲之樂人心從則名譽必廣可日聞四方無體之禮上下和則功化必盛可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畜養聚則事業必光可德甚明著三無之光被其漸廣者無聲之樂惟日聞不已則不特名顯今日而且聲傳後世氣志不興起未艾乎無體之禮惟就將不已則不特平章百姓而且協和萬邦德教不洋溢四海乎無服之喪惟明著不已則樂利可垂世世悠久可配無疆不施及孫子乎三無之究竟其至極者此皆三無若所以有五種之起發也○施異聞問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三王德合天地如何便參合得夫子以造化有三無私王者不加分毫不減分毫遵奉此三無私以心勞天下精神無一處不到命脈無一息不週焉以無遠運無私是造化有此法界王者便有此功化上下天地同流豈不與天地參又因問三無私而示之天無私覆王心曠蕩如天地無私載王心廣博如地日月無私照王心洞徹如日月無所在無所右無以一毫已意預無以一毫人見封此謂王道三無私其在三王者

約述 孔子閒居 十二

即其在天地日月者也詩言天命未嘗去商湯降生正與天合是天與聖人為一正參天地意益由湯以聖人敬天勤民之德日新又新感格天心者遹遹悠久惟上帝是敬帝乃命之以為法于九圍是湯敬天無息即湯奉三無勞天下之德也知湯則知禹文武矣○勞撈齊躋假格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教在四時四時如何春溫為風雨嚴凝為霜露時時皆乾道變化之妙處處皆天理流行之實而凡王者慶賞刑威舒慘生成不過傳此天意而出是天不言而有教也教即教王者無私覆以勞天下之德耳地教在神氣神氣如何凡山原川谷能變化皆為神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風一行而物之甲者畢折霆一震而物之蟄者畢蘇物物皆各正性命之妙時時皆保合太和之精而凡王者因物付物成大成小不過應此地道而成是地

不言而教行也教卽教王者無私載以勞天下之德耳知天地之教便知王者所以奉教教字隱隱門法治道上說纔是**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着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清無所污明無所蔽志存于中氣超于形心體之潔淨清而且明是無私本體爲極誠惟清自無不通惟明自無不照知幾先覺氣志皆如神是無私妙用爲極明要以如神皆本清明來所謂誠則明矣不並對誠明合德克享天心是以享嘉可願之欲將至必禎祥疊現以爲之開先猶上天及時之雨將降而山川必先出雲爲之示兆也詩言嶽神降生申甫爲周室楨幹四國則蕃蔽其患難四方則宣布其德澤此雖美宣王實惟文武之德當之文王純德緝熙則周命新而

三老先歸武王敬義夾持則天休動而十亂畢集是文武以清明無私之德而得蕃宣開先之賢佐也知文武則知禹湯矣開先不必遽指生賢佐而賢佐亦開先中一事○耆嗜**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實德無不騰之聲三代興王必先有此無私之令聞光被四方然後天與人歸而王業成詩言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此雖詠宣王而惟三代無私之德當之有三代實德自然有令名詩又言施此文德洽四國此亦詠宣王而寔太王之德足當之太王開周令聞傳至文武已非一日故王業必本于此知文武益知夏商已子夏問凱弟而得五至三無父母天下之道問三王而得奉三協四參並天地之德于是蹶然躍起負牆避後問之人曰弟子敢不從事于王道天德之

以祗承此子民參天之訓乎令聞不必指先世但無私寔德在已入自稱揚不已太王卽與王之君○蹶閒去聲

坊記

所記禮制皆取坊民之義

閩陳有元 集訓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與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君子御民之道譬即過水之隄防蓋理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有餘即天理消滅不足道則過人欲不使滅天理是坊民天理之不足者也此與堤坊止水何異甚為之坊民猶踰越況可無坊乎坊之何如德性本善因物易遷禮依人性為之節文制心制事不依刑而蕭也處約處樂不引命而安也禮非以坊德乎失德為淫褻亦不能縛不得已而刑設焉以坊德乎失德為淫褻亦不能縛不得已而刑設焉怵于威或知返于度矣刑非以坊淫乎反德為欲刑亦不能禁不得已而命示焉定于天或知恬于營矣命非以坊欲乎淫著而欲微刑粗而命精粗著或止以砭凡庸精微或奔以警豪杰此皆為坊德之一助而坊民斯無遁術矣此一節一篇之綱宜重禮言○

約述 坊記 一

辟譬坊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約氣歉驕氣盈禮因人貧富之情為節其過文其不及而坊閑之如家富不過百乘富何驕一夫受田百畝貧何約代氷不畜牛羊貴何快足此皆坊民之節文處○慊口簟反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諸侯國雖大不過出兵車千乘百里之地卿大夫都邑雖有城不過高一丈長三丈之雉止有百雉卿大夫家雖富不過受出車百乘之采地此皆坊其富與衆而不過也○樂洛幾上聲乘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人心可疑未定正易爭禮以章明所疑事跡微細未著正易陵禮以辨別所微以為民坊其坊何如貴賤一命至九命皆有等衣服一章至九章皆有別朝廷極尊至極卑皆有位此皆章別之事民自安分致讓○夫扶別入聲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

約述 坊記 二

得同姓以弒其君旨者君之象天既無二日矣而土至尊無出其上正示民以一王為君率土皆臣分別自如此盍旦未旦求明之鳥人猶惡其晝夜無別況君臣乎○相去聲盍渴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辭爵之貴寧賤辭祿之富寧貧若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于人非君子所安寧可才德厚而受祿薄猶于心無愧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莅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

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讓之而民猶犯則虛讓不能化民耳君子化從身起辭讓之貴以爭人而已寧賤利益之事以先人而已寧後此皆以身教也故民從而興讓○亡無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利貨財祿俸廩死為國死事亡為國出亡在外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能貴有德之賢不吝珣祿則民讓而脩德能尚有技之士不吝賜車則民讓而習技此皆實德化民故君子但約其言不以口譽人才德若小人之先言曾何祿車之實賜乎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

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君政教未施先酌民心之可否民心即是天意我以民為天民亦以我為天凡政教皆奉為天之所施而尊戴者至若君犯民之心民亦亂上之法君子信民言不敢欺讓民言不敢亢而民敬服用情報禮為極重有不天上之所施者歸已已惟不矜天下莫與已爭能矣不爭而已自治益嚴無可怨之道人心悅服無取怨之因無怨又進不爭一格引詩明不爭無怨之意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人君政教之善皆歸功卿士大夫而過則自反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

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不但無怨而已在朝廷功讓德以師濟相成在野讓路讓畔以信睦相推民皆讓善于人亦猶武王之讓善于龜也讓善又進無怨一格 度緯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盡忠於君謀方計者猷將行者成王命君陳曰謀猷嘉善者告君於內不使人知及君行之乃將順於外曰此君之德非我之力如此豈非良顯之臣哉良以心言顯以業言○於烏乎呼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人子善稱親過

稱已則民化而孝親有繼緒成德之義負罪引慝之誠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親有過則弛而忘之有美則敬承遵守勿使失墜弛過有先蓋前愆之意子云從命不怨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承父母之命無怨色救父母之過則微婉曲盡而無倦心過父母則懽喜順從而或服役或捉筆之勞亦承歡如故婉轉如故而無怨心有怨有倦有怨即是愛敬未至孝之有匱者也子不怨不倦不怨即為愛敬無盡孝之不匱者也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宗族父母之黨

推吾愛敬父母者以愛敬之是能體親心而廣子道孝可知已惟睦族爲孝故君子因而睦之以合族燕食之禮如此近情親三會四會世遠情疏一會再會引詩證睦族之義○癉庾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與父同志之友車可乘以所同衣不可衣以所獨是以敬父之禮敬父執而推廣吾之孝道也養易而敬難父子同位即不敬書言君與臣褻恐辱其祖況父子而可不敬乎○衣矣養樣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父母在稱老則父母爲過老矣非安親心故不稱孝以事親慈以畜子單言慈恐薄干孝故不言慈戲爲孺子或可慢親恨歎恐傷親心故不歎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朝廷四方之倡尚且國老有門齒之禮燕老有引年之仁以敬其老夫老爲吾親上猶敬之吾自有親而可不敬乎民皆興起爲孝猶恐興起止在一時立爲當行之法祭祀則設尸以象生宗廟則設主以象存示民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惟宗廟有主故脩葺不廢惟祭祀有尸故敬事不忽教民以追養繼孝也有事即在尸主上見追孝亦即在脩敬中會出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

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主人敬賓則燕饗皆用邊豆籩簋之祭器而事以神道然豐儉失宜非敬故不菲不美以全禮主不親饋非敬故客非親饋不祭君子無禮不食易既濟言東鄰殺牛雖厚不如西隣薄祭受福是享誠不享物意詩詠醉酒飽德是飽德不飽味意而禮之當敬可知○食士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君子將祭齊戒承事一人爲尸過之者趨走所以教民事尸不敢褻也以設酒言味薄者上而尊味濃者下而賤示民不淫于味以獻酢言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是尸飲三然後主獻賓而飲一尸尊而止獻多賓卑而下獻少示民有上下以既祭言因酒肉聚宗族燕飲所以示民敦愛而教以睦族此教以心之敬矣而禮容猶心所寓不可不中禮故主人事尸室中敬矣而堂上有長賓長兄弟觀室中之敬以爲敬則室中肅堂上亦無不肅長賓長兄弟事賓堂上敬矣而堂下有賓弟子凡弟之子觀堂上之敬以爲敬則堂上飭堂下亦無不飭人已交敬上下互觀所以爲立教之本與引詩明皆敬之意○齊齋醍體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賓禮兼朝聘燕享言每進以讓三讓而後入門三讓而後升階皆進而就近意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世子于君親則是

尊則是君國人雖長異日皆吾臣今推事父之孝以事君既勞力報本推事兄之弟以事長又忘分齒讓者何國惟一君吾于君爲子固當孝吾與長均臣左當弟今幸心一志敬事親長正君子與臣之節絶無副二君上之心也總是不二于君而敬長亦正爲尊君處故世子君在不讓佐嫌其代君爲政惟卜之日君或有故已代則稱曰君貳其而他事不敢稱則不二之心可知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人子不敢其財示家聽于尊教孝意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人臣于天

子無主客禮不敢私其室敬忠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交接有辭讓之禮有幣帛之將禮行必在先而物隨常在後何哉禮有事之象幣帛有祿之象先禮而後幣帛正欲使民先用力于君之事而後忘心於當得之祿敬事後食之心默示于賓主交際之間矣禮之所示如此所以禮常先于幣帛也○稽獲菑縮畬余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利者利國利民交貸不私之用君子不盡取利于已正以所有餘遺民絜矩同欲之道如此詩言彼有遺餘之禾把此處有不斂之鋪穧寡婦不能耕者取以爲利此正不盡利以遺民之說故君子仕而既享在官之祿則不復耕田而遺稼之利於民田而既收在山之利則不復取水而遺漁之利於民所食備四時之常膳則以珍利遺民不更務求珍羞大夫之羊士之犬既殺食其肉則當以皮遺民不復寢處其皮此皆不盡利遺民之實事○穧劑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蘩麻如之

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情之蕩爲淫分之閑爲別禮以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無苟合之嫌則綱常正而倫理明猶衆目有紀而不亂非以爲民紀乎故昏禮男女必有媒以通相交之情無媒不交有幣以通相接之禮無幣不接所以能坊能章以爲民紀者此也○別鼈取娶從縱告爺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曾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娶去聲上聲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穆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

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現辟遠去聲子云好德如好色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遠去聲子云昏禮壻親迎見于女之父母女父母承子授壻而父戒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戒之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逆意○迎逆見現

表記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 閩陳有元長人輯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道以不用爲用今日何不歸乎君子一身藏一世之儀表無形妙有形之發越身雖隱伏而道自顯著今以道之顯者言之齋莊中正而不暇矜持惔慄威儀而不由猛厲至誠無息而信不待言即此誠中形外之轍自妙明著動變之機何必得時行道而後顯哉此吾所以思歸也不矜三句不單指儀表俱就心說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君子時時戒慎恐懼宜行宜止而不輕失一足宜溫宜厲而不輕失一色宜語宜嘿而不輕失一口隨時致謹如此貌不失而貌皆德威惟畏色不失而色皆私不可干言不失而言皆人人可仗要以全副精神皆從敬慎鑄出引甫刑敬是謹惕忌是畏懼敬忌則全躬皆善欲擇出一善來言不得此正是不失于人而自足夫已之意三不失煞有甚工夫三足字是道足于已無待外求罔有擇言在躬不可單取一善言之也如威儀棣棣不可選意不單就言上說子曰

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禓之開而見美掩而充美爲襲示質若一時異事則隨事異服宜禓而禓不因用夫襲衣宜襲而襲不因用夫禓衣如此節文既辨又不憚勞正欲行禮之民致辨于宜質宜文毋以奢相瀆致慎于用質用文毋以褻相瀆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祭主敬極敬是盡慤盡倦慎終如始不繼以散志之樂朝主辨極辨是鞠躬屏氣節文終遂不繼以鮮終之倦○樂洛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耻寡尤寡悔何禍

爲實光輝何忝不誚不瀆何恥○辟避遠去聲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
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傲焉如不終日莊有整齊嚴肅意敬有恂慄畏懼意通就心看莊敬是提起元神全體精神皆惺惺定真宰一生主宰皆靈嚴密者日進一日無退轉之勢陽明者日新一日有引伸之機不其莊敬日强乎日强是自强不息聖敬日躋意即就莊敬內看出安是安逸肆是放肆偷是頹敗偷生不足有爲消息之關全憑敬肆如此君子時時戒慎刻刻恐懼凡百體動靜皆提敬心照管不使一日中頃刻不檢此身有參錯不齊之時致此心亦爲之拘迫不寧如不終日也不使二字直貫下然有甚神力心不在則身不見不聞不知味是其傲焉錯亂處身有恐懼好樂憂患則心不得其正是其如不終日處但提敬心作主便百體從而天君泰一了百了○傲化鑑反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祭與朝皆當致敬意齊戒擇日亦互言之○見現

子曰仲悔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相接必有請事之辭以將命相見必有執贄之禮以明恭無辭則徑情無禮則太褻均相褻非敬引易言瀆之不可見當致敬意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得最先居長善之首數最多握統天之全表立而天下共尊共式仁其天下之表乎義體至正直內有以方外介至嚴充類有以至盡凡衆事皆待剸割衆志皆受折衷殆宰制定而天下共繩其束義其天下之制乎仁義莫不有報報者行之至恕施受各如其願應之至平泉盆各稱其物凡往來皆有文以相接皆有恩以相愛所興利遠害天下受賜不知

報其天下之利乎表制利皆就仁義報本然之體言未涉人用上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此推言報之利隨德怨以爲報民益勸於德而懲於怨其利何如詩與太甲正言報得其平若不得其平毋寧過于德不可過于怨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仁者人也好仁惡不仁人皆有之乃若無欲而好好即任秉彝之性初無美惡無畏而惡惡即絶本無之垢初無强制此等天然性生中心安仁之至人天下惟一人而已可責之人人

哉君子知道以無欲無畏爲至而法以知好知惡爲常故議道必于已之自盡不爲天下一人不止而置法則因民之所能但求以人治人而止此天下所以多仁人而卒無非君子之仁與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言原仁貴真而體仁貴全仁有三等功皆同而情則異要以同功不如同過功有假而過無假情更真而仁更可信耳今以三等言之仁者性安夫仁直任無欲無惡知者以仁爲利實實真好真惡畏罪者强仁分明有欲有畏三者皆仁而情各異如此原仁不原情不精而道亦緣仁所發可不與仁俱盡哉蓋仁心

德渾全立道之先即人之舉動先夫右也道事理常行隨道而起即人之舉動後夫左也仁何以先仁即是人惻怛慈愛與生俱生而天下之道皆從此出仁所以右也道何以後酌斟等殺合于事理而用仁之序皆得其宜此道所以左也有仁無義流于無別不尊與有義無仁過于分別不親等弊耳此仁義有相須之理而原情者可無兼體之功乎○強上聲**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道有純粹至極之仁有斷制合宜之義有率由舊章之考至道渾而無迹得其渾滿精粹以容保天下是王道精金美玉之體段義道嚴而有方得其裁制斷割以表正四方是霸道以理明義之規模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亦可無失所謂學古訓乃有獲率舊章不愆忘也俱在道體上看不作徵應**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仁器重道遠偶舉一端而即是備舉萬端而未甞是仁有不可限量之數焉義體方用員因形勢而無定執通變化而皆合宜是義有長短小大之等焉如惛愛之切怛痛之深而皆發于中心不由勉强是人我一體真切愛人之仁也循古人行仁之法爲吾身强恕之方是取人爲善相資而成之仁也惟愛人之仁所發深所及亦遠詩言豐水常生芑草以況人才衆盛武王豈不官使仁賢夾輔本支益固遺謀并及夫孫愈以安佚其子可見仁無不愛急親賢爲務尊賢敬士以及無窮是一世百世流澤未艾之仁也惟資仁之仁所發淺所及亦近國風曰我今尚不見容何暇恤我身後益求盡在我不計分外是終身自善之仁也曰愛人曰資仁曰數世曰終身無之非仁無之可以盡仁仁之有數可知矣而義不可類推乎○惛慘怛坦

上聲數朔**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仁統四端兼萬善爲體至重貫一息通千古爲道最遠重故得一遺萬舉未易勝遠故勤始鮮終行未易至是仁無窮無盡隨人偶舉之偶行之皆是仁中一事隨人舉之盡行之至皆非仁中全體其取數最多莫如仁也人勉之于仁何其難而豈可以難阻人乎君子盡義以求人則一疵亦全體之累一息亦終身之缚豈不難爲人但以人之所能者望人則少舉賢于不舉舉多猶賢于舉少近行賢于不行行遠猶賢于行近賢者一一可知矣此正成仁之法也○勝升度聲**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曰有孳孳斃而后已**仁本心體直任本體心無思勉而舉自勝行自至安然與仁合體是中心安仁天下惟一人而已矣此一人是固聰明聖知之全達天道不已之德純天理而無人欲純本體而無功力豈可多得而要之用力亦可以合體在人自鼓何如耳大雅蒸民詩言德至輕而人鮮舉我謀于儀匹之中惟山甫舉之愛慕之至恨無才力能助得他是欣慕踴躍不能爲情之甚意小雅詩言高山人可仰必仰而後止大路人可行必行而後止是身體力行欲與之爲一意孔子讀詩歎曰詩人愛德而愛莫助行道而行勿休其好仁之甚至于如此玩如此字有歎賞不盡意今就好仁中極力模寫但知鄉道

直行猛力奔赴于前極至心力俱盡無奈中廢于後非甚力盡時豈肯廢總是既竭吾才欲罷不能意此時身老矣而忘其老不計往日之邁年數不足矣而不知其不足不若來日之短而但憤樂循環而但日夕乾惕俛首孜孜至于身斃纔了倘瞬息尚存靈氣尚自勃勃而肯少懈乎詩之好仁至此則勉亦可安而仁無不可至之理矣○行幸鄉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仁道難成皆由私欲易誘而好失其正然苟志于仁無不可去之惡其過可辭而免也以行仁寡過言之如禮與仁與情皆全體難名惟恭自卑尊人近禮之謙儉制節謹度近仁之澹信不欺已欺人

近情之眞人能主一無適而敬不自滿足而讓以力行此三者則檢制有具私欲日消雖有過亦不甚矣何以見其不甚恭違恥辱而寡過情能動物而可信儉不奪人而容人是皆德性用事私欲自然不留此過所以不甚而仁所以易成也引詩言恭爲德基以證之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仁者人我一體成已未必成人仁終難成惟君子立心恕而立法詳爲能成人之仁故無欲無惡已能之而人不能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强人所不能人皆恕以引人于仁如此然曲成無法人亦不諭故聖人制行以爲民法不制以已能而制以人人共然之性使賢者勸勉所已及以行吾言不省愧恥所未及以行吾言今以制行備言之禮有等有殺節其行之中信實心實事結其志于內容貌周旋中度以表其文采衣服顧名思義以稱其中存朋友切磋琢磨以底于造極凡此養中制外脩已取人欲民在心在身無二無雜粹然一稟于正也責人既恕導人又詳人皆知愧人畏天而爭爲何矣仁何難成之有○移稱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此又發明上意君子因服便當正容因容便當脩辭因辭便當勉德皆漸漸收入心來以求成仁之意若有外無德皆可恥德虛行實有德無行是空涵德意無以暢四肢而發事業亦恥之衰絰端冕甲胄正文以君子之容處可見衣服容貌有關德性所以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稱之也○稱去聲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勞心勞力治人食人均是天下通義君子所謂義貴不偏逸賤不偏勞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故天子至貴矣猶親耕籍田以事上帝諸侯得不事天子如事天乎君不虛君臣不虛臣義之無偏私蓋如此語意抑揚重貴率賤遵于曰

十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人臣功澤庶民是仁終守臣節不敢君民是盡仁之極厚此泛論理君子纔着人上用此仁厚愛君是仁敬君是禮仁不止恭儉而恭之鞠躬盡瘁儉之

濬泊明志亦可爲仁用君子恭儉以求從事于仁禮不止信讓而信之不欺屋漏讓之不居寵利亦可爲禮用君子信讓以求從事于禮以役仁役禮之事詳言之事可上人而不自尚身近至尊而不自尊儉位不貪勢寡欲不貪祿避位讓賢之才德出衆者卑己尊人之心有同朝者此心戰戰兢兢收斂至小惟畏天地冠履之大義不敢隕越于下凡此皆役仁役禮之事求盡以事吾君而已事君君悅而得吾之役仁役禮役禮猶是不加盈事君君拂而不得吾之役仁役禮猶是不加斂凡此得失一聽天命而無容心詩言葛藟延庇條枚君子凱弟庇民受福無邪能當此詩者其惟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舜濬哲温恭而讓德弗嗣禹祇台敷命而祇承于帝文王不顯無射而服事止敬周公左右綏定而亦爲几几此數聖人既有庇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仁禮無以復加臣道仁厚之極品引詩言文王小心而舜禹周公可祭見已○施異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稱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謚主尊顯其名而但節取一善不盡述生平正以行可過名不可過耻名之浮于行故不虛美也先王勵臣下以實如此君子之爲人臣者不張大事功而但居實情不刻意奇行而但居篤厚至人有善行則彰之人有事功則美之而但屈己下賢夫惟不矜而天下莫與爭能惟不伐而天下莫與爭功是君子雖自卑而民愈敬尊之矣尚實之善如此后稷粒食萬世功非止一身唯欲行過于名故自稱只一便習民事之人此正尚實而不尚浮之君子也○行幸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仁本恩威妙合剛柔不觸此最難兩全詩言凱弟爲民父母凱不徒教而以强教似有道義責成意弟不徒安而以悅安似有性情和適意兩者皆一齊並現無二時亦無二事如利用厚生以樂民而輔翼振德又不荒正名定分以明禮而上下和睦又相親恭已臨民是威莊而和氣流行自安適順親畜衆是孝慈而秩序整齊自可敬無荒有禮威莊敬不同而同歸强教樂親安孝慈不同而同歸悅安以此使民真同父尊母親故民亦尊親之如父母此非陰陽合體兢絲不觸之至德即或煦煦傷義嫠嫠傷恩其孰能兼全不偏如此乎○强鋤說悅樂洛今父之親

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言父母天地君命鬼神皆易偏以見至德之難意命是君上政令示人易見故親鬼神渺茫難測故尊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憨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

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言盡仁不偏三代亦難夏道重文告之命叮嚀戒諭鬼神特致敬不瀆人事則親近盡心如祿賞人所欲者先之威罰人所惡者後之皆盡忠近民處故民親君之心勝至慤愚傲上野陋無文則親而不尊之敝也殷人尊神以矯近人之失率民事神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可知之禮先其罰之可畏者後其可慕之賞皆尊嚴不親處故民尊上之心勝至流蕩不安苟免無恥則尊而不親之敝也周人尊禮以矯後禮之失施惠尚思敬神不瀆亦如夏之近人盡忠其賞罰俱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隆殺民亦親上之心勝至便利多巧虛文不恥害理不通皆親而不尊之敝也○遠去聲憁蠢喬驕施世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夏道尚忠未瀆文告之詞而民已喻且省刑不甚責備于人薄斂不大過望于民民亦忠應而親上之心未厭也殷人後禮先罰凡事敎本尚實未嘗瀆禮而刑罰嚴峻于民則已求備矣周訓殷頑三紀不服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極力化諭是已強民非所當祭不在祀典未瀆神至爵賞刑罰損益夏商已窮盡無以復加矣○強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虞夏道質責人略不見可怨殷周道文責人密不能無敝是虞夏之質一任椎魯質至無以加矣殷周之文備極工巧文至無以加矣何則虞夏非無文而誠慤有餘文不能勝質此質所以獨至殷周非無質而雕琢已盡質不能勝文此文所以獨至物極必返文惟極至便當少

損周文致用虞夏之意隱在言外○勝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貴輕賞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虞舜尊親兼備剛柔互克後世爲君雖多如此渾全不偏真弗可及何則君天下有吾身也惟無私子天下皆吾子也子民真如父母父母必有愛而舜愛非徒愛愴然傷之切也怛然痛之深也如憂墊居即容平水土憂阻饑即容播百穀愛爲憯怛之愛而愛極真矣父母必有教而舜非徒教

教人以善之忠也通變宜民之利也如命官以輔
振德制器以開物成務教爲忠利之教而教盡誠矣
愛以致親教以致尊親中有尊是安養自在矣又立
敬以作天下之肅尊中有親是威嚴莫于矣又施愛
以率天下之渙惟敬是尊生也而能節物富何啻失
禮惟愛是好施也而無偏汪惠何嘗不散虞帝子民
用中如此故斯民君子皆化而爲中尊仁之和而是
義常嚴恥奢之儉而輕財常恕于君抗節致忠而無
犯顏之亢于已本方立義而有委婉之順威儀言詞
皆文而本中出之靜不傷浮尊賢容衆皆寬而有賢
衆之辨不傷混天下之化中如此皆由聖人用中所
致庸刑言以德爲威天下無不威以德爲明天下無
不明今舜于民用中是即德威德明天下化中是即
惟威惟明非舜則尊親必偏教愛難全其孰能如此
乎此舜所以不可及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人臣事君決持須大建立須真凡堯舜君民之學預定胸中于始進時先敷陳數言以爲後來事業憑藉此大主意定矣大把持出矣隨拜受君命此身自頂至踵盡獻爲君用如何使是君爲堯舜之君苟無捷市吾無愛于髮膚如何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苟無內滿吾無辭乎胝胼務自獻吾身以成吾先資之信使前言後効毫無爽券故君以先資之言責臣臣守先資之言至死則祿無尸素之誣事無怠責之罪此非成信之實地乎資藉以爲據意欲以身獻先以言獻言者志定而後事業有據全是生平涵養素定言下發揮大意任後來許多事業都藉這言下爲憑據正是不負生平處三代伊訓兌命尚已後世登壇東向之對草廬三顧之策後來一一券合庶幾先資成信之謂云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

吉謀關天下後世是大言大言入于君便望如何
天下如何傳後世而成大利謀止一人一事是小
言小言入于君便望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職而成
小利入謂入耳繇心如官羽之相謂鹽梅之相和水
火之相濟有入便可望不入便無望若以小言受大
祿是報渝其分猶不入也而我不受以大言受小祿
是君不知我猶不入也而我不受易言大畜之君子
當有爲天下而不食于家其正不以大言受小祿若
乎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人臣陳善責達堯舜不曰達卑下然言語非引君之物道在躬行心得不尚夫徒詞不正非引君之身道在始進以正不因夫匪人此不陷君不義正也不曲學阿君直也神且福以式穀而況君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謗謂沽名要主尸位謂保寵忘君邇臣與君密邇性情皆得相通道在不剛不柔默守君德之和守宰妙無太激無太隨全以精神幹旋呵護使君心就吾維持中如玉之在櫝虎之在柙而典守無虞也宰天官冢宰百僚以爲師表道在正百官太法小廉舉直錯枉截然整齊而不亂也大臣貴極人臣四方以爲斗極道在慮四方憂盛防危弭內備外嘗先綱繹而不解也總是一臣居密勿之腹心則稱遍總百僚之領袖則稱宰繫國家之安危重輕則稱大論責任先君德而後官聯先朝廷而後四方○謗語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諫以止君之邪陳以揚君之失二者用心不同論人臣心事止欲止邪未形救過已著以諫諍成君是不碎首犯顏累陳以暴君非欲不欲之間全是一腔忠愛鬱勿不忍無諫法尤不忍有諫名庶意小雅言心愛何不欲言但言有盡而意無窮惟

可心藏不忘而已詩之欲謂卽欲諫詩之中心藏卽不欲陳而正人臣愛君之極思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進進何難君之誠意已至方禮未衰卽退退何易進難則無凌躐于前退易則無雜處于後位皆賢者進不賢者退大賢者上小賢者下不有序乎脫或難易反用進退倒置而亂其矣不觀賓禮乎賓主三揖方進一揖而退正欲賓不瀆于主主不褻于賓以遠賓主之亂耳而況君臣之際乎○遠去聲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謂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事君者必致慎筮仕之始謹爾在官飭爾有政尤加敬愼成之終老

約注 表記 廿

期無勦于勤寵利無滛于居纔爲精白一德始終不二心之臣下言可貧可賤可殺不可亂所守正一敬到底徹始終之義○竟境耍平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辭難朝廷不辭煩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申言敬終之義敬者敬其事而已居位不履其事便亂而非敬故君使臣道合得志而不敢恃凡夙夜臨懼謀成兢兢愼慮以從事道迮不得志而不敢怠凡夙夜乾乾而又乾謀懼惕而又惕再三孰慮以從事愼慮事終既功高而衆忌宜退也熟慮事終又至疑而身危亦宜退也退則身名俱全且不累君以薄臣之名豈不厚乎易言高尚卽終退之意按愼慮熟慮正是履事之敬處○辟避難去聲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天者理而已矣天子代天理物政令皆受命于天典禮則曰天秩天叙天討則曰天命天討士有位者又受命于天子凡考禮正刑守典奉法皆奉天子而致之民故君能以天爲心惇有典庸有禮賞當功罰當罪出命一順天理而不違臣卽以君爲心奉法循理一順君命而不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從乂者也若逆于上而求下之順豈可得哉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辭可工而實難副君子不以言辭之善盡信人生平之實何者天下有道人皆敦本尚實凡大德細行之在朝者皆已有條有理不行有枝葉乎天下無道人多務華絕根凡言德言功之在口者皆足亂德亂謀徒言有枝葉而已此言辭所以不可盡人

約注 表記 廿一

也○行幸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賁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水若無情而有情之物比君子之交未嘗絕情未嘗溺情趣味皆在淡泊中醴者如醉一般一人其中未有不迷心淡與淡遭此無營彼無搆不惟全交且散朋黨之邪息奔競之私而可成已成人甘則壞已之心術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人實有善君子不徒

稱揚必舉加上位以副好德之懷此好善何等有
故民化之而爲誠實之忠也饑寒且不可虛問況
善而可侯自口出乎稱人之善則爵正不
以口譽人之事○譽譖衣去聲食士詭秩子曰只惠
而實不至怨菑及甘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諸責也寧
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
不思亦已焉哉只惠無實反招人之怨而中傷若至
豈非怨菑君子知諾而不踐致人責
我是我負人非人負我也若求而不許一時雖怨終
亦自止與其有諾責而致負人責友開及身之菑毋
寧有已怨而猶始佛終諒塞過望之釁詩言言笑之
樂信誓之久而反覆無情不復事思交情亦於此已
矣此正以諾責菑身者也而可無戒乎○菑災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
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

約述 兼記 十六

巧欲信者好善惡惡之心必誠欲考者
稽古立言之旨必確○巧當作考 子言之昔三
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
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
也三王崇事天神地明其犧牲皆卜吉乃用蓋卜以
致誠不卜則私褻不誠不敢以事上帝也是以冬
至祭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凡他祭之日既不敢犯
此矣若凡禮物之用卜則從卜筮則從筮皆信不敢
違卜不更筮筮不更卜皆專不相
襲其用之誠如此曾何私褻之有大事有時日小事
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
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天
地大祀時日素定不卜若祭小神無定時日必筮吉而
用外事祭山川社稷則雨雨戊庚壬之剛日內事

祭宗廟則用乙丁巳辛癸之柔日而凡牲牷之物禮
樂之器齊盛之器皆不違卜筮是以鬼神享德不告
百姓咸誠無怨卜筮之用大矣哉○齊咨盛咸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
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
迄于今后稷祀宗廟惟用稂蓬蔏蔚不用多品祀既
易備辭惟告虔無瀆神之意詞何恭欲惟儉
親無求福之心欲何儉聖人祭盡
其誠是以神格鬼享而祿及子孫子曰大人之器威
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
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龜以卜著以筮
聖人神道設教
是爲大人之器蓋器也而道存焉以定天下之業以
成天下之亹亹凜乎有威可畏不可玩確乎有德可
敬不可褻其器威敬如此用之豈無辨乎天子體尊
有事用卜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降于天子之用

約述 兼記 十七

卜然天子雖不筮及巡狩征伐在道則用筮爲便諸
侯雖用筮及適他國則不筮以示人疑諸侯雖適他
國不筮其處寢室必卜以備他故天子雖在道中用
筮其處太廟以處所當處不待卜用之極辨如此夫
亦以其威敬而不忽與○守狩大泰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
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
不褻於上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王人敬賓
則變其常度天子敬來朝之諸侯大國敬
來朝之小國燕饗皆用祭器不用燕器用上敬下如
此是以諸侯與小國之來朝者日月則詢于龜筮而
不敢廢禮物則決于龜筮而不敢違于以敬事天子
之君大國之長焉其用下敬上又有加矣是以在萬
民之上而不爲下所瀆在君長之下而
不爲上所褻也非敬人者人恒敬之與

緇衣

閩陳有元長人輯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爲上至誠御下凡喜怒好惡坦然率真人所易事則爲下亦至誠應上凡表裡始終曉然共見人所易知上下相與一誠世風同歸太朴刑以防奸至此無奸可防矣夫何煩易知不煩皆根上易事來○易異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好賢如緇衣之適館授餐而好極誠惡惡如巷伯之投豺狼北而惡極誠上以誠感下以誠應爵不數加而民已爲愿慤刑不暫試而民已胥畏服大雅言儀刑作孚正誠應之化○愿願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

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格感格之格感發興起爲善也遯逃遁之遯貌應而心遯避也愛民如子民亦親如父母結民以信民亦不忍欺倍涖民以恭民亦胥爲遜讓此正德禮之格心處苗民既不用命又作五虐爲法致民愈惡德而上遂絶世則政刑其可用哉○孫遜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下不從令而從行好正行中之着神處上好在是下之從好更不止是故爲甚然則上所好惡當慎于起念是即斯民共以爲好共以爲惡之表也表端則影端表衰則影衰而可無兢兢哉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禹以克勤不伐之德君位民上纔及三年而民命誕敷聲教四訖百姓已盡遂其爲仁之性焉可見居上不必盡仁人但得一禹而足矣詩言具瞻甫刑言一人大雅言式下土皆言一人定國之意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上好仁下爭先爲仁此是論理長民者志藏在心必彰明好仁惡不仁之志教現在身必嚴正爲仁去不仁之教心身皆尊一仁以子愛百姓民感于仁皆致力行已以說上心必好仁惡不仁以

說上之章志也身必爲仁遠不仁以說上之貞教也提一說字便有躍躍爭先不能自已意詩言有覺人德行則四國皆順順字亦有說底意仁順德也○說悅梏覺行幸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王者之言纖發密勿俄而宣朝廷俄而傳八荒其端甚細其畢甚巨真如絲之細而出則如綸之稍粗又如綸之小而出則如紼之益大所關如此而言可無慎乎故大人正言關天下者凡無定不根之游言不敢以倡于上言似成理而行之不順天理不合人心即是游言而君子不言行似駭衆而言之非聖賢成法非事理當然亦是行所游言而君子不行行顧言言顧行而卒無游湯之僻無詭異之端詘

民亦化之言皆切實之言而不敢以高于行行宜平正之行而不敢以高于言矣詩言慎止不譽正不逾行之意按游字游蕩不着理危字危峻不守常危即游也上不游倡故下不危應○緇衣弗詈德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君子道人為善必言以誘掖于先奬勸于後禁人為惡必行以已有後求已無後非故言必慮所終果終可見之行事方敢為言以道人行必稽所敝果垂之中正無敝方敢為行以禁人言行不苟如此民皆化之謹言而為有終之言慎行而為無敝之行也是真能道之禁之者矣○行幸話化於烏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

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者衷之旗衷如結服亦結為不二貌者神之華神守常貌亦常定不變以此整齊萬民是上德先一矣而民化之其德亦一非先王之法服不服而服一不二之德非先王之法行不行而行一有常之德也周謂忠信○從嵩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為上至誠待下表裏如一手足視臣而腹心已與俱傾重祿勸臣而忠信已與俱斃令臣下一望便可知人主之心是正開心見誠一體臣下處故臣下亦得展布四體以結知明主積累歲月以程能竹帛實心實事任勞任德令君上可述其功而記誌是正竭忠盡誠一體君上處上下相與一誠則君所為臣即信之而圖報益堅不至疑于其臣臣所行君即信之而委任愈專又何惑于其君書言咸有一德正言君不疑臣不惑一德一心之相信詩言疑與心不差忒又以表裡如一證一德之義○吉告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善居厚惡居薄表章善者憚病惡者正示民去薄歸厚民皆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而情無二三之惑矣詩言但好正直則不好偏邪可知此非情之不二者乎○禪禪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卬上人不信可疑則百

姓惑于從違下人不忠難知則君長勞于猜察君民者知疑心不可明示所好必欲趨善所惡必欲止淫好惡別而從違定矣又何惑為臣者知難知不可先脩德為可儀之行格君心無適閒之辭過高之行君不及行不援之行深求之理君不必知不煩之知是實事多而虛議必一遵矣易易知而簡易從二遵矣又何勞○行幸癉宣共恭卬鞏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致以正人教以化人其不行不成皆緣爵祿反及小人而不足勸刑罰反加君子而不足恥所致故上失公失慎刑不以無辜褻而爵不以無德輕康誥言敬明即不褻意甫刑言布刑以啓迪斯民即寓政教意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

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
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
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敬
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輔君節制邇臣統治百姓權至重也今大臣無權百姓不安臣忠不足上行君敬不足下濟徒富貴豢養之而已且政不在中樞必在近習大臣不得治事邇臣必比周以奪之矣故大臣當敬不可與小臣比敬者體貌尊委任隆左右近習不得竊威而撓重蓋大臣首出百僚人奉以取正從違是民表帥表帥一輕而中外何所稟仰故宜敬也邇臣當慎不可以比大臣慎者精選選嚴擇笑在旁同牀不得食意而牟權蓋邇臣寄邇至尊人借以

窺王喜怒是民引導引導一表而中外爲所傾動故宜慎也要知慎邇臣正以敬大臣處又椎廣言之小臣分卑而謀元老之大臣遠臣跡疎而言論思之近臣內臣能昵而圖四方宣力之外臣皆非慎而君無此三者則大臣何怨不用邇臣何至疾惡遠臣何患蔽功此皆慎邇臣以敬大臣之實下邇臣是也舊大臣比上邇臣不同葉公言君毋以小臣所謀敗大臣所作毋以嬖御僕妾毀惡正嫡毋以內侍嬖御士毀惡外庭大夫卿士亦正慎邇臣以敬大臣遺意○比庇葉攝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賢遠姦乃君之道今有位大人賢反不親賤反見信此正邇臣比而大臣危百姓不寧而親失政令不平而徒煩詩言初求爲法後仇執不用其力書言未見欲見既見弗出用事此正是知所賢而不親答更甚于不知賢者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天下大可畏常伏于大不足畏之中細民溺水士大溺口有國大人溺民三者皆因褻狎所致水性柔易狎然蹈之即沒難親故水易溺人口言者甚贅聽者甚煩易出而羞難悔故口易溺人夫民閉于人欲而心甚鄙陋如人情欲富欲安欲壽皆當厚之佚之生之敬順所欲則喜慢捐所欲則怒故民易溺人皆不可不慎坎止慎水三緘慎口欲與聚惡勿施慎民○閉蔽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
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
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太甲言不可蘄越自覆當
合于度然後發矢是以審機爲慎傅說言口起羞當
詔言甲胄起兵當懼謀衣裳在笥當命德干戈省身
當息忿是以觸物爲慎伊尹言夏先王以忠信成終
其臣相業亦有終是以積德厚終爲慎皆因不可不
慎而推言之○宛惋遄撓吉告先舊本作天今從書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
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
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全亦以

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旱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民無心以君爲心好惡皆憑君主宰君無體以民爲體休戚皆憑民擁衛君民相須之切如此人心莊則體自寬心肅則容自斂豈心欲而體猶不俱安乎豈君欲而民猶不從欲乎此民之以君爲心也人體全則心必全體傷則心必傷豈民撫之則後而君猶不存乎虐之則仇而君猶不亡乎此君之以民爲體也逸詩言先正德明不蔽德清不染故能安民今王政無術致百姓勞苦是民安危在君故以君爲心君雅言暑雨祈寒民皆怨歎其可不勤恤民隱哉此當以民爲體○雅牙資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

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事君者身不正則行錯雜無類言不信則義二三非壹君子言必有物據實理實事而不虛言行必有格依正理正法而不妄行守此二者生死不移而要皆從學問中來君子多聞前言可否俱陳又質正于衆擇其真可者守之爲出言之用多誌往行從違具列又質證于衆得其確從者親之爲躬行之資然多而不精終非類非一也必于所守所親之中更加極深研幾之力精知其約略繁要所在取而行之設施行之獻替焉是真行類義壹者矣此皆由博反約由精致一之學問君陳言出入當與衆虞度以求無同即以多聞多誌相質意詩言儀一即精知略意○行幸子曰唯君子能

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正人當好不當仇毒惟君子識得真趣得定能好人之正如見必舉舉必先當恭而彙征當寒而連茹是也小人不惟不好正人且毒其正不加以朋黨之名便詆以道學之網至斥逐禁錮猶未息可知正與正投君子同道爲朋朋友必有定鄉正與不正忤君子非道不悅所惡必有定方好惡一定邇者遠者知正之當好不正之當惡而皆不惑不疑也○鄉向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賢而貧賤則輕絕惡而富貴則難絕是好賢之念奪于困阨而好不堅惡惡之念蔽于勢焰而惡不著素交盡而利交盡道德之好盡變爲寵祿之媒人雖曰不爲利吾必不

信豈知君子相攝攝以威儀之義豈爲利乎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私惠不歸正理如姑取之餽而非以道君子辨得精守得介決不留戀于心而與之苟合也詩言好我則當示以大道何用私惠乎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軏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天下有實理必有實事有車必有車之軏可憑爲敝有衣必有衣之敝可服而盡況于言行乎人不言則已苟或言而聲必聞擬議在居室之中而應遠出千里之外人不行則已苟或行而成必見始作俑造端之細而終畢察天地之大誠之不可掩如此葛覃言葛衣一成服無厭斁則言行成而習觀習聞之寧有厭乎○射亦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從隨也言而隨行則言皆核實非文飾之言行而隨言則行皆衆見非掩飾之行大要言當顧行行當顧言意君子不言躬行以成愷悌篤實之信則人化之亦先行後言不張大其美不掩小其惡皆如上之塞言成信矣引白圭證寡言引小雅證成信引周詩天命集躬證言行可以動天地○周劉田申觀勸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

我告猶允命曰曾無爰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言無恒不可求占于卜筮神亦不能信其心而況人乎引詩言龜不告以謀引書言事神之難言易言取羞皆刺無恒者也○與歟偵貞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朝祭喪服皆衣與裳分惟深衣上下相連被體深窢故名深衣制度拂全文以應規員矩方繩直權衡平此制度之遠取諸物者長毋被土恐污短毋見膚恐褻裳旁前後之衽合縫使續又以縫邊向內再鉤縫使裳皆裂製以小者向上爲要大者垂下爲齊要縫七尺二寸僅及下齊一丈四尺之半腕下之袖與衣接處有袼其高下使可回肘不太狹袂之長短其反詘可以及肘不太短繫帶之所下不可厭髀上不可厭脅惟當中間無骨之處此制度之近取諸身者衣四幅袖二幅裳六幅共十有二幅應天

十有二月此制度之仰觀天文者○見現衣腰縫逢袼各詘屈厭過髀俾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袂爲袖口以漸而員應規袷交領前以曲而方應矩衣裳背中之縫自上直下至踝應繩之直裳下末緝之齊前齊與後平等應權衡之平○袷劫踝俱齊容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

貴善衣之次也所以秩應規欲象其圓而舉手揖遠以爲容所以齊負繩欲象夫直以直其治人之政而紀綱法度皆肅所以袷抱方欲象夫方以方其正已之義而辭受取予皆嚴然直方豈無所本易言坤道體直用方今六二之動六宗順二中正得坤道之直以方者也直方爲坤道如此而深衣之負繩直政抱方方義又非俯察地理者乎所以下齊如權衡權譬人之志衡譬人之心凡衡低昂必因權之輕重是衡平皆權所爲凡心平傾必因志之安危是心平皆志所爲惟前無將後無迎安其志于應物是卽動亦定靜亦定平其心之本體也五法已施則舉手爲容直政方義安志平心之道無不得矣故聖人從而服之取規矩之無私取繩之直取權衡之平故可貴耳而服之果何用說端冕修文而文事之暇深衣以居矣不可爲文乎介胄脩武而武備之餘深衣可處矣不可爲武乎朝祭難用端冕而贊助行禮特服深衣是不可廢相乎行師難用介胄而運籌惟愜取便深衣是不可治軍旅乎深衣爲用之廣如

此五法具施是何完也質則布色則白又何弗貴也朝服祭服最善矣而善衣之次則無如深衣矣○愈荅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之制雖同其緣則異具父母與大父母是重慶深衣必緣以繢備五采爲樂也具父母是具慶深衣必緣以青體少陽爲敬也孤子當爲父後深衣以素緣非以致哀乎然所緣雖異而尺度則同袖口之袂緣標旁及下之邊緣各廣寸半此則未嘗不同也○大泰純準續會廣古聲

儒行

閩陳有元長人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哀公以夫子威儀嫻雅疑是儒服夫子言儒以道重非以服名故君子學則博綜衆理不局一端若服惟隨鄉所向何知儒服益不敢居儒而又啓君以儒學之正意逢大掖肘也衣之寬大者章甫殷冠○衣矣冠灌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

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急數不能終事詳數非更代也德同玉粹席上自重待人之來聘識由學充日夜自勤待人之來問忠信誠心可任懷之待人舉任力行才幹可用力之待人取用是誠明並進足乎已無求乎外誠才兩合預于先不窘于人故謂自立待如待價之待有自足無求意立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之立○數所強上聲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容貌主一身言皆根心裡來衣在身冠在首必中禮心所動事所作必謹愼讓之大天下千駟弗顧弗視如慢世不恭讓之小簞食豆羹再辭終辭如矯僞不情容貌大處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何如威容貌小處其中退然不勝衣其言訥然不出口何如愧至與人交際三揖難進一辭易退柔謹粥粥若無能是

皆性之所定而根心生色道之所秩而恂慄威儀故曰容貌如此○粥燭儒有居處祿生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居處無事時齋莊畏難坐起對人時謙恭敬謹言信有物行正有格是待身以敬矣道路不居已于夷居人于險冬夏不爭專陽和夏專陰和是待人以恕矣恕則忿慾欲窒無傷生之危何等愛死是死不徒死留以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非以有待乎敬則神全德聚有資深之固何等養身是養不徒養出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非以有爲乎主敬行恕于平時有待有爲于方來其前定不窮可知故謂備豫○齊齋難去聲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忠信吾心懷藏至德爲寶立義吾身往來大道爲土多文裕身華國之業爲富夫存心制行博學儒之自脩如此則應世何所不善君欲得之共事甚難既得而祿養之又易君欲養之以祿甚易既祿而終畜之又難必君明臣良有道方見是何難得必禮進義退非義不合是何難畜勞所當勞之事祿皆不計又何易祿是抱道于已而無已甚之行觀變于時而皆平常之軌故曰近人如此○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

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貨財金玉樂利聲色皆見利思義衆以人言兵以器言皆見危授命臣好大憨此鷙惡之獸卒攫而搏之不待程量其勇是勇足以犯難扶危定傾此重任之鼎卽引而任之不待較量氣力是材足以任重往事動皆當理不至可悔來事機足應卒不必預計已之失言知過必改不至再人之毀言禮義不愆不終尤威武不可畏不可挫斷謀必有成不待嘗試是閱利害兼才勇勝人之所不能勝善言動壯威謀爲人之所不能爲故曰特立如此○樂洛攫蔑斷短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者以義處人可親可近亦可殺而不可劫迫與辱以非義儒者以義勝

欲居處之淫飲食之溽皆義所不受儒者聞義卽徙過失畧辨卽改過不吝何待微色發聲而面數是以介石之操貞利害以風雷之盆當遷徙故曰剛毅如此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忠信在心裏至誠動物可以禦事上敬人恒敬可以禦侮是運在外面之干櫓仁體大而尊則尊奉此仁如能行五者天下爲體元以長人義體方而嚴則抱藏此義如充類至義之盡爲直內以方外玩甲胄干櫓字面操持何等堅固玩戴行抱處字面培植何等深厚暴政不更是足贊語如雖之夷狄不可棄意自立卽在上四語見不單指不更句身衛道而道還衛身道轉世而世卒不轉道故曰自立立于已而非人之所能搖矣與首節自立有別甲鎧胄堲鎡干小楯櫓大楯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蓬門圭竇

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弁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宮之方折各十步室之環圍各方丈正門則織荊竹之單小戶則穿墻爲上銳下方之圭形編蓬爲戶象蓬口之圓爲牖合家共一禮衣更着數日僅得一日糧食其貧極矣宜可委曲而進退則必以正上如致敬有禮將行其言是答我即信不疑無患失之心上如禮貌衰言弗行是不答我即安不諂無患得之心是失得勿郤適得從王之正其斯爲儒之仕進與○窖豆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者居今世而

稽考古法則學博行今日而垂法後人則行善逢世而行道濟時大義所願又何憂思之有若適弗逢世上君弗援下臣弗推讒諂之民又比黨而危此時宜不暇救民然身可危而志不可奪雖危及起居而竟信其憂世憂民之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欲以所學所行之道拯救之是真守先待後以爲責拯溺亨屯以爲慮極憂思之篤者也○信申思恕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者學則博而不窮行則篤而不倦窮則不失義而淫達則不離道而困既內不失己矣而接物又得禮之用蓋禮以和爲貴而儒者忠信誠慤是美以立禮之本又優游不逼爲法以善禮之用忠信優游皆和也而果何如如慕尚賢人以致尊又包涵衆人以示寬或賢或衆各別是陶甄毀其員爲方員融之圭角九賢與衆俱得是陶甄合其方復員圭角中之員融此皆貴和用禮之事蓋于道無不體而行成不結一轍于物無不普而量廓不設一藩其寬裕之至也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薦舉及于所親則私及于所仇則嫡儒皆不避是薦賢爲國心至公矣而舉之至明程筭已成之功積累方爲之事推揚其賢而進達之初不望報于賢及賢人輔佐使君得遂安富尊榮之志有利國家初不求富貴于君據此不避不望不求真化恩怨之念而開誠布公絕寵利之萌而集思廣益舉援之最正者也舉援在上援引在下○辟避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

如此者舉賢援能以待天下士任舉前導待朋友者聞善言相告使尊所聞則高明見善行相示使行所知則光大而業同矣然猶學習之常爵位則挹讓以相先患難則赴衛以相死而苦樂皆同然亦豪俠之暫彼雖久在淹滯不待之同升不升彼雖棄在睽遠不致之同進不進而出處皆同始則同心同德以爲任舉之地既則相成相託以盡任舉之心此任舉朋友之尤重于天下士者也任委以事舉授以職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澡身有靜存動省日新又新工夫此正是洗浴其德使不染物欲既立正君之本矣又陳言而隱伏入告嘉謀嘉猷于內出乃順之于外隱伏何如君之過尚未形而潛消默導是靜而

正今君日改過而不自知君之過已粗著而明諫諫是粗而翹亦從容和緩而不急逼是皆陳言而伏之實盛德大業行何日高皆積累自高非形人之短見已之長臨深以爲高通今知古文何日多皆組織自多非剽竊于外掩襲于內加少以爲多世治無躁特重而不輕舉世亂無疚堅恐而不沮抑人同夫已不必是何必因其同而遂與之人異夫已不必非何嘗因其異而遂非之是則正已正君未嘗曲學阿世從心從理初不枉道徇人儒之特立獨行如此者立以持身言行以處事言○澡旱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者高不臣不仕之節非遺世也自脩爲慈而不暇仕耳戒慎恐懼功在不覩不聞之先是慎靜天地萬物通以發皆中節之和是尚寬然寬而非過柔與人又甚强毅有中

立不倚之操靜而非守寂博學窮理而知守要約有博文約禮之功慎靜是誠正工夫博學加以格致篤燦然成文斐然有章然特近夫文章素絢相生而非溺也寬裕是温和氣象强毅又加以威恭將廉有分辨隅有圭角然皆砥礪中來磨礱有素而非矯也是良貴全而文繡不願天德尚而軒冕爲塵不臣不仕其有堯舜樂道之謀謨而不屑世主有天民達行之作用而不苟功名其規謀作爲之最大者也蓋非不用世但不輕用耳**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志心所之合之同一方向道心所蹈營之同一術業幸而爵位並立既歡樂無妬心不幸而爵位相下亦推引無厭心相厭之久聞流言不信總之志合則無不合道一則無不一要以志道何在惟義所在儒者本體端方正大可對天地立身合義變化皆

特宜其人同于本方立義則同而與之其人不同于本方立義則退而不與益道同爲朋而無異道之謀正已且人而無枉已之比其斯爲儒者之交友乎○行幸**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仁主于愛温良正仁愛之本所以遇物發生仁存于心敬慎正仁行之地所以履事有恪寬裕則仁之能用處所謂善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遜接則仁之能用處所謂善氣迎人親如兄弟禮節爲仁之貌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言談爲仁之文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外歌樂其仁之和心和氣和而聲自和分散其仁之施博施濟衆而仁不窮儒皆兼八行而有矣猶不敢自以爲仁真見仁道之無窮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其尊仁讓善不自滿足有如此者○孫遜**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隕墜穫割皆失志貌充驕詘也儒行既全備而應無皆善如此詬謂詆其言病謂訾其行館之謂具牲致養具官治事益信儒者之言則不敢詬益義儒者之行則不敢病終沒吾世哀公自言也○詘屈愿混累去聲詬搆

冠義儀禮所載謂之禮記　閩陳有元長人述
則備舉其義而釋之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人字重看爲人在禮義而禮義何在人各有身正之齊之順之而禮義備在人身人與人相合各有倫正之親之和之而禮義立在人倫備者備其規模體段立則卓然成立于宇宙間矣以正以字亦有意備身正以立倫一氣看而冠之備服正以備其身是冠爲修身明倫禮義備立之始也聖王安得不重冠古者

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重之何如冠禮筮日求天之吉筮賓擇人之吉其敬如此冠則儀脩倫敘禮義備立是敬之正所以重禮禮得則身以及身倫以及倫而國皆歸于禮是重禮正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阼主人之位嫡子冠阼著其代父爲主人也酌無酬酢曰醮在戶西南面賓位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彌尊皆以成人禮待之也字敬其名敬以成人之道也冠阼適子所醮醮加字庶子所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拜之謂皆答拜天道始于北人事始于冠故冠與衣皆玄從天色鄉大夫在仕者鄉先生致政者言適子冠而成人一見禮于所親爲將承家也一盡禮于所尊爲將輔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承上父母以成人待是責以孝兄弟以成人待是責以弟君以

成人待是責以忠大夫先生以成人待是責以順冠而將責四行則人紀所關其禮可不重與人不虛生孝弟忠順立方有綱有紀而可爲人已可爲人方可以人治人同歸于綱紀禮以治已治人故重而冠正四行立禮之始則嘉事有六冠非其最重者與重冠故行于廟筮几則于廟之東序醮酒則于廟之戶西皆尊不敢擅正以冠爲先祖主后廟爲先祖所居聽命于祖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義娶妻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物不可苟故受以責昏禮其受責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昏禮也（昏禮將合二姓之好上事宗廟爲祭主下繼後

世爲嗣傳故當重也重之何如媒妁既合納采爲采
擇之禮以求之既求問女生之母名氏以卜既卜而
吉納吉其吉于女家既告遂往女家請昏姻之期且
此五禮男家遣使將命特女家先設筵几于廟出拜
迎使于廟門之外及使入升堂傳男家之命聽主人
之答命皆在廟主人如此是敬不慢慎不忽重不輕
正不私此昏禮而全正始之道于今日也承宗廟二
句是推原意重之包下敬慎重正親之責婦順在內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
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
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
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父親酌醮子而命迎婦以男當

倡導其女意拜迎壻之奠鴈鴈取不再偶而順往來
壻奠示親受昏于女之父母意奠鴈畢壻降階出門
親御婦車致敬御之何如授綏使升及升執轡御至
輪三週取陰陽奇偶之數成始付御者壻升車先行
俟門外揖入交入後壻與婦共食一牢之牲共飲一
巹合兩體之巹合巹是合體共牢是同尊卑皆以親
愛其婦意○迎送先扇巹謹酳問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
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
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
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
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敬正于先親之于後是禮大體故不慢不褻以成別于今日相敬相親以立義于終身也有別有義則一本情

親子皆愛敬其父三生如一臣皆愛敬其君可見禮
始于冠以責成人本于昏以成三綱喪祭人道所終
爲重朝聘君臣大義爲尊射鄉賓主合懽爲和八者
皆禮大體所並重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
腶脩以見贄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
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昏禮次日早起候見正明時贊禮引見公姑棗腶脩爲贄見後婦席于戶牖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拜薦脯醢婦升席登脯醢祭醴凡此敬事成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饋特豚舅俎左胖姑俎右胖凡此孝養明爲婦之順也○見現笲煩段緞厥明

不舉降階各退舅姑降自西階而婦則降東階東階主人之位明此家婦將有代姑爲主于內之責也此家婦禮庶婦使人醮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
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承言成婦禮致敬明婦順致孝降阼階著代皆以重責婦順耳婦順如何家道孝弟爲先善事舅姑既順推及同室皆和是能盡倫以當夫心人倫一得何事不得以成衣事以守食貨一順百順而婦順備矣順備則家人情意協和家事條件整理內和則仁厚足以綿世德內理則勤儉足以裕世業而家不可久長乎聖王之重責婦順以此○委積積恣藏狀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諸侯宗女若祖廟有服未毀是親君使人教于祖廟之公宮既毀無服是疎但教于宗子之家皆教以貞順之德應對之言婉娩之容絲枲之功教成祭告所出之祖牲用魚芼羹用蘋藻水物從陰惟重婦順于已嫁故教于未嫁如此○先儒芼音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

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內順婦順有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后率六宮聽治正以身章婦順故天下化而和理外而男教有邦治邦禮邦禁邦事天子率六官聽治正以身章男教故天下化而和順是脩身教家以教國意可見天子聽在男教后聽在女順男教是剛健中正之陽道天子總理乾剛正位外治女順是柔順中正之陰德后董治坤順正位內職男教成俗外和國治女順成俗內順家理此便天子與后之盛德萬化起于一身仁讓成于一人非甚盛德何以有此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政治與天地陰陽相通若教順不順致陰事陽事不得則譴責見而日月薄蝕其闕如此故既素服自責又蕩滌穢惡皆以遇災而脩省可見天子聽外蕩陽其脩男教有父道后聽內蕩陰其脩女順有母道父道母道缺一不可此天子與后之所以猶日月陰陽也○適責見現爲消

鄉飲酒義

鄉飲酒義一賓興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三州長習射四黨正蜡祭賓又不止四事

鄉飲酒之禮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能之禮所以明賢也賢者在上則國家治在下則鄉黨順國家治在下則鄉黨順然後安其居樂其業而興其行是以王制曰凡養老以鄉鄉學庠門之外賓三揖至階主三讓賓升是賓尊主主讓賓非以致尊讓乎主所獻賓以水盥手洗爵而後揚舉其觶是淨手不污非以致絜乎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拜賓之至賓西階上因主人洗爵拜主人之洗賓西階上拜受主人之爵主人阼階上拜送賓之爵賓飲酒既盡而拜送

主拜敬賓賓拜敬主非以致敬乎夫揖讓盥洗交拜君子之相揖而尊讓潔敬則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民不爭潔敬則民不慢不爭不慢則遠于鬬辱辨訟而暴亂息矣君子免於人禍以此則尊讓潔敬安得不以相接哉○鱓志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蓋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儀節中有精義是道聖人鄉飲皆制之以道其行鄉飲有鄉人爲鄉大夫有士爲州長黨正有君子爲鄉大夫其設酒尊在房西戶東之中間示賓酢主獻共有此酒不專惠也有玄水色幽味淡貴質素也薦蓋用狗出東房主人之位示主人造以供賓也盛洗之器在庭當東房屋翼示主人在東自洗濯事賓也道在設尊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

賓象三光也三光心伐北辰三大星立賓象天之尊立主象地之養介輔賓象陰之輔天僎輔主象陽之輔地衆賓皆輔賓而三賓爲大猶星皆輔天而三光爲大道在設席如此○僎遵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本質爲魄有陰道象賓受日光爲明有陽道象主明讓魄則魄見明不讓魄則魄隱今主三讓其賓象明讓魄于晦前三日之朝與朔後三日之夕而魄成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四時下正賓之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

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陰生午終子故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爲秋盛于西北爲冬此氣凜烈難犯是尊氣而即裁制正物之義陽生子終午故温厚之氣始于東北爲春盛于東南爲夏此氣和煦廣被是盛德氣而即發育生物之仁四時如此賓謹進退之節以義接人故坐賓西北以當義氣之盛特坐介西南義氣所始以輔賓而已主厚飲食之禮以仁接人故坐主東南以當仁氣之盛特坐僎東北仁氣所始以輔主而已此非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乎下文又兼言俎

豆而推聖人所由務也論席位義接爲賓所有事仁接爲主所有事論俎豆牢尊數從而多年少數從而少是謂儀文器數通貫顯明之聖矣然以心之敬爲本聖既立而將之以敬是有本有文而禮具備禮不虛行即以體別長幼凡坐位有上下俎豆有多寡是爰倫彼欲而德不虧德何以名以得天秩天敘之理于身也古人學術無非求得于身而鄉飲能使人躬行心德故聖人必務而制之以道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又祭酒是敬重主人之禮不敢惕祭後興取俎上之肺齒

齊之是皆主人之禮不敢虛皆于正席上啐酒入口是成主人之禮訓于席末西頭祭嚌主行禮故貴于席上若啐酒入已得財之象故賤于席末是所以貴禮而賤財酒爲觶中之實啐纔入口猶在席末卒觶飲盡其酒則遠在西階上於席示先禮於階示後財惟中寓先禮後財之義則民皆興起敬讓行禮而不爭財矣○齊才义反啐翠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七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

立矣鄉飲長坐堂上而少立聽役是明長之當尊少豆數寡而長豆數多是明老之當養而民之觀于鄉飲有不知尊長養老乎知尊長則知所以弟兄知老老則知所以孝親民入能孝弟出知長老則一道同風而教成暴亂不作而國安可見君子所謂教者非待家至日見但合民于射宮教以鄉飲酒之禮坐立異而尊長已章豆數異而養老已昭民皆尊長養老而孝弟之行立矣教寧有加此○孝教字孔

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王道不過先自治而後治人以正身而正天下

吾觀鄉飲所行仁至義盡而道之體立篤近舉遠而道之用行王道其易易乎賓未入門主人于賓介親速親拜衆賓因從自入是賓介貴而衆賓賤其義別矣賓既入三揖至階主人三讓賓升主拜賓之至于賓獻酬酢其禮頻爲隆介但酬而殺于介坐飲酢主而降衆賓立飲不酢而殺其義別矣○省青殺塞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鄉飲用樂歌者在上升堂歌鹿鳴皇華四牡三篇歌

終主人酌酒獻工勞之魏竹在下堂下以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三篇笙終主人酌酒獻工勞之此是分作之樂使不更代間作而音無以辨異故獻工之後堂上歌魚麗堂下間以笙之由庚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間以笙之崇丘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間以笙之由儀三間皆終此是迭作之樂使不合倂並耕而音無以統同故間歌之後工歌關雎葛覃卷耳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三合皆終此是並作之樂而樂止樂工以樂備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遂出樂工自此不復升堂矣然樂勝則流故樂終而禮益正既使一吏樂觶以示旅酬之將行即使司正監禮以糾旅酬之有失是尤整肅于和樂之餘劑合于中節之度夫何流○間去聲樂洛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前此未歌之先介無酬衆賓無酢及既歌行旅酬時賓受主人之獻而酬主人以其厚禮主人乘賓之酬而酬介以其輔賓介受主人之酬而酬于衆賓以三賓亦有勞于斯席是時賓介衆賓皆以齒爲序長先飲少後飲雖沃洗至賤亦依齒不差序齒是能弟長終沃洗是無遺漏降說優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

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賓主成降階脫屨屨既脫矣賓主復升堂坐燕但以醉爲度而行無算爵然飲酒則有節朝以聽政既罷方飲何嘗廢朝夕以脩令飲畢猶脩何嘗廢夕既畢主人猶拜送賓節文終申遂無缺脫坐爵無數是安燕賓出以時主送以禮是不亂○說脫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敬賓介而簡衆賓是貴賤明賓禮繁而介與衆賓皆是隆殺辨樂終立司正是和樂不流旅酬序長幼是弟長無遺不廢時不忘禮是燕安不亂蓋貴賤隆殺少長分也秩分以止其紀和樂安燕情也約情以合于中以此治身合情飾貌而身正治人相親相敬而國安合歡時愛而天下安正身正天下王道寧有加此

鄉飲酒義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禮之事三而言樂之事一而已子張子貢皆以爲未足仲尼曰不然吾語汝其大者夫民生有三本焉無本何以生立君子有三重焉所重民之本教成則民貴有德所貴道之興在順民之本也是以天子之立也與天地參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其情盡其文而致其愨信以奉之此禮之大端也已上仲尼燕居之言

故曰聖人南鄉而治天下蓋取諸此也 聖人南鄉而治天下是政本民知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聖人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本也 參猶三也天地人爲三才

故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成之 天生地載聖人成之是天地人爲三才

聖人者參於天地者也 參於天地者也是與天地爲三才

故聖人南鄉而治天下嚮明而治 聖人南鄉而治天下嚮明而治是政本民知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聖人之治也必先順民之本教而已矣 順民之本教而已矣是政本民知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 孝養是民之本教

民有孝養之行然後聖人有尊親之義 孝養是民之本教尊親是教本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是政本民知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致其敬也 是以致其敬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致其愛也 是以致其愛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致其嚴也 是以致其嚴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致其樂也 是以致其樂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致其哀也 是以致其哀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此五者致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五者致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然後發其情以正其義 然後發其情以正其義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以立其學 以立其學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以脩其行 以脩其行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以興其功 以興其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是以天下順之 是以天下順之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此之謂也 此之謂也是尊長養老而成教是教本

鄉飲酒之義 十一

鄉飲酒義

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禮之事三而言樂之事一而已子張子貢皆以爲未足仲尼曰不然吾語汝其大者夫民生有三本焉無本何以生立君子有三重焉所重民之本教成則民貴有德所貴道之興在順民之本也是以天子之立也與天地參天地生之聖人成之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其情盡其文而致其愨信以奉之此禮之大端也已上仲尼燕居之言

故

卿矣三賓卑于衆賓何以亦爲政教之本益有經有紀不可無參惟三賓居賓主介僎之間則錯綜不虛無文而情誼可以畢到是爲禮之大參而政教不得不繫之矣

射義 易詞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揮作弓夷牟作矢皆黃帝臣虞書侯以明之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諸侯大射擇臣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鄉射賓賢必先行鄉飲之禮于以熟周旋之節嫻揖遜之度者禮必有義大射燕禮何義臣拜君賜明竭力于君君荅臣拜明不虛取下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射鄉飲酒何義坐立明尊長俎豆明養老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必飾之以禮如此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

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惟行禮于射先故大射鄉射時一進退當階及物必有度一周旋取矢挾矢必合節結心爲志素以禮制心而內志正動身爲體素以禮飾躬而外體直惟志正則心力之巧運于目而持弓矢必審惟體直則氣力之強決于躬而持弓矢必固功力俱全然後大射可以中正鄉射可以中鵠此皆平日樂義理而德已燃久恭敬而行已飭即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

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則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射者容體必比禮矣豈其節奏又不比樂乎故君臣之分不同而節射之樂亦別天子以一發五豝騶虞之詩爲節詩有九節五節以聽四節以射諸侯以四正具舉貍首之詩爲節詩有七節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卿大夫以於以采蘋南澗之濱之詩爲節士以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之詩爲節二詩皆一節以聽四節以射而豈無義哉騶虞之鳥獸草木咸若功在數澤二吏則餘吏可知天子體好生之心張宮置吏以育萬物是歌騶虞即其樂官備耳貍首田獵所獲之薄亦相燕會則時會可知諸侯堅聖明之戴朝覲會同以勤王事是歌貍首即其樂會時耳采蘋之循未嫁娣教以供祭祀正循卿大夫循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與國政故歌采蘋之爲樂循法

也采蘩之共公侯祭事以備內職正猶士竭忠蓋力以爲職分之所當爲故歌采蘩之爲樂不失職也詩各有義如此而義豈虛寫要在所爲耳天子當爲澤人圖治之節諸侯當爲貞度勤王之節大夫士當爲守憲敬事之節明乎其節中所取之志務研心而說慮以不失其節中所爲之事必躬體而力行如天子之賢才滿朝諸侯之春秋朝會大夫士之績慝事疑而事功皆成無虧是天子好生之德配天地諸侯勤王之德堅金石大夫士靖共正直之德格神明而德行皆立不廢德立則和氣致祥何有暴亂功成則順治威嚴何國不安懋德懋功庶身庶國而皆本射之明節不失事衆故曰射所以觀君臣之盛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節之以禮樂典樂掌之盡體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掌王務焉**射之中否可以觀賢否茂天子以射選臣

助祭非王用人言必以射選若何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是自有生來射即男子所有事故飾之以射禮享禮使容體比禮節之以騶虞貍首使節奏比樂以成男子之事也故事之盡禮盡樂也則譽顯也射禮有益如此此天子制之以選士而諸侯務焉天子之偃武脩文諸侯之正身安國皆此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孔子習射矍相之圃觀者環遶如墻喜古禮之復興慈及射至立司馬之時次酬畢而將射使子路執弓矢延進欲射之人曰忠孝大倫也今此來觀中有賁軍亡國而不忠者乎有預謀人後而不孝者乎于是去半入半指其惡而斥之則無惡者入矣○矍攫相去聲貲奮與預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與序點二人揚觶而語以延賓裘譬之曰幼壯而孝弟者耋而好禮不隨俗而脩身不二有此三等否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所入又去半處半數其善而留之則無善者退矣○不否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

學悟義理之無窮不倦禮合德性之堅定不變旄期稱道不亂憤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有此人否宜在此位也則必有存者眚之愈密而求之愈鮮矣○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其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

行射禮則諸侯豈不燕安而有名譽乎詩詞如此等言侯氏之君大夫燕士之臣相與盡志于射而容體比禮節奏比樂斯貢獻皆中多之士射宮皆預祭之人君有益地之慶則心安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褒則譽顯也射禮有益如此此天子制之以選士而諸侯務焉天子之偃武脩文諸侯之正身安國皆此具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孔子習射矍相之圃觀者環遶如墻喜古禮之復興慈及射至立司馬之時次酬畢而將射使子路執弓矢延進欲射之人曰忠孝大倫也今此來觀中有賁軍亡國而不忠者乎有預謀人後而不孝者乎于是去半入半指其惡而斥之則無惡者入矣○矍攫相去聲貲奮與預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與序點二人揚觶而語以延賓裘譬之曰幼壯而孝弟者耋而好禮不隨俗而脩身不二有此三等否當在此賓位也于是先時所入又去半處半數其善而留之則無善者退矣○不否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勤有存者

學悟義理之無窮不倦禮合德性之堅定不變旄期稱道不亂憤樂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有此人否宜在此位也則必有存者眚之愈密而求之愈鮮矣○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其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

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該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射韻義各二言繹從弋以理不尋繹不足以研其精微又言舍從卻以道不舍止不足以要其歸宿是繹非遂恩妄想已各有志本從已性已命而來繹各尋繹已之志性命自生籌慮縝念皆合本體此射之從弋爲繹也舍非從外覓宿心君有體定靜故平百體從心齋莊故正心正巧出持弓矢必審體正力生持弓矢必固巧力全而射斯中本體自運神力究竟還歸本體此射之從卻爲舍也故爲父爲子者志在父道子道慌見所射之鵠即爲父鵠子鵠爲君爲臣者志在君道臣道慌見所射之鵠即爲君鵠臣鵠已志在告

而隨縱皆惺隨念皆合繹以神遘不以日遘是爲各繹已之志既以爲已鵠而繹之故父子之射者各射已父子之鵠而止孝止慈君臣之射者各射已君臣之鵠而止仁止敬鵠爲已鵠而未止必至既止不遷以神棲不以形棲夫是之爲舍也故大射爲射諸侯射而中臣鵠方可爲臣意而君父于可推既心繹必身舍一串看亦非徒知之實允蹈之意四爲字兩已字兩各字俱有味○舍去聲鵠谷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此覆說天子以射擇士之法澤宮以近水澤亦寓遴擇之義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敬也飯食之謂也男子初生未使母食之先即懸桑弧蓬矢六以二矢射天地四矢射四方何故益彌綸天地經營四方皆男子職分所當爲自有生已定射正寓其意故男子爲臣時必思天地如何彌綸四方如何網紀先志于事所當爲然後敢受君祿正始生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母飯食之說也事君之教即兆于始生之教射之懸弧矢豈偶哉○射石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已正以心平體直比禮比樂言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二字貫下三平看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夫子言彼射不難既射又聽何以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即使聽不難既聽又射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與射之容節應若聽之循聲即發發之即中正中鵠其唯賢者樂義理而繹舍具久恭敬而正直全故能如此乎不肖何能及此然而求中心非求勝止求辭養酒爲養老養病所需非是不敢用射中則免于受罰斯可辭養是射之能中正爲能讓矣故稱君子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燕子官燕子官職諸侯卿大夫

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軍
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會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
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
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古周天子

約述　珠義　九

設六官于夏官諸子職以下大夫二人爲庶子此燕子職掌諸侯卿大夫士之衆適子副倅其父者所職何事掌其征役之戒令掌其道德之教治此教令戒治中以貴賤則別等父尊亦尊父卑亦卑也以坐立則正位朝廷尚爵學校尚齒也以戒令言國有祭喪賓享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役使以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其分義已預定矣若有甲兵戎事庶子授國子甲車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左右各設有司進退各依軍法但太子尊統而司馬不征其訓練已素明矣以教治言凡國士功力役政事非大事國子存留游倅使脩三德三行之德學六藝六儀之藝不役以細務然不考之可乎春會大學考其文藝秋聚射宮考其武藝以爲進退優者進而倅宮劣者退而改習也教治以養無事之日戒事以責有事之時庶子之官職如此○卒倅正征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
南向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
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以臣位言

君立阼階東南矣南向揖卿移近立君側又揖大夫少進立卿下所以定位之尊卑以君位言設席阼階示主位專惠君獨升席西面特立示君尊臣不敢匹之義爾適適敵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

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命大夫一人爲賓命宰夫爲主有賓主然後有賓酬介歡是飲酒之常禮君本主而使司膳宰夫爲主示君尊臣莫敢與之抗禮公卿本尊而設大夫爲賓公卿疑于逼君大夫位卑遠君明無逼上之嫌賓入中庭君降一等揖進示君尊禮大賓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

約述　珠義　十

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燕禮宰夫代君行酌酬賓以旅酬西階上是君舉旅行酬及君所特賜臣下之爵臣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君命辭則升堂復再拜稽首成拜此以明人臣當然之禮此二拜君必荅拜禮無不荅此以明君上待下之禮臣禮何如力以力言能以巧言臣下竭盡立功君報以爵祿臣益勸益勉以致國安君寧君禮何如正道以田里樹畜言正道勸民有功取民十分之一民亦供上給下以致和親不怨民和本于君不虛取是和乃君禮之用而爲君上之大義君寧本于臣竭功能是寧乃臣禮之用而爲臣下之大義故燕禮之無不荅拜再拜成拜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燕子以次

就位於下獻君君與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醴鷹簋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燕必有席位之設賓席南面矣上卿位其東小卿次其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阼階下上不亢而下不屈也燕必有獻酬之禮宰先獻君矣君舉旅于賓而賓行酬然後主人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主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主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先非遽而後非緩也以至俎盛牲體豆盛薦羞多寡皆有等差卿大夫多不可少士庶子少不可多凡此皆以明貴賤耳一設席而貴賤明於上下一獻酬而貴賤明於先後一陳器而貴賤明於多少

聘義有天子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有諸侯喪天子若大行人時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有鄰國脩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儀禮載交聘之禮聘義則釋其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諸侯設卿通好必設介輔行上公之卿出聘有七介侯伯聘卿五介子男聘卿三介蓋公侯卿貴禮隆伯子男卿賤禮殺介之多寡所以明聘卿之貴賤耳貴賤只就臣言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禮主既設擯矣賓則設介主君有命上擯以達末賓介則繼紹末擯以達聘賓雖賓是爲介紹傳命而果何義益主君雖主賓君聘賓雖賓臣君子于君尊弗敢質對故介紹傳命爲敬主君之至也只就介言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聘賓初至三辭陳擯之禮而後傳命三辭廟受之禮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從主升階此皆聘賓尊讓于主者主于聘賓既命士出迎於境又大夫東帛勞于郊既親拜迎大門廟受其命又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此皆主致敬于賓者蓋相接在禮敬讓在心是敬與讓乃聘賓主君所以相接之本意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情孚分正故外藩國不相侵而內尊卑不相陵敬讓其可已哉○竟境勞去聲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厚賓

客君臣之義也主之設擯待客有卿爲上擯矣又有大夫爲承擯有士爲紹擯聘事舉君親誨禮以禮賓于是賓私以己物問主國之臣又私以己物覿主國之君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熟餼生之饌焉聘賓將去主君使卿還圭璋通信之玉焉加以束紡爲賄贈賄遺君贈遺賓介加以饔主飲食主飯行禮在朝燕治情在寢凡此主君六禮所以明賓至之義聘賓私覿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餼呼既反還旋食士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使者合禮則君命辱故厲使臣卽是諸侯以禮相厲禮行而爭息是天子之以善養人諸侯之正身安國皆此聘禮

為之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聘宾於君用圭于夫人用璋非若享禮可用璧琮束帛者何圭璋行禮之器正聘大禮所係故止用圭璋申信以重禮也宾歸圭璋則還之非與璧琮束帛並受者何圭璋全于禮璧琮近于財故受之以輕財而還之以重禮之義也諸侯皆輕財重禮則民皆知遠利恥爭而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
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
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饔牢壹食
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主國待聘宾之禮出而將去入而始至三饋以委積之物當饔客于館時五牢飪一在西階腥二在東階饔二皆陳門內米東禾車芻食馬薪炊爨等車皆陳門外乘禽乘匹鵝鶩之屬日五雙羣介無芻薪有饔牢食飯饗酒以訓恭儉有數燕洽情賜特賜以宣慈惠無數是皆從厚重此聘禮也古行禮用財不能皆厚惟待聘宾如此是欲極盡於禮禮盡則君臣鄰國皆有以相與而不肯處薄故無相侵陵之患○積态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
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
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
不敢食也君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

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
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
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
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
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
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
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
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

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
而國安也聘射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為至大禮正明言早日中言晏時久事煩信必强有力而後行也行之何如極饑渴不敢飲食極莊正不敢懈惰而大禮之儀節成矣主宾明義君臣正鶉而正諸父諸子脩好為父為子止道而親兄弟之國敦好上下之耦揖遜而和而大禮之褻倫敘矣人倫即寓于禮節不並對此衆人所難而君子能躬行實體是有行能行則倫理已寓于中是有義惟精義則浩氣直養無害剛大配道無餒是勇敢所貴勇敢正貴立人倫之義也所貴立義正貴能實見之行也所貴行禮實以禮之精義成禮之節文也總是所貴勇敢即是强有力敢由齊莊正齊之禮以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精神徹首徹尾力量貫精貫粗故可貴耳此勇敢强有力天下無事用于典禮而體立義之常天下有事用于戰勝而張立義之威惟戰勝則强衰力弱懷德而無敵惟禮義則五品遜百姓親而順

治即此聖神文武之德克明厥運之極非盛德而何皆由勇敢來聖人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豈貴其爭鬬作亂哉亂人誅而正人無害便可民治國安益見禮義于不可一日不行耳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

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溫潤而又滑澤有平易近人之象是仁縝密而又堅栗有貞固幹事之象是知稜角又不割物有和斷利物之象是義爲晃之旒爲帶之瑑垂如墜下即禮之平以自牧初叩清達悠揚叩終詘止無聲作則有止即樂之始終條理瑕瑜互見不掩即慮之屢盡民蘊中孚實而外旁達即信之表裡如一光彩之氣貫如白虹即天之烟雲掩映精神之露山輝澤媚即地之山川通氣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即即性之德不添一物韞櫝待價天下共寶即率性之道天下古今共此此皆玉之德而可比君子之德者也君子貴玉非即其貴德與○碈民旗田劌貴隊墜詘屆

檀弓上　喪葬摘出另篇　閩陳有元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趙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公儀氏仲子字曾同姓大夫檀弓魯人知禮者免本五世之服弓以仲子舍嫡孫立庶子非禮故爲過禮之免以譏之時未小斂主人猶在西階下受弔故就問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子不欲亂嫡庶之防啓爭立之端故仲子游之問而

言立庶子非是當以立嫡孫爲正禮也　寧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父子主恩不責善有隱無犯不欲揚親之過至養體養志委曲詳盡左右不止一方盡無時無處不用其力矣致極也極哀毀之甚也君臣主義先責難有犯無隱不欲長君之過至朝廷軍旅不辭賤難左右各有定方盡無侵無曠各司其局矣方比也比于親喪也師以道處在恩義之中數斯疏不必犯疑思問不必隱平居患難皆相從就養不必一方心喪身無衰麻之服心有哀戚之情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

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俊則安能爲俊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俊也妻者是不爲白也哉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伯魚子上皆爲人後伯魚喪出母是賢者之過子思不欲白喪正守此禮耳先君子指伯魚門人以先君子爲問子思有難于言但言伯魚無所失道若分當爲情得爲是道宜隆則禮從而隆若分有限情有制是道宜減則禮從而殺先君子因道揆禮而俊安能益權詞以對而終不失其正也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牡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牡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

牡用騂夏以治水得天下故尚水色昏時之黑驪馬之黑玄牛之黑湯以征伐得天下故尚金色日中則白翰馬之白白牛之白武王克商故尚克金之火色日出則赤騵赤馬而黑鬣騂牛之赤色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敬順事上曰恭申生從命雖恭然而陷親不義豈得爲孝曾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朝祥暮歌本非禮但此時禮廢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抑子路之笑示不可貶然禮終不可揜故于子路之出而言曰此夫可歌之時又豈有多乎哉但更踰一月而歌斯于禮爲善蓋禫則可歌而祥非可歌也雖不責人以備禮亦不許人以變禮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疾甚曰病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華者畫師之美好皖者節目之平瑩止阻童子勿言瞿然驚貌華急變動也曾子未嘗爲大夫不可卧大夫之簀姑且息止言欲臣正而且留且止戀不忍割也曾子戰兢臨履至此其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

丘首仁也（丘太公雖封齊留周爲太師死遂葬周子孫不敢忘本故反葬周從先人之兆祖考人生之本樂樂禮不忘故反葬卽禮樂之義狐死猶以首向丘示不忘自而況于人是正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蹇）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三日中制七日過中之行）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徒知以物行禮不知聖人之心惟其誠不惟其物）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哀過而久人情所難言難不言正君子不以毀滅性）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志）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徃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徃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子貢以如疑行遲不如速反而行虞祭是執禮之常而不察情之至夫子申言以示深與之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倣）

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負手曳杖反手拘後以曳其杖消搖寬縱自適之意放倣同阼階主位西階賓位孝子不死其親以生時賓主之禮殯之兩楹賓主相夾之地夢坐兩楹而受饋奠正合殷人殯禮若南面居尊亦應此夢然明王不興孰能宗予此必死之兆）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無財禮或哀敬所可自盡故當使有餘有不足而現與禾）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夏不及者引而曰不敢過子張過者約而合于禮而至于禮而曰不敢不至皆求止乎中也）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無）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衆深衣用緇布冠今練冠則深衣而縓以麻者主已入廟故廟待不迎時哀已盡

故但垂涕泣臨幾近詞中 學者行之 總結上文周
謂不易不厥合禮之變節 尚文禮之所
由備生以文爲尚故名字之制學者行周道商尚質
禮之所由本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者行殷道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
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泣聲
若孺 總
子無長短高下之節傳自我傳于後繼自我繼于今有節攷可傳繼
喪事欲其縱縱爾 縱
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
怠故騷騷爾則野鄙鄙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耳 縱
遽而不過折折止而不怠喪事雖疾不至凌節吉事
雖止不至懈惰若騷騷太疾無文雜則草野之民尚
鄙太舒無嚴敬則鄙褻之人君子政儀合節不疾不徐有猶猶適中之美焉 有子問於曾

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開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
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
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
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
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
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

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聞
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
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仕而失位曰喪敬叔仲
孫閱載寶欲行賂復爵
將適楚而先以二子亦觀楚之可仕與否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
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
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
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禮謂制
之所得

爲財謂力之所能辦
時謂勢之所可行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
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
觀焉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
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
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
之志乎哉 聖人葬人皆合禮人葬聖人未必然蓋子
夏謙詞若堂四方基高若坊上下旁殺若
覆夏屋旁廣而卑若斧上狹如刃三者用力多而難
成斧則儉而易就俗謂馬鬣封鬣脊肉之薄者今封
築之墳一日三次斬板即已封卑是尚能行夫子之志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
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未仕無祿故內不
可專家財外不可私恩惠若情誼

不得已則以父兄之命行之

檀弓下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善之善其存禮公門脫衰齊私門不脫公私界限只爭幾微之際惟君子能表微謂別嫌明微辨萬世君臣之大防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愛不忍忘故旌以錄名敬不敢遺故旌以盡送死之道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始死奠用素器奠後練祥之祭不用素器心欲自盡豈死者真來饗亦以主人自致敬親之心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進人以禮不輕進退人以禮不輕絕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晏子謝曾子知禮禮以恭敬爲本有若則譏其儉狐裘不易儉于已遣車一乘儉于親禮宜後有拜賓送賓等禮即返儉于賓个包也每遣車一乘載牲體一包爲遣奠用晏子應五乘僅一乘是不知禮曾子言晏子志在救齊之奢奢遠于禮宜矯枉過正儉近于禮但一轉即是晏子所以有深意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慆慆斯慨慨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先王制禮慮賢者之過情有哭踊之節以減殺虛不肖之不及情有禮文之物以興起二者皆斟酌人情若直任已情哀不哀無節是戎狄非禮義之道大凡心觸于喜斯有樂意之陶斯有謳歌之詠斯身

之動搖而舞蹈不自禁矣心觸于悒斯爲心愛之感斯爲吟息之歎斯爲捫心之辟而跳踊不自止矣樂之情如斯就斯品之節之歌舞有度辟踊有數而斯爲無過不及之禮教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

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觴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子晉菊營平公晉侯彪卒甲子日亡癸乙卯日亡故子卯爲疾日卿未葬君不視朝尤疾日之大飲曠罰太師不告之罪飲調罰邇臣諫君之罪自飲罰越知諫君之罪公命酌飲已又命留壺戒一言之鑑遠乎哉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死則諱名謚爲易之衛薛豹作亂公如死爲衛地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數脩舉舊典則隣邦服其知禮故爲文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凡立庶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守禮之正不貪于位而德可知故以龜爲知德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

孝歟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養在志不在體葬在誠不在物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衆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柳莊以君與行均之爲國不當賞從行不私襚以祭服賜以二邑當祭而行皆過于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若般二人名般巧匠預請封窆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言魯自有故事當依禮行公室比視豐碑以大木爲碑穿鹿盧聽鼓聲漸卻而下此天子之制雙立爲桓桓爲楹以楹代碑法亦如前此諸侯之制言般以人母試巧何不以己母試巧豈非心亦病惡不忍爲乎今當反求于心以己度人可也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轅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

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揜目不忍視止御不忍驅士分卑于朝無坐于燕無與自謂三殺足以報命不必求多夫敗北之師本易窮商陽力節縱殺之心是仁恩與泰誓並行故謂有禮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奪作遂先謂狹陋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去虎之害人機器能制而政無可制之械重門能逃而政無可逃之地故甚于虎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

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民有秉彝可以德動心至神應可以誠感故導以哀敬而從要以盟會而解有心之固結何如無心之感乎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夫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坎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則下之縱揜

僅掩坎上之崇高僅可隱皆儉制也左祖示陽之變右族示陰之歸骨肉資坤而成死則復反漸與土一命之無可奈何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于天陽氣之無所不之是骨肉雖不相親魂氣猶可相依當遂依我以行也季氏不惟適旅塋之宜而又違幽明之故故善其合禮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君行親含大夫歸含容居坐含非禮侯玉者徐自擬天子而以考公爲侯有司言臣來事簡則行人

臣簡易之禮君來事廣則行人君迂廣之禮令人臣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非禮居言先君皆用稱王之言已久今容居魯鈍之人株守祖法不忘而已此著徐君臣之僭妄且明邾有司之終不能正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微與猶言未節細故餓者之言賢者之過曾子之言君子之中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發發禮往賀輪輾集貌奐鮮明貌歌咏祀作樂哭死喪哭泣聚國族燕集國寶聚會宗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德福以自輔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 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盡飾有君子之貌有君子之文行遠感動之速益望而知爲賢者

敬之亦欲其平日之賢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子罕即樂喜善之善其識治原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昔患其實天下之大亦無能當其言人心之足恃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

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斑如猶首木華之文拳如女手木質之潤弟子言當絕交夫子言爲親爲故當容隱不言故佯爲不知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趙武叔譽之傳并兼總衆權植剛愎自任專權剛愎卒爲孤射姑所殺非保身之知子犯從奔十九年及國及河授璧以辭要君與誓爲他日罰祿之計是非愛君之仁隨武士會言于晉國無隱情利君何仁君安而身亦

與俱存仁又有知矣夫子之家事治謀身何知身顯而友亦俱升知又有仁矣故文子樂與同歸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文子身中謙卑自下退怯如不勝衣口中含默寡辭拙訥如不出口持躬如此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所舉士管庫至賤七千家至衆生死俱無私屬則兼仁知而有之所以惟賢知賢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哀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哀成人曰蠆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哀蠆能織絲必貯以匡魚蟹有匡非爲蠆之績特爲背而已蜂首有冠必飾以緌然蟬有緌非爲范之冠特爲喙而已猶兄死必服哀然成人非爲兄之衰持爲子皐而已此成人之謡也

內則 閨門之內 閩陳有元長人輔 轨儀可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冢宰掌邦治德即脩身教家之德降德者以人人共有之德直教法于天下凡于婦之事父母少賤之事尊長男女之別內外與養老慈幼之節及敬宗收族生子之儀皆德則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鞸紳搢笏立教自孝始故首以子事父母言其風興以治容則雞鳴即盥手漱口櫛髮以黑繒之緇韜髮以橫栉之并固髻以束髮之總垂餘然後拂髦之塵着冠冠之有綏則垂有纓則結而在首若莊矣服玄端之服加鞸蔽前加紳大帶隨搢笏于帶中而在身者整矣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其佩器以待用左右佩皆可用左佩則捷器之紛拭手之帨割物之刀謂刀之

礪小觿之觶小結金燧之取火日中左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佩則開弓之玦韘臂之楬貯筆之管納刀之帶大觿之觶大結木燧之取火于木右用力便故佩大物而備用者周矣偪屨著綦舄脚之有偪納足之有屨又着以鞋口之綦絲而在足者飾矣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婦事舅姑亦如子事父母雖士妻之玄端綃衣加以大紳而在身亦爾矣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繁纂大觿木燧衿纓綦屬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左佩之紛帨等小物有六矣右佩之針貯以管線纊貯以繁纂并觿燧有四矣衿之衣帶纓之香囊綦之鞋繫纕之納足皆設衣冠其則可行早朝之禮遂同適于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

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
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桑色以温之
怡聲下氣不敢問燠欲被衣疾痛之抑按摩之
痒之搔摩出入之前導皆出敬心奉槃之勞以火奉
水之逸以長問欲食之味以敬進敬須和將皆以柔
順之顏色温藉尊者之意所謂敬孝易而色孝難也
此上皆問安之禮
醴酒醴芼羹菽麥薦稻黍粱秫唯所欲
粥有厚薄薄酏有酒與醴有芼菜雜肉之羹
有菽麥七物之飯皆備以隨意薦大麻子
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粉榆兔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飴糖堇菜荁似堇粉似榆
四物之鮮為兔陳為蒸皆
可用滫為漬瀡為澤脂為凝膏為什甘之滑
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此上禮賄之禮男女未

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縱橫髦總角衿纓皆佩容
臭昧爽而朝問何飲食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
長者視具總角童飾容臭香物可助容飾幼未
即事故只佩臭幼未親膳故但佐具凡內
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
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左人枕席曉皆斂之
不以私褻示人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
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由命士上皆異不
異宮不足崇敬早朝有辰省之奉日出有經述幹盡之事日夕有昏定之奉養志養體皆孝也父母
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舍長者奉席請何趾家若

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
之敬坐席問面向設卧席問足向卧方起執牀與坐舉几與憑席簟衾枕之具或收或縣或篋以貯或
襭以韜皆敬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
之勿敢近敦牟巵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
之敢飲食六物置有常處不傳移他所杖屨御之重不輕用所常食飲之饌亦不敢染食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
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
柔滑孺子餕佐餕者勸勉使食而後餕其餘既食恒餕盡食其常食之餘冢子侍食恐母獨食而心悲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

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嚏咳欠伸跛倚睇視
以口容則應對謹以身容則進退齊慎于口不敢嚏噫等慎于身不敢欠伸等至一
唾一洟皆禁而口與身愈肅矣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
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不褻搔自便不因效勞不露體不因涉水
不揭裳不以褻蔽示人皆敬之至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
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去不使現
衣冠即浣濯不使汚綻裂即補綴不使壞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
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
帥時燂温潘淅米水火賤共率是禮不特父母爲然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

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男不言內庭之事女不言閫外之事示別如此祭爲嚴肅之地喪爲急遽之時或不妨相授器然雖相授必男置于筐女受以筐若無筐男女皆跪授者置于地受者取于地而不親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其愛而怠逆）若飲食之雖不耆（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

不欲必服而待（二節皆言勿逆勿怠之意嘗而待服而待俟尊者察其不愿不欲而改命也）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尊者恐勞于事使人代任已雖不欲必順尊意與之又再三教使之及果不能而後復自爲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縱既之爲又休之使不息爲休息正深于責成也是以勞成愛者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身敬之不衰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父母身後榮辱惟視子之善惡思開其始果成其終思及顯親辱親則善自必果惡自不果老謂傳家事于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使冢婦任勞不可怠事而舅姑怨介婦不助已遂不友愛敬禮此敵冢婦求均配其勞非唯任事毋耦即行必隨行命必後出坐必異列）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積）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統於尊）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芘）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或賜之或謂私親尊長如新受賜狀其喜之至如更受賜狀其不自安之心）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須

請其故賜而后與之所與即前舅姑不受之物雖藏於私室亦必請於尊者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古者大宗百世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雖仕而貴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致尊祖敬宗之心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衣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猶若歸賜也子弟若有功德受君之賜而於宗子之分可獻則必獻其上者而自用其次若分不可獻則亦不敢自用以入宗子之門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所以執謙卑而廣孝敬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

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仕而富則可祭然必具二牲擇其善者獻于宗子宗子祭夫婦皆齋戒往助祭助祭竟然後敢以下牲私祭祖禰飯黍穊稻粱白黍黃粱稻穗飯之品四黍穊稻粱而粱黍別有黃白二色稻粱別有熟穫之稻生穫之穗二種膳膲臐牛炙醢牛胾牛胾炙羊炙羊胾醢豕胾膳之品二十有牛臐之臐牛之炙此四豆爲第一行有醢與牛臐羊臐之臐豕臐之臐此四豆爲第二行有羊炙羊胾醢與豕胾炙此四豆第三行有醢與豕胾又芥醬與魚膾此四豆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又雉兔鶉鷃此四豆第五行并前共二十豆上大夫之禮炙肉醢肉醬胾切肉膾肉腥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飲之六品有重

謂以清糟重釀兼設稻黍粱各有清有糟有酏大醴以黍爲粥釀粥爲醴者有漿之醋水者有水之漬酏味淡者有醴之梅漿者有濫之以糗飯和水者醴已沸爲清未沸爲糟酒清白酒之清有事羞糗餌粉酏羞之品四有糗之炒乾米酒昔酒之白羞參者有餌之浸糗合蒸者有粉之豆屑有餈之稻米炊餅上糝豆粉者食蝸醢而芡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秦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此言天子進飯之品五以蝸醢進芡飯則用雉羹進麥飯則用脯羹羹進稌飯則用犬羹兔羹取味之相宜此五羹以五味調和以米屑爲糝不須加蓼○蝸即螺蚌蛤卽蚌蛤去殼取肉也稌米脯羹折脯爲羹折稌細折稻米爲飯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濡豚者包以苦菜實蓼于腹濡雞之雞醬實蓼濡魚之鯉醬實蓼濡鼈之鼈醢實蓼法皆同濡烹煮而以汙和卵即鯉謂魚子醬三物用釋醬皆以調和其汙此言烹調之法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桃諸梅諸卵鹽此言配食之法腶脩椎脯施薑桂者食則配以蚔蜉之蚳醢脯羹折脯爲羹者食則配以兔醬食麋膚大鹿之切肉則配以魚醬食魚膾之腥則配以芥醬食生麋之腥則配以麋醢食桃與梅之菹必用烏卵大鹽皆欲肉與醬所謂不得其醬不食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食齊黍穊稻之類宜温食春氣温之類宜熱食夏氣熱故四時飲皆視春羹齊雉兔雞犬菹之類醬宜涼秋氣涼故四時醬皆視夏醬齊醢醢齏醢涼之類飲宜寒冬氣寒故四時飲皆視冬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此言四時調和之法春木味酸屬肝和多用酸養肝夏火味苦屬心

和多用苦養心秋金之辛爲肺和多辛養肺冬水之鹹爲腎和多鹹養腎調之以滑利竅和之以甘扶脾而調和爲宜矣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食膳用各有宜稌黍稷粱麥苽之食各薦以牛羊豕犬鴈魚之膳或主于相生或取其相濟陰陽之氣令不受偏勝也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老者正食言故所用不同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犊麛膳膏膟冬宜鮮羽膳膏羶 羔豚初生而肥春宜食而煎則以牛脊之薌雉乾鱐乾之性躁夏宜食而煎則以羊膏之臊犢牛子麛鹿子初成而充秋宜食而煎則以豕膏之腥鮮魚生鴈之性定冬宜食而煎則以豕膏之羶君之膳養必順時物之煎和必應節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 爵鷃蜩范芝栭漆捾

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脯析乾肉軒以葦葉切各腥肉芼以菜和羹人君燕食所加之燕豆以脯之乾食言六獸皆可脯以軒之腥食五獸皆可芼之美食言六雉兎皆可芼雀鷃爲禽之屬蜩蟬蜜蜂爲蟲之屬芝栭木耳栭即小栗淩即水菱椇即石李以至棗栗等爲菓之屬十五又薑與桂爲調和之中二周禮王膳用百二十品蓋類此劉執中曰諸物皆四時之和可以脯可以腥可以藏以待老者之所欲士庶之切雖不能畢備然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此言燕食尊卑之等膾脯爲珍羞大夫不得無設羹胾爲食士不得及胾庶人惟耆老食肉非是不得食矣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雞三生用羹和用醯獸用梅 二節言用物之宜葱取揚雪大

辛韭取溫蓼亦取辛或順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濃故用葱雞以散三牲體大有毒蓼不足辛故用醯梅皆酸物和之以收其味 鶉羹雞羹鴽羹蒸雛炮鴈 鶉雞鴽三物皆切蓼雜和故曰釀之蓼其烝鮒鱐燒雛烹雉則皆和以香草而無蓼不蓼無蓼 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柑梨曰攢之 此言治擇之名脫之剝除其筋膜作謂削鱗新之拭去其塵埃撰之擇去其蟲蟻膽之拭去其毛色膏滑如膽攢之攢治其蟲處 牛夜鳴則產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鸍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睢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鶃肝舒鳧翠雞肝鴈腎鶉奧鹿胃 握手一握舒謂鴈鵝翠謂尾肉鵠鶃二鳥名肝謂胖肰藏於深奧之處奧雛尾不盈握則過小未成故不堪食此言弗食則凡者皆可知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此言諸食腥細纖切爲膾大片切爲軒又言所切膾軒或用葱或用薤皆雜置醋中以柔之蓋肉方切性尚堅韌浸濱而熟則柔軟矣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秩膳常膳閣以板爲

可度飲食造者自房至夾室宮室之制中央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五者三牲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一則食而已此言食膳隆殺之制凡人養生以飲爲主羹爲配唯天子養以天下故無不備自諸侯伯至於庶人但隨所宜無有差等至膳則各有等矣五十爲大夫未甚老故無常膳七十而後有閣乃有常膳言大夫則士庶可知天子尊庖廚遠故其閣左夾室有五右夾室亦有五左右皆庋珍味亦盛所以優尊也公侯伯庖厨稍近故於一房之中爲五閣降於大子矣大夫既卑無嫌故庖厨雖近亦於夾室爲三閣然其數則降於諸侯矣此即七十有閣之制七卑雖七十不得爲閣但於房中爲上坫以庋食器皆謹微之意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養志養體但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五帝風氣未開老者但法其德行以飲食奉養氣體而不乞言其有惇厚德爲世法者記之於籍以爲惇史所以謂五帝憲也三王人文漸著雖亦法其德行然既養後又乞言比觀感于不言之中者不同然其乞言禮亦微略是憲德之意亦不替于純遵五帝有惇史與五帝同所謂三王又乞言也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即沃熬即煎每而爲之也先以陸地之稻爲飯煎醢加飯上又恐味薄更沃以膏名曰淳熬此八珍之一淳毋煎

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黍爲飯制如上法名曰淳毋此八珍之二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蔗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鼏鼎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八珍三日炮豚四日炮胖其名不同其制則一取豚若羊殺之去其五臟以棗實腹腹以編蕉塗以黏土而燒之俟塗皆乾則以手摩去乾泥恐手不淨且肉熟故必濯手然後摩去皵膜干是以稻米之粉糔溲爲漿豚則以此漿和酏外羊則解折其肉以此漿和之而俱煎以膏其膏必沒豚羊不欲浸露乃以大鑊盛湯以小鼎鼏鼎置于湯中湯須必滅不可沒鼎恐

湯入鼎壞腊三日三夜不絕火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又以醯與醢而調和之也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脈每物與牛若一椎反側之去其筋餌孰出之去其皵柔其肉四獸肉多寡以牛爲準既反椎又側椎然後去筋餌既熟又去皵膜而自柔以醯醢此八珍之五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醯若醢醯其文橫斷理漬諸美酒之中自今旦至明旦而食之此八珍之六爲熬椎之去其皵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醯欲乾肉則椎而食之此肉加于火上故名熬生擣而去其皵屑

然後布于編萑之上先用桂薑灑之次用鹽水潤釋之或濡或乾唯人所欲此八珍之七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即周禮糝食三如一三者之肉多寡皆均肝膋取狗肝一幦幦蒙肝膋皆熟而焦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了謂炙膋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蓼此八珍之八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此周禮酏食狼臅膏狼胃臆中之膏與粉相和以酒酏爲餅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夫婦人倫之始故禮以爲始凡爲宮室先辨內外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然非閽寺以守則或有越禁出入者故既深固而又守之也男女不

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椸枷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溫浴夫不在欲枕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言內外之別非特男女雖相親如夫婦亦然非特妻事夫雖少賤事長貴亦然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潄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夫婦雖無嫌然必衰老而後無間齊戒潄澣以致潔敬後長者以明倫序妾御未敢當夕以避僭上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以生子言之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男子設弧示有事天地四方門左以理陽道女子設帨示有佩服事人門右以理陰道三日始抱子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國君以太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子生三日將行此禮使大卜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以子授士士承而抱之以見於父詩承也六矢天地各一弢四方爲六矢

其有事遠大然後保母受子於士則見于之禮毋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乳養也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所以明尊卑之義適庶之分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此人君養子之禮諸母則衆妾可者則非衆妾如傅御之屬但德備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其次或德備而微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未備使爲保姆以安其起居唯此三母同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兒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髽

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出命士以下皆漱漘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朝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三節言鄉大夫士名子之禮髽衰或男角女羈取陰陽之相須或男左女右取陰陽之相類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敬具視朝食以示禮婦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帥子帥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祗見所以致敬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帥者父道必執右手必咳而名示慈也妻對曰當記夫言以成之成者母道授帥以子授子帥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先卑後尊欲名成於尊也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命名即告州閭將侯其長而就閭塾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積德行以應賓興皆始于是入室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養舅姑之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此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見於路寢不在三月之末嫌緩不執手撫首咳而名之嫌惕皆以重國本也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諸侯名衆子之禮外寢即燕寢禮帥初謂升

立之節如前儀無辭無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君尊故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言名子之禮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漘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大夫士妾生子之禮內寢謂適妾寢如始入室如妾初來嫁時特餕示寵異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諸侯生庶子之禮君有所賜庶人無側室者及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間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

也此庶人生子之禮分雖殊而情則一故問妻名子之禮與有爵者同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家事統于尊故父在則祖名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此卿大夫以下之禮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此以諸侯言劬謂劬勞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士卑故自養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旬讀爲均適子妾子或有同時生者其冢子未食見皆在夫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于正也禮食之後乃見衆子緩于庶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聲諾女聲咦男應速女應緩

男用皮女用帛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不同席不共食以教別後長者以教讓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數日知朝望六甲十年曰幼學故就外傅日居夜宿皆在外恐離師傅而間斷學六書與凡數以備用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不用帛爲襦袴以防奔所行禮節皆循初時所教以禁妄朝夕所學皆少事長之禮以教謙業必請於傅擇簡要信實者而習之以戒浮戲欺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學樂誦詩以養性情學舞以養血脉舞勺學文舞象學武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

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則成人故可學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教讓學幼儀則已知孝弟而此益加以篤行博學而不教人恐所學未精內蓄其德而不暴外切於爲己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三十曰壯可以娶妻成立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常學無常師主善爲師遜順朋友而視志之所尚舍已從人唯善是取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四十道明德立時故可仕方謂此方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依物理以出謀凡議與議革皆合百王之大法依物理以發慮凡進退思皆屬精白之一心物卽道也可去可就而方物之道決不可舍五十政成而德尊故可統一官大政七十年邁而力衰故當還職事於君拜尚左手尊陽道也 女子十

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此言女子之事不出恒居閨閣之內女師教以婉千言婉于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成其容德執麻枲之績事治絲繭之蠶事織紝組紃之織事此皆教以女工又使觀祭祀欲其習禮且納酒漿籩豆菹醢諸物以相長者助奠此皆教以祀禮始于容德中于女工終于祭祀婦人之事盡矣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十五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嫁則爲妻不待六禮備而從則爲妾尚右手尊陰道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依南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南面三階公中階侯東階伯西階門即應門明堂無重門東西即門內之東西）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是九州之牧采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名采）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

子之禮也（大路殷祭天之車弧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韣則弧之衣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為章旂則交龍為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魯禘以文王為所出之帝以周公配尊用犧象山罍鄧尊用黃目（此二尊俱禘祭之器尊酒器犧犧尊象象尊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鄧尊盛鄧罍盛酒之尊黃目黃彝）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魯用玉琖仍（灌時酌鬱鬯獻尸則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祭時薦俎醢等物則以玉飾豆仍雕飾為夫人亞獻之器夫人先瑾肉獻尸後實用瑾散獻散角皆以瑾飾口虞俎名梡夏俎名嶡）加以瑾散瑾角俎用梡嶡（灌時酌鬱鬯獻尸則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祭時薦俎醢等物則以玉飾豆仍雕飾為夫人亞獻之器夫人先瑾肉獻尸後實用瑾散獻散角皆以瑾飾口虞俎名梡夏俎名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禘祭之樂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文德之頌則樂工升堂以歌勝殷遏劉象武之頌則堂下執管以吹朱色之質王飾之斧柄着衮冕而執此以舞武王代紂之樂又服皮弁見禘衣以舞夏后大夏之樂昧任皆樂名亦納于廟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此禘祭之見服儀節剖首飾褘褘衣本王后服亦以尊周公故得服之天下大服敬服周公之德宜褻此也以上皆言禘祭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此言時祭大蜡皆天子之禮魯在東方或朝方岳之歲則廢春祀故此器之秋嘗歙則知八蜡之通否因而大蜡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皇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廟及門皆天子之制魯無明堂而太廟則如明堂庫門雉門亦然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此言施教令如天子之制山節藻梲復（音福）廟重檐復廟疊屋重檐檐下桷復有板檐以免風雨刮楹達鄉（向）刮楹以窫石摩柱使其精滑達通鄉屬每室四戶八窓窓戶相對故云達鄉反坫出尊坫築土在兩楹間兩君好會酬畢則反爵其上坫在廟故亦於廟言之在外為出今尊在坫南故謂之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圭爵禮器之重故為崇高之坫以安之刻鏤於屏使文理疏通自山節至此言廟飾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

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車有鸞和之車鉤車有曲輿之車大路木輅乘路玉輅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四者旌旗之屬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黑白相間謂駱蕃赤色自鸞車至此言車旂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此下言牲與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制（牡音母）騂音星）剛音岡）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泰足而底著地（泰音太）爵夏后氏以瑚殷以斝（音賈）周以爵（畢畫稼）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灌尊即鬱鬯尊（鬱音欝）雀形即彝法也為餘尊之法故名彝雞彝刻畫雞形於上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

疏勺周以蒲勺勺注酒之器其柄頭刻龍形為龍勺刻鏤疏通為疏勺刻鬼形其口微開（鬼音規）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為蒲勺土鼓蒉桴葦（音韋）籥伊耆氏之樂也此二節言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之樂以土為鼓未有鞞革之聲以蒉為桴未有斷木之利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聲此言牲與酒器得兼前代天子之制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充糠形如小鼓揩擊即柷敔以節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言世室如天子之制魯公伯禽武公名敖獻公子伯禽八世孫周祖文王為文世室而魯以伯禽比之宗武王為武世室而魯以武公比之皆不毀之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此言五四代之學如天子米廩（廩音凜）藏茶盛米之廩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故謂序瞽宗（瞽音鼓）瞽矇所宗主樂教類名牛諸侯頖宮半辟雍之制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此言其寶器戎器與天子同崇貫封父越皆國名鼎烹飪之器璜玉棘戟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筦（音管）此二節言有古樂器足四足楹貫以柱縣懸於簴虡（音巨）虡工官之名和鍾鍾聲之和叔即無句氏作磬者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女媧氏作笙者笙中金葉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翼（翼音翌）橫曰簨直曰虡飾以龍形崇牙刻木為牙飾上以挂鍾磬其崇如牙璧翼簨上畫繪為翼（對）載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角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此二節言有古禮器敦璉瑚簋皆盛黍稷之器俎有虞氏

以椇夏后氏以嶡殷以棋周以房俎棋者足間橫木椇之枝房足踏上下兩間有似堂房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豆不用飾獻弗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此言蔽膝豆畫牛形得用四章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鞞虞氏質用韋無文飾夏氏畫以山殷人增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文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此二節言牲醴所重亦兼前代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明水取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此言設官兼四代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綏綏冕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此言喪葬之飾兼四代綏送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綬綢練綢盛旌旗之竿以素

錦飾牙璧置竿上施于懸樂之器此施於棺及旌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雜記上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記者疑士昏用弁則己祭亦可用弁不知親迎暫攝之弁非祭所常用暢曰以椇杙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擣鬱鬯者以柏木為臼梧木為杵柏香芳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中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之柄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舉此二器吉祭用棘木喪祭用桑木畢之柄與末皆加刊削而枇可知

雜記下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僭上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下不偪下言偪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三患言為學之君子五恥言為政之君子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故患之居位無言則道不行有言無行則言不作德不定守位致既

得復失政不足聚人致人民逃散術不足使人致戎力均而彼功倍皆爲可恥患有衝突補過之思恥有發憤自雄之意不甘空患空恥唯知恥故終于無患無恥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未知其樂言醉無禮儀無可樂趣孔子言農民終歲勞苦而後有此蜡祭以休息之乃人君一日之恩澤雖狂而不爲過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弓之爲器久張不弛則力必絕久弛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聖人所不能行弗爲言聖人所不肯爲孟獻子曰正月上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過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鑒命焉爾也管仲古二人交游邪僻故相誘爲非若人則所可任用之人桓公不忘管仲之舉賢使爲之服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爾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寸半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此記圭藻之制古贊大篇有曰圭制之長五等諸侯不同其博其厚其剡及以玉爲則同其藉玉之藻以韋衣板而畫采於上用朱白蒼爲三采每采畫二行是六等鄭氏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而子羔對以當文公時言下執事者謙辭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其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初成宗廟用牲血塗釁以尊神明之居魯卉士服純衣玄衣纁裳拭羊拭之使潔宗人祝之未聞麗牲之碑在廟中疑卉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門廟門夾室東西廂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亦卉屋而刲之其未刲羊刲雞之時各于屋之下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其之聽衈畢刲雞以釁門與夾室當其屋之中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於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之者爲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豭豚牡豚也納幣一束束五兩

兩五尋一匹兩頭並卷至中爲兩八尺爲尋昏禮納徵有幣其幣用匹之兩計五兩則五疋也每疋有八尺之尋計五尋則四十尺也五爲天地合數故納徵皆用五數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立於堂下則婦入已過其前此卽是見不復各時見也諸父分尊故明日各就其寢見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今雖未許嫁而年至二十則時已過而可笄矣禮謂待以酒禮許嫁而笄則主婦著笄女賓禮之今未許嫁故但使婦人執其禮不備儀既笄之後在家燕居則去笄而分髮爲鬟紒猶以女者處之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紕以素紃以五采鞞卽敦會卽頤

旁緣曰緧下緣曰純素生帛紃似條

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豐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則亦法也言升降進退同還移襲乃禮之小節若其大體則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四者禮之所由生也彼不知者徒而毀之其亦弗思而已矣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謂則陽明故從吉死則陰暗故從凶是取則于陰陽通變莫大乎四時喪有四制不執於一變而從宜則是取法于四時四制者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皆順人情而爲之所謂人情者有性而後有情恩有所愛取諸仁理有所宜取諸義節有所制取諸禮權有所明取諸知仁義禮知人道畢具于此矣按四制但取人情而先言陰陽四時者人之性情卽天地之陰陽四時不及天地者天地之道亦盡于陰陽四時人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門內主恩故私恩常揜公義門外主義故公義常揜私恩此見君臣主義而不主恩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而敬同敬生于義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言于與父母恩愛雖同而服算有異者以家無二尊也終資

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節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三月一節練一節祥一節能終此三節則爲仁人觀其愛而知其仁非仁不足盡愛親之道又爲知人觀其理而知其知非知不足究盡喪之理又爲强人觀其志而知其强非强不足守行禮之志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爲孝子弟弟貞婦也

閩陳有元長人輯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捧）司射奉中（俯）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此篇言大夫士投壺之禮中者盛算之器枉材不直哨口不正）賓再拜受主人般還（般旋避）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賓（往西階再拜）受主人之矢時矢尚在主人之手不可答拜但盤還退避而告賓曰吾不敢當如有避而已主人於作階

上拜送時矢已在賓手不可答拜亦如是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作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反作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時賓主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司射進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去賓主席各二矢半投壺有三處日中於室日晡於堂太晚於庭各隨光明之處司射度壺畢仍還西階上取中進設乃於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起）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擇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投壺以矢本入者名為入乃釋算以末入者不名為入亦不釋算比頻也賓主更迭而投若已頻投雖入亦不釋算勝者酌酒以飲不勝者為正禮故曰正爵立馬表其勝者馬即筭每勝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勞偶得一則取勞之一以足成勝之三或專頻得三或取足為三是其勝已成又必酌酒以賀之此告賓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貍首之辭其告主人亦然）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每歌一節發一矢凡詩樂作止與發矢所間疏數之節皆均平如一）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主席皆南向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左告賓右告主以矢具且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若矢入壺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於地賓黨於右在司射前稍南主黨於左在司射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地道以右為尊故賓右而主左也）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

算為奇（奇基）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卒投請數是告賓主之辭二算合為一純全則別而取之一算為不滿純者之奇隻此數筭之法以奇算告者奇餘也左右數均等之餘算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假令九算則云九奇純奇相等則曰左右鈞而各執一算以告）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射命勝黨子弟之酌酒者行罰爵觴諾乃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而言蒙賜灌酒是服善尊敬之辭勝者跪言致敬奉養以答賜灌之辭此飲罰爵之禮）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

請徹馬正禮罰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立馬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一馬從二耦勝者爲樂以慶賀多馬飲慶爵耦即徹去此馬所以掩不勝之恥此飲賀爵之禮算多少

親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栝若棘毋去其皮算之多少視坐上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四指爲扶扶廣四寸五扶二尺其有七扶九扶者因地廣狹爲矢之長短修長也栝棘心實而材堅重故以爲矢不去皮尚質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

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卬于賓黨主黨之年稱者以其或相褒卬故戒令之憮肆敖驕偝立不正所向踰言遠談他事此等各有常例罰爵浮滿罰爵盈滿庭長即司正冠士外人來觀投壺者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使主人所使薦羞者

鼓○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

約速 投壺

鼓○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

擊鞉方者擊鼓

鼓○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半○口○○口口○○口口○○口口○

約速 投壺

周禮正義卷之一

江南雲國府南陵縣廩膳書吏陶故信恭繕

進呈

天官冢宰第一

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疏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吳氏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劉中義曰山既高矣其上又有頂為冢宰者司主

之名王平仲曰王者代天以治天下苟天覆地載之春生夏長秋成冬藏之德一不備即不足以全乎君而為民極故天官地官云云者若曰此王者天德地德與春夏秋冬之德所分寄之官非即以天地等名官也至冢宰司徒等則各因掌職所命之名蓋王者以治濛天之照臨故天官守治典以敎法地之厚載故地官守敎典以禮濛春之生育故春官守禮典以政濛夏之蕃蔚故夏官守政典以刑濛秋之肅清故秋官守刑典以事濛冬之各正保合故冬官守事典不然天官六十屬何與於天事且天君象也繫官於天臣子儻然以天自處六卿分理之義謂何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辨方考日星以別四方正位定宮廟體分九經為之里數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極中也邦國連言據諸侯也單言國言邦多據王國也此特舉外以包內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胥思叙反泰後倣反

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府治藏史掌書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有才智為徒什長徒供役使皆民給徭役者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宿衛官之長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宮伯副於宮正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上戰反

膳夫食官之長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
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
苴賣主市買知物賣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人徒
百人
饔割亨煎和之稱
内饔所主在内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
百人
外饔所
主在外
周禮正義 卷一 天官 序官 三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亨人主為内
外饔煮肉者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曰甸甸師主
共野物官之長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
徒三百人獵音漁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
腊之言夕也乾曰腊
朝曝於夕乃乾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衆
醫之長
食醫中士二人
食醫專主和王
食治于未病
疾醫中士八人
疾醫專
治内證
瘍醫下士八人瘍音羊
瘍醫專
治外證
周禮正義 卷一 天官 序官 四
獸醫下士四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酒正酒
官之長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
宫人女酒女奴曉酒者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冰室也 林氏曰周官凌人之掌冰上以法天時下以防人患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竹曰籩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呼在反

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呼西反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冪音覓

以巾覆物曰冪疏冪人掌供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舍行所解止之處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幕帷覆上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六人徒八十人 大音泰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疏有賈者府官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故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胥八人徒四十有八人

此藏在內者有貨賄等物以玉名玉為主也工攻玉賈辨玉之善惡貴賤經國書云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賈餘財之所作及獻人斂人所入之物專供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用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王先生曰此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主泉藏在內者王先生曰此官待邦之小用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古外反凡要會會

計倣此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內主入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職歲制國用以歲為斷也王明齋曰歲當作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二人徒二十人

職幣掌餘財疏此三職皆有府義不名府者以財不久停故也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王裘服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宰宮中官之長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奄稱士者異其賢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圍御苑也游離宮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猶侍也正內路寢

內豎倍寺人之數

豎未冠者之官名奄之小者

九嬪

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世婦

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女御

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氏曰內宮之屬

女祝四人奚八人

王有大祝小祝而后亦有女祝之官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奴曉書者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

賈四人徒二十人

典主也主婦人絲枲工官之長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音洗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縫扶用反女工女奴曉裁縫者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丁回反追冠名夏有牟追疏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男子陽義又取夏時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婦人直取首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雅反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染為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喪則衰素復者幸其生故以采色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兼總六官曰冢職列於王曰大典常也經也法也治典冢宰之職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政典司馬之職刑典司寇之職事典司空之職大宰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也百官所居曰府紀治民欲詳猶綱之有紀擾馴習詰禁也糾察也任使立其功張橫渠曰天官之職須樸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官屬六官其屬各六十官職百官分職辨各有司存也官聯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官常昔之所常行者今列以為常二者各致一官之治故不言邦治官成成事品式官法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朝祭

賓客等事者皆自有其法度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官計小宰之六計弊斷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濂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有邑曰都在國之鄙曰鄙采地之在畿內者大者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大都次疏者與六卿同處小都次疏者與大夫同處家邑祭祀王子母弟與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壝法則其官之法度有罪廢有行罰士學士量民力以制賦量臣入以制貢賦是上頃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只是地所產禮俗用禮法以成其風俗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魏莊渠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法治之在封邑則君道也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命於上而下得自專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馭謂品節而歸于範也舊註謂馭而納之善不知上祭祀如何馭神於善其說非是幸特恩以勸後生養也賢臣之老者有以養之福謂壽為五福之一也奪謂有罪奪爵亦必斟酌不使之貧困舊註云沒入家財恐非三代法誅責讓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言衆於此而彼從之保庸安有功者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隣之義也

劉氏曰常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

王平仲曰人臣各敬其上也自君之禮賓也臣倡也是故先王敬乃職以報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天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事天者先王敬百姓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養百姓者八統自敬故以下先王敬體其臣者備至而郝氏以為嚴以調民其猶後世文法之習也與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三農山澤平地九穀黍稷稻粱秫菽麻麥豆廣掌山澤衡掌川林各主其民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飭致力攻治化因形移易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絲為帛化枲為布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轉移為人執事今傭賃是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

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削所教反

九者取於在地與餘財非取於民者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六鄉百里之內外距六遂者邦甸去國二百里天子使吏治之削去國三百里大夫之采地縣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采地都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采地幣餘所斂之財用度之餘復有職幣掌之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於國故亦名賦也鄭節卿曰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役則以一家餘夫之賦言之若畿內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為祿幹私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畧以為公田之稅而始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人徒見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凡九賦為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即百畝之私以用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考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斂人廛人收毛皮筋角角人羽人斂齒革羽翮卅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材物掌葛掌染草征絺紵其始也以九穀為主其終也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當

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終於小行人之令并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并服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為貢者也其委曲纖悉與畿內無不相應者當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之別源流會通惟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所都也厥賦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九賦八賦析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即大宰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籠之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即大宰之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有漆絲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通

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一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邱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謬悖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祀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諸公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

曰幣帛之式七曰匿殊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匿初居反

式用財之節度蓋飲食之物工作器物者幣帛贈勞賓客匿殊養牛馬禾穀匪頒分賜羣臣好用燕好所賜予葉時曰九賦之後繼以九式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魏莊渠曰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為率量用其三而存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災吾又得以蠲賦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斿音由

祀貢犧牲包茅嬪貢絲枲器貢石磬丹漆幣貢玉帛皮帛財貢桔梧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絲紵斿貢羽毛毳理物貢雜物魚鼈橘柚此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是也若大行人因朝而貢與此別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凡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致邦國之用是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繫音計

攷陳其殷置其輔縣音玄挾音決傳音附

正月建寅之月吉朔日象魏雉門兩觀週旬為挾侯伯有功德加一命作州長謂之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卿三人伍大夫伍人殷衆也謂上士中士下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長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食采邑者兩二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蓋畿外諸侯南面為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正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如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攷或云考其成績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兩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其下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舉尊以見卑也都鄙之長食其祿不得其地但以貴得民師卑序之師德為人範儒黨學典教道足化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主有家者宣君政教以利之鄉遂之吏秉其政民亦悅其治學校友任以道鄉田友任以事數亦有虞掌其政令與民共利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

成八成
禮賓禮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眡音視示音祇後皆同

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帝者氣之主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舊註謂四帝非是又古王者易代取法五行其為明堂非是又古王者易代取法五行其為明堂非是又古王者易代取法五行其為明堂

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十舉大數耳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　葉竹野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于夏商通考其卿大夫之數六官幾三千人大抵多兼攝也蓋官屬有不必專置者有不可常置者周人因事而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名若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懷亦安也共其委積所以安之也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祭祀如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賦簠簋省牲鑊奉玉盞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紼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其大喪如此又有逐官屬中各自相聯處可以類推斂弛斂民財弛民力也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傳音附劑音咨

成成籍可覆按八者所以養民之信也政力政役發兵起徒役五家為比出軍則五人為伍以籍之伍更相發軍簡閱也稽計也計其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在鄉二十五家為閭在遂二十五家為里版戶籍圖地圖稱貸以物責責其償傅別券書附著約束於簡曰傅分執其一曰別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貸而不生息曰取予書契謂符契券書相符也質大市有知見劑小市有契券官給於契民曰出民輸於官曰入歲計曰會月計曰要王氏曰傅謂地之附近隣比為證佐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濶六曰廉辨

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廉察也辨臨事不惑或云不貪為廉善德之本能德之用

敬正善之則法辨能之施乃其介在廉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禮法戒飭其事具備其物施施恩惠舍舍征役治理其事訟爭其事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灌也王與后酌鬱鬯以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盞先向口啐之乃奠於地也程子曰天地用玉幣交神明而不祼則玉幣尊於鬯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贊之祼將又卑於鬯故小宰贊之先王量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贊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

賓客之祼宗伯代為之小宗廟之祼王與后為之賓客王不酌賓客而有受宰惟祼助宗伯餘皆助大宰王親受於賓而奉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也幣王親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曰食曰

舍遂幣玉之事遂音

舍衣服曰遂凶荒有幣玉賓客贈委之禮也或云賓客所助以禮神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狥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乃灋

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致事令各致一年功狀以待攷若後世上計正歲建子月正月建寅月以改歲

治法於天官之府小宰帥治官之屬往觀之乃頒

行天下至正月之吉縣於象魏令天下各以其縣之行新令也狥行示古者將行新令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宮刑小宰專職也憲表縣之百官府百官有事於王宮者大刑猶令律宮殿比常法有加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掌之宰夫察其不如儀羣吏謂待賓客諸臣萬民之吏治職事也令有求於朝者復反報於王逆謂上書臣民皆有復逆五文耳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吏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藏才浪反

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為也正六官之長也要月計師中大夫下大夫六官之丞也成即小宰八成每事有一定科條也凡旬計合衆目以為凡司中士下士六屬之長也目日計每事各

有成法如網之有目旅下士六屬之佐也治數繼悉數其科條而治理之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起文書草治敘掌官府中當先當後之事因次敘役使者而行徵令趨走給召呼魏莊渠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畧卑者治其小而詳

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芳石反

羣都謂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為鄰五鄰為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計也財泉穀用貨賄物畜獸辟名以空作見長財所藏有餘善物物無虧損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

薦脯醢也羞有庶羞天子八豆諸侯六豆之等有內羞祭祀食後所加少牢所謂房中之羞樊餌粉餈是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宮府之具比如字

小宰七事令百官共其財用宰夫從而校次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積子賜反飧音孫

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牢禮委積如大行人五牢五積四牢四積三牢三積之屬膳獻殽膳大牢及上介禽獻之屬飲食饔餼禮九獻食禮九舉之謂賓賜王所好賜也陳數以爵等為牢禮之數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大喪謂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職喪春官之屬官有司王官也有司大夫家有司旅家宰下士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不時舉謂違時令失期會上謂大宰小宰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

時比四時校次其人在否官府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待直宿舍待休沐版名籍待待戒令及比

夕擊析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

令宿衛王宮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

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奇音羈衺音邪通

幾冏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祿慮奇衺譎觚非常五人為伍二伍為什使之相作雖學且寄宿衛之令行事史職也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宮府次舍無去守而聽之

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

大事祀與戎也火星季春出于辰季秋伏於戌因天時以戒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

蹕止行人廬路門外東壁倚木為之親貴所居舍壁堂兩下為之疏賤所居雜說環衛官有兩項一是公卿士大夫子弟為之分置八隅宮伯領之一是宮府在王宮徙役為之分置于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宮正領之宮伯所掌漢所謂郎衛宮正所掌漢所謂兵衛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

士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秩者祿因功而上下叙者位因才而升降徒役太子所用八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使也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大事冠戎作起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以為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

大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益天子之衛有二而大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益天子之衛有二其別有四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官吏在宮中而直衛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版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居守環列之衛也王版朝則在路門之左大僕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版朝則前正位而退王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待御之衛也虎士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版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吏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則其任專是非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衺則在王所者寧必皆薛居州乎此宮正所以拳拳于此也至于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之子弟有師保以教之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攷之故宮伯唯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叙而掌其誅賞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夫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大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虎賁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雖名為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譎諫之人得一厠跡于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

士侍御僕從圄非正人當時雖有郎衛兵衛之別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為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于大宰虎賁大僕則統于司馬司隸則統于司寇而師氏又為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觀呂侯必以宰臣之命而後發召公非有二帥將命以往亦不敢專行則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鼏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食音嗣竈屋貢反裁音災

六穀黍稷稻粱菽麥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清水漿醴酏醫酏羞出于牲肉及禽獸以備滋味曰庶羞珍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牣熬肝膋也百二十甕醯醢各半總言饋食之物

不舉有此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羞四時之也殺牲盛饌曰舉以朝食共非必一日盡共之也

牢鼏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鼏三腳臕臐共十二也物謂鼏牢之實各牲肉熟于各俎陪鼏之實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祭鼏升于俎祭肺禮有二為食而有名舉肺離而不絶亦名離肺為祭而有名祭肺絶之亦名刊肺造食之處三舉不食餕餘惡褻也一云當作不舉大札疫癘也天災日月晦食地災崩動也大故刑殺也鞮韋渠曰養之為言保安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

為口腹卻中興曰按玉藻天子日食小牢月朔大牢亦豐矣鄭謂當從周禮信以是為周公之禮

鄭一人之養歲刲羊劉炘八百頭擊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齊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烏用此靡費為也齊則宜減嗜欲薄滋味清淨淡泊以通玄漠而乃益椎牛伐鼓日三大嚼以為變食何其倒行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脏俎凡王之稍食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

燕食日中與夕食奉膳朝之餕餘所祭者牢肉脏俎祭餘之俎祭祀有尸酢王之俎賓客有祭先之俎稍禮之畧者楊龜山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偏廢故以膳夫為主非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

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酬焉庶人繼衆庶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肉加薑桂鍛治者為脩致福諸臣祭歸胙于王也摯羔鴈雉也不會非薄然而無節制之有大宰之九式而非以有司之法數拘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生死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

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鱻音鮮
犒始養曰畜將用曰牲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鴿鴿鷽新肉羹乾肉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好羞生時所好者喪紀謂廣祖之祭禽獻獻禽于賓客

凡令禽獻以濾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賓客至令獸人取禽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來致禽復按數之至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犆麋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腒鱐音渠搜臊音騷

獻煎和以獻王行用也膳治也羔羊子豚豕子膏香牛脂也治羔豚以牛脂腒乾雉鱐乾魚臊犬膏犆特牛子麋鹿子腥鶉鷃生魚羽生鳥羶羊脂疏五行旺相相尅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為休廢大率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為休廢王氏曰先王乘時之經言膳者皆是死之脂膏消息酌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魏匪渠曰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故羔豚犢麛羽皆取其成者牛土畜春木旺以助夏則陽盛冬則陰故腒鱐鱻羽皆取其殘者夏火畜秋金旺以助養脾犬金畜夏火旺以助養肺鷄木畜秋金旺以助養肝羊火畜冬水旺以助養心鄭潛溪曰其有行也先歲氣也其有膳也保有所廢也樂得時之盡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上膳夫不會者是其正禽獻為加故世子亦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鳥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侑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體名按少牢解羊豕前體肩臂臑肫胳又正脊脡脊橫脊又短脅正脊代脅為十一體肉物載燔之屬取於鑊以實鳥曰脅取於鳥以實俎曰載饋侯膳夫臑寧報反牲臂節也切肉曰載傳大脅音協升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痟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鷹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蠷痟音由泠音零毳音翠蠷丕表反貍音埋睫音接般音班痟朽木臭泠毛毛長也毳毛聚結也羶肉羶躁狂躁蠷不澤美沙聲細而漸貍氣臂也盲眡當為望視交睫眼睫毛交般臂毛有文蠷蠷蛄臭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臑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刑音鉶臑音呼胖音判刑鉶羹臑大臠體解之半曰胖以其左右分貴賤肉以骨為貴其無骨者曰膚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臑陳其鳥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亦如之邦

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薄析曰脯搖而施薑桂曰鍛脅飧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禮客莫盛于饗九獻以酒為主食九衆以食為主老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歲養之也三周禮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于季春者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師役勞還歸師酌其長帥獻以飲之賜以予之喪紀謂冥祭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爨亨煮

齊才細反

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實客亦如之

鑊煮肉及魚腊之器孰乃脅于鼎齊多小之量大羹不和五味也一名涪鉶羹皆陪鼎膷臐牛用羶羊用苦豕用薇和以五味盛之鉶器故名若盛之於豆即謂庶羞實客致饔餼及飧禮皆有陪鼎饗食亦有大羹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苍盛祭祀共茅菁共野果蓏之薦

蓏音資果

其屬府史胥徒所謂王三推庶人芸芋終之也時入麥夏熟黍稷秋熟皆入地官神倉粢穊也在罶曰盛蕭香蒿合黍稷率膳既奠爇之求諸陽之義也茅以供祭祀之苴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藉而淪之求諸陰之義也又茅亦以縮酒謂沛酒也植生曰果蔓生曰蓏

喪事代王受眚災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徙鬼神不遲于王既殯大祝作禱詞授甸人使禱藉田之神受眚哉弭後殃也公族罪重死於甸輕刑於甸賈氏謂此絕服之外蓋五服內則議親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役受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狼膏溫麋膏涼以救時之苦也春秋寒溫均凡獸皆可以獻也或云冬物成之時狼獷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二者之外有所不取以全其仁也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物之害春火弊夏亩弊秋萊弊冬徒弊弊仆也仆而田止植虞旗于田處之中典令田衆輸其所獲

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腊人當乾之也入玉府給作器物政令畋狩有時取獸有法田獵有地

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鱓鱮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鱓鱮廣古魚字鮪音偉

時漁季冬乃漁也梁偃水為關以笱承其空王鮪鮪之大者

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玉府

漁征賦骨堪飾器物者漁人主收之以當邦賦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蠃蜬以授醢人

籍音綽蜃音辰貍埋通蠃

周禮正義 卷一 鼈人 腊人 醢師 壬

蜬音賢排螺連互物殼相交互也蜃大蛤鼈及龜魚宇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故避其宇乳之時而弗獻蠃蜂蛤蠃蜬蟻蚳子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臚胖之事

腊音昔大物解脾乾之曰乾肉薄析曰脯搥而施薑桂曰鍛脩腊小物全乾者臚大臠胖小片皆乾物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臚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藥雖有平補者然可暫用止疾久服必有所傷故總以毒為名疕頭瘡瘍身瘡分之者醫各有能也

不曰祿而曰食廩之而已十全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也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膳夫所饋更調節之味主淡可以清神固精和之濟其不及養道益備過則味厚傷生故齊梁多厌

治舒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食醫正治未病之事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

周禮正義 卷一 食醫 壹

稌音杜黍音孤放甫往反

膚宜麥魚宜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酸養木苦養心辛養肺鹹養腎滑滑石通利往來甘在內養脾在外

養肉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故總以調和四味焉會成也牛土畜稌稻土穀羊火畜黍火穀皆同氣為宜豕土畜稷水穀以土尅水為宜犬金畜粱土穀以土生金為宜膚犬畜麥木穀以木生火為宜魚水畜菽彫胡水穀以同氣為宜凡食已下王為主大夫以上亦如之黃氏曰牛羊豕犬膚魚天產也以為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稻麥菽地產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

氣不和之疾

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痟音消痒以掌反嗽音介嗽西豆反

冬傷於寒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酸削頭痛夏陽溢於皮膚生齊夏傷於暑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冬陰溢於臟腑肺動而咳逆喘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而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五穀麻黍麥豆稷五藥草木虫石穀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五聲言語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面貌青赤白黑黃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口陰竅二大小二腑共九竅竅之變有通塞二候曰兩正藏五心肝脾肺腎又胃水穀之府小腸受盛之府大腸行道之府膀胱精液之府共九藏藏之動為脈有浮中沉三按

曰參呂東萊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之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鄭潛溪曰五行之氣滋為味播為穀散為藥其實一體也充為氣發為聲形為色其實亦一體也故投其合而和取其勝而攻用所相為養也用其精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少者曰死老者曰終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折音舌祝音注劀音刮氣當作穀

腫瘍壅腫不散潰瘍癰舍膿血金瘍刀劍折瘍跌者祝附著藥劀刮去膿血殺以藥食其惡肉五毒五藥之有毒者節節成其藥之力王臨川曰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徒之者蓋其遺法祝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然後劀劀之然後殺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以類相養也王氏曰人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脈脈軟則和鹹能軟所以養脈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氣堅則壯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筋散則不攣辛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骨收則強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肉緩則不壅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唯滑則無所疑止此養竅之義也王介甫曰疾醫治內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治外故先藥而後味王平仲曰一竅之壅

其氣可以喪身匹夫之壅其情可以喪天下諸侯卿大夫羣吏萬民皆得復逆於天子窮民無告肺石路鼓可以達之皆先王所以宣天下之壅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灌以藥使行焉又從而節止之以是動作其脈氣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

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倚酏緹音體醫音移

式法大宰九式之法以是授林稻麵藥截有定數雖欲多飲無從得酒公酒公事飲酒如鄉射之類吏受材公釀之則亦不得私飲不待醉而後正立法防其源也齊者每祭祀以度量節作之泛成而滓浮泛泛然體猶體成而汁滓相將以上尤濁縮酌者益猶翁成而翁翁然蔥白色緹成而紅赤沈成而滓沈以上差清物材也事酒酌有事者昔酒久釀乃熟清酒更久於昔冬釀夏熟清醴之沛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漿截漿也酏薄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

之清也沛于禮反截音再酢漿也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饌謂饌陳具設之也后世子不言饌其饋食不必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餘四齊只用醴皆似酒

凡祭祀以瀹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八尊五齊實五尊三酒實三尊也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為十六尊此特舉正尊耳

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大祭者王服大裘冕晃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晃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晃所祭也貳副益以備乏酌器所用注尊中者三酒皆酌而獻五齊而弗酌

齊陳而弗酌王明齊曰或疑五齊三酒不知所用愚以九獻之儀攷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主用乎禦卑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為朝踐之禮也禮運云醴酸在戶是三四獻所用即泛齊之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獻籩豆是為饋食之齊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即盎齊緹齊也用事之禮殺而交人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為加爵之禮則王用沉齊而後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蓋籩蓋豆而諸臣酳尸則全用交人之禮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為酢酒而已齊酒主於獻神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尊皆有副益之尊然齊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濫共三酒則每尊所用之酌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酒為陽王致之飲為陰后致之沛曰清不沛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士謂酒人漿人奄士一云酒正之下士燕示慈惠然當防其過故先計其獻酬之酌數酒正為獻主親自奉以之而酒人依數共使之不戒自節無酌數者酌為度也秩尊卑之等所秩者謂老臣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酒人日言其計于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誅賞作酒之善惡者王氏曰于酒特謹其出異于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沉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侵濫之患觚言其窮而為孤散言其窮而至于散先王于禮用之時每致戒焉況給用之際乎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正特辨其名物酒人則受材而造釀之世婦助后祭祀酒每共其在廟之役禮酒饗燕之酒也飲酒食之酒也王不親饗燕以酬幣致之不親食以脩幣致之致之者諸侯朝遣三公卿聘遣卿大夫皆從而以酒往一云饗訓恭倫故饗酒謂之禮酒燕示慈惠故謂之飲酒

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府酒正之府入其數備要成也不言奉小祭祀也陳酒謂若歸饗餘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

六飲亦酒正奉之醴醴清也涼漿飯雜水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也按王明齊云水者即井泉所汲冬月或以火煎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曰涼者字從氵即水也大暑用之所以清涼氣漿者以水和米煮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稱漿能生津止渴者醴甜酒也酏即今餳糖一名餳糖米參釀成蓋以白糖為湯有消食止渴之功者造法與酒醪同故字從酉先儒遂誤解為酒也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稍禮常日所給小禮猶後世賜茶三物有清有糟三夫人不與王同體得備之凡飲謂非食時飲也莊逵曰古者飲皆煮米為之以養生後世以茶代飲尚其與口非賴以為養矣王明齊曰漿人共於夫人世婦等使之親沛以致其潔敬酒正復以后之命使其士致於賓客其實一事而已夫人言四飲而后止于醫酏者蓋夫人兼設之以備用而在后則有用不用故文有詳略耳至于后之致飲豪宰之好賜皆統之于王也苟后致飲而夫人又貳之是后為主矣豈理也哉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

秋刷凌力證反刷所劣反

正歲指夏正蓋言夏正之十有二月直指季冬也凌冰室三之備消釋也鑑如甌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酒漿酒人漿人也尸槃曰夷實冰置尸牀下以寒尸也頒冰賜羣臣也秋刷除冰室待納新冰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所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黃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食粟菜桃乾藤榛實加籩之

實菱芡棗脯菱芡棗脯蓋籩之實糗餌粉餈 糗音豐 餌文棗古果字葆音老餈音慈

籩竹器如豆其容實四升麪麥曰麷蘇曰黃稻曰白黍曰黑形鹽鹽似虎者臐膊生魚為大臠鮑以魚於擂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鱐折乾之出東海鐫食薦熟也葆乾梅蒚芰也芡鷄頭也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餅餌之類出房中者曰內羞魚肉醢醬出庖廚者曰庶羞王臨川曰朝事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鐫食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

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是為九獻按此饋食諸籩疑有闕文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薦羞皆進也尸未飲時曰薦既食既飲後曰羞喪事之籩謂殷奠時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蚔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

食醢貪上聲臡音泥茆音卯麋音迷糝素感反

豆盛濕物者淹菜曰菹醢肉汁也醢肉醬有骨為臡無骨曰醢作醢及臡者先脾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致甕中百日則成矣昌本昌蒲根麋鹿之大者菁蔓菁茆鬼葵脾析牛百葉麋蛤也豚拍豕肩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萌筍竹萌酏餈也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糝取牛羊豕肉三如一小切之以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實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壺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實客之禮共醢五十壺凡事共醢齊子分反

七菹非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麋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膊為菹菜肉之通稱也

醢六十壺并醢六十壺即醬用百有二十五齊昌本脾析蠯豚拍深蒲也七醢醢蠃蠯蚔魚兔鴈醢

上公饔餼之禮百二十壺侯伯百壺子男八十壺此五十并醢人所供為百壺舉中以見上下

莊渠曰邊豆實有常品土產俱多僅取遠方一二乾物禹貢揚州錫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善潰聖人智盡仁至如此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

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

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實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壺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實客之禮共醢六十壺凡事共醢

醯醬以醯成之醬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苦作鹽鬻音煮政令謂受人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鹽非一產刮於地而得者味苦共祭祀取其成于自然也積于鹵而結者象虎共賓客示服猛也熬其波而出者鹽散賓祭副之取治洽四海能致遠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風其水而成者產于土中其味甘焉齊事和五味之事煮濛治之

幂人掌共巾幂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幂莫歷反

以巾覆物曰幂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黼者白與黑作斧文義取威斷故用于王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

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息諸侯則三寢路一燕一側室一修掃除之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匽音宴

井天井匽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蠲潔也舍巡幸所舍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遺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梐枑音陛互壝唯季反

梐枑謂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也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王行止宿險阻次車為藩則仰轅為門止宿平地祭壇于中周壝其外則列戟表門在道食息張帷為宮則植旌表門暫息陳列周衛則列長大之人以表門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帟音亦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以繒為之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大喪張帷于堂張幕于庭帟在幄上為賓客飾也士喪無帟或特賜之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大常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張事之張去聲

法大小丈尺大旅祀天于圜丘或國有故而祭壇案牀上著褥皇邸以板為屏染羽象鳳皇羽色為飾朝日春分拜日于東門外祀五帝于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重帟複帝重案牀重席也合諸侯于壇王亦以時休息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皆與諸侯張也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邦事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公如諸侯禮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張之旅衆也助祭羣臣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衆共之尸更衣處別張帷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亦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

九功即萬民九職據成功言也內府受藏外府受用藏用貨賄皆互文官府王朝三百六十都鄙三等采地執事府史胥徒王明齋曰凡財賦之入必先受法於司會司書授之以法掌事者依法征斂入于大府而存其貳于司書大府乃頒于玉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頒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攷于司會司會驗其合式法與否然後得支于大府而存其要貳于司書大府乃復于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頒外多用此刻權常歸于一也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稍秣即芻秣喪荒九式並言此關之者荒之用出于三十年所積也賜予即好用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以九貢之財給凶禮之五事禮詳宗伯職萬民之貢九職之財也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貢玩好明玩好非所急也言式言貢互文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王氏曰國家經費取給于大府則權不分一則絕滲漏之源一則因其有餘不足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兵如戈和弓矢竹矢器如赤刀洪壁琬琰天球良善也凡此皆式貢之餘財所作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柶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

舍戶暇反柶音四衽音至第音弟

服玉大圭之類佩玉珩璜之類珠玉琢玉為珠以貫冕弁齊食玉屑玉為純陽之精以助精明之養

也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撰齒令可飯含第實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

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音對

盤盛牛耳敦盤類珠玉為飾以盛血尸盟者執牛耳相與歃血以盟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文織織而有文非一色也皆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

經國書云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而為二宮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所作及獻人漁人所入掌共玩好賜予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用以共邦之大用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幣獻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王遣使聘問諸侯即以受于四方之物共于使而奉之蓋各以其國之所無交錯分遺也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所善亦賜予之皆公事而非私惠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瀆者

古者寶龜而貨貝交易惟貝而已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意取宣布或曰布義取流行實一而已入出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異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以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有貨布大泉貨泉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魏莊渠曰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經制以節財也九賦九貢九式是已三曰通權衡以濟財也其九府圜法乎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齎音咨

幣禮幣齎行道之財用皆受于內帑以慎重也小用發于外帑以從便也與玉府同統于大府

大用儲皆來受也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會古外反上同

此會邦治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

會計
此會邦用九賦除關市國中幣餘皆出于田野故據多言之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紀錄為書徵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參以彼此互其同異如今人總撒較勘也日成即旬計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侯國卿上計于六官故云周知此攷課之法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

使入於職幣
九正九賦九貢正稅也九事謂九式九式所用以集九事也敘財財用入出比次倫類簿錄成書也
受幣掌事者之餘財受而書之此攷財之所入
疏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即司會版圖也周知入出百物者即司會掌百物財用也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司會主鈎攷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鈎攷之故二官所掌其事通焉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
上王與冢宰王雖不會亦當知其多少而關之此考財之所出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畜許又反
恐羣吏濫徵故知此本數以鈎考之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考焉
法應當稅者之數成畢也斂畢有要簿入于太宰其貳藏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賦是總名其入先由職內始至大府大府分致於府以是分別使衆類相從受財受於職內以給

公用令支財之令大府等存其正職內存其貳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
邦之移用
會歲終會計職歲主出職內主入以己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并合官府所用之數並鈎考之則其有無存積與公清欺罔皆可得而知敘以藏中餘見為之簿也移用謂轉運給他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
貳亦如職內書其貳令而編存之出出以給用賜用以賜予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

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百官之公用式法多少存于職歲故須受之幣餘以下射豹侯諸侯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内者其大射自射熊侯羣臣射豹侯卿大夫之大射君臣之賦待賜予職幣掌幣餘故叙受賜者先後之倫使授之贊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始以式法受之歲終以式法逆之則財數之多寡費用之當否皆以式法治之矣劉氏曰貨賄之入非職内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歲之令不授焉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

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給公用之餘振刷出之使不埋没言斂幣言振財互文書楬府别各為一牌書知善惡價數多少

魏莊渠曰式法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慮事經久凡頒賜于官者所估原數亦令稍優以備闕乏事畢送出還官式法所以曲盡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中音仲

大裘黑羔裘上又有玄衣以祀天示質也良裘玉藻所謂黼裘以誓獨也制以狐白與黑羔合為斧文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物功裘人功微麤狐青麤裘之屬大射將祭選助祭之人也各於其射宫侯者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鄣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自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以下射豹侯諸侯三公及王子弟封于畿内者其大射自射熊侯羣臣射豹侯卿大夫之大射君臣共射麋侯凡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列國諸侯大射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遠尊得仲可同耳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大侯熊侯也參糝同雜也豹鵠而麋飾豻侯豻侯豻飾也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廞許金反

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衣服必沽而小皮車遣車之革路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

百工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革須揉治至冬乃斂乾以成善至春乃獻其良者於王以入司裘給王用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函人之屬毳毛毛細褥者邦事若張氈案之屬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則出給之數王氏曰按裘無與於天官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為幣蓋亦外府之類故附於職幣之後也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

版閨寺之籍圖宫中宫府之象王内后宫也政令謂施閨寺者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稍食吏廩禄也人民奄人女奚女御在宫閨執事者分之使均宿衛王氏曰后宫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宫于旁如王宫分部其居而後總以周垣閨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此周官制

所以為善也
此內宰首職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陰禮婦人之禮后象王立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教者不敢斥言后謂之六宮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者衆中省文也婦職織紝組紃縫線之事九御女御九九而御因以號焉使各有屬者自夫人下至女御三三為屬如姪娣之於媵以相親愛二事絲枲之事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正服止踰侈奇衺媚道也展省也緒業也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

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

王既祼出迎牲后從後祼王獻腥獻熟后亦從後獻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服見司服位房中戶內及阼所立處禮樂薦徹之禮與樂相應也九嬪禮事謂九嬪贊后薦玉盞薦豆籩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按大行人職上公乃有再祼王先一祼次后再祼二王之後謂公及王子母弟雖為侯伯晝服如上公皆有后祼也祼時大宗伯代之拜送則后親之饗燕皆有獻賓酬賓后亦助王獻酬瑤爵以酬賓也后之賓客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禮若牢禮及醫酏糟之類內命婦九嬪以下外命婦卿大夫妻後鄭云士妻亦為命婦蓋夏殷爵命不及于士周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也使使其屬之上士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凡反

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市所居叙肆師實師所居度有五分寸引丈凡量有五斛合升斗斛淳幅廣制正長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寸陰禮婦人祭禮所祭者市中之社北陰位郊有公桑蠶室咫八寸四當為三三咫二尺四寸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

者比其小大與其廳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稍食嬪御之廩給功絲枲二事之功布帛等縷小則良大則麤會內宮計夫人以下所用財北宮謂后對王六寢在南而言守宿衛者劉氏曰賞罰于歲終故均其稍食于歲始勵功德也已施其功事于正歲則稽其功事于歲終考勤怠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穜稑音同六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助王耕事共稀郊也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稑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服位內宰所正內小臣傳而正之擯為后傳詞詔者先事而告相者助其不及正者糾其違慢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好事恩好之事以物問遺好令恩好之令以言弔慰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于北宮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爲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婦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五門自外而內皐庫雉應路皆南面當國中謂五門凶器明器也潛服衰甲者賊器器可賊人怪民行怪者公器持公家器帥須使者符節道其出入時漏盡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若宮正所掌者也燎地燭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蓋以百葦布纏之蜜塗其上若手燃者則為手燭蹕以肅王之歸也賓客謂若饗食在廟燕在寢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臨良鴆反

內人女御也女宮刑女之在宮中者有司謂宮卿世婦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遣棄戰反後遣車放此

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也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喪遷將葬朝于廟遣車朝廟將行于大祖廟中為大遣奠以牲體載車中隨行褻器振飾類沐之器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凡御見之法月紀甲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凡祭祀贊玉盞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玉盞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但言贊從后宮贊禮事帥道也后哭衆之次叙者乃哭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為盛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溉音概羞

水滌曰濯手拭曰溉為稻羞擇弔臨后使之致禮物也

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翣音霎

不使九嬪世婦掌房而使女御官卑不敢專妬則九九之法行矣功事絲枲成功之事翣形似扇持

以蔽柩從之數如使者之介三夫人象三公九嬪以象孤卿二十七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梗古猛反禬古外反

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招招善祥梗禦惡之未至者禬除災害禳却變異王明齋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為正祀則彼淫祀不禁而自止矣後世不知此一切禁絶此淫祀之所以紛然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

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

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內治之法本在內宰書而貳之逆鉤考六宮之計內令后之令美惡直書以示勸戒此其專職也以禮從亦如大史執書詔王李氏曰自九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于是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于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驕寵自恣無所不至也于是使之分職于內而附屬于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雖宮中之人而皆勸勉者官有其長之効也而況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一人蓋皆分命賢人以叅檢內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不復畏忌者不可同年語矣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宮之事齎

婦式絲為帛枲為布粗良有常法多寡有常數也事責以織紝之事齎給以絲枲之物嬪婦國中之婦人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苦音古賈音嫁

苦惡良美也賈之計其所直書其賈數而著其物若後世題署物頒之內府藏以待用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

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絲入九職之嬪婦所貢絲也若后宮所蠶自於宮中用之為祭服矣時若温煖宜縑帛清凉宜文繡外工外嬪婦內工女御以物授縑帛則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采絲良作苦受其麤盬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及后之用有司若司服弁師等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中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以給線纏著肘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織音志

邦器茵蓆屏風之屬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受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總縷紵皆布名而有精粗草葛蕺之屬共良功亦入于典婦功以共王及后之用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頒之授之授受頒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頒衣服互文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褕同翬揄音搖展陟扇反緣作椽音彖

狄作翟雉名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后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繒于衣以為文章畫褕者色玄從王祭先王服畫揄者色青祭先公服闕狄刻而不畫色亦祭羣小祀服鞠衣色黃告桑事展衣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色黑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素沙白絹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絹為裏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裏不異其色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內命婦九嬪鞠衣世婦展衣女御緣衣外命婦孤之妻鞠衣卿大夫之妻展衣士妻緣衣亦皆素沙為裏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以下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惟二王後褕衣揄王明齊謂天子之服九章后服亦當有九等之章不宜止一畫翟王與諸侯之衆名同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褕翟亦當有別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后之服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凡命婦兼外內也外命婦惟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于其家則降焉喪衰九嬪及女御于王服斬衰于后服齊衰外命婦為王服齊衰于后無服后喪共服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內具紛帨線纊鑿衰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為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為焉棺飾帷帝之類翣如方扇持以蔽柩柳杳木為體絲繒纏之為飾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

掌凡染事暴音曝染夏之夏戶推反夏采同暴練練其素而暴之衣裳取諸乾坤但天玄地黃而玄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與黃共為纁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祭祀服之夏翟類有六羽揚雉鷩鶡希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是以放而取名焉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

之堆追音追冠名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副所以覆首為之飾若今步搖服之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髢之見王追猶治也衡維持冠者笄卷髮者長一尺二寸亦名簪后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紘縣瑱外內命婦衣鞠衣者服編衣緣者服次非佐后禮事自于其家亦降焉凡諸侯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喪笄而加絰九嬪外內命婦皆然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

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句音劬

屨連服言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各象其裳之色皆飾以絇繶純絇謂之拘著舄屨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三者相將同色經特雜互言之不言純者文畧也赤黃青皆絲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配冕服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后吉服亦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凡舄之飾如繢之次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王之黑舄赤飾白舄青飾后之玄舄黃飾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繢也素屨有功去飾者葛屨自赤舄以下夏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素屨亦然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疏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褖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禮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于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舄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吉祭用赤舄黑舄等喪祭用素屨散屨疏首服在上尊故追師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

郊綏作

復謂始死招魂復魄求之生平所有事之處王之衰冕生常服之奉享于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大常生建諸玉路乘于四郊以奉祀者也綏以旄牛尾為之綴于橦上大常去其旒異之于生也

周禮正義卷之二

江南寧國府南陵縣廩膳貢生陶敬信校補

進

呈

地官司徒第二疏鄭目錄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朱子語類云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也有飯喫有衣着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畧如閭胥書其孝弟姻婭屬民讀灋之類皆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胥思叙反

師長也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

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州黨族閭此鄉之屬別正師胥皆長也正之言政也師之言帥也胥有才知之稱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舒氏曰教必發乎遠可以見乎遠故教官於六鄉為最詳焉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聚土曰封謂壝壇埒及小封疆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鼓人兼掌金金以節鼓故稱鼓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舞徒給縣役能舞者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牛人主牧公家之牛者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充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主徵六鄉九賦九貢之稅者鄉官有州黨族閭比止言閭者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凡其賦貢入太府穀人倉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徵野賦貢也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四百里曰縣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均平也主平天下之力政者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教官之長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

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正也以道正人行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救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合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市市官之長謂質人以下至泉府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質平也主平定物價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民居區域之稱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虩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胥及肆長市中給縣役者胥師領羣胥賈師定物價司虩禁暴亂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故書泉或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若城門校衛主王城十二門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關界上之門 琬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亦十二關故云關界上門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　王仲平曰王國之外百里為六鄉大司徒自治之二百里為六遂則司徒不能徧教特設遂人分理而鄭氏云自遠郊以達於畿則遂人職掌似不止於六遂矣按家邑大夫之采地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采地在畺地五百里意六遂之外公卿大夫及王子地各任其教養之政而遂人則總其要成歟詳考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

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此官其徵意可知矣蓋禮政刑三典其權不可旁寄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故特設宗人司馬士于都家以監領之至教化之事不過與斯民共陶淑于德行道藝之間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有無嫌于專擅者故王國不復設都家分教之官而第以遂人總其成此王道所謂寬嚴本末無不要于中而立其極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鄹長每鄹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鄹作酋反

縣鄙鄹里鄰遂之屬別也　魏莊渠曰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貳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以區處農民王治之稍詳亦以王朝之官兼之卿不自蕪故其秩每下一等至鄰長則無秩矣六遂之外則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使吏自治之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為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署矣德則無不徧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主斂縣師所徵野之賦穀者也旅猶處也六遂之官里宰之師也正用里宰者亦斂民之稅宜督其親民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主為縣師令都鄙邱甸之政也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魏莊渠曰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人則專掌稍甸都鄙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斂甸稍芻薪之賦共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者也　魏莊渠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國中及四郊土均盡于天下焉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草除草

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為久時事疏久時事謂博知古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林麓如中山之虞

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十人

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州滌源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

小藪如小川之衡

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卝音礦

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

囿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藍蒨象斗之屬疏藍以染青蒨以染赤象斗染黑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茶音徒茶茅秀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蜃大蛤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囿今之苑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場築地為壇季秋除圃中為之王平仲曰場人掌圃耳非掌場也蓋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之力矣季秋則築為場以授農夫使納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藏穀曰倉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班祿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
春人奄二人女春抌二人奚五人
抌音由
疏按其職云掌祭祀賓客牢禮之米所共多矣而春人少者蓋舉其能者亦應兼有別奚於其中矣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饎音熾
饎人主炊官也
稟人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
稟讀為槁師之槁主冗食者故謂之槁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
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
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
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
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
以名其社與其野廣古曠反遺唯癸反

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東西為廣
其地短南北為輪其地長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
瀆曰川水鐘曰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水崖曰墳
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
與所生之物幾九畿見大司馬職疆界也溝水以
限之封土以表之社五土總神稷原隰之神五土
之一耳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徧敬稷為五穀之
長立稷以表神名壇外有壝田主田神后土田正
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名社與野如地宜松則名
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馬融注曰天子五社大社
在中門之外唯松東社八里唯柏西社九
里唯栗南社七里唯梓北社六里唯槐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
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
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
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皽物其民專而長四曰
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瘠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
肉而庳會古外反皁音皂皽核通
專音團羸力果反庳音婢

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動物天
產植物地產毛物狐貉之屬縕毛者皁物柞栗之
屬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也鱗物魚龍之屬
膏當為橐字之誤蓬茭之屬有橐韜黑者水之色
津潤也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皽物梅李之
屬專圜也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鼈之
屬莢物蓍莢王棘之屬哲白也金之色瘠者堅瘦
之義也羸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叢物萑葦之屬
豐肉者土之體庳短也雉下之義也　魏莊渠曰
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
蓋天氣以為父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
仰稽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
者為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
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
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
民不偷七曰以形教中則民不蔑八曰以誓教恤
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
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偷音偷
蔑音暴

陽禮鄉射飲酒之禮陰禮婚姻之禮不怨男女無
怨曠樂禮燕饗作樂之禮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
坐子立之屬宮室車旗衣服之儀俗土地所生習
也安居樂業故不偷薄誓信誓恤災危相憂度宮

室車服之制世事工商各世其事庸功也

以土宜之灋辨有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十二土分野十二邦名白墳黑墳之類物所生之物相占視也任者就地所生因民所能壤亦土也以萬物自生爲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爲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知其種高黍下稻之類春種曰稼秋斂曰穡疏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寿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纏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按元命苞云國君王者封上應列星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比其餘小國不中星者以爲附庸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周雖合十二州爲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因上古之法以教民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入即草人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潟勃壤壚壚彊檗輕爰凡九也緹音低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五物五土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民職即九職地貢即九貢財賦即九賦之財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深尺鵠反景如字作影非

土圭長一尺五寸以測南北東西之深以致四時日月之景地中者夏至日正中立八尺之表景適與土圭等也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地在日南則景短于土圭地在日北則景長于土圭地在日東則日中時景已如夕地在日西則日中時景已如朝皆非地中也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交四時皆協其候會風雨以序而至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爲正按元命苞云日圖望之廣尺以應千里封土爲界樹木爲固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定東西南北之勢食者君所食租稅也其餘則貢于天子又卿大夫之祿亦皆在其中朱氏曰此五等諸侯之地與孟子所言不同攷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說者以爲兼附庸及統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

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于百里子男之地同于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實封也正封則凡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于盛而無所屈卑者嫌于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于實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于太多卑者不嫌于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于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于子　葉氏時曰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如今之郡縣大小不齊而俸秩自有常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濛而待政令晦古畝字　奠音定

都鄙王子弟公卿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依城內室數於四野中制地與之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之等不易歲歲可種為上田一易再歲一種為中田再易三歲一種為下田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地守衡麓虞侯之屬也地貢九職所稅也頒職事分命使各為其所職之事職守貢各有度數謂之法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弛式氏反殺所界反索音色

散財貸種食也緩刑輕罪出之使得自食其力弛力息繇役也舍禁公山澤之利去幾去門關之譏使民轉移眚禮殺吉禮殺哀殺凶禮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多昏不備禮而娶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安之使蕃息也慈幼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又如月令養幼少存諸孤養老如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粻之屬窮天民之窮者謂矜寡孤獨寬疾如漢法癃不可事不等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繇役不專取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音美

本舊也媺善也謂約束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兄弟婚姻嫁娶也爾雅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黨為兄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魏莊渠曰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於

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挾音浹使各教所治者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教所治民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比毗志反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若比長閭胥至鄉大夫等而教令使之保督察受善爲受其惡惡爲受其患老幼受而終之長之窮無告者受而養之相葬喪同其威相救凶同其災賙者禮物不備相給足也賓飲射而賓興之鄭潛溪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物生自下地德也王治篤近先家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進而成之也稼穡謂三農生九穀樹藝謂園圃甸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工飭化八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斂材謂臣妾斂疏材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講習道藝世事世守先業服事服勤公事自一而九與九職同大宰總知其事司徒主民之官又親自頒行何氏曰司徒頒之者正德厚生事相關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事也興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之而獻其書于王知明于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于父母爲孝善于兄弟爲友睦親于九族姻親于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窮禮有五吉凶賓軍嘉樂有六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有五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書有六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數有九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漢以後有重差夕桀句股按疏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

侯如井鳴和鸞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謂隨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毅梁亦云州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藥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衢道也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逐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象形日月之類會意如人言以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考老之類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處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假借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江河之類九數方田已下依九章算術而言重差夕桀句股漢法增之按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一類也按質樸也梟門中梟流旁握謂車兩轐頭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王設儀曰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至庶

民之子弟八歲入小學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有五進乎大學教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又曰三代之王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鄉刑教刑也書云朴作教刑下文附於刑者歸於士則官刑矣造言訛言惑衆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按六德聖王不以甚美者彊民也六藝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

情而教之和

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偽者外有所為喪其天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禮所以節其偽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淫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有地治謂鄉州及治都鄙者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羞俱進也司農讀肆為四音謂陳牲體于俎上即體解而薦之禮運所云熟其殺也後鄭讀肆為摘音謂肆解骨體即豚解而薦之禮運所云腥其俎也按特牲少牢之事先則有全烝次豚解而體解更在後經文奉牲下即云羞其肆似豚解之說為長令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引引喪車索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屬挽柩向壙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于其下大故王崩及冠兵也致民王門以衛天子節六節札疫癘通財謂移粟王平仲曰大軍大田皆司馬事而致民屬之司徒何也聖王之世無兵事也自旗致以前徒庶皆民耳其保息本族而賓興之皆教耳軍旅田役竣而仍隸之司徒故曰聖王之世無兵事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施讀弛

夫家猶言男女九比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貴鄉大夫賤占會版賣者征征稅役繇役某氏曰經云征役之施舍皆謂免者賤若胥役以其服公事亦在所免也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登成也定也衆寡民之多少駕牛馬曰車人挽行曰輦物家中之財政教行鄉飲禮徵令起徒役大比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五家為比故以比名漢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受邦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 王明齋曰比要者其詳藏于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內外詳略之不同也 魏莊渠曰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

建然大司徒所掌詳于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于人民之數事細而蘇

乃會萬民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追逐胥視捕盜賊也此皆寓兵于農居則為比旅族黨洲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思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此經之內不見田制遂人職不載出軍之法互見為義 王明齋曰舊謂五家為比故五人為伍二十五家為閭故二十五人為兩居則為比閭族黨洲鄉行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此說是矣而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于比即為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耶且凡貴賤老幼廢疾皆舍則伍不有缺耶愚嘗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于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洲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教者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舍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為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比閭而不泥于比閭寔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閱之為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即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羨優饒之也竭作者以攟取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

疏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 馬貴與曰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情農食少三者不同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命所以誓告之大事師田大故寇戎不虞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于王宮者舊謂羨卒非是益非田與追胥不當竭作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疆畍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邱方四里四邱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使治溝洫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井田之法備于一同地事農牧衡虞也貢九貢賦九賦按左氏傳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九夫為

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

井 王肅儀曰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言之鄭注小司徒據衍沃平地言之所以不同 朱子語類云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奪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于縣令庭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晉史之利耳 邱氏曰野外之田不無美惡肥磽之差豈必盡如指掌之平基盤之畫哉惟有井有牧比析而行乃是井田活法 郝仲輿曰牧謂隰皋水草之地牧養六畜者也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古井地非可盡相聯屬衍沃則為井隰皋則為牧邱陵亦可牧也 鄭謂牧即是井似拘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政音征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守衡虞之屬職九職或云施地守之職政稅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肆託歷反又如字 小賓客諸侯之使臣帥帥而致于大司徒 巡役視執役勤怠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疆疆之封諸侯三社三稷疆九畿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地比地之比隣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治成治之成効率夫所聽日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小司徒攷之以行考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誅賞則請于太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于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于大司徒大司徒致于冢宰故五官之事常與天官相通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瀧狗以木鐸曰不用瀧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瀧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平平其優劣正正其得失夫三為屋屋三為井鄉遂之內雖不為井田以其溝洫為貢賦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魏莊渠曰平章其教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者九等之民有勤情貧富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也及夫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之皆閱計為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王平仲曰司徒掌教典以擾萬民而教未有不先養者故大司徒之職教養均秉小司徒佐之尤詳于養蓋庠序孝弟洙于農桑飽煖之後王道之章明較著者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鄉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鄉自鄉大夫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恐有濫失鄉師又平察之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

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

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攻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

國比之法即小司徒九比之數須于六鄉者而至至作部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鉤攻也事營作之事秩部署其常位叙次第其功程作之者鄉吏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

菹音租 輦音菊

菹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束而去之守祧職云藏其惰是與輦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藩營按司馬法夏二十人而輦曰余車殷十八人而輦曰胡奴車輦一斧一斤一鑿一鉏一鋤周加二版二築十五人而輦曰輜輦與徒役皆稍人帥以至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纛音道匶柩通窆音便治監督其事纛翳也以指麾轅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窆葬下棺也匠師主豐碑之事涖臨視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

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田法蒐主金鼓笳主號名及坐作進退疾徐之類陳軍陣行列有前後左右辨鄉邑者田時六鄉之衆與公邑之民皆在耳目易亂使各視其旗而從其屬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三月命雷且發聲于市徇萬民朝徇百官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黯阨以王命施惠

黯阨以音義字阨音盬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黯古艱字

歲時者隨事而行不拘其時也黯阨兼不足與疾病者以王命代王巡行也詔告王與太宰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

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吉服祭服也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簠簋豕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夷槃素俎揭豆軸轴之屬族師主集為之以上載師職註云罰物所共是也射器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春秋射于序也賓器尊俎笙磬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于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酒器若族喪器禮樂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之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以上皆為國行禮得以官物為之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唐虞之明試以功也察辭詢事考言也稽器如五器也展事屢省乃成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

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其鄉吏州長以下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也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攷察之為賓興本魏氏曰鄉大夫皆六鄉所兼同受司徒之法此聖人制為通禮也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郊門以內曰國中六鄉也共輦無虛月追胥無時無故晚征早免稍優于外地七尺謂年二十郊門以外曰野六遂也溝洫之制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美故早征晚舍稍重于內地六尺謂年十五書入于大司徒　朱子語錄云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唯挽柩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吏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

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來觀禮者無問多少也以禮禮賓以鄉飲酒禮禮而賓之天府掌宗廟之寶藏登之者崇重與寶玉同也內史書其副以詔王爵祿之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因問而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焉和內志正容外體直主皮中而貫革巧力全也和容體比于禮興舞節奏比于樂賢者德大遣出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能者德小使還入鄉中為比鄰長以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　按鄉飲酒禮有四一則賓賢能二則飲國中賢者皆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三則州長春秋習射一年再飲四則黨正十二月因蜡而飲于學一年一飲　榮時曰周人雖曰重農而宴以士待農而不以農待農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之賓興遂大夫三

歲大比之興民皆于鄉遂中得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向也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詩云十月獲稻為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薿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唯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為良法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致事言其歲盡文書羣吏州長已下

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洪範所謂謀及庶民也大故謂災寇各守其閭以靜致動也軍中搏賊之法皆黙見動者即擒之則奸細無所容矣徵法雖有號令無節不得達防矯偽也　朱子云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　王平仲曰成周興賢官人者自比長閭胥已上無日不攷其德行道藝禁其奇衺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獻之于王司馬復辨論官材而後詔以爵祿一士也未進而屢教之已進而屢試之何也夫側陋之夫罪人之子一朝共天位而弗以為驟者堯舜之智猶也中材之主必詳教歷試經數十人之心思耳目庶幾賢者多不肖者少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屬合也聚也教治政令之法即三物八刑十二教之屬讀法者對衆讀此而已歲時祭祀謂州各有社春祈秋報也　序州黨之學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大祭祀謂州社稷王氏云山川古蹟在州境者大喪謂鄉老鄉大夫卒致之致於司徒也于軍因為師師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廢退不肖興進賢能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則一歲七讀法旅師則十四讀法矣閭胥于民尤近但聚衆庶既比即讀法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

禜音詠禜雩禜水旱之神為壇位如祭社稷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索祭建亥之月大蜡也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嗣于禮乘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王朝一命下士再命中士三命上士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僎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瀘治其政事

亦于軍為旅帥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瀘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紂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其吏旅帥以下書記之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瀘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

月吉每月朔日酺為人物戕害之神也亦為壇位如雩禜族皆不得官物為飲酒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焉

以邦比之瀘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六口為中七口以上為衆五口以下為寡舊比居者相保新徙來者相容刑罰相及則有恩必法慶賞相共則有善必舉王明齊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攷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法又云民居家則有比法行役則有伍法然使無什法則比自比伍自伍矣復使其十家十人為聯庶乎合同而不離絕也馬貴與曰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為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隣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為暴戾刻核之小人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亦于軍因為卒長

歲終則會政致事

致于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瀘書其敬敖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

之事 觺古橫反 祭祀州社黨榮族酺也役田役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謂族相葬埋四者及比皆會聚衆庶民既比人數因讀法以勑戒之燕記敬敖雖小善不遺也觺罰爵兕角為之撻扑也皆失禮之罰 王浚儀曰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室謂之塾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常受教于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者遂中立學教黨學所升者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者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周禮六鄉之內比閭族黨州鄉六遂

之內鄰里酇縣遂舉黨遂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 陳氏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職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敖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于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疆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服春合舞秋合聲于其合聲則頒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校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憤勵以趨上之所造也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皋奇衰則相及

奇衰邪僻也相及謂同坐 某氏曰鄉師朝廷之命官鄉大夫以下則里中之賢者而出使長之也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師比長即今之保長其下大夫上士下士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而出鄉以共之也漢之鄉老嗇夫亦皆百石魏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宋以後則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樂為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他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圜土獄城也繫之圜土攷辟之也 魏莊渠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鄉里田制起于井邑邱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于鄉舉里選 又曰鄉舉里選之法閭胥選于五比二十五家小善亦取故書敬敖任恤者族師選于百家累善乃取故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正選于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書德行道藝者其學皆已成才于是州長攷之以覈其寔鄉大夫賓興之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品中正以別人才漢制亦漸廢矣後世科舉之法自隋煬始可勝歎哉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王有三社三稷之壇壇外有壝不言壝舉外以見內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有封又樹木為阻固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焉以黃土苴以白茅將祭有職事于社者封人令之

凡祭祀飾其牲設其楅衡置其絓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福絓音卦朕槀音杲

飾刷治潔清之也楅設于角以防觸衡設于鼻以繫繩絓牽牛繩水濵牲槀藉牲君牽牲入隨歌舞之云博碩肥腯以歆神也毛炮燔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大盟會同之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鼖音焚鼙音羔錞音淳鐃音撓

音聲五聲合和者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雷鼓八面以祀天神靈鼓六面以祭地祇路鼓四面以享宗廟鼖鼓長八尺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以肅軍令鼙鼓長丈二尺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以役勞民而節其力晉鼓長六尺六寸凡樂作先擊鍾晉鼓和之此六鼓之聲用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鐲鉦也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鐸大鈴施令時兩司馬振鐸軍將以下即擊鼓此四金之聲用陳氏樂書曰鼓之制始于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曰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蓋宮懸設之四隅軒懸設之三隅判懸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大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鈞而考擊之于義或然議者非之陳矣且三代所尚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矣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

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帗音弗鼜音咸

兵謂干戚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鼜夜戒守鼓也按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朠軍動據臨陣時也田獵合圍必擊鼓象對敵王親鼓聲大異也大喪始崩及空時也擊鼓以警衆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暵呼但反

羽析白羽為之皇析五采羽為之形俱如帗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祭野舞野人欲學舞者教之備鄉遂州黨祭祀之舞不舞無功德可形容也何氏曰兵舞用于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于社稷有帗除之義羽舞用于四方有翼敬之義皇舞用于旱暵有陰陽相濟之義王明齊曰四者之祭切于民事故四者之舞為民間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已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六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郊廟之舞漢法甲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古之遺法舞師所教郊野之民無與于此故不及六樂又樂師所教國子小舞亦六此四舞之外有旄舞人舞旋舞者四夷之舞人舞者東方緎樂皆大祀大享用以備宇宙之和者亦非野人之事故舞師所教不及于旄舞人舞也王平仲曰聖人之教萬民因材而篤而已鄉遂之吏以司徒三物各教其所治民無愧于德行道藝者既興而賓之于王而民不能皆造于大成之域也明矣是故族師而下僅書其

孝弟睦婣敬敏任恤者不必德行道藝之皆備也鼓舞二職專使侗愚之徒閒習聲容以從事于州黨聊以融其庶而道之和而已矣蓋聖人于鄉遂之民惟恐不留其樸而不樂急開其智其詳于孝弟睦婣而略于鼓舞未必無意也乃後人以大司樂已下諸官皆闕教典而欲盡屬地官其窺聖人設教之意似深而實淺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杗可也牷音全黝音幽杗音莊

始養曰畜將用曰牲牷色純體完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也騂色赤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黝色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若祀五帝之各以其時四時迎氣五祀之祭也外祭謂表貉及王所過山川用事者其事遷毀事副辜侯禳毀除咎殃之屬其事略起雜色不純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犧牲牲中犧者授充人殊養之也不繫者謂非時之祭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饔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

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寮

公牽官也享牛獻神之牛所以祭者求牛終事之牛所以繹者職讀機可以繫牛機人者謂牧人充人牢禮飧饔也積若司儀職主國五積膳若掌客職殷膳大牢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俎故有牛喪自未葬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曰奠但為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有牲體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什器餱糧故云兵車之牛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徬任猶用也互懸肉格盆盛血簝受肉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牢閑也所以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散祭祀司中司命山川之屬使養之使守門者展牲前夕視牲也贊奉牲時贊助以敬神與封人歌舞牲同意

載師掌任土之濿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涔泉宜種稻廛民居之區域里居也宅田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者士田仕者所受之圭田賈田古法士工商家受田五口當農夫一人去國二十里為近郊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田畜牧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賞賜之田去國百里為遠郊公邑之田謂六遂餘地遠郊之外曰甸家邑之田大夫所食采邑去國三百里曰稍都卿所食采邑去國四百里為縣大都公與王子弟所食采邑去國五百里為畺任地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謂公廨也園少利廛無穀皆薄其征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漆林利厚故重征之且抑末作 易山齋曰孟子之說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攷載師所言任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徹法歟鄭氏惑焉益誤認載師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為任地之法也嘗攷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取于民又以其一分為十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于天子此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成周十一之徹法可攷矣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不毛不種桑麻也里布二十五之泉屋粟三家之稅粟所罰皆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夫家之征夫有百畝之稅家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又橫渠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

或一家五人謂之家夫家解當如此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乎 疏閻師徵六鄉之賦貢遂師旅師斂六遂已外之賦貢自有常官但徵斂事重以載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 王明齋曰周禮國宅無征里本無布百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況游情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日施何能強其所無哉且先王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田而不藝五穀民而遊手好閒者乃定為常職而以時徵之乎愚謂此皆為工商雜流而言也蓋均授以宅里彼則專于別業家富丁衆構屋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別業不暇于耕而他人耕之居夫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屋粟亦如一夫助耕公田之粟以屋室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閒居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辨其夫家之

衆寡而起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有上中下三等而施力役閒民雖不受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也大抵先王於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俾知稼穡艱難又罰其禮使不同于本業之人以愧其心染習之成俗為之獲利終或不能強之以移其服習故即其居與身而定為征賦以等于務本力穡之人耳或曰有田則有粟米有家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縷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用之以為租庸調此古今之通道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任民無不耕者其婦人無不織者有粟則貢粟無粟則貢他物以當邦賦唯閒民無常職者則使出夫布其一家專務于織者則以布縷為賦耳戰國時因此遂有布縷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一併取之故孟子權時而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後世仍習既久遂安黙不廢其實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曰夫三為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曰屋本無粟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田耕者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屋有征而有所謂里布併夫布而征之故孟子言屋無夫里之布此周家舊法也苟里而有布屋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即稅閭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即口率出錢矣尚得為盛世之事哉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政令謂賦役皆是

凡任民任民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任農以下九等之民自國中至壄七等之地皆有之任之使各有所職即以其職之所有以當邦賦非九賦之外別有九貢也九職有臣妾此無者以聚斂疏材非可稅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盛黍稷也不帛不得衣帛不衰不得衣衰皆所以趣不勉古人于游情不耕及商賈未作于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如關市或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征者所以抑之也閒民或出夫布或併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或曰無職者即九職所謂閒民也無物可貢使出夫布　朱子語類曰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

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　王氏曰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壄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以至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為經緯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郊里郊所居也萊休不耕者郊內曰易郊外曰萊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受法于司馬者知所當徵寡衆量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郊內賦貢閭師徵斂郊外曰野所有賦貢縣師徵之遂師旅師斂之魏莊渠曰縣師主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徵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遺唯季反

少曰委多曰積蓋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皆

以餘財共之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鄉里鄉所居也或曰門關委積門關之稅入所餘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宿可止宿候館樓可以觀望者每市有三廬一宿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王明齋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者蓋大府九式皆主邦中所用甸稍縣都之賦式用之餘所存甚多故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與此所謂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督領使無失候蓋平日以式法之餘各隨道路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饑餉匱竭之勞畿外邦國之法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祖席上過師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讀征

地政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虞衡之屬守其地者地職農圃之屬治其事者力征者人民則治城

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公公事旬均也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凶荒疾疫免其力政免其九賦免其地守地職之征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大均稽消長也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于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

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之法

師氏掌以媺詔王嬓音美媺善道也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國子王大子下至元士之適子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也孝則其心和順不為悖亂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畫虎以示勇猛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師氏伺察之居左師左而保右也王元長曲水詩序入虎闈而齒冑注虎闈教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子為冑子太子入學以年為次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中失中禮失禮者教之使識舊事也國子弟貴而有職守與在學者貴游子弟貴而無職守不在學者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且舉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舉行也王所在皆從而詔媺聽治于野外聽朝也兵服東南方服布其兵劍矛戟方服旃其兵弓矢內列藩營之在內者魏莊渠曰師保氏主於輔導王躬乃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王宮也王所皆善士王誰與為不善乎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諫者以禮儀正之也養以道而不廢藝儀者藝道之分儀道之則也禮樂射馭書數詳見大司徒職

六容祭祀齊齊皇皇賓客穆穆皇皇朝廷濟濟翔翔喪紀纍纍頵頵軍旅暨暨諮諮車馬匪匪翼翼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閽

閽宮中之巷門 柯南遷曰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尚書大傳曰王子八歲而出就外舍束髮而入太學公卿之世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虎門者天子路寢之門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公宮之左有大小二學可知矣王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蓋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然則在郊之大學王子不入乎曰周制大學在郊者省朝會之勞專學業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辟雍四門四橋東

曰東序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庠東序即東膠也上庠即虞庠也其師即大司樂也鄉遂都鄙之賓興之俊士天下侯國歲貢之造士國子及卿諸子教成材者皆學于此焉但王子之學則在公宮之左蓋大學有時而與國子齒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強猶勸也巡問詢之以言觀察攷之以事任謂任之職賓興自有常典此則察舉遺逸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因巡問勸強而攷其吏民罪過赦宥謂民有失教誤犯者告于王赦之 鄭氏曰大宰歲終攷察吏

治以詔廢置法之經也王時遣使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歟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衰惡在心故為不善者過失在事誤陷于惡者誅謂誅責

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罰撻擊之也士司寇之屬明刑去冠飾而書其罪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門左使坐焉以恥之坐役之數存于司寇圜土獄城也過失近罪晝任以事夜藏于獄亦加明刑以恥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天患謂戴害節旌節也施惠期恤之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難相與為仇讎相比之謂諧相濟之謂和以禮與法而諧和之過無本意也成平也以鄉里之民和解之過失殺傷人畜產者亦然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

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辟音避 和之使為讎人者當辟復讎之人主大夫君也瑞節王之剖圭也和之而不肯辟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剖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反復也復殺之除害弱敵也交讎之明不和諸侯得者即誅之義宜也鬬怒仇殺之漸也書之書其應和之端于史先動首發難也 何圩江曰或云殺人者死邦之大法也彼殺人父兄盍以王法誅

之柰何使其子弟讎之耶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如魯執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橫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若逞私忿肆姦威屠戮無辜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判別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三十筋骨強二十肌膚充任為人父母合為五十應大野之數生萬物也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出妻再嫁入子媵姪娣不聘之者一云再嫁而携其子入夫家書之以別未成婚禮者且息爭

端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仲春陰陽交故順天時以成婚禮奔謂不備禮而昏重天時權許之也故有喪禍者于月數滿娶得用非仲春之月司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讀緇

幣用繒色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倍丈曰端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陰訟搖奔之訟勝國亡國也其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以聽訟不宜露其罪也一云國之亡始于男女之無別就而聽之場之也士司寇之屬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治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貫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虩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賖音育

次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叙肆行列也經界也陳列也辨物物異肆也肆異則市平物靡者易售而無所用禁之則市均阜猶盛布泉也貨阜而流泉徵召也儥買也物有定賈則買者來也券書長曰質短曰劑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偽與實詐刑罰謂憲徇朴同貨謂官民相通貨滯官斂之貨乏官賒予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昃音側

市雜聚之處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于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師胥而聽大治大訟

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市小訟奠音定

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鞭度無及之父繫鞭于上為鞭因刻尺寸為度爭門者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執度以齊之平肆正肆之分界展成省貨之成否奠賈定賈之高下然後揭析羽之旌于思次以為衆望使知三時市也市師即司市思次市中候樓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

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辟法也民將物來鬻于市肆長各攷量物數得實稅入于市之泉府量度若今處斗斛及丈尺也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之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使有使阜起賈以徵之也使亡使微抑賈以卻之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節若今茶引鹽引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因物貴大鑄錢以饒民布即錢也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呂東萊曰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錢布之權方有所施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以九賦九貢用錢幣為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頃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未嘗以錢帛為祿是故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漢初王公至左吏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于是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自漢至唐惟五銖開元最為得中本朝初用開元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

多鑄錢自此開元之法一變而錢皆惡薄不可用不知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公上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惡薄如此則奸民務之私鑄紛起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可謂不易之論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按王制禁凡二十四分而言之圭璧也金璋也命服也命車也宗廟之器也戎器也用器不中度也兵車不中度也奸色亂正色也錦文也珠也玉也此十二者在工不得作犧牲也布與帛精粗不中

數幅度狎不中量也衣服也飲也食也五穀不時也果實未熟也木不中伐也禽與獸魚鼈不中殺也此十二者在民不得畜在商賈不許販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憲罰書其罰而憲於衆徇罰執其人聲其罪巡視而徇衆扑撻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亦音赤

赦市之刑人愧之也不敢斥王故舉國君為況罰幕帟蓋帷障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佚之物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

儥之事

市司司市也大衆所在必有市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成平其賈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察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淳讀為純純謂幅廣制謂匹長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

齎券書來訟者後期不治不使民訟無已時也郊遠郊也野稍句也都小都大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廛民居域之稱絘布在次之泉胥師所取也總作傯謂無肆立持者之稅肆長所斂也質布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五布皆入泉府以斂市之滯貨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屠者亦有地稅所斂即以當稅給所器物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表懸也飾行以事欺人詐也儥慝賣惡濫之物偽也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一恐其乘民之急而侵利一恐其因民之好而侵利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更代直月以均勞逸也王平仲曰三代養民者周而取民者畧國中商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受田於國荒則去畿札喪則無征惠甚矣也至市政森嚴使安其業而樂樂利利者尤備故當其貪漁無厭則賈師為之展成而奠賈後世民自為養而闢津之吏因公擅斂以掊越之無所不至倘賣師法行則惟有裹足不至而小民坐槁而已矣趙清獻在會稽不損粟儥四方商賈輻輳歲凶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責糴為救荒之奇策者此猶狗周官而不知潤澤者也

司虩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虩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

戮之

虩許驕反搏音博

虩謹也陵犯私忌相侵遊飲食私好相結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狥且刑之

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刑之無過小盜狥而已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坐作出入謂三市各有作止之期出入之候襲掩捕也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名相近若珠玉之屬名同而賈不等恐民見欺別異令相遠正其物之名平其賈之窴總布見前或云一市之稅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楬音竭抵故賈也主謂都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為封符信然後予之恐奸民乘時賤賣官為所欺也此與常平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立期取償無息辨其果貧而後授之一云辨其物價國服服役於國中以為息又王昭明云息保息之息為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生息之也有司為國與作用財取具于泉府歲終會計泉府所出與廛人所入者若有餘財則納於職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鍵讀蹇

管以啟鍵以閉正禁淫佚而歸于正也舊注讀征恐非財貨禁入官之財舊云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散祭祀之牲不若天地宗廟于牢芻之三月門徒養之而已四時祭門則受其胖告告於王而止客以待

通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貨節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入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

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驗以檢猾商也征廛者貨賄之稅又所止邸舍出布如市之廛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欲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敫音叩

商或取貨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移過所文書節驗其物傳書其數王氏曰出字下疑脫入字敫關謁關人也送令奉命以送迎賓客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其用見典瑞職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諸侯于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于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使節使邦國者行道所執之信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英飾也蕩大竹竹函畫飾以盛節或云英玉也謂飾以玉與竹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

門關司門司關也符節剖竹為符以合之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璽節既為符又用璽印于上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旌節析羽為旌以彰其節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惟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璽節主以通貨賄貨賄非必由市或資于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執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凡節有法式藏于掌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節以輔命傳以輔節不達國土內之 陳氏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于使與民者也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鄭氏謂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者誤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虎節人節龍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也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與也然節不特八節六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

治德以結好琬圭以除慝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則珍圭牙璋琬圭穀圭使者為信于所適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于道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施于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于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于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攷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于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武之使節則非以寸記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與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不責于人則藏其右非是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澮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鄭作管反

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經形體皆為制分界也隣里酇鄙縣遂稽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遂之軍法追胥起徙役如六鄉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扇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亡耕反耡音助

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甿劑要書致會也民雖受田有上中下及會之以下地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樂昏勸其昏姻扇動助也興起其甿令相佐助時器錢鎛之屬彊予民有餘力役之田若餘夫然由是以土均之法平力役之征疏六鄉之中家一人為正卒已下皆為羨卒此六遂之中家一人為正卒第二者為羨卒自外並為餘夫家取二人為下劑致甿也 王平仲曰甿從田從亡益民以田為生無田則亡矣惟三代之主為有民後世攖甿之上而得為君皆幸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晦音畝

萊田之休不耕者六遂之民餘夫有塵雖上地猶有萊不同六鄉皆所以饒遠也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酇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爲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畿疆千里自六遂達而行之以達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達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

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見義爾

鄭潛溪曰此即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之法詳之六遂地平曠可井也

王明齋曰凡疏導之法皆潛之便于是在而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寔寓其中矣自遂溝徑畛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澮澮者必上之人創之合衆力修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力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損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軍禮所謂大役任衆者也凡欲積貯富厚必始于此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職謂民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役民爲其事也貢九貢賦九賦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野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六鄉有徵調大司徒以熊虎之旗致萬民六遂別有大旗有事請于司徒用之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綍音弗

共牲入于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類令令委人委積于廬宿市令令遺人致役致于司徒綍舉

棺索也陳役主陳列之大喪之正棺槨啟朔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

馬貴與曰自孟子有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其後鄭康成註周禮以爲周家之制鄉遂用貢法遂人所謂十夫有溝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謂九夫爲井是也自是兩法晦蕃以爲遂人以十爲數匠人以九爲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註作兩項爲是而近世諸儒合爲一法爲非然愚嘗攷之孟子所謂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益助有公田故其數必拘于九八居四旁爲私而一居其中爲公是爲九夫多與少皆不可行若貢則無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數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貢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貢法初不必拘拘以十數而後可行貢法也今徒見匠人有九夫爲井之文而謂遂人所謂十夫有溝者亦是以十爲數則似太拘蓋自遂而達于溝自溝而達于洫自洫而達于澮自澮而達于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

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之疆界行貢地之法則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受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畜洩此二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井以至于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足以防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地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約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水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永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為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

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于助然立為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取盈于凶歉之年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此龍子所以言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也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為公無恩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取必是不給于用而為此橫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盡胥而為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二語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盡廢胥而為貢法于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稆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過取于十一之外乎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施讀弛

經牧經畫其田而井牧其地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財征賦稅之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芟芟地之宜晚早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

審聽也以戒遂之民野職野賦若角人之茜角羽人之羽翮掌葛之絺紵皆以當邦賦者庀具也

大喪使帥其屬以幦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屬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磨音歷

幦帟先為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者帥以至墓也執紼者分布稀疎得所名為適歷遂師抱役名之版巡行校錄以知在否邱籠之役甕復土也其器曰籠屬車謂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似于屬也

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或云抱磨封壙用輴磨壠使平屬車掌屬所謂閣壙之屬車乃載屬之器俱存恭野民六遂之民平正其行列部伍也比其勞逸叙其先後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一聽于大司馬若大司徒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讀弛

功事九職之事
民所以爲功業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稼器耒

耜鎡基之屬稼政如月令云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屬聚也又因舉吏治之有功者而聚教其餘以職事四達謂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或云攻邑治溝洫達四邑以相參而後賢不肖勤惰可見誅賞三年大計之事廢置每歲終一行皆詔宰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趨音促

徵徵召也比案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田里夫一廛田百畝職事九職之功事此皆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為之計畝而授度丁而分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移執事謂移用其民轉相佐助縣正在師則為帥長與州長同王明齋曰縣正猶鄉之州長州長有正月之吉春秋社祭之讀法攷行有春秋州序之禮射而此乃缺如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序矣至于此有頒田里分執事而州長無之者蓋近郊之民百族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于載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祭祀祭禜也作民謂起役鄙師在師則為旅帥時四時也嫺成于鄉三物者惡陷于鄉八刑者致事致于縣正王氏曰鄙師猶鄉之黨正黨正于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皓祭有正齒位之飲皆于序行之然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

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校猶數也器謂兵器與農器簡之則無不精數之則無不備有司遂大夫王氏曰此皆寓農以兵

之澮無事則為民之師有事則為民之將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聽之承受遂人已下之事而行之女功絲枲之事鄰長殫親民故并及之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邑猶里也耦並而耕也耡里宰治處若漢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秩序受耦相佐助之次第陳氏曰里宰猶鄉之閭胥里宰于農中寓教故行其秩序閭胥于教中寓農故書敬敏任恤此其文之異耳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相糾相舉察祭祀喪紀贊其財師田行役贊其力從隨也授付也魏莊渠曰六鄉士也故于教詳六遂農也故于養詳因以互文見義又曰鄉遂羣吏漢散為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為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為里正坊正村正宋為保長耆長則僕僕執役于官唯催徵錢糧勾攝公事耳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閭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閭音閭

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或云合耦不至罰所出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九夫之稅粟或云五畝宅賦也閭粟閭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而讀為若用之謂恤民之藉阨委積于野如遺人于鄉里也質劑簿書若市券有長短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縣官徵聚物曰興

猶云軍興也興積所興之積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或云積粟陳則腐以質劑為信致民而平頒之令輸新施惠謂補耕助斂散利即荒政之散利三者之政必欲其均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新甿新徙來者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以地媺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王氏曰旅師掌六遂之賦猶閭師之于六鄉閭師言任九職以徵其賦旅師言聚餘粟以散于民徵散各指其一事又閭師罰情民之法旅師聽

新民之治皆互文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邱乘四邱為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邱甸縣都之溝洫而已王氏曰井邑邱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自此始故舉以為名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人則專掌稍甸都鄙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又受法于縣師作之帥而致于司馬也同徒司馬所調之同凡用役

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爲屢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監三等采地故得并監六遂屢車之事 魏莊渠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兵車一乘鄉遂守衛王城人盡兵也故治以保伍之法而以五起數稍甸都鄙王畿調發之兵也七家而出一人故治以邱乘之法而以四起數守衛之兵畜而不用調發則以次遞徵均勞逸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畜音蓄余作餘

野遠郊以外也野賦園圃山澤之賦疏材草木有宜者畜聚之物瓜瓠葑菲榮冬之具也余謂縣都畜聚之物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其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材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助禾粟以共牛馬也野委廬宿市之薪芻也其兵器守衛陳之兵器也野囿材用苑囿藩籬之材也軍旅之賓客謂諸侯助王征討者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正讀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和不改大法斟酌以適中也禁令恐有上僭下逼王氏曰治天下之道惟取其均平而已冢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益因地以令賦地有肥磽而賦由之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旺則田賦不可以不均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多寡然戶口有時而損益則力政不可以不均諸侯之國各有所出以爲歲之常貢此地貢也實藏有盛衰侯國有因革故地貢不可以不均九職之民各有所業此地職也民有所移業有所更故地職不可以不均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大而司馬均諸侯之守小而掌固頒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事變不齊若昔治而今亂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此司徒所以有均平之政也至于司空度地居民使地周民居而無曠土民盡地利而無遊民必有待于移民以實其空此則司空之事

而宗伯所掌之禮是之謂大均非用大衆不能益必合六官而後可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土化化之使美若漢時農有氾勝之術也物地占其形色爲之種黃白宜種禾之屬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黃輕爨用犬緹音低渴音竭潟音昔貆音萱埴壚音職壚檗音蠟黃音文爨音樑

土有赤騂而性剛者有赤緹綠色者有黃起而柔順無塊者有舊爲澤而今竭者有水已去而潟鹵者有勃壤粉解者有粘而疏者有彊而堅者有輕而脆者黃蘇也化之之法焚諸骨灰或擣麻子取汁以漬其種或云以汁糞其地疏按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兗州黑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荆州

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自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

稻人掌稼下地

以水澤之地種穀也名稼者有似稼女相生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豬音朱畜音蓄列祿計反

豬畜流水之波也防豬旁隄也溝引豬水播蕩豬遂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均布溝水僤盛于列列田之畦畛也使坦平水可止舍澮田尾去水大溝列有餘水瀉於澮以倚水淤作治也涉履揩揚其所芟萊地之腐草則可以治田而種稻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葬事

稼種澤田者于夏暑雨積水滔滅其本田之草而芟夷其根澤草生水草之地即江南架田也一名葑田葑蓴根也滇南亦有葑田名曰海蓴芒種稻有芒者性易生斂斂其資葦以圍壙禦濕之物

王平仲曰三代東南為龍蛇之藪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穉穉皆西北高原之事益聖人教民耕耨畜洩全在溝洫神禹所謂畢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揷成雲西京近古雖阡陌既開其跡尚未盡沒故猶有水田之利嗣後屢為戰爭戎馬之場溝洫故道湮不可攷遂令沃壤化為石田而東南阪圍日廓人謀既臧地力兼盡遂以天下之大仰給一隅而中原以北甘心棄之不顧噫可歎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地圖山川形勢之圖地事形勝扼塞邊腹衝僻之類須有以區畫而經理之地慝如磽确不宜稼穡斥鹵不宜果蓏辨地物而原其生如瀦水人輕遲水人重幽燕沉勁吳楚剽疾而東南之竹箭西北之琅玕亦在其中鄭云地慝若瘴蠱然地事若荊揚宜稻幽并宜麻辨物辨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似俱未盡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以四海為守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方志載一方山川物產道之使王有觀覽知其始末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舊云一方之烟瘴癘氣

王平仲曰二官專以地俗質文厚薄之故古今興亡得失之迹待王諮詢反覆詔誨以為省方觀俗設教之助故皆以訓名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為物之厲每物有藩界也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斬以冬夏堅濡調服北服車之材季木之老者舊註季穉也服與耜最勞非穉木可任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才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珥如志反時謂草木零落期日入出有日數掄擇也不禁但不拘期日亦必以時若不時有需僅斬四野之木不得入山為主共時用相禮儀也脩除治道路壇菜除草菜也珥取禽左耳以效功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山虞主山得畫熊虎為旗但宜三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山足曰麓麓上有林故屬林衡計者計守護之功法萬民有期邦工不禁之類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與川連者川衡兼掌之舍其守按視守者于其舍申戒之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

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入玉府者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其餘以自為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葦以閩擴蒲為抗席澤鳥所集故得析羽為旌致禽者輸于公致之虞旗之中而珥焉以效功屬禽者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則致與屬不同總之二虞二衡文皆不足互見為義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田之地若苑囿也令謂時與處也其受令者謂受官主田獵者麛獸子通稱

卄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卄古礦字金未鎔玉在璞曰礦金有五品舉金錫該之以時非有故不得已不輕取也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圖令按圖採取不得生厲階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農則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出齒角骨物以當地賦也自此以上不言當邦賦省文也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翮羽本一云勁羽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草貢蒩紵之屬可緝績者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草茅蒐櫟蘆豕首紫茹之屬時染夏之時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凡石灰蜃灰烟煤之類供甕砌瀚練黝堊之用徵于山澤之農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茵著用荼制用黑色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先陳于棺下縮二于下橫三于上乃下棺于茵上徵于山澤入于委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閨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互物蚌蛤之屬閨塞也以禦濕蜃器者宗廟社稷之器以蜃飾因名焉盛成也謂飾墻使白之蜃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禁謂取用有節蕃息有時侵盜有罰古之牧獸原以諸事取用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舊註禁者其蕃衛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木窴曰果草窴曰蓏享廟祀二祼後君迎牲納于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中有果蓏之物 魏氏曰享謂宗廟月享每月朔薦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

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賜謂王所賜于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數計也豐凶者天時有以治之則有餘不至于狼戾不足不至于飢饉王平仲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法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法之所以不善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掇

鬴六斗四升皆謂一月食米也行道曰糧謂構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共共于春人接者繼續之義春而又舂說文所謂米一斛舂八斗為糳復從糳一斛舂九斗為鑿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筲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

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筥美呂反

政謂用穀之政分財守者宮正均王宮之稍食內宰均后宮之稍食為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于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簠方寔黍稷簋圓寔稻粱禮致饔餼之禮車米筥米見掌客職飯所以寔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寔者惟盈熬穀錯于棺旁以惑蚍蜉也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縣種欲其風氣燥達也后獻種見內宰職辨物九穀六米別為書政用穀之多少六米者九穀中黍稷稻粱菽大豆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黍皆無米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粟穀未去穀之稱餘法用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大事謂喪戎 按胡致堂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于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函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患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遂鄉邑之遠安能狀擣數百里以就食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帝縣置社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恤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 郝仲輿曰止餘法用謂支用外常法當有羨餘歲儉僅取足用不責羨餘也歲豐用餘則藏以待豐年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稺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稅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鄉遂雖用貢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亦未嘗拘也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阨與所徵賦

舍人掌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饗有食米則饗禮無燕與食凡米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內朝穴食饗者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簋簋之實饗食亦如之饎音熾

盛炊而共之六食六穀之飯也簋簋之寔致飧饔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穴食者之食若饗者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豢音冗

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內朝在路寢門外之朝言外內朝則中朝在其中矣穴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祭祀之犬畜之秋官犬人臨祭養于槀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若牛馬羊則入于充人

周禮正義卷之三

江南寧國府南陵縣廩膳生員臣陶鸞藉

進呈

春官宗伯第三 疏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宗尊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主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亦人之所尊不敢主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王氏曰宗伯掌邦禮不獨宗族一事何止以宗族名官此蓋有深意四海之廣是一家之積萬姓之繁是一姓之積吾從其家其宗而治之辨其昭穆此其親疎而公之百世不遷而私之以五世則民生而心純家立而分定孝弟之風不約自成此先王敦俗之要道也此亮所以始之雖九族而終之黎民於變時雍此所以先之以宗也王昭明曰宗伯兼掌禮樂天下事必有序而後和禮先而樂後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肆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鬱金香草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煮鬱金以和之則謂之鬱鬯鬱人為首祭祀先灌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國業曰王次點氏以雞人屬司空愚謂呼旦告時禦灾之禮則無妨于禮典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筵亦席也筵鋪于下席加於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凭優尊者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府曰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瑞節信也典瑞若符璽郎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主王遷秩羣臣之書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遠廟曰祧周為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女祧女奴有才智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疏天子七廟通義源為八廟廟一奄故八人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

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世婦后宮官也天官世婦王之妾春官世婦羣臣之妻其掃卿大夫士從夫之爵也古者祭祀必夫

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外內之官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內女王同姓之女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冢封土為邱壠象冢而為之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持設官相之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樂師之長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有才智之補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小胥掌樂縣之法亦與大胥別職同官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凡樂之歌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以為大師小師無目眡曰瞽有目眡而無見曰矇有目無眸子曰瞭瞭目明者以扶工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

聲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鎛音博

鎛如鐘而大

鞮鞻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鞮音低

鞮東夷之樂 疏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此特掌鞮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揮旄人舞夷樂下鞮鞻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官共掌者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舞者所吹 王臨川曰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于是乎生樂之本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音提鞻九具反鞮鞻草屨也四夷舞者所屨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舞者所持謂楯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工取龜攻龜

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華胡化反

蓍荊木灼龜用荊故名官曰蓍氏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筮通

問蓍曰簭其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子鴆反

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祝官之長 王氏曰神人之交有祝以宣其意猶人相與有事于言也大祝主達誠于鬼神而小祝佐之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甸取禽獸寓兵又別立甸祝至於能操術攘却使善必福惡必禍非精其事者不能又別立詛祝焉不以干大小祝者欲其心無所淆能專致其寅清之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巫巫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巫能齋潔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王氏曰蓋理於性命而又知鬼神之情狀庶不入于妖怪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史官之長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音憑 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司天文之常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史侍御于君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所掌以設飾爲主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路王之所乘車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常主王旌旗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家謂大夫所食采邑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神士男巫之俊有學問才智者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爲下士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示音祇下神示之示類此
建以立其基保以固其脉邦國始終惟禮是藉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
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禋音因槱音酉飌音風貍音埋疈音劈肆音利

吉禮之別十有二精意以享曰禋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實柴實牲體于柴而燔之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槱積也燎燔柴升烟也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天司中無考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鄭註指文昌第三第四星彼自主天子文德不當與此混風師箕也雨師畢也三祀皆先積柴次實牲體或有玉帛後取烟所以報陽也雖分言實互相備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五德者配食為五祀擾龍門行鄭云五色之帝于王者宮中曰五祀又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氣亦食也或又云穀水火金木也五嶽東曰泰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山祭山曰貍謂藏諸地祭川曰沈謂置諸水疈披牲胸也辜磔也四方百物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即此祭也肆謂進所解牲體宗廟之祭始祼鬯以求神次獻醴以薦腥次解牲體以薦熟次薦黍稷以饋食四禮者大享俱然裕言肆獻祼祼言饋食者亦互相備也春

物生未有以享主以詞達誠曰祠夏陽盛以樂為主曰禴一云禴薄也夏物未成薄物以祭也秋物成可嘗曰嘗冬庶物盛多曰烝 楊信齋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禮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禮也陳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于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謂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祭日于壇祭月于坎祭日于東祭月于西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之事也此外則因事而祭如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禮日于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此因覲禮而行用也月令祈來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雩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榮之此因榮而祭也 王浚儀曰郊特牲疏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于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二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孟冬大蜡又祭日月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四也其牲皆用犢祈禱則用少牢 前二祭日月分祭後二祭合祭也 楊氏曰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地祭社稷祭莫重于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則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則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其國其社曰侯社則所祭者一國之地而已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于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

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所謂告祭也　楊升庵曰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按井即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八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則互言之非有異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凶禮之別有五哀謂救患分裁喪禮歸以賻贈荒禮饋財輸粟弔禮遣使慰問禍裁遭水火也禬禮會其財弔以補之圍被圍敗兵敗也恤禮出其師旅以救之兵作于外爲寇作于內爲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賓禮之別有八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史通而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會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賚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上據鄭註臣敬細按之不如鄭說爲長按鄭潛谿曰以賓禮親邦國何也古王者賓臣賓之也者親之也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又明年南方諸侯夏見曰宗三年西方諸侯秋見曰覲四年北方諸侯冬見曰遇踰乎曰是慶夏之制也諸侯以其方歲見五歲徧而王復巡狩也乃周禮大行人疏之矣曰春朝而見國天下之事圖事者于春春以發慮秋覲而比邦國之功比功者于秋秋成報功也夏宗陳天下之謨陳謨者于夏夏者大也冬遇而協諸侯之慮協慮者于冬冬者終也慮終者緻矣乃其來朝見之歲其疏數各以九畿之遠近爲差侯服歲見甸服二歲見男服三歲見采服四歲見衛服五歲見要服六歲見蕃國世一見有等差而當朝之歲聽各以其時其事而至則體人情之大順也夫朝覲宗遇于述職同而朝猶日之朝焉遇比之不期焉則禮以風共爲其敬也故朝車逆覲車不逆矣朝朝于廟饗于朝覲饗皆于廟矣名稱不同禮亦異數鄭謂諸侯各以其方歲至是東南無覲遇而西方北方侯氏然無國事若陳謨也于隆殺何當焉故儀禮之其王覲也主其肅敬禮之義也乃若非時而見曰會會以發禁其殺殺各以其職來見曰同同以施政禁所獨政所同也禁萌自下政發自上也其非時遣卿大夫來聘曰問問以輸志王國有憑而侯國獨大夫畢以其故來頫曰視視以除慝也問所獨視所同也問志自下視慝自上也或實而賓之或客而客之凡以親邦國也蓋有十二年而王乃復狩或曰殷見以十二歲王不巡守六服盡朝而名爰發政以代狩夫狩安得而復簡也視慶爰已疏矣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軍禮之別有五同謂戚其不協憎差者大師謂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均賦之輕重視地肥瘠役之多少視家上下也大封謂建國正其封疆溝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

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
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
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
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脤上忍反膰音煩

嘉禮之別有六嘉善也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爲之禮飲食有時燕有因祭而燕其食世降一等昏禮親迎親其恩也冠禮責四者之行成其性也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見天行人職賓客謂朝聘者宗廟之肉曰脤社稷之肉曰脤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贊善曰慶加財物曰賀異姓王婚姻壻男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
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受職始見命爲正吏也若府史雖有職非受于王皆官長所自辟除受服侯國之卿大夫自主冕而下如孤王之中士則爵弁服皆受于君不自爲也受位列國之卿始有列位于王爲王之臣也若再命雖得聘于王不得言位于王朝受器受祭器于公始得備具也若大夫雖得造祭器猶未具假之始足則地未成國之名謂爲縣內諸侯賜之八則之治賜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賜國或以卿大夫爲侯伯或以子男爲侯伯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作牧謂一州之牧得專征伐于諸侯作伯謂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若周召分主陝以東陝以西也王之臣命數

下士一命加一命爲中士中士再命加一命爲上士上士三命加一命爲附庸大夫四命加一命爲子男卿六命加一命爲侯伯三公八命加一命爲上公諸侯之君命數子男五命加一命爲王之卿諸侯七命加一命爲九州牧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諸侯之臣命數公之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侯伯之卿大夫士命數同子男之士不命大夫一命卿再命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與命亦之有加命之數宗伯亦之加命非定命謂之九儀之命而已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身

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辨合之爲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鎮圭以四鎮之山爲象飾取

鎮安四方也桓桓象宮室停桓楹乃安也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等而不屈躬圭象人形而磬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壄穀取其能養人蒲可爲席壄蒲取其能安人皆有藻藉之飾子男不命者未成國也雜記云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半寸其長短各依命數璧形圓徑九寸中有孔曰好邊邊曰肉好倍肉曰瑗肉倍好曰璧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
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音至鶩音木

摯之言至所以自致其誠也天子之孤虎皮取其文炳公之孤豹皮取其文蔚皆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帛壁色繪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鴈取其候時順陰陽皆以繢布爲飾雉取其文采而守介鶩取其不飛遷難取其守時而動皆無飾凡摯以翬不以命數無庶實也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

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用錦者有不用錦者有用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
錦皮帛則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爲錦羔鴈則以繢
布爲錦自士執雉以下皆無錦矣尊卑不同故也
五等諸侯有摯有享圭璧摯也玉帛享也按行人
上云成六瑞下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氏謂五等諸侯享天子
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瑞皆以庭實若馬以皮
是已用圭璋者二王後也用琥璜者又于男之朝
于諸侯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受
而復之三帛二生一
死受而不復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
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琮音
叢琥

音虎

禮天地以二至禮四方迎氣于四郊禮五帝也璧
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
夏陽半也琥瑑虎形象秋嚴半璧曰璜冬陰半也
蒼黃青赤白玄各象其色禮者告神時薦之于座
弊以從爵若人
飲酒有酬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
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鄭仲興曰陰靜無陽則消天陽也故以天產養陰
然陰盛則淫聖人制禮以中防陽作之過也陽動
無陰則散地陰也故以地產養陽然陽盛則驕聖
人制樂以和防陰作之過也至陽赫赫非陰不欽
禮主于退以陰節陽虛其盈而爲中至陰肅肅非
陽不暢樂主于進以陽導陰宣其滯而爲和中和
不偏禮樂之謂也能生
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
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盞音
爼

玉以禮神鬯以灌地天地有玉無鬯宗廟有鬯無
玉但宗廟有主贊璋瓚亦是玉玉盞玉飾籩籩以
薦菜盛麋與鬯互見爲義皆始臨之祭又奉之牲
鑊在廟門外烹牲備熟釁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
詔大祝爲祝詞王親行之爲大禮治預簡習
之及行事又詔相之后惟廟與祭薦徹豆籩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
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擯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
邦國都家鄉邑

載爲也果讀裸代王裸賓客以鬯也君無酌臣之
禮爲攝酌獻拜送則王也一云攝而載裸者后不
與而攝其事載果裸鬯載于主贊也出接賓曰擯
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爲上擯侯驀于國爲位
哭之爵弁絰衰衣擯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租廟立
依前南鄉擯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諸侯爵祿
其臣則于祭焉故謂出裁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
焉禮不如祀之備或曰合衆神而祭之也四望謂
五嶽四鎮四瀆大封封諸侯對封公卿大夫爲采

已者爲小封先告大社後割其方之土包以白茅賜之俾立社于其國領祀領其所當祀及其禮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左右謂庫門內雉門外右陰也地道所尊左陽也人道所鄉北爲壇之營域帝即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草而爲五春青曰靈威仰夏赤曰赤熛怒夏季黃曰含樞紐秋白曰白招拒冬黑曰汁光紀是爲五天帝月令云大暉炎帝黃帝少昊顓頊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祭祀志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國木數南郊七里國火數中兆五里國土數西郊九里國金數北郊六里國水數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司中司命于南郊兆雨師于北郊凡小山川利益民者各因其所在祀之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祧遷主所藏之廟五服吉則衮冕驚冕毳冕絺冕玄冕凶則斬衰齊衰斬衰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 鄭司農云總衰疑衰車旗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爲節 劉歆曰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三族謂父子孫以父親祖以子親孫爲五以祖親高曾以孫親玄曾爲九正室嫡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不得以孽代宗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彝讀爲彝

毛擇毛也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鷄曰翰音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司徒主牛宗伯主鷄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共奉之謂祭旦于廟門前頒于五官助王牽入廟也六彝黃彝鳥彝斝彝虎彝雞彝鳥彝皆畫彝名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 鄭司農云明粢而季夏食其物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果蓏

六彝雞彝鳥彝罍彝黃彝虎彝雌彝將送也以主贊酌之送與尸及賓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饗爨之事事有先後禮有隆殺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盤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

貞正也卜而質正其吉凶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玉帛禮神號大祭祀六號省牲省鑊人之繫牲有無損傷逆盤受饋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熟時薦陳之早晚備謂餘具將送也奉也祭祀奉而授王賓客奉而授大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

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齎子兮反

使臣攝祭則爲小禮王親行爲大禮一云大禮若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交神之大節小禮又其中節目若後世之通贊分贊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小祭祀王玄冕所祭也諸侯來朝覲禮畢于廟貢國所有行三享禮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小宗伯受之所謂齎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釐獸於郊遂頒禽甸音田釐于慨反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祖之主石爲

之有事謂于敵合戰也與祭有司亦大祝之屬釐賮也以禽賮四方之神于郊郊有羣神之兆也有司大司馬之屬頒禽禽雖多擇取三十其餘予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

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祇王崩大肆以赴弔及洊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絰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塗獻器遂哭之卜塗兆甫竁亦如之既塗詔相喪祭之禮成塗而祭墓爲位

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大肆始陳尸伸之洊以赴弔浴尸執事大祝之屬小斂衣十九稱大斂衣百其餘予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而分之

稱同姓咿哀故帥異姓佐斂衰絰縣式制色宜葬同也將塗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于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執事拜匠之屬兆墓塗域甫始也竁謂穿擴亦如獻器哭之喪祭虞祔也未塗無尸而設奠象生時薦羞于座前也虞始設尸名祭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檀弓云塗日虞又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成塗卯已封也位壇位冢人爲尸祭后土于墓左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禷宗廟則爲位

肆習也位壇墠之神位禱祠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

大祀者王服衰冕所祭也次祀者王服驚冕衰冕所祭也小祀者王服絺冕玄冕所祭也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

果將同鬻音煮

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職讀檄果音裸下

序次第其先後大小祈珥禱禮之事展省閱也敔人共牲時看完否及色堪爲祭牲乃繫于牢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齍六敦也在器曰盛簋盛稻粱簠盛黍稷有蓋黹識以表其名展器而陳列之告

備于小宗伯築鬱築鬱金煮以和黍而沃之以祼兆壇壝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鬱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

甕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於畺及郊大喪大湔以屍則築鬱令外内婦序哭禁外内命男女之衰不中廬者且授之杖

几筵曰涖司几筵設之也酌鬱屍授大宗伯載祼侑儐爲承儐也匪以實幣甕以實醴醴皆設于賓客之館其物其事掌客蔥人共之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授祭授賓祭肺侯迎善祥讓去妖氛小祝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三 職

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大湔築香草煮以爲鬱以浴尸庶以服之輕畺爲先後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内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内命女玉之三日授士杖

夫人以下法謂升數與裁制王喪杖竹后喪杖桐君之喪三日授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七日授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社軍社宗遷主也類造皆祭名封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謂軍之所依止主車有二社石主遷廟木主也師無功恐爲敵得助大司馬牽其車貉師祭也使有司爲之立表陳前設神位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益宝尤致云黄帝既事乃誓衆師田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麠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

嘗者嘗新穀芟芟草除田也謂治田之早晚執田爲麠戒兵啟之備社祭王稼謂稼所宜皆卜人掌之王先生曰夫子得也而不忘失于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大故兵戎水旱所令祭者社及榮酺也時祭如春命民社之類相相其適子禮如拜賓送賓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三 贊 十四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

祼器謂彝及舟與瓚也人釀黑黍爲酒所謂秬鬯也有事入于鬱人煮鬱和之祼王謂主贊璋瓚濯以致潔陳以待用節奉王送祼早晏之時凡祼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則王及后祼皆鬱人以水盥手及洗瓚

大喪之湔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羣之卒爵而飲之

肆器陳尸之器祼器遣奠之奏與瓚也埋之于祖廟階間明奠終于此及葬訖日中而虞則有尸而

謂之祭畢爲受福之嘏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必與量人者鬱人掌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繒事相成也

鬱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禁門用瓦罍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蔡凡酌事用散

壝唯祭反脩音由齋音咨又在今反祼當爲埋字之誤酌音勺

秬黑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秬鬯不和鬱者名鬯言和氣之條暢也飾設巾也壝委土爲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有蓋禁門禁祭于國門瓦罍取甘獻爲尊也宮中尊獻象之屬廟用卣者始祼時以卣中爲吉祭器用大夫士禮互自饋食始也蜃刻爲蜃形一云以蜃灰爲飾也蔡朱帶爲飾橫以絡腹也無飾曰散卣蜃蔡散皆漆尊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鬱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斗音主

斗所以沃尸也鬱鬯以鬯酒浴尸使之香芙共秬鬯者給淅浴也以尊適卑曰臨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叫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鬻共其雞牲嘑呼叫音叫

物謂毛色辨之者陽祀共騂陰祀共黝呼旦警之使夙興告之時告其有司主事者象雞知時也面禳于四方各有禳也鬻鬻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位所陳之位酌沽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昨讀酢蜼音誄大音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雞彝鳥彝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舟如

今永盤獻作犧畫犧牛象象尊飾以象骨畀作稼畫禾稼黃彝黃目尊也著尊著地無足壺尊以瓠爲尊追享五年之夏有祫朝享三年之冬有祫皆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一云追享謂祭遷廟之主以事請禱朝享謂天子告朔于明堂因即朝享祭法月祭是也虎彝畫虎取其慈孝也蜼彝畫蜼取其智也蜼禺屬仰鼻長尾將雨懸于木以尾塞鼻大尊大古之瓦尊山尊刻而畫之山雲必用兩

尊者王與后各酌其一也凡尊彝爲上卣爲中卣犧象之屬也罍爲下罍臣之所飲也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之清酒以自酢不敢比酢王與后者還用醴齊益齊得與神靈共尊也　薛氏圖云宗廟有九獻之節祭之日王服衮冕入而立于阼后則副褘從王而入尸服衮冕在后之後而入王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周人之祭以祼爲始于是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亦以祭之嘏之莫之是爲祼地之一獻也王既灌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亦如之嘏之莫之此謂祼地

之二獻也卽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二灌後后及王皆迎牲于門親牽而至庭乃執鸞刀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送殺牲以行朝踐之事于是尸出于室坐戶西南面王則北向而事之祝乃取脾脅燔于爐炭入而詔神于室又出以俎主前王洗肝于爨電而燔之以制于主前謂之制祭乃升首于室薦腥于尸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是三獻也王既獻醴齊後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薦幣告于室之後更延尸坐于室乃薦熟設于主前祝乃以爵酌奠奠于鉶南然後取黍稷稻粱合鬱蕭燔于爐炭乃迎尸入室內舉此奠畢將祭王乃拜安尸尸祭之啐之奠之王乃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爵酌盎齊以獻尸是爲饋食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盎齊後后于是薦饋食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自饋食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齊醴以酳尸爲七

獻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者尊相因也謂此朝獻因朝踐之尊也尸酳酢主人主人受酢王乃以獻諸侯此七獻禮也王酳尸後后乃薦加事之豆籩次后又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獻謂之再獻亦尊相因也謂后酳尸因饋獻之尊也尸酢后王乃以瑤爵獻卿也后未酳尸以前皆不用瑤爵惟用于王酳尸后並獻之始此八獻之禮也諸侯爲賓客者于后酳尸後又次以瑤爵酌盎齊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此爲九獻及尸酢賓長卽用罍尊三酒以自酢焉以上九獻謂之正獻後乃行加爵爲旅酬之禮也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以瑤斝周尊也爵夏后氏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敬按南史沈約言宗廟犧尊鄭元謂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劉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否古者罇彝皆刻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牛形此古之遺器知非虛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

凡酒脩酌脩讀滌

凡言酌皆沕之使可酌也齊齊和也縮和以明酌沕之以茅縮去滓明酌卽事酒也涗和以清酒沕之使清也凡酒謂三酒滌酌以水和而沕之蓋酒以濁爲尊貴其初也故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涗也縮之而已盎齊以清酒而已凡酒以水則愈清而愈遠于初矣其餘三齊泛清醴緹沈謂盎凡此四者灌用鬱齊朝用醴齊鑽用盎齊諸侯自酢用凡酒惟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舊註云獻讀作莎煮鬱和秬鬯以酪酒摩莎沕之出其香汁也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存省也謂大遣將奠者彝盛鬱鬯朝設至夕乃徹也旅者國有大故之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彤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 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筵之度九尺古席地而坐迫地鋪者爲筵言筵神與賓加筵上者爲席席藉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

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

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莞音官昨音作

爺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莞細蒲紛白繡純緣也以莞爲席緣以白繡也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左右有几優至尊也祀先王

謂設神席酢受酢之席王醋尸尸酢王
于是席王于户内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酢席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庸前亦如之左
彫几

繢畫文也彫彫刻爲飾凡生人几在左鬼神几在
右天子酢席與祭祀之席同天子尊可與鬼神同
席諸侯卑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遜也國
賓朝者彫几彫几丹色爲飾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凡其
柏席用崔蒻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
几凡山事仍几

柏音迫
崔音丸

王甸有司祭表畧所設席右几武事尚右也喪事
謂凡奠也崔似葦而細者柏席謂藉棺迫地之席
敦全燾覆也柏在殯則葦燾周禮雖合葬同時在
witness皆異几禮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合也吉事

王祭宗廟祼于室饋食于堂繹于祊每事易几神
事文示斬之也一云各致其誠以求之也山事謂
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畧也一云仍
用生者猶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
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以昭先德
存肅敬之心非直爲觀美而已玉鎮天球弘璧之
類爲國之鎮也寶器
兑之屯和之弓之屬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

羣吏之治

計簿之合經制者曰
中察察其當黜陟者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
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數惡若遷寶則奉之

釁殺牲取血塗之接其生氣以神之也吉事特祭
神祭山事喪朝于廟之奠沃盥使至敬以奉之執
燭使用明以省之陳玉陳禮神之玉問事之
正曰貞謂問于龜遷國以寶從示世守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軒轅十七星如龍形左角爲大民右角爲小民司
穀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制祿二星
祭以孟冬既祭
而上民穀之數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
飾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名圭璋璧琮琥璜等名
物謂色與玉之質用事謂合用圭璧也服飾服玉
之飾謂
繅藉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音藻

大圭不琢長三尺揔于紳帶之間若帶劒然鎮圭
琢四鎮山尺有二寸繅藉繢綠爲藻飾以藉玉也
畫五色爲五采象文之德五就五匝也象文之成
朝日春分拜日于東門外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

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璪圭璋璧琮繅皆二采
一就以頫聘琰音簉
繅皆有組以繫之三采朱白倉二采朱綠璪刻爲
垣信穀蒲之文大夫衆來曰頫寡來曰聘此謂諸
侯遣臣將聘及殷頫于天子
亦兼侯國自相頫聘之禮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
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
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
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

邸本也于中央爲壁圭著其四而一玉俱成者祀
天郊祀圜邱也上帝謂五帝天以一氣爲四時生
萬物者也五方帝者四時之宰也四圭有邸象四
時而本出于一氣五帝而本自于一天也兩圭象
地數二也邸以琮兩足同植祀地所祀于北郊神
州之神爵行曰祼于圭頭爲器以挹鬯曰瓚國語
謂之鬯生肆猶旅大祭祭獻也一云肆解牲體以
祭因以名也日月星辰麗于天者皆陽類故用圭
璧圭其邸爲璧取殺于上帝也半圭曰璋璋邸亦
以琮山川麗于地者皆陰類故用璋邸射璋邸必
象矢頭之銳取殺于四望也造贈造錄致稍餼也
山川爲國阻固實客爲國捍蔽故其用同物春秋
致日冬夏致月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
土地猶度地以土圭度日影觀分寸長短以制其
域所封也珍圭制依琰琬王徵召守國諸侯及聞
府庫賑凶荒之國則授以致命牙璋琮以爲牙齒
牙兵象也兵守謂用兵所守羡長也璧體圓本徑
九寸言羡則減旁一寸以益上下蓋徑八寸裹一
尺也以長起度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徑起度八
尺爲尋倍尋爲常 王浚儀曰古人之度在樂則
起于黃鐘在禮則起于璧羡頫琮爲
璀其意與此同璧之體圜琮之體方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眷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
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

除慝駔讀
組
渠眉玉飾之溝瑑也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
間爲溝渠于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以組穿連六
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
足璧在背琮在腹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
于天地也穀善也其飾若粟文難化離也其聘女
則以納徵焉取其生生不窮之意宛圜而宛之仁
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
爲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琰圭判而有鋒義
也易行詰責之使改過除慝誅伐之以正罪珍圭
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皆王使之瑞節凡瑞節歸必
執以反命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
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玉器四圭祼圭之屬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
左右顛及在口中者贈玉璧將命入坎贈用玄纁
束帛天子加以玉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孤以下四命三
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此外諸侯五儀也上公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瑑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自公而下降殺以兩疏春秋之代把爲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把君無道或用夷禮故殺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殺時稱公武王滅紂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周之同族出封惟稱侯伯而已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此王朝之臣之命數也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于八州之中加一等爵有德也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不言孤與卿同六命王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五七九皆陽數以命外侯君道也四六八皆陰數以命朝臣臣道也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陰數亦以命人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此侯國世子之禮儀也誓命以爲嗣也攝君行朝會禮則下一等壓于父而從臣道也繼子男後降于諸侯壓于諸臣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此侯國諸臣之命數也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若正聘當以主璋也眡小國君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凶服即下凶事與吊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鷩音鼈希音絺

享先王時祭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盬此祫祭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大裘黑羔裘內服大裘示質也外襲龍衮致飾也享先公用鷩冕者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敢也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即雉四火五宗彝即蜼皆畫于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于裳衮卷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裨衣也畫雉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冕衣也畫虎雉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六服同曰冕首

飾尊也皆五采十二就十二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楊信齋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乾爲天其色玄坤爲地其色黃但土旺于季夏南方屬火其色赤黃而兼赤爲纁故裳用纁也

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絰服

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皮爲質而飾以采玉其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衰冕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其服錫衰緦衰疑衰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

札大荒大裁素服

上吊事吊于其家此爲公卿大夫士衰者服于王宮一云聞喪而哭時服之也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凝也吉服十五升疑衰十四升擬于吉凡布八十縷爲一升事以水濯治去其垢也大札疫病也大荒饑饉也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

公之服自兗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山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山服亦如之其

齊服有玄端素端

公之孤四命其服三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元衣纁裳而已自公之衰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祭皆元冕而祭于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凡齋元端則元冠屬吉禮素端則素冠屬凶禮　王氏曰元端衣領袪

衽皆正方故以端名此自天子以至士一也又陳氏曰古者端衣或施之于冕或施之于冠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奉送于王所奠衣坐上魂衣廞衣服所藏于擴中者一云廞藏也死者所遺衣服藏之寢廟以待祭祀授尸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外祀謂所祀于四郊者見小宗伯職域兆表之壁域其屬胥徒也修除芟掃之厲禁遮列禁人不得

令入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黝堊音幽惡隋許惠反

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其服謂卒者之上服如先王之尸服亮冕先公之尸服驚冕神主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有司謂宗伯黝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修除黝堊互言之藏隋尸所祭休息黍稷之屬埋于兩階東揚氏曰士虞禮男尸女尸至祔祭後正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陳氏曰廟象生之有寢遷之觀門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左不忍死其親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女宮婦人供宮中役者宿戒當給役則豫告之齊戒也比較督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王后禮事謂薦徹之節外內宗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位后者饗食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須相詔之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操拜同

苛譴也操拜謝之也喪大記夫人拜寄公夫人于堂上知后亦拜二王夫人于堂上事達于外者若天子酒食地之籩豆市法春之絲枲宮室或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

尸既食后亞獻爲加即醓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傳豆籩后徹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哭諸侯謂諸侯來朝薨于王國王爲之總衰者也若禮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于本國王遣哭之則后不哭也后惟弔臨諸侯卿大夫卑止遣內宗掌弔臨之事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王豆王之豆籩皆王飾之視在堂東未設之時視其實也蓋進也盥泰撥也言贊不復言徹其徹則諸官爲之獻獻酒于尸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之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小祭祀先鬱鬯祼之屬一云在宮中七祀之門戶竈也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卬封之度與其樹數

公共也內穴曰兆外垣曰域圖畫其地形及卬塋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繼內諸侯王朝卿大夫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若出封畿外者旧使國塋而爲造塋之主也戰敗無勇授諸塋外以爵之有功者在塋之域超其列以旌之居昭穆之中央王公曰卬諸侯曰封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松侯伯半之樹栢大夫八尺樹槐草士四尺樹槐庶人無墳樹楊柳又王制庶人不封不樹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鄞隧共喪之窆器及塋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

凡諸侯及諸臣塋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日謂塋日度穿土有淺深廣狹爲封有高卑大小隧道有寬窄遠近皆先期請式甫竁謂始穿壙爲尸祭以告后土也據小宗伯祭墓在成塋後觀此或啟土卽有祭歟窆器下棺豐碑之屬卬隧謂墓前道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隧則上有貫土羨道上無貫土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象人芻靈也言者告巾車使行向壙凶器明器也位前後左右蹕止行人不敢近禁止樵蘇不敢犯授之兆使自竁也蹕墓守禁亦仝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塋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凡卬中之墓萬民所塋地族塋各從其親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本爲萬民設墓其子孫爲卿大夫士塋不離父祖亦如冢人有卬封之度與其樹數也私地域古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以待後之族塋厲塋限遮列處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治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

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事謂小斂大斂塋也有事謂舍菜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號謂謚號有司由王所來曰國居其官曰公舍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趣催督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卷音攫

成均五帝學名法其遶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舊宗殷學也樂德以樂成其德祇敬庸有常也樂語以樂達其語興託物興事道依古制今皆博喻無指斥諷似言寓意誦咏嘆達情皆委婉無直致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樂舞以樂節其舞黃帝樂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出民得以有族類卷者卷聚之義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不施大磬舜樂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其德能救護天下使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言其德能成武功也大夏以上執干戚武舞也

鄭夾漈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世之舞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究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臣疑三代之前雖有六舞之名往往其所用者亦無非文武二舞故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不及其他識以舞聲音之形容也形容之所感發惟二端而已自古制治不同而治具亦不離文武之事也然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陵白華華黍宗邱由庚由儀凡六笙之名當時皆無辭故簡籍不傳惟師工以譜奏相授耳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故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五行之舞漢高帝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復文始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並有譜無辭雖東平王蒼有武德舞之歌未必用之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曾典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來識爲其舞節而張華爲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而有辭失古道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

物

陽管爲律律述也述天地元陽之氣宣之樂也陰律爲同同爲律偶同于陽旅助之也皆以銅爲管

轉而相生黃鍾爲首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神瞽及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律定鍾之均也大合樂者律同聲音同舞也奏之郊廟而鬼神致暘之諸侯而邦國和用之鄉射而萬民諧用之燕享而賓客安四夷來朝而與之宴樂于此作則動物作則遠人說歲十二月而索饗之樂于此奏則動物作則遠人說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按律歷志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于仲呂陰陽生于黃鍾始于左旋八八爲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

是歷八辰自此以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八風也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均即是應律長短者朱子語錄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常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寸係之以弦其制何如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只是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個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是王平仲曰大史公志律以黃鍾爲九寸後用其說而不變朱子遂以黃鍾爲聲之最濁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鍾之宮後又有相是說者以爲黃鍾當子之中一陽物動于卦爲復卽三寸九分

者陽之始也故宮聲最清呂氏春秋之書未必可擬然二氣初分清者居上陽爲清陰爲濁此不待智者而後辨也陽之初生純粹以精其爲清中之清又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漢志亦曰黃鐘不復與他律爲役者至尊無與並也故曰宮聲爲君豈有至尊至貴者而爲天下之至濁者乎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射音亦

分謂各用一代之樂黃者用前代畢者用後代又王介甫謂分律而序之自黃鐘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鐘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也奏者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一祭之中皆自黃二調庭奏者常以陽聲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聲二調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聲相合者擾斗建與日辰相配合以陽律爲主陰呂合之如黃鐘陽聲之首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合于丑也天神南郊所祀大簇陽聲第二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寅合于亥也地示北郊所祀姑洗陽聲第三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辰合于酉也四望岳瀆四鎮蕤賓陽聲第四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鐘即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午合于未也夷則陽聲第五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小呂即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申合于巳也先妣姜嫄也特立廟祭之曰閟宮閟神之也無射陽聲之下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一名圜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戌合于卯也先祖先王先公六代之樂雖不同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其文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謂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至第三表爲二成更至第四表爲

三成從北向南表次第亦然致樂聲奏于此神物應于彼也象物成象于天者日月星辰之類天神即昊天上帝及五帝并無象之可言矣一變至六變極言作樂之盛羽物川澤等極言感通之遠鄭註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樂奏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鐘爲均鳥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其說非是 玉臨川曰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故其致之也尤難川澤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大畧如此

凡樂圜鍾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九磬當爲大韶

三者皆下神之樂也先用一代之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然後合六代之樂以薦之夾鍾生于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又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爲宮不曰夾而曰圜以天體言之也天體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序則宮聲當在大簇徵之後姑洗羽之前當以圜鍾爲宮角物生之始黃鍾子天氣始于子徵者物之成大簇寅天之功成于寅羽者物之終姑洗辰天之功畢于辰三者皆陽律相繼天之道也林鍾生于未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爲宮不曰林土火金水爲序宮聲自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故函鍾爲宮地之功見于正月成于三月終于八月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相生者地之功也黃鍾生于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致人鬼以爲宮大呂丑幽陰之所成大簇幽陰之魄出東方與人接應鍾亥復歸于幽陰羽聲獨遠于他均者他樂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有卒故盡十二律也子丑寅亥天地始合人受中以生歸其宅也三者律之相合相合者人之情故以祀人此各以其聲類求之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祭樂有商音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鼓聲鬼神所畏也雷鼓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取其陽奇石孤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取其陰小石衆也陰竹生山北者取其幽而晦也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德之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其德皆可歌也自子至巳爲陽數自午至亥爲陰數陽數至少陰之申而止陰數至少陽之寅而止圜鍾屬陽卯至申數六故六變而畢函鍾屬陰未至寅數八故八變而止黃鍾屬子至申數九故九變而終樂九變者舞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書言九成傳言九奏此言九變其實一也薛氏圖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鍾爲宮者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爲宮者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本數爲三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聲展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出入謂廟門三夏皆樂章名

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凡興舞皆用國之子弟爲之大饗有三祫祭先王一也總饗五帝于明堂二也此則饗諸侯來朝者三也不入牲者牲殺于廟門外因即享之升鼎乃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謂王與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騶虞樂章名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按大射云令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搢弓挾一箇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揖射訖降揖如升揖之儀是其舞節也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食謂月月半宥勸也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侃異哉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大凶大戒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侃音怪
四鎮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嵩在雍州恒在并州大侃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實及震裂為害者弛釋下之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湫廒樂器及墓藏樂器亦如之
淫聲不正過聲不中暴庆曰凶流散曰慢湫臨筐師鑄師之屬廒與也作之也謂明器藏之壙中者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者皆小舞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其實雲門已下皆學帗析五采繒羽析五采羽如鳳凰毛旄牦牛尾干兵也皆持以舞者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六者舞之具也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舞之名也有六者之具始可舞六代之舞非小舞外別有大舞也
然必謂之帗舞云者以社稷帗四方羽旱嘆皇辟雍旄山川干宗廟人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帗舞羽舞大師樂所教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樂書云于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于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其說得之疏以雲門已下六舞為大舞以帗皇已下六舞為小舞非是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薺音咨
樂儀教王以樂出入于大寢朝廷之儀肆夏采薺皆逸詩也又鄭注皆樂名爾雅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行于大寢奏肆夏防過緩也趨于朝廷奏采薺防過急也王如車出登車于大寢西階前反降于阼階前尚書傳云王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于是奏樂黃鐘陽聲之首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鐘謂林鐘至應鐘右主靜恐王大動故動以告靜也蕤賓在午陰生之月陰主靜入則撞之左五鐘謂大呂至仲呂左陽主動入靜以告動也環拜賓旋列而拜鼓以作之鐘以止之此謂賓拜之儀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
節歌樂章以為發矢節度一終為一節騶虞樂官備也九節貍首樂會時也七節采蘋樂循法也采蘩樂不失職也皆五節無問尊卑人皆四矢各以四節為乘夫拾發其餘節皆先歌以聽
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舉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序事陳列樂器及作之次第樂政正其樂聲使不淫放小事小祭祀之事有鍾鼓無舞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舉號也當與舞時召國子使之舞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令相令賦瞭扶工者言當罷也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
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
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
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射夫衆耦也樂出入謂笙歌舞者及其器陳樂器
謂明器之樂器陳于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序哭
在持器向壙及入壙時
凡樂官謂大胥至司干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采合舞秋
頒學合聲合音釋采讀菜
版籍也公卿大夫士之子以其父凡爵列于國曰
國子以其衆言曰諸子以其教于學曰學士舍采
萬蘋藥禮先師也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頒分
也春使之學至秋分其才藝高下合聲亦等其曲
折使應
節奏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
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六樂之會會六代之樂而舞焉正之使前後左右
有倫序之使出入行綴各有序比作庀具也錄具
樂官展謂陳數之王宮中國子之宿衛
而學道藝者宮正教之大胥又次序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觵古
橫反
比猶校也不敬慢期不時至也
觵罰爵撻猶扶也扶以荊扑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
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樂縣謂鍾磬之屬縣于筍簴者宮縣四面縣軒縣
缺其南判縣東西之合又缺其北特縣縣于東方
或于階間而已凡鍾磬編縣十二枚爲一堵如墻
堵然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肆者列行成肆也天
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判特諸侯之卿大夫士以
堵爲判特
陳氏樂書曰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
未有聞焉而夏商而下其器始見于尚書大傳其
詳備于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自古天子將出
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黃鍾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
動告靜石靜者皆和故鳥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
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
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鍾皆
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石動者皆
和故狗吠鵝鳴及倮介之虫莫不延頸以聽在內

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
告入也然則十二鍾在縣之制權輿于此歟以周
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
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
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
肆蓋縣鍾十二爲一堵如墻然二堵爲一肆春
秋襄公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鍾二肆是也宮縣四
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
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
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卿特牲饋諸侯
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豈王
宮縣歟春秋讖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光武賜東
海恭王鍾簴之樂豈諸侯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
徹縣楚子享卻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鍾
鼓立曲柄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
東縣磬石已鄉飲磬階縮衢笙入磬南則縮縣石
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鐘三肆
判縣兩面歌鐘二肆特縣一面惟磬石已其說是

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衆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只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攷之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鞉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鞉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由是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鎛也判縣有鐘磬石無鎛特縣有磬石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于王制矣王制鄉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鄉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虡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清之聲興爲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志也服度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金鐘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鼖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按日者大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月者大陰之精凡地之氣以月爲主日月所會之次在天爲十二舍在地爲十二辰故日月會于上則陰陽合于下上下交合者十有二而歲功成焉小雪之節日月會于娵訾在地爲亥其氣之合曰應鐘冬至日月會于玄枵在地爲子其氣之合曰大呂兩水日月會于析木之津在地曰寅其氣之合曰大簇春分日月會于大火在地曰卯其氣之合曰姑洗小滿日月會于壽星在地曰辰其氣之合曰仲呂夏至日月會于鶉火在地爲巳其氣之合曰蕤賓大暑日月會于鶉首在地爲午其氣之合曰夷則秋分日月會于大梁在地爲未其氣之合曰無射霜降日月會于降婁在地爲申其氣之合曰南呂霜降日月會于降婁在地爲酉其氣之合曰無射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陰氣在上而始入于地其深六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夷則秋未動黃鐘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于九寸之空而陰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自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陽氣自上而始入于地其深六寸三分二厘強半乃與陰合而陰上通焉故陰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二分二厘中空皆陽氣也夏至而陰生上實于六寸三分二厘之空而陰灰動焉

自陰生至于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陰合也陰合于陽上進而陰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陽生至于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深淺而始與陽合也陽合于陰上進而陰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故曰月交會于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于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爲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陽之和氣也

疏陽聲黃鐘大簇等擬右旋石言同位象夫妻異位象母子者同位謂若黃鐘之和九下生林鐘之和六俱是和之第一夫妻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謂若林鐘上生大簇之九二于第一爲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爲夫婦呂所生者爲母子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呂生子也王汲儀曰五代會要王朴曰樂作于人心而聲成于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

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旋宮之法以律經辰互生七音各爲綱紀故五音以宮聲爲首律呂以黃鐘爲元吉一律五音倫比無閒加之二變義若循環故曰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社五社六羽七變宮其聲從濁至清爲一均春秋正義服虔云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竿其風廣莫艮音乾其風融又名調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教教瞽矇也風民俗歌謠陳之于大史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王政所由廢興也頌之于宴享頌美盛德告成功施之于祭祀三者詩之體賦直陳其事比以類相況興託物引起三者詩之用六德中和祇庸孝友本諸性情正于中也六律稽諸度數正于外也皆指所教詩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匿誄凡國之瞽矇正焉朄音胤

拊形如鼓韋爲之著之以糠擊拊瞽乃歌也朄小鼓鼓朄管乃作也歌者在堂上賁人聲乾竹在堂下賁人氣也射節王歌騶虞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廞作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誄尸在棺曰柩誄成德之名也史序事王行見于事故大史讀誄瞽掌樂王德成于樂故大師作誄正從大師之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教教瞽矇也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背刻鉏鋙二十七以木櫟之塤燒土爲之大如雁卵六空簫編小竹管管如篪六空嗾鄭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絃琴瑟歌依詠詩也鼗塤管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以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應聲也應與朄皆小鼓也徹歌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則歌振鷺也大饗諸侯徹宮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乾竹在下琴瑟在上八音之節也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凌則和矣又鄭註和讀去聲謂鍾于也鼓人云金鉦和鼓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奠繫音定計

播謂發揚其音諷誦閭讀之不依詠也以知民風之厚薄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以世之序而定其繫可知前世之興衰琴瑟至正之音三者皆以警戒也又王氏云誦詩及帝繫則琴瑟以和之國語晉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雅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按蒼林一名夷鼓鄭大祭曰古之遠禮三曰燕曰享曰祀所謂吉凶軍

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所謂金石絲竹鼓主草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用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歌之但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毛韓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漢初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大樂氏以聲歌肆業徒徒仲尼三百篇皆史例能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曾孟德乎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父不肆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大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大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聲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鑿愷獻亦如之

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東為生長之方在西方曰頌頌告成功于神明也西為成功之方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大師當縣則為之縣樂器相謂扶工大旅大故石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作也鑿戒守鼓也聲疾數故曰鑿愷獻獻功愷樂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硜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蘊微聲韽回聲衍筰奔聲鬱薄聲甄厚聲石筰硜音衰陂彼義反韽音闇甄側百反奔音掩甄音震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于四方是為十二聲辨之取中聲焉以作樂器聲生于形形異則聲異鐘聲宮五音之首故舉以概其餘高正等言形硜絞等言聲高小而長也其聲上藏衰然旋如裹正上下直也其聲緩無所動下大而短也其聲出去放肆陂偏侈也其聲離散險偏奔也其聲斂不越達微大也其聲有餘若大放也微微小也其聲低小不成回微圜也其聲流衍無鴻殺侈中央約也其聲迫筰出去疾奔中央寬也其聲鬱勃不出甄震掉也石無聲律同上古用竹黃帝使伶倫取竹于嶰谿之陰是也至後世用銅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是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數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和調其故器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樂皆準于磬以鳴球天成而不可易者故八音之中石最難調而以磬為樂縣之首教教眡瞭單言磬兼特與編也鍾亦有不編者鍾師擊之縵樂謂雜弄調和燕樂即二南房中之樂燕安也以安賓與正樂殊陳氏樂書曰先王制樂以十有二辰正鍾磬樂縣之位凡以齊量數度攷中聲順天道而已蓋編鍾十二同在一簴為一堵鍾磬各一堵為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是鍾磬皆在所編矣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鍾當十

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鐘隋牛弘論後周鐘磬之縣長孫紹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于二變者不過溺于國語書傳蔽于四清者不過溺于樂緯皆非聖經之意也惟聖朝李照范鎮廢四清用十二律之謬識遠過于諸子李照雖知去四清而不知去二變猶不去四清也將何以成和樂耶編鐘編磬登歌用之以節歌句故堂上擊黃鐘特磬而堂下編鐘應之擊黃鐘特磬而堂下編磬應之上下倡和之道也擊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垂倕爲之或謂叔之以明堂位攷之叔之離磬則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驁夏齊音齊械音陔驁音遨

金奏自擊鍾及鎛以爲奏樂之節二者皆不編特縣而已兼言鼓凡作樂先擊鍾次擊鼓欲見鍾鼓先後次第九夏皆樂章夏大也或云有聲無辭舊註以雅頌諸詩配之誤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驁夏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

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燕樂以鍾鼓奏之儀禮燕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鄉樂若舞則

勺樂師歌四詩爲射節鍾師奏鍾鼓以和之鼙小鼓磬師作縵樂則擊鼙以和之

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邃管春牘應雅以教械

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歈其樂器及葘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歈昌垂反邃音遂

教教眡瞭也竽三十六簧宮管在中央笙十三簧應十二律餘一以象閏宮管在左旁籥如邃三孔篪長尺四寸七孔上出邃長三尺四寸六孔春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二孔繫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也械樂械夏之樂實酔而出奏械樂以三器在庭築地爲之行節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歈與也謂作之奉送也陳之陳于饌處而已不薶其縣薶縣者大司樂也世本云隨作笙禮記曰女媧之笙簧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之乾汝陽之篠律中大簇立春之音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歈其樂器奉而藏之

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鎛師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然則擊鎛者亦眡瞭也又鼓人職以鼜鼓鼓軍事在師以鼓警衆則一夜三擊守國以鼓戒嚴亦如在師也陳氏樂書曰虞夏之時小鍾謂之鏞周之時大鍾謂之鏞小鍾謂之鎛則鎛之爲用其實編鍾也編鍾之用其實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趨耳

鞮師掌教鞮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鞮東夷之樂凡舞夷樂者皆門外爲之 鄭仲興曰鞮鞻戎服詩云鞮鞻有爽皮衣赤色明堂位曰鞮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居西土東夷最遠故舞東夷之樂昭王化之四達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夷樂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春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于四門之外有辟是也四方之以舞仕于倫官者屬之旄人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鼓之者恒爲之節 陳氏樂書曰易曰震爲萑葦爲蒼莨竹則葦籥竹籥皆震音也古之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大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其斯以爲稱始乎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逆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築土爲鼓豳豳州人吹籥之聲章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田祖始耕者先嗇也即神農豳雅豳詩之雅楚茨大田等篇田畯先教田者司嗇也即后稷天子大蜡八蜡亦月求萬物而索祭之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謂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豳頌豳詩之頌文德隆豐年載芟等篇此三事皆奏豳詩不忘農桑根本也用風重民時用雅尊先嗇用頌報成功 朱子曰鄭氏三分七月之詩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王氏但謂本有是詩而七之其說近是或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歌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于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剟以豳號其說具于大田良耜諸篇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提鞻音 設官掌夷樂者示四夷之樂王化也故于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王道之廣大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樂器若鼗鼓之類歷代傳以爲寶庸器伐國所得之器若崇牙貫鼓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樸曰筍植曰虡設之者飾以縣樂器爲陳功器以華國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干教之 王汲儀曰古之教舞者求其干王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

大卜掌三兆之瀕一曰玉兆二曰龜兆三曰原兆其

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兆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玉兆文如玉屏屬陽帝頗頊之兆瓦兆暴裂如瓦解屬陰帝堯之兆近解以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原兆坼裂如原田陰陽雜有周之兆經常也頌繇辭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雨霽蒙驛克按尚書註云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象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　疏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皆百有二十者三代皆同若經卦皆八然也按占人曰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坼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墜四者各不同鄭云體有五色人重之以墨坼者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其廣狹之文分小墨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連山夏易首艮艮爲山也歸藏商易首坤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藏也周易以純乾爲首爲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六七變者爲占連山用三十六筮歸藏用四十五筮周易用四十九筮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　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　杜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觭居綺反

夢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因思慮見聞致者角一仰一俯曰觭觭夢反覆異常者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濁而沉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致皆感通升陟曰咸陟運作輝視緻所掌十輝也王者于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一云運如字占夢之正法有十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鄭註致夢言夢之所致夏后氏作焉觭讀綺綺得也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國之大事作龜而命之者有八征討伐及行役象天象變動與與人共事謀圖事于人果事成與否至人至與否雨霽雨瘳療病一云果古裸字如儀禮卜祭也至謂有所往若巡行巡守也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詔告也告王修政而救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

陳龜凡喪事命龜

貞質正也君無冢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大封以命諸侯眡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于大貞也涖卜代宗伯也大事卜小事筮此謂大事中差小者貞龜正龜于卜位也不親命龜者輕于大祭祀也陳龜謂陳于饌處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于大遷大師也喪事卜筮兆也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凡卜在

禰廟門闑外閫西南北面其叙先陳龜于廟門外西壁即此陳龜也次正之于閫外席上此之貞龜也次眡高而命之事然後眡高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涖陳貞命作五節之叙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分之爲四部方兆占四方之事也功兆占五功之事也義兆占行義之事也弓兆有射意若覆射之法眡澤卜也大卜不眡高者皆卜師眡高揚燋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兆體旁瑩微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矣辨龜謂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上仰者

也下俯者也左倪也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詔相告以命龜之詞及其威儀 疏按爾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謝行頭仰前弇諸果甲前長後弇諸獵甲後長左倪不類行頭左痺右倪不若行頭右痺 鄭仲興曰甲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陽橫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火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曰功象夏次三曰義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弓兆形曲向外曰弓象冬居中也方爲始元也功則通亨也義前後遠平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四德首曰上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辨則四兆可知命龜者主人也鄭據爾雅以上下左右爲辨生龜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耳辨生龜龜人事也則龜亦非關兆書可知

龜人辨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獶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火反

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也體謂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弇南龜後弇西龜左倪北龜右倪也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獻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一云存生氣也六龜各異室獻以血以生氣續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奉送之于所當卜旅謂所禱天地及山川喪謂卜葬宅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煇契以授卜師遂役之菙時髓反燋音爵煇音俊

菙荊木用以灼龜即士喪禮所云楚焞也契即菙燋謂炬其存火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煇契楚焞之鋭頭柱于燋上吹之使然役之謂共楊火致墨等役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筮音筮下同

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于長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占人之占龜以八筮占龜之八頌必先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因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八頌即八命之頌八故即八事之故卜筮

者卜其所筮也體兆之象有吉凶色兆之氣有善惡墨兆之廣有大小坼兆之璺有微明一云坼裂兆聲卜人視其事聞兆聲不俟徵于象而即知吉凶也凡卜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吏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既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卑之序也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

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更謂筮遷都邑也咸謂筮衆心皆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筮所改易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日與牲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一云咸皆也謂衆是衆非式試同謂用人如堯試舜易交易如鄭祊易許田比親也逆女求吉之類當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相更選擇其蓍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歲于丑寅卯時春夏秋冬天地之會建厥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日大陽月大陰星二十八宿屬陽辰十二次屬陰正夢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寤夢若魘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疏建謂斗柄所建故左旋于天厥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右旋于天故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于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斡辰據叉　王氏曰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盛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于天地賦形于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為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失之出于吉凶者固無所逃矣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

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舍音釋難乃多反

聘問也季冬天道周而復始機祥預兆于夢吉則獻其說王拜受之貴天命也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送其惡夢使不復效也令令方相氏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煇音運鐫許規反瞢亡鄧反隮子兮反

煇日光炁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祲日旁陰陽氣相侵也象氣凝成象如赤鳥也鐫雲氣刺日也監雲氣在日旁如冠珥也闇日食既盡闇也瞢陰氣蒙蒙無光也彌氣貫日也叙

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隣虹也想雜氣有似可形象也日君象君德虧陰小得以干之因而論見于天故十煇多主于災唯叙衆想猶有吉凶之雜宅居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叙降明叙所降之凶數主于何事受于何地發于何年可因事預備也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叙降自正歲而始弊斷也攷驗災祥以稽召譴之多少與其淺深并驗其挽回之力大小遲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祝之秀反後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

永貞求歷年得正命也順祝祈三才協順年祝祈年穀豐稔吉祝祈歛福錫民化祝祈化被六合瑞祝祈順氣成象筴祝祈吉凶不忒此六者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祝之辭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說

天神人鬼地示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即其所而祭若造于祖之屬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禁若春秋祭禁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蔪氏以攻說禬之之屬攻之之屬說責之以詞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疏按五行傳云六沴作見云貌之不恭唯金沴木視之不明唯水沴火言之不從唯火沴金聽之不聰唯土沴水思之不睿唯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己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己則六彼云沴此云癘故變沴言癘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上下謂天地親疎遠近謂廟祧羣外神祠告祭于廟也命命神之畢者如命龜命筮誥誥神之尊者如敢昭告于皇王后帝之類會會同盟誓之詞禱反覆懇求之意誄叙述功德以告于神明而求免禍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蠶號六曰幣號

號尊其名更爲美稱爲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示牲號若云冢曰剛鬣羊曰柔毛蠶號若春曰繭合絲曰繭其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衍音延炮百交反擩而兖反繚音了

九祭當是六享于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命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醢徧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于豆間實尸所謂羞祭以其衍多故云衍也炮祭謂次實羞羊膞尸擩鹽而祭也周祭實尸俶般之序徧祭之也振祭謂凡牢幹魚腊臑肩皆擩之振之擬祭弗奠是也擩祭謂凡取菹以擩于醢而祭也絶祭謂刲肺以絶其本而祭也繚祭謂刲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絶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絶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辨九擩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擩六曰凶擩七曰奇擩八曰褻擩九曰肅

攩以享右祭祀攩全拜稽音敲褒音報

稽首頓首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也吉拜凶拜皆喪禮蓋常拜皆拜手唯喪禮則以頭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過于野故必慤之以拜手齊衰而下先拜手而後稽顙不全乎凶故云吉拜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拜故云凶拜奇拜謂一拜答臣下也褒拜再拜也拜神與尸肅拜直躬端肅微下其手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侑侑勸尸食而拜也九拜通於吉凶軍賓嘉舉言祭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事也王淩儀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敏手向身微作曲勢正今時婦人揖禮也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

祭令徹皋讀啡右亦讀侑

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祭示祭地示也號六號隋釁謂釁血也凡血祭曰釁三者皆以鍾鼓為節大祝令之來啡皆謂呼之入也尸禮謂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大喪始崩以肆鬾涉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哉彌祀社稷禱祠

付作祔

肆鬾陳尸設奠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災眚大祀為禱辭語之使以禱于籍田之神也祔謂虞卒哭後祔祭于祖練謂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掌國事辨護之謂共時用相禮儀大故兵革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徧也始求曰禱得求曰祠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大師王親行也宜軍出祭於社即將社主行造之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皆載於齋車類告天以行四望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軍歸獻功於社大祝先告王後臨也用事用祭祀告行也非時而祭曰奠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督正也祭號六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辠疾

非天地宗廟星辰社稷而當祭祀之者小祝掌之侯作候候嘉慶也即福祥以下三事禳却凶咎也即風旱以下三事禱求福祠報賽彌作救安也辠疾天降辠罰札瘥其民也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渜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纛祈號祝有冠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沃盥者尸尊不就洗入廟門盥于盤小祝沃水也隋尸之祭也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時渜謂浴尸熬熬穀設于棺旁惡蚘蜉也銘明旌也書死者姓氏官爵齎猶送也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

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返也警軍行祓社警鼓祈罵祭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小祀外則林澤四方百物內則宮中七祀等小喪王后以下小會同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行會同之禮小軍旅遣大夫征伐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塗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吊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說吐活反勸倡率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辟謂除蔽塗棺啓命役人閑之也朝謂將塗而朝于祖考之廟而

後行祖將塗祖于庭象生時出則祖也飾棺設柳池紐之屬御之者執翣居前郤行爲節度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喪祭虞也或曰虞祔練祥禫通稱喪祭前謂以桃苅執戈前王勝國邑所誅討者其社稷猶存之者重神也蓋色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斂初喪時事飾棺塗時事舉此以例其餘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鱟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貉莫駕反禡音誤貉兵祭也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立表無壇壝置甲冑弓矢于神坐之側置葅于神坐之後禰父廟師甸起大衆以田也獵山山虞植旗獵澤澤虞植旌使獲禽者各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

鱟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神之兆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禡禡也又因斂禽以祭牡牢及馬祖之神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禜禁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于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載辭爲辭而載之于策次用牲加書于其上也質成也謂彼不信而渝盟以質于神也故叙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劑盟載之約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祭祀則共匶主及道布及匶音井葙館凡祭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葙音相都反雩旱祭也天子祀五帝諸侯祀上公上公若勾龍稷契之等伯兄也謂先巫之故事造之按視所施爲匶承主器布幂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褻也葙以茅爲藉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葙若今筵也瘞謂若祭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人死魄降于地魂升于天故使巫降神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則與祝前衍音延望祀望而祀之望衍望而留其神使之留連游衍若屈子之九歌也授號授以所祭之名號招以茅者游魂無依能爲淫厲束茅以招而祭之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其行必由堂始無方東西南

此惟所往無算醴酒多寡惟所用春陽氣來亦設祭以招吉祥安凶禍而疾病可得而除

女巫掌歲時祓除禦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吊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 暵呼旱反

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茢以禦浴皆乘陰陽代謝之時爲之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王明齋曰按古者雩于北郊禜于南郊漢制雩衣皁禜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陰門閉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二字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逆迎受勾攷辨法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大史日官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六官文 約劑要盟之載辭及書券也約劑亂謂違約抵飾及踰期寢閣之類辟法閣藏書而棄攷之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中氣亟爲歲朔氣亟爲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正之以閏而依塵授

民事焉告朔者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正朔朔于廟使有司請視告而受行之又春秋云視朔謂入君入廟視之也王藻云聽朔于南門之政令也所從言之異耳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朔聽政于其堂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次故居其月門之左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占墨協合也謂習錄所當共之事也書載尊卑昭穆位有常處執而校呼之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天時謂時日干支孤虛王相及星辰變動軍衆用以行止者法司空營國之法也勸防引六綍也遣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蒙之而作謚焉小喪卿大夫其子請于君君親制謚使大史往賜之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中形爲閣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算待射時取之中則釋之鄉射禮曰居國中射則皮豎中于卻則閣中于竟則虎中大夫則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奠音定

志風土物產貢賦之書父爲昭子爲穆父子相代爲世世之所出爲繫有事祭于其廟也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讀禮法者大史與掌執事史即小史俎盛牲簋盛粢其先後有敘多寡有數以昭穆爲先後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謚法依誄爲之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馮音憑

十二歲者謂大歲左行之地行于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歷十二舍爲一紀十二月者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也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宿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元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十二辰者日月所會子曰元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又日月會于其星即名宿亦名次名房十日者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黓癸曰昭陽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位謂方面所在事謂作訛災易會天位者合歲月日辰星宿以爲時事之候也致者立表測景以土圭量其至否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怨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此長短之中也亦以其景知氣至否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疏按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景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僞神讀如引言八引者樹栽于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于視日審矣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晷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陰勝故水晷短于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故旱又按通卦驗云八卦氣驗常不在望

以八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八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志古文識

天星謂經星緯星也占候以星爲主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盈縮圍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

虧盈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星土九州之星所主土也角亢氐屬
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大白王
究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牛女屬揚虛危屬青室
壁屬并奎婁胃屬徐昴畢屬冀觜參屬益井鬼屬
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
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又州中諸國中之封
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
域于星亦有分焉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
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強國
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
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云朓側匿之變者尚書五
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
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
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慧孛之氣爲衆歲謂大歲
之側匿則侯王其肅朓則侯王其舒　史記
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人
大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　按類編云九州十
之所見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
二域或繫之北斗雍主璇冀主樞青兗主機揚徐
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二年跳一辰十
主權荊主衡梁主開揚豫主搖光或繫之五星歲
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
星主燕越代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吳越等
年一大周十二跳匝故也大歲爲陰人所不覩左
見上二十八宿分野見于周禮左傳詳于甘石之
行于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故舉歲星以表大
書攷之史策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
歲其相有順逆盈縮伏見進退焉物色也以二至
參而齊桓王魏慧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
二分觀日旁雲氣之色青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
莫尾而慕容德復燕不可謂無徵也但吳越南而
黑爲水黃爲豐降下其侵象于民使知預備也十
星紀在丑齊東而元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泰

周禮正義　卷三十三　保章氏

二風生于十二辰之位蓋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
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
景風坤爲涼風兌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
莫風四維之風無于其月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
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
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
風故又曰十二風也風以時至則氣和否則爲乖
別乖則異別則離命示于人也詔告于上訪謀于
下救凶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
緩急　政凶荒五星者天文志謂東方歲南方熒惑西
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五星有贏縮者天文志
云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而前爲贏
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其將死
國傾敗故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
蝕朔月不蝕望云圖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
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
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
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有光角芒土王三月

月雲漢遠坤維之右而漸升交于觜參觜參直天關表在河之陰故實況為晉酉月深涉河陰交于昴畢此河外國也故大梁為趙戌月進及降婁當河南之北故為徐州魯國亥月陰氣齊乾維雲漢交于娵訾當升降之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在中州河濟之間于國為衛子月一陽生雲漢漸降交于元枵當河北之南故為青徐負海之國丑月及艮維交星紀趨于下流百川歸焉故為揚州為吳越寅月踰艮維交析木歸于末派九河極焉故為幽州為燕卯月交大火雲漢潛沉于正東辰巳及午歷巽維而交鶉火則南界之地絡繹應之編天象總論天官家言大要不過三辰而已以日月言之前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出入于天之赤道九行者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合黃道為九也王朴司天攷則以黃道一周分為七十二道益一候為一道也日月之行遲速不同一歲凡十二會合朔之時月與日同度同道則日為之食相望之時對度對道則月為之食時或日有暈謂抱背冠珥虹蜺月有牉胏側匿此日月之變也以星言之則有中宮星有四宮星有五星有瑞星有客星有妖星所謂中宮星者合三垣大角而言也中垣曰紫微上垣曰大微下垣曰天市紫微垣中有五星謂之北極在牽牛之次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謂之太乙之座最尊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第四星主後宮第五星為天之樞所謂衆星共之者也又有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自一至四謂之魁自五至七謂之杓合而言之謂之斗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分陽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北斗為諸星之綱也又有文昌之宮即斗魁所戴之六星所謂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是也又有三台之星即斗魁之下兩兩相比之六星所謂泰階中階下階是也夫微垣十星在翼軫北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亦有帝座及后妃諸星鄭曉云三垣皆有帝座紫微為天子寢宮大微為布政之宮天市則巡狩之宮也大角之星在角亢之間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也所謂四宮星者東宮蒼龍七宿其屬三十星合七十七度二十五分北宮玄武七宿其屬二十五星合九十四度西宮白虎七宿其屬五十星合一百九度此五宮星者皆經星也所謂五星木曰歲星屬東方十二歲一周天火曰熒惑屬南方二歲一周天金曰太白屬西方水曰辰星屬北方並一歲一周天此五者皆緯星也五星同色天下安寧五星逆行必主災咎所謂妖星即五星所變如彗孛昭明司危宝尤旗之屬熒惑之精也六賊天狗長庚之屬太白之精也五殘獄漢蜀星之屬填星之精也天槍天衝之屬歲星之精也枉矢天欃彗之屬辰星之精也此皆變而為妖也而又有蠭縮圍角犯守陵歷鬬擊飛流諸異所謂瑞星者攷之

隋志有四一景星亦名德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月為明二周伯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合譽光耀似彗國有喜則射之四格澤色黃白見則五穀大熟所謂客星有三曰老子見則休咎半之曰國星曰溫星皆主災咎凡此者三辰之大紊也三辰外則有雲漢天一所生疑毓而成天下河漢之源蓋出于此太史公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為水濛中星多則多水星少則旱故占水旱必觀雲漢也乃若所謂雲物亦有瑞與妖曰慶雲曰歸邪曰光昌皆瑞也曰虹霓曰鬨雲皆妖也保章氏五雲以分至觀之眡祲氏十輝于日旁驗之則是氣而非雲也隋志曰海旁之氣象樓臺廣野之氣成宮闕塞北之氣如牛羊海南之氣如舟船旗幡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氣青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鄭雲如絲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凡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望氣

之法視其初出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高五六尺平望在桑榆間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此則雲物之大凡也

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柄讀為柄

太史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國法謂六典八法八則敘六敘也納納言于王訪訪事于下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

內史讀之

策命書王命于簡策也事書諸侯以書奏事者而羣臣庶民之復逆及肺石路鼓之所達者亦在其中

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贊為之為之辭也書于方版出而示之貳謂副寫藏之以待校勘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外令王令須于畿外者三皇五帝之書所云三墳五典是也書名六書之法也達之使書同文也

疏按孝經緯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三皇之書蓋有文字後仰錄三皇時事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助冢宰罷行之受法令為書寫其治之法令來受則授之贊書王有命贊內史外史書之一云冢宰令書寫藏其副也數計也自公卿下至胥徒凡數及其現在空缺者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等敘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序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亦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錫音陽樊讀攀旂音留龍音尨

條作絛前讀為緇前之前路大也王在焉曰大王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鑾錫也樊馬大帶纓馬鞅皆以采罽飾之為十二旒大常象天盡日月正幅為縿旂則屬焉金路以金飾諸末無錫有鉤亦金為之所謂鉤膺也大旂象春盡交龍以賓以會賓客

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雖侯伯盡服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疎食采畿內而已象路以象飾諸末無鈎以朱飾勒而已大赤謂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甥舅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旂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不言樊纓脫兩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益象正色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鞶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鹿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王明齊曰按五路樊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旜之數者蓋蒙大常之制旗幅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猶五物之章雖異而冕皆十二旒天子與諸侯自當有辨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

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革車組

輓有翣羽蓋握幄通

重翟重雉翟之羽為車兩旁蔽也錫面馬面有錫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從王祭祀乘之厭翟鱗次其翟羽相厭為飾不重之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繢畫文也從王賓饗賓客乘之安車坐乘車也彫者畫之不能其韋鷖總青黑色以繒為之朝見于王所乘容謂車帷蓋謂車蓋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桑桑乘之摯車宮中所乘但漆之而已為輕輪人輓之以行翣大扇所以蔽風塵以羽作小蓋翳日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槫尾櫜疏飾小服皆

疏素車梵蔽犬槫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槫革飾駔車葦蔽鹿深槫革飾漆車藩蔽豻槫雀飾

蔽音弗槫音兒櫜音羔服讀蒲梵讀蘋豻音岸

蘋蘋音黃葦音九櫜香求反豻音岸

木車不漆者蔽車旁禦風塵者犬槫以白犬皮為覆笭又以其皮為戈戟之室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小簏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儉姦臣也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蘋蘇以為蔽其槫物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君道益著在車可去戈戟也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蒼繒為蔽也鹿淺槫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其所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駔車邊側有漆飾也葦細蓆席然果然也歐名髹赤多黑少之色葦也此大祥所乘漆車黑車也藩漆席以為之豻胡犬名雀黑多赤少之色葦也此禪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黑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翟五采篆彫刻車衡畫采如彫篆也縵雜文畫而不彫黑車漆而不畫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或云素木不漆也役車方箱載任器以共役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精作為功曰良麤作為沽曰散不在五車之等若載轀重者唯在所用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閑之致折入齎於職幣

會計其完敗多少命車賜人出而不入不須會也乘官車致折入財以償繕治之直或曰材料尚可用者則存之職幣也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
墓啓殷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廞謂陳駕之行之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屬車無蓋
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旌謂銘旌關墓門車謂載
車當十二乘也匶路
載柩車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者巾車既更續之仍取
其幣車共于車人材或有中用之雞人主呼旦鳴
鈴以和之聲
且警衆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說書銳反
說謂舍
車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贊贊僕與趣馬也大喪如顧命大路在賓階面贊
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墊之前次路在右墊之前
王出於事無常既乘一路猶以其餘路從行亦以
華國按大路玉路也贊作纘纘路金路也先路
木路也次路象路
革路也面南向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
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
廞革車大射共三乏萃七內反廣古曠反闕
苦穴反輕遣政反
萃副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革車也王
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革
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輕車所用馳敵致師
之車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者所乘也而萃
各從其元焉廻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
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儀也言與革車
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之一名容皮
為之王大射三侯每侯之後一巡使持旌告獲者
藉以自蔽也
王湲儀曰或問何為千乘曰包氏
依王制蓋子謂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
千乘焉氏依周禮司馬灋謂畝百為夫夫三為屋
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千
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
之封乃能容之朱子云焉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
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疑焉氏為可據愚攷漢食
貨志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馬之法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

謂千乘之國其說與馬融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
又曰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乘革車
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杜牧註輕車
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
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
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
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
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
萬之衆皆可知也
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
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輈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
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
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
一閒又有偫車孫子曰革車十駟輕車十乘帶甲
十萬謂偫車也車戰之灋為不可敗計有偫車者
萬一或敗免敓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
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
用車戰又誰敗之唐太宗李衛公最喜論車戰房

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不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

旞音遂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日月取其明也龍一升一降謂之交白陰而升青陽而降交泰之道也通帛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色熊以其毅虎以其猛鳥以其速隼以其擊龜取其靜而有知蛇取其敏而有勇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于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建旜象純潔也大夫士雜帛白乃殷之正色言以先王之道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州里州長里長縣鄙縣正鄙師旟旐以上統衆之大旗也旞旌以下又各車小旗所謂徽識也前導之車載全羽之旞斿屬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旌皆畫其象猶曲禮前有塵埃載鳴鶴之類其三軍之衆各有所屬官府及其地里居宅車上各以小旗表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各以執事為象別之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為象別之隣比五家之屬各以家之號為象別之庶什伍相聯不致淆亂而無統鄭註未明以道車為王出入之車斿車為王遊閒之車尤無謂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廒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旌門掌舍樹之此官供旌銘旌各以其物王則大常廒旌建遣車上謂在廟陳時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始置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獲旌服不氏唱獲所持更旌取舊予新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

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及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羣神山川卽陵墳衍令令都之有司也反命還白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都與家或詳或畧皆互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

以檜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眉祕反

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也猶圖也必圖以三辰之法者蓋三辰陰陽之精也鬼神亦雖幽無形然皆麗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居猶位也名鬼神名號物祭品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亦物鬽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鬽于壇壝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

周禮正義卷之四

葡萄國府南陵縣廩膳貢臣陶敬信恭繕

進

呈

夏官司馬第四疏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位

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輿衆也行軍行列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

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洲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鄉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

李旪江曰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爲六軍註疏謂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軍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耳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

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葉氏云古者六軍之制皆寓兵于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卿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天子遣使一牙璋發之其權又專屬於天子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逆聚民而爲兵則兵安得而不情聚兵而專將則將安得而不驕唐人府兵號爲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于農府兵寓農于兵其意已異而況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安能無將驕卒情之患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勳功也此官主功賞王平仲曰賞罰聖人所慎賞抑倖慎罰好生然此皆謂功罪可疑時爾不然則大易尚有不留獄之文而況賞乎又況軍功之賞乎兵凶事勝敗無常賞安可緩也後世六軍之帥不能專一縑之惠而司勳爵者每以苴苞之厚薄爲功罪之依昂豈不可爲之浩歎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八人

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主以丈尺度地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主祭祀之小事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八人

疏主祭祀割羊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云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視爲火故屬夏官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其氏曰爟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火政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固國所依阻也國曰固野曰險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候候迎賓客之來者 某氏曰軍中用以為斥候備警無事則主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往復曰環 如今探子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世主挈壺水以為漏 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風則莫此詩人之所刺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服不服不服之獸者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以羅網捕鳥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謂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凡仕于國者不以貴賤總謂之士者始附於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焉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諸子主公卿大夫士之子者或曰庶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右羣屬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賁音奔下同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世為王節所衣服

方相氏狂夫四人

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

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此吏而言隸以其事褻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善其物也

稟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箭幹謂之稾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右者參乘參戎路亦兼田獵焉

齊右下大夫二人皆側反

齊側玉路金路之右

道右上士二人

充象路之右

大馭中大夫二人

馭之最尊重祀事不與下同名僕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王齊實事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

趣馬趣養馬者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馬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牧放馬而養之　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井則井之不可井者則為之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馬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有官掌之少康所謂仍牧正大抵皆寓兵于農之意但令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故詩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爾故修農政則馬政自修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耳自井牧之制廢而馬皆在官

庾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庾之言數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罷一人

養馬曰圉　罷耦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土方氏主四方邦國之土地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合同四方之事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教道四方之民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通掌之使貢故與職方連類在此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于邦國故也

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遾音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擇他南反
擇與探同探序王意以語天下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選掌其軍賦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家卿大夫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于王之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濂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監古銜反比毗志反
九法主施于諸侯故云邦國也封謂立封于疆為界儀大行人職以九儀辨諸侯之位等諸臣之爵興舉也作起其勤善樂業之心牧州牧也監監一國謂君也維猶連結也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詰猶窮治也糾正也施貢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職謂九職任者施貢所以任其財分職所以任其力鄉謂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簡選其強弱稽考其衆寡均均其地

尊者守大畢者守小則法也一云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比親也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
以九伐之濂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
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壇音善
馮乘陵也眚謂四面削其地有鍾鼓曰伐聲其罪也內謂其國外謂諸侯壇出其君置之空墠更立其次賢者一云會諸侯為壇命以伐焉削其地明其不能有不服不事大也無鍾鼓曰侵掩其不備既服即止正者執而治其罪殘夷其黨豬其宮也陵政輕政法不循也杜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

亂若齊襄淫于文姜內亂若衛宣上烝父妾下納子妻之等　王平仲四正諸侯之罪謂之伐聖王之重其事也王國者樹之本也諸侯其枝也語云去其枝者傷其心故聖人慎之苟罪不可赦然後聲以致討是謂去惡木以扶嘉種也又安得有殃民之事乎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挾于協反

畿限也即懷方氏九服彼取服事天子為義此則制畿封國也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侯取其為王斥候甸取其治田出稅男取其任王職事采取其為王治事衛取其宣力衛內已上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蠻言俗之慢夷言俗之易鎮謂須鎮守之蕃在外為藩離也以上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　禹貢言面周官言方曰方五百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里二畿而當五百里非一面五百里也鎮畿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廣狹之數畧相當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也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要服也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也其藩服則荒服之外矣四面比舊各廣二百五十里耳按禹貢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又即成周蕃服之域也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可食者田不可食者萊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萊各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鞉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音仲

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為名兵入收衆專于農也平列正其列以為陳提馬上鼓有曲木可提持餘鼓詳鼓人職公司馬謂伍長蒐搜也春時鳥獸字乳搜取不孕者用之也有司謂大司徒一云甸祝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誓以犯田法之罰禁虞衡守禽獸之厲禁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田止曰弊獻致也獻也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

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前芟蒲末反撰息劵餘若反

芟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撰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發識所以相別也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古軍將蓋為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食采地者之臣一鄉五州州名謂州長至比長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者皆書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慎于夜于是主別其部職苗為苗除害也車驅獸之車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也祠宗廟之夏祭冬夏田主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音方獮音選

秋以出兵為名秋嚴尚威武也載建也軍吏天子六軍之吏卽大司馬師都公孤為鄉老者鄉遂鄉遂之大夫士郊野郊外六遂縣鄙之衆百官王近臣分帥護衛者事所掌事號所稱號皆書于旗物獮殺也順秋氣也羅秋田主用網祊祭四方報成萬物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

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

坐作如初摝音鹿

大閱簡軍實也教特詳于三時為農隙也羣吏鄉師以下萊芟除可陳之處車攻詩毛傳云大芟草以為防焚後焚而射焉表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為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央建旗待民至也致致之司馬弊仆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衆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上振之為摝摝者止行息氣也趨者赴敵尚疾之漸及表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乃鼓者鼓急疾不暇鳴鐲以節之也及表自第三表至前表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也鐲所以止鼓軍退

辛長鳴鐃以和衆鼓人爲止之也退及表自南總至北三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鐲而鳴鐃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鼙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獸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獘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獘致禽鎛于轉反

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鎛于轉反

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亦謂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部曲陳數百步車徒前後異羣相去之數各帥長又巡其行列人爲主卒居前足以衝突也車爲主車居前足以營衛也驅驅出禽獸使前趨獲逆逆要使不得出圍設此車者田僕也羣司馬謂兩司馬校如箸銜之有纏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獲得禽也取左耳以計功及所獘至所獘之處田所當于止也疾雷擊鼓曰駴譟讙也象克敵而喜也徒乃獘徒止也冬田主用衆致禽聚所獲禽因以鎛烝四方神于郊烝宗廟之冬烝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何以令軍互言之耳其實皆辨也王平仲曰兵不可不習而兵不可習也不習則不精習則人賚惟以有罪之獸當有罪之人而教之戰焉此三代之兵所以不戰而自不弱也鄭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泣大卜帥執事泣鬯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厭于涉反師王巡守會同司馬合軍以從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大師王出征伐也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軍器鼓鐘之屬皆殺牲塗以血神之也致鄉師致民于司馬比按數之多寡事謂戰功也律以聽軍聲鉞以爲將威也愷兵樂獻獻功也厭喪禹

冠示威也奉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士國子已命者敗則王親吊死勞傷焉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致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

喪祭奉詔馬牲植直吏反

大役築城邑也司徒司空慮役事司馬與焉植謂部曲將吏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屬會聚之也要計功簿攻謂校其功帥帥以從王大射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若實射亦用六耦但當用卿大夫爲之燕射三耦用卿大夫已下爲之牲魚牲也祭授尸饗食授賓平

者正其職與其位王遣奠以馬祭奉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缺文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以上三官俱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

賞地卽賞田也等以功大小為差王功輔成王業如周公國功保全國家如伊尹民功法施於民若后稷事功以勞定國若禹治功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赴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凡有功生則書名於王旌死則於烝先王享之詔告其神以辭也功書藏于天府司勳主賞故又藏其副政令謂役賦

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

王明齋曰六鄉無閑田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鄉字疑誤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正音征

賞地之稅三分之王食其一也二全食于臣加田者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唯加賞之田無稅疏無國征言無稅入天子法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任田卽王制圭田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

馬皆有物賈緧惡馬 賈音嫁

質平也每馬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駕馬下材其冗事物賈物色及賈直緧以索緧維之使馴服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受馬給公家之役也更償也旬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外死入馬耳驗其實

死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也以任齊其行者司馬法所謂戎事齊力田事齊足也訊謂賣買之言相負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為傷馬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涂音塗

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分國自王國及侯國其地分為九州后君也兼王與諸侯門出入渠通水量量其縱橫廣狹而為之制軍壘曰壘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

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書地謂方圖山川之廣狹書塗謂支凑之遠近　王明齋曰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為提挈施張四正倍于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為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畧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窆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鬯歷而皆飲之窆冒絹反鬯讀

燔炙肉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也脯十脡各長尺二寸燔之數量未聞窆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也宰祭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受鬯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而傳之他器而皆飲之皆飲謂盡飲猶言卒爵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

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鬱邦器及軍器凡師田

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肆讀髣髴他歷反

羞進也羊肆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為豚解也羊殽饋食獻熟體骨節折而爓之以醢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也珥作衈衈皆音餌祈作刲皆音機鬱禮用毛牲也刲羽牲曰衈衈刲社稷五祀皆始成其宮兆時也沈謂貍沈辜謂磔辜侯謂候福禳謂禳福邦器謂禮樂器及祭器之屬斬牲徇陳示犯誓必殺之也羞始祭所進徹祭畢乃徹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濛羊凡沈辜侯禳鬱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

羔小羊也飾羔以繒登升首于室報陽也法羊飴鬱積謂多少有常法積積柴煙祀檮燎實柴祭天用犢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布衆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行猶用也變猶易也取各方色木鑽火順時氣以救時疾火新則無疾也火之次于星為心夏之三月位見于辰九月位伏于戌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氣于其伏而內之所以息其氣時令謂焚萊祭爟祭始教燧者禮如祭竈野焚萊民攘放火集說王氏曰火之為物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于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于內逆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于四時皆有癘疾火生于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于是乎可救矣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季夏取桑柘時運而往火變而新陽太盛則養陰之弱以抑其強陰太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滿于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則春秋傳所謂出內火是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

庶之守

士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國中之俾士而未命者也衆庶民遏守固者頒守遠近均勞逸更 王平仲曰士庶子宿衛王宮不宜復掌城郭蓋國有大故則時頒而遏守焉所謂帥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是也又按文王世子載出疆之政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意內外亦以貴賤分歟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

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鼜音臧

飾器兵甲之屬所以聾觀瞻而備非常也財用給守吏之用稍食謂祿廩任供濬築之役財器守役所需也通守政恐守吏各致其守則呼吸不通皆授之守法使通貫聯絡至于荒僻或變故兵甲力役財用不給又轉移相給也巡行也行守者鼜戒守鼓也號呼守者之名戒戒守者之事都邑亦為城郭有職王國及都邑合守之處民皆職任使遞守也山川若殽函河漢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閉鼜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之林作藩落也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害之道備奸寇也 王明齋曰王畿之內試畝之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于通水而已即有沮洳之阨徑畛涂道路非止于往來而已即有曲折之艱而樹之林非止固其土而已即有簸遽之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竝驟所以為善掌疆圖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竟音境

道治謂道路之治禁令備奸寇也設候人選士卒以為之方治遠方有事來王國來治如虞芮質成

之類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降戶江反

致師犯敵誘其出也軍慝懷詐潛入我師也環故四方有事則還報也巡巡視防慝未然也諜賊反間為國賊訟敵敵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國邑欲降者受而降之 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懾諸侯皆守境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欋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檮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鬲水而沸之

而沃之 舂音本樣音託

壺盛飲挈之以表井欒駕馬脫之以表舍止也舂盛糧挈之以表廬縣壺以為漏也謂縣壺于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沒刻為准法擊標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以漏刻為更代喪未大斂哭不絕聲有更漏則守尸而哭者可相代以水守者為沃漏也以火守者夜則視刻數也分日夜者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及冬水凍漏不下以火炊水沸以沃之 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于挈壺氏而已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垣漸臺故設官董其事軍事嚴喪事遽特舉以見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夫雁

位將射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三公最尊屈之使北面答君也西方者賓位孤無職尊而賓客之卿大夫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三公摯不見于宗伯獨見于射人者三公師道弗敢臣也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于朝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也國事王有祀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治達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于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

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侯之射食亦反正音征豻五旦反三侯虎熊豹也二侯熊豹也豻胡犬獲執旌告獲容待獲者所殺儀禮曰乏謂矢至此乏極不過也每發一矢歌詩一節欲其循聲而發也尊者先聽多卑者少為差皆留四節以乘矢拾發云正正也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者損元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士自行賓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 按疏云射禮有三一大射將祭擇士也又按詩行葦箋云周先王

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二賓射諸侯朝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大夫以下禮賓而射皆行之于廟或行于燕寢射因燕而射以為樂也唯士無大射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故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三節者三十弓之下制長六尺未射時司馬命獲者執牲以負侯故射則令其去侯而居乏以避矢也矢行告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取矢者謂射鳥氏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

服不受獻之位也中中侯之算射正射之法儀也王親射牲者示誠敬也宗廟之祭秋冬則射春夏否祭天則四時常射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倅七內反從才用反

作使也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焉則射人使大夫為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已上為衆介也倅車戎車之副王之所乘不敢虛其位也作卿大夫從選使從王見諸侯也戒戒其當行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太史及大夫與諸公為介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

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比廬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苛謂詰問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也共猛獸謂中膳羞者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主禦藏之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唱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鳥謂中膳羞者敺鳥鳶大事尚肅也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以并夾取之并夾鉄箭具

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鳥罕罟鵲之屬作用也襦作繻細密之網春鳥孳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頒賜也陳氏曰天子之于老其所養者王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稟人所謂耆老者則總三者言之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

鳥待人而養者謂鴛鷺之屬卵鳥其卵可薦也歲時貢者鴈鷹之屬以四時來也膳羞之鳥謂雉及鶉鴽之屬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等事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也縣鄙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庶子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已命者則為士王治所當進退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奠音定

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祿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疏六德六行為賢六藝為能王浚儀曰漢志先王之制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觀化焉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此王日視朝事于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若未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謂小臣祭僕隸僕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揖之旅衆也上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爵同者而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待王揖之乃就位羣臣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卿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逶迤既復位前正王視朝之位內朝在路門內亦云燕朝退反其官府治處也　諸侯臣少大夫與卿俱特揖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謄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劉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披方寄反

國中謂城中士卿大夫士總號治者治其進退損益也擯士告見初為士者于王也謄者入于王之勝人戒令齊戒告令賜爵賜王之子姓兄弟在旅酬無算爵時割牲制體也羞進也作士從選其行藝而進之使從王也士使謂士以王命使也上卿使則大夫為介大夫使則士為介掌士謂奠斂之屬披扶持棺飾者也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束作使之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任其所掌治諸侯歲貢士于天子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于朝或反其國司士于三歲稽攷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謂進爵絀地是也但記專以習射言似拘此言稽士任

為得其賢否之實

諸子掌國士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倅七內反

國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倅貳也謂副貳于其父之職業者也戒令致于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也以父之爵為之等敘其舊以正朝位大事謂祀與戎司馬弗正者謂兵賦國正謂鄉遂有匈徒力征之等　呂東萊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于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　呂芸閣

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蓋古之為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矣故太子雖未為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為不預矣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正謂體載之按特牲少牢豚合升于俎是也位俯仰之處也舞用國子故諸子為正其位授其器正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為王斬衰與父同位謂在殯宮外

內哭位也國子亦謂之羣子者又以居而衆者名之作使也使國子從王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存使之在學而養之也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射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也凡御居車前之中便執策控御尊者居左勇士居右王有戎右齊右道右

又五路倅車皆有右以捍外衛尊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凡車三三為小偏三五為偏五五為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為卒又謂廣是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為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之人使同心勇力之士屬焉者習之以五兵而選以為右也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徼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句分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樸柂也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虎士

從使者護王命也不通若逢兵寇則奉書徼師若遭泥水則徼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服謂朝服葛葛經臣為王皆斬衰至葬乃服葛今始死即服葛武士尚輕也介被甲王送儀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踐擇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法戒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

車
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莊十二旒兩
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衮冕者亦從尸服也衮
大衮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
尸車郊祀有尸者以后稷配天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
戈擊四隅毆方良難乃多反方
良音閬兩
百隸罪隸夷隸之屬時難以時而難也凡陰陽之
氣初則為利功成者退留則為災月令季春閭門
之攡曰畢春氣恐寒氣留也仲秋天子之攡曰達
秋氣恐暑氣伏也季冬大儺辟一歲邪惡之氣此
於太虛閒不遇氣之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
為災為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閒以主之故儺以

毆之使蕩而不留方良罔兩
也土之怪毆之以安王神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於大寢
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
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大命謂羣臣所奏行
入大僕位在路門左進前正
位畢還退居本位待朝畢入謂王退入路寢聽事
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窮謂窮寃失職
若今上變事擊鼓遽傳也若今驛馬軍書當急聞
者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聞鼓聲則逆二官當
受其事以聞
王平仲曰建鼓之政實疏以為即
肺石窮民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子謂肺石止為獄
訟舍寃者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路鼓所達
則凡草澤中抱漆室杞人之憂者咸得上聞或事
關機密不可洩之外朝故特設于路寢門外而掌
之大僕屬之司馬誠重之也不然既謂達窮遽令
而復立之肺石使朝士又得關其說焉殊非先王
萬里堂階
之意矣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瀦儀贊王牲事王
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
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縣喪首服之瀦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
飲則相其瀦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
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窒音
便

牲事殺割七載之屬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
有車右也王親將軍衆執路鼓路鼓四面依擊其
鈐面也戒鼓擊鼓以警衆也首服之法謂兔髦等
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門以示四方弔勞王
使往也燕有法者謂主獻賓賓酬賓洗爵
升降也贊弓矢謂授之受之辭謂以王不眡朝之
意告
之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瀦儀掌三公及孤卿
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小命時事所教問也小法儀趨行
拱揖之容燕出入若今遊觀苑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
如大僕之瀦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賓客饗食皆掌小字小賓客謂諸侯遣臣來聘者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糾按錄所當共之牲物

大喪復於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小廟高祖以下也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或云有服之親也都家亦如之者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致福臣祭祀歸胙于君展錄眡其牲體數大牢則以牛

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特牲則以豕左肩五個

羣吏府史以下相盥謂奉盤授巾盥為王盥牲體於俎翼棺歛也持之者夾匴車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更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寢

前曰廟後曰寢祭神道也則在廟薦人道也則在寢成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五后稷為太祖太王為高祖王季為曾祖文王為祖武王為禰此為五廟五寢鄭氏云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乘石上車右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于冠前低一寸象天文南極卑于北極也前後平者稱弁延冕之覆在上故名紐小桌在武上笄所貫也繅雜文合五采絲為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每一匝而貫青赤黃白黑色玉以一玉為一成每王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繫于左笄遶頤而上屬于右笄垂餘以為飾繅不言皆有不皆者衰衣之冕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按馬貴與云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于五遂謂大裘衰衣二服同冕按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衰龍衰所以襲大裘也祭則祭天亦服龍衰特內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衰內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衰冕之前則大裘衰衣不可分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采當有六服矣冠圈謂之武

諸侯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旒皆就玉瑱玉笄瑉音民

侯當作公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元纁朱裏與王同也玉瑱塞耳者三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瑳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瑳音其

皮弁王視朝首服會縫中也璂綦通結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象卿以象骨飾弁內頂上之抵玉笄者貫于弁以為固也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絰者大如總之麻絰纏而不絇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弁如兩手相合捧時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曰皮弁以韎韋曰韋弁其等各以命數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弁絰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不言冠弁服弁冠弁兼于韋弁皮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王明齋曰按舊說冕旒之制所差有四愚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矣舊說驚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二之不同而冕則一何也蓋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而五冕同者其亦此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游九就瑲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並無九玉之說蓋冠之長尺玉之圍寸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

侯伯之繅旒九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五十有二子男繅旒五就其餘如侯之事孤繅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于男而下當為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為目而設後之有旒果何所故經文序王冕止云繅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繅旒九就而不言八若曰止以前而言則深衣何獨通前後而言十有二幅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證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一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鷩冕去一則不足以為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為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惟弁而已先儒拘于陽數之說謂玄衣一章玄冕無旒尚足以為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說皆失于不攷經文之過鑒自叔孫通草創漢制而已然愚直據經文而參以玉藻見後人之說自不可通攷禮者當玩遺經可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五兵者擊刺鉤與斬兵二而五也攴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擊曰殳二也斬兵長者丈曰酋矛夷矛五也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宛註稱中干貳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也等功沽上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古者藏兵于朝卿大夫從軍者授之于廟

若民兵則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旗物鼓鐸悉備無庸授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舞者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註又云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然夷矛雖不施于步而弓矢未嘗不施于車觀兵車射者取左可見攻工記言兵車所建之五兵而不及弓矢者以五兵建于車旁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敛之

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及如杖長尋有四尺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舍止也藩盾可以藩衛者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張林反犴音岸

法曲直長短之數弓弩成于和矢箙成于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王弧強弓也夾庾弱弓也唐大得強弱之中詳弓人職甲革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為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犴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學射者弓用中後用強弱則易也勞者勤王事若晉文受王弓矢之賜者矢箙從弓數佞弓者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鍭音侯矰音增茀扶弗反痺方二反

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弩弱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痺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令之飛矛也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矰結繳于矢也茀矢象焉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

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依也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散射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刺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天子之弓王弧也往體寡則合多而圜諸侯之弓唐大也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往體多則合少而圜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故合三而成規弊惡也材良者句少剛健者乾之德君道也至柔者坤之德臣道也合多成規者其弓剛合少成規者其弓柔

凡祭祀共射犴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

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為可澤澤宮也如數如當射者之數每人一弓乘矢并夾矢籥也明器中有用器役器役器中有甲冑干笮用器中有弓矢物弓弩矢箙之屬田弋用矢為多總貯于竹器以為備曰籠分貯于皮器而佩之曰箙充實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纏亂將用乃共之更償也一云更易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抉古穴反

弋即繳也以生絲繫矢抉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巨指以鉤絃拾以韋為之著左臂以遂弦詔贊王者告王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乘車謂王所乘斂藏之也

豪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豪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齎音咨

齎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三等上制長六尺六寸上士服之中制長六尺三寸中士服之下制長六尺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等工拙高下也饗酒殽勞之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入于司弓矢以待頒入于繕人共王用齎工之財與弓弩矢箙之出入其簿書豪人藏之闕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克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荼

敦音對荼音列戎右驂乘執兵披甲備非常并克役使詔贊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也軍聲譁讙懼有不聞故大言之以傳王命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克之者謂居左也敦器名辟盟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陳載辭以開衆心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又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及血在敦中以桃荼拂之皆助之也桃鬼所畏荼苦帝所以掃不祥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王未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羞從

道車象路也車名道者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之故也以羞從表尊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

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軷音跋祝之又反軌音犯

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象山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僕卽大馭軹兩轊軌車前載也飲者若祭末飲福卽在將犯軷時凡路該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樂師教樂工歌之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鸞在衡和在軾皆金鈴也鸞鳴和應大徐則不鳴大疾則不續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王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倅副也服謂衆乘戎車者之衣服亦如者如在軍也凡戎車衆之兵車也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以賓以待賓客春夏受贄于朝無迎法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于廟皆無迎法此特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卽有乘車迎送相去遠近之數也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寢故曰朝夕燕出入朝祀之副車曰貳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戎獵之副車曰佐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邀還之使不出圍植樹也以告獲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舉也晉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也駕治俾閑習齊一也

挍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挍挍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趣倉走反繫音計八皆讀

六種馬良馬可爲種者王路用之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木路駑馬給宮中之役物者謂辨其毛其足其力使之各以類相從也良善也謂五路之馬師圉師圉圉人僕夫王路曰大馭金路曰齊僕象路曰道僕木路曰田僕卑路曰戎僕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至挍言

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駑馬必三良馬之數者以克役事爲多故也麗偶也每廐爲一閑十二閑者天子一種馬分爲左右兩廐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廐不分爲左右其駑馬則皆分爲三焉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馳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馬二歲曰駒血氣未定執之無令近牝先牧始養馬者攻特以牝馬方孕攻去勿使近也馬社始乘馬者或云牧地之神臧僕謂

簡練馳者使皆善也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于王也講講五馳之法毛馬齊其色也宗廟齊毫此於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敬神也頒授當乘者

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馳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校人主飾之賓客之幣馬來朝覲而享王者埋之者是馬塗車之芻靈也驅逆之車田僕設之校人帥之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殺駒以祈沈使者之幣馬所用私覿也軍事物馬齊其力也馳夫於趣馬僕夫爲中寢中以見上下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馳夫趣倉走反

贊佐也謂校人藏僕講馳夫之時六節行止進退馳驟之節疏云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駑六種非是此專指良馬也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須依次第居牧序廐閑之所治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粥音育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巫知馬祟醫知馬疾故巫助醫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頒之授圉者所牧處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焚萊者山澤之虞贊之令不得燬其應牧之處也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駾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佚作逸駾音兆

阜盛壯也佚乘用有節不使過勞也馬三歲曰駾二歲曰駒教者始乘習之也攻制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正員選者馳夫而下

可以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慶人差而正之以上九者皆有政教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下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駜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鬠廐始牧夏庤馬冬獻馬射則克椹質茨墻則翦闔蓐音辱庤音雅茨在私反

冬寒以草藉馬曰蓐馬久羣聚瘟疫生焉鬠廐辟去邪氣也庤廡也所以庇馬凉獻馬從校人獻也椹質木爲之盤草以代俟也茨蓋也闔苫也茨墻則翦草以苫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賓客陳之於館喪紀之馬啟殯後所薦也陳之於廟廐馬遣車之馬入捧之亦牽而入陳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閩亡巾反

東方曰夷南方曰蠻東南曰閩西北曰貉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四八七九五六其種類也數列而計之要總而計之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蚌龜鼈所象百物也貫利貫而通之使有無相易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鎮能出雲雨生萬物以安一州者也會稽在山陰水所鍾曰澤草所生曰藪流而趨海曰川尤深積而成淵曰浸具區今吳縣南太湖禹貢謂之震澤三江禹貢謂婁江東江松江季氏圖則以爲大江吳江錢塘五湖之說尤不一季氏圖云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或謂即太湖別名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未詳孰是鳥獸孔雀鸞鷄鵠犀象之屬疏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爲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蓋取尊於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荆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爲三道

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膺亡貢反湛直減反

衡山在湘南雲跨江之北膺跨江之南俱在華容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於荆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湛未聞或以爲淮丹朱砂齒象齒革犀兕革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溠音詐

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克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爲滎滎在滎陽波讀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溠宜屬荆州林竹木六擾馬牛羊豕犬鷄五種黍稷菽麥稻畜穀獨全者土氣正中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

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
鷄狗其穀宜稻麥沐音迷
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郎孟諸在睢陽淮出桐柏郎今淮河泗在魯國出濟陰乘氏沐出東莞
集說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蓋周公以徐爲青州故也
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
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六種其穀宜四擾盧維當爲雷雍
岱山卽泰山在博大野在鉅野沛與濟同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

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
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幽地洛出懷德詩曉彼洛矣是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
東北曰幽州其山鎭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貗養其
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貗音分
醫無閭在遼東貗養在長廣幽州之河沛亦與兗同者幽兗皆河沛所經之地也菑出萊蕪時出緇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
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彘揚紆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
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虖池音呼駝嘔烏侯反
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
黍五種黍稷麥菽稻也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繒皮九

州之建始于顓頊舜時分冀爲并幽分青爲營爲十二州至夏復其舊今禹貢所序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是也爾雅以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爲九州與禹貢異此又與爾雅異蓋爾雅爲商制也
王明齋曰按九州分立與禹書禹貢異者蓋禹貢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兗于冀營統于青而止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珍鐵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惟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輿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于北方

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荊州之地武王伐紂而戎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于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荊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服服事天子也邱氏曰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五服一朝者益衛服之外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康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此與孟子異或以孟子因殷制言也一州之中以其十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十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二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薛氏圖云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此廣封也職方兼附庸之地而言之廣封者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牧九州之牧也職牧監參伍之屬守謂國竟之內職事所當共具者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殷國謂會諸侯而殷見其戒四方諸侯亦然

土方氏掌土圭之濼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濼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宮

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土宜九穀種藝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樹王宮佐掌舍爲之藩羅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法而至者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

節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達津梁相奏不得陷絕通茂遷其有無同權衡不得有輕重壹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怨惡謂邦國相侵虐好善謂風俗所高尚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誦俱陳之於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之好惡當以政教化正之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苦陸反

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之患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立山師以遙賞之使貢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泉嶧陽孤桐利害物之爲利爲害者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澤之萑蒲

遾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遾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遾音原

高平曰原此雖以原爲主除山林川澤四者餘邱陵墳衍原隰皆主之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

匡人掌達瀆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姦僞之惡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撢音貪正直

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庶子鄉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政若諸子之所掌學謂司士大司樂之所教聽者受行其所徵爲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

周禮正義卷之五

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南陵縣學膳生員臣陶敬修奉纂

進呈

秋官司寇第五疏鄭目録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所以驅取惡納人於善道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王氏曰禁之所以為仁刑之所以為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鄉士主六鄉之獄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縣士主縣之獄者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其職掌四方獄訟兼迎賓客以獄訟為主故亦言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士主外朝之灋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民數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剌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剌者探問廉察之意官主詢察而行赦宥故以名官舊解為剌殺非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於妙反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盟以約辭告神殺牲載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受金罰貨罰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犯政爲惡曰厲厲士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

犬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

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圜土獄城也天文貫索主賊人之牢九星規圜故以取象又圜還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反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曰拘也主拘繫當刑殺之者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戮辱也既斬殺又辱之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隸給勞辱之役者

罪隸百有二十人

盜賊之家爲奴者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者謂隸中選取有才智能役衆人者以員數爲限餘衆以爲隸民下四者之隸亦同

蠻隸百有二十人

征南夷所獲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亡巾反

閩南蠻之別

夷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夷所獲

貉隸百有二十人

征東北夷所獲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主表刑禁者王平仲曰刑非先王之得已也刑者所以弼教也教之不率然後從而刑之又必諄復叮嚀令民知法之不貸如水火之不可蹈而猶悍然犯焉於是斷肢體毀肌膚執法者可以相忘於無憾矣又恩遐隔愚暗之徒未盡曲曉或蒙罹罹故特設布憲一官令按其職云執掌以宣布於四方又曰及其都鄙達於四海正所以輔司寇布刑之法於未遠也蓋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所以詔民者寧惡其詳哉舒氏以五官俱不可設縣布之官遂以爲偶而欲別之是亦不知先王之用心者矣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自禁殺戮至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宄者幾防嚴則姦宄絕清刑之源也

禁暴氏下士二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清預反

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隄防止水者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能勝酒其爲物又不沉溺故以名官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主夜覺者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音毀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當爲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閭二十五家之里門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杅制內外先王立官以脩治其事故名脩閭氏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以繩縻取禽獸之名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害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謂鑿獸所藏者

翼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翼音翅

翼鳥翮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側百反

柞除木之名

雍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雍音滃

掌雍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硩他歷反蔟倉獨反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主除蠱者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友音跋

主除蟲豸自埋者

蠻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蠻古獾反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謂龜鼓涿擊之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主射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銜枚止言語囂讙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故以其姓名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四官在此者皆主賓客嚴疑之事故也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猶圜也主圜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賓客來主迎之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此王朝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云疏畿內三等采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益亦主采地之庶子在府史之下益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主都家之八則者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於方士者也亦當言每都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
亂國用重典
詰謹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漢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路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
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周衰穆王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
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益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
典者也林少穎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此之謂乎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
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糾猶察異之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也職職事修理愿愨慎也或云暴當作
恭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
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
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皮

圜土獄城也罷民不自強於爲善者害人過誤而害及於人聚之圜土困苦之使知自反也施職事以其所能役使之或云如後世城旦舂鬼薪之類也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反於中國舍之還於故鄉里也不齒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出謂之逃亡

王氏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爲圜以五則規爲圜獄而謂之圜土有仁而生之道言之則苟寘之也非苟寘之也鄭潛溪曰刑先圜土何也先教也刑以弼教先教之而後刑可用也圜土獄乎曰非也國有罷民焉情於教不昏作勞如罷癃然是猶酗之所生徼狠之所始民俗之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大而固未麗於法也刑諸則已重不刑則敗俗而傷化故築圜土焉衆爲之宅而教之視其能日夜施九職功事焉督課之書其罪於方版着之背恥之益用其力以殭其能愧其心以冀其改而教道存焉爾其用刑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何爲獄乎益環而教之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

兩造兩爭者皆至也百矢爲束入矢取其直也使訟者二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若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凡公署曰朝爭辨曰訟訟成曰獄質對兩辭曰劑金銅鐵之屬取其剛而不變也使訟者各具獄辭之書既兩劑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也三十斤曰鈞若不劑不入金則亦自服不直者也三日乃聽者俟其中悔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贄不直不實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眚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

嘉石文石也樹於外朝門左平成也成之使善麗附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說更使給百官之役也役月說使其州里之人任之謂保任之不復犯也王臨川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救所謂衰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衰惡則爲其已麗於法也唯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圜土教之也衰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法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殭其罷故也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肺石赤石也樹於外朝門右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報也上王與六鄉也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氏曰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陷爲物而愚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約於妙反
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典即上三典邦法邦成見下篇註邦典六典也邦法八法也邦成八成也弊之斷其獄訟也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泚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亨普庚反
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各從其類也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誅

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百執事百族王之族姓納亨致牲於鑊
明水火司烜取於日月者司寇奉而進之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喪所前或嗣王社社主在軍者書曰不用命戮於社屬士師以下也蹕止行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外朝朝在雉門之外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立君謂無冢適遷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侯國使臣在天子之國曰吏註謂吏為府吏不應反在卿大夫之右擯揖之使前也叙吏也輔志以衆謀輔王之志稽而斷之已稽衆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今能以衆輔成己志是尊王賢明者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五刑司刑職墨劓宮刖殺也附猶著也用情理訊之冀有可以出之者書罪斷之書讀之於囚乃用刑重與其罪錙銖相准故曰附也至旬乃弊亦謂用情研訊罪狀眞確者猶恐情理之外尚有生路務於旬日間反覆推求以冀一隙倘訊時先有纖疑則宜謂之未用情耳豈得姑附於法而漫曰俟旬乃弊哉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躬身也不身坐者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不即市者刑諸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五聽者以訊鞫作其言回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聲禹心無瑕者其辭直色定氣舒視聽不亂心有愧者其辭誕色赧氣喘耳目皆惑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

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凡此八辟皆上請而議其法以其或可赦宥也賓謂三恪二代之後此一議惟據王而言諸侯不應有此議法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中謂罪正所定剌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羣臣大夫以上也羣吏士以下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刑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生齒女七月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煮牲亦實其水屬士師以下王平仲曰登民數者敬百姓也登民數於天府者敬百姓之心猶其敬賢能之心也登民數於天府而屬之司寇者示不得已而刑民必以敬之之心刑之而後無忝於司寇之職也登民數以制國用者示草菅其民者所以自伐其國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司民星名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羣士鄉士遂士已上中言事實之書也登之天府者刑所以致天討而謹於用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先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羣士遂士已下宣徧也憲表也刑禁士師之五禁致事謂得其屬之計乃以致之於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右佐佑音

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爲非也宮王宮也官府也國城中也徇於朝使之內有所聞縣於閭使之外有所見疏刑期無刑故豫施禁禁民使知而不犯故禁者刑之助也爾雅云蒼門謂之閶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猶左右也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勑其怠忽儆於事爲之際王氏曰誓若湯誓泰誓

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是也然警之所用非特軍旅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警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而田役爲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曰糾曰憲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鄉合鄉所合也以比合比以閭合閭聯其居也以伍合伍以什合什聯其人也追追冠也胥胥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官中大司寇之官府中也獄訟辭訴各有司存其有不決致於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從而斷之官謂之弊之斷訖致於本致邦令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汐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汐音撟音勺

邦汐姦民激衆爲亂邦謀爲異國反間撟詐也犒言撟詔書邦盜竊取國之寶藏邦朋結私黨以亂民也邦誣造訛言以惑衆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辯作跋謂刑罰國事有所跋損作權時法也或云荒辯辯其凶荒之大小也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劑謂書其期約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刲珥則奉犬牲

洎音冀刲機奇二音珥而志反

勝國周所勝之國秋者物之成也勝國之社稷成功者退之事也故秋官爲之尸燕出入凡宮苑皆是洎謂增其沃汁鬱禮用牲毛者曰刲羽者曰珥

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諸侯爲賓謂來朝若燕饗時逆軍旅及將命也犯師禁於行陣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

正要會者以小司寇正歲命其屬入會故也王明齋曰夫天之有秋也主於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於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獻民數與夫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爲司寇者非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爲心至誠惻怛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以使民無訟爲貴而曾子不以得獄情爲喜也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國中謂距王城百里內也六鄉之獄在國中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

辨謂獄成有冤者辨之犯死刑者則殊異其文書重大辟也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議也受中受獄訟之成也協日鄉士和合支幹善日而往涖之期謂鄉士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大祭祀四者王有事於六鄉也三公有邦事亦以王事入鄉也大事謂征伐田獵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命

遂謂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掌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

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於縣士則命六鄉遠故也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大事王所親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會其期

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三者除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其餘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

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皆遂掌之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也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各掌其方者方士十六人四人而掌一方也

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域地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廉察都家士之能否也上治猶上計註專指小事恐未是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四方謂侯國諭罪刑者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士謂士師職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亂獄若君臣宣洩上下相虐者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趨諸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大事謂在國征伐之等誓禁謂誓命之辭五禁之法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

朝錯立族談者

周有三朝一曰內朝亦曰燕朝大僕小臣掌焉一曰中朝亦曰治朝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小司寇朝士掌焉樹棘槐以爲位者一取其赤心而外刺一取其黃中而美蔭也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趨百官之就位既趨其行且辟其道也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其小者未齔七歲以下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甚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不聽者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期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獄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判半分而合者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又鄭註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爲節以遣之也屬責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畦相比屬也地傳以地相比近之人爲證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盜賊軍謂盜賊衆而成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又明齋云盜賊賊犯既明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暮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罪使盜無所容也報仇讎謂同國不相辟者將殺之必先言之於士或云會赦後其人復還鄉里者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爲民困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戶籍下去也每歲吏考生去死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祀司民者軒轅角也十七星如龍形左角爲大民右角爲小民贊王治者以民數登耗黜陟主民之吏　王平仲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於是阜矣夫民吾子也失教而陷民於罪惡戕民而成己之戚是一獄成而上有兩罪也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墨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劓也宮丈夫割勢女子閉於宮中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二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司刑主刑書而又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忘音妄　惷音寵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赦舍也不識若報仇者認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若舉刃欲砍伐而軼中人者也遺忘若閒帷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射投之上服謂墨劓及死刑下服謂宮刖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猶馬之委轡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封界也功約謂羣臣立勛爵賞所頒也器約謂吉凶禮樂車服所得用也贄約謂王帛禽鳥以爲贄見也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彫器簋簠之屬有圖象者與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訟訟約珥讀衈殺雞取血釁其户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大亂謂僭約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司盟掌盟載之瀆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以授六官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盟者負約而盟於神期其久要也詛者已負約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按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註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盟處無常但盟則遣其地之民出牲以盟既又使出酒脯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函

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楬音

青空青也入征謂山虞澤虞等出稅者皆以當邦賦穀稅之數也楬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又以印封之爲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王府內府也要凡數也入於大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

令

罰罰贖也貨泉貝也士師聽獄財有應入官者並入司寇給治兵工直以罪累之物不以入經用也與司厲職入於司兵者同義若司市所舉之貨則入於泉府門關所舉之貨則以養孤老各有所歸也掌次張氈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飾以金飾之數饗諸侯如之承賓如神也又郝京山曰以金爲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命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揮爲守城捍禦之具也令主其令取之

司厲掌盜賊之任罰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貫而楊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皋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任罰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奴爲盜賊而罪未入於死或從死而減論或罪人家屬爲從而連坐者舂槀人人之官也爵謂命士以上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辜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牷音全

牷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輾之而去即軷祭也瘞埋祭地曰瘞埋幾祈也珥弭也沈以祭川辜以磔門駹不純色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皆須相之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弗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司寇職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於圜土也此則圜土所聚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日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復善但加明刑異於五刑之足傷肌但役以事異於五罰之出錢所以爲收教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音棋

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木其手曰梏在足曰桎兩手共一木曰拲劉氏曰木其手曰

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

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告刑於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士鄉士也加明梏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賊與謀罪大者斬以斧鉞若今要斬也小者殺以刀亦若今棄市也捶當爲膊膊謂去衣磔之親緦服以內也焚謂既殺焚其尸墓磔之踣僵尸也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上附下附是罪附於法法即五刑是也亦如之謂刑之亦於市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髡者出五刑之外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劉氏曰守門守關守內守囿守積皆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

司隸掌五隸之濛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法役使之差等物衣服兵器之屬民五隸之民也辱事若宮人除不蠲去惡臭蜡氏除骴之類積聚也任用也囚執人勾攝罪人煩辱謂煩瑣擯辱邦之服與兵東方南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氈裘執弓矢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厲遮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

國若家牛助爲牽傷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傷步浪反

役給其小役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傷其守王宮以下十四字宜屬閽隸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爲遠尤貴其來者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

閽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爲之養鳥也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閽隸役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王平仲曰按汲冢周書王會解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帝陰羽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十物褶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褶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統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褶笏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

贊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相者大史亦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羣幣禹統有繁露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勇中勇此服次之繁露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勇中勇此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北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高祭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蓋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左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騶宗爲十二玉玄繅璧綦十二參方玄繅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繅璧琮十二外臺之四隅每隅張赤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交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鬣謂之毋兒其守營壘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織人前兒若彌侯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子楊州貢禺禺魚名解踰冠發人鹿人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邱狐九尾周頭蟬蜚蟬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鼈黿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龜皆西面彎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踽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踰冠渠叟以鮑犬鮑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羽旄卜盧以紈牛邑陽以鸞封鸞封者若鵕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中以鳳鳳氏羌以鸞鳥己人以比翼鳥方陽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鼻雄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闌木康人以梓茂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頸若雄鷄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嚮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朝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騶騶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匈奴狡犬權扶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蠶其西魚復鼓鐘鐘

牛蠻揚之翟蒼梧翡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北嚮愚按王會所陳似乎多大其說然成周服遠亦於此可見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因其慕義嚮風而役屬之以廣用夏變夷之化耳然當時所以防維監制之者亦必有道焉若以爲征伐所得則犬羊之性即令革面豈有使之執兵侍衛於左右者乎後王德不必古若華夷之限寧過於嚴此後世從戎之論所以謂之識時務也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司寇之五刑禁士師之五禁執旌節以宣布在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縣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察也斬殺戮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攘卻也即令拒捕遏訟止其欲訟者四者皆告於司寇罪之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力正協衆從已以邪爲正也撟誣撟曲誣罔以觸刑禁者奚民閒婦女服役於后宮者隸奚隸之守王宮者司牧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爲有犯禁則戮之也舊以奚爲女奴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檉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檉音託擊音擊

達迆行通之使不陷絶也去王城五百里爲畿比往來按比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舍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爲蕃蔽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翺翔覘伺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轅轅柢閣舟有柢柱之屬辟行人亦使守涂地者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比按治道者名主以丈尺賦功修治其壞除去其纖道禁若絶蒙布巾持兵杖之屬不時謂不夙則暮者也不物謂衣服樵持非比常也幾禁之者隣奸人内賊及反閒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蜡清預反骴音恣

肉腐曰骴蠲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國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絰也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骴禁孟春掩骼埋骴之屬凡者廣言之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擭胡化反

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池陂障之水道也害國稼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爲壑以陷獸擭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杜塞之者固防其陷害人時既收刈亦所以疎禽獸之禁也依山爲苑就澤爲沈則專利於已肆害於物禁之戒暴殄也沈投藥餌於澤王平仲曰禽獸出而害田也則殺之民就禽獸之居而橫虐也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水禁深泉洪波沙蜃水弩之處及捕魚鼈不時也幾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禁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時謂夜早晚夜士主行夜徼候者日未出之時為晨夜半以前曰宵禁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
皆備其遭害及謀非公事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烜音毀

夫遂陽遂也內則曰金遂世謂之方諸監鏡屬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是已取日之火
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或云方諸大蛤也熟摩向月下則水生也明盞以明水修潔粢盛黍稷
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燭

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竁昌絹反
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還於帥師氏者也竁謂為瘞以埋其尸明竁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明梏焉或云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於屋中誅之即勝國之社之屋也竁穿穴也穿屋以雷光若今明瓦然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條音滌
王明齋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夾馳道而在前也執鞭所以為威公則六人而下在其國及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并著於此

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轄誓大夫曰敢不關鞮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士師職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僕太僕與王同車贊王鼓右勇士在王車右車轄車梨也關請於君大夫受命出征除閫外事其餘莫不從請師太師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軍事佐大史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檠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宿謂宿衛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檠謂行夜擊檠比校其實也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美卒也

使之什伍以追胥檢捕盜賊獲多者賞否者罰

禁徑逾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鼜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冥音覓鼜音邱於反
設弧以射之設張以罔之靈鼓六面鼜鼜之使驚趨阱擭須鬚同備擪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鼜蠱則令庶音遮之比之熬

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攻說新名求去之也穉除也嘉草藥物或云即甘草凡惡蟲者司寇令庶氏敺之而比其優劣

穴氏掌攻墊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墊獸熊羆之屬穴居如墊將攻之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摘之以時獻其羽翮

翼音翅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係其足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剥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

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生山南者爲陽木生山北者爲陰木剥互言耳皆去其皮也火之水之使其肆不生化謂化木爲土夏所焚者秋用水漬冬所漬者春用火焚則化爲糞壤矣政令剥之期水火之變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掌凡殺草之政令

薙音替繩音孕

殺草除其害稼者春以鎛其所其生者夏以鉤鎌迫地芟之舍實曰繩秋芟其繩滅其種也冬用耜測深土剗其根使以火燒其芟夷之本末而加之水則其土根和美矣掌殺草者主公家之草薙氏自爲之掌凡殺草之政令者主場圃田疇之草教民爲之也

哲蔟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

哲蔟音摘促

天鳥若鬼車之類陰陽邪氣所生也見則不祥覆巢絶其類也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邨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

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禁新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庶除蟲毒者蟲亦蠹之

類也或熏以莽草則去閩人所畜金蛇之蟲多藏於屋壁梁柱之間

赤友氏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貍友音按貍音埋

除墻屋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舉大炬也熇其炭以扮之則走潛灰以灑之則死貍蟲藏埋之蟲

蠷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蠷古獲反

薛會之間謂鼃爲蠷黽耿黽也牡蘜蘜不華者如風從東方來則於東方焚牡蘜令煙西行被之水上蓋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爲敬之時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不禁也

壺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

殺其神則以壯橾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橾音沽

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兎鼓也焚石投之得水作聲使驚去也壯橾榆木以之爲幹從橫貫以象齒沈之水中則水神龍罔象感其氣而死而淵反爲陵聖人變化驅除之術如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棗卵懶膽分杯漿漱以蠻滄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狐狼之屬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太陰月食則射太陽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者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王氏曰弓矢嘗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

衝枚氏掌司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囏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囏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囏音梟

聲大而急曰囏聲高而緩曰呼聲嗟而怨曰歎聲悲而傷曰鳴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杖共王之齒杖咸讀曰函

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而以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軍旅將軍杖鉞導其爵以御衆不必老也齒杖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後世亦命之爲王杖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言禮者亦有儀言儀者亦有禮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六者以王見諸侯爲文朝覲宗遇會同註並詳宗伯職圖比陳協皆效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

禁謂九伐之法政謂邦國之九法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此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聘頫亦詳宗伯職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也

間問以論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禭以補諸侯之哀

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忠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歸脤王祭祀以脤分賜諸侯交或往或來者也致禭亦禮之吊禮禭禮也補諸侯哀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祼音灌

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常旌旗也旂其屬畫蟲者也樊纓馬飾也以罽飾之每

一處五采備為一就介輔己行禮者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轂末曰軹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皆來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王禮以鬱鬯禮賓也再灌后繼王飲賓也而酢賓報飲王也饗設盛禮以飲賓也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九舉者九舉牲體而食畢五積謂在路共賓來去皆五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問問無恙勞其苦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信音身

七章者自華蟲以下前疾車轅曲中在軹之前衡之後一祼者后不祼也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五章者自宗彝以下衡在軹下車輗兩服之頷前更前於疾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主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此皆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不使介傳詞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酒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下其卿二等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況九儀爵者四之中容有士故連言之

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竟

先謁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

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春秋之時特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受上介則止公下車當軹而立介九人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車衛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衛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遠近之數乘墨車而致於大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劝出舉門之舍諸侯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之舍諸侯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劝出舉門之舍諸侯

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致廟門之舍謁諸侯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

每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衛則王出門下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萬行相揖而入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門外王至於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圭以眡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春秋之時特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

對相去三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加一步之數王特服衮冕乘金輅建大旂在於門內上擯受命請事

車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衛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軹而立鄉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圭以眡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春秋之時特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乘其所

侯而朝序進授王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面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

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玉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肅氣之

親授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既受贄

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所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

則更服衮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

裸賓王拜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裸賓后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裸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一裸而酢子男則一裸不酢必使宗伯攝裸者君不酌臣故也宗伯攝裸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

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謂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王則服衮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

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庶姓則革路服則衮冕毳冕皆使公卿籩服加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公則九牢諸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賓

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更

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

問乃遂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

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

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

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賦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　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爲主大夫爲介士爲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主受享束帛加幣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受夫人聘璋享用琮繅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天地配合之象其瑑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擅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擯行至王畿更張擅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擯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擅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受舍於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擅至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秋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拂闑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拂闑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拂闑乃從王

存問其安否頻視其治效省察其風化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通四夷之言者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周始有越重譯來獻故總名曰象辭命六辭之命也聲樂

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六書之名屬者皆聚於天子之宮而教習之也瑞六瑞節六節數器鉏兩之等法八法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殷國

謂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四方大事謂國有兵寇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

入告王也聘禮曰如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爲交歲相問北年使大夫小聘也殷相聘三年使卿大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大行人待諸侯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入貢歲之常貢功

效績之功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賜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王朝於王也賜館致館也承猶丞宗伯爲上擯爲之承而擯之大客則擯而見之於王使得親言也小客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爲來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頻省聘問臣之禮也

協猶諧和之君之禮諸侯所以事君者臣之禮天子所以撫臣者自此至末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達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也此據侯國而言若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人龍三者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符管三者據在國所用道路謂鄉遂大夫都鄙公之子弟及鄉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與掌節職都鄙用角節不同者彼則守天子之都鄙爲諸侯也凡邦國之民達出至他邦他邦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從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猶後世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

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

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
好故鎮 鎮音
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合兩兩相配
六幣所以享也二王之後享用圭璋而特之有庇
馬無束帛可加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若二王後於
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大小各
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薛氏圖
云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
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爲故合以馬璋章
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爲故合璋以皮璧象天
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
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
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

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以其將誠而來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謂之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
國師役則令槁襘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
國有禍災則令哀吊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襘通
令謂令其隣國助喪曰賻助貧曰補濟饑曰賙送
遺曰委賞勞曰槁合助曰襘禬賞曰慶加物曰賀
哭死曰哀悲生曰吊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順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
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
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
知天下之故
猶圖也此皆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條錄爲書以報上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
之節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
見諸侯土揖庾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
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合諸侯有事而會也於國外遶土爲壇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三成三重也壇外爲宮方三百步每旁一門天子春帥羣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祀訖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庾姓無親者土揖推手下小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擧之擯之謂執王而前見於王也各以其禮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王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壇上二丈四尺每等

丈二尺諸侯各於其等奠王降一等拜王使人辭升成拜皆於奠王之處明臣禮也既乃升堂受玉玉將幣即將幣三享也禮以幣帛裸之即上公再裸而酢等也亦各於其等之上毛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疏巡守就方岳為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皆如時會劉氏曰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於己也故其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已焉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

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此主君使人致積問勞之禮為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間閭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旅讀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再勞謂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三揖謂庭中特也拜送送使者以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臣之旅也又從而拜送之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

此主君親郊勞賓之禮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賓乃乘車出舍門迎之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三揖謂入門及當曲當碑所以致恭三辭辭升堂所以致謙然後拜受幣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送逆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館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飧食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與致積俱使大夫擯同也交擯三辭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上擯諸交擯者例如此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

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此將幣之禮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贊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授作受主人拜至且受王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作賓以幣帛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三請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

致饔餼還圭饔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此六禮惟饔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有故不親饔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饔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繼賓也賓者報也賓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王帛皮馬也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饔食主君及燕亦速焉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饔餼饔食之禮則有降殺辭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竭誠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

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君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飧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主然後服升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侯伯則陳七介子男則陳五介皆鄉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鄉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爲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己之爵而爲擯人之數耳主君車止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爲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通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遥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賓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荅拜三揖五讓陳擯介爲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閾之中擯介皆鷹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絶行在後耳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朝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惟上相入升堂授王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王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王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爲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還館賓既還館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人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賓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爲賓賓爲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饗饔拜饗食皆階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

積受之於庭若侯伯之臣不致積謂不以束帛致之也三辭拜辱賓從館內出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也三讓者讓升堂登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下堂拜命記登堂受幣若侯伯之臣則受勞於庭賓作擯使傳命記禮畢出門賓用束錦賓使者如初行勞時賓受幣之儀致館者卿也無束帛賓亦無擯初儀如郊勞也若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賓者飧不致賓不拜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客辟逡巡不答拜也非特不敢當以主君拜逆之意不止於客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也禮以醴禮客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三禮皆於聘日行之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出而後問者廟中將幣禮欽不可及其餘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饔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

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客辟者不敢當主君之命也遂送君拜以送客客從主君往拜謝於朝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薛氏圖云諸侯相聘之法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奠於禰告為君使乃受命於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始至所聘之竟張旃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遂入飲擯至近郊張旃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問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賓

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闑東門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賓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皮弁服請事訖賓入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逆入賓既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擯不襲者盛禮不在己也賓襲而執圭行盛禮若盡餚為其相嚴敬也遂與主君揖讓升授主君君襲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賓楊奉束帛加璧享皆楊受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有行夫人聘享亦如之皆君為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醴酒饗膳醴禮以束帛乘馬賓即行私覿奉束錦乘馬以覿既覿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

君使卿韋弁服歸饔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乘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儐之以乘馬束錦於賓一食再享無無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享賓皆再拜於朝若不親享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饔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於公館賓遂行舍於近郊公使卿贈如受宰禮無儐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於廟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饔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

大行人云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上下犆豐殺也來則郊勞去則郊送始終如一非勤于始而怠於終樂於瞽而厭于卒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

幣享幣也大國則豐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謂擯相傳辭時也朝謂日出時爲正東卿夕謂日入時爲正西卿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卿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焉音於傳遽乘傳驛馳而使者也媺福慶惡喪荒此事之小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掌勞辱事亦徵役於司隸臣發聲使謂大小行人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檩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上令令野廬氏任器賓客任用之器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國使蕃國之臣來頫聘者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爲賓者賓相爲擯而詔侑其禮儀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國客皆蕃國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作使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大事於四夷者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儀爲事故使之次事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詞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事之尤小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饔餼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政治邦新殺禮之屬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
侯長十有再獻
此謂諸侯至王國饗天子也諸侯相爲賓有饗燕主君之禮故王合諸侯諸侯亦有饗天子之禮舊說作王饗諸侯不知此皆天子之大數而下施於臣豈理也哉諸侯長九命作伯者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
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
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此謂王至侯國諸侯饗天子之禮也令掌客令主國也待百官者雖令百牲無不具備而隆殺之等從其爵令之數而有所眡焉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爲上公卿六命出封加一等爲侯伯大夫四命出封加一命爲子男故其禮視上公視侯伯視子男士眡諸侯之卿則王之上士也庶子一視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言之也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牲牽三問皆脩犆介
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
四十有二壺四十有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
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
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
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
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
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
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
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
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筥姜呂反饔烏弄反秅丁故反
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
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
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
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
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

牢再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
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
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牲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
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
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
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
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
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

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
眡致饔親見鄉皆膳特牛

此三節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然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按諸侯初入境致積所共如飧之數公飧五牢五積則二十五牢侯伯飧四牢四積則十六牢子男飧三牢三積則九牢也皆牽不殺問禮隨而至用腊脩至國則致飧客始至致小禮也飧有牢餼一其餘牢則腥有食其庶羞芙可食者也其設益陳于掘外東西不過四列有簋實梁稻公十壹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壹上四西夾東夾各二也子男六壹上二西夾東夾各二也有豆實菹醢公四十壹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壹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壹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有鉶羹公四十二宜為三十八壹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壹上十二西夾東夾各

八子男壹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有壺酒器也設于壹夾如豆之數有鼎牲器也飧一牢正鼎九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有簋黍稷器也壹上八西夾東夾各二有牲牲作腥謂腥鼎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腊每牢皆九為列設于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陳列也飧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朝訖致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大者既兼飧積有生有腥有熟死牢如飧之陳亦餼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門西如積也有米橫陳于中庭備賓者之食也每壹半斛十為列四秉曰筥有鹽鹽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醯在碑東醯在碑西皆陳于門內有車米備賤者之食也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有車禾禾稾實并刈者十筥曰稷十稷曰秅秅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棬杯之柄一橫也皆陳橫陳門外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乘禽乘行處之禽謂雉鵰之屬于禮以雙為數設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燕禮亮不親不致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尊其君以及其臣也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器于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皆使下大夫致之于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于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于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言卿于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從君為介時即前註爵卿以下是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哉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色界反

國新新建國也禍哉新有兵寇水火也在野謂行禮于郊外在外謂兩君相遇于途皆不能備物故殺禮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饔食受牲禮稍所教反

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兵喪用者饋奠之物喪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廩也饔食加也故不受其正禮飧饔餼則受之舊云牲作腥有喪不忍煎烹飧饔餼當熟者腥致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檩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等九儀之差數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乃出迎賓聚檩令野廬氏次如官府門外吏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入復告王以客至也退如其為前驅一云復于王如孔子謂賓不顧矣是也賓客之治欲正其貢賦理國事也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

胥徒也送至于境如其前驅聚檩待事之屬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大夫有大夫訝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賓客有訝者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也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治謂理其事令所使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辟辟而不為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欲修好者則為和合之說所喜也達者達之于王若其國君亦詔辟行之不言惡者隱之也通事謂朝覲聘問之禮九稅九賦也九禮九儀也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都家王子弟公卿及大夫之采地也主其國治者平理其來文書于朝者國事故謂天子之事當施于都家者也每日王朝聽之告其國君及其卿大夫使知而行之也令朝大夫者使以告其家之史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夫先平理之乃以告有司也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不及謂屬闕王命有司都司馬家司馬

都則

都士

周禮正義卷之六

江南蠹國府南陵縣廩膳貢生陶敬信恭纂

進呈

冬官考工記第六 疏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實家使民無空者也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 王平仲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業至于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之任耶其說益亦偉矣然周禮出櫝櫨之餘冬官既亡購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固不敢躋而埒於五官益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王之典

罪之不已苛歛至壽翁俞氏謂冬官未亡不過雜出於五官之中遂衷多益寡別立一官至謂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鄒誕龜陰之歸也據其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緞補於屋壁初出之時而後人乃欲割裂於千載沿習之後又誰信之至梁氏又謂司空之大要已列於大宰之篇首而為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篇曰考工記則又似此記累足以備冬官一職者而不知其說之皆非也予故盡黜之一存漢人之舊觀云爾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處其一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共工作起也審曲面埶審察五材之曲直及方面形埶也五材金玉皮木土辨具也飭勤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鎛音博

言四國皆能其事不須置工也鎛田器廬攢竹為戈戟柄粵塗泥多草叢而山出金錫鎛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俗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田獵畜牧皆知為弓車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于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于度數而道之迹顯于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時寒温也氣剛柔也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妨胡之箘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鸜其俱反鵒音欲貉戶各反汶音問泐扶云反箘古罕反泐音勒澤音釋鸜鵒鳥也汶水在魯北削書刀遷去也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幹柘也可為弓弩之幹妨胡子之國近楚箘箭幹也泐盛暑而解散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工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搏音團埴時職反桌古栗字段音嫁鮑音薄韗音運幌音芒柳音揪旊音放攻治也刮摩之工謂玉工也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事官之屬六十此識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

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邱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車之蓋圜象天天道有陰陽軫方象地地道有剛柔人位乎中人道有仁義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材六畫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柲音秘迆讀移殳音殊迆著戈于柄此所謂兵車也軫輿後橫木柲戈戟柄也著戈于車邪倚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戈殳戟矛

皆插車轉首長貌　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

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戚音促痺音婢地文爾反轐音卜樸屬附著堅固貌齊人名疾爲戚速亦疾也微至言其圓甚著地者少則易轉也齊人言終古猶言常也陁陂也馬病于難引若登阪然兵車草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此以馬大小爲高下之節也輪之心爲轂轂中橫截者爲軸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其高居輪之半轐茂兔也又名當兔所以貫軸者此軫與轐并七寸田車又宜減焉　按說文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灋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牙音訝下同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者以時者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和之謂鑿內入轂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轂中虛而容軸取于利轉輻有三十實輪而湊轂入轂入牙並須直指不邪曲也牙包轂輻爲之外轅以行地故有取于固抱失職動也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弊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味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幎莫歷反弊音薦

輪謂牙也幎如巾之冪物言均至也下迤輪之上下皆正直不旁倚也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削纖向牙處殺小貌也肉稱弘殺相稱也易則無節目直則無撓曲眼突出如人之眼中虛而容輻以動轉也轂謂慢轂之草也草急則裹木廉隅見

眡其絞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齲則輪雖敝不匡　絞音并蚤當爲爪齲音隅

絞輪箄也輪外兩邊殼牙者蚤菑輻入轂中者不齲謂菑入轂與蚤入牙均齊縝密無罅縫也不匡謂不邪枉無待匡正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蘬　稹之忍反蘬呼报反

矩刻識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穫致也大
養炙堅之也鼓陰柔後必撓減幬革暴起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柞莊百反摯魚列反
柞謂菑中微弱
摯謂轂未不堅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
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
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轂五分其轂之長去
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捎音蕭

輪崇六尺六寸牙圍尺一寸漆者七寸三分零不
漆其踐地者也三寸六分零令牙厚一寸三分寸
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椁度也不漆者
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共減二寸漆內止有六尺
四寸中詘其半則轂長三尺二寸又以三尺二寸
爲轂之圍圍三徑一得一尺又六分零防三分之
一捎除也轂謂轂空壺中當輻菑者也賢大穿軹
少穿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
五分寸之二凡穿皆謂金也金厚一寸大穿甚大
似誤當是去二乃與轂相稱去二則得六寸五分
寸之二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
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篆直轉反

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負幹革轂相應
無麤不足以革輓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
乃以石摩平之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
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
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
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
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漸也
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捁輻必齊平沈必均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枿而固不得則有枿必足見
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竑獲耕反漸汝廉反骹胡飽反枿魚列反轂長
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此置輻于轂相去遠近之灋也鑿轂之
鑿扤搖動貌彊不足謂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竑
度也弱菑也殺衰小之也本麤末細故泥不黏著
之股謂近轂處骹謂近牙處輻捁以大齊其曲直
之倨句沈于水均其輕重之淺深得謂倨句鑿內
相應也枿搬也足見以行而搖動則枿出而見也
輪箄則車行安貼不掉是謂輪之固故箄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
牙鑿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箄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侳杼以行澤則是
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侳以行山則是搏以行
石也是故輪雖敝不蘬于鑿杼直呂反搏音團蘬音各
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侳上下等附著也搏圍厚也
蘬敝也鑿輻入處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廉絶也挫折也腫癰也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作矩

輪中規則圜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圜之端正矣輪輻三十上下相直中繩則鑿正輻直矣平漸其輪無輕重則駢材均矣藪戴中空者黍滑而齊以量兩數無羸不足則同矣侔等也兩輪互稱鈞石同則等矣

周禮正義 卷六 輪人 九

輪人爲蓋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形圜其數偶因遠輪人造蓋其制上爲部蓋斗也中爲達常蓋斗柄也下爲桯蓋杠也旁爲弓蓋橑也

達常圜三寸桯圜倍之六寸信其桯圜以爲部廣六寸桯讀爲楹

蓋柄有兩節達常是上節下入桯中也桯是下節圜六寸徑二寸向上含達常也部蓋之斗四面鑿孔內蓋弓者于上部高隆穹然謂之部廣謂徑也

部長二寸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此部即達常以其上入部中亦名部桯長八尺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枚一分尊高也蓋斗上又隆高一分弓蓋橈廣大也鑿孔大四分孔上二分孔下四分是部總厚一寸也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上入部中則鑿深兩畔各二寸半是以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者鑿孔下正而上低二分也上文二枚四枚不均今于內畔孔之上低二分不鑿是亦四枚也則鑿內雖有二枚在端內題也又削使狹止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

周禮正義 卷六 輪人 十

軫參分弓長而捊其一參分其股圜去一以爲蚤圜庇方反

車有大小故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于軹軫之廣小于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爲差三分之持長撓短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弓近部平謂之股宇曲之末謂之蚤股欲麤蚤欲細弓鑿廣四枚方圜之而爲股圜四四十六則一寸六分也蚤圜居股圜之二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卑音婢

六尺之弓近部平者二尺爲高上近部平者也隕下曰宇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既夕禮云槀車載簟笫即是蓋車歟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

十尺

十尺其中正也益十尺字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

良盜弗冒弗紘殷軜而馳不隊謂之國工殷音隱

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中軜而橫馳而弓不落始為良工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車輿也名為車者以作車始于輿也挾車傍以踐地者輪也當車中以受載者輿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俱六尺有六寸稱等也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

之較崇較古學反

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隊四尺四寸揉其木使平直也式謂人所憑依而式崇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較兩轊上出式者上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為較則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軓圍參分軓圍去一以為轙圍轙音對

軫輿後橫者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此軓是車較下墜直者及較下橫者直橫者並縱橫相貫也圍三寸一十七分寸之七轙在式木下以其鄉人為名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攕引之則絕

言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生如木生于地附如枝附于幹并偏邪相就也隨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則無併用大倚小小者勢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攕故引之則絕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士板反

棧車士所乘弇欲向內為其無革鞔不堅易折壞也飾車革鞔輿大夫以上所乘侈縱向外也疏以異物為飾者則得金玉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以草為稱草路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草鞔

但不漆飾故以木為號孤卿轂上有篆飾即以夏篆夏縵為名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嫩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

輈人未見于木工或車人之兼職輈車轅也從軌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曲如屋之梁軸兩轂中橫截之木也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種馬駕玉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深四尺四寸謂轅曲中軌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輪軌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田馬七尺駕木路衡高七尺七寸駑馬六尺駕役車衡高六尺七寸

三者除馬之高皆餘七寸爲衡頸之間嶽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　王浚儀曰續漢志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爲輪輪行可載復爲輿後聖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揣龍角爲帝車于是乃曲其轅故易震乘乾謂之大壯言器莫有上之者也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軌謂式前也其長十尺五尺之策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轅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轅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兌之圍參分其兌圍去一以爲頸圍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轅軌前十尺輿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四分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服馬有二各有一軛厄馬頸不得出當轅頸之處賈力之所也圍一尺三寸二分無任不勝任也軫間即輿廣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與衡任相應轅當伏兌者也亦圍尺四寸四分與任正者相應頸轅前持衡者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踵轅後承軫者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

凡揉轅欲其孫而無弧深

揉以火揉之使曲也孫順理也弧木弓如弧之深則太曲而必折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陁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故登陁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陁也不援其卬必縊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

摯輕通緒音狄

此言牛車轅木太直之病摯轅前俯至地非特登高爲難既能登之頓覆尤易軒高而上亢陁陂也其登阪牛不退而通伏其轅則轅必重而縊縶其牛頸倍任用力倍也力之強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陁不援摩其車之卬則車必逮下而縊就牛之後縊絆也

是故轅欲頎典轅深則折淺則負轅注則利準準則又和則安

頎長也典讀如六典之典言常也蓋轅長丈有四尺四寸此法度之常也深即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淺即直無撓則馬善負之轅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不滯準平無噚利準則無傾覆之失所以能久此惟轅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

轅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轅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轅猶能取一焉

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經順木理也馬行主于進人則有當退時推與轅相得故其

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左尊者所在捷倦也輹和則久馳騁載在左者不罷倦軓爰軓我龍之軓謂不傷蹄不需道理衽裳也不敝者以車行而無揉動之勞也勸助也登上也馬止輹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也

良輹環漦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漦謂之國

輹漦在學反

輹之上經固其蔡有五被之以筋膠而環銷之以漆詩云五蔡梁輹是也漦漆之文理也自伏兔至軌益如式深凡尺有四寸六分寒也漦不至軌七寸則是半有漦也以輹之長丈有四尺四寸漦之所至者丈有三尺三寸其不至者惟七寸而已則輹無傷齧之敝而其文飾常新非國工之巧能及此乎指其人之巧而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而言之則謂之國輹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軫之方據輿而言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日而合宿二十八星分布天之四方而經天之度盖弓二十有八亦分布于上而盖爲之經故以象星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斿音留

車上建旌旗因說旌旗之義也此皆天子自建以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也若臣下皆依命數然天子當以十二爲節此則上得兼下也凡旗皆用縿帛橫正幅爲縿首其垂爲斿交龍爲旂大火東方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旟鶉火南方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旗伐屬西方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旞營室北方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凡旌旗皆有弧以張縿之幅又畫枉矢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枉矢妖星鄭夾漈車制說曰聖人作車圜而爲輪方而爲輿曲而爲輹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揜之乎上拱之乎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寓爲病以覆爲戒者輹也輪以運輿以載輹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載以利轉輻以直指手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虛受軸大穿爲賢小穿爲軹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之股近牙則謂之骹骹入轂中謂之蚤夫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軸故也或謂之掾掾木以爲之故也轂又有革以鞔之輻首綅以固之牙又有漆以飭之此輪之制也即輿

以考之兩輈上出式者較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軹則輈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故曰軹斡則式之垣者對人而言故曰斡輿後橫木則曰軫式前橫木則曰軜此輿之制也即輹以攷之國馬之輹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輹深四尺駑馬之輹深三尺有三寸遒當伏兔圍在前持衡則爲頸圍在後承軫則爲踵圍此輹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輿之下有轐所謂如軫與轐是也輹之前有衡所謂衡任是也軸末則有轄助輻則曰輔輿橫木則曰軫係木乘輿則曰輹大車輹端則曰軜皆相資以致用缺一不可故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軜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軜此又因一行輪者有伾輪者有反輮者有从輮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轅者有直轅者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賡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

罵以牛或挽以人或鋪以物或漆或撲以柔皆因宜以爲制攷事以爲之文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音劑

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聲鐘鎛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治金必以錫和之四分以上皆上齊也三分以下皆下齊也鑒燧取火火于日日之器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削音笑

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以前只以削刻字博廣也六刀相合而如規所以制其體也常如新無窮已謂其利也刃也脊也其金如一故雖至敝盡無敝惡也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音丸

殺矢田獵之矢鋌箭足入稟中者垸量名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鈐鈐音劣

戈句子戟也內胡以內接秘者胡鋒旁出而下曲者卽鉤也援刃直向上者戈句兵也主于胡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圍于磬折已倨謂胡過于直可以刺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已句謂胡過于曲可以鉤人而已以之啄人則劍不決前謂援也胡以內過長則援短援短則曲于磬折引之與胡並鉤故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于磬折引之不能速及故不疾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戈本廣二寸而胡之表裏則皆豐于二寸以除四病而便用也鈐量名鍰也三鈐一斤四兩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鈐

戟三鋒戟也胡內之接秘四寸又半寸胡曲上向在兩旁橫貫之長六寸援則中鋒之直刃長七寸半倨句中矩言胡之磬折也刺謂援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臘音獵

桃能辟除不祥故以名劍工臘兩面各有刃也兩從劍脊兩面殺而趨鍔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中其莖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則易于把握設張開也莖下稍大爲有後則張而易制首劍把接刃處鐔音淫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士勇力之士服用也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鉦音征甬音勇攠音靡

欒鍾口兩角古應律之鍾狀如鈴不圜故有兩角也銑鍾之所先也氣之上達曰于于言和也鼓所擊處鉦居鍾體之正也舞聲之震動此四名者鍾體也甬盡而有繼衡平也鍾所賴以為平者則聲平而不跛此二名者鍾柄也旋文之回旋也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蟲旋以蟲為飾也有蟄熊盤龍辟邪幹言其強而能屬鍾也鍾帶其形條而細若帶焉凡四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而正其名文如篆籀枚鍾乳也鍾乳夾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名景者大屋曰景乳似之也攠所擊之處攠樊也隧在鼓中窪而生光有似夫隧　鄭敬仲曰鳧之為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溼先王作樂亦欲其無溼溺之害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為衡圜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鍾之制下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居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與舞脩相應也舞脩舞之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舞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為脩從為廣則上不失于太斂下不失于太侈矣凡言間者亦為從篆以介之以鉦之長為甬長者并衡數也　疏此鍾從鼓鉦舞三處上下為十六口徑寸而言故鄭云此鍾口寸者其長十六也按國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度律均鍾常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為鍾倍九寸為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為鍾

餘律亦如是其以律為廣長與圜徑也此口徑寸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為長短大小者此即度律均鍾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鍾聲之清濁出于鍾形之薄厚侈弇說猶故也太厚則聲不發薄則聲散柞聲太外鬱聲不舒揚柄長則鍾掉而聲不正

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

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淺則躁躁易竭也深則安安難息也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遂隧通謂鍾受擊處鑄為圜形微起光明似鏡也厚鍾厚深高也猶覩禮為壇深四尺之深陳氏曰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又為大林以覆之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伶州鳩曰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深越遠非平也又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又左傳曰夫樂天子之職也

音樂之興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如是則聲之或薄或厚或小或大或遠或近不可不察也

梓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梓而不稅

改煎重煉也不耗消涷之精不復減也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模用金必齊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模中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為鍾臀底也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鈞三十斤聲中黃鍾應律之首也梓平也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取平而不租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又陳氏云梓平也謂斗梓以竹木為之五量資之以為平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銘刻之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于道之中以規示四方使放象之又長啟其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凡用金為器者皆和以錫必鎔煉之使精然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焉方其改鬴金錫皆有氣之可觀候其煙氣以知其精粗也黑濁陰雜之氣也黃白之氣雜而不純青氣純陽不雜則其煉之至精用以鑄焉其器用而無敝久而獨存

段氏玉裁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圜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屬音注

屬札葉相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其屬少次者札短其屬多合甲犀兕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

甲也容因人之身而制裁制札之廣袤也札葉衆多故曰旅上旅謂衣也下旅謂裳也圖謂札要廣厚從橫欲周其身鍛鍛革也鍛革不熟則不堅太熟則耍而易曲摯之言致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齗也空音孔窓音遠齗戶界反鑽空以受線窓小孔貌易脩治精潔也朕謂革制或曰縫也橐謂卷置橐中豐充麗而不削鍛也無齗札葉附合不似人齒參差

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

豐則明也衣之無齗則變也更善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變隨人身便利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博之欲其無迤也眡其著欲其淺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鞄音薄

鞄以火揉革之名茶白白茅蒐之色迤縱放自去貌著鋪著之雖厚如薄然線縫革之縷

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其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幓也卷而博之而不迤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斁

疾澣不欲久居水中需柔耎以博為幓謂以廣為狹也序舒也謂其革均信無縮緩也不斁縷不傷也

韗人為鼗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為鼗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

倨句磬折韗音運

鼗陶鼓木也穹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也三讀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此謂晉鼓也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鼓四尺謂草所蒙者廣徑四尺其圍十二尺中圍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以鼗鼓鼓役事倨直句曲也磬折者麄處近上故不得參正也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鼗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冒蒙鼓以皮也起蟄孟春之中蟄虫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其革調急漆之文理縣縣然如環之積

韋氏

裘氏俱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

此言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次繢以為衣模成物體謂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謂之繢所謂青與白相次此之謂繢也所謂山以章之類此之謂畫也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為裳王氏曰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相剋也言天而繼以地言玄而次以黃此天地之相偶也相偶所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陰陽自然之理也物相雜故曰文文之成而為章東之青則純乎陽南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雜以陰柔故青與赤謂之文南之赤則陽之生氣于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于是乎中陰出而以成陽為事故赤與白謂之章鄭敬仲曰黼象斧形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氣盛于西北西北用武之方也故白與黑謂之黼黻則兩已相背蓋北則藏物之方東則帝出之方故黑與青謂之黻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圜音環

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時變謂畫天隨四時色圜形如半環山之章草木也龍水物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素白采也林三山曰繡為陰所以象陰之功法畫繢為陽所以象陽之成象然六色形于木金水火土為次者蓋以五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金水為序者蓋以五行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繢於衣衣為陽陽主生始而與陰為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于裳裳為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為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土之色黃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性圜所謂天時變者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四時之天各有色矣為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為章地以草木為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已龍不窮于澤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凡此皆畫之於服者也龜蛇為統取其完且果也鳥隼為摩取其

摯且速也熊虎為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旗者也然九章之服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而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繢組繡之功于此為甚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湛子潛反

秫音述染鳥羽以飾旌旗及后之車朱朱砂丹秫赤粟湛漬也熾炊也淳沃也漬染也以朱湛漬丹秫以染羽至于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其色為未深又從而淳熱以漬之

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

爾雅一染謂纁再染謂纁三染謂纁纁赤色又再染以黑則為緅緅青赤色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

筐人闕

慌氏湅絲以沈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

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㮚音芒凍音練下仝滭烏豆反暴步卜反浣水以灰所沛水也滭漸也暴諸日以陽氣温之也宿諸井懸井中以陰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

凍帛以欘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搖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撣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欘音練

燒欘木以爲灰煮而熟之使泊厚故曰渥淳又承以滑澤之器從而浸搖之以蜃灰既澄而清則盝而出之而撣去其所染之蜃灰而沃之以水又盝出之又從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爲明日又沃以水而盝出之始以暴諸日宿諸井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命圭者王所命之圭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殺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文耳九陽數之極七陽數之盛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其小爲貴云又孔註顧命云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蓋冒圭邪刻其下諸侯瑞圭邪銳其首上下相合以立天下之信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

全純玉也禮器天子全以玉爲之公用玉爲龍首侯惟用玉爲瓚伯惟用玉爲柄公之孤見禮次子男贊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爲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禋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杼直呂反

必讀繅以組約圭之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也四圭于璧四面各璪出一圭尺二備天數也大圭或謂之挺三尺備三才之義杼殺也終葵椎也于三尺生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己上爲推頭明無所屈也服揩于衣帶間致日地中立八尺之表于中漏半度景至不夏至表景與土圭等冬至景丈三尺是爲景至土猶度也建邦國以度其地而制其域禋始獻酌奠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其柄用圭長尺有二寸有流前注凡流皆爲龍口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繅音早

琬猶圜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之以致命焉繅有五采以藉玉判半也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謀惡逆也易行去煩苛

璧羡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羡延長好璧孔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造璧應圜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衰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爲度者自尺積之爲仞爲尋爲常至于無窮夫度在禮則起于璧羡在樂則起于黃鍾之長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衡音橫

圭璧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也享獻也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納徵加于束帛三璋據爲勺柄黃金勺以下據爲勺頭射琰出者勺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謂龍口也衡橫也謂勺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于大山川灌用大璋加文飾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于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祀亦執勺以先之宗圭禮者祝通神者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

璜也據諸侯言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亦納徵加于束帛

璜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

璜文飾也聚來曰類特來曰聘疏此謂上公之臣執以類聘用圭璋享用璧琮于天子及后也若兩諸侯自相聘亦執之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璜文飾者凡諸侯之臣類聘並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等直璜爲文飾耳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璜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鑢邸音帝

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于琰側牙璋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單多用牙璋單少用中璋駔琮以組繫琮也王后所用故五寸降于天子所用七寸者以爲稱鑪以起量大琮對上駔琮五寸爲大

射其外鉏牙王以大圭鎮于外此則謂之內鎮五中數也以中數爲權則中而不可易七成數也以成數爲權則成而不可變邸謂之柢一玉俱成兩圭足相對爲偶也五寸象土數之生也琮所以祀地故于所朝聘君之夫人用之璜之者別于禮神也凡五等諸侯朝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自相享降瑞一等此八寸據上公二王後侯伯當六寸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降用四寸若其臣聘璜圭璋皆降一等與君寸數同案玉飾案也高十二寸以棗栗陳于案爲十二列純皆也夫人王后也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聘禮諸侯夫人使下大夫勞無案直有棗栗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璪飾也致稍鑢造實客納稟食也王浚儀曰漢志衡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其在天佐助旋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謂五則以陰陽言之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爲繩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又曰繩相曰太昊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顓帝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椁人　或作掬

雕人　俱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句音鉤

磬聲最清衆樂依之以爲準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即股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于股者亦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于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有一矩有半也博謂股博博廣也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其博爲一股廣一律也廣九寸股爲二股長二律也長一尺八寸謂磬之上大而短者鼓爲三其下折當擊之處長三律也二尺七寸謂磬之下小而長者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鼓博六寸三分得一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黃鍾律爲九寸

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耑音端

摩礱也已上謂聲太清也摩其形使薄而廣則聲濁已下謂聲太濁也摩其形使短而厚則聲清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

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羽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纇色界反笴古老反

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兵矢枉矢絜矢也亦可以田田矢謂增矢二矢鐵差短小殺矢鐵又差短小也矢箘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者六寸笴謂矢幹厚重也量其輕重以爲羽之淺深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辨正也竹陰況而陽浮就刻記之比箭括抵弦處夾之使輕重均也設羽于四角刃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此蓋殺矢之刃鋌已見于冶氏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揚羽豐則遬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

桡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趮音躁桡乃孝反

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趮旁掉也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知矢之輕重桡以指撓其幹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棗

生無瑕蠹也摶圜也欲栗欲其色如栗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甗音彥鬲音歷觳音斛

鼜無底鼓有底而七孔皆用以柔盆用以盛鬲鬴用以烹量六斗四升曰鬴受三斗曰鼜又鄭註豆實三而成鼜則止受斗二升也庾用以量盛十六斗

旊人爲簋實一鼜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鼜

崇尺凡陶旋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旋音放髻讀刮薜卜革反膊市專反

方指其柄而言凡器高于此則孚不能相勝厚于此則火起不交因取式焉

膊崇四尺方四寸

篮盛黍稷祭宗廟用木篮此擬祭天地及外神尚質用陶匏之類也崇高也豆實四升髻薄也墾傷也薜破裂也暴曝起也皆不任用膊陶之旋盤凡爲圜器者搏埴而旋轉之中膊言其圜縣縣繩正豆之柄

梓人爲笋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

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笋虡笋息允反虡音巨

樂器所縣橫曰笋植曰虡脂牛羊屬膏豕屬羸虎豹貔貙屬毛者之屬羽鳥屬鱗龍蛇之屬

外骨內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仄音側脰音豆注涉又反

外骨龜屬內骨鼈屬郤行蠉行之屬仄行鼈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蟲鼅鼄屬注蟲象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蠐動股屬胸鳴榮原屬雕琢以之刻畫祭器搏庶物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

弇寬淵燿頎小由若也

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鷹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

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數音促顧古穎反

吻口脣也顧長項貌

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笋

搏圜也鴻傭也鍾磬之笋同用龍蛇鱗物爲之

凡攫閱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眠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櫝爾如委矣苟櫝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慶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援箸音
素篤

攫爪之決裂鋸牙之鐵利援有所舉取箸有所齧食謂筍虡之獸也深藏也作起也之而類之有暑鼯處匪婁通猶言光景積爾猶言妄類措頓也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雖虡物之微皆取之以爲雕琢之文則樂之一作蓋萬物無不均被之矣且古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鐘之屬其聲象獸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然故爲伏虎亦是意也又況筍虡所以垂鍾磬者哉則擊其鍾磬而顧其形焉不由其虡鳴乎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勺尊升也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飲酒之禮主獻賓酬而主又酬之衡平也平爵向口或云眉間曰衡鄉眉間而酒不盡是太深也則梓人之長罪于梓人王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縪寸焉个讀作幹古旦反縪音云

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天子射禮以九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丈八尺諸侯于其國亦然鵠棲侯中以爲的者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唯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射鵠其餘賓射燕射射侯法亦與此同个讀爲幹上下自鵠分言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侯制上廣下狹象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也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頗龍綱者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皮侯者天子三侯用虎熊豹皮飾侯之側號曰皮侯各以其皮爲鵠綴于中央似鳥之棲也諸侯于春而貢士王因大射擇士助祭取其有中的之功而用之五采之侯以五采畫正象文德也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遠國屬者若諸侯朝覲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之侯燕射用之息老物及勞使臣并無事飲酒三者燕皆有射法

鄉射記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祭侯謂司馬賓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祈祖獲者執以祭侯侯受內捍外有諸侯之象故因祭以寓戒勉之辭上若汝也寧侯諸侯之先有功德能安其國者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詒遺也

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秘音祕

秘柄也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無刃矛鈐兵也上銳而旁鈎酋夷因長短

而取名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

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而無已不徒止耳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兵短者輕長者重 司馬法云弓矢圉戈矛守戈戟助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搏擊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蜎於全反椑音皮搏徒丸反傳音附彈柄圓如彈丸蜎柄弱如蜎蟲體弱而撓也椑言其扁而有力搏言其圓而不撓擊兵謂戈戟無刃者同強本末及中央皆同堅勁也舉謂手所操校疾也傳近也密審也正也人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侵之能敵也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晉松下銅鐏首及上鐏也刺圍其上接刃處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夾諸墻以眡其撓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夾音戛猶柱柱之置樹也樹于地上搖之以視其蜎否夾猶柱柱之兩墻之間輓而內之以視其本末均否橫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搖之以視其堅勁否也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五兵與人六者既備建于車而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于句故也非國工何以及此反覆猶軒輖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槷古文臬

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地于四角立四柱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臬即表也于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表以繩系于柱之四角四中其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然後眡柱之景故曰眡以景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日出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涂音塗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作而立之曰建言其始也丈尺其大小曰營言其終也國中謂城內南北爲經東西爲緯門有三塗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軌謂轍廣皋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積七十二尺言經塗則緯塗可知左人道之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塗也市南賈之所聚朝官吏之所會必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王平仲曰周家文物隆盛過于夏商都城止于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面僅得二里有奇而置三門門通三塗一塗軌道七丈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幾無以置民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朝覲宗遇五等諸侯聯轡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車禾芻至百輛其填駢偪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矣又改外朝大朝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萬民或在又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市質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思次介次分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

都城四面各方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底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世室者宗廟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度十七步半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窻助户爲明每室四户八窻盛成也以蚤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門堂門側之堂爾雅謂之塾取數于正堂三分之二門側二室用正室三分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殷度以尋崇高也堂高三尺重屋令樓閣重檐也四阿謂四面加重檐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五尺曰几六尺曰步七尺曰軌各因物宜爲之數如隱几而坐宜于室故度以几肆筵爲禮宜於堂故度以筵伸屈于此者宮也伸臂而度之爲宜故度以尋起於步者野也故度以步涂車由中以行故度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也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扃古熒反个古賀反

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闈小扃鄉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曰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

內路寢之內也外路寢之外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六卿三孤爲九卿九分其國分國之職

也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謂門之屋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遠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制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經亦謂城中道諸侯環涂五軌其野涂及都環涂野涂皆三軌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

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擬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于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太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攷工記謂明堂九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于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之制事多用井田遺法此恐然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攷工記觀之亦麤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惟幕幄帝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也唐氏曰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畮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畮古畝字

耜謂耒頭金金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并發之爲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畮畮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發土于上也一畝三百畮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畮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達洫達澮其從橫亦如之天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溝洫從之載其名識水所從出薛氏曰遂人百夫有溝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

洫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于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此川因地埶之自然而非人爲也

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防音勃屬音燭注孫音遶

溝謂造溝防謂脉理水屬屬溝洫也孫頗也不行謂決溢也梢溝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則爲田首溝遠而不倍則不足以容水奠讀停行停水溝行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則水流湍激疾而不壅也句于矩謂當句曲于矩使水勢劒向上句曲凡則爲迴湊自然深爲淵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遹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綱色界反

善爲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因水埶故也善爲防者水必遹淢之而無所決因地埶故也綱者薄其上外綱者三分去一之外更去也非更綱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益厚則上愈綱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

凡爲溝爲防以一日之中所作淺深尺數爲功程里讀已一云一里可準百里也傅謂衆力相附傅着而成功也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板榦也版榦築之則鼓土不堅矣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窌窖通

以節覆屋曰葺三分四分謂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修謂南北之間尺數圓倉爲囷穿地曰窌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觚

堂涂十有二分賓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堂涂謂階前若今磚道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于中央爲峻令水兩向流也賓宮中水道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

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欘音竹

矩法也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胷也以三通率之則矩式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欘斷木柄長二尺代木之柯柄長三尺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按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其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其所定之數也宣磬折取諸身以爲法者也欘柯取諸物以爲法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之制一皆有法以是而度物安有不中矩者哉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庇音刺

耒之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爲物揉曲木爲體資利轉爲用器殊而事類故車人亦爲耒也庇耒下前曲接耜即今犁底耒之制上下微曲而中間則直句人手執之處自耒下庇因其近土外一面上至耒首手執處遂曲量之總六尺六寸也庇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所謂弦也故與步相中中應也耕者以田器爲度故野度以步人步大小不齊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若蕪耜金則捎長故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

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直庇句庇皆不六尺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之度直處爲倨曲處爲句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柯斧柄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言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首六寸以斧刃言大車轂徑尺五寸輻厚一寸渠車轅所謂牙也圍二丈七尺其徑九尺以上並言大車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反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澤多泥滑輪輮反其木裏使需者在外則泥不粘山多沙石仄輮其木使表裏相依堅刃則摩不能斲此揔言大車相車所利之事以大車在平地并行澤相車山行各有所宜也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相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大車輪崇徑六尺六寸牙圍尺有一寸矣相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欲取安故也其輻長三尺兩輻相對已六尺渠圍丈八尺徑六寸亦謂通轂空虛中並數而言也牙圍尺二寸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綆反

大車謂牛車平地用以任載綆輪算謂輪之四面外一寸則安凡器虛而能受者曰牝牝服謂車箱長八尺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相車二柯

羊善也羊車以行宮中差小若漢定張車其轂長七尺相車轂六尺其綆大半寸

凡爲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凡爲轂則大車相車羊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當各自三其輪崇也鑿其鉤者就中鑿之以鉤車箱也鬲轂端壓牛領者即輿人之衡徹廣六尺則與四馬車八尺之徹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以兩轂之車一牛在轂內故鬲短而徹狹一轂之車兩服在轂外故衡長而徹廣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聚猶具也深者筋以束之中必深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檿次之檫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覺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檿於力反檫烏簞反菑側冀反迤羊氏反檫桑山桑也陽猶清也木之類近根者奴覺形覺假令木性自曲則反其曲以爲弓後鄭云曲覺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居幹所以處其材菑加功以治也栗如椹栗之栗謂聚密也迤謂邪行絶理者發發傷

凡相角秋覈者厚春覈者薄稱牛之角直而澤老

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磬牛之角無澤紾徒展反昔讀錯秋萬物孳斂而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而未就之時故其角薄紾而昔謂牛角蜿理錯也險傷也牛有久病則角理傷也

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慶於剸而休於氣是故桑桑故欲其捷也白也者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剸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桑也豐末也者桑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剸音腦休讀煦

慶近也末之大者剸氣及煦之是故桑桑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爲捷也畏曲也三色本白中青末豐牛戴牛角直一牛一云全牛之精氣完具于角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膠之色欲其朱文欲其錯其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紾密圍結廉隅蕭利此膠之善也煮膠者鹿用其角魚用其鰾馬牛犀鼠用其皮餌色如餌昵黏也昵之類雖皆可用然不可久安能比六膠之用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散

之散

簡而長謂成條而長也剽疾也筋生則硬熟則耎以物擊當膕齧之欲其勞散而熟然後可用

漆欲測絲欲沉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測猶清也沉常如在水中凍時之色全無瑕病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奠音定

三材膠漆絲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爲析其漆之灂易理滑致也

合讀洽角和之時而漬液之則其氣浹洽頓亂也合堅密也流移也審定也納之檠中折其漆灂其漆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一年之事約編云被弦于春候一暮而後用敬謂自液角至被弦是一暮也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斷目必茶斷目不茶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幰也恒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俾斷摯必中膠之必均斷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

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幰昌廉反幫力居反需人兗反倫順其理也目幹節目荼讀舒徐也修火也幰絕起也液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柔三液不等者使相稱也幹內以木副之曰絜厚猶多節適均也約謂以絲縢橫纏之不皆約者謂不次比爲之俾均也均也約之多少須稱疏必均也摯致也中均也斷致其幹欲上下如一摩其角謂幹不均而有高下則摩其角而蹴折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佰古鄧反校古卯反辟音譬紲息列反弓限曰需弓梢曰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弣簫弣之間曰淵

角長者居限則短者居梢矣恒竟也竟其角而短于淵幹是謂力不足而反撓故引其絃而角不用力舍其絃而矢去不疾拔疾也達謂常于淵幹直達于簫頭則送矢太疾若見紲于弓勶矣弓有勶者爲發絃時備頓傷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按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茭古卯反解户賣反柎方輔反茭解弓限與簫角接之處變謂簫臂用力異拔疾也引則臂中用力放則簫用力用力既異故矢去疾也挺直也柎側骨直臂中正謂弓把處有柎焉者謂于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爲力故剽疾也變譬言引字之誤也此重明達角之不利

撓幹欲孰於火而無羸撓角欲孰於火而無煙引

筋欲盡而無傷其力窳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撓苦老反燻音尋窳音羽羸過孰也燻炎爛也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陽不能勝故置之燥處不動不失之過柔則陰不能勝故置之溼處亦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溼猶生也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畏烏回反

峻謂簫也敝讀爲蔽謂握持處宛引之也簫宜方
柎宜高隈宜長殺宜薄有此四善故引之無休止
而常應弦
不罷需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弣弓而羽
弣末應將發
末猶簫也興動也發也弓柎卑弱末應弦將興柎
必因之發動柎既發則兩隈背殺薄處先兆而轉
動如鳥羽搖搜弓至羽調不定則末柎豈
能終固將應弓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
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
失體如環堂直
庚反

五材皆依幹而有以幹爲本故指幹爲強張如流
水者以幹得所以制五材故張之如流水無難易
也體謂內之于檠中定往來之體防淺深所止謂
體定張之弦去弓一尺引之又二尺以矢長三尺
須滿故也維角堂之謂角以附幹而拄之也附幹
而拄之凡以助幹而爲疾則欲其宛順而無辟戾
之患唯無此患故引而張之釋而弛之其
體之難易似環之周運而無弛張之患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勝音
升
不勝三者皆善也量其力有三均者若幹勝一石
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一云
量人力之強與弱與強弱半各適其用也又
云量角筋幹之力又以絲漆膠爲之輔也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鈐絲三邸漆三

斾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鈐音疔斾
羊主反
權平也侔等也幹角既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
鈐鍰也邸斾輕重未聞一云鈐埒通等也邸抵通
相當也斾吏通相從吏也皆均和之意有餘不足
言其和之善否上工用材常若有餘下工用材常
若不
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
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材長則句少也以弓
之美惡分爲四等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
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

下士服之
以弓之長短分爲三等人
各以其形貌大小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
以柔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
恣矯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
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
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柔音
舒
危奔猶疾也骨立謂強毅危弓發之劇疾安弓發
之安徐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
又不能深愿慤也三疾不能慤
而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吏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葦與質往體來體

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往施放也來開張也體謂往來之勢射遠者用鈌夾吏之弓合五而成規其材薄而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七鏃射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于射堅宜也葦干盾質木楛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曲直得中宜射深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

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黃灂麋

筋斤蹙灂和弓毄摩

大和者九和之弓也以角幹筋爲主而絲膠漆爲之輔其體調適何待于灂其次筋在背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兩邊皆有但疏之其次隈裏無灂箭頭及背皆有之合灂弓表裏灂合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角環灂謂隈裏灂文如環黃桑實也弓背用牛筋漆如麻子文若用麋其灂文如斤蹙斤蹙屈盭也和調也毄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覆孚服反句音句

詳察曰覆極善曰至覆之而角至則角觸善而已矢雖疾而不能遠句弓之敝者又郝氏謂角至者柔故曲而爲句也覆之而幹至幹又善矣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侯弓射侯之弓也覆之而筋至筋又善矣則矢既疾而遠又中深焉深弓射深之弓也

儀禮古文今文考

長州程際盛東治輯

世英之坿

男世堂雲門校

世茂松坡

士冠禮

闑西閾外註又聘禮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註士喪禮席于闑西閾外註特牲饋食禮閾外註　古文闑為槷閾為蹙

旅占註　古文旅作臚

纁裳註又士昏禮元纁註　今文纁皆作熏

緇布冠缺項註　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註又既夕甒二註士虞禮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註少牢饋食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户之閒註　古文甒作麻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註　古文匴為篋坫為禮

凡弟畢杉元註　古文杉為均也

故宮博物院藏書

按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註字書作袀

采衣紃註又主人紃而迎賓註　古文紃為結

贊者盥于洗西註又鄉射禮盥洗註　古文盥皆作浣

奠觶筭樂于遷南端註　古文樂為節

壹揖壹讓升註又士相見禮主人答壹拜註君答壹拜註鄉飲酒禮鄉射禮壹揖壹讓註聘禮公壹拜送註公於賓壹食再饗註公食大夫禮公壹揖壹讓註壹以授賓註少牢饋食禮答壹拜註有司徹皆答壹拜註　古文壹皆作一

面葉註又士昏禮加角柶面葉註　古文葉為揲

加柶面枋註又士昏禮皆南枋註　今文枋為柄

筵末坐啐醴註　古文啐為呼

請醴賓註又若不醴則酳用酒註士昏禮出請醴賓註醴當作禮

束帛儷皮註　古文儷為離

再醮攝酒註又有司徹司宮攝酒註　今文攝為聶

設扃鼏註又士昏禮公食大夫禮設扃鼏註士喪禮設扃鼏註抽扃註取鼏委于鼎北註士虞禮設扃鼏註

抽扃鼏註皆設扃鼏陳之註特牲饋食禮有鼏註佐食升肵俎鼏之註有司徹乃設扃鼏註　今文扃為鉉古文鼏為密

按今文扃為鉉是扃即鉉也顏師古謂扃貫于鉉為兩物

羸醢註又士喪禮其實葵菹芋羸醢註既夕羸醢註少牢饋食禮執爨進羸醢註　今文羸為蝸

加俎脅之註　脅當為祭

禮於作註又聘禮賓拜禮於朝註禮玉束帛乘皮註禮不拜至註　今文禮作醴

以病吾子註　古文病為秉

某有子註　古文某為謀

賓對曰註　今文無對

眉壽萬年註　古文眉作麋

按大戴禮王言云孔子愀然揚麋注麋一作眉

嘉薦亶時註　古文亶為癉

孝友時格註　今文格為嘏

曰伯某甫註　甫字或作父

章甫註　甫或作為父今文為斧

士昏禮

當阿註　今文阿為庇

按主人在作階則賓當庇今文似得之

如初禮註　古文禮為醴

主人拂几授校註又既夕校在南註　古文校為枅

腊一肫註　肫或作純古文純為鈞

觶不升註又士喪禮載兩觶于兩端註既夕少牢饋食觶不升註有司徹腊辨無觶註　古文觶為脾

禮觶不升註有司徹腊辨無觶註　古文觶為脾

大羹滑在爨註又公食大夫禮大羹滑不和註特牲饋食禮設大羹滑于醢北註有司徹羊肉滑註　今文滑皆作汁

宵衣註　宵讀為詩素衣朱綃之綃

姆加景註　今文景作憬

按隋志景作憬

贊啓會卻于敖南註又既夕請啓期註士虞禮命佐食啓會註聲三啓戶註少牢饋食禮乃啓二尊之蓋冪註　今文啓作開古文卻為綌

贊爾黍註　古文黍作稷
主人說服于房註又鄉飲酒禮說優註鄉射禮弟子說
束註既夕主人說髦註士虞禮丈夫說絰帶于廟門
外註　今文說皆作稅
北止註　古文止作趾
勝侍于戶外註　今文侍作待
贊凡婦于舅姑註　古文舅皆作咎
並南上註又聘禮皆二以並註公食大夫禮二以並註
士喪禮士盥二人以並註少牢饋食禮皆二骨以並

註　今文並當作併
婦贊成祭註　今文無成也
與始飯之錯註　古文始為姑
酬以束錦註　古文錦皆作帛
加于橋註　今文橋為鐈
又弗能教註　今文弗為不無能字
至於某之室註又大射儀士御於大夫註　今文於為
于
我與在註又鄉射禮賓不與註衆註不與射者不降註

聘禮介皆與註公食大夫禮無腊不與註士虞禮主
人不與註　古文與為豫
夙夜毋違命註又士相見禮毋改註毋上於面註公食
大夫禮毋過四列註　古文毋為無
視諸衿鞶註　視乃正字今文作示
按曲禮幼子常視無誑注視今之示字
請終賜見註　今文無終賜
某以得為婚姻之故註　古文曰外昏姻
士相見禮

左頭奉之註又左頭如麛執之註　今文頭為脰
按白虎通引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
古贄執麂明古以麂鹿今以羔也左頭作左顧似
頭誤為顧
某將走見註　今文無走
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註　今文不為非古
文云固以請
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註　古文曰某將走見
某也不依於贄又某也固辭不得命註　今文無也

妥而後傳言註　古文妥為綏

衆皆若是註　今文衆為終

若父則遊目註　今文父為甫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註　古文伸作信早作蚤

問夜膳葦註　古文葦作薰

按疏鄭註論語作熏義亦通

偏嘗膳註　今云啫嘗膳

按釋文引穀梁傳未嘗有啫血之盟啫嘗也

若君賜之爵註　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容彌璧以為儀註　今文無容

執玉者註　今文無者

舉前曳踵註　古文曳作抴

宅者註草茅之臣註　今文宅或為託古文茅作苗

鄉飲酒禮

賓厭介註又賓厭介升註　厭今文皆作揖

按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坐奠爵于篚下註　今文無奠

賓西階上疑立註　疑讀為疑然從於趙商之仡

坐挩手註又鄉射禮特牲饋食禮坐挩手註　古文挩作說

介西階上北面拜註　今文無北面

辯有脯醢註又燕禮大夫辯受酬註少牢饋食禮尸取韭菹辯挨于三豆註司士乃辯舉註有司徹若是以辯註　今文辯皆作徧

衆受酬者受自左註　今文無衆酬者

介坐受以興註　今文曰賓受

遵者降席東南面註又鄉射禮大夫若有遵者註　今文遵為僎或為全

按禮記冠義曰介僎衆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周禮黨正注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公如大夫入註　如讀若今之若

賓服鄉服以拜賜註　今文曰賓服鄉服主人釋服註又大射儀獲而未釋獲註　古文釋作舍

按周禮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注云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云舍讀為釋

賓介不與註　古文與為預
脊脅胳肺註　今文胳作骼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註　古文無上
磬階閒縮當註又鄉射禮大射儀十純則縮而委之註
士虞禮東縮註縮祭半尸註少牢饋食禮縮執俎註
有司徹西縮註　古文縮為蹙
鄉射禮
賓獻衆賓註　今文皆曰揖衆賓
主人作階前西面坐奠爵註　今文無作階
皆揖就席註　今文揖為升
退少立註　古文曰少退立
進坐取觶註坐奠觶拜註　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
奠之拜
兼挾乘矢註又大射儀挾乘矢於弓外註　古文挾皆
作接
某御於子註　古文曰某從於子
降自西階作階下之東南註　今文無南
豫則鉤楹內註　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

今文豫為序
適堂西註　今文曰適序西
執弓俟而俟註又大射儀三耦俟于次北註　今文
俟為立
而后下射射註　古文而后作後
不貫不釋註又大射儀不貫不釋註　古文貫作關
以茅上搤焉註　今文上作尚
獲者負俟北面拜受爵註　古文曰再拜受爵
各以其耦進註　今文以為與
作上射如初註　今文或言作升射
按敖氏曰凡進退之文無常有事于彼為進卒事
而反為退也上字似衍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
亦疑其誤而易之矣
釋獲者執餘獲升告註　今文曰告于賓
視奠如初註　今文曰視數也
舉觶者退反位註　古文曰反坐
長受酬酬者不拜註　古文曰酬者不拜
執觶者洗升實觶註　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

皆為爵實觶觶為之

篇脯用邊五臡註　古文臡為載今文或作胾

獻工與笙註　今文無與笙

遂命倚旌註　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

白羽與朱羽糅註以鴻脰韜上二尋註　今文糅為縮

韜為翿

侯道五十弓註　今文改弓為肱也

君射則為下射註　今文君射則為下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剸旌獲白羽與朱羽糅註　今

文皮樹為繁豎糅為縮古文無以

按皮繁古音同繁讀若蒲又讀若槃

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註　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

按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注云有讀為又

大夫射則肉袒註　今文無射

燕禮

冪用綌若錫註又大射儀冪用錫註　今文錫為緆

射人納賓註　今文曰擯者

坐取觚洗註　古文觚皆為觶

賓洗南坐奠觚註　今文從此文以下觚皆為爵

主人辭洗註　今文無洗

更爵洗升註又大射儀更爵洗註特牲饋食禮更爵酢于主人註　古文更為受

媵觚于賓註　媵讀或為揚今文媵皆作勝

按檀弓杜簣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註　今文無奠于篚

致者作階下再拜稽首註　古文云作階下北面再拜

坐祭遂卒爵註　古文曰卒爵不拜

士長升拜受觶註又公坐取賓所媵觶註大射儀士長升拜受觶註媵觶于公註　今文觶作觚

賓降洗象觶註　今文曰洗象觚

按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觶字古書或作角旁氏與觚字相近由此誤耳

公答拜註　古文公答再拜

賓所執脯以賜鎮人註　古文賜作錫

寡君有不腆之湎註　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湎無之

使某固以請註　今文無使某

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註　今文無則下無燕大射儀

參七十千五十註　參讀為糝千讀為軒

頌磬東面註　古文頌為庸

冪用錫若絺綌諸箭註　今文絺或作綌古文箭作晉

按周禮大行人竹箭注云故書箭為晉

兩壺獻酒註　獻讀為沙

媵觚于賓註　古文媵皆作騰

降適作階下註　古文曰降造作階下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註　古文後首為後手

按大射儀言後首燕禮言面鼓首即鼓也古文首誤為手

皆適次而俟註　今文俟作待

不異俟註　古文異作辭

至乏聲止註　古文聲為磬

獲者興註　古文獲皆作護非也

且左還註　古文且為阻

既射取矢栝之註又揚觶栝後註　古文栝作括

中離維綱註　維當為繩

適作階下註　今文曰作階下

還右註　今文曰右還

以袂順左右隅註公親袂之註　今文順為循古文袂為紐

遂以所執餘獲註　古文曰餘算

賓升就席註　今文席為筵

按周禮春官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司馬師命獲者註　今文無司馬

聘禮按曰遇曰會曰聘曰誓曰盟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曲禮鄭註

使者朝服帥眾介夕註又帥大夫以入註　古文帥皆作率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註　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

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註　古文奉為卷今文無

則

使者載櫝註又朝服載櫝註既夕載櫝註　古文櫝皆為匱

取圭垂繅註又覲禮以瑞玉有繅註　今文繅作璪

陳皮北首西上註　古文曰陳幣北首

介皆入門左註　今文無門

楊降立註　古文楊皆作賜

公升側受几于序端註　今文無升

賓進訝註　今文訝為梧

歸饔餼五牢註又夕夫人歸禮註　今文歸或為饋

按古文論語詠而饋饋孔子豚魯論皆作歸饋猶歸也

車乘有五籔註又十六斗曰籔註　籔讀若不數之數

今文籔或為逾

至于階讓註　古文曰三讓

庭實設註　今文曰入設

壹食再饗註　今文饗皆為鄉

燕與羞伹獻註　古文伹作淑

以俑幣註又有司徹乃議侑于賓註　古文侑皆作宥

迎于外門外註　今文曰迎于門外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註　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

公使卿贈如覿幣註　今文公為君

赴者未至註又既夕赴曰註　今文赴作訃

問幾月之資註　古文資作齎

出祖釋載註　古文載作祔

圭與繅皆九寸註　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

綃組註　今文綃作約

為韠註　古文韠為韍

義之至也註　今文至為極

賓入門皇註　今文皇皆作王

皮馬相間註　古文間作干

賄在聘于賄註　于讀曰為古文賄皆作侮

貝右房而立註　今文無而

賜饔唯羹飪註　古文羹為羔飪作臉

如饋食之禮註　今文無之

肶肉及瘦串註　古文肶作紛
明日問大夫註　古文曰問夫人也
日如其饗飪之數註　古文既為飪
無行則重賄反幣註　今文曰賄反幣
十笥為稷註　古文稷作緻
公食大夫禮
設洗如饗註又皆如饗拜註　古文饗或為鄉
南面西上註　古文無南上
坐奠于鼎西南順註左人侍載註　今文奠為委古文

侍為持
倫膚七註　今文倫或作論
賓立于階西註　今文曰西階
冒本南麋鞹註　今文鞹皆作麋
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註　古文簋皆作軌
按周禮小史敘昭穆之俎簋注云故書簋或為几
鄭司農云几讀為軌古文軌也
由門入升自阼階註　今文入門自作階無升
擩于醢上豆之間祭註　今文無于

鄉以東膮膮註　古文鄉作香膮作薰
牛鮪註　今文鮪作鰡
按釋文鮪巨之反注鰡音同郭璞云鮪鮮屬集韻
云說文魚脅醬也出蜀中一曰魚名鮪也音脂
衆人騰羞者註　騰當作賸
從者訝受皮註　今文曰梧受
侑幣束錦也註　今文無束
加席尋註　今文席皆為筵
剡羊羹羊苦尔反註又特牲饋食禮剡羊苦註

今文苦為苦
按釋文苦音户圉反爾雅云地黃也鄭註苦苦荼苦乃
地黃非也
簋有蓋冪註　冪今文或作幕
覲禮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亡
曲禮鄭註
天子賜舍註　今文賜作錫
伯父帥乃初事註　今文帥作率
以瑞玉有璋註　今文玉為璧璋或為穀
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註　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四享註　四當為三

按堯典帝曰咨三岳舉陶云外薄三海舜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

近于外門外註　古文曰迎于門外也

大史是右註　古文是為氏也

按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

尚左註　古文尚作上

四傳擯註　古文傳作傅

祭地瘞註　古文瘞作埋

喪服

冠六升衰三升註　升字當為登

冠布纓註　今文無冠布纓

士喪禮

緇足用烏几註　今文緇為對

為銘各以其物註又書銘于末曰註既夕取銘置于重

註　今文銘皆為名末為旌也

束鄉註　今文鄉為面

不綺註　綺讀為紩古文綺皆為精

布巾環幅不鑿註　古文環作還

幎目用緇註　幎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古文幎為涓

宇中考寸註　宇讀為檐今文宇為簷旁為方

按古音宇檐同

決用正王棘若檡棘註　古文王為玉今文檡為澤

褖衣註　古文褖為緣

按褖或作稅又周禮內司服緣衣註緣衣實作褖

衣

竹笏註　今文笏作忽

按說文無笏字說文云㠯籍文作笏一曰佩也象形忽又與忽通

組綦註　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拒用巾註　古文拒皆作振

渜濯棄于坎註　古文渜作緣

蚤揃如他日註　蚤讀為爪

鬠用組註　古文鬠皆為括

執以從註　今文不言執

設韘帶註　古文韘為合也

設決麗于擘註　古文麗亦為連擘作掜

設冒橐之註　今文橐為槖

幂用疏布註又少牢饋食禮皆設扃幂註　古文幂皆作密

久之註　久讀為灸

按周禮廬人灸諸牆說文引作久云火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是久為古文灸為今文灸从火

久聲古文省火

幂奠用功布註　古文奠為尊

四髽去笄纚兩胹髽肺註又兩胹亞註　今文髽為剔胹為迤

按周禮大司徒羞其肆註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于房註又既夕祝免袒註　今文免皆作絻古文髽作拓

奉尸侇于堂註　今文侇作夷

抽扃于左手兼執之註　古文于為與

乃札註又少牢饋食禮長札註　古文札為七

進柢註又士虞禮載猶進柢註　今文柢皆為胝

祼者以祼註　古文祼為盥

兩邊無縢布巾註　古文縢為甸

左首進鬐註又士虞禮魚進鬐註　古文首為手鬐為耆

成踊出註　今文無成

主人拜送註　今文無拜

敦啓會註　今文無敦

兼執之註　今文無兼

度茲幽宅兆基註　古文無兆基作期

不述命註　古文述皆作術

按祭義術省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

某曰從註　古文曰為曰

既夕

設扱註　今文扱皆為翣

緇翦註　今文翦作淺

幂用疏布註　今文幂皆作密

皆本桁久之註　今文桁爲衎
兩杼註　今文杼爲衎
賓奠弊于棧左服出註　今文棧作輚
脾析註　脾讀爲雜脾肶之脾
特鮮獸註　古文特爲俎
執算從柩車註　古文算皆爲筭
以御柩執紼註　今文無以
屬引註　古文屬爲燭
乃窆註　今文窆爲封

曰如之何註　今文無曰
明日以其班祔註　今文班爲胖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註　今文處爲居于爲於
設牀第註　古文第爲笫
楔齒如輒註　今文輒作厄
椑坎南順註　今文椑爲坪
按坪五錦反劉音作感反埤蒼云坎也坑也
堡用塊註　古文堡爲段
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註　今文無紟古文倫爲輪

實角觶四註　古文角觶爲角柶
主人乘惡車註　古文惡作堊
白狗幦註　古文幦爲羃
御以蒲菆註　古文菆作翦
犬服註　今文犬爲大
木舘註　今文舘爲錯
木鑣註　古文鑣爲苞
馬不齊髦註　今文髦爲毛
啓之昕註　古文啓爲開

夾牀鞹軸註　古文鞹或作柷
序從如初註　今文無從
干笮蓐載茵註　古文鞇爲報
纁車載蓑笠註　今文纁爲漆
杭木刊註　古文刊爲竿
弓矢之新沽功註　今文沽作古
有柲註　古文柲作桼
設次樓焉註　今文樓爲鉤
士虞禮

籍用蒻席註　古文籍為席
魚亞之註　今文無之
佐食出立于戶西註　今文無于戶西
祝命佐食墮祭註　今文墮為綏
播餘于篚註　古文播為半
酌酒酳尸註又少牢饋食禮乃酳尸註　古文酳作酌
祝取肝擩鹽註　今文無擩鹽
祝入尸謖註　古文謖或為休
沐浴不櫛註　今文曰沐浴

設于廟門西註　今文無廟
取諸左膉上註　古文曰左股上
劉芼用苦若薇註　古文苦為枯今文或作笔
不綏祭註　綏當為墮
明齊溲酒註又普薦溲酒注　今文曰明粢今文溲為酸
衰薦稅事註　今文曰古事
他用剛日註　今文他為它
乃餞註　古文餞為踐

脯四脡註　古文脡為梃
尸謖註　古文謖作沭
猶出几席註　古文席為筵
隮祔爾于爾皇祖妣亦南註　今文隮為齊
明日以其班祔註　古文班或為辨今文為胖
沐浴櫛搔翦註　搔當為爪今文曰沐浴櫛翦或為蚤揃揃或為翦
取諸脰膉註　古文脰膉為頭嗌也
期而小祥註　古文期皆作基

薦此常事註　古文常為祥
中月而禫註　古文禫或為導
按說文因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導服即禫服也
特牲饋食禮
不敢曰註　今文敢皆為詛
闈西閾外註　古文闈作梱
乃宿尸註又少牢饋食禮宿註　宿讀為肅古文宿皆作蓋

按宿或作速周禮亦作宿記作肅

占曰吉敢宿註　今文無敢

皆復外位註　今文復為反

主婦視饋奠于西堂下註　古文饋作糦

按周禮饋人註故書饋作歸說文曰饋酒食也或作餽从匕或作糦从米

籍用萑註　古文用為于

祝命挼祭註　今文改挼皆為綏古文此皆為挼祭也

酌酳尸註　今文酳皆為酌

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註　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

尸以酯主人註　古文酯作酢

佐食授挼祭註　古文挼作綏

按前註古文此皆為挼祭此注當作今文或皆改

挼為綏又一本今文或皆改綏為挼

挂于季指註又少牢饋食禮挂于季指註　古文挂作卦

主婦洗爵酌註　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主婦拜受爵註　今文授為受

宗醉洗註　今文無洗

尸備答拜焉註　古文備為復

皆奠觶于篇右註　今文曰奠于篇右

養者註又有司徹乃養如儀註　古文養皆作餕

淳沃執巾者在匜北註　今文淳作溵

刌肺三註　今文刌為切

殽折註　古文殽皆作穀

少牢饋食禮

祭人抴甑甗七註　古文甑為烝

司馬升羊右胖註　古文胖皆作辨

皆有冪註　今文冪作羃

南柄註　古文柄皆為枋

心皆安下切上註　今文切皆為刌

主婦被錫衣侈袂註　今文鬄為緆被錫讀為髮鬄為髢

主婦興入于房註　今文曰主婦入于房

上佐食舉尸牢幹註　古文幹為肝

上佐食以綏祭註又其綏祭註有司徹其綏祭註　綏或作挼挼讀為隋古文隋為肵又挼讀為藏其情之

惰古文為挼
以嘏于主人曰註使女受祿于天註冨壽萬年勿替引之註古文嘏為格祿為福冨為徵替為袂袂或為哉
祝拜坐受爵註今文曰祝拜受
祝入尸謖註謖或作休
資黍于羊俎兩端註今文資作齎
有司徹
按石經釋文明刻本皆無徹字此字衍文涉下而訛也又周禮腊人註引儀禮有司曰亦無徹字之証

乃奠尸俎註古文奠皆作尊記或作爵
並皆西縮註古文並皆作併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滑註挑讀如或春或抗之抗今文挑作抗挹皆為扱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註古文曰東楹之東
婦贊者執二籩棗栗註今文無二籩
取糗與腶脩註今文腶為斷

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註今文無西面
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註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
坐挩手註挩手者于悅古文悅作說
羊骼一註古文骼為胳
若是以辯註今文若為如
其脊體儀也註今文儀皆為犧或為議
主人受酌降註古文酌為爵
舉觶于其長註古文觶皆為觯
乃摡于魚腊俎註今文摡為楪

按一本楪作牒
尸以醋主婦註今文醋曰酢
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註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興受
右几席周席註古文右作侑席作帨

禮弓辨誣三卷 當塗夏炘學

目錄

卷上

辨孔子出妻之誣

辨伯魚妻嫁之誣

辨子思出妻之誣

卷中

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辨孔子防墓崩之誣

辨孔子既祥彈琴之誣

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辨孔子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

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卷下

辨曾子于貢入廐修容之誣

辨子夏喪明之誣

辨曾子易簀之誣

辨曾子之喪浴於爨室之誣

辨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

辨曾子答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辨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

辨曾子論小斂在西方之誣

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辨有子既祥絲屨組纓之誣

辨有子欲去喪踦之誣

辨有子對哀公設掇之誣

辨曾點倚門而歌之誣

辨子路醢於衛之誣

辨冉子攜來帛乘馬之誣

辨子夏弔喪未小斂絰而往之誣

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辨子游言禮之誣

例言

檀弓上下兩篇先儒疑之者甚多茲斷為專毀聖門而作雜係創論實本儒先之緒論而推闡之非敢自矜己見以指斥古書也

檀弓不知何人所記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陸德明云檀弓魯人檀姓也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後人遂以此兩篇為姓檀名弓者所記案古書篇目每撮舉篇首數字以為名如論語泰伯微子季氏陽貨之類不一而足此記篇首有檀弓免焉故以名篇未必即檀弓所撰是編但據所誣辨之其所稱檀弓皆舉其書名非實指其人也

是編先列檀弓正文次註疏次先儒議論而以案語辨之

是編專為孔門辨誣而作其與孔門無關涉者雖有虛誣不與之辨

是編既成恭查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載檀弓疑問一卷邵泰衢撰以禮記出自漢儒檀弓一篇尤多附會其可疑者條列而辨之未見是書無從采入

檀弓辨誣卷之上

當塗夏炘學

辨孔子出妻之誣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孔氏正義曰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炘案檀弓欲誣聖人之出妻又不肯明言故約畧記之於此而厚致其誣於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章使後人曉然於孔氏之世世出妻也誣之甚亦妄之甚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俗則安能為俗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俗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氏正義曰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

圻案禮弓欲誣孔子之出妻仍不欲明言其事而以孔氏之世世出妻厚誣之使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而孔子之出妻不言而曉然矣坐實子思出妻又厚誣不使子上得喪之於是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乃孔子之使伯魚喪出母矣故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惟時中之聖能之若曰惜乎其不能齊家而出妻耳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則子思以前伯魚即喪出母矣伯魚喪出母是即孔子出妻矣茲考聖人實無出妻之事幷官夫人世世祀於闕里

諸證列之於左

家語孔子十九歲娶宋之幷官氏

年譜魯哀公十年孔子六十七歲夫人幷官氏卒鄒氏璟曰案王肅記案於哀九年誤

孔庭摘要魯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幷官氏合墓

圻案幷官夫人之歸於孔氏卒於孔氏與夫子合墓於泗上見於家語年譜孔庭摘要諸書鑿鑿可據禮弓何人而敢誣之乎

鄒道元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項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大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

圻案永平為漢明帝年號自周敬王三十五年幷官夫人卒至此五百五六十年孔氏世祀夫人豈云出乎

魯相韓敕復顏氏幷官氏縣發及修禮器碑維永壽二年青龍在沮歲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維太古華胥生皇雄□□青□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瞻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幷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幷官氏邑中縣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散聖典食糧亡於沙鄙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騰觚爵鹿柤蓬柷桉壺修飾廟宅更作二輿朝車威儀宣打元汙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雅敬詠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遠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閨九頭以斗言教後

制百王獲麟來吐讖不空作承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大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胡葦器用存古舊宇懇勤宅廟朝車咸熹出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費深除元汙水通口注禮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佑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口口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口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緯明府名敫字叔節炘業永壽為漢桓帝年號自永平元年至永壽二年又

九十九年矣孔氏之世祀夫人歷周秦漢三朝如一日韓叔節復顏氏及幷官氏縣發邑中人士立碑以頌韓君之德美之曰復聖之族卓越紀思其協於人心為何如乎

金黨懷英重建鄆國夫人殿記先聖之夫人曰幷官氏子孫祠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宋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修復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廡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為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閒天子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遺禮興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雖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為狹剉崇為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為殿費襲封公嘅然曰是規模者豈能揣前殿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為職顧不得以專達雖然吾豈敢不力與乃與族長端修親率廟丁載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梁榱者以千數又與族兄播市材於費凡棼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旦皆槁死適可為棟桴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充瓦覺垩髹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佑為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越十九年冬殿成奉安之日士庶咸會比肩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歎至或感泣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為之記則序其修廟本末而為說曰嗚呼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

聖靈者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奢侈僭越制度耗盡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化教所從出有司乃不以為急一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惠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

炘崇幷官夫人之祀於孔氏至後代而愈崇其寢宮之享由來已久故此記云子孫祠於寢宮舊矣黨氏憬英發明聖人之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真探本窮源之論又謂吾夫子著述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者如易首乾坤詩首關雎書紀嬪虞禮重大昏之類皆聖人之垂憲以為百代法也豈有一已之身閨門之內全無刑于之化而竟出其妻乎以夫子之聖而誣以出妻之名以幷官之賢而誣以被出之辱獨何心哉

陳氏庚煥衢州孔氏夫子夫人楷象考自戴記傳孔門三世出妻之說漢宋諸儒均莫敢議橫渠張子獨深非之近代皆人閒若璩漳人蔡衍鎤魯人劉九畹始力辨之然皆據理斷其烏有耳前甯德令三衢范公崇楷為庚煥言其鄉南宗博士家有夫子及幷官夫人楷木像奉安至聖廟後寢閣上容觀溫肅衣裙渾古相傳端木子所手鐫也宋衍聖公孔端友避靖康之難奉以南渡遂留於衢名公達官道三衢者多請瞻禮庚煥閒之躍然謂可證檀弓篇之妄矣既又思孔氏既有是像何以載籍無聞而古今諸儒咸莫之考也及閱酈道元水經注乃信范公之不我欺而檀弓之誣果無難破也水經注之言略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此漢永平中魯相鍾離意修廟所見者則孔氏實世祀夫人而夫人之未嘗見出也明矣注又云廟有夫子像二弟子執卷侍立穆穆有仰詢之容廟西北二里有顏母廟廟像猶嚴此則魏黃初中所修之廟道元所親見者也顏母別立廟者虛中室以尊夫子也不言夫人者東閒之像設無改其舊也像鑄自端木子雖別無考端木子多才場居三年有所追慕以示

永慕事固宜有也故宅像設止於三者鄙大夫遺容無從追寫古人尚質因三室以奉三像不敢有增亦禮則然也端友南奔僅存二像者倉卒之際弟子像非所急顏母像在別廟勢不暇及也像既留衛曲阜北宗阻於聞見而稽古之士率詳祖庭南宗之廟鮮或留意則闕里志諸書之不載縉紳先生之無稱固無足怪也竊計闕里聖蹟自手植檜外莫此為古彼檀弓篇固謂孔氏不喪出母而聖配之像踰二十年儼然尚存於南宗之祏原委甚明古書可據是足以明聖師之刑于正禮家之傳誤矣夫人之誣既雪則原氏之母之哭子上之母之不喪其不足信舉無難闢反矣所繫名教豈淺鮮哉

炘案陳惕園據南宗楷像以證孔氏之世祀夫人而闢檀弓之妄可謂有功名教矣要之聖人之德始自閨門達於天下以傳之後世自孔子以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孰不以妃匹之際生民之始王化之端積而充之以至於參贊天地發育萬物豈以賢於堯舜之孔子而有慙德乎此以理論之不必徵諸事實莫不灼然於檀弓之妄也即以事實而論孔子十九歲娶幵官夫人二十四歲顏母卒此四五年之間生伯魚及公冶長之妻孔子少孤貧賤救水之養乳哺之勤皆夫人是賴豈有母未卒而去婦之理迨顏母既卒則夫子之於夫人又在與吏三年喪不去之列矣而況哀公十年幵官夫人卒見於年譜與孔子合墓泗上見於孔庭摘要歷世奉祀見於諸儒之紀載反覆考之檀弓之妄不待智者而決也嗟乎幵官作嬪於聖誕育泗水侯伯魚雖賢不及顏淵而討禮之傳克承家學再傳而得子思遂傳道孟子以光大聖緒中庸一篇與論語並垂不朽自是以後綿綿延延歷數千年以至今日孔氏子孫之著聞者大儒名臣通人碩士代不乏人皆發祥於幵官夫人之一人如之何其可誣也

附彌縫檀弓諸說

橫渠張子曰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嗟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自父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

顧氏炎武曰伯魚之期而猶哭自父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

江氏永曰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為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為喪出母也

炘案諸儒不信孔子出妻之事其見卓矣又欲彌縫檀弓之說故以父在為母期解之其實檀弓之欲厚誣孔子說誣已極禮父在為母期有禫小記所云為父母妻長子禫是也有禫之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而後即吉如伯魚為母期係父在之期則甫經十二月尚未至祥何不可哭之有惟為出母之期無禫十二月而畢故夫子以期而猶哭為其甚此檀弓記此以誣聖人之本意也復恐後人以父在為母期解之於是復記子上之母死一節誣孔氏之世世出妻而孔子亦在世世出妻之內其用心之險如此後儒雖知孔子之齒不出妻而未盡燭檀弓之誣故為之彌縫其說而不知其不可彌縫也

江氏永曰昔人因檀弓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駁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升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 炘案九女皆施氏所生無考 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敘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為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為出母服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為父後之子在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大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為可傷故當從其隆而為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為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

炘案江氏述甘氏之說以為先君子之喪出母謂孔子之於施氏可謂巧於彌縫矣據甘氏之說施氏配叔梁公亦既生女九人則其年與叔梁公相亞也叔梁公年七十餘始求婚於顏氏 孔疏引家語叔梁紇年七十又無妻今本家語無此文 歲餘而生孔子孔子雖生知至能權衡義理為無服之出母服期之時亦必在志學以後施氏之卒年近百齡此事之罕有者也古本家語云叔梁公年七十餘無妻蓋其時施氏已卒矣雖妾生孟皮一子又有足疾不能承祭祀故求婚於顏氏最得其實七出中無子出之說

本不足憑施氏作配叔梁誕育九女其無夫德可知因其年老無子而謾出之叔梁公不應涼薄至是惟施氏既卒故家語謂之無妻始求婚於顏氏也檀弓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下云子之不使白也喪之文法兩兩相對明謂孔子令伯魚喪出母也諸儒明知孔子之必不出妻又因檀弓古書不敢議其誣妄故多方回護知此爲知檀弓一篇專爲詆訾聖門而作哉

辨伯魚妻嫁之誣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注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炘案檀弓誣孔子出妻之不足又誣伯魚也孔庭摘要云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史記云伯魚年五十考孔子十九歲娶幵官夫人二十歲生伯魚至六十九歲適合年五十之數伯魚之夫人當伯魚卒時亦不下四五十歲而猶謂其出嫁有是理乎是時先聖在堂子思甫八齡耳藐也不養其舅母也不恤其孤無柏舟之矢之凱風之仁乎昔二南之教其謂之何檀弓悍然著之於篇康成靡然和之於注稍有良心者能不讀之而髮上衝冠哉

炘又案檀弓借柳若之言以訕謗聖門令人不忍卒讀夫人至父卒母嫁頹其家聲四方即不非笑亦何禮之可觀檀弓為反言以譏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其辱莫大於是墨子雖毀聖人尚不至此其後沈繼祖之劾朱子憑空結撰實祖檀弓之故智云

朱氏軾曰軾案以為出可也豈有子思之母而嫁者乎

炘案此又調停檀弓之說闢鄭注之嫁而以為出也考子思生於哀公三年己酉哀公十年伯魚卒年五十歲則子思之生伯魚四十二歲矣是夫人之相伯魚以事至聖者歷數十年之久一旦有子而反出之乎後人知檀弓之不足據而不敢斥以為妄反就嫁出兩字較量輕重使至聖之賢婦述聖之賢母抱萬世不韙之名亦可傷矣至於因檀弓此記而遂議子思之得失者具列於左而辨之

鄭注又曰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

嫁母齊衰期有其禮無其財謂禮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財無其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子思謂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

孔氏正義曰嫁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嫡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

袁氏準曰為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說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案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滔子睿曰聞嫁繼親必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為詳正也睿答曰案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羔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如此經文父卒為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為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

吳氏澄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為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戒之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得繼兄主祭而己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耳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服也至若譙周袁準所云父卒母嫁非父所出嫡子雖主祭猶服期此則禮經所無臆說爾

炘案譙允南袁孝尼因鄭注喪之禮如子一句遂謂子思為嫁母服期子思乃父沒主祭之嫡子遂謂雖是嫡子亦必為嫁母服期與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不同鄭康成吳幼清則謂為父後者為嫁母無服子思本是支子故得為之服議論不同如此要之皆受檀弓之欺也

伯魚之妻豈有再嫁之事子思之母死於衛一章乃憑空揑出何有子思為嫁母服期之事明乎子思之母未嘗嫁而一切紛紛之議皆可置之勿論矣

炘又案檀弓此章其用意詭譎之處與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章相表裏後儒無一人窺見竊嘗反覆其文而得之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不為之服柳若謂之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其再三審慎以為四方表率安得不為之服乎蓋欲子思之服之也子思曰吾何慎哉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兩吾何慎哉與柳若子蓋慎諸鍼鋒相對言今雖有禮有財而時弗可服則只得不服之雖欲慎重為服而有所不得也其後子上之母死子思亦不使服之與己之不服嫁母同然子思之父已沒不為嫁母服猶可說也子思尚存子上禮為出母服期而亦不使服之則於己為涼德於子上為不孝矣

檀弓刺譏子思之意蓋如此惜乎後儒之未能窺破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鄭氏注曰子思之母嫁母也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陳氏澔曰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

炘案檀弓誣子思之母嫁又誣子思不為嫁母行服亦已甚矣此復誣之以哭嫁母於孔氏之廟為大戾於禮者何後儒皆為其所愚而不覺也國君娶夫人之詞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宗廟楚公子圍娶於鄭曰圍布几筵告於共莊之廟而來士喪納采問名諸禮主人皆廟受之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子為秉禮之宗子思為達禮之士豈常人之所易知者子思反不知之而哭嫁母於孔氏之廟乎其門人何人也必學於子思者也學於子思者且知嫁母絕廟之義而子思昧昧不知必待門人詰責而始引過不遑亦弗思之甚矣

辨子思出妻之誣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至自子思始也　見前

鄭氏注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

自子思始記禮所由廢非之也

孔氏正義曰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

炘案檀弓既誣先聖之出妻又誣伯魚之妻嫁此復誣子思亦出其妻以見聖人一門之內婦順不修祖孫父子世世有慚德也考史記載子思年六十二歲然孟子孔叢子俱說魯穆公敬事子思鄭氏環曰子思生於哀公三年先聖卒於哀公十六年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六十二定屬八十二之誤其言甚有理又史記載子上年四十七孔氏譜作四十九孔叢子言齊威王而召子上為相魯穆公至齊威王又二十餘年則子思之生子上五十歲外矣子上之母至少亦四十上下以五十之父四十之母甫慶似續遽賦仳離天理人情斷無此事昔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者聖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夫以不類之子而子思止其出妻豈以恭敬習禮克紹家學之子上而子思反出其母乎總之聖人為禮教大宗禮始於社席之間閨門之內而三世出妻習以為常恬不為怪毀聖謗賢莫此為甚後儒不察反因是諭禮各執一詞紛紛如聚訟之多抑獨何也

張子曰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

楊氏時曰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朱子曰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思不使子上行之者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又曰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答之何故費詞恐是古者出母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有此故曰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疑

是後世沿情而制

陳氏澔曰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禮當不服者伯魚乃期而猶哭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為對

炘案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為是見檀弓之記此所以美子思之得禮也

陳氏祥道曰夫之於妻有出之之禮子之於母無絕之之道故不為父也妻不可謂之不為子也母以其不可謂之不為子也母故死而必喪以其不為父也妻故止於期年而已此喪出母之義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思謂先君子之無所失道者以情徇道而未嘗以道徇情也道隆則從而隆故喪出母道污則從而污故止於期年而已若伋則以道徇情而不能以情徇道故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嗚呼君子之於禮不知而不行者其過小知而不行者其過大子思知而不行而以不能自詘此所以不為君子取也

方氏慤曰父在而服出母期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為後則不為之服此從道之污也君子之於禮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子思乃有安能之語豈為知禮者哉

馬氏睎孟曰夫婦以義合亦可以義離子母之恩無絕也雖子之於出母猶必喪之而父亦不得禁焉夫婦失義不可以奪子母之恩也子思之不使白喪出母則既薄矣又從而為之辭其可乎

葉氏夢得曰污隆猶言升降道可以恩而上之者謂之隆故父在無嫌則與之俱隆而服期道可以義而殺之者謂之污故父沒而為後不可以有二本則與之俱污而不為服此人之所可勉也而子思自以為不能而使白絕其母故記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炘案以上諸說皆以不喪出母為非見檀弓之記此所以譏子思之失禮也

吳氏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為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祖俱已沒然亦得為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為出母服者益子思兄死時子思使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此禮昔所未

曾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

炘案吳幼清鑿空為子思有兄子上主祭之說以斡旋孔氏一門之於禮皆有得無失而不悟檀弓之誣是以於儒先議論之外另起爐竈如此其謂子思有兄者亦以檀弓之哭嫂也為據而不知檀弓一篇無往而不虛誣也

炘又案檀弓之誣聖門何若是之甚也誣孔子伯魚之不足復誣子思之出妻誣子思出妻之不足又誣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誣子思不使喪出母之不足又牽連孔子伯魚而誣之其意以為後之儒者如執不當喪出母之說則子思是而孔子伯魚非矣如執當喪出母之說則孔子伯魚是而子思非矣孔氏一門之於禮祖孫父子不能盡一此得則彼失彼得則此失後之人無所適從世亦安貴有聖人及有聖人之家法也雖以朱子析理之精亦不能盡發其覆至多為辭說以解之其他更無論矣惟知檀弓之言皆烏有子虛之論而後出母之服悉據禮經以正之其父在也則無論適子庶子皆為出母服齊衰期其父沒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心喪以終之其餘支子仍服齊衰期嫁母亦然斯為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檀弓既誣聖門又復紊亂禮經使先王服制不明於天下其罪可勝誅哉

附錄杭氏世駿質疑一條

介特問孔氏三世出妻檀弓所載者孔子也子思也至子思之母死於衛鄭注則以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未嘗詳其被出而嫁也家語後序列孔安國世系曰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亦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說叔梁紇不說孔子亞異之處不能無疑

答曰夫婦人倫之始刑于齊家之本春秋之世顛倫傷化者接踵而出妻一事則未之經見至戰國則吳起欲以求將章子為不得近於父皆人類中所罕覩之事孔氏明德之後禮法之宗何至刑于之化無聞累代皆有此事其語祇見於檀弓檀弓曾子之門人曾子有慈黍不熟出妻一事檀弓曾子門人見魏了翁續書傳鈔馮知檀弓不附會孔氏嘗有此事以崇其師爭夫婦人至被出則必有淫妬多言竊盜惡疾無子等過而大聖之閨房則數者吾皆可決其必無有犯者而合之先貧賤後富貴之義孔子十九而娶升官二十而生伯魚斯時尚為乘田

委吏為貧而仕其雇室不勞可知大聖亦在人情中何至一事偶迕即令伯魚絕子母之親也其不然明矣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固嘗居衛矣後不使子上喪出母而己復以有財無時為辭天性之薄雖常人猶且不忍而謂子思為之乎叔梁紇生九女其妾生孟皮此九女者果何人所產邪家語本姓解不明言之而孔安國忽有出妻之論異矣今之家語出於王肅偽作與漢書藝文志所載不同而顏監能辨之大概刺取大小戴記荀子韓詩外傳之文孔安國為尚書序宋儒尚有疑其非真者其為家語後序又焉知非後人所擬託乎故其異同吾未暇辨而特辨其孔氏斷無出妻之事檀弓非醜儒也

炘案杭編修說孔氏無出妻之事又謂家語後序為後人偽託與孔安國尚書序同可謂獨具眼至以非醜儒目檀弓猶未免受檀弓之欺夫檀弓篇中所記真孔門之罪人豈僅非醜儒哉

檀弓辨誣卷之中

當塗夏炘學

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益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氏注曰殯於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五父衢名益鄹曼父之鄰人之見之者見柩行於路其慎也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鄹曼父之母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

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己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己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輴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輴故云其引也益殯也殯不應在外故栟益為不定之辭於時鄹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

子殯母於外怪問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聊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

炘案檀弓欲証孔子不能盡其孝道而造此不知父墓之事也孔子雖三歲失怙而顏母之卒年二十四歲矣此二十四年中竟不知父墓之所在尚得謂之人子乎聊曼父之母既與顏母相善又與孔子為鄰二十四年之久未嘗過而問焉直至母卒之後始殯母於外以發其問端不近人情之事孰過於此且古者士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者在家者也葬者在外者也殯於家而後可以朝夕哭朝夕莫朔月奠凡來弔者皆就其家而弔之若殯之於外則孝子之倚廬不知何在朝夕之哭奠朔月之殷奠亦不知何在賓客之來弔者皆將書宮而受弔矣有是禮乎

鄭注又曰孔子之父聊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

炘案鄭氏此注尤怪誕之極蓋本史遷之曲說而史遷又因檀弓而加甚者也史記曰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紇死葬於防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夫不備禮曰野合叔梁公求婚於顏氏顏氏許以女妻之豈有不備禮之理聖母奉父之命作嬪於孔三歲而生孔子名止言順有何可恥而諱言叔梁公之墓也世人皆謂陳雲莊之禮注不及康成遠甚然康成此章之注全無義理不能救正檀弓一字其識不逮雲莊遠矣

陳氏浩曰案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焉遷為野合之証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祿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朱氏軾曰孔子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也何待問之聊曼父之

母耶受父之母與聖母善其非遠在他國可知何待既殯而問乎禮經背繆無過於此亟當刪之

炘案陳東匪朱高安之論洵足為聖門功臣而高安有姊有兄非皆少孤何待問之鄹曼父之母數語尤為破的之論世之袒護檀弓者不能為之置喙矣但陳氏所為不得不辨朱氏所謂亟當刪之者僅見於此不知檀弓一書其可辨可刪之事甚多後儒彌縫其說者仍列於左而辨之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

炘案讀慎如字謂孔子殯母周慎力為孔子斡旋而卒無以解不知父墓之辱也

馬氏睎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

炘案以墓而不墳解聖人不知父墓之故而不知墓而不墳仍係檀弓之言另辨於後

吳氏澄曰叔梁紇殷人葬從殷制墓無封識子孫亦無展省之禮孔子少孤母既死則不知父墓所在矣

炘案吳幼清宗馬彥醇之說謂葬用殷制而云子孫亦無展省之理是二十四歲之聖人不知省墓為何事矣何說之荒唐若此

江氏永曰此章為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人高郵孫逿人漢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為句蓋殯也問於鄹曼父之母兩句為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為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至是母葬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啟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鄹曼父之母而知之以信其言而合葬於防焉

炘案江氏據孫氏之說以五父之衢為叔梁公之殯防山為新卜之兆其論創矣然史記明云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則非新卜之兆也且惟叔梁公葬防山孔子以母祔之故云得合葬於防史記又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

之衛則五父之殯乃母也非父也鄭氏本之史記史記即檀弓之注茲姑不具論古者葬有定月斷無殯而不葬至二十餘年之久古雖不墓祭亦無自三歲少孤至二十四歲母卒絕無展墓之事且孔子有姊有兄豈當日盡不臨其穴而待鄹曼父之母是問乎明乎檀弓之無往非誣而聿疑盡釋矣

炘又案孔叢子以此為造謠誣聖見陳士義篇王肅亦直斥此章為妄見孔氏本章正義孔叢子雖偽書然此等正大之論不必疑其偽而廢之王子雅好與鄭氏為難其糾繩鄭氏誠有過當之處然鄭氏此章之注甘為檀弓佞臣子雅駁而正之有以哉

辨孔子防墓崩之誣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鄭氏注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邱封之度崇高也封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當修虞事也門人後待封也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不應以其非禮三言之以孔子不聞修猶治也

孔氏正義曰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孔子自傷修墓遠古致令今崩弟子重修故流涕也

炘案此檀弓誣孔子葬親大事不能致其敬謹也

陳氏澔曰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傾圮且言古人所以不修墓者敬謹之至無待於修也

程子曰古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致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孔子言不修者所以深責門人也

炘案以上二說乃檀弓誣孔子之本意如以防墓之崩係先時築土之不堅則孔子不能辭葬親不敬之罪如以防墓之崩乃門人終事之不謹則孔子不能辭使人不慎之愆二者皆無所逃於天壤之間於是乎世所謂聖人者乃不能慎終之人矣甚矣檀弓之誣也

方氏孝孺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人情當乎理也父之柩骫然暴於人而不修何取於古乎信如其言安足以為聖其誣孔子甚矣謂殫於五父之衢亦然

炘案檀弓所云墓而不墳不知何所據易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謂上古也自中古以後既有棺槨又有喪期則亦自然有封樹矣如上世帝王陵墓見於古書者甚多雖未必皆實亦未必皆虛如其不墳何以久而能識周禮多監二代以爵等為邱封之度安知非監二代而為之如謂自殷以上皆墓而不墳恐無是事也至於古不修墓一言尤為害理墓既久遠則不免牛羊之踐蛇鼠之穿獾狐之穴如之何可以不修孝子慈孫之心古與今無異必謂古人葬親平地不墳漫無封識聽後世之犁為町畦平為場圃甚者築為宮室治為道路一切不為之慮烏在其為仁人孝子哉方希直以為誣孔子真卓見也

易墓非古也

炘案易治也修亦治也易墓非古即古不修墓也檀弓記此以識孔子之修防墓為大有戾於古人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鄭氏注曰反覆也慊不如太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也

炘案庾成不違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不在於儉而在識刺孔子也壞即墳也檀弓識孔子既知古者墓而不墳而反封之崇四尺以至於崩壞不能守古者不墳之制也故託國子高之言以刺之

辨孔子既祥彈琴之誣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炘案檀弓記此誣孔子以忘哀之速不合古者是月禫徙月樂之禮載之孟獻子之既禫縣而不樂猶有慚德不過賢於魯人之朝祥而莫歌者可謂妄誕之極矣

鄭氏注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笙歌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

孔氏正義曰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

同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炘案鄭孔二氏皆不明檀弓誣孔子之意故以十日笙歌為凶事先遠日乃踰月之事又云彈琴以手為除由外牽強附會全無義理考喪禮喪復常讀樂章復常者除喪非既祥也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焉故也是樂必作於既禫之後可知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又閒一月而禫禫而作樂庶協於禮孔子既祥之五日急急彈琴斷無是事至於十日笙歌雖踰月亦未禫也檀弓種種誣聖不一而足可勝歎哉

汪氏琬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此記禮者之誣也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禫之同月異月吾姑不暇辨然必俟徙月而後用樂則已審矣顧孔子之彈琴也獨不當俟諸踰月之外乎案琴瑟之為物雖君子無故不徹者然考之於經皆無饗樂器也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是宜從徙月之例無惑也況當大祥之時其服則猶麻也其寢則猶未牀也雖使稍加緩焉以訖於踰月何不可者而孔子必欲彈之以干非禮乎與其不成聲不如勿彈與其彈於既祥之後不如彈之於既禫之後也魯人朝祥而莫歌則孔子薄言其失孟獻子禫而不樂則稱其加人一等孰謂孔子者禮教之所從出而反不如獻子乃僅僅與魯人爭五日之先後乎使孔子果琴之彈也必不賢獻子而諷魯人孔子既賢獻子而諷魯人矣決不身自彈琴以干非禮之誚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說者以為大祥除服不得與於他人饋奠之事夫饋奠且不得與如之何可以彈琴乎哉吾故曰誣孔子也

炘案汪堯峰之論卓矣其曰與其不成聲不如勿彈尤不煩言而解其引魯人朝祥莫歌孟獻子禫而不樂二章尚未知此兩章皆檀弓微詞以譏我孔子也其說具詳於後

是月禫徙月樂

炘案禫之次月始作樂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既祥五日而彈琴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炘案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彈琴之速不如孟獻子禫而不樂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炘案檀弓記此隱譏吾夫子之五日彈琴十日筮歌僅賢於魯人之朝祥莫歌也

炘又案自有檀弓此記為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說者率以檀弓藉口即宗二十七月之說者亦於此記熟賈斡旋而喪服因之無定論矣通典杜佑議曰中月而禫鄭氏以中月為間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以上通典明乎檀弓諸章皆為誣謗聖人而作二十五月而畢乃喪之正期不數祥禫祥之日鼓素琴似規檀弓而記之實孤證不足為據而二十七月之論可定矣

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炘案檀弓記此誣孔子哀樂之事不能得性情之正其慟顏淵亦始迫而終懈也

鄭氏注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

陳氏澔曰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炘案散哀之說乃曲為之解由不知檀弓之記此所以誣孔子故多為辭說如此竊嘗思之人心之有憂戚結轖壅遏而不能散於是有出遊以散之者所謂寓言出遊以寫我憂是也亦或酌酒以散之所謂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是也亦或歌謠以散之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是也亦或擊磬鼓琴以散之如夫子擊磬於衛荷蕢識其有心文王囚於羑里援琴而為拘幽操者是也然皆於喪禮無與凡臨喪而不廢酌酒歌呼者皆異端狂悖之士聖門禮教中無是也孔子之於顏淵情誼至為篤摯今日月奄逝忽已及祥見饋肉之來必多哀感不食其肉可也即以為既受之自當食之亦可也

彈琴而食斷斷不可也謂之散哀無乃非人情與

吳氏澄曰所饋祥肉謂斬哀再期大祥之祭肉也炘案鄭氏士虞禮小祥注引此文吳氏以為大祥似較鄭義為優顏淵之死已兩期孔子每日彈琴炘案君子雖無故不徹琴瑟然亦未必每日彈琴乃其常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前人不悟以為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之故記者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為散哀而彈琴也

炘案吳氏不主散哀之說極是而以每日彈琴適在受肉食肉之時亦未確檀弓明云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則非彈琴之無與於食肉明矣

張子曰受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炘案張子此說足以正檀弓之誣深有得於聖人性情之正也

辨孔子說驂賻舊館人之喪之誣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炘案檀弓記此誣孔子不必出涕而出涕為用情之失正不必賻而行賻為用財之不稱也

鄭氏注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己賻助喪用也驪馬曰驂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

陳氏澔曰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舊說遇主人一哀而出涕然上文既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為遇主人之哀乎

炘案鄭氏以遇於一哀為孔子遇主人之哀陳氏以遇於一哀為孔子自遇其哀二說皆不可通其所以不可通者以檀弓之記此本以誣孔子而實無其事也何以言之人之有哭其原生於哀也人之有涕其出由於哭也哀而不哭何以寫哀哭而無涕何以為哭孔子於舊館人其情之厚薄不可知然既云入而哭之哀則亦安有不出涕者如以為遇主人之哀而出涕向使主人不

哀則孔子必不出涕而其哭也偽矣如以為自過其哀而出涕是入哭之時情本不哀其哀也偶然過之者也向使不過此哀則雖哭也而必不出涕是亦偽哭而已二者之偽孔子不能不居一焉至出涕之後送欲說驂以賻之是孔子於舊館人之喪本可不賻其賻也特以文其不當出涕之過耳因不當出涕而出涕送有說驂以賻之事雖在門人未嘗有此何怪子貢之疑之也後儒不知檀弓之誣必於孔子此事多方以求用情之正張子謂夫子於舊館人之喪過主人哀而出涕哭固有勉強者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於吝此夫子稱情之事可以為後世法輔氏廣謂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孔氏穎達至謂顏淵之死必嘗以物予之顏路無厭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種種議論皆為檀弓所欺明乎孔子無是事而一切釋然矣

炘又案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說驂於舊館人之喪恐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說時又如何是朱子亦疑其說矣

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炘案檀弓記此誣原壤以名教不齒之罪并誣聖人於故舊大故亦在不棄之列也

鄭氏注曰沐治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斑然卷然說人辭也為弗聞也者佯不知也已猶止也

炘案原壤之為人無可疵然既與夫子為友未有不內行淳備者也論語記其夷俟一章或年既衰老形骸不能檢束此乃小德之出入聖人猶必切責豈有天良喪盡當母喪未葬之先遽爾發歌并發歌於聖人之前絕不知哀經之在身也者此必無之事也春秋之末禮教廢弛如莊周之於妻喪鼓盆而歌子皮琴張之於友喪鼓琴而歌已為名教之罪人然猶施之於妻與朋友也若父母之喪從未有覺覺在疫癘宮未啟之先放歌無忌如原壤其人者聖人之德過化存神黃之者無不善

良原壞阮係聖人之友想必與聞洙泗之教吾於聖人之友卜之斷其必無是事也檀弓因論語有夷俟一章造為此篇以誣原壞即所以誣孔子以為此周孔子之友也孔子之無益於友生如此

孔氏正義曰歌言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夫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悅仲尼

陸氏佃曰此其貍首之詩與所謂小大莫處御於君所其詩中間之詞與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於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炘案孔氏本鄭氏之注以為原壞所自作其兩句分配椁材及夫子助之沐椁固未確陸氏以為即古貍首之詩更無據貍首雖亡騶虞采蘋采蘩三詩具在豈有此等鄙褻之詞乎惟知原壞無此事檀弓誣原壞遂造此兩句歌詞而一切可以置之勿論矣

疏又曰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獎不簡善惡原壞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壞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雜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壞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炘案孔仲遠陳義膚淺以殺父害君為大故以不簡善惡為聖人之教貽害後學不小畔逆之輩人人得誅豈僅在喪之之列再求聚斂鳴鼓而攻宰我短喪反覆詰責如不簡善惡乃鄉愿之徒聖門有是教乎至引三說以擬原壞皆為檀弓所誤而未揆其誣故愈擬而愈支離也

或問朱子原壞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卻差如壞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得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斥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卻非朋友之道矣

炘案朱子之說可謂精矣竊以為未盡然也夷俟小過猶必切責豈有母死而歌反寬而容之之理昔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

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撤四奠無令污染華屋

宋盧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儲酒炙車鹽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持劍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夫晉宋叔季之朝姚興僭亂之國士大夫尚持清議如此豈有聖人為禮法之宗而容臨喪而歌之友乎即如檀弓所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夫高柴尚能化成人而孔子不能化原壤然則人得聖人以為友竟如是之無益哉儻必緣木求魚刻舟求劍謂孔子之於原壤天覆地載真善處非禮之人得全其故舊之誼吾恐友道自此而淆天倫自此而斁矣嗚呼檀弓何人既誣孔子之不足又進而誣其故人雖朱子亦未能遽燭其誣致多方為聖人解說世尚有人焉能燭檀弓之誣哉

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炘案檀弓記此誣聖人於死生之際未能釋然自夢奠而後動止輒改乎其度也

鄭氏注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欲人之怪己泰山眾山所仰梁木眾木所放哲人亦眾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趨而入覺孔子歌意殆幾也子言爾來何遲坐則望之以三王之禮占己夢噫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炘案鄭氏以此章為聖人之知命負手曳杖消搖為欲

人之怪已皆不得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為聖人於死生之際宜無所動於其中乃夢感奠楹嘅自傷將死殊非知命之學聖人平日足容重手容恭莊敬日強乃其常度及夜夢奠作便負手曳杖傾露頹靡之容豈所謂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者乎逍遥二字見於詩者為清人之於河上檜君之服羔裘皆不免恣肆自喜莊子厭棄禮法因著逍遥之篇聖人何得有此泰山梁木哲人云云語涉誇張亦似欲後世之宗己故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也鄭氏依文解釋懸揣為注而檀弓譏毀聖人之罪反可以末減豈不辛哉

朱子語類徐寓錄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間則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後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

吳氏澄曰澄竊詳此文所載事辭皆妄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消搖於門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妄一也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為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為稱又以泰山梁木為比若是他人悲聖人之將死而為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為此歌而自稱自比乃若是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欲表明聖人之豫知其死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記者無識而采取其言記文既妄而諸家解又譌不足論也

炘案此章不足信朱子已啟其端吳幼清極力辨之其論篤矣但謂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猶未識檀弓誣毀之意也

陳氏澔曰孔子湯履故自謂殷人殷禮殯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炘案陳雲莊以夢奠兩楹為萬世王祀之應證假為真幾於癡人說夢矣

檀弓辨誣卷之下

當塗夏炘學

辨曾子子貢入廄修容之誣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鄉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鄭氏注曰閽人守門者修容更莊飾也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而賢相隨彌益恭也卿大夫辟位公降一等揖之禮之

炘案此乃齊東野人之語以陰詆吾曾子子貢者也喪禮有擯相辟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檀弓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注擯相侑喪禮者

有將命少儀通有喪者曰此注通之也曰願比於將命者曾子曰難事注曰某願難事於將命者士喪禮有疑者弔容有介雜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閽人何為者而擅自拒之納之乎雜記宗人納賓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立於門外廄何地也說文廄馬舍也釋名廄句也句聚也牛馬之所聚也而謂曾子子貢入之乎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於堂廉楊而北而東上此從君入者也士喪禮君視大斂君出門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拜大夫之後至者是大夫後至者當君在之時自不得入曾子子貢何為乎於哀公未出之時而遽入之乎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等越禮之事萌於戰國春秋時不應有是且彼奉命而弔非君在也豈有君親尸尺而卿大夫辟位之禮又豈有臨人之喪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子貢之賢聞於魯國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區區入廄之修容何與哉反覆考之益知檀弓之誣也

孔氏疏曰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不愚之人敬畏可知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修飾者謂吏服新衣也

炘案檀弓修容盡飾之說本不可解正義謂初不具服後服新衣真兒戲之談益知檀弓之誣也

朱子語類林蒧孫錄閻子貢曾子入弔事曰未必恁地

彭氏汝礪曰此段恐記者之過弔有一定之容服若曰修容則其初二子乃不修容乎

炘案朱子及彭器資皆深疑此章之說但一則云未必
信地一則云恐記者之過猶未盡悉檀弓之誣蓋檀弓
之意直以孔門弟子皆無實德可以動人不過致飾於
外耳故造為弔喪修容之事以詆之

辨子夏喪明之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
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鄭氏注曰明目精也朋友喪明則哭痛之天乎無罪怨天罰
無罪事夫子於洙泗之閒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西河龍
門至華陰之地疑女於夫子言其不稱師也使民無聞言居
親喪無異稱喪子喪明言降於妻子投杖而拜謝之且服罪
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

王氏充論衡曰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始聞皆見皆以為
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

方氏孝孺曰孔子之門曾子最少曾子之父與師商同友也
曾子於子夏之喪明而弔之則宜其名而數之者非曾子事
也傳之者過也曰朋友有過以其長也則不正之與曰非也
正之者是也名而數之曾子不若是暴也何以明之曰其辭
侷而慢曾子之言懇而謹

炘案此章所記全是虛造以誣子夏也聖門稱名及呼
爾汝惟師於弟子則然朋友之閒未有不稱字稱子者
今以師弟之稱施之於朋友之際竊所未喻曾子質厚
養粹各書所載言語溫和醞籍幾與聖人無異焉有剛
暴淺露絕無含蓄若此之甚者乎昔曾子謂子張曰堂
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此亦責善之詞何等從容何
等溫裕若如此章所載則雖不類之子嚴父責之亦不
過是龐澤之誼夫豈其然且不獨此也子夏少孔子四
十五歲生於周敬王十四年史記云居西河教授為魏
文侯師已八九十歲矣耄耋失子亦其常事昔夫子未
滿七十即喪伯魚何至呼天無辜怨懟若此此在恒人
不宜如是而況達天知命之大賢乎設教西河西河之
民服其盛德至擬之於孔子足見子夏之於聖人具體

而徹也昔孔門諸子以有若似聖人不聞後世之人以是而罪有若何至西河之民推尊子夏即以為子夏之罪其亦不情甚矣凡居喪之有異聞者必有毀性之端過禮之事若一一遵禮無違何聞之有孔子之居母喪遭檀弓之誣者不少何況子夏即以檀弓記子夏而論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其餘哀尚存於除服豈至性不篤於居廬誣以無聞不又自相矛盾乎然則子夏喪子喪明之事王仲壬以為虛妄方希直以為曾子不若是之暴不信然哉

孔氏疏曰子夏喪其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後哭

炘案古人有弔災弔喪之禮無弔疾之禮審如疏言既弔喪子復弔喪明是再弔也士喪禮載君視大斂君哭而後主人哭是弔喪先哭有明徵矣何必喪明始先哭乎且喪明何疾也反導之哭以益其疾揆之情理實所未安記本支離疏益巧飾置之不論庶其可耳

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姚氏際恒曰子夏喪明曾子責之事之有無不可知但據曾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誼蓋今世之所無者

炘案子厚承庵兩先生皆有疑於檀弓之說而為子夏斡旋故為此騎牆之論如此

游氏桂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為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己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諛以色詞非古人之道矣

炘案游元發之論後世以為格言其詮發未嘗不善學者存此一段議論以為寡過求益之助則可矣必謂子夏真喪明曾子真弔而責之實不能為子卜子之受誣也

辨曾子易簀之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炘案檀弓記此陽許曾子之改過陰誣曾子以僭越也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卧大夫之簀漫不加察及童子有言而後起而易之哉

鄭氏注曰病謂疾困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華畫也簀謂牀第也張子曰簀可易必簟席之類華而皖以其隱之在上也吳氏澄曰兩雅以簀為第而疏釋第為牀板案史記范雎傳睢佯死卷以簀置廁中簀可卷則非牀板矣此曾子所寢之簀季孫所賜若是牀板重滯之物安可賜人且在簟席之下何以見其華皖又豈可扶起病人而易之哉古者牀第之上有席席之上有簟簟最在上近膚故顯盛而見其美簀字以竹疑為竹簟之異名張子所解極是今人為竹簟或以竹屑之筠或以元黃赤白諸色間雜如錦文此簀之華而皖必是其文如錦者也說者以皖為刮節目字或為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呼虛僞之聲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草急也變動也幸覩也彼童子也愛人以德成己之德息猶安也言易簀容取安也斃仆也以席未安而沒言病劇困猶勒於禮

陳氏澔曰童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可謂斃於正矣

炘案康成雲莊之說皆不識檀弓之意也檀弓之意以為曾子者聖門之習於禮者也禮嚴僭越季孫所賜之簀既非曾子所當用則辭而不受乃禮之正既不能辭已是非禮又從而用之何僭越乃爾幸而有知禮之童子直告無隱臨終而後易之向使童子不告則曾子之沒乃沒於大夫之簀能無遺憾乎其誠誣曾子之意蓋如此要之曾子何嘗有易簀之事奚以明之考之周禮司几筵凡席之名有五莞藻次蒲熊是也筵國賓於牖前莞席紛純加藻席畫純國賓謂來聘之孤卿大夫又公食禮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繅布純加雀席尋元帟純席之有等差如此若尋常寢卧無論簀之為第為簟禮經皆無尊卑等級明文檀弓忽創為大夫之簀華而皖其誰信之其為臆造無疑也又韓詩外傳言曾子先仕

於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接迎以令尹普迎以上卿則大夫之簀曾子何不可用而煩童子之詰責乎諸儒只就既易簀之後言其從善之速而忘未易簀之先誣其僭禮之愆甚矣檀弓之欺人也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簀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簀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己甚而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其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肖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邪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簀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畧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為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炘案朱子所辨子晦與子合之論精確不易然亦不能禁子晦子合之不為此論也使非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及曾子辭季孫之仕不欲為己甚則曾子之受簀實非使非人之死也一毫不正則有累於生則曾子何為舉扶而必易之於是雖曲為曾子回護而有所不得矣惟知曾子竝無易簀之事而後一切葛藤無不斬盡不必如此之詞費也

炘又案論語載曾子寢疾謂孟敬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又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大戴禮載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抑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年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斯之謂與曾子平日存誠主敬孳孳不已之功畧具於數章中學者服膺勿失不患不到聖賢地步檀弓易簀乃誣罔之說置之不論可也

辨曾子之喪浴於爨室之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氏注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焉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孔氏疏曰此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焉之者曾子連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焉之也

炘案鄭孔之說俱以浴於爨室為曾子之遺命王氏安石曰此自元申失禮於記曾子無遺言鄭何以知其焉之以謙儉也

炘案荊公之說以浴於爨室為曾元曾申之失禮陳氏澔曰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焉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為人子者亦何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說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炘案雲莊之論正矣然未燭檀弓之誣也檀弓既以卧華睆之簀為生存之僭禮又以浴於爨室為既沒之失禮使出於曾子之命則曾子以非禮使其子使出於元申之妄則元申以非禮事其親二者必居一於是焉此檀弓所以致誣之意也

朱氏軾曰浴於爨室非禮甚矣此王孫士安之所不為而謂曾子以此語其子乎曾元以此加於父乎或曰喪大記曰人為堂於西牆下曾子之浴煮湯爨室故記者識之萬氏斯同曰尸本在適室豈可遽於爨室以就浴無論曾子不為是言即曾元亦不為是事也士之喪禮有階間掘坎西牆為堂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諸

具皆出之於纊室乎不然真不可解矣

炘案朱高安萬季野於不可解中必欲為之解是以有纊室煮湯之說考古者浴尸之禮具有精義尸必浴者所以明潔其體非僅全受而全歸也浴必用湯及茅揃如他日主人出戶避之者像生時也渜濯棄於坎不使死者之見惡於人也男用外御女用內御別嫌疑也新用徹廟之西北牖者示死者不復居是寢也為設於西牆下者異於生人之饗纊儲纊在東方也堂用塊臨時而為之其事至易不待富者而後能備也無論遷尸而浴纊室斷斷不可通即以為煮潘纊室亦不近人情之事惟能知檀弓之言皆以無為有誣毀聖門諸賢自可不必曲為之講說矣

辨曾子指子游示人之誣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鄭氏注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子游於主人變乃變也曾子遂服是善子游

孔氏正義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黑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在腰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炘案羔裘元冠不以弔疏說失之

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值有守文處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其分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

炘案橫渠前為斡旋之說由未知檀弓之誣也後謂兩賢分契最厚斷無私指示人之事則發盡檀弓之痼結矣聖人弟子言語氣象無不深厚見於論語學庸及他紀載者至今猶可想見況傳道如曾子尤非諸子可比指朋友之過以示人又呼之曰夫夫也聖門有是舉動及此稱謂乎喪明章之誣曾子其言粗厲伉猛此章之誣曾子其言淺露猥濘檀弓自以為能毀先賢而不知後世覩之真如見其肺肝然果何益哉

辨曾子答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鄭氏注曰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門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貧朽非人所欲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雁侈也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死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言汲汲於仕得祿

炘案檀弓記此誣曾子之識不如有子子游又誣聖人之汲汲求仕且誣南宮敬叔之以賄事君也記一事而聖人及其弟子無不刺譏焉可不謂老史之羅織乎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二語如曾子但聞諸子游猶可以為曾子解乃曰與子游聞之則一為桓司馬言一為南宮敬叔言曾子豈絕不記憶而憒憒若是乎其誣一也孔子失魯司寇在定公十三年孔子應聘至楚在哀公五年事隔八年之久而牽連為一以見聖人之急於求仕誣二也孔子自蔡使如楚者乃是子貢檀弓謂先以子夏申以冉有與史記世家不合誣三也南宮敬叔即南宮适論語載其問禹稷躬稼一事夫子稱為君子尚德之人其明於進退存亡之理為何如者豈有載寶而朝之事誣四也家語亦謂其載寶而朝蓋王肅依檀弓而作是說也

何氏孟春曰孔子欲仕為行道若謂欲富而瞰且趨焉以求利於蠻夷之國非孔子所為檀弓所載亦傳聞之繆

炘案何子元之見卓矣惜其但知孔子汲汲求仕之非

而不知曾子與南宮敬叔皆受其誣而莫之覺也

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鄭氏注曰或人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謂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孔氏正義曰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若有服者雖總亦往也

炘案疏說云云即檀弓造此以誣曾子之意

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絲不弔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陳氏澔曰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　又注曾子問曰曾子既聞夫子三年之喪不弔之語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辭與

炘案劉陳二氏之言足以知曾子無此事而證檀弓之誣矣又考曾子魯人子張陳人以母喪未除而越國弔友尤必無之事檀弓之誣可勝數乎

辨曾子居喪七日水漿不入口之誣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鄭氏注曰子思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孔氏正義曰曾子謂子思踦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子思以正禮抑之

炘案檀弓記此誣曾子居喪嫌情且自誇以示子思也

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月可以懈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俯而就不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情為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矣此子思所以不為曾子取也

炘案長樂陳氏之論極精其謂不節以禮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尤為至論然則七日不食曾子之幾於

滅性而難辭不孝之名矣且其語子思何為者如以七日不食欲人之效己則是戕賊天下之人矣如不欲人之效己而自表暴其孝則向之七日不食者特婚情以干譽而又深恐人之不知而自誇張之也豈以大賢如曾子而若是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忍乎用吾情

炘案檀弓記此以樂正子春自悔五日之不食譏曾子七日之不食而不知悔也子春曾子之高弟也五日不食自以為婚情而悔之則曾子七日之不食安知非婚情也檀弓之譌如此

辨曾子論小斂在西方之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鄭氏注曰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疏曰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者轉寫之誤故鄭答趙商堂當為室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之為禮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

炘案士喪禮小斂後奉尸俟於堂乃奠於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西上醴酒錯於豆南士喪禮傳自孺悲學於孔子豈曾子而不知也者竟為是於西方之論乎檀弓不過造此以誣曾子之不知禮耳

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鄭氏注曰負夏地名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反之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且未定之詞胡為不可以反宿也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疑曾子言非有進無退

明反柩非曾子問之善子游言且服
孔氏正義曰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徵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反之向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后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炘案注疏斥曾子不顧道理以口給取說於人即檀弓誣曾子之意
陳氏澧曰注疏之說以眾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強解或記者有遺誤也
炘案雲莊謂事之有無不可知猶作疑詞其實檀弓所云皆烏有子虛之談也檀弓毀謗聖門之弟子惟曾子獨多益曾子為傳道之賢故惡之特甚致堂胡氏華父魏氏均謂檀弓為曾子之門人豈不繆哉

辨有子既祥絰雁絰纓之誣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注曰譏其蚤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繩冠素紕
孔氏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譏其蚤禮既祥白屨無約戴德喪服變除禮文繩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士冠禮冬皮弁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約繩純之屬士冠禮云白屨繩約繩純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繩純也
方氏慤曰以絲為屨之約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之於蚤矣有子孔門高弟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炘案檀弓記此與孔子連類而誣之也上云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鐵孔子琴歌之蚤即繼之曰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識有子吉服之蚤論語一書有子之言次夫子孟子又言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故檀弓連類誣之以為有似於聖人者其忘哀之蚤亦與聖人相類也方性夫以為疑或不然故曰蓋焉不知蓋者微詞以示識非疑詞以待質也

辨有子欲去喪踊之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盍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

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慆慆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善也

孔氏正義曰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似獼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即是何須用哭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至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

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為哀經使其靦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己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慆慆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憤恚轉深因發歎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今若品節此二節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節

格也節制斷也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炘案喪事之有踊也所以發越其悲哀痛哭之情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疾痛之意悲哀志憑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此踊之義也先王於是為之節焉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因人為之節事為之節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此因人為之節也向使如獼子慕而無踊則悲哀之氣填膺塞項則必病而至於死矣向使哭踊而無節則一往不返必至不勝喪而比於不孝不慈矣以有子之賢豈不知此而必以踊為禮之疵而欲去之乎檀弓造此不過誣有子之

不知禮耳又造為子游之言哀樂相生之義而不知實不可通劉原父方性夫諸儒皆以為有闕文而不知非闕文也乃檀弓之大言以欺人也

辨有若對哀公設撥之誣

孺子蹟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鄭氏注曰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也猶尚也以臣況子也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口銜鳥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榆沈以水漬榆白皮之汁有怠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歷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柱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

孔氏正義曰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

炘案檀弓記此誣有若不能以正禮匡君而逢迎以為對也有若為聖門高弟其言似夫子論語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何等忠直何等詳明豈以設撥之非而援三臣之遵禮以告之乎凡事以觀而檀弓之誣不辨而自明矣

王氏應麟曰或問檀弓載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今佚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蹟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炘案王補之之論確矣若絲屨組纓之誣尤不必辨而自明也

辨曾點倚門而歌之誣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陳氏澔曰武子寢疾之時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唯君門乃說耳武子善之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與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識曾點之廢禮也

炘案都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豈有聖門高弟值公卿之喪倚門而歌之事季氏是時權勢最重亦豈有

主喪在殯許人歌於其門而不加罪也者檀弓憑空結撰不知何所據也

閻氏若璩曰有以李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為朱子采入集註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為甚

炘案閻百詩之言可以闢檀弓之口而奪之氣矣不知檀弓何所憾於曾氏既誣曾子者不一而足而又誣其父也且季武子之在魯跋扈之臣也杜氏之葬章美其不奪人之喪此章又美其能從善言何袒護權門若是之篤而詆訾聖門若是之妄也真不可解矣

辨子路醢於衛之誣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鄭氏注曰寢中庭也拜弔者為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覆棄之不忍食

孔氏正義曰此論師資之恩兼明死之意狀

炘案檀弓造此誣子路遭衛人之難不僅不得其死也殺人而為之醢惟紂於九侯有之窮兇極惡世所罕聞迨漢高祖醢彭越以賜諸侯為再見之紂辛春秋之世未聞有此且子路結纓而死致命遂志忠於所事並非衛人殺之誣以為醢甚矣檀弓之不仁也後應邵作風俗通緣檀弓之說遂作怪詞曰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子路感雷精而生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恒耳豈非奇誕之極乎

辨冉子攝束帛乘馬之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鄭氏注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使者謂贈賵者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

孔氏正義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也

陳氏澔曰冉子知以財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誠不於物也雖若自責之心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炘案檀弓因論語有子華使齊冉子為母請粟一事遂

造此以誣冉子但知以財行禮而不知禮之所以行者誠也詳檀弓之意伯高死於衛孔子在魯其賻賵之使者尚未至衛冉子是時適居於衛即代致束帛乘馬以賻賵之獨不虞孔氏之使者至衛其賻賵之物果何用乎抑再賻乎抑或使人至魯止孔氏之不必使人乎其事皆格礙不可行甚矣檀弓之誣也且孔子不賣車以賻顏淵豈有乘馬賻伯高之理四匹曰乘重賻也恐非孔子之所能賻人者也

辨子夏弔喪未小斂經而往之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鄭氏注曰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炘案朋友相弔之禮主人改服則經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此易知之事豈深於禮經之子夏而不知也者檀弓不過造此以誣子夏之不知禮耳

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鄭氏注曰親者屬大功是

孔氏正義曰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鄭意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故降一等而服大功

炘案檀弓記此誣子夏而并誣子游也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乃是無服者也服以齊衰與血屬同是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矣子夏明於喪禮斷不作如是之言即服以大功與親屬之大功兄弟同亦豈子游所宜言者檀弓造此以誣二賢而後世因有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庾闡元禮同母異父兄弟姊妹小功報政和禮書俟考慈錄會典並同今律文無倫紀紊亂皆檀弓作之俑也

張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服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父齊衰三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或以為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炘案張子之論即援子夏之喪服傳斷無齊衰之服可以雪子夏之誣矣徐氏乾學曰案同母異父之昆弟自應無服魯人齊衰之對必非子夏之

言子夏之傳衣服精粹純密為後世說禮之祖宜有取於禮之人而為此不經之說者乎至云以小功服之可也者仍未善也

游氏酢曰昔先王制禮教以人倫父子有親男女有別然後一家之親知統乎父而厭降其母同姓之親厚於異姓父在則為母服齊衰一年出母則不為服後世既為出母制為服限則雖異父之子以母之故亦為之服矣此其失在乎不明父母之辨一統之尊不別同姓異姓之親而致然也至後世父在而升其母三年之服至異姓之服若堂舅堂姨之類亦相緣而升夫禮者以情義言也情義者有所限止不可偏給也母統於父則不得不厭降於其母厚於同姓則不得不降殺於異姓夫是以父尊而母卑夫尊而妻卑君尊而臣卑皆順是而為之也今子游欲以意為之大功此皆承世俗之失失之之原其來寖遠後世不考其原而不能正其失也

炘案游定夫之論可謂扶禮之精惟論出母無服不合於禮經其論父在為母期及同母異父之昆弟無服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子游子夏皆聖門深於禮之士而一曰齊衰一曰大功其誣不亦甚乎

辨子游言禮之誣二條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鄭氏注曰時失之也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

孔氏正義曰此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襲皆在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不據禮答之專輒許諾如禮出於己故縣子譏之汰自矜大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曰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注曰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噬之也

孔氏正義曰禮小斂在括髮之後奉尸倚於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今武叔於奉尸倚堂之後乃袒而括髮故云失哀節子游反謂之知禮故知噬之也

炘案以上二章皆不類子游之言襲牀合於禮當據禮以答之袒括髮不合於禮當據禮以正之一則曰諾近於矜誇一則曰知禮近於佻薄恐子游不如是也

炘又案檀弓所推重者莫如子游然以此二章及答同母異父昆弟大功之服皆默寓譏諷之意然則檀弓之於聖門固無往而不用其誠誉也

禮經會元節要目錄

元集……一
貞集……一六
利集……三一
亨集……四七

禮經約述目錄

序……六三
曲禮上……六四
曲禮下……七四
王制……七九
月令……九一
文王世子……一〇二
禮運……一〇八
禮器……一一七
郊特牲……一二五
玉藻……一三四
大傳……一四三
少儀……一四五
學記……一五〇
樂記……一五四
祭法……一七〇
祭義……一七二
祭統……一八一
經解……一八八
哀公向……一九〇
仲尼燕居……一九三
坊記……二〇〇
表記……二〇四
緇衣……二一三
深衣……二一七
儒行……二一八
冠義……二二二
檀弓上……二三四
檀弓下……二三八
內則……二四二
明堂位……二五一
雜記……二五三
投壺……二五六

周禮正義目錄

卷一……二五九
卷二……二九〇
卷三……三三〇
卷四……三七四
卷五……四〇一
卷六……四三三

儀禮古文今文考目錄

儀禮古文今文考……四六一

檀弓辨誣目錄

目錄……四七七
例言……四七八
卷上……四七八
卷中……四九〇
卷下……五〇二